

太平广记

(一)

(宋)李昉 等编著

目录

太平广记表.....	001
卷第一 神仙一.....	006
卷第二 神仙二.....	014
卷第三 神仙三.....	020
卷第四 神仙四.....	031
卷第五 神仙五.....	038
卷第六 神仙六.....	045
卷第七 神仙七.....	051
卷第八 神仙八.....	058
卷第九 神仙九.....	065
卷第十 神仙十.....	072
卷第十一 神仙十一.....	079
卷第十二 神仙十二.....	086
卷第十三 神仙十三.....	093
卷第十四 神仙十四.....	102
卷第十五 神仙十五.....	109
卷第十六 神仙十六.....	115
卷第十七 神仙十七.....	122
卷第十八 神仙十八.....	128
卷第十九 神仙十九.....	134
卷第二十 神仙二十.....	140
卷第二十一 神仙二十一.....	146
卷第二十二 神仙二十二.....	152

卷第二十三	神仙二十三.....	159
卷第二十四	神仙二十四.....	165
卷第二十五	神仙二十五.....	170
卷第二十六	神仙二十六.....	176
卷第二十七	神仙二十七.....	182
卷第二十八	神仙二十八.....	188
卷第二十九	神仙二十九.....	193
卷第三十	神仙三十.....	198
卷第三十一	神仙三十一.....	203
卷第三十二	神仙三十二.....	209
卷第三十三	神仙三十三.....	215
卷第三十四	神仙三十四.....	221
卷第三十五	神仙三十五.....	227
卷第三十六	神仙三十六.....	233
卷第三十七	神仙三十七.....	239
卷第三十八	神仙三十八.....	244
卷第三十九	神仙三十九.....	244
卷第四十	神仙四十.....	249
卷第四十一	神仙四十一.....	256
卷第四十二	神仙四十二.....	264
卷第四十三	神仙四十三.....	270
卷第四十四	神仙四十四.....	275
卷第四十五	神仙四十五.....	280
卷第四十六	神仙四十六.....	286
卷第四十七	神仙四十七.....	291
卷第四十八	神仙四十八.....	298
卷第四十九	神仙四十九.....	304

卷第五十	神仙五十	310
卷第五十一	神仙五十一	317
卷第五十二	神仙五十二	320
卷第五十三	神仙五十三	326
卷第五十四	神仙五十四	332
卷第五十五	神仙五十五	339
卷第五十六	女仙一	345
卷第五十七	女仙二	351
卷第五十八	女仙三	357
卷第五十九	女仙四	363
卷第六十	女仙五	370
卷第六十一	女仙六	377
卷第六十二	女仙七	385
卷第六十三	女仙八	392
卷第六十四	女仙九	398
卷第六十五	女仙十	403
卷第六十六	女仙十一	409
卷第六十七	女仙十二	415
卷第六十八	女仙十三	421
卷第六十九	女仙十四	428
卷第七十	女仙十五	434
卷第七十一	道术一	441
卷第七十二	道术二	447
卷第七十三	道术三	455
卷第七十四	道术四	462
卷第七十五	道术五	469
卷第七十六	方士一	476

卷第七十七	方士二.....	485
卷第七十八	方士三.....	492
卷第七十九	方士四.....	499
卷第八十	方士五.....	507
卷第八十一	异人一.....	516
卷第八十二	异人二.....	524
卷第八十三	异人三.....	533
卷第八十四	异人四.....	541
卷第八十五	异人五.....	550
卷第八十六	异人六.....	559
卷第八十七	异僧一.....	567
卷第八十八	异僧二.....	574
卷第八十九	异僧三.....	584
卷第九十	异僧四.....	591
卷第九十一	异僧五.....	599
卷第九十二	异僧六.....	607
卷第九十三	异僧七.....	614
卷第九十四	异僧八.....	624
卷第九十五	异僧九.....	631
卷第九十六	异僧十.....	638
卷第九十七	异僧十一.....	645

太平广记表

臣昉等言：臣先奉敕撰集太平广记五百卷者，伏以六籍既分，九流并起。皆得圣人之道，以尽万物之情。足以启迪聪明，鉴照今古。伏惟皇帝陛下，体周圣启，德迈文思。博综群言，不遗众善。以为编秩既广，观览难周，故使采括菁英，裁成类例。惟兹重事，宜属通儒。臣等谬以谏闻，幸坐清赏，猥奉修文之寄。曾无叙事之能，退省疏芜，惟增腴冒。其书五百卷、并目录十卷、共五百十卷。谨诣东上阁门奉表上进以闻，冒渎天听。臣昉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

太平兴国三年八月十三日。

将仕郎守少府监丞臣吕文仲、臣吴淑。

朝请大夫太子中赞善柱国赐紫金鱼袋臣陈鄂。

中大夫太子左赞善直史馆臣赵邻几。

朝奉郎太子中允赐紫金鱼袋臣董淳。

朝奉大夫太子中允紫金鱼袋臣王克贞臣张洎。

承奉郎左拾遗直史馆臣宋白。

通奉大夫行太子率更令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徐铉。

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陈县男食邑三百户臣汤悦。

朝散大夫充史馆修撰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李穆。

翰林院学士朝奉大夫中书舍人赐紫金鱼袋臣扈蒙。

翰林院学士中顺大夫户部尚书知制诰上柱国陇西县开国

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臣李昉。

八月二十五日奉敕送史馆。

六年正月奉圣旨雕印板。

按宋太平兴国间，既得诸国图籍，而降王诸臣，皆海内名

士。或宣怨言，尽收用之。置之馆阁，厚其廩饩，使修群书。以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经史子集一千六百九十余种，编成一千卷，赐名太平御览。又以野史传记小说诸家，编成五百卷，分五十五部，赐名太平广记，诏镂板颁行。言者以广记非后学所急，收板藏太清楼。於是御览盛传，而广记之传鲜矣。崇文总目不及广记，夹漈郑樵、乃谓太平御览。别出广记，专记异事。樵自谓博雅，不知於实录、会要诸书曾考订否。余归田多暇，稗官野史，手抄目览。匪曰小道可观，盖欲贤於博奕云尔。近得太平广记观之，传写已久。亥豕鲁鱼，甚至不能以句。因与二三知己秦次山、强绮媵、唐石东，互相校对。寒暑再更，字义稍定。尚有阙文阙卷，以俟海内藏书之家，慨然嘉惠，补成全书。庶几博物洽闻之士，得少裨益焉。嘉靖丙寅正月上元日都察院右都御史致仕十山谈恺书。

太平广记引用书目

史记 汉书 范晔后汉书 魏书 吴书 魏志 蜀志
 蜀记 吴志三国志 晋书 宋书 齐纪 唐书 唐史 晋史
 后魏书 唐历 国语 史系 南史 北史 史集 晋阳秋
 晋春秋 齐春秋 三国典略 唐统纪 唐年补录 年号历
 华阳国志 赵书 野史 越绝书 朝野僉载 明皇杂录 开
 天传信记 大唐新语 国史补 逸史阙史 南楚新闻 妖乱
 志 中朝故事 会稽录 谭实录 王氏闻见集 玉堂闲话
 耳目记 北梦琐言 唐会要 汉武故事 唐年小录 御史台
 记 翰林故事 三辅决录 柳氏史 谭氏史 大业拾遗 国
 史异纂 国朝杂记 大唐奇事 大唐杂记 西京杂记 前秦
 录 传载 三齐要略 论衡 长沙传 皇览 建康实录 益
 都耆旧传 王子年耆旧传 闽川名士传 简文谈疏 补录记
 传 魏文典论 宋明帝自序 梁四公记 汝南先贤传 会稽
 先贤传 孝子传 孝德传 东方朔传 尚书故实 说文 书
 断 法书要录 图书会粹书评 谢赫画品 名画记 画断
 王僧虔名书录 羊欣笔阵图 八朝画录 韵对 列女传 妒
 记 杜兰香别传 邺侯外传 太公金匱颜氏家训 古文琐语
 说题辞 文枢竟要 神异经 宣验记 应验记 冥祥记 冥
 报拾遗 阴德传 感应传 列异传 甄异传 述异记 异苑
 志怪 齐谐记 续齐谐记 搜神记 续搜神记 灵鬼志 幽
 明录 洞冥记 旌异记 冥报记 报应录 报冤记 穷神秘
 苑 还魂记 离魂记 地狱苦记 灵怪集 集异记 纂异记
 独异志 博异志 玄怪录 续玄怪录 宣室志 潇湘录 纪

闻 辨正论 广异记 通幽记 祥异集验 原化记 洽闻记
 摭异记 奇事记 闻奇录 祥异记 续异记 卓异记 妖怪
 录 稽神录 八朝穷怪录 甘泽谣 录异诚 神鬼传 虬髯客
 传 王子年拾遗记 惊听录 杜阳杂编 异闻记 前定录
 定命录 警诫录 续定命录 感定录 广古今五行记 谢蟠杂
 说 张璠汉记 两京新记 十道记 成都记 南雍州记 九
 江记 盛宏之荆州记 渚宫故事 三秦记 三吴记 南齐记
 三齐记 敦煌新录 陈留风俗传 湘中记 河东记 寻阳记
 襄淝记 十洲记 山河别记 林邑记 桂林风土记 周地图
 记 河洛记 南越志 三峡记 扶南记 南康记 河洛记
 汉淝记 建安记 新津县图经 渝州图经 陇州图经 建州
 图经 歙州图经 黎州图经 通望县图经 朗州图经 陵州
 图经 交州记 武昌记 豫章古今记 洞林记 梁京寺记
 塔寺记 顾渚山记 广人物志 山海经 水经 异物志 洞
 天集 投荒杂录 南海异事 海陆碎事 外荒记 江表异同
 录 玉歆始兴记 庄子 墨子 淮南子 管子 抱朴子 贾子
 说苑 金楼子 符子 玉泉子 神仙传 续神仙传 列仙传
 集仙传 洞仙传 墉城集仙录 仙传拾遗 神仙感遇传 武
 陵十仙传 十二真君传 真诰 列仙谭录 传仙录 汉武内
 传 玄门灵妙记 原仙记 三宝感通记 玉匣记 道家杂记
 郭氏玄中记 杨雄琴清英 曹植恶鸟论 艺文类聚 太原事
 迹 太原故事 真陵十七史 本事诗 抒情诗 白居易集
 顾云文集 郑谷诗集 元稹长庆集序 韩愈欧阳詹哀辞序
 郑处海撰刘琢碑 李琪集序 皮日休集 贾逵碑 续江氏传
 吴兴掌故事 崔龟从自叙 中兴间气集 羯鼓录 中兴书
 蔡邕别传 郑德璘传 曹景宗传 罗昭威传 贺若弼传 赵
 延寿传 司空图段章传 樊英列传 女仙传 张氏传 崔少

玄本传 高僧传 洛阳伽蓝记 法苑珠林 三教珠英 金刚
经 观音经 灵保集 风俗通 博物志 崔豹古今注 语林
笑林 笑苑 世说 世说新语 郭颂世语 笑言 启颜录
说林 剧谈录 云溪友议 幽闲鼓吹 三水小牋 卢氏杂说
桂苑丛谈 会昌解颐录 松窗录 集话录 嘉话录 戎幕闲
谈 因话录 芝田录 乾僎子 酉阳杂俎 谈薮 摭言 玉
溪编事 野人闲话 辨疑志 妖乱志 穷愁志 殷芸小说
刘氏小说 梦书 梦隽 梦系 梦记 梦苑

卷第一 神仙一

老子 木公 广成子 黄安 孟岐

老子

老子者，名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曲仁里人也。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虽受气天然，见于李家，犹以李为姓。或云，老子先天地生。或云，天之精魄，盖神灵之属。或云，母怀之七十二年乃生，生时，剖母左腋而出。生而白首，故谓之老子。或云，其母无夫，老子是母家之姓。或云，老子之母，适至李树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树曰：以此为我姓。或云，上三皇时为玄中法师，下三皇时为金阙帝君，伏羲时为郁华子，神农时为九灵老子，祝融时为广寿子，黄帝时为广成子，颡顼时为赤精子，帝尝时为禄图子，尧时为务成子，舜时为尹寿子，夏禹时为真行子，殷汤时为锡则子，文王时为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越为范蠡，在齐为鸱夷子，在吴为陶朱公：皆见于群书，不出神仙正经，未可据也。

葛稚川云：洪以为老子若是天之精神，当无世不出。俯尊就卑，委逸就劳。背清澄而入臭浊，弃天官而受人爵也。夫有天地则有道术，道术之士，何时暂乏。是以伏羲以来，至于三代，显名道术，世世有之，何必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学之徒，好奇尚异，苛欲推崇老子，故有此说。其实论之，老子盖得道

之尤精者，非异类也。按《史记》云：老子之子名宗，事魏为将军，有功，封于段。至宗之子汪、汪之子言、言之玄孙瑕，仕于汉。瑕子解，为胶西王太傅，家于齐，则老子本神灵耳，浅见道士，欲以老子为神异，使后代学者从之，而不知此更使不信长生之可学也。何者，若谓老子是得道者，则人必勉力竞慕；若谓是神灵异类，则非可学也。或云：老子欲西度关，关令尹喜知其非常人也，从之问道。老子惊怪，故吐舌聃然，遂有老聃之号。亦不然也。今按《九变》及《元生十二化经》，老子未入关时，固已名聃矣。老子数易名字，非但一聃而已。所以尔者，按《九宫》及《三五经》及《元辰经》云：人生各有厄会，到其时，若易名字，以随元气之变，则可以延年度厄。今世有道者，亦多如此。老子在周，乃三百余年，二百年之中，必有厄会非一，是以名稍多耳。欲正定老子本末，故当以史书实录为主，并老仙经秘文，以相参审。其它若俗说，多虚妄。洪按《西升中胎》及《复命苞》及《珠韬玉机》、《金篇内经》皆云：老子黄白色，美眉，广颡长耳，大目疏齿，方口厚唇；额有三五，手把十文。以周文王时为守藏史，至武王时为柱下史。时俗见其久寿，故号之为老子。夫人受命，自有通神远见者，禀气与常人不同，应为道主，故能为天神所济，众仙所从。是以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金醴金液；次存玄素守一，思神历藏，行气炼形，消灾辟恶，治鬼养性，绝谷变化，厌胜教戒，役使鬼魅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书七十卷，皆《老子本起》中篇所记者也，自有目录。其不在此数者，皆后之道士，私所增益，非真文也。

老子恬淡无欲，专以长生为务者，故在周虽久，而名位不迁者，盖欲和光同尘，内实自然，道成乃去，盖仙人也。孔子尝往问礼，先使子贡观焉。子贡至，老子告之曰：“子之师名

丘，相从三年，而后可教焉。”孔子既见老子，老子告曰：“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也。”孔子读书，老子见而问之曰：“何书？”曰：“《易》也。圣人亦读之。”老子曰：“圣人读之可也，汝曷为读之？其要何说？”孔子曰：“要在仁义。”老子曰：“蚊虻啮肤，通夕不得眠。今仁义惨然而汨人心，乱莫大焉。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染而黑。天之自高矣，地之自厚矣，日月自明矣，星辰固自列矣，草木固有区矣。夫子修道而趋，则以至矣，又何用仁义！若击鼓以求亡羊乎？夫子乃乱人之性也。”老子问孔子曰：“亦得道乎？”孔子曰：“求二十七年而不得也。”老子曰：“使道可献人，则人莫不献之其君；使道而可进人，则人莫不进之其亲矣；使道可告人，则人莫不告之兄弟矣；使道可传人，则人莫不传之其子矣；然而不可者，无他也，中无主而道不可居也。”孔子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诵先王之道，明周、召之迹，以干七十余君而不见用，甚矣人之难说也。”老子曰：“夫六艺，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陈哉。今子所修者，皆因陈迹也。迹者履之出，而迹岂异哉？”孔子归，三日不谈。子贡怪而问之。孔子曰：“吾见人之用意如飞鸟者，吾饰意以为弓弩射之，未尝不及而加之也；人之用意如麋鹿者，吾饰意以为走狗而逐之，未尝不衔而顿之也；人之用意如渊鱼者，吾饰意以为钩缁而投之，未尝不钓而制之也。至于龙，乘云气，游太清，吾不能逐也。今见老子，其犹龙乎，使吾口张而不能翕，舌出而不能缩，神错而不知其所居也。”阳子见于老子，老子告之曰：“虎豹之文，猿獠之捷，所以致射也。”阳子曰：“敢问明王之治。”老子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以不自己，化被万物而使民不恃，其有德而不称其名，位乎不测而游乎无有

者也。”

老子将去而西出关，以升昆仑。关令尹喜占风气，逆知当有神人来过，乃扫道四十里，见老子而知是也。老子在中国，都未有所授，知喜命应得道，乃停关中。老子有客徐甲，少赁于老子，约日雇百钱，计欠甲七百二十万钱。甲见老子出关游行，速索偿不可得，乃倩人作辞，诣关令，以言老子。而为作辞者，亦不知甲已随老子二百余年矣，唯计甲所应得直之多，许以女嫁甲。甲见女美，尤喜，遂通辞于尹喜。得辞大惊，乃见老子。老子问甲曰：“汝久应死，吾昔赁汝，为官卑家贫，无有使役，故以《太玄清生符》与汝，所以至今日。汝何以言吾？吾语汝到安息国，固当以黄金计直还汝，汝何以不能忍？”乃使甲张口向地，其《太玄真符》立出于地，丹书文字如新，甲成一聚枯骨矣。喜知老子神人，能复使甲生，乃为甲叩头请命，乞为老子出钱还之。老子复以太玄符投之，甲立更生。喜即以钱二百万与甲，遗之而去，并执弟子之礼，具以长生之事授喜。喜又请教诫，老子语之五千言，喜退而书之，名曰《道德经》焉。尹喜行其道，亦得仙。

汉窦太后信老子之言，孝文帝及外戚诸窦，皆不得不读，读之皆大得其益。故文景之世，天下谧然，而窦氏三世保其荣宠。太子太傅疏广父子，深达其意，知功成身退之意，同日弃官而归，散金布惠，保其清贵。及诸隐士，其遵老子之术者，皆外损荣华，内养生寿，无有颠沛于险世。其洪源长流所润，洋洋如此，岂非乾坤所定，万世之师表哉。故庄周之徒，莫不以老子为宗也。（出《神仙传》）

木公

木公亦云东王父，亦云东王公。盖青阳之元气，百物之先也。冠三维之冠，服九色云霞之服，亦号玉皇君。居于云房之间，以紫云为盖，青云为城。仙童侍立，玉女散香。真僚仙官，巨亿万计。各有所职，皆禀其命，而朝奉翼卫。故男女得道者，名籍所隶焉。昔汉初，小儿于道歌曰：“著青裙，入天门，揖金母，拜木公。”时人皆不识，唯张子房知之。乃再拜之曰：“此乃东王公之玉童也。盖言世人登仙，皆揖金母而拜木公焉。”或云，居东极大荒中，有山焉，以青玉为室，深广数里。僚荐真仙时往谒，九灵金母一岁再游其宫，共校定男女真仙阶品功行，以升降之，总其行籍，而上奏元始，中开玉晨，以禀命于老君也。天地劫历，阴阳代谢，由运兴废，阳九百六，举善黜恶，靡不由之。或与一玉女，更投壶焉。每投，一投十二百杲。设有入不出者，天为医嘘（医呼者，言开口笑也。）杲而脱悟不接者，天为之嗤。儒者记而详焉。所谓王者，乃尊为贵上之称，非其氏族也。世人以王父王母为姓，斯亦误矣。（出《仙传拾遗》，明抄本作《神仙传拾遗》）

广成子

广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黄帝闻而造焉。曰：“敢问至道之要。”广成子曰：“尔治天下，禽不待候而飞，草木不待黄而落，何足以语至道？”黄帝退而闲居三月，后往见之，膝行而前。再拜请问治身之道。广成子答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净必清，无劳尔形，无摇尔精，乃可长生。慎内闭外，多知为败。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千二百岁，而形未尝衰。得我道者上为皇，失吾道者下为土。将去汝入无穷之门，游无极之野，与日月参光，与天地为常。人其尽死。而我独存矣。”（出《神仙传》）

黄安

黄安，代郡人也。为代郡卒，云卑猥不获，处人间执鞭。推荆读书，画地以计数，一夕地成池。时人谓安舌耕。年可八十，强视若童子。常服朱砂，举体皆赤，冬不著衣。坐一龟，广长三尺，时人问此龟有几年矣，曰：昔伏羲始造网罟，得此龟以授吾，其龟背已平矣。此虫畏日月之光，二千年则一出头，我生，此虫已五出头矣。”行则负龟而趋，世人谓安万岁矣。（出《洞冥记》）

孟岐

孟岐，清河之逸人，年可七百岁，语及周初事，了然如目前。岐时侍周公升坛上，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与之，岐常宝执，每以衣裾拂拭。笏厚七分，今锐欲折。恒饵桂叶，闻汉武帝好仙，披草莱而来，武帝厚待之。后不知所之。（出《洞冥记》）

卷第二 神仙二

周穆王 燕昭王 彭祖 魏伯阳

周穆王

周穆王名满，房后所生，昭王子也。昭王南巡不还，穆王乃立，时年五十矣。立五十四年，一百四岁。王少好神仙之道，常欲使车辙马迹，遍于天下，以仿黄帝焉。乃乘八骏之马奔戎，使造父为御。得白狐玄貉，以祭于河宗。导车涉弱水，鱼鳖鼉鼉以为梁。逐登于春山，又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王母谣曰：“白云在天，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王答曰：“余归东土，和洽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又至于雷首太行，遂入于宗周。时尹喜既通流沙草栖于终南之阴，王追其旧迹，招隐士尹辄、杜冲，居于草栖之所，因号楼观，从诣焉。祭父自郑圃来谒，谏王以徐偃之乱。王乃返国，宗社复安。王造昆仑时，饮蜂山石髓，食玉树之实，又登群玉山，西王母所居，皆得飞灵冲天之道。而示迹托形者，盖所以示民有终耳。况其饮琬琰之膏，进甜雪之味，素莲黑枣，碧藕白橘，皆神仙之物，得不延期长生乎。又云，西王母降穆王之宫，相与升云而去。（出《仙传拾遗》）

燕昭王

燕昭王者，哱王之子也。及即位，好神仙之道。仙人甘需臣事之，为王述昆台登真之事，去嗜欲，撤声色，无思无为，可以致道。王行之既久，谷将子乘虚而集，告于王曰：“西王母将降，观尔之所修，示尔以灵玄之要。”后一年，王母果至，与王游燧林之下，说炎皇钻火之术，然绿桂膏以照夜，忽有飞蛾衔火，集王之宫，得圆丘砂珠，结而为佩。王登捱日之台，得神鸟所衔洞光之珠，以消烦暑。自是王母三降于燕宫，而昭王徇于攻取，不能遵甘需澄静之旨，王母亦不复至。甘需白：“王母所设之饌，非人世所有，玉酒金醴，后期万祀，王既尝之，自当得道矣。但在虚疑纯白，保其遐龄耳。”甘需亦升天而去。三十三年，王无疾而殂，形骨柔软，香气盈庭。子惠王立矣。（出《仙传拾遗》）

彭祖

彭祖者，姓 讳铿，帝颡顼之玄孙也。殷末已七百六十七岁，而不衰老。少好恬静，不恤世务，不营名誉，不饰车服，唯以养生治身为事。王闻之，以为大夫。常称疾闲居，不与政事。善于补导之术，服水桂云母粉麋角散，常有少容。然性沈重，终不自言有道，亦不作诡惑变化鬼怪之事，窈然无为，少周游，时还独行，人莫知其所诣，伺候竟不见也。有车马而常不乘，或数百日，或数十日，不持资粮，还家则衣食与人无异。常闭气内息，从旦至中，乃危坐拭目，摩搦身体，舐唇咽唾，服气数十，乃起行言笑。其体中或瘦倦不安，便导引闭气，以攻所患。心存其体，面九窍，五脏四肢，至于毛发，皆令具至。觉其气云行体中，故于鼻口中达十指末，寻即体和。王自往问讯，不告。致遗珍玩，前后数万金，而皆受之，以恤贫贱，无所留。

又采女者，亦少得道，知养性之方，年二百七十岁，视之如五六十岁。奉事之于掖庭，为立华屋紫阁，饰以金玉。乃令采女乘辎 輶，往问道于彭祖。既至再拜，请问延年益寿之法，彭祖曰：“欲举形登天，上补仙官，当用金丹。此九召太一，所以白日升天也。此道至大，非君王之所能为。其次当爱养精神，服药草，可以长生。但不能役使鬼神，乘虚飞行。身不知交接之道，纵服药无益也。能养阴阳之意，可推之而得，但不思言耳，何足怪问也。吾遗腹而生，三岁而失母，遇犬戎之乱，流离西域，百有余年。加以少枯，丧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数遭忧患，和气折伤。冷热肌肤不泽，荣卫焦枯，恐不度世。所闻浅薄，不足宣传。大宛山有青精先生者，传言千岁，色如

童子，步行日过五百里，能终岁不食，亦能一日九食，真可问也。”

采女曰：“敢问青精先生是何仙人者也？”彭祖曰：“得道者耳，非仙人也。仙人者，或竦身入云，无翅而飞；或驾龙乘云，上造天阶；或化为鸟兽，游浮青云；或潜行江海，翱翔名山；或食元气，或茹芝草；或出入人间而人不识，或隐其身而莫之见。面生异骨，体有奇毛，率好深僻，不交俗流。然此等虽有不死之寿，去人情，远荣乐，有若雀化为蛤，雉化为蜃，失其本真，更守异气。余之愚心，未愿此已。入道当食甘旨，服轻丽，通阴阳，处官秩耳。骨节坚强，颜色和泽，老而不衰，延年久视，长在世间，寒温风湿不能伤，鬼神众精莫敢犯，五兵百虫不可近，嗔喜毁誉不为累，乃可贵耳。人之受气，虽不知方术，但养之得宜，常至百二十岁。不及此者伤也。小复晓道，可得二百四十岁。加之可至四百八十岁。尽其理者，可以不死，但不成仙人耳。养寿之道，但莫伤之而已。夫冬温夏凉，不失四时之和，所以适身也；美色淑资，幽闲娱乐，不致思欲之惑，所以通神也；车服威仪，知足无求，所以一志也；八音五色，以悦视听，所以导心也。凡此皆以养寿，而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古之至人，恐下才之子，不识事宜，流遁不还，故绝其源：故有上士别床，中士异被，服药百裹，不如独卧。五音使人耳聋，五味使人口爽。苟能节宣其宜适，抑扬其通塞者，不以减年，得其益也。凡此之类，譬犹水火，用之过当，反为害也。不知其经脉损伤，血气不足，内理空疏，髓脑不实，体已先病。故为外物所犯，因气寒酒色，以发之耳，若本充实，岂有病也。夫远思强记伤人，忧喜悲哀伤人，喜乐过差忿怒不解伤人，汲汲所愿伤人，阴阳不顺伤人。有所伤者数种，而独戒于房中，岂不惑哉？男女相成，犹天地相生也，

所以神气导养，使人不失其和。天地得交接之道，故无终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伤残之期。能避众伤之事，得阴阳之术，则不死之道也。天地昼分而夜合，一岁三百六十交，而精气合，故能生产万物而不穷。人能则之，可以长存。次有服气，得其道则邪气不得入，治身之本要。其余吐纳导引之术，及念体中万神、有含影守形之事，一千七百余条，及四时首向、责己谢过、卧起早晏之法，皆非真道，可以教初学者，以正其身。人受精养体，服气炼形，则万神自守其真。不然者，则荣卫枯悴，万神自逝，悲思所留者也。人为道，不负其本而逐其末，告以至言而不能信，见约要之书，谓之轻浅，而不尽服诵，观夫《太清》《北神》《中经》之属，以此自疲，至死无益，不亦悲哉？又人苦多事，少能弃世独往。山居穴处者，以道教之。终不能行，是非仁人之意也。但知房中闭气，节其思虑，适饮食则得道也。吾先师初著九节都解指韬形隐遁尤为开明四极九室诸经万三千首，为以示始涉门庭者。”

采女具受诸要以教王，王试之有验。殷王传彭祖之术，屡欲秘之，乃下令国中，有传祖之道者诛之，又欲害祖以绝之。祖知之乃去，不知所之。其后七十余年，闻人于流沙之国西见之。王不常行彭祖之术，得寿三百岁，气力丁壮，如五十时。得郑女妖淫，王失道而殂。俗间言传彭祖之道杀人者，由于王禁之故也。后有黄山君者，修彭祖之术，数百岁犹有少容。彭祖既去，乃追论其言，以为彭祖经。（出《神仙传》）

魏伯阳

魏伯阳者，吴人也，本高门之子，而性好道术。后与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知弟子心怀未尽，乃试之曰：“丹虽成，然先宜与犬试之，若犬飞，然后人可服耳；若犬死，即不可服。”乃与犬食，犬即死。伯阳谓诸弟子曰：“作丹唯恐不成，既今成而犬食之死，恐是未合神明之意，服之恐复如犬，为之奈何？”弟子曰：“先生当服之否？”伯阳曰：“吾背违世路，委家入山，不得道亦耻复还，死之与生，吾当服之。”

“乃服丹，入口即死。弟子顾视相谓曰：“作丹以求长生，服之即死，当奈此何？”独一弟子曰：“吾师非常人也，服此而死，得无意也？”因乃取丹服之，亦死。余二弟子相谓曰：

“所以得丹者，欲求长生者，今服之即死，焉用此为？不服此药，自可更得数十岁在世间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为伯阳及死弟子求棺木。二子去后，伯阳即起，将所服丹内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弟子姓虞，遂皆仙去。道逢入山伐木人，乃作手书与乡里人，寄谢二弟子，乃始懊恨。伯阳作《参同契》、《五行相类》，凡三卷，其说是《周易》，其实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而世之儒者，不知神丹之事，多作阴阳注之，殊失其旨矣。（出《神仙传》）

卷第三 神仙三

汉武帝

汉孝武皇帝，景帝子也。未生之时，景帝梦一赤彘从云中下，直入崇芳阁，景帝觉而坐阁下。果有赤龙如雾，来蔽户牖。宫内嫔御，望阁上有丹霞蔚蔚而起，霞灭，见赤龙盘回栋间。景帝召占者姚翁以问之。翁曰：“吉祥也，此阁必生命世之人，攘夷狄而获嘉瑞，为刘宗盛主也。然亦大妖。”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阁，欲以顺姚翁之言也，乃改崇芳阁为猗兰殿。旬余，景帝梦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景帝曰：“吾梦赤气化为赤龙，占者以为吉，可名之吉。”至三岁，景帝抱于膝上，抚念之，知其心藏洞彻，试问：“儿乐为天子否？”对曰：“由天不由儿。愿每日居宫垣，在陛下前戏弄，亦不敢逸豫，以失子道。”景帝闻而愕然，加敬而训之。他日复抱之几前，试问：“儿悦习何书？为朕言之。”乃诵伏羲以来，群圣所录，阴阳诊候，及龙图龟策数万言，无一字遗落。至七岁，圣彻过人，景帝令改名彻。及即位，好神仙之道，常祷祈名山大川五岳，以求神仙。元封元年，正月甲子，登嵩山，起道宫。帝斋七日，祠讫乃还。至四月戊辰，帝闲居承华殿，东方朔、董仲君在侧，忽见一女子，著青衣，美丽非常。帝愕然问之。女对曰：“我墉宫玉女王子登也。向为王母所使，从昆仑山来。”语帝曰：“闻子轻四海之禄，寻道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屡祷山岳，勤哉有似可教者也。从今日清斋，不闲人事，至七月七日，王母暂来也。”帝下席跪诺。言讫，

玉女忽然不知所在。帝问东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兰宫玉女，常传使命，往来扶桑，出入灵州，交关常阳，传言玄都。阿母昔出配北烛仙人，近又召还，使领命禄，真灵官也。”

帝于是登延灵之台，盛斋存道；其四方之事权，委于冢宰焉。到七月七日，乃修除宫掖，设坐大殿。以紫罗荐地，燔百和之香，张云锦之帟。燃九光之灯，列玉门之枣，酌蒲萄之醴，宫监香果，为天宫之饌。帝乃盛服，立于陛下，敕端门之内，不得有妄窥者。内外寂谧，以候云驾。到夜二更之后，忽见西南如白云起，郁然直来，迳趋宫庭，须臾转近，闻云中箫鼓之声，人马之响。半食顷，王母至也。县投殿前，有似鸟集。或驾龙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鹤，或乘轩车，或乘天马，群仙数千，光耀庭宇。既至，从官不复知所在，唯见王母乘紫云之辇，驾九色斑龙，别有五十天仙侧近鸾舆，皆长丈余，同执彩旄之节，佩金刚灵玺，戴天真之冠，咸住殿下。王母唯挟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绫之褂，容眸流盼，神姿清发，真美人也。王母上殿东向坐，著黄锦褙子，文采鲜明，光仪淑穆。带灵飞大绶，腰佩分景之剑，头上太华髻，戴太真晨婴之冠，履玄凤文之舄。视之可年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真灵人也。

下车登床，帝跪拜问寒暄毕立。因呼帝共坐，帝面南。王母自设天厨，真妙非常：丰珍上果，芳华百味；紫芝萋萋，芬芳填累；清香之酒，非地上所有，香气殊绝，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更索桃果，须臾，以玉盘盛仙桃七颗，大如鸭卵，形圆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颗与帝，三颗自食。桃味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辄收其核，王母问帝，帝曰：“欲种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实，中夏地薄，种之不生。”帝乃止。于

坐上酒觞数遍，王母乃命诸侍女王子登弹八琅之 敖，又命侍女董双成吹云和之笙，石公子击昆庭之锤，许飞琼鼓震灵之簧，婉凌华拊五灵之石，范成君击湘阴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钧。于是众声澈朗，灵音骇空。又命法婴歌玄灵之曲。

歌毕，王母曰：“夫欲修身，当营其气，《太仙真经》所谓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能益能易，名上仙籍；不益不易，不离死厄。行益易者，谓常思灵宝也。灵者神也；宝者精也。子但爱精握固，闭气吞液，气化为血，血化为精，精化为神，神化为液，液化为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为之一 年易气，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脉，五年易髓，六年易骨，七年易筋，八年易发，九年易形。‘形易’则变化，变化则道成，道成则为仙人。吐纳六气，口中甘香。欲食灵芝，存得其味，微息揖吞，从心所适。气者水也，无所不成，至柔之物，通至神精矣。此元始天王在丹房之中所说微言，今敕侍笈玉女李庆孙书录之以相付。子善录而修焉。”

于是王母言语既毕，啸命灵官，使驾龙严车欲去。帝下席叩头，请留殷勤，王母乃止。王母乃遣侍女郭密香与上元夫人相问云：“王九光之母敬谢。比不相见，四千余年矣。天事劳我，致以愆面。刘彻好道，适来视之，见彻了了，似可成进。然形漫神秽，脑血淫漏，五脏不淳，关胃彭亨，骨无津液，脉浮反升，肉多精少，瞳子不夷，三尸绞乱，玄白失时。虽当语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吾久在人间，实为臭浊，然时复可游望，以写细念。庸主对坐，悒悒不乐，夫人可暂来否？若能屈驾，当停相须。”帝见侍女下殿，俄失所在。须臾郭侍女返，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答问云：“阿环再拜，上问起居，远隔绛河，扰以官事，遂替颜色。近五千年，仰恋光润，情系无违。密香至，奉信承降尊于刘彻处。闻命之际，登当命驾，先被太

帝君敕，使诣玄洲，校定天元。正尔暂住，如是当还，还便束带，愿暂少留。”帝因问王母：“不审上元何真也？”王母曰：“是三天上元之官，统领十万玉女名者也。”

俄而夫人至，亦闻云中箫鼓之声。既至，从官文武千余人，并是女子，年皆十八九许，形容明逸，多服青衣，光彩耀目，真灵官也。夫人年可二十余，天姿精耀，灵眸绝朗，服青霜之袍，云彩乱色，非锦非绣，不可名字。头作三角髻，余发散垂至腰，戴九云夜光之冠，曳六出火玉之，垂凤文林华之绶，腰流黄挥精之剑。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而止之，呼同坐，北向。夫人设厨，厨亦精珍，与王母所设者相似。王母敕帝曰：“此真元之母，尊贵之神，汝当起拜。”帝拜问寒温，还坐。夫人笑曰：“五浊之人，耽酒荣利，嗜味淫色，固其常也。且彻以天子之贵，其乱目者倍于凡焉，而复于华丽之墟，拔嗜欲之根，愿无为之事，良有志矣。”王母曰：“所谓有心哉。”夫人谓帝曰：“汝好道乎？闻数招方术，祭山岳，祠灵神，禱河川，亦为勤矣。勤而不获，实有由也。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贼，五者恒舍于荣卫之中，五脏之内，虽获良针，固难愈也。暴则使气奔而攻神，是故神扰而气竭；淫则使精漏而魂疲，是故精竭而魂消；奢则使真离而魄秽，是故命逝而灵失；酷则使丧仁而自攻，是故失仁而眼乱；贼则使心斗而口干，是故内战而外绝。此五事者，皆是截身之刀锯，刳命之斧斤矣，虽复志好长生，不能遣兹五难，亦何为损性而自劳乎。然由是得此小益，以自知往尔。若从今已，舍尔五性，反诸柔善，明务察下，慈务矜冤，惠务济贫，赈务施劳，念务存孤，惜务及爱身，恒为阴德，救济死厄，旦夕孜孜。不泄精液，于是闭诸淫。养汝神，放诸奢，从至俭，勤斋戒，节饮食，绝五谷，去膻腥，鸣天鼓，饮玉浆，荡华池，叩金梁，按而行

之，当有异耳。今阿母迁天尊之重，下降于螭蛄之窟，霄虚之灵，而诣狐鸟之俎，且阿母至诚，妙唱玄音，验其敬勸节度，明修所奉。比及百年，阿母必能致汝于玄都之墟，迎汝于昆阓之中，位以仙官，游于十方。信吾言矣，子励之哉；若不能尔，无所言矣。”

帝下席跪谢曰：“臣受性凶顽，生长乱浊，面墙不启，无由开达。然贪生畏死，奉灵敬神。今日受教，此乃天也。彻戢圣命以为身范，是小丑之臣，当获生活，唯垂哀护，愿赐上元。”夫人使帝还坐。王母谓夫人曰：“卿之为戒，言甚急切，更使未解之人，畏于志意。”夫人曰：“若其志道，将以身投饿虎，忘躯破灭，蹈火履水，固于一志，必无忧也；若其志道，则心凝真性。嫌疑之徒，不畏急言，急言之发，欲成其志耳。阿母既有念，必当赐以尸解之方耳。”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而不遇良师，遂欲毁其正志，当疑天下必无仙人。是故我发阓宫，暂舍尘浊，既欲坚其仙志，又欲令向化不惑也。今日相见，令人念之。至于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后三年，吾必欲赐以成丹半剂，石象散一具，与之则彻，不得复停。当今匈奴未弥，边陲有事，何必令其仓卒舍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但当问笃向之志，必卒何如？如其回改，吾方数来。”王母因拊帝背曰：“汝用上元夫人至言，必得长生，可不勸勉耶？”帝跪曰：“彻书之金简，以身模之焉。”

帝又见王母巾笈中有一卷书，盛以紫锦之囊。帝问：“此书是仙灵方耶？不审其目，可得瞻盼否？”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岳真形图》也。昨青城诸仙，就吾请求，今当过以付之。乃三天太上所出，文秘禁重，岂汝秽质所宜佩乎？今且与汝《灵光生经》，可以通神劝心也。”帝下地叩头，固请不已。王母曰：“昔上皇清虚元年，三天太上道君，下观六合，瞻河

海之长短，察丘山之高卑，立天柱而安于地理，植五岳而拟诸镇辅，贵昆陵以舍灵仙，尊蓬丘以馆真人，安水神于极阴之源，栖太帝于扶桑之墟。于是方丈之阜，为理命之室，沧浪海岛，养九老之堂。祖瀛玄炎，长元流生。凤麟聚窟，各为洲名，并在沧流大海玄津之中。水则碧黑俱流，波则震荡群精。诸仙玉女，聚居沧溟，其名难测，其实分明。乃因山源之规矩，睹河岳之盘曲，陵回阜转，山高陇长，周旋逶迤，形似书字，是故因象制名，定实之号。书形秘于玄台，而出为灵真之信，诸仙佩之，皆如传章；道士执之，经行山川，百神群灵，尊奉亲近。汝虽不正，然数访仙泽，扣求不忘于道。欣子有心，今以相与。当深奉慎，如事君父。泄示凡夫，必祸及也。”上元夫人语帝曰：“阿母今以琼笈妙韞，发紫台之文，赐汝八会之书。《五岳真形》，可谓至珍且贵，上帝之玄观矣。子自非受命合神，弗见此文矣。今虽得其真形，观其妙理，而无‘五帝六甲左右灵飞之符’、‘太阴六丁通真逐灵玉女之’、‘太阳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书’、‘左乙混沌东蒙之文’、‘右庚素收摄杀之律’、‘壬癸六遁隐地八术’、‘丙丁入火九赤班符’、‘六辛入金致黄水月华之法’、‘六己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稟十诀六灵咸仪’、‘丑辰未戌地真素诀’、‘长生紫书’、‘三五顺行’、‘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内视中方’：凡缺此十二事者，当何以召山灵，朝地神，摄总万精，驱策百鬼，束虎豹，役蛟龙乎？子所谓适知其一，未见其他也。”帝下席叩头曰：“彻下土浊民，不识清真，今日闻道，是生命会遇。圣母今当赐以《真形》，修以度世。夫人今告彻，应须‘五帝六甲六丁六符致灵之术’。既蒙启发，弘益无量，唯愿告诲，济臣饥渴，使已枯之木，蒙灵阳之润，焦炎之草，幸甘雨之溉，不敢多陈。”帝启叩不已。

王母又告夫人曰：“夫《真形》宝文，灵宫所贵。此子守

求不已，誓以必得，故亏科禁，特以与之。然‘五帝六甲’，通真招神，此术眇邈，必须清洁至诚，殆非流浊所宜施行。吾今既赐彻以真形，夫人当授之以致灵之途矣。吾尝忆与夫人共登玄陇朔野，及曜真之山。视王子童、王子立就吾求请《太上隐书》。吾以《三元》秘言，不可传泄于中仙。夫人时亦有言，见助于子童之言志矣，吾既难违来意，不独执惜。至于今日之事，有以相似。后造朱火丹陵，食灵瓜，味甚好，忆此未久，而已七千岁矣。夫人既以告彻篇目十二事毕，必当匠而成之，缘何令人主稽首请乞，叩头流血耶？”上元夫人曰：“阿环不苟，惜向不持来耳。此是太虚群文真人赤童所出，传之既自有男女之限禁，又宜授得道者。恐彻下才，未应得此耳。”王母色不平，乃曰：“天禁漏泄，犯违明科，传必其人，授必知真者。夫人何向下才而说其灵飞之篇目乎？妄说则泄，泄而不传，是炫天道，此禁岂轻于传耶？别敕三官司直，推夫人之轻泄也。吾之《五岳真形》太宝，乃太上天皇所出，其文宝妙而为天仙之信，岂复应下授于刘彻耶？直以彻孜孜之心，数请川岳，勤修斋戒，以求神仙之应，志在度世，不遭明师，故吾等有以下晒之耳。至于教仙之术，不复限惜而弗传。夫人且有致灵之方，能独执之乎？吾今所以授彻《真形文》者，非谓其必能得道，欲使其精诚有验求仙之不惑，可以诱进向化之徒；又欲令悠悠者，知天地间有此灵真之事，足以却不信之狂夫耳，吾意在此也。此子性气淫暴，服精不纯，何能得成真仙，浮空参差十方乎？勤而行之，适可度于不死耳。《明科》所云：非长生难，闻道难也；非闻道难行之难；非行之难也，终之难。良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必巧也。何足隐之耶？”夫人谢曰：“谨受命矣。但环昔蒙倒景君、无常先生二君，传灵飞之约，以四千年一传，女授女，不授男，太上科禁，已表于昭生之符矣。

环受书以来，并贤大女即抱兰，凡传六十八女子，固不可授男也。伏见扶广山青真小童受《六甲灵飞》于太甲中元，凡十二事，与环所授者同。青真是环入火弟子，所受《六甲》，未闻别授于人。彼男官也，今止敕取之，将以授彻也。先所以告篇目者，意是悯其有心，将欲坚其专气，令且广求。他日与之，亦欲以男授男，承科而行。使勤而方获，令知天真之珍贵耳。非徒苟执，炫泄天道，阿环主臣，愿不罪焉。阿母《真形》之贵，悯于勤志，亦已授之，可谓大不宜矣。”王母笑曰：“亦可恕乎？”

上元夫人即命侍女纪离容，径到扶广山，敕青真小童，出“六甲左右灵飞致神之方”十二事，当以授刘彻也。须臾侍女还，捧五色玉笈，凤文之蕴。以出六甲之文曰：“弟子何昌言：向奉使绛河，摄南真七元君检校群龙猛兽之数，事毕授教。承阿母相邀诣刘彻家，不意天灵至尊，乃复下降于臭浊中也，不审起居比来何如？侍女纪离容至云：尊母欲得‘金书秘字六甲灵飞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欲授刘彻。辄封一通付信，曰彻虽有心，实非仙才，詎宜以此传泄于行尸乎？昌近在帝处，见有上言者甚众，云山鬼哭于丛林，孤魂号于绝域；兴师旅而族有功，忘赏劳而刑士卒；纵横白骨，烦扰黔首，淫酷自恣。罪已彰于太上，怨已见于天气，嚣言互闻，必不得度世也。奉尊见敕，不敢违耳。”王母叹曰：“言此子者诚多，然帝亦不必推也。夫好道慕仙者，精诚志念：斋戒思愆，辄除过一月；克己反善，奉敬真神，存真守一，行此一月，辄除过一年。彻念道累年，斋亦勤矣，累祷名山，愿求度脱，校计功过，殆已相掩。但今以去，勤修至诚，奉上元夫人之言，不宜复奢淫暴虐，使万兆劳残，冤魂穷鬼，有被掘之诉，流血之尸，忘功赏之辞耳。”夫人乃下席起立，手执八色玉笈凤文之蕴，仰帝而祝曰：

“九天浩洞，太上耀灵。神照玄寂，清虚朗明。登虚者妙，守气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真诚。役神形辱，安精年荣。授彻灵飞，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可以步虚，可以隐形。长生久视，还白留青。我传有四万之纪，授彻传在四十之龄。违犯泄漏，祸必族倾。反是天真，必沉幽冥。尔其慎祸，敢告刘生。尔师主是真青童小君，太上中黄道君之师真，元始十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陵名阳，字庇华，形有婴孩之貌，故仙宫以青真小童为号。其为器也，玉朗洞照。圣周万变，玄镜幽览。才为真俊，游于扶广。权此始运，馆于玄圃。治仙职分，子在师居，从尔所愿。不存所授，命必倾沦！”言毕，夫人一一手指所施用节度，以示帝焉。

凡十二事都毕，又告帝曰：“夫五帝者，方面之天精，六甲六位之通灵，佩而尊之，可致长生。此书上帝封于玄景之台，子其宝藏焉。”王母曰：“此三天太上之所撰，藏于紫陵之台，隐以灵坛之房，封以华琳之函，韞以兰简之帛，约以紫罗之素，印以太帝之玺。受之者四十年传一人；无其人，八十年可顿授二人。得道者四百年一传，得仙者四千年一传，得真者四万年一传，升太上者四十万年一传。非其人谓之泄天道；得其人不传，是谓蔽天宝；非限妄传，是谓轻天老；受而不敬，是谓慢天藻。泄、蔽、轻、慢四者，取死之刀斧，延祸之车乘也。泄者身死于道路，受上刑而骸裂；蔽者盲聋于来世，命凋枉而卒殁；轻者钟祸于父母，诣玄都而考罚；慢则暴终而堕恶道，弃疾于后世：此皆道之科禁，故以相戒，不可不慎也。”王母因授以《五岳真形图》。帝拜受俱毕。夫人自弹云林之敖，歌步玄之曲。王母命侍女田四非，答哥。哥毕，乃告帝从者姓名，及冠带执佩物名，所以得知而纪焉。至明旦，王母与上元夫人同乘而去，人马龙虎，导从音乐如初，而时云彩郁勃，尽为香

气，极望西南，良久乃绝。

帝既见王母及上元夫人，乃信天下有神仙之事。其后帝以王母所授《五真图》、《灵光经》及上元夫人所授《六甲灵飞》十二事，自撰集为一卷，及诸经图，皆奉以黄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以珊瑚为轴，紫锦为囊，安著柏梁台上。数自斋洁朝拜，烧香洒扫，然后乃执省焉。帝自受法，出入六年，意旨清畅，高韵自许，为神真见降，必当度世。恃此不修至德，更兴起台馆，劳弊万民，坑降杀服，远征夷狄，路盈怒叹，流血膏城，每事不从。至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天火烧柏梁台，《真形图》、《灵飞经录》十二事，《灵光经》，及自撰所受凡十四卷，并函并失。王母当知武帝既不从训，故火灾耳。其后东方朔一旦乘龙飞去，同时众人，见从西北上冉冉，仰望良久，大雾覆之，不知所适。至元狩二年二月，帝病，行周至西，憩五柞宫。丁卯，帝崩，入殡未央宫前殿；三月，葬茂陵。是夕，帝棺自动，而有声闻宫外，如此数遍，又有芳香异常。陵毕，坟垠间大雾，门柱坏，雾经一月许日。帝冢中先有一玉箱，一玉杖，此是西胡康渠王所献，帝甚爱之，故入梓宫中。其后四年，有人于扶风市中买得此二物。帝时左右侍人，有识此物，是先帝所珍玩者，因认以告。有司诘之，买者乃商人也，从关外来，宿口市。其日，见一人于北车巷中，卖此二物，青布三十匹，钱九万，即售交度，实不知卖箱杖主姓名，事实如此。有司以闻，商人放还，诏以二物付太庙。又帝崩时，遗诏以杂经三十余卷，常读玩之，使随身敛。到元康二年，河东功曹李友入上党抱犊山采药，于岩室中得此经，盛以金箱，卷后题东观臣姓名，记月日，武帝时也。河东太守张纯，以经箱奏进。帝问武帝时左右侍臣，有典书中郎冉登见经及箱，流涕对曰：“此孝武皇帝殡殓时物也，臣当时以著梓宫中，不知何缘得出？”宣

帝大怵然惊愕，以经付孝武帝庙中。按《九都龙真经》云：“得仙之下者，皆先死，过太阴中炼尸骸，度地户，然后乃得尸解去耳。”且先敛经杖，乃忽显出，货于市中，经见山室，自非神变幽妙，孰能如此者乎？（出《汉武内传》）

卷第四 神仙四

王子乔 凤纲 琴高 鬼谷先生 萧史 徐福

王母使者 月支使者 卫叔卿 张楷 阳翁伯

王子乔

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三十余年。后求之于山，见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头。”果乘白鹤，驻山岭。望之不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后立祠于缑氏及嵩山。（出《列仙传》）

凤纲

凤纲者，渔阳人也。常采百草花，以水渍封泥之。自正月始，尽九月未止，埋之百日，煎九火。卒死者，以药内口中，皆立活。纲常服此药，至数百岁不老。后入地肺山中仙去。（出《神仙传》）

琴高

琴高者，赵人也，以鼓琴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术，

浮游冀州涿郡间，二百余年。后辞入涿水中取龙子，与弟子期之曰：“皆洁斋，候于水旁，设祠屋。”果乘赤鲤来，坐祠中，且有万人观之。留一月余，复入水去。（出《列仙传》）

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晋平公时人，隐居鬼谷，因为其号。先生姓王名利，亦居清溪山中。苏秦、张仪从之学纵横之术。二子欲驰骛诸侯之国，以智诈相倾夺，不可化以至道。夫至道玄微，非下才得造次而传。先生痛其道废绝，数对苏、张涕泣，然终不能寤。苏、张学成别去，先生与一只履，化为犬，北引二子即日到秦矣。先生凝神守一，朴而不露。在人间数百岁，后不知所之。秦皇时，大宛中多枉死者横道，有鸟御草以覆死人面，遂活。有司上闻，始皇遣使赍草以问先生。先生曰：“巨海之中有十洲，曰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光生洲、凤麟洲、聚窟洲，此草是祖洲不死草也。生在琼田中，亦名养神芝。其叶似菰，不丛生，一株可活千人耳。”（出《仙传拾遗》）

萧史

萧史不知得道年代，貌如二十许人。善吹箫作鸾凤之响，而琼姿炜烁，风神超迈，真天人也。混迹于世，时莫能知之。秦穆公有女弄玉，善吹箫，公以弄玉妻之。遂教弄玉作凤鸣。居十数年，吹箫似凤声，凤凰来止其屋。公为作凤台。夫妇止其上，不饮不食，不下数年。一旦，弄玉乘风，萧史乘龙，升天而去。秦为作凤女祠，时闻箫声。今洪州西山绝顶，有萧史

石仙坛石室，及岩屋真像存焉。莫知年代。（出《仙传拾遗》）

徐福

徐福，字君房，不知何许人也。秦始皇时，大宛中多枉死者横道，数有乌衔草，覆死人面，皆登时活。有司奏闻始皇，始皇使使者赍此草，以问北郭鬼谷先生。云是东海中祖洲上不死之草，生琼田中，一名养神芝，其叶似菰，生不丛，一株可活千人。始皇于是谓可索得，因遣福及童男童女各三千人，乘楼船入海。寻祖洲不返，后不知所之。逮沈羲得道，黄老遣福为使者，乘白虎车，度世君司马生乘龙车，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车，俱来迎羲而去。由是后人知福得道矣。

又唐开元中，有士人患半身枯黑，御医张尚容等不能知。其人聚族言曰：“形体如是，宁可久耶？闻大海中有神仙，正当求仙方，可愈此疾。”宗族留之不可，因与侍者，赍粮至登州大海侧，遇空舟，乃赍所携，挂帆随风。可行十余日，近一孤岛，岛上有数百人，如朝谒状。须臾至岸，岸侧有妇人洗药，因问彼皆何者。妇人指云：“中心床坐须鬓白者，徐君也。”又问徐君是谁。妇人云：“君知秦始皇时徐福耶？”曰：“知之。”“此则是也。”顷之，众各散去，某遂登岸致谒，具语始末，求其医理。徐君曰：“汝之疾，遇我即生。”初以美饭哺之，器物皆奇小，某嫌其薄。君云：“能尽此，为再飧也，但恐不尽尔。”某连啖之，如数瓯物致饱。而饮亦以一小器盛酒，饮之致醉。翌日，以黑药数丸令食，食讫，痢黑汁数升，其疾乃愈。某求住奉事。徐君云：“尔有禄位，未宜即留，当以东风相送，无愁归路遥也。”复与黄药一袋，云：“此药善治一切病，还遇疾者，可以刀圭饮之。”某还，数日至登州，

以药奏闻。时玄宗令有疾者服之，皆愈。（出《仙传拾遗》及《广异记》）

王母使者

汉武帝天汉三年，帝巡东海，祠恒山，王母遣使献灵胶四两，吉光毛裘。武帝以付外库，不知胶、裘二物之妙也，以为西国虽远，而贡者不奇，使者未遣之。帝幸华林苑，射虎兕，弩弦断。使者时随驾，因上言，请以胶一分，以口濡其胶，以续弩弦。帝惊曰：“此异物也。”乃使武士数人，对牵引之，终日不脱，胜未续时也。胶青色，如碧玉。吉光毛裘黄白，盖神马之类。裘入水终日不沉，入火不焦。帝悟，厚赂使者而遣去。集弦胶出自凤瑶理，洲在西海中，地面正方，皆一千五百里，四面皆弱水绕之。上多凤麟，数万为群。煮凤喙及麟角，名之“集弦胶”，一名“连金泥”。弓弩已断之弦，刀剑已断之铁，以胶连续，终不脱也。（出《仙传拾遗》）

月支使者

汉延和三年春，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国王，遣使献香四两，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国所乏，以付外库。又献猛兽一头，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如狸，其毛黄色。国使将以呈帝，帝见使者抱之以入，其气秃悴，尤怪其所贡之非。问使者曰：“此小物，何谓猛兽？”使者对曰：“夫威加于百禽者，不必计其大小。是以神马为巨象之王，凤凰为大鹏之宗，亦不在巨细也。臣国此去三十万里，常占东风入律，百旬不休；青云干吕，连月不散者。中国将有好道之君矣。我国王将仰中

土而慕道风，薄金玉而厚灵物。故搜奇蕴而索神香，步天林而请猛兽，乘肥车而济弱水，策骥足以度飞沙。契阔途径，艰苦蹊路，于今十三年矣。神香辟天残之死疾，猛兽却百邪之魑魍。夫此二物者，实济众生之至要，助至化而升平。岂图陛下乃不知贵乎！是臣国占风之谬也。今日仰鉴天姿，乃非有道之君也。眼多视则贪恣，口多言则犯难，身多动则注贼，心多节则奢侈。未有用此四多，而天下成治者也。”帝默然不平。帝乃使使者敕猛兽发声，试听之。使者乃指兽，令发一声，兽舔唇良久，忽如天雷霹雳之响。又作，两目如礪礪之炎光，久乃止。帝登时颠蹶，掩耳振动，不能自止。侍者及武士皆失仗。帝忌之，因以此兽付上林苑，令虎食之。虎见兽，皆相聚屈迹如也。帝恨使者言不逊，欲罪之。明日，失使者及猛兽所在。至始元元年，京城大疫，死者太半。帝取月支神香烧之于城内，其死未三日者皆活，香气经三月不歇，帝信神香，乃秘录余香。一旦函检如故，而失神香也。此香出于聚窟洲人鸟山，山上多树，与枫树相似，而香闻数里，名为返魂树，亦能自作声，如群牛吼，闻之者心振神骇。伐其木根，于玉釜中煮取汁，更以微火熟煎之，如黑台状，令可丸，名为惊精香，或名振灵丸，或名返生香，或名振檀香，或名却死香，一种六名，斯实灵物也。（出《仙传拾遗》）

卫叔卿

卫叔卿者，中山人也，服云母得仙。天汉二年，八月壬辰，孝武皇帝闲居殿上，忽有一人乘云车，驾白鹿，从天而下，来集殿前。其人年可三十许，色如童子，羽衣星冠。帝乃惊问曰：“为谁？”答曰：“吾中山卫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

山人，乃朕臣也，可前共语。”叔卿本意谒帝，谓帝好道，见之必加优礼。而帝今云是朕臣也，于是大失望，默然不应，忽焉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即遣使者梁伯至中山，推求叔卿，不得见。但见其子名度世，即将还见。帝问云：“汝父今在何所？”对曰：“臣父少好仙道，尝服药导引，不交世事，委家而去，已四十余年，云当入太华山也。”帝即遣使者与度世共之华山，求寻其父。到山下欲上，辄火，不能上也。积数十日，度世谓使者曰：“岂不欲令吾与他人俱往乎。”乃斋戒独上，未到其岭，于绝岩之下，望见其父，与数人博戏于石上，紫云郁郁于其上，白玉为床，又有数仙童执幢节，立其后。度世望而载拜。叔卿曰：“汝来何为？”度世曰：“帝甚恨前日仓卒，不得与父言语，今故遣使者梁伯与度世共来，愿更得见父也。”叔卿曰：“前为太上所遣，欲诫帝以大灾之期，及救危厄之法，国祚可延。而强梁自贵，不识真道，而反欲臣我，不足告语，是以去耳。今当与中黄太乙共定天元，吾终不复往耳。”度世曰：“不审向与父并坐是谁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许由、巢父、火低公、飞黄子、王子晋、薛容耳。今世向大乱，天下无聊，后数百年间，土灭金亡。汝归，当取吾斋室西北隅大柱下玉函，函中有神素书，取而按方合服之，一年可能乘云而行。道成，来就吾于此。勿得为汉臣也，亦不复为语帝也。”度世于是拜辞而去，下山见梁伯，不告所以。梁伯意度世必有所得，乃叩头于度世，求乞道术。先是度世与之共行，见伯情行温实，乃以语之。梁伯但不见柱下之神方耳。后掘得玉函，封以飞仙之香，取而饵服。乃五色云母，遂合药服之，与梁伯俱仙去。留其方与子，而世人多有得之者。（出《神仙传》）

张楷

张楷字公超，有道术，居华山谷中，能为五里雾。有《玉

诀》、《金匱》之学，坐在立亡之道。人学其术者，填门如市，故云雾市。今华山有张超谷焉。（出《仙传拾遗》）

阳翁伯

阳翁伯者，卢龙人也，事亲以孝，葬父母于无终山，山高八十里，其上无水。翁伯庐于墓侧，昼夜号恸，神明感之，出泉于其墓侧。因引水就官道，以济行人。尝有饮马者，以白石一升与之，令翁伯种之，当生美玉。果生白璧，长二尺者数双。一日，忽有青童乘虚而至，引翁伯至海上仙山，谒群仙，曰：“此种玉阳翁伯也。”一仙人曰：“汝以孝于亲，神真所感，昔以玉种与之，汝果能种之。汝当夫妇俱仙，今此宫即汝他日所居也。天帝将巡省于此，开礼玉十班，汝可致之。”言讫，使仙童与俱还。翁伯以礼玉十班，以授仙童。北平徐氏有女，翁伯欲求婚。徐氏谓媒者曰：“得白璧一双可矣。”翁伯以白璧五双，遂婿徐氏。数年，云龙下迎，夫妇俱升天。今谓其所居为玉田坊。翁伯仙去后，子孙立大石柱于田中，以纪其事。（出《仙传拾遗》）

卷第五 神仙五

王次仲 墨子 刘政 孙博 天门子

玉子 茅濛 沈羲 陈安世

王次仲

王次仲者，古之神仙也。当周末战国之时，合纵连衡之际，居大夏小夏山，以为世之篆文，功多而用寡，难以速就。四海多事，笔札所先，乃变篆籀之体为隶书。始皇既定天下，以其功利于人，征之入秦，不至。复命使召之，敕使者曰：“吾削平六合，一统天下，孰敢不宾者！次仲一书生而逆天子之命，若不起，当杀之，持其首来，以正风俗，无肆其悻慢也。”诏使至山致命，次仲化为大鸟，振翼而飞。使者惊拜曰：“无以复命，亦恐见杀，惟神人悯之。”鸟徘徊空中，故堕三翮，使者得之以进。始皇素好神仙之道，闻其变化，颇有悔恨。今谓之落翮山，在幽州界，乡里祠之不绝。（出《仙传拾遗》）

墨子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为大夫。外治经典，内修道术，著书十篇，号为《墨子》，世多学者，与儒家分途，务尚

俭约，颇毁孔子。有公输般者，为楚造云梯之械以攻宋。墨子闻之，往诣楚，脚坏，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见公输般而说之曰：“子为云梯以攻宋，宋何罪之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公输般曰：“吾不可以已，言于王矣。”墨子见王曰：“于今有人，舍其文轩，邻有一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梁肉，邻有糟糠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也？”王曰：“若然也，必有狂疾。”翟曰：“楚有云梦之麋鹿，江汉之鱼龟，为天下富。宋无雉兔鲋鱼，犹梁肉与糟糠也。楚有杞梓豫章，宋无数丈之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闻大王更议攻宋，有与此同。”王曰：“善哉，然公输盘已为云梯，谓必取宋。”于是见公输般，墨子解带为城，以幘为械，公输般乃设攻城之机。九变而墨子九拒之，公输之攻城械尽，而墨子之守有余也。公输般曰：“吾知所以攻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吾知子所以攻我，我亦不言。”王问其故。墨子曰：“公输之意，不过杀臣，谓宋莫能守耳。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早已操臣守御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乃止，不复攻宋。

墨子年八十有二，乃叹曰：“世事已可知，荣位非常保，将委流俗，以从赤松子游耳。”乃入周狄山，精思道法，想像神仙。于是数闻左右山间，有诵书声者，墨子卧后，又有人来，以衣覆足。墨子乃伺之，忽见一人，乃起问之曰：“君岂非山岳之灵气乎，将度世之神仙乎？愿且少留，诲以道要。”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来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愿得长生，与天地相毕耳。”于是神人授以素书，朱英丸方，道灵教戒，五行变化，凡二十五篇，告墨子曰：“子有仙骨，又

聪明，得此便成，不复须师。”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验，乃撰集其要，以为《五行记》。乃得地仙，隐居以避战国。至汉武帝时，遣使者杨违，束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视其颜色，常如五十许人，周游五岳，不止一处。（出《神仙传》）

刘政

刘政者，沛人也。高才博物，学无不览。以为世之荣贵，乃须臾耳，不如学道，可得长生。乃绝进趋之路，求养生之术。勤寻异闻，不远千里。苟有胜己，虽奴客必师事之。复治《墨子五行记》，兼服朱英丸，年百八十余岁，色如童子。能变化隐形，以一人分作百人，百人作千人，千人作万人。又能隐三军之众，使成一丛林木，亦能使成鸟兽；试取他人器物，易置其处，人不知觉。又能种五果，立使华实可食。坐致行厨，饭膳俱数百人。又能吹气为风，飞砂扬石。以手指屋宇山陵壶器，便欲颓坏；复指之，即还如故。又能化生美女之形，及作水火。又能一日之中，行数千里。能嘘水兴云，奋手起雾，聚土成山，刺地成渊。能忽老忽少，乍大乍小，入水不沾，步行水上，召江海中鱼鳖蛟龙鼉鼉，即皆登岸。又口吐五色之气，方广十里，直上连天，又能跃上。下去地数百丈。后去不知所在。（出《神仙传》）

孙博

孙博者，河东人也。有清才，能属文，著书百余篇，诵经数十万言。晚乃好道，治《墨子》之术，能令草木金石皆为火，光照数里；亦能使身成火，口中吐火，指大树生草则焦枯，更

指还如故。又有人亡奴，藏匿军中者，捕之不得。博语奴主曰：“吾为卿烧其营舍，奴必走出，卿但谛伺捉之。”于是博以一赤丸子，掷军门，须臾火起烛天，奴果走出，乃得之。博乃复以一青丸子掷之，火即灭，屋舍百物，如故不损。博每作火有所烧，他人以水灌之，终不可灭，须臾自止之，方止。行水火中不沾灼。亦能使千百人从己蹈之，俱不沾灼，又与人往水上，布席而坐，饮食作乐，使众人舞于水上。又山间石壁，地上盘石，博入其中，渐见背及两耳，良久都没。又能吞刀剑数千枚，及壁中出入，如孔穴也。能引镜为刀，屈刀为镜，可积时不改，须博指之，乃复如故。后入林虑山，服神丹而仙去。（出《神仙传》）

天门子

天门子者，姓王名纲，尤明补养之要。故其经曰：“阳生立于寅，纯木之精；阴生立于申，纯金之精。天以木投金，无往不伤，故阴能疲阳也。阴人所以著脂粉者，法金之白也。是以真人道士，莫不留心注意，精其微妙，审其盛衰。我行青龙，彼行白虎，取彼朱雀，煎我玄武，不死之道也。又阴人之情也，每急于求阳，然而外自收抑，不肯请阳者，明金不为木屈也。阳性气刚燥，志节疏略。至于游宴，言和气柔，辞语卑下，明木之畏于金也。”天门子既行此道，年二百八十岁，犹有童子之色。乃服珠醴得仙，入玄洲山去也。（出《神仙传》）

玉子

玉子者，姓章名震，南郡人也。少好学众经，周幽王征之不出。乃叹曰：“人生世间，日失一日，去生转远，去死转

近。而但贪富贵，不知养性命，命尽气绝则死，位为王侯，金玉如山，何益于灰土乎？独有神仙度世，可以无穷耳。”乃师长桑子，具受众术。乃别造一家之法，著道书百余篇。其术以务魁为主，而精于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养性治病，消灾散祸。能起飘风，发屋折木，作雷雨云雾。能以木瓦石为六畜龙虎立成，能分形为百千人。能涉江海，含水喷之，皆成珠玉，亦不变。或时闭气不息，举之不起，推之不动，屈之不曲，伸之不直。或百日数十日乃起。每与子弟行，各丸泥为马与之，皆令闭目，须臾成大马，乘之日行千里。又能吐气五色，起数丈，见飞鸟过，指之即堕。临渊投符，召鱼鳖之属，悉来上岸。能令弟子举眼见千里外物，亦不能久也。其务魁时，以器盛水着两肘之间，嘘之，水上立有赤光，辉辉起一丈。以此水治病，病在内饮之，在外者洗之，皆立愈。后入崆峒山合丹，白日升天而去。（出《神仙传》）

茅濛

茅濛，字初成，咸阳南关人也，即东卿司命君盈之高祖也。性慈悯，好行阴德，廉静博学。逆睹周室将衰，不求进于诸侯。常叹人生若电流，出处宜及其时。于是师北郭鬼谷先生，受长生之术，神丹之方。后入华山，静斋绝尘，修道合药，乘龙驾云，白日升天。先是其邑歌谣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驾龙上升入太清。时下玄洲戏赤城，继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学之腊嘉平。”秦始皇闻之，因改腊为“嘉平”。（出《洞仙传》）

沈羲

沈羲者，吴郡人，学道于蜀中。但能消灾治病，救济百姓，

不知服食药物。功德感天，天神识之。羲与妻贾共载，诣子妇卓孔宁家还，逢白鹿车一乘，青龙车一乘，白虎车一乘，从者皆数十骑，皆朱衣，仗矛带剑，辉赫满道。问羲曰：“君是沈羲否？”羲愕然，不知何等，答曰：“是也。何为问之？”骑人曰：“羲有功于民，心不忘道，自少小以来，履行无过。寿命不长，年寿将尽。黄老今遣仙官来下迎之。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车是也；度世君司马生，青龙车是也；迎使者徐福，白虎车是也。”须臾，有三仙人，羽衣持节，以白玉简、青玉介丹玉字授羲，羲不能识，遂载羲升天。升天之时，道间锄耨人皆共见，不知何等。斯须大雾，雾解，失其所在，但见羲所乘车牛，在田食苗。或有识是羲车牛，以语羲家。弟子恐是邪鬼，将羲藏山谷间，乃分布于百里之内，求之不得。四百余年，忽还乡里，推求得数世孙名怀喜。怀喜告曰：“闻先人说，家有先人仙去，久不归也。”留数十日，说初上天时，云不得见帝，但见老君东向而坐。左右敕羲不得谢，但默坐而已。宫殿郁郁如云气，五色玄黄，不可名状。侍者数百人，多女少男。庭中有珠玉之树，众芝丛生，龙虎成群，游戏其间，闻琅琅如铜铁之声，不知何等。四壁熠熠，有符书着之。老君身形略长一丈，被发文衣，身体有光耀。须臾，数玉女持金按玉杯，来赐羲曰：“此是神丹，饮者不死。夫妻各一杯，寿万岁。”乃告言饮服毕，拜而勿谢。服药后，赐枣二枚，大如鸡子，脯五寸，遗羲曰：“暂还人间，治百姓疾病。如欲上来，书此符，悬之竿杪，吾当迎汝。”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赐羲。羲奄忽如寐，已在地上。多得其符验也。（出《神仙传》）

陈安世

陈安世，京兆人也，为权叔本家佣赁。禀性慈仁，行见禽

兽，常下道避之，不欲惊之，不践生虫，未尝杀物。年十三四，叔本好道思神，有二仙人，托为书生，从叔本游，以观试之。而叔本不觉其仙人也，久而意转怠。叔本在内，方作美食，而二仙复来诣门，问安世曰：“叔本在否？”答曰：“在耳。”入白叔本，叔本即欲出，其妇引还而止曰：“饿书生辈，复欲来饱腹耳。”于是叔本使安世出答：“言不在。”二人曰：“前者云在，旋言不在，何也？”答曰：“大家君教我云耳。”二人善其诚实，乃谓：“叔本勤苦有年，今适值我二人，而乃懈怠，是其不遇，几成而败。”乃问安世曰：“汝好游戏耶？”答曰：“不好也。”又曰：“汝好道乎？”答曰：“好，而无由知之。”二人曰：“汝审好道，明日早会道北大树下。”安世承言，早往期处，到日西，不见一人，乃起欲去，曰：“书生定欺我耳。”二人已在其侧，呼曰：“安世汝来何晚也？”答曰：“早来，但不见君耳。”二人曰：“吾端坐在汝边耳。”频三期之，而安世辄早至。知可教，乃以药二丸与安世，诫之曰：“汝归，勿复饮食，别止于一处。”安世承诫。二人常来往其处。叔本怪之曰：“安世处空室，何得有人语？”往辄不见。叔本曰：“向闻多人语声，今不见一人，何也？”答曰：“我独语耳。”叔本见安世不复食，但饮水，止息别位，疑非常人，自知失贤，乃叹曰：“夫道尊德贵，不在年齿。父母生我，然非师则莫能使我长生。先闻道者，即为师矣。”乃执弟子之礼，朝夕拜事之，为之洒扫。安世道成，白日升天，临去，遂以要道术授叔本，叔本后亦仙去矣。（出《神仙传》）

卷第六 神仙六

张子房

张子房名良，韩国人也，避地于南阳，徙居于沛，后为沛国人焉。童幼时，过下邳圯桥，风雪方甚，遇一老叟，着乌巾，黄单衣。坠履于桥下，目子房曰：“孺子为我取之。”子房无倦色，下桥取履以进。老叟引足以纳之，子房神意愈恭。叟笑曰：“孺子可教也。明旦来此，当有所教。”子房昧爽至，叟已在矣。曰：“期而后至，未可传道。”如是者三，子房先至，亦无倦怠。老叟喜，以书授之曰：“读此当为帝王师。若复求吾，乃谷城山下黄石也。”子房读其书，能应机权变，佐汉祖定天下。后人谓其书为《黄石公书》。修之于身，能炼气绝力，轻身羽化。与绮里季、东园公、角里先生、夏黄公为云霞之交。汉初，遇四五小儿路上群戏，一儿曰：“著青裙，入天门，揖金母，拜木公。”时人莫知之，子房知之，往拜之曰：“此东王公之玉童也。所谓金母者，西王母也；木公者，东王公也。此二元尊乃阴阳之父母，天地之本源，化生万灵，育养群品。木公为男仙之主，金母为女仙之宗。长生飞化之士，升天之初，先觐金母，后谒木公，然后升三清，朝太上矣。此歌乃玉童教世人拜王公而揖王母也。”子房佐汉，封留侯，为大司徒。解形于世，葬于龙首原。赤眉之乱，人发其墓，但见黄石枕，化而飞去，若流星焉。不见其尸形衣冠，得《素书》一篇及兵略数章。子房登仙，位为太玄童子，常从老君于太清之中。其孙道陵得道，朝昆仑之夕，子房往焉。（出《仙传拾遗》）

东方朔

东方朔，小名曼倩。父张氏，名夷，字少平；母田氏。夷年二百岁，颜若童子。朔出三日而田氏死，死时汉景帝三年也。邻母拾朔养之，时东方始明，因以姓焉。年三岁，天下秘识，一览暗诵于口，恒指挥天上空中独语。邻母忽失朔，累月暂归，母笞之。后复去，经年乃归。母见之大惊曰：“汝行经年一归，何以慰吾？”朔曰：“儿暂之紫泥之海，有紫水污衣，仍过虞泉湔浣，朝发中还，何言经年乎？”母又问曰：“汝悉经何国？”朔曰：“儿湔衣竟，暂息冥都崇台，一寤眠，王公儿以丹栗霞浆，儿食之既多，饱闷几死，乃饮玄天黄露半合。即醒，还遇一苍虎息于路，初儿骑虎而还，打捶过痛，虎啮儿脚伤。”母便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朔复去家万里，见一枯树，脱布挂树，布化为龙，因名其地为“布龙泽”。朔以元封中，游鸿之泽，忽遇母采桑于白海之滨。俄而有黄眉翁，指母以语朔曰：“昔为我妻，托形为太白之精。今汝亦此星之精也。吾却食吞气，已九十余年，目中童子，皆有青光，能见幽隐之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二千年一剥皮伐毛，吾生来已三洗髓五伐毛矣。”

朔既长，仕汉武帝为太中大夫。武帝暮年，好仙术，与朔狎昵，一日谓朔曰：“吾欲使爱幸者不老，可乎？”朔曰：“臣能之。”帝曰：“服何药？”曰：“东北地有芝草，西南有春生之鱼。”帝曰：“何知之？”曰：“三足鸟欲下地食此草，羲和以手掩鸟目，不许下，畏其食此草也。鸟兽食此，即美闷不能动。”问曰：“子何知之？”朔曰：“小儿时掘井，陷落井下，数十年无所托。有人引臣往取此草，乃隔红泉不得渡。其人与臣一只履，臣乃乘履泛泉，得而食之。其国人皆织

珠玉为簟，要臣入云戟之幕，设玄珉雕枕，刻镂为日月云雷之状，亦曰‘镂空枕’，‘亦曰玄雕枕’。又荐民毫之珍褥，以百民之毫织为褥。此毫褥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水藻之褥’。臣举手拭之，恐水湿席，定视乃光也。”其后武帝寝于灵光殿，召朔于青绮窗绀纁幕下，问朔曰：“汉年运火德统，以何精何瑞为祥？”朔对曰：“臣常游昊然之墟，在长安之东，过扶桑七万里，有云山。山顶有井，云从井中出。若土德则黄云，火德则赤云，金德则白云，水德则黑云。”帝深信之。

太初二年，朔从西那邪国还，得声风木十枝以献帝。长九尺，大如指。此木出因洹之水，则《禹贡》所谓‘因桓’是来。即其源也，出甜波，上有紫燕黄鹄集其间。实如细珠，风吹珠如玉声，因以为名。帝以枝遍赐群臣，年百岁者颁赐。此人有疾，枝则有汗，将死者枝则折。昔老聃在周二千七百年，此枝未汗；洪崖先生，尧时年已三千岁，此枝亦未一折。帝乃赐朔，朔曰：“臣见此枝三遍枯死，死而复生，何翹汗折而已？语曰：‘年末年，枝忽汗。’此木五千岁一湿，万岁一枯也。”帝以为然。又天汉二年，帝升苍龙馆，思仙术，召诸方士，言远国遐乡之事。唯朔下席操笔疏曰：“臣游北极，至镜火山，日月所不照，有龙衔火，以照山四极。亦有园囿池苑，皆植异草木。有明茎草。如金灯，折为烛，照见鬼物形。仙人宁封，尝以此草然于夜，朝见腹内外有光，亦名‘洞腹草’。帝剉此草为苏，以涂明云之观，夜坐此观，即不加烛，亦名‘照魅草’。采以籍足，则入水不沉。”朔又尝东游吉云之地，得神马一匹，高九尺。帝问朔何兽，曰：“王母乘云光辇，以适东王公之舍，税此马于芝田，东王公怒，弃此马于清津天岸。臣至王公坛，因骑而反。绕日三匝，此马入汉关，关门犹未掩。臣于马上睡，

不觉还至。”帝曰：“其名云何？”朔曰：“因事为名，名步景驹。”朔曰：“自馭之如弩马蹇驴耳。”朔曰：“臣有吉云草千顷，种于九景山东，二千年一花，明年应生，臣走往刈之，以秣马，马立不饥。”朔曰：“臣至东极，过吉云之泽。”帝曰：“何为吉云？”曰：“其国常以云气占凶吉，若有喜庆之事，则满室云起，五色照人。着于草树，皆成五色露，露味皆甘。”帝曰：“吉云五露可得否？”曰：“臣负吉云草以备马，此立可得，日可三二往。”乃东走，至夕而还，得玄白青黄露，盛以青琉璃，各受五合，授帝。帝遍赐群臣，其得之者，老者皆少，疾者皆除也。又武帝常见彗星，朔折“指星木”以授帝，帝指彗星，应时星没，时人莫之测也。朔又善啸，每曼声长啸，辄尘落漫飞。

朔未死时，谓同舍郎曰：“天下人无能知朔，知朔者唯太王公耳。”朔卒后，武帝得此语，即召太王公问之曰：“尔知东方朔乎？”公对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颇善星历。”帝问：“诸星皆具在否？”曰：“诸星具，独不见岁星十八年，今复见耳。”帝仰天叹曰：“东方朔生在朕傍十八年，而不知是岁星哉。”惨然不乐。其余事迹，多散在别卷，此不备载。（出《洞冥记》及《朔别传》）

王乔

王乔，河东人也，汉显宗时为叶令。有神术，每月朔望，常诣京朝。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密令太史伺望之。言临至，必有双凫从东南飞来。于是候凫至，举罗张之，但得一鸕焉，乃四年时所赐尚书官属履也。每当朝时，叶县门下鼓，不

击自鸣，闻于京师。后天忽下玉棺于庭前，吏人推排，终不动摇。乔曰：“天帝欲召我也。”乃沐浴服饵，卧棺中，盖便立复。宿昔乃葬城东，土自成坟。其夕，县中牛羊皆流汗喘乏，人莫知之。百姓为立庙，号“叶君祠”，祷无不应，远近尊崇。帝诏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无复声。或云：“即古仙人王乔也，示变化之迹于世耳。”（出《仙传拾遗》）

周隐遥

周隐遥，洞庭山道士，自云甬里先生之孙。山上有其祖甬里庙甬里村。言其数世得道，尝居焦山中，学太阴炼形之道，死于崖窟中。嘱其弟子曰：“检视我尸，勿令他物所犯。六年后，若再生，当以衣裳衣我。”弟子视之，初则臭秽虫坏，唯五脏不变，依言闭护之。至六年往看，乃身全却生。弟子备汤沐，以新衣衣之。发鬣而黑，髭粗而直，若兽鬣也。十六年又死如前，更七年复生。如此三度，已四十年余，近八十岁，状貌如三十许人。隋炀帝闻之，征至东郡，颁赐丰厚，恩礼隆异，而恳乞归山。寻还本郡。贞观中，召至长安，于内殿安置，问修习之道。对曰：“臣所修者，匹夫之志，功不及物，利唯一身。帝王修道，一言之利，万国蒙福。得道之效，速于人臣。区区所学，非九重万乘之所修也。”恳求归山，寻亦遂其所适。（出《仙传拾遗》）

刘商

刘商者，中山靖王之后。举孝廉，历官合淝令。而笃好无为清简之道，方术服炼之门，五金八石，所难致者，必力而求

之。人有方疏，未合炼施效者，必资其药石，给其炉鼎，助使成之，未尝有所覬觐也。因泛舟苕奥间，遂卜居武康上强山下。有樵童药叟，虽常草木之药，诣门而售者，亦答以善价。一旦，樵夫鬻樵，有 一把，商亦厚价致之。其庭庑之下，篱落之间，草木诸药，已堆积矣。忽闲步杖策，逍遥田亩蹊隧之傍，聊自怡适，闻丛林间，有人相与言曰：“中山刘商，今日已赐真矣，盖阴功笃好之所感乎。”窥林中，杳无人迹，奔归取，修而服之。月余，齿发益盛，貌如婴童；举步轻速，可及驰马；登涉云岩，无复困惫。又月余，坐知四方之事，验若符契，乃入上强洞中。咸通初，有酒家以樵叟稍异，尽礼接之。累月复一至，因谓酒家曰：“我山中刘商也，夙攻水墨，愿留一图，以酬见待之厚。”使备缁素，而约以再来。一日果至酒家，援毫运思，顷刻而千山万水，非世工之所及。将去，谓酒家曰：“我祖淮南王，今为九海总司，居列真之任，授我以南溟都水之秩，旬日远别，不复来矣。”如是十许日，天色晴霁，香风瑞云，弥布山谷，樵者见空中骑乘，飞举南去。（出《仙传拾遗》）

卷第七 神仙七

白石先生 皇初平 王远 伯山甫 马鸣生
李八百 李阿

白石先生

白石先生者，中黄丈人弟子也，至彭祖时，已二千岁余矣。不肯修升天之道，但取不死而已，不失人间之乐。其所据行者，正以交接之道为主，而金液之药为上也。初以居贫，不能得药，乃养羊牧猪，十数年间，约衣节用，置货万金，乃大买药服之。常煮白石为粮，因就白石山居，时人故号曰白石先生。亦食脯饮酒，亦食谷食。日行三四百里，视之色如四十许人。性好朝拜事神，好读幽经及《太素传》。彭祖问之曰：“何不服升天之药？”答曰：“天上复能乐比人间乎？但莫使老死耳。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于人间。”故时人呼白石先生为隐遁仙人，以其不汲汲于升天为仙官，亦犹不求闻达者也。（出《神仙传》）

皇初平

皇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见其良谨，便将至金华山石室中，四十余年，不复念家。其兄初起，行山寻索初平，历年不得，后见市中有一道士，初起召问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四十余年，莫知死生所在，

愿道君为占之。”道士曰：“金华山中有一牧羊儿，姓皇字初平，是卿弟非疑。”初起闻之，即随道士去，求弟遂得，相见悲喜。语毕，问初平羊何在，曰：“近在山东耳。”初起往视之，不见，但见白石而还，谓初平曰：“山东无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但自不见之。”初平与初起俱往看之。初平乃叱曰：“羊起。”于是白石皆变为羊数万头。初起曰：“弟独得仙道如此，吾可学乎？”初平曰：“唯好道，便可得之耳。”初起便弃妻子留住，就初平学。共服松脂茯苓，至五百岁，能坐在立亡，行于日中无影，而有童子之色。后乃俱还乡里，亲族死终略尽，乃复还去。初平改字为赤松子，初起改字为鲁班。其后服此药得仙者数十人。（出《神仙传》）

王远

王远，字方平，东海人也。举孝廉，除郎中，稍加中散大夫。学通五经，尤明天文图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如观之掌握。后弃官，入山修道。道成，汉孝桓帝闻之，连征不出。使郡国逼载，以诣京师，远低头闭口，不答诏。乃题宫门扇板四百余字，皆说方来之事。帝恶之，使削去。外字适去，内字复见，墨皆彻板里，削之愈分明。远无子孙，乡里人累世相传供养之。同郡太尉陈耽，为远营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福，未言学道也。远在陈家四十余年，陈家曾无疾病死丧，奴婢皆然。六畜繁息，田桑倍获。远忽语陈耽曰：“吾期运当去，不得久停，明日日中当发。”至时远死，耽知其仙去，不敢下着地，但悲啼叹息曰：“先生舍我，我将何怙？”具棺器烧香，就床衣装之。至三日夜，忽失其尸，衣冠不解，如蛇蛻耳。远卒后百余日，耽亦卒。或谓耽得远之道化去；

或曰知耽将终，故委之而去也。

初远欲东入括苍山，过吴，住胥门蔡经家。蔡经者，小民耳，而骨相当仙。远知之，故住其家，遂语经曰：“汝生命应得度世，欲取汝以补官僚耳。然少不知道，今气少肉多，不得上去，当为尸解，如从狗窦中过耳。”于是告以要言，乃委经而去。经后忽身体发热如火，欲得冷水灌之。举家汲水灌之，如沃焦石。如此三日，销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之。视其被内，唯有皮，头足具如蝉脱也。去十余年，忽还家，容色少壮，鬓发雪黑，语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当来，其日可多作饮食，以供从官。”至其日，经家乃借瓮器，作饮食百余斛，罗列布置庭下。是日，王君果来。未至，先闻金鼓箫管人马之声，比近皆惊，莫知所在。及至经舍，举家皆见远。冠远游冠，朱衣，虎头鞶囊，五色绶，带剑。黄色少髭，长短中形人也。乘羽车，驾五龙，龙各异色，前后麾节，幡旗导从，威仪奕奕，如大将军也。有十二伍伯，皆以蜡封其口，鼓吹皆乘龙，从天而下，悬集于庭。从官皆长丈余，不从道衢。既至，从官皆隐，不知所在，唯独见远坐耳。须臾，引见经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亦莫知麻姑是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报，久不到民间，今来在此，想姑能暂来语否？”须臾信还，不见其使，但闻信语曰：“麻姑载拜，不相见忽已五百余年，尊卑有序，拜敬无阶。烦信承来在彼，食顷即到。先受命当按行蓬莱，今便暂往，如是当还，还便亲觐，愿未即去。”如此两时，闻麻姑来。来时亦先闻人马声。既至，从官半于远也。麻姑至，蔡经亦举家见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许，于顶上作髻，余发散垂至腰。衣有文采，又非锦绮，光彩耀目，不可名状，皆世之所无也。入拜远，远为之起立。坐定，各进行厨，皆金盘玉杯无限也，肴膳多是诸花，而香气达于内外。擘脯而

食之，云麟脯。麻姑自说云：“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又水浅于往日会时略半耳，岂将复为陵陆乎？”远叹曰：“圣人皆言海中行复扬尘也。”麻姑欲见蔡经母及妇等，时经弟妇新产数日，姑见知之，曰：“噫，且立勿前，即求少许米来。”得米掷之堕地，谓以米祛其秽也。视其米皆成丹砂。远笑曰：“姑故年少也，吾老矣，不喜复作如此狡狴变化也。”远谓经家人曰：“吾欲赐汝辈美酒，此酒方出天厨，此酒方出天厨，其味醇浓，非俗人所宜饮，饮之或能烂肠，今当以水和之，汝辈勿怪也。”乃以斗水，合升酒搅之，以赐经家人，人饮一升许，皆醉。良久酒尽，远遣左右曰：“不足复还取也。”以千钱与余杭姥，乞酤酒。须臾信还，得一油囊酒，五斗许。使传余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饮耳。”麻姑手爪似鸟，经见之，心中念曰：“背大痒时，得此爪以爬背，当佳也。”远已知经心中所言，即使人牵经鞭之，谓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谓其爪可爬背耶？”但见鞭着经背，亦莫见有人持鞭者。远告经曰：“吾鞭不可妄得也。”

经比舍有姓陈者，失其名，尝罢县尉，闻经家有神人，乃诣门叩头，求乞拜见。于是远使引前与语。此人便欲从驱使，比于蔡经。远曰：“君且向日而立。”远从后观之曰：“噫，君心邪不正，终未可教以仙道，当授君地上主者之职司。”临去，以一符并一传，著以小箱中，与陈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止能存君本寿，自出百岁向上。可以禳灾治病者，命未终及无罪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邪鬼血食作祟祸者，便带此符，以传敕吏，遣其鬼。君心中亦当知其轻重，临时以意治之。”陈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数百家。寿一百一十岁而死。死后子弟行其符，不复验矣。远去后，经家所作饮食，数百斛皆尽，亦不见有人饮食也。经父母私问经曰：“王君是

何神人，复居何处？”经曰：“常在昆仑山，往来罗浮、括苍等山，山上皆有宫室。主天曹事，一日之中，与天上相反覆者十数过。地上五岳生死之事，皆先来告王君。王君出，城尽将百官从行，唯乘一黄麟，将十数侍人。每行常见山林在下，去地常数百丈，所到则山海之神皆来奉迎拜谒。”其后数十年，经复暂归家，远有书与陈尉，其书廓落，大而不工。先是人无知方平名远者，因此乃知之。陈尉家于今世世存录王君手书，并符传于小箱中。（出《神仙传》）

伯山甫

伯山甫者，雍州人也。入华山中，精思服食，时时归乡里省亲，如此二百年不老。到人家，即数人先世以来善恶功过，有如临见。又知方来吉凶，言无不效。其外甥女年老多病，乃以药与之。女时年已八十，转还少，色如桃花。汉武帝遣使者行河东，忽见城西有一女子，笞一老翁，俯首跪受杖。使者怪问之，女曰：“此翁乃妾子也，昔吾舅氏伯山甫，以神药教妾，妾教子服之，不肯，今遂衰老，行不及妾，故杖之。”使者问女及子年几，答曰：“妾已二百三十岁，儿八十矣。”后入华山去。（出《神仙传》）

马鸣生

马鸣生者，临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贤。少为县吏，捕贼，为贼所伤，当时暂死，忽遇神人以药救之，便活。鸣生无以报之，遂弃职随神。初但欲治金疮方耳，后知有长生之道，乃久随之，为负笈，西之女几山，北到玄丘，南至庐江，周游天下，

勤苦历年，及受《太阳神丹经》三卷，归入山，合药服之。不乐升天，但服半剂，为地仙，恒居人间。不过三年，辄易其处。时人不知是仙人也。架屋舍，畜仆从车马，并与俗人皆同。如此展转，经历九州，五百余年，人多识之，悉怪其不老。后乃白日升天而去。（出《神仙传》）

李八百

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历世见之，时人计其年八百岁，因以为号。或隐山林，或出市廛。知汉中唐公 有志，不遇明师，欲教授之。乃先往试之，为作客佣赁者，公 不知也。八百驱使用意，异于他客，公 爱异之。八百乃伪病困，当欲死，公 即为迎医合药，费数十万钱，不以为损，忧念之意，形于颜色。八百又转作恶疮，周遍身体，脓血臭恶，不可忍近。公 为之流涕曰：“卿为吾家使者，勤苦历年，常得笃疾，吾取医欲令卿愈，无所吝惜，而犹不愈，当如卿何！”八百曰：“吾疮不愈，须人舐之当可。”公 乃使三婢，三婢为舐之。八百又曰：“婢舐不愈，若得君为舐之，即当愈耳。”公 即舐。复言无益，欲公 妇舐之最佳。又复令妇舐之。八百又告曰：“吾疮乃欲差，当得三十斛美酒，浴身当愈。公 即为具酒，着大器中。八百即起，入酒中浴，疮即愈，体如凝脂，亦无余痕。乃告公 曰：“吾是仙人也，子有志，故此相试。子真可教也，今当授子度世之诀。”乃使公 夫妻，并舐疮三婢，以其浴酒自浴，即皆更少，颜色美悦。以丹经一卷授公 。公 入云台山中作药，药成，服之仙去。（出《神仙传》）

李阿

李阿者，蜀人，传世见之不老。常乞于成都市，所得复散赐与贫穷者。夜去朝还，市人莫知所止。或往问事，阿无所言。但占阿颜色，若颜色欣然，则事皆吉；若容貌惨戚，则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则有大庆；微叹者，则有深忧。如此候之，未尝不审也。有古强者，疑阿异人，常亲事之，试随阿还，所宿乃在青城山中。强后复欲随阿去，然身未知道，恐有虎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见而怒强曰：“汝随我行，那畏虎也！”取强刀以击石，刀折坏。强忧刀败。至旦随出，阿问强曰：“汝愁刀败也？”强言实恐父怪怒。阿则取刀，左手击地，刀复如故。强随阿还成都，未至，道逢人奔车，阿以脚置其车下，辄脚皆折。阿即死，强怖，守视之。须臾阿起，以手抚脚，而复如常。强年十八，见阿年五十许，强年八十余，而阿犹然不异。后语人被昆仑山召，当去。遂不复还也。（出《神仙传》）

卷第八 神仙八

刘安 阴长生 张道陵

刘安

汉淮南王刘安者，汉高帝之孙也。其父厉王长，得罪徙蜀，道死。文帝哀之，而裂其地，尽以封长子，故安得封淮南王。时诸王子贵侈，莫不以声色游猎犬马为事，唯安独折节下士，笃好儒学，兼占候方术，养士数千人，皆天下俊士。作《内书》二十一篇，又中篇八章，言神仙黄白之事，名为《鸿宝》，《万毕》三章，论变化之道，凡十万言。武帝以安辩博有才，属为诸父，甚重尊之。特诏及报书，常使司马相如等共定草，乃遣使，召安入朝。尝诏使为《离骚经》，旦受诏，食时便成，奏之。安每宴见，谈说得失，及献诸赋颂，晨入夜出。乃天下道书及方术之士，不远千里，卑辞重币请致之。于是乃有八公诣门，皆须眉皓白。门吏先密以白王，王使阁人，自以意难问之曰：“我王上欲求延年长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精义入妙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虎横行之壮士。今先生年已耆矣，似无驻衰之术，又无贵、育之气，岂能究于《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钩深致远，穷理尽性乎？三者既乏，余不敢通。”八公笑曰：“我闻王尊礼贤士，吐握不倦，苟有一介之善，莫不毕至。古人贵九九之好，养鸣吠之技，诚欲市马骨以致骥驥，师郭生以招群英。吾年虽鄙陋，不合所求，故远

致其身，且欲一见王，虽使无益，亦岂有损，何以年老而逆见嫌耶？王必若见年少则谓之有道，皓首则谓之庸叟，恐非发石采玉，探渊索珠之谓也。薄吾老，今则少矣。”言未竟，八公皆变为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髻青丝，色如桃花。

门吏大惊，走以白王。王闻之，足不履，跣而迎登思仙之台。张锦帐象床，烧百和之香，进金玉之几，执弟子之礼，北面叩首而言曰：“安以凡才，少好道德，羁锁事务，沉沦流俗，不能遣累，负笈出林。然夙夜饥渴，思愿神明，沐浴滓浊，精诚浅薄。怀情不畅，邈若云汉。不图厚幸，道君降屈，是安禄命当蒙拔擢，喜惧屏营，不知所措。唯愿道君哀而教之，则螟蛉假翼于鸿鹄，可冲天矣。”八童子乃复为老人，告王曰：“余虽复浅识，备为先学。闻王好士，故来相从，未审王意有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风雨，立起云雾，画地为江河，撮土为山岳；一人能崩高山，塞深泉，收束虎豹，召致蛟龙，使役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存立亡，隐蔽六军，白日为暝；一人能乘云步虚，越海凌波，出入无间，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刃射不中，冬冻不寒，夏曝不汗；一人能千变万化，恣意所为，禽兽草木，万物立成，移山驻流，行宫易室；一人能煎泥成金，凝铅为银，水炼八石，飞腾流珠，乘云驾龙，浮于太清之上。在王所欲。”安乃日夕朝拜，供进酒脯，各试其向所言，千变万化，种种异术，无有不效。遂授王《丹经》及《三十六水法》。

药成，未及服。而太子迁好剑，自以人莫及也。于时郎中雷被，召与之戏，而被误中迁，迁大怒，被怖，恐为迁所杀，乃求击匈奴以赎罪，安闻不听。被大惧，乃上书于天子云：“汉法，诸侯壅阏不与击匈奴，其罪入死，安合当诛。”武帝素重王。不咎，但削安二县耳。安怒被，被恐死。与伍被素为交

亲，伍被曾以奸私得罪于安，安怒之未发，二人恐为安所诛，乃共诬告，称安谋反。天子使宗正持节治之。八公谓安曰：“可以去矣，此乃是天之发遣王。王若无此事，日复一日，未能去世也。”八公使安登山大祭，埋金地中，即白日升天。八公与安所踏山上石，皆陷成迹，至今人马迹犹存。八公告安曰：“夫有藉之人，被人诬告者，其诬人当即死灭，伍被等今当复诛矣。”于是宗正以失安所在，推问云，王仙去矣。天子怅然，乃讽使廷尉张汤，奏伍被，云为画计，乃诛二被九族，一如八公之言也。汉史秘之，不言安得神仙之道，恐后世主，当废万机，而竞求于安道，乃言安得罪后自杀，非得仙也。按《左吴记》云：安临去，欲诛二被。八公谏曰：“不可，仙去不欲害行虫，况于人乎。”安乃止。又问八公曰：“可得将素所交亲俱至彼，便遣还否？”公曰：“何不得尔，但不得过五人。”安即以左吴、王眷、傅生等五人至玄洲，便遣还。《吴记》具说云：安未得上天，遇诸仙伯，安少习尊贵，稀为卑下之礼，坐起不恭，语声高亮，或误称“寡人”。于是仙伯主者奏安云不敬，应斥遣去。八公为之谢过，乃见赦，谪守都厕三年，后为散仙人，不得处职，但得不死而已。武帝闻左吴等随王仙去更还，乃诏之，亲问其由。吴具以对。帝大懊恨，乃叹曰：“使朕得为淮南王者，视天下如脱屣耳。”遂便招募贤士，亦冀遇八公，不能得，而为公孙卿、栾大等所欺，意犹不已，庶获其真者。以安仙去分明，方知天下实有神仙也。时人传八公、安临去时，余药器置在中庭，鸡犬舐啄之，尽得升天，故鸡鸣天上，犬吠云中也。（出《神仙传》）

阴长生

阴长生者，新野人也，汉皇后之亲属。少生富贵之门，而

不好荣贵，唯专务道术。闻马鸣生得度世之道，乃寻求之，遂得相见，便执奴仆之役，亲运履之劳。鸣生不教其度世之法，但日夕别与之高谈，论当世之事，治农田之业，如此十余年，长生不懈。同时共事鸣生者十二人，皆悉归去，唯长生执礼弥肃。鸣生告之曰：“子真能得道矣。”乃将入青城山中，煮黄土为金以示之。立坛西面，乃以《太清神丹经》授之，鸣生别去。长生乃归，合之丹成，服半剂，不尽，即升天。乃大作黄金十数万斤，以布惠天下贫乏，不问识与不识者。周行天下，与妻子相随，一门皆寿而不老。在民间三百余年，后于平都山东，白日升天而去。著书九篇，云：“上古仙者多矣，不可尽论，但汉兴以来，得仙者四十五人，连余为六矣。二十人尸解，余并白日升天。”《抱朴子》曰：“洪闻谚书有之曰：‘子不夜行，则安知道上有夜行人？’今不得仙者，亦安知天下山林间不有学道得仙者？阴君已服神药，未尽升天，然方以类聚，同声相应，便自与仙人相集。寻索闻见，故知此近世诸仙人数量耳。而俗民谓为不然，以己所不闻，则谓无有，不亦悲哉。夫草泽间士，以隐逸得志，以经籍自娱，不耀文采，不扬声名，不修求进，不营闻达，人犹不能识之，况仙人亦何急急，令闻达朝阙之徒。知其所云为哉。阴君自叙云：‘汉延光元年，新野山北子，受仙君神丹要诀。道成去世，付之名山，如有得者，列为真人，行乎去来。何为俗闻？不死之要，道在神丹。行气导引，俯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延年，不能度世，以至乎仙。子欲闻道，此是要言。积学所致，无为合神，上士为之，勉力加勤，下愚大笑，以为不然，能知神丹。久视长安。’”

于是阴君裂黄素写《丹经》一通，封一文石之函，置嵩高山。一通黄牒之简，漆书之，封以青玉之函，置太华山。一通黄金之简，刻而书之，封以白银之函，置蜀绥山。一封缣书，

合为十篇，付弟子，使世世当有所传付。又著诗三篇，以示将来。其一曰：“惟余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汉世，紫艾重纆，余独好道，而为匹夫，高尚素志，不仕王侯。贪生得生，亦又何求。超迹苍霄，乘龙驾浮，青要承翼，与我为仇。入火不灼，蹈波不濡，逍遥太极，何虑何忧。傲戏仙都，顾悯群愚，年命之逝，如彼川流，奄忽未几，泥土为俦，奔驰索死，不肯暂休。其二章曰：“余之圣师，体道之真，升降变化，乔、松为邻。唯余同学，十有二人，寒苦求道，历二十年，中多怠堕，志行不坚，痛乎诸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必归贤。身没幽壤，何时可还？嗟尔将来，勤加精研，勿为流俗，富贵所牵。神道一成，升彼九天，寿同三光，何但亿千。”其三章曰：“惟余束发，少好道德，弃家随师，东西南北，委放五浊。避世自匿，三十余年。名山之侧，寒不遑衣，饥不暇食，思不敢归，劳不敢息。奉事圣师，承欢悦色，面垢足胝，乃见褰饰，遂受要诀，恩深不测。妻子延年，咸享无极。黄白已成，货财千亿，使役鬼神，玉女侍侧。今得度世，神丹之力。”阴君处民间百七十年，色如女子，白日升天而去。（出《神仙传》）

张道陵

张道陵者，沛国人也，本太学书生，博通五经。晚乃叹曰：“此无益于年命。”遂学长生之道，得黄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药皆糜费钱帛，陵家素贫，欲治生，营田牧畜，非己所长，乃不就。闻蜀人多纯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与弟子入蜀，住鹤鸣山，著作道书二十四篇，乃精思炼志。忽有天人下，千乘万骑，金车羽盖，骖龙驾虎，不可胜数。或自称柱下史，或称东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盟威》之道，陵

受之，能治病，于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为师，弟子户至数万。即立祭酒，分领其户，有如官长。并立条制，使诸弟子，随事轮出米绢器物纸笔樵薪什物等，领人修复道路，不修复者，皆使疾病。县有应治桥道，于是百姓斩草除溷，无所不为，皆出其意。而愚者不知是陵所造，将为此文从天上下也。陵又欲以廉耻治人，不喜施刑罚，乃立条制：“使有疾病者，皆疏记生身已来所犯之罪，乃手书投水中，与神明共盟约，不得复犯法，当以身死为约。”于是百姓计念，邂逅疾病，辄当首过，一则得愈，二使羞惭，不敢重犯，且畏天地而改。从此之后，所违犯者，皆改为善矣。陵乃多得财物，以市其药，合丹。丹成，服半剂，不愿即升天也，乃能分形作数十人。其所居门前水池，陵常乘舟戏其中，而诸道士宾客，往来盈庭巷，座上常有一陵，与宾客对谈，共食饮，而真陵故在池中也。其治病事，皆采取玄素，但改易其大较，转其首尾，而大途犹同归也。行气服食，故用仙法，亦无以易。故陵语诸人曰：“尔辈多俗态未除，不能弃世，正可得吾行气导引房中之事，或可得服食草木数百岁之方耳。”其有九鼎大要，唯付王长。而后合有一人从东方来，当得之。此人必以正月七日日中到，其说长短形状。至时果有赵升者，不从东方来，生平未相见，其形貌一如陵所说。陵乃七度试升，皆过，乃受升丹经。

七试者：第一试，升到门不为通，使人骂辱，四十余日，露宿不去，乃纳之。第二试，使升于草中守黍驱兽，暮遣美女非常，托言远行，过寄宿，与升接床。明日又称脚痛不去，遂留数日，亦复调戏，升终不失正。第三试，升行道，忽见遗金三十瓶，升乃走过不取。第四，令升入山采薪，三虎交前，咬升衣服，唯不伤身。升不恐，颜色不变，谓虎曰：“我道士耳，少年不为非，故不远千里，来事神师，求长生之道，汝何以尔

也？岂非山鬼使汝来试我乎？”须臾，虎乃起去。第五试，升于市买十余匹绢，付直乞，而绢主诬之，云未得。升乃脱己衣，买绢而偿之，殊无吝色。第六试，升守田谷，有一人往叩头乞食。衣裳破弊，面目尘垢，身体疮脓，臭秽可憎。升怆然，为之动容，解衣衣之，以私粮设食，又以私米遗之。第七试，陵将诸弟子，登云台绝岩之上，下有一桃树，如人臂，傍生石壁，下临不测之渊，桃大有实。陵谓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实，当告以道要。”于时伏而窥之者三百余人，股战流汗，无敢久临视之者，莫不却退而还，谢不能得。升一人乃曰：“神之所护，何险之有？圣师在此，终不使吾死于谷中耳。师有教者，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故耳。”乃从上自掷，投树上，足不蹉跌，取桃实满怀。而石壁险峻，无所攀援，不能得返。于是乃以桃一一掷上，正得二百二颗。陵得而分赐诸弟子各一，陵自食，留一以待升。陵乃以手引升，众视之，见陵臂加长三二丈，引升，升忽然来还。乃以向所留桃与之。

升食桃毕，陵乃临谷上，戏笑而言曰：“赵升心自正，能投树上，足不蹉跌，吾今欲自试投下，当应得大桃也。”众人皆谏，唯升与王长嘿然。陵遂投空，不落桃上，失陵所在。四方皆仰，上则连天，下则无底，往无道路，莫不惊叹悲涕。唯升、长二人，良久乃相谓曰：“师则父也，自投于不测之崖，吾何以自安！”乃俱投身而下，正堕陵前。见陵坐局脚床斗帐中，见升、长二人笑曰：“吾知汝来。”乃授二人道毕，三日乃还。归治旧舍，诸弟子惊悲不息。后陵与升、长三人，皆白日冲天而去。众弟子仰视之，久而乃没于云霄也。初，陵入蜀山，合丹半剂，虽未冲举，已成地仙。故欲化作七试，以度赵升，乃知其志也。（出《神仙传》）

卷第九 神仙九

李少君 孔元方 王烈 焦先 孙登 吕文敬 沈建

李少君

李少君者，齐人也。汉武帝招募方士。少君于安期先生得神丹炉火之方，家贫，不能办药，谓弟子曰：“老将至矣，而财不足，虽躬耕力作，不足以致办。今天子好道，欲往见之，求为合药，可得恣意。”乃以方上帝，云：“丹砂可成黄金，金成服之升仙。臣常游海上，见安期先生，食枣大如瓜。”天子甚尊敬之，赐遗无数。少君尝与武安侯饮食，座中有一老人，年九十余，少君问其名，乃言曾与老人祖父游夜，见小儿从其祖父，吾故识之。时一座尽惊。又少君见武帝有故铜器，因识之曰：“齐桓公常陈此器于寝座。帝按言观其刻字，果齐之故器也，因知少君是数百岁人矣。视之如五十许人，面色肌肤，甚有光泽，口齿如童子。王公贵人，闻其能令人不死，莫不仰慕，所遗金钱山积。少君乃密作神丹，丹成，谓帝曰：“陛下不能绝骄奢，遣声色，杀伐不止，喜怒不胜，万里有不归之魂，市曹有流血之刑，神丹大道，未可得成。”乃以少药方与帝，少君便称疾。是夜，帝梦与少君俱上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龙持节云中来，言太乙请少君。帝遂觉，即使人问少君消息，且告近臣曰：“朕昨梦少君舍朕去。”少君乃病困，帝往视之，并使人受其方，事未竟而卒。帝曰：“少君不死，故化去耳。”

“及斂，忽失尸所在，中表衣悉不解，如蝉蛻也。帝犹增叹，恨求少君不勤也。”

初少君与朝议郎董仲躬相亲爱。仲躬宿有疾，体枯气少。少君乃与其成药二剂，并其方，用戊巳之草，后土脂，黄精根，兽沉肪，先莠之根，百卉花酿，亥月上旬，合煎铜器中，使童子沐浴洁净，调其汤火，使合成鸡子，三枚为程。服尽一剂，身体便轻；服三剂，齿落更生；五剂，年寿长而不复倾。仲躬为人刚直，博学五经，然不达道术，笑世人服药学道，频上书谏武帝，以为人生则命，衰老有常，非道术所能延。意虽见其有异，将为天性，非术所致，得药竟不服，又不问其方。少君去后数月，仲躬病甚。常闻武帝说前梦，恨惜少君，仲躬忆少君所留药。试服之，未半，乃身体轻壮，其病顿愈；服尽，气力如年少时，乃信有长生不死之道。解官，行求道士，问其方，竟不能悉晓。仲躬唯得发不白，形容盛甚，年八十余乃死。嘱其子道生曰：“我少得少君方药，初不信，事后得力，无能解之，怀恨于黄泉矣。汝可行求人间方术之事，解其方意，长服此药，必度世也。”时有文成将军，亦得少君术。事武帝，帝后遣使诛之，文成谓使者曰：“为吾谢帝，不能忍少日而败大事乎？帝好自爱，后三十年，求我于成山，方共事，不相怨也。”使者还，具言之。帝令发其棺视之，无所见，唯有竹筒一枚。帝疑其弟子窃其尸而藏之，乃收捕，检问其迹，帝乃大悔诛文成。后复征诸方士，更于甘泉祀太乙，又别设一座祀文成，帝亲执礼焉。（出《神仙传》）

孔元方

孔元方，许昌人也。常服松脂茯苓松实等药，老而益少，

容如四十许人。郗元节、左元放皆为亲友，俱弃五经当世之人事，专修道术。元方仁慈，恶衣蔬食，饮酒不过一升，年有七十余岁。道家或请元方会同饮酒，次至元方，元方作一令：以杖柱地，乃手把杖倒竖，头在下，足向上，以一手持杯倒饮，人莫能为也。元方有妻子，不畜余财，颇种五谷。时失火，诸人并来救之，出屋下衣粮床几，元方都不救，唯箕踞篱下视火。其妻促使元方助收物，元方笑曰：“何用惜此。”又凿水边岸，作一窟室，方广丈余，元方入其中断谷，或一月两月，乃复还，家人亦不得往来。窟前有一柏树，生道后棘草间，委曲隐蔽。弟子有急，欲诣元方窟室者，皆莫能知。后东方有一少年，姓冯名遇，好道，伺候元方，便寻窟室得见，曰：“人皆来，不能见我，汝得见，似可教也。”乃以素书二卷授之曰：“此道之要言也，四十年得传一人。世无其人，不得以年限足故妄授。若四十年无所授者，即八十年而有二人可授者，即顿接二人。可授不授为‘闭天道’；不可授而授为‘泄天道’，皆殃及子孙。我已得所传，吾其去矣。”乃委妻子入西岳。后五十余年，暂还乡里，时人尚有识之者。（出《神仙传》）

王烈

王烈者，字长休，邯郸人也。常服黄精及车公，年三百三十八岁，犹有少容。登山历险，行步如飞。少时本太学书生，学无不览，常以人谈论五经百家之言，无不该博。中散大夫谯国嵇叔夜，甚敬爱之，数数就学。共入山游戏采药。后烈独之太行山中，忽闻山东崩圯，殷殷如雷声。烈不知何等，往视之，乃见山破石裂数百丈，两畔皆是青石，石中有一穴口，经阔尺许，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试丸之，须臾成石，如投热蜡

之状，随手坚凝。气如粳米饭，嚼之亦然。烈合数丸如桃大，用携少许归，乃与叔夜曰：“吾得异物。”叔夜甚喜，取而视之，已成青石，击之，单々如铜声。叔夜即与烈往视之，断山以复如故。烈入河东抱犊山中，见一石室，室中白石架，架上有素书两卷。烈取读，莫识其文字，不敢取去，却着架上。暗书得数十字形体，以示康。康尽识其字。烈喜，乃与康共往读之。至其道径，了了分明，比及，又失其石室所在。烈私语弟子曰：“叔夜未合得道故也。”又按《神仙经》云，神山五百年辄开，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寿与天相毕。烈前得者必是也。河东闻喜人多累世奉事烈者。晋永宁年中，出洛下，游诸处，与人共戏斗射。烈挽二石弓，射百步，十发矢，九破的，一年复去。又张子道者，年九十余，拜烈，烈平坐受之。座人怪之，子道曰：“我年八九岁时见，颜色与今无异，吾今老矣，烈犹有少容。”后莫知所之。（出《神仙传》）

焦先

焦先者，字孝然，河东人也，年一百七十岁。常食白石，以分与人，熟煮如芋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先自村头一家起，周而复始。负薪以置人门外，人见之，铺席与坐，为设食，先便坐。亦不与人语。负薪来，如不见人，便私置于门间，便去，连年如此。及魏受禅，居河之湄，结草为庵，独止其中。不设床席，以草褥衬坐，其身垢污，浊如泥潦。或数日一食，行不由径，不与女人交游。衣弊，则卖薪以买故衣着之，冬夏单衣。太守董经，因往视之，又不肯语。经益以为贤。彼遭野火烧其庵，人往视之，见先危坐庵下不动，火过庵烬，先方徐徐而起，衣物悉不焦灼。又更作庵，天忽大雪，人屋多坏，先

庵倒。人往不见所在，恐已冻死，乃共拆庵求之，见先熟卧于雪下，颜色赫然，气息休休，如盛暑醉卧之状。人知其异，多欲从学道，先曰：“我无道也。”或忽老忽少，如此二百余岁，后与人别去，不知所适。所请者竟不得一言也。（出《神仙传》）

孙登

孙登者，不知何许人也。恒止山间，穴地而坐，弹琴读《易》。冬夏单衣，天大寒，人视之，辄被发自覆身，发长丈余。又雅容非常，历世见之，颜色如故。市中乞得钱物，转乞贫下，更无余资，亦不见食。时杨骏为太傅，使传迎之，问讯不答。骏遗以一布袍，亦受之。出门，就人借刀断袍，上下异处，置于骏门下，又复斫碎之，时人谓为狂。后乃知骏当诛斩，故为其象也。骏录之，不放出，登乃卒死。骏给棺，埋之于振桥。后数日，有人见登在董马坡，因寄书与洛下故人。嵇叔夜有迈世之志，曾诣登，登不与语。叔夜乃扣难之，而登弹琴自若。久之，叔夜退，登曰：“少年才优而识寡，劣于保身，其能免乎？”俄而叔夜竟陷大辟。叔夜善弹琴，于是登弹一弦之琴，以成音曲。叔夜乃叹息绝思也。（出《神仙传》）

吕文敬

吕恭，字文敬，少好服食。将一奴一婢，于太行山中采药。忽见三人在谷中，问恭曰：“子好长生乎，乃勤苦艰险如是耶？”恭曰：“实好长生，而不遇良方，故采服此药，冀有微益耳。”一人曰：“我姓吕字文起。”次一人曰：“我姓孙字文阳。”次一人曰：“我姓王字文上。”三人皆太清太和府仙人也。”

时来采药，当以成新学者。公既与我同姓，又字得吾半支，此是公命当应常生也。若能随我采药，语公不死之方。”恭即拜曰：“有幸得遇仙人，但恐暗塞多罪，不足教授耳。若见采收，是更生之愿也。”即随仙人去二日，乃授恭秘方一首，因遣恭去曰：“可视乡里。”恭即拜辞，三人语恭曰：“公来二日，人间已二百年矣。”恭归家，但见空宅，子孙无复一人也。乃见乡里数世后人赵辅者，问吕恭家人皆何所在。辅曰：“君从何来，乃问此久远人也。吾昔闻先人说云，昔有吕恭者，持奴婢入太行山采药，遂不复还，以为虎狼所食，已二百余年矣。恭有数世子孙吕习者，居在城东十数里，作道士，民多奉事之。推求易得耳。”恭承辅言，到习家，扣门问讯。奴出，问公从何来，恭曰：“此是我家，我昔随仙人去，至今二百余年。”习闻之惊喜，跳出拜曰：“仙人来归，悲喜不能自胜。”公因以神方授习而去。习已年八十，服之即还少壮，至二百岁，乃入山中。子孙世世不复老死。（出《神仙传》）

沈建

沈建，丹阳人也，世为长吏。建独好道，不肯仕宦，学导引服食之术，还年却老之法。又能治病，病无轻重，治之即愈。奉事之者数百家。建尝欲远行，寄一婢三奴、驴一头、羊十口，各与药一丸。语主人曰：“但累屋，不烦饮食也。”便去。主人大怪之曰：“此客所寄十五口，不留寸资，当若之何。”建去后，主人饮奴婢，奴婢闻食气，皆逆吐不用；以草饲驴羊，驴羊避去不食，或欲抵触，主人大惊愕。百余日，奴婢体貌光泽，胜食之时，驴羊皆肥如饲。建去三年乃还，各以药一丸与奴婢驴羊，乃饮食如故。建遂断谷不食，轻举飞行。或去或还，

如此三百余年，乃绝迹不知所之也。（出《神仙传》）

卷第十 神仙十

河上公 刘根 李仲甫 李意期 王兴 赵瞿 王遥

河上公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字，汉文帝时，公结草为庵于河之滨。帝读《老子》经，颇好之，敕诸王及大臣皆诵之。有所不解数事，时人莫能道之。闻时皆称河上公解《老子》经义旨，乃使赍所不决之事以问。公曰：“道尊德贵，非可遥问也。”帝即幸其庵，躬问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域中四大，王居其一。子虽有道，犹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公即抚掌坐跃，冉冉在虚空中，去地数丈，俯仰而答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臣之有？”帝乃下车稽首曰：“朕以不德，忝统先业，才小任大，忧于不堪。虽治世事而心敬道，直以暗昧，多所不了，唯愿道君有以教之。”公乃授素书二卷与帝曰：“熟研之，此经所疑皆了，不事多言也。余注此经以来，一千七百余年，凡传三人，连子四矣，勿以示非其人。”言毕，失其所在。须臾，云雾晦冥，天地混合。帝甚贵之。论者以为文帝好《老子》之言，世不能尽通，故神人特下教之。而恐汉文心未至信，故示神变。所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耶。（出《神仙传》）

刘根

刘根者，字君安，京兆长安人也。少明五经，以汉孝成皇

帝绥和二年举孝廉，除郎中。后弃世学道，入嵩高山石室，峥嵘峻绝之上，直下五千余丈。冬夏不衣，身毛长一二尺，其颜色如十四五岁人，深目，多须鬓，皆黄，长三四寸。每与坐，或时忽然变著高冠玄衣，人不觉换之时。衡府君自说，先祖与根同岁者，至王莽时，频使使者请根，根不肯往。衡府君使府掾王珍问起居，根不答。再令功曹赵公，往山达敬，根唯言谢府君，更无他言。后颍川太守高府君到官，郡民大疫，死者过半，太守家大小悉得病。高府君复遣珍往求根，请消除疫气之术。珍叩头述府君之言，根教言于太岁宫气上，掘地深三尺，以沙着其中，及洒沃之。君依言，病者悉愈，疫气寻绝，每用有效。后太守张府君，以根为妖，遣吏召根，拟戮之。一府共谏府君，府君不解。如是诸吏达根，欲令根去，根不听。府君使至，请根。根曰：“张府君欲吾何为耶？间当至耳。若不去，恐诸君招咎，谓卿等不敢来呼我也。”根是日至府，时宾客满座，府君使五十余人，持刀杖绳索而立，根颜色不怍。府君烈声问根曰：“若有何道术也？”答曰：“唯唯。”府君曰：“能召鬼乎？”曰：“能。”府君曰：“既能，即可捉鬼至厅前，不尔，当大戮。”根曰：“召鬼至易见耳。”借笔砚及奏按，鏦鏦然作铜铁之声，闻于外。又长啸，啸音非常清亮，闻者莫不肃然，众客震悚。须臾，厅上南壁忽开数丈，见兵甲四五百人。传呼赤衣兵数十人，赍刀剑，将一车，直从坏壁中入来，又坏壁复如故。根敕下车上鬼，其赤衣便乃发车上披。见下有一老翁老姥，大绳反缚囚之，悬头厅前。府君熟视之，乃其亡父母也。府君惊愕流涕，不知所措。鬼乃责府君曰：“我生之时，汝官未达，不得汝禄养。我死，汝何为犯神仙尊官，使我被收，困辱如此，汝何面目立于人间？”府君下阶叩头，向根伏罪受死，请求放赦先人。根敕五百兵将囚出，

散遣之。车出去南壁开，后车过，壁复如故。既失车所在。根亦隐去，府君惆怅恍惚，状若发狂，妻登时死，良久乃苏。云“见府君家先捉者，大怒，言汝何故犯神仙尊官，使我见收，今当来杀汝”。

其后一月，府君夫妇男皆卒。府掾王珍，数得见。数承颜色欢然时，伏地叩头，请问根学仙时本末。根曰：“吾昔入山精思，无所不到。后如华阴山，见一人乘白鹿车，从者十余人，左右玉女四人，执采旄之节，皆年十五六。余载拜稽首，求乞一言。神人乃告余曰：‘尔闻有韩众否？’答曰：‘实闻有之。’神人曰：‘我是也。’余乃自陈曰：‘某少好道，而不遇明师。颇习方书，按而为之，多不验，岂根命相不应度世也？有幸今日得遇大神，是根宿昔梦想之愿，愿见哀怜，赐其要诀？’神未肯告余，余乃流涕自转，重请。神人曰：‘坐，吾将告汝，汝有仙骨，故得见吾耳。汝今髓不满，血不暖，气少脑减，筋息肉沮，故服药行气，不得其力。必欲长生，且先治病，十二年，乃可服仙药耳。夫仙道有升天蹑云者，有游行五岳者，有服食不死者，有尸解而仙者。凡修仙道，要在服药，药有上下，仙有数品。不知房中之事，及行气导引并神药者，亦不能仙也。药之上者，有九转还丹、太乙金液，服之皆立登天，不积日月矣。其次，有云母、雄黄之属，虽不即乘云驾龙，亦可役使鬼神，变化长生。次乃草木诸药，能治百病，补虚驻颜，断谷益气，不能使人不死也。上可数百岁，下即全其所禀而已。不足久赖也。’余顿首曰：‘今日蒙教，乃天也。’神人曰：‘必欲长生，先去三尸。三尸去，即志意定，嗜欲除也。’乃以《神方》五篇见授，云：‘伏尸常以月望晦朔上天，白人罪过，司命夺人算，使人不寿。人身中神，欲得人生，而尸欲得人死，人死则神散，无形之中而成鬼。祭祀之则得歆飨，故欲

人死也。梦与恶人斗争，此乃尸与神相战也。’余乃从其言，合服之，遂以得仙。”珍又每见根书符了，有所呼召，似人来取。或数闻推问，有人答对，及闻鞭撻之声，而悉不见其形，及地上时时有血，莫测其端也。根乃教珍守一行气存神，坐三纲六纪，谢过上名之法。根后入鸡头山仙去。（出《神仙传》）

李仲甫

李仲甫者，丰邑中益里人也。少学道于王君，服水丹有效，兼行遁甲，能步诀隐形，年百余岁，转少。初隐百日，一年复见形，后遂长隐，但闻其声，与人对话，饮食如常，但不可见。有书生姓张，从学隐形术，仲甫言卿性褊急，未中教。然守之不止，费用数十万，以供酒食，殊无所得。张患之，乃怀匕首往。先与仲甫语毕，因依其声所在，腾足而上，拔匕首，左右刺斫。仲甫已在床上，笑曰：“天下乃有汝辈愚人，道学未得，而欲杀之。我宁得杀耶？我真能死汝。但恕其顽愚，不足间耳。”使人取一犬来，置书生前曰：“视我能杀犬否。”犬适至，头已堕地，腹已破。乃叱书生曰：“我能使卿如犬行矣。”书生下地叩头乃止，遂赦之。仲甫有相识人，居相去五百余里，常以张罗自业。一旦张罗，得一鸟，视之乃仲甫也，语毕别去。是日，仲甫已复至家。在民间三百余年，后入西岳山去，不复还也。（出《神仙传》）

李意期

李意期者，本蜀人，传世见之，汉文帝时人也。无妻息。人欲远行速至者，意期以符与之，并丹书两腋下，则千里皆不

尽日而还。或说四方国土，宫观市口，人未曾见，闻说者意不解。意期则为撮土作之，但盈寸，其中物皆是，须臾消灭。或行不知所之，一年许复还。于是乞食得物，即度与贫人。于城都角中，作土窟居之，冬夏单衣。饮少酒，食脯及枣栗。刘玄德欲伐吴，报关羽之死，使迎意期。意期到，甚敬之，问其伐吴吉凶。意期不答，而求纸，画作兵马器仗十数万，乃一一裂坏之，曰：“咄”。又画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乃径还去。备不悦，果为吴军所败，十余万众，才数百人得还。甲器军资略尽。玄德忿怒，遂卒于永安宫。意期少言，人有所问，略不对答。蜀人有忧患，往问之，凶吉自有常候，但占其颜色。若欢悦则善，惨戚则恶。后入琅琊山中，不复见出也。（出《神仙传》）

王兴

王兴者，阳城人也，居壶谷中，乃凡民也。不知书，无学道意。汉武上嵩山，登大愚石室，起道宫，使董仲舒、东方朔等，斋洁思神。至夜，忽见有仙人，长二丈，耳出头巅，垂下至肩。武帝礼而问之，仙人曰：“吾九嶷之神也，闻中岳石上菖蒲，一寸九节，服之可以长生，故来采耳。”忽然失神人所在。帝顾侍臣曰：“彼非复学道服食者，必中岳之神以喻朕耳。”为之采菖蒲服之。经二年，帝觉闷不快，遂止。时从官多服，然莫能持久。唯王兴闻仙人教武帝服菖蒲，乃采服之不息，遂得长生。邻里老少，皆云世世见之。竟不知所之。（出《神仙传》）

赵瞿

赵瞿者，字子荣，上党人也。得癩病，重，垂死。或告

其家云：“当及生弃之，若死于家，则世世子孙相蛀耳。”家人为作一年粮，送置山中，恐虎狼害之，从外以木寨之。瞿悲伤自恨，昼夜啼泣。如此百余日，夜中，忽见石室前有三，问瞿何人。瞿度深山穷林之中，非人所行之处，必是神灵。乃自陈乞，叩头求哀。其人行诸寨中，有如云气，了无所碍。问：“瞿”必欲病愈，当服药，能否？”瞿曰：“无状多罪，婴此恶疾，已见疏弃，死在旦夕。若刖足割鼻而可活，犹所甚愿，况服药岂不能也？”神人乃以松子松柏脂各五升赐之，告瞿曰：“此不但愈病，当长生耳。服半可愈，愈即勿废。”瞿服之未尽，病愈，身体强健乃归家，家人谓是鬼。具说其由，乃喜。遂更服之二年，颜色转少，肌肤光泽，走如飞鸟。年七十余，食雉兔，皆嚼其骨，能负重，更不疲极。年百七十，夜卧，忽见屋间光有如镜者，以问左右，云不见。后一日，一室内尽明，能夜书文。再见面上有二人，长三尺，乃美女也，甚端正，但小耳，戏其鼻上。如此二女稍长大，至如人，不复在面上，出在前侧，常闻琴瑟之声，欣然欢乐。在人间三百余年，常如童子颜色，入山不知所之。（出《神仙传》）

王遥

王遥者，字伯辽，鄱阳人也，有妻无子。颇能治病，病无不愈者。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针药，其行治病，但以八尺布帕，敷坐于地，不饮不食，须臾病愈，便起去。其有邪魅作祸者，遥画地作狱，因招呼之，皆见其形，入在狱中，或狐狸鼯蛇之类，乃斩而燔烧之，病者即愈。遥有竹筐，长数寸，有一弟子姓钱，随遥数十年，未尝见遥开之。一夜，大雨晦暝，遥使钱以九节杖担此筐，将钱出，冒雨而行，遥及弟子衣皆不湿。所

行道非所曾经，又常有两炬火导前。约行三十里许，登小山，入石室，室中有二人。遥既至，取弟子所担篋发之，中有五舌竹簧三枚。遥自鼓一枚，以二枚与室中二人，并坐鼓之。良久，遥辞去，收三簧，皆纳篋中，使钱担之。室中二人出送，语遥曰：“卿当早来，何为久在俗间。”遥答曰：“我如是当来也。”遥还家百日，天复雨，遥夜忽大治装。遥先有葛单衣及葛布巾，已五十余年未尝着，此夜皆取着之。其妻即问曰：“欲舍我去乎？”遥曰：“暂行耳。”妻曰：“当将钱去不？”遥曰：“独去耳。”妻即泣涕曰：“为且复少留。”遥曰：“如是还耳。”因自担篋而去之，遂不复还。后三十余年，弟子见遥在马蹄山中，颜色更少，盖地仙也。（出《神仙传》）按目录，此下应尚有《陈永伯》一篇。今佚。）

卷第十一 神仙十一

泰山老父 巫炎 刘凭 栾巴左慈 大茅君父

泰山老父

泰山老父者，莫知姓字。汉武帝东巡狩，见老翁锄于道傍，头上白光高数尺。怪而问之。老人状如五十许人，面有童子之色，肌肤光华，不与俗同。帝问有何道术。对曰：“臣年八十五时，衰老垂死，头白齿落。遇有道者，教臣绝谷，但服饮水，并作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其三十二物中，有二十四物以当二十四气，八毒以应八风。臣行之，转老为少，黑发更生，齿落复出，日行三百里。臣今一百八十岁矣。”帝受其方，赐玉帛。老父后入岱山中。每十年、五年，时还乡里。三百余年，乃不复还。（出《神仙传》）

巫炎

巫炎字子都，北海人也，汉驸马都尉。武帝出，见子都于渭桥，其头上郁郁紫气高丈余。帝召问之：“君年几何？所得何术，而有异气乎？”对曰：“臣年已百三十八岁，亦无所得。”将行，诏东方朔，使相此君有何道术。朔对曰：“此君有阴道之术。”武帝屏左右而问之。子都对曰：“臣年六十五时，苦腰痛脚冷，不能自温。口干舌苦，渗涕出。百节四肢疼痛，

又癯不能久立。得此道以来，七十三年，今有子二十六人。身体虽勇，无所疾患。气力乃如壮时，无所忧患。”帝曰：“卿不仁，有道而不闻于朕，非忠臣也。”子都对曰：“臣诚知此道为真，然阴阳之事，宫中之利，臣子之所难言。又行之皆逆人情，能为之者少。故不敢以闻。”帝曰：“勿谢，戏君耳。”遂受其法。子都年二百岁，服饵水银，白日升天。武帝颇行其法，不能尽用之。然得寿最长于先帝也。（出《神仙传》）

刘凭

刘凭者，沛人也。有军功，封寿光金乡侯。学道于稷丘子，常服石桂英及中岳石硫黄，年三百余岁而有少容，尤长于禁气。尝到长安，诸贾人闻凭有道，乃往拜见之。乞得侍从，求见护。凭曰：“可耳。”又有百余人随凭行，并有杂货，约直万金。乃于山中逢贼数百人，拔刃张弓，四合围之。凭语贼曰：“汝辈作人，当念温良。若不能展才布德，居官食禄，当勤身苦体。夫何有面目，豺狼其心。相教贼道，危人利己。此是伏尸都市，肉殍乌鸢之法。汝等弓箭。当何所用？”于是贼射诸客，箭皆反着其身。须臾之间，大风折木，飞沙扬尘。凭大呼曰：“小物辈敢尔，天兵从头刺杀先造意者。”凭言绝，而众兵一时顿地，反手背上，不能复动，张口短气欲死。其中首帅三人，即鼻中出血，头裂而死。余者或能语曰：“乞放余生，改恶为善。”于是诸客或斫杀者。凭禁止之，乃责之曰：“本拟尽杀汝，犹复不忍。今赦汝，犹敢为贼乎？”皆乞命曰：“便当易行，不敢复耳。”凭乃敕天兵赦之，遂各能奔走去。尝有居人妻病邪魅，累年不愈。凭乃敕之，其家宅傍有泉水，水自竭，中有一蛟枯死。又有古庙，庙间有树，树上常有光。

人止其下，多遇暴死。禽鸟不敢巢其枝。凭乃敕之，盛夏树便枯死，有大蛇长七八丈，悬其间而死，后不复为患。凭有姑子，与人争地，俱在太守坐。姑子少党，而敌家多亲助，为之言者四五十人。凭反覆良久，忽然大怒曰：“汝辈敢尔。”应声有雷电霹雳，赤光照耀满屋。于是敌人之党，一时顿地，无所复知。太守甚怖，为之跪谢曰：“愿君侯少宽威灵，当为理断，终不使差失。”日移数丈，诸人乃能起。汉孝武帝闻之，诏征而试之，曰：“殿下有怪，辄有数十人，绛衣，披发持烛，相随走马，可效否？”凭曰：“此小鬼耳。”至夜，帝伪令人作之。凭于殿上，以符掷之，皆面抢地，以火淬口无气。帝大惊曰：“非此鬼也，朕以相试耳。”乃解之，后入太白山中，数十年复归乡里，颜色更少。（出《神仙传》）

栾巴

栾巴者，蜀郡成都人也。少而好道，不修俗事，时太守躬诣巴，请屈为功曹，待以师友之礼。巴到，太守曰：“闻功曹有道，宁可试见一奇乎？”巴曰：“唯。”即平坐，却入壁中去，冉冉如云气之状。须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见化成一虎，人并惊。虎径还功曹舍。人往视虎，虎乃巴成也。后举孝廉，除郎中，迁豫章太守。庐山庙有神，能于帐中共外人语，饮酒，空中投杯。人往乞福，能使江湖之中，分风举帆，行各相逢。巴至郡，往庙中，便失神所在。巴曰：“庙鬼诈为天官，损百姓日久，罪当治之。以事付功曹，巴自行捕逐。若不时讨，恐其后游行天下，所在血食，枉病良民。”责以重祷，乃下所在，推问山川社稷，求鬼踪迹。此鬼于是走至齐郡，化为书生，善谈五经，太守即以女妻之。巴知其所在，上表请解郡守往捕，

其鬼不出。巴谓太守：“贤婿非人也，是老鬼诈为庙神。今走至此，故来取之。”太守召之不出。巴曰：“出之甚易。”请太守笔砚设案，巴乃作符。符成长啸，空中忽有人将符去，亦不见人形，一坐皆惊。符至，书生向妇涕泣曰：“去必死矣。”

“须臾，书生自赍符来至庭，见巴不敢前。巴叱曰：“老鬼何不复尔形。”应声即便为一狸，叩头乞活。巴敕杀之，皆见空中刀下，狸头堕地。太守女已生一儿，复化为狸，亦杀之。巴去还豫章，郡多鬼，又多独足鬼，为百姓病。巴到后，更无此患，妖邪一时消灭。后征为尚书郎。正旦大会，巴后到，有酒容，赐百官酒，又不饮而西南向 巽之。有司奏巴不敬，诏问巴。巴曰：“臣乡里以臣能治鬼护病，生为臣立庙。今旦有耆老，皆来臣庙中享，臣不能早饮之，是以有酒容。臣适见成都市上火，臣故漱酒为雨救之。非敢不敬，当请诏问，虚诏抵罪。”乃发驿书问成都。已奏言：“正旦食后失火，须臾，有大雨三阵，从东北来，火乃止，雨着人皆作酒气。”后一旦，忽大风雨，天地晦冥，对坐不相见，因失巴所在。寻闻巴还成都，与亲故别，称不更还。老幼皆于庙中送之，云：去时亦风雨晦冥，莫知去处也。（出《神仙传》）

左慈

左慈字元放，庐江人也。少明五经，兼通星气，见汉祚将衰，天下乱起，乃叹曰：“值此衰乱，官高者危，财多者死。当世荣华，不足贪也。”乃学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厨。精思于天柱山中，得石室中《九丹金液经》，能变化万端，不可胜记。魏曹公闻而召之，闭一石室中，使人守视，断谷期年，及出之，颜色如故。曹公自谓生民无不食道，而慈

乃如是，必左道也，欲杀之。慈已知，求乞骸骨。曹公曰：“何以忽尔？”对曰：“欲见杀，故求去耳。”公曰：“无有此意，公却高其志，不苟相留也。”乃为设酒，曰：“今当远旷，乞分杯饮酒。”公曰：“善。”是时天寒，温酒尚热，慈拔道簪以挠酒，须臾，道簪都尽，如人磨墨。初，公闻慈求分杯饮酒，谓当使公先饮，以与慈耳，而拔道簪以画，杯酒中断，其间相去数寸。即饮半，半与公。公不善之，未即为饮，慈乞尽自饮之。饮毕，以杯掷屋栋，杯悬摇动，似飞鸟俯仰之状，若欲落而不落，举坐莫不视杯，良久乃坠，既而已失慈矣。寻问之，还其所居。曹公遂益欲杀慈，试其能免死否，乃敕收慈，慈走入群羊中，而追者不分，乃数本羊，果余一口，乃知是慈化为羊也。追者语主人意，欲得见先生，暂还无怯也。俄而有犬羊前跪而曰：“为审尔否？”吏相谓曰：“此跪羊，慈也。”欲收之。于是群羊咸向吏言曰：“为审尔否？”由是吏亦不复知慈所在，乃止。后有知慈处者，告公。公又遣吏收之，得慈。慈非不能隐，故示其神化耳。于是受执入狱。狱吏欲拷掠之，户中有一慈，户外亦有一慈，不知孰是。公闻而愈恶之，使引出市杀之。须臾，忽失慈所在。乃闭市门而索。或不识慈者，问其状，言眇一目，著青葛巾青单衣。见此人便收之。及尔，一市中人皆眇目，著葛巾青衣，卒不能分。公令普逐之，如见便杀。后有人见知，便斩以献公，公大喜，及至视之，乃一束茅，验其尸，亦亡处所。后有人从荆州来，见慈。

刺史刘表，亦以慈为惑众，拟收害之。表出耀兵，慈意知欲见其术，乃徐徐去，因又诣表云：“有薄礼，愿以饷军。”表曰：“道人单侨，吾军人众，安能为济乎？”慈重道之，表使视之，有酒一斗，器盛，脯一束，而十人共举不胜。慈乃自出取之，以刀削脯投地，请百人奉酒及脯，以赐兵士，酒三杯，

脯一片，食之如常脯味，凡万余人，皆周足，而器中酒如故，脯亦不尽，坐上又有宾客千人，皆得大醉。表乃大惊，无复害慈之意。数日，乃委表去，入东吴。

有徐堕者，有道术，居丹徒，慈过之。堕门下宾客，车牛六七乘，欺慈云：“徐公不在。”慈知客欺之，便去。客即见牛在杨树杪行，适上树即不见，下即复见行树上。又车毂皆生荆棘，长一尺，斫之不断，推之不动。客大惧，即报徐公：“有一老翁眇目，吾见其不急之人，因欺之云：‘公不在。’去后须臾，牛皆如此，不知何等意。”公曰：“咄咄，此是左公过我，汝曹那得欺之，急追可及。”诸客分布逐之，及慈，罗布叩头谢之。慈意解，即遣还去。及至，车牛等各复如故。慈见吴主孙讨逆，复欲杀之。后出游，请慈俱行，使慈行于马前，欲自后刺杀之。慈在马前，着木履，挂一竹杖，徐徐而行，讨逆着鞭策马，操兵逐之，终不能及。讨逆知其有术，乃止。后慈以意告葛仙公，言当入霍山，合九转丹，遂乃仙去。（出《神仙传》）

大茅君

大茅君盈南至句曲之山。汉元寿二年，八月己酉，南岳真人赤君、西城王君及诸青童并从王母降于盈室。顷之，天皇大帝遣绣衣使者冷广子期赐盈神玺玉章，大微帝君遣三天左宫御史管修条赐盈八龙锦与紫羽华衣，太上大道君遣协晨大夫叔门赐盈金虎真符流金之铃，金阙圣君命太极真人正一止玄、王郎王忠、鲍丘等赐盈以四节咽胎流明神芝。四使者授讖，使盈食芝佩玺，服衣玉冠，带符握铃而立，四使者告盈曰：“食四节隐芝者，位为真卿；食金阙玉芝者，位为司命；食流明金英者，

位为司禄；食长曜双飞者，位为司命真伯；食夜光洞草者，总主在左御史之任。子尽食之矣，寿齐天地，位为司命上真，东岳上卿，统吴越之神仙，综江左之山源矣。”言毕，使者俱去。五帝君各以方面车服降于其庭，传太帝之命，赐紫玉之版，黄金刻书九锡之文，拜盈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事毕俱去。王母及盈师西城王君，为盈设天厨酣宴，歌玄灵之曲。宴罢，王母携王君及盈，省顾盈之二弟，各授道要。王母命上元夫人授茅固、茅衷《太霄隐书》、《丹景道精》等四部宝经。王母执《太霄隐书》，命侍女张灵子执交信之盟，以授于盈、固及衷，事讫，西王母升天而去。其后紫虚元君、魏华存夫人请斋于阳洛之山隐元之台，西王母与金阙圣君降于台中，乘八景之舆，同诣清虚上宫，传《玉清隐书》四卷，以授华存。是时三元夫人冯双珠、紫阳左仙公石路成、太极高仙伯、延盖公子、西城真人、王方平、太虚真人、南岳真人、赤松子、桐柏真人王乔等三十余真，各歌太极阴歌之曲。王母为之歌曰：“驾我八景舆，然入玉清。龙群拂霄上，虎旆揖朱兵。逍遥玄津际，万流无暂停。哀此去留会，劫尽天地倾。当寻无中景，不死亦不生。体彼自然道，寂观合太冥。南岳拟贞干，玉英耀颖精。有任靡其事，虚心自受灵。嘉会降河曲，相与乐未央。”王母歌毕，三元夫人答歌亦毕，王母及三元夫人、紫阳左公、太极仙伯、清灵王君，乃携南岳魏华存同去，东南行，俱诣天台、霍山，过句曲之金坛，宴太元真人茅升申于华易洞天。留华存于霍山洞宫玉宇之下，众真皆从王母升还龟台矣。（出《集仙传》）

卷第十二 神仙十二

壶公

壶公

壶公者，不知其姓名也。今世所有召军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凡二十余卷，皆出自公，故总名“壶公符”。时汝南有费长房者，为市掾，忽见公从远方来，入市卖药。人莫识之，卖药口不二价，治病皆愈。语买人曰：“服此药必吐某物，某日当愈。”事无不效。其钱日收数万，便施与市中贫乏饥冻者，唯留三五十。常悬一空壶于屋上，日入之后，公跳入壶中。人莫能见，唯长房楼上见之，知非常人也。长房乃日日自扫公座前地，及供饌物，公受而不辞。如此积久，长房尤不懈，亦不敢有所求。公知长房笃信，谓房曰：“至暮无人时更来。”长房如其言即往，公语房曰：“见我跳入壶中时，卿便可效我跳，自当得入。”长房依言，果不觉已入。入后不复是壶，唯见仙宫世界，楼观重门阁道，公左右侍者数十人。公语房曰：“我仙人也，昔处天曹，以公事不勤见责，因谪人间耳。卿可教，故得见我。”长房下座顿首曰：“肉人无知，积罪却厚，幸谬见哀悯，犹入剖棺布气，生枯起朽。但恐臭秽顽弊，不任驱使。若见哀怜，百生之厚幸也。”公曰：“审尔大佳，勿语人也。”公后诣长房于楼上曰：“我有少酒，相就饮之。”酒在楼下，长房使人取之，不能举盎，至数十人莫能得上。乃白公，公乃

下，以一指提上，与房共饮之。酒器如拳许大，饮之至暮不竭。告长房曰：“我某日当去，卿能去乎？”房曰：“欲去之心，不可复言，欲使亲眷不觉知去，当有何计？”公曰：“易耳。”

“乃取一青竹杖与房，戒之曰：‘卿以竹归家，便可称病，以此竹杖置卿所卧处，默然便来。’”房如公言。去后，家人见房已死，尸在床。乃向竹杖耳，乃哭泣葬之。房诣公，恍惚不知何所，公乃留房于群虎中，虎磨牙张口欲噬房，房不惧。明日，又内于石室中，头上有一方石，广数丈，以茅绹悬之，又诸蛇来啗绳，绳即欲断，而长房自若。公至，抚之曰：“子可教矣。”

“又令长房啖屎，兼蛆长寸许，异常臭恶。房难之，公乃叹谢遣之曰：‘子不得仙道也。赐子为地上主者，可得寿数百岁。’”

“为传封符一卷付之，曰：‘带此可主诸鬼神，常称使者，可以治病消灾。’”房忧不得到家。公以一竹杖与之曰：“但骑此，得到家耳。”房骑竹杖辞去，忽如睡觉，已到家。家人谓是鬼，具述前事，乃发棺视之，唯一竹杖，方信之。房所骑竹杖，弃葛陂中，视之乃青龙耳。初去至归谓一日，推问家人，已一年矣。房乃行符，收鬼治病，无不愈者。每与人同坐共语，常呵责嗔怒，问其故，曰：“嗔鬼耳。”

时汝南有鬼怪，岁辄数来郡中，来时从骑如太守，入府打鼓，周行内外，尔乃还去，甚以为患。房因诣府厅事，正值此鬼来到府门前。府君驰入，独留房。鬼知之，不敢前。房大呼曰：“便捉前鬼来。”乃下车伏庭前，叩头乞曰改过。房呵之曰：“汝死老鬼，不念温良，无故导从，唐突官府，自知合死否？急复真形。”鬼须臾成大鳖，如车轮，头长丈余。房又令复人形。房以一札符付之，令送与葛陂君，鬼叩头流涕，持札去。使人追视之，乃见符札立陂边，鬼以头绕树而死。房后到东海，东海大旱三年，谓请雨者曰：“东海神君前来淫葛

陂夫人，吾系之，辞状不测，脱然忘之，遂致之旱。吾今当赦之，令其行雨。”即便有大雨。房有神术，能缩地脉，千里存在，目前宛然，放之复舒如旧也。（出《神仙传》）

蓟子训

蓟子训者，齐人也。少尝仕州郡，举孝廉，除郎中。又从军，除驸马都尉。人莫知其有道，在乡里时，唯行信让，与人从事。如此三百余年，颜色不老，人怪之。好事者追随之，不见其所常服药物也。性好清淡，常闲居读《易》，小小作文，皆有意义。见比屋抱婴儿，训求抱之，失手堕地，儿即死。邻家素尊敬子训，不敢有悲哀之色，乃埋瘞之。后二十余日，子训往问之曰：“复思儿否？”邻曰：“小儿相命，应不合成人，死已积日，不能复思也。”子训因出外，抱儿还其家。其家谓是死，不敢受。子训曰：“但取之无苦，故是汝本儿也。”儿识其母，见而欣笑，欲母取之，抱犹疑不信。子训既去，夫妇共往视所埋儿，棺中唯有一泥儿，长六七寸。此儿遂得长成。诸老人须发毕白者，子训但与之对坐共语，宿昔之间，明旦皆黑矣。京师贵人闻之，莫不虚心谒见，无缘致之。

有年少与子训邻居，为太学生。诸贵人作计，共呼太学生谓之曰：“子勤苦读书，欲规富贵，但召得子训来，使汝可不劳而得矣。”生许诺。便归事子训，洒扫供侍左右数百日。子训知意，谓生曰：“卿非学道，焉能如此？”生尚讳之，子训曰：“汝何不以实对，妄为虚饰，吾已知卿意。诸贵人欲见我，我岂以一行之劳，而使卿不获荣位乎。汝可还京，吾某日当往。”生甚喜，辞至京，与贵人具说。某日子训当到，至期未发，生父母来诣子训。子训曰：“汝恐吾忘，使汝儿失信

不仕邪？吾今食后即发。”半日乃行二千里。既至，生急往拜迎，子训问曰：“谁欲见我？”生曰：“欲见先生者甚多，不敢枉屈，但知先生所至，当自来也。”子训曰：“吾千里不倦，岂惜寸步乎？欲见者，语之令各绝宾客，吾明日当各诣宅。”生如言告诸贵人，各自绝客洒扫，至时子训果来。凡二十三家，各有一子训。诸朝士各谓子训先到其家，明日至朝，各问子训何时到宅，二十三人所见皆同时，所服饰颜貌无异，唯所言语，随主人意答，乃不同也。京师大惊异，其神变如此。诸贵人并欲诣子训，子训谓生曰：“诸贵人谓我重瞳八采，故欲见我。今见我矣，我亦无所能论道，吾去矣。”适出门，诸贵人冠盖塞路而来。生具言适去矣，东陌上乘骡者是也。各走马逐之不及，如此半日，相去常一里许，终不能及，遂各罢还。

子训至陈公家，言曰：“吾明日中时当去。”陈公问远近行乎，曰：“不复更还也。”陈公以葛布单衣一送之。至时，子训乃死，尸僵，手足交胸上，不可得伸，状如屈铁，尸作五香之芳气，达于巷陌，其气甚异，乃殓之棺中。未得出，棺中吸然作雷霆之音，光照宅宇。坐人顿伏良久，视其棺盖，乃分裂飞于空中，棺中无人，但遗一只履而已。须臾，闻陌上有人马萧鼓之声，径东而去，乃不复见。子训去后，陌上数十里，芳香百余日不歇也。（出《神仙传》）

董奉

董奉者，字君异，候官人也。吴先主时，有少年为奉本县长，见奉年四十余，不知其道。罢官去，后五十余年，复为他职，得经候官，诸故吏人皆老，而奉颜貌一如往日。问言“君得道邪？吾昔见君如此，吾今已皓首，而君转少，何也？”奉

曰：“偶然耳。”又杜燮为交州刺史，得毒病死，死已三日。奉时在彼，乃往，与药三丸，内在口中，以水灌之，使人捧举其头，摇而消之，须臾，手足似动，颜色渐还，半日乃能起坐，后四日乃能语，云：“死时奄忽如梦，见有十数乌衣人来，收燮上车去，入大赤门，径以付狱中。狱各一户，户才容一人，以燮内一户中，乃以土从外封塞之，不复见外光。忽闻户外人言云：‘太乙遣使来召杜燮。’又闻除其户土，良久引出。见有车马赤盖，三人共坐车上，一个持节，呼燮上车。将还至门而觉，燮遂活。”因起谢曰：“甚蒙大恩，何以报效？”乃为奉起楼于庭中。奉不食他物，唯啖脯枣，饮少酒，燮一日三度设之。奉每来饮食，或如飞鸟，腾空来坐，食了飞去，人每不觉。如是一年余，辞燮去。燮涕泣留之不住，燮问欲何所之，莫要大船否。奉曰：“不用船，唯要一棺器耳。”燮即为具之，至明日日中时，奉死，燮以其棺殓埋之。七日后，有人从容昌来，奉见囑云：“为谢燮，好自爱理。”燮闻之，乃启殓发棺视之，唯存一帛。一面画作人形，一面丹书作符。

后还豫章庐山下居，有一人中有痼疾，垂死，载以诣奉，叩头求哀之。奉使病人坐一房中，以五重布巾盖之，使勿动。病者云：“初闻一物来舐身，痛不可忍，无处不匝。量此舌广一尺许，气息如牛，不知何物也。良久物去。”奉乃往池中，以水浴之，遣去，告云：“不久当愈，勿当风。”十数日，病者身赤无皮，甚痛，得水浴，痛即止。二十日，皮生即愈，身如凝脂。后忽大旱，县令丁士彦议曰：“闻董君有道，当能致雨。”乃自赍酒脯见奉，陈大旱之意。奉曰：“雨易得耳。”因视屋曰：“贫道屋皆见天，恐雨至何堪？”令解其意，曰：“先生但致雨，当为立架好屋。”明日，士彦自将人吏百余辈，运竹木，起屋立成。方聚土作泥，拟数里取水。奉曰：“

不须尔，暮当大雨。”乃止。至暮即大雨，高下皆平，方民大悦。

奉居山不种田，日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乃使山中百禽群兽，游戏其下。卒不生草，常如芸治也。后杏子大熟，于林中作一草仓，示时人曰：“欲买杏者，不须报奉，但将谷一器置仓中，即自往取一器杏去。”常有人置谷来少，而取杏去多者，林中群虎出吼逐之，大怖，急挈杏走，路傍倾覆，至家量杏，一如谷多少。或有人偷杏者，虎逐之到家，啖至死。家人知其偷杏，乃送还奉，叩头谢过，乃却使活。奉每年货杏得谷，旋以赈救贫乏，供给行旅不逮者，岁二万余斛。县令有女，为精邪所魅，医疗不效，乃投奉治之，若得女愈，当以侍巾栉。奉然之，即召得一白鼈，长数丈，陆行诣病者门，奉使侍者斩之，女病即愈。奉遂纳女为妻，久无儿息。奉每出行，妻不能独住，乃乞一女养之。年十余岁，奉一日竦身入云中去。妻与女犹存其宅，卖杏取给，有欺之者，虎还逐之。奉在人间三百余年乃去，颜状如三十时人也。（出《神仙传》）

李常在

李常在者，蜀郡人也。少治道术，百姓累世奉事。计其年，已四五百岁而不老，常如五十许人。治病，困者三日，微者一日愈。在家有二男一女，皆已嫁娶，乃去。去时从其弟子曾家孔家，各请一小儿，年皆十七八。家亦不知常在欲何去，即遣送之。常在以青竹杖度二儿，遣归置其家所卧之处。径还，勿与家人语。二子承教，以杖归家，家人了不见儿去。后乃各见死在床上，二家哀泣，殓埋之。百余日，弟子从郫县逢常在，

将此二儿俱行，二儿与弟子泣语良久，各附书到。二家发棺视之，唯青竹杖耳，乃知非死。后三十余年，居地肺山。更娶妇。常在先妇儿乃往寻求之。未至十日，常在谓后妻曰：“吾儿欲来见寻，吾当去，可将金饼与之。”及至，求父所在，妇以金与之。儿曰：“父舍我去数十年，日夜思恋，闻父在此，故自远来覲省，不求财也。”乃止。三十日父不还，儿乃欺其母曰：“父不还，我去矣。”至外，藏于草间。常在还语妇曰：“此儿诈言如是，当还。汝语之，汝长不复须我，我在法不复与汝相见。”乃去。少顷儿果来，母语之如此。儿自知不复见其父，乃泣涕而去。后七十余年，常在忽去。弟子见在虎寿山下居，复娶妻。有父子，世世见之如故，故号之曰“常在”。（出《神仙传》）

卷第十三 神仙十三

茅君

茅君

茅君者，幽州人。学道于齐，二十年道成归家。父母见之大怒曰：“汝不孝，不亲供养，寻求妖妄，流走四方。”欲笞之，茅君长跪谢曰：“某受命上天，当应得道，事不两遂，违远供养，虽日多无益，今乃能使家门平安，父母寿考。其道已成，不可鞭辱，恐非小故。”父怒不已，操杖向之。适欲举杖，杖即摧成数十段，皆飞，如弓激矢，中壁壁穿，中柱柱陷。父乃止。茅君曰：“向所言正虑如此，邂逅中伤人耳。”父曰：“汝言得道，能起死人否？”茅君曰：“死人罪重恶积，不可得生。横伤短折，即可起耳。”父使为之，有验。

茅君弟在宦至二千石，当之官，乡里送者数百人，茅君亦在座，乃曰：“余虽不作二千石，亦当有神灵之职，某月某日当之官。”宾客皆曰：“愿奉送。”茅君曰：“顾肯送，诚君甚厚意。但当空来，不须有所损费，吾当有以供待之。”至期，宾客并至，大作宴会，皆青缣帐幄，下铺重白毡，奇饌异果，芬芳罗列，妓女音乐，金石俱奏，声震天地，闻于数里。随从千余人，莫不醉饱。及迎官来，文官则朱衣素带数百人，武官则甲兵旌旗，器仗耀日，结营数里。茅君与父母亲族辞别，乃登羽盖车而去。麾幡翳郁，骖虬驾虎，飞禽翔兽，跃覆其上，

流云彩霞，霏霏绕其左右。去家十余里，忽然不见。远近为之立庙奉事之。茅君在帐中，与人言语，其出入，或发人马，或化为白鹤。人有病者，往请福，常煮鸡子十枚，以内帐中，须臾，一一掷出还之，归破之。若其中黄者，病人当愈。若有土者，即不愈。常以此为候。（出《神仙传》）

孔安国

孔安国者，鲁人也。常行气服铅丹，年三百岁，色如童子。隐潜山，弟子随之数百人，每断谷入室，一年半复出，益少。其不入室，则饮食如常，与世人无异。安国为人沉重，尤宝惜道要，不肯轻传。其奉事者五六年，审其为人志性，乃传之。有陈伯者，安乐人也，求事安国，安国以为弟子。留三年，知其执信，乃谓之曰：“吾亦少更勤苦，寻求道术，无所不至，遂不能得神丹八石登天之法。唯受地仙之方，适可以不死。而昔事海滨渔父，渔父者，故越相范蠡也。乃易姓名隐，以避凶世。哀我有志，授我秘方服饵之法，以得度世。则大伍、司诚、子期、姜伯、涂山，皆千岁之后更少壮。吾受道以来，服药三百余年，以其一方授崔仲卿，卿年八十四，服来已三十三年矣，视其肌体气力甚健，须发不白，口齿完坚。子往与相见视之。”陈伯遂往事之，受其方，亦度世不老。又有张合妻，年五十，服之反如二十许人，一县怪之，八十六生一男。又教数人，皆四百岁，后入山去。亦有不度世者，由于房中之术故也。（出《神仙传》）

尹轨

尹轨者，字公度，太原人也。博学五经，尤明天文星气，

河洛讖纬，无不精微。晚乃学道，常服黄精华，日三合，计年数百岁。其言天下盛衰，安危吉凶，未尝不效。腰佩漆竹筒十数枚，中皆有药，言可辟兵疫。常与人一丸，令佩之。会世大乱，乡里多罹其难，唯此家免厄。又大疫时，或得粒许大涂门，则一家不病。弟子黄理，居陆浑山中，患虎暴。公度使其断木为柱，去家五里，四方各埋一柱，公度即印封之，虎即绝迹，到五里辄还。有怪鸟止屋上者，以白公度，公度为书一符，着鸟所鸣处。至夕，鸟伏死符下。或有人遭丧，当葬而贫，汲汲无以办。公度过省之，孝子遂说其孤苦，公度为之怆然，令求一片铅。公使入荆山，架小屋，于炉火中销铅，以所带药如米大，投铅中搅之，乃成好银。与之，告曰：“吾念汝贫困，不能营葬，故以拯救，慎勿多言也。”有人负官钱百万，身见收缚。公度于富人借数千钱与之，令致锡，得百两。复销之，以药方寸匕投之，成金，还官。后到太和山中仙去也。（出《神仙传》）

介象

介象者，字元则，会稽人也。学通五经，博览百家之言，能属文，后学道入东山。善度世禁气之术，能于茅上燃火煮鸡而不焦；令一里内人家炊不熟，鸡犬三日不鸣不吠；令一市人皆坐不能起；隐形变化为草木鸟兽。闻有《五丹经》，周旋天下寻求之。不得其师，乃入山精思，冀遇神仙。惫极卧石上，有一虎往舐象额，象寤见虎，乃谓之曰：“天使汝来侍卫我，汝且停；若山神使汝试我，即疾去。”虎乃去，象入山，谷上有石子，紫色，光绿甚好，大如鸡子，不可称数，乃取两枚。谷深不能前，乃还。于山中见一美女，年十五六许，颜色非常，

被服五彩，盖神仙也。象乞长生之方，女曰：“子可送手中物着故处，乃可。汝未应取此物，吾故止待汝。”象送石还，见女子在前处，语象曰：“汝血食之气未尽，断谷三年更来，吾止此。”象归，断谷三年复往，见此女故在前处。乃以《还丹经》一首投象，告之曰：“得此便得仙，勿复他为也。”乃辞归。

象常住弟子骆廷雅舍，帷下屏床中，有数生论《左传》义，不平。象傍闻之不能忍，乃忿然为决。书生知非常人，密表荐于吴主。象知之欲去，曰：“恐官事拘束我耳。”廷雅固留。吴王征至武昌，甚尊敬之，称为“介君”，诏令立宅，供帐皆是绮绣，遗黄金千镒。从象学隐形之术，试还后宫，出入闺闼，莫有见者。如此幻法，种种变化，不可胜数。后告言病，帝遣左右姬侍，以美梨一奩赐象。象食之，须臾便死，帝埋葬之。以日中时死，晡时已至建业，所赐梨付苑吏种之。吏后以表闻，先主即发棺视之，唯一符耳。帝思之，与立庙，时时躬往祭之。常有白鹤来集座上，迟回复去。后弟子见在盖竹山中，颜色转少。（出《神仙传》）

苏仙公

苏仙公者，桂阳人也，汉文帝时得道。先生早丧所怙，乡中以仁孝闻。宅在郡城东北，出入往来，不避燥湿。至于食物，不憚精粗。先生家贫，常自牧牛，与里中小儿，更日为牛郎。先生牧之，牛则徘徊侧近，不驱自归。余小儿牧牛，牛则四散，跨冈越。诸儿问曰：“尔何术也？”先生曰：“非汝辈所知。”常乘一鹿。先生常与母共食，母曰：“食无，他日可往市买也。”先生于是以箸插饭中，携钱而去，斯须即以至。

母食去毕，母曰：“何处买来？”对曰：“便县市也。”母曰：“便县去此百二十里，道途径，往来遽至，汝欺我也！”欲杖之。先生跪曰：“买之时，见舅在市，与我语云，明日来此，请待舅至，以验虚实。”母遂宽之。明晓，舅果到。云昨见先生便县市买。母即惊骇，方知其神异。

先生曾持一竹杖，时人谓曰：“苏生竹杖，固是龙也。”数岁之后，先生洒扫门庭，修饰墙宇。友人曰：“有何邀迎？”答曰：“仙侣当降。”俄顷之间，乃见天西北隅，紫云氤氲，有数十白鹤，飞翔其中，翩翩然降于苏氏之门，皆化为少年，仪形端美，如十八九岁人，怡然轻举。先生敛容逢迎，乃跪白母曰：“某受命当仙，被召有期，仪卫已至，当违色养，即便拜辞。”母子歔。母曰：“汝去之后，使我如何存活？”先生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檐边桔树，可以代养，井水一升，桔叶一枚，可疗一人。兼封一柜留之，有所阙乏，可以扣柜言之，所须当至，慎勿开也。”言毕即出门，踟蹰顾望，耸身入云，紫云捧足，众鹤翱翔，遂升云汉而去。

来年，果有疾疫，远近悉求母疗之，皆以水及桔叶，无不愈者。有所阙乏，即扣柜，所须即至。三年之后，母心疑，因即开之，见双白鹤飞去。自后扣之，无复有应。母年百余岁，一旦无疾而终。乡人共葬之，如世人之礼。葬后，忽见州东北牛脾山，紫云盖上，有号哭之声，咸知苏君之神也。郡守乡人，皆就山吊慰，但闻哭声，不见其形。郡守乡人，苦请相见，空中答曰：“出俗日久，形容殊凡，若当露见，诚恐惊怪。”固请不已，即出半面，示一手，皆有细毛，异常人也。因请郡守乡人曰：“远劳见慰，途径险阻，可从直路而还，不须回顾。”言毕，即见桥亘岭傍，直至郡城。行次，有一官吏辄回顾，遂失桥所，堕落江滨，乃见一赤龙于脚下，宛转而去。先生哭

处，有桂竹两枝，无风自扫，其地恒净。三年之后，无复哭声，因见白马常在岭上，遂改牛脾山为白马岭。自后有白鹤来止郡城东北楼上，人或挟弹弹之，鹤以爪攫楼板，似漆书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来归，吾是苏君弹何为？”至今修道之人，每至甲子日，焚香礼于仙公之故第也。（出《神仙传》）

苏仙公

又一说云：苏耽者，桂阳人也。少以至孝著称，母食欲得鱼羹，耽出湖州市买，去家一千四百里，俄顷便返。耽叔父为州吏，于市见耽，因书还家，家人大惊。耽后白母，耽受命应仙，方违远供养，以两盘留家中。若须食，扣小盘；欲得钱帛，扣大盘，是所须皆立至。乡里共怪其如此，白官，遣吏检盘无物，而耽母用之如神。先是，耽初去时云：“今年大疫，死者略半，家中井水，饮之无恙。”果如所言，阖门元吉。母年百余岁终，闻山上有人哭声，服除乃止。百姓为之立祠。（出《洞仙传》）

成仙公

成仙公者，讳武丁，桂阳临武乌里人也。后汉时年十三，身長七尺，为县小吏，有异姿，少言大度，不附人，人谓之痴。少有经学，不授于师，但有自然之性。时先被使京，还过长沙郡，投邮舍不及，遂宿于野树下。忽闻树上人语云：“向长沙市药。”平坦视之，乃二白鹤，仙公异之。遂往市，见二人罩白伞，相从而行。先生遂呼之设食。食讫便去，曾不顾谢。先生乃随之行数里，二人顾见先生，语曰：“子有何求而随不止？”

先生曰：“仆少出陋贱，闻君有济生之术，是以侍从耳。”二人相向而笑，遂出玉函，看素书，果有武丁姓名，于是与药二丸，令服之。二人语先生曰：“君当得地仙。”遂令还家。明照万物，兽声鸟鸣，悉能解之。先生到家后，县使送饷府君。府君周听，有知人之鉴，见先生，呼曰：“汝何姓名也？”对曰：“姓成名武丁，县司小吏。”府君异之，乃留在左右。久之，署为文学主簿。尝与众共坐，闻群雀鸣而笑之。众问其故，答曰：“市东车翻覆米，群雀相呼往食。”遣视之，信然也。时郡中寮吏豪族，皆怪不应引寒小之人，以乱职位。府君曰：“此非卿辈知也。”经旬日：“乃与先生居阁直。”至年初元会之日，三百余人，令先生行酒。酒巡遍讫，先生忽以杯酒向东南巽之，众客愕然怪之。府君曰：“必有所以。”因问其故。先生曰：“临武县火，以此救之。”众客皆笑。明日司议上事，称武丁不敬，即遣使往临武县验之。县人张济上书称：“元日庆集饮酒，晡时火忽延烧厅事，从西北起，时天气清澄，南风极烈。见阵云自西北直耸而上，径止县，大雨，火即灭，雨中皆有酒气。”众疑异之，乃知先生盖非凡人也。后府君令先生出郡城西，立宅居止，只有母一小弟及两小儿。比及二年，先生告病，四宿而殒，府君自临殓之。经两日，犹未成服，先生友人从临武来，于武昌冈上，逢先生乘白骡西行。友人问曰：“日将暮，何所之也？”答曰：“暂往迷溪，斯须却返。我去，向来忘大刀在户侧，履在鸡栖上，可过语家人收之。”友人至其家。闻哭声，大惊曰：“吾向来于武昌冈逢先生共语，云暂至迷溪，斯须当返，令过语家人，收刀并履，何得尔乎？”其家人云：“刀履并入棺中，那应在外？”即以此事往启府君。府君遂令发棺视之，不复见尸，棺中唯一青竹杖，长七尺许。方知先生托形仙去。时人谓先生乘骡于武昌冈，

乃改为驪冈，在郡西十里也。（出《神仙传》）

郭璞

郭璞字景纯，河东人也。周识博闻，有出世之道鉴，天文地理，龟书龙图，爻象讖纬，安墓卜宅，莫不穷微。善测人鬼之情状。李弘、范林明道论，景纯善于遥寄，缀文之士，皆同宗之。晋中兴，王导受其成旨，以建国社稷。璞尽规矩制度，仰范太微星辰，俯则河洛黄图，夫帝王之作，必有天人之助者矣。王敦镇南州，欲谋大逆，乃召璞为佐，时明帝年十五。一夕集朝士，问太史：“王敦果得天下邪？”史臣曰：“王敦致天子，非能得天下。”明帝遂单骑微行，直入姑熟城。敦正与璞食，璞久之不白敦。敦惊曰：“吾今同议定大计，卿何不即言？”璞曰：“向见日月星辰之精灵，五岳四海之神祇，皆为道从翊卫，下官震悸失守，不即得白将军。”敦使闻，谓是小奚戏马，检定非也。遣三十骑追，不及。敦曰：“吾昨夜梦在石头城外江中，扶犁而耕，占之。”璞曰：“大江扶犁耕，亦自不成反，反亦无所成。”敦怒谓璞曰：“卿命尽几何？”璞曰：“下官命尽今日。”敦诛璞。江水暴上市，璞尸出城南坑，见璞家载棺器及送终之具，已在坑侧，两松树间上有鹊巢，璞逆报家书所言也。谓伍伯曰：“吾年十三时，于栅塘脱袍与汝，吾命应在汝手中，可用吾刀。”伍伯感昔念惠，衔涕行法。殡后三日，南州市人，见璞货其平生服饰，与相识共语，非但一人。敦不信，开棺无尸。璞得兵解之道。今为水仙伯。

注《山海经》、《夏小正》、《尔雅》、《方言》，著《游仙诗》、《江赋》、《卜繇》、《客傲》、《洞林》云。《晋书》有传。（出《神仙传》）

尹思

尹思者，字小龙，安定人也。晋元康五年正月十五夜，坐屋中，遣儿视月中有异物否？儿曰：“今年当大水，中有一人被蓑带剑。”思目视之曰：“将有乱卒至。”儿曰：“何以知之？”曰：“月中人乃带甲仗矛。当大乱三十年，复当小清耳。”后果如其言。（出《神仙传》）

卷第十四 神仙十四

刘子南

刘子南

刘子南者，乃汉冠军将军武威太守也。从道士尹公，受务成子萤火丸，辟疾病疫气、百鬼虎狼、虺蛇蜂蛰诸毒及五兵白刃、贼盗凶害。用雄黄各二两；萤火、鬼箭蒺藜各一两；铁槌柄烧令焦黑；锻灶中灰、羚羊角各一分半，研如粉面，以鸡子黄并丹雄鸡冠血，丸如杏仁大者。以三角绛囊盛五丸，常带左臂上，从军者系腰中，居家悬户上，辟盗贼诸毒物，子南合而佩之。永平十二年，于武威界遇虏，大战败绩，余众奔溃，独为寇所围。矢下如雨，未至子南马数尺，矢辄堕地，终不能中伤。虏以为神人也，乃解围而去。子南以教其子及兄弟为军者，皆未尝被伤，喜得其验，传世宝之。汉末，青牛道士封君达得之，以传安定皇甫隆，隆授魏武帝，乃稍传于人间。一名“冠军丸”，亦名武威丸，今载在《千金翼》中。（出《神仙感遇传》）

郭文

郭文，字文举，洛阳人也，《晋书》有传。隐余杭天柱山，或居大壁岩。太和真人曾降其室，授以冲真之道，晦迹潜形，

世所不知。有虎张口至石室前，若有所告。文举以手探虎喉中，得骨，去之。明日，虎衔一死鹿致石室之外，自此虎常驯扰于左右，亦可抚而牵之。文举出山，虎必随焉，虽在城市众人之中，虎俯首随行，不敢肆暴，如犬羊耳。或以书策致其背上，亦负而行。文尝采木实竹叶，以货盐米，置于筐中，虎负而随之。晋帝闻之，征诣阙下，问曰：“先生驯虎有术邪？”对曰：“自然耳。人无害兽之心，兽无伤人之意，何必术为？抚我则后，虎犹民也；虐我则仇，民犹虎也。理民与驯虎，亦何异哉？”帝高其言，拜官不就，归隐鰲亭山，得道而去。后人于其卧床席下，得叶，书《金雄诗》、《金雌记》，其言皆当时谶词。其蛻如蛇也。（出《仙传拾遗》）

嵩山叟

嵩山叟，晋时人也。《世说》云：嵩山北有大穴，莫测其深浅，百姓每岁游观其上，叟尝误堕穴中，同辈冀其倘不死，投食于穴。堕者得而食之，巡穴而行，十许日，忽旷然见明，有草屋一区，中有二仙对棋，局下有数杯白饮，堕者告以饥渴，棋者与之饮。饮毕，气力十倍。棋者曰：“汝欲留此否？”答不愿停。棋者教云：“从此西行数十步，有大井，井中多怪异，慎勿畏之，必投身井中，自当得出。若饥，可取井中物食之。”如其言入井，中多蛟龙，然见叟辄避其路，于是随井而行。井中物如青泥而香美，食之了不饥。半年许，乃出蜀青城山，因得归洛下。问张举，举曰：“此仙馆丈夫，所饮者玉浆，所食者龙穴石髓。子其得仙者乎？”遂寻洞却往，不知所之。《玄中记》云：蜀郡青城山有洞穴，分为三道，西北通昆仑。《茅君传》云：青城是第五洞九仙宝室之天，周回二千里，十

洞天之一也，入山十里得至焉。（出《神仙拾遗》）（当为《仙传拾遗》）

许真君

许真君名逊，字敬之，本汝南人也。祖琰，父肃，世慕至道。东晋尚书郎迈，散骑常侍护军长史穆，皆真君之族子也。真君弱冠，师大洞君吴猛，传《三清法要》。乡举孝廉，拜蜀旌阳令，寻以晋室焚乱，弃官东归。因与吴君同游江左，会王敦作乱。真君乃假为符竹，求谒于敦，盖将欲止敦之暴，以存晋室也。一日，真君与郭璞同候于敦，敦蓄怒以见之，谓真君曰：“孤昨得一梦，拟请先生圆之，可乎？”真君曰：“请大将军具述。”敦曰：“孤梦将一木，上破其天，孤禅帝位，果十全乎？”许君曰：“此梦固非得吉。”敦曰：“请问其说。”真君曰：“木上破天，是未字也，明公未可妄动，晋祚固未衰耳。”王敦怒，因令郭璞筮之。卦成，景纯曰：“无成。”又问其寿。璞曰：“明公若起事，祸将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敦大怒，又问曰：“卿寿几何？”璞曰：“余寿尽今日。”敦怒，令武士执璞出，将赴刑焉。

是时，二真君方与敦饮酒，许君掷杯梁上，飞绕梁间。敦等举目看杯，许君坐中隐身。于是南出晋关，抵庐江口，因召船师，载往钟陵。是时，船师曰：“我虽有此船，且无人力乘驾，无由载君。”真君曰：“汝但以船载我，我当自与行船。”仍谓船师曰：“汝宜入船，闭门深隐，若闻船行疾速，不得辄有潜窥。”于是腾舟离水，凌空入云。真君谈论端坐，顷刻之间，已抵庐山金阙洞之西北紫霄峰顶。真君意欲暂过洞中，龙行既低，其船拽拨林木，戛刺响骇，其声异常，舟师不免偷

目潜窥。二龙知人见之，峰顶委舟而去。真君谓船师曰：“汝违吾教，惊触二龙，委弃此船万仞峰顶。吾缘贪与众真除荡妖害，暂须离此，游涉江湖。汝既失船，徒返人世，汝可隐此紫霄峰上，游览匡庐。”示之以服饵灵草之门，指之以遁迹地仙之术。由是舟师之船底，遗迹尚存。

后于豫章遇一少年，容仪修整，自称慎郎。许君与之谈话，知非人类，指顾之间，少年告去。真君谓门人曰：“适来年少，乃是蛟蜃之精，吾念江西累为洪水所害，若非翦戮，恐致逃遁。”蜃精知真君识之，潜于龙沙洲北，化为黄牛。真君以道眼遥观，谓弟子施大王曰：“彼之精怪，化作黄牛，我今化其身为黑牛，仍以手巾挂膊，将以认之。汝见牛奔斗，当以剑截彼。”真君乃化身而去。俄顷，果见黑牛奔趁黄牛而来，大王以剑挥牛，中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许君所化黑牛，趁后亦入井内。其蜃精复从此井奔走，径归潭州，却化为人。先是，蜃精化为美少年，聪明爽隽，而又富于宝货。知潭州刺史贾玉，有女端丽，欲求贵婿以匹之。蜃精乃广用财宝，赂遗贾公亲近，遂获为伉俪焉。自后与妻于衙署后院而居。每至春夏之间，常求旅游江湖，归则珍宝财货，数余万计，贾使君之亲姻僮仆，莫不赖之而成豪富。至是，蜃精一身空归，且云，被盗所伤。举家叹惋之际，典客者报云，有道流姓许字敬之，求见使君。贾公遽见之。真君谓贾公曰：“闻君有贵婿，略请见之。”贾公乃命慎郎出与道流相见。慎郎怖畏，托疾潜藏。真君厉声而言曰，“此是江湖害物，蛟蜃老魅，焉敢遁形！”于是蜃精复变本形，宛转堂下，寻为吏兵所杀。真君又令将其二子出，以水巽之，即化为小屋。妻贾氏，几欲变身，父母恳真君，遂与神符救疗。仍令穿其宅下丈余，已旁亘无际矣。真君谓贾玉曰：“汝家骨肉几为鱼鳖也，今须速移，不得暂停。”贾玉仓

皇徙居。俄顷之间，官舍崩没，白浪腾涌，即今旧迹宛然在焉。

真君以东晋孝武帝太康二年八月一日，于洪州西山，举家四十二口，拔宅上升而去，唯有石函、药臼各一所，车轂一具，与真君所御锦帐，复自云中堕于故宅，乡人因于其地置游帷观焉。（出《十二真君传》）

吴真君

吴真君名猛，字世云，家于豫章武宁县。七岁，事父母以孝闻，夏寝卧不驱蚊蚋，盖恐其去而噬其亲也。及长，事南海太守鲍靖，因语至道，将游钟陵。江波浩淼，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画水而渡，观者奇之。猛有道术，忽一日狂风暴起，猛乃书符掷于屋上，有一青鸟衔符而去，须臾风定。人或问之。答曰：“南湖有遭此风者，其中二道人呼天求救，故以此拯焉。”后人访寻，果如所述。时武宁县令干庆死，三日未殓，猛往哭之，因云：“令长固未合死，今吾当为上天讼之。”猛遂卧庆尸旁，数日俱还。时方盛暑，尸枢坏乱，其魂恶，不欲复入，猛强排之，乃复重苏。庆弟晋著作郎宝，感其兄及睹亡父殉妾复生，因撰《搜神记》，备行于世。猛后于西平乘白鹿宝车，冲虚而去。（出《十二真君传》）

万宝常

万宝常不知何许人也。生而聪颖，妙达锺律，遍工八音。常于野中遇十许人，车服鲜丽，麾幢森列，如有所待，宝常趋避之。此人使人召至前曰：“上帝以子天授音律之性，将传八音于季末之世，救将坏之乐。然正始之声，子未备知也，使钧

天之官，以示子玄微之要。”命坐而教以历代之乐，理乱之音，靡不周述，宝常毕记之。良久，群仙凌空而去。宝常还家，已五日矣。自此，人间之乐，无不精究。尝与人同食之际，言及声律，时无乐器，宝常以食器杂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宫商毕备，谐作丝竹，大为时人所赏。历周泊隋，落拓不仕。开皇初，沛国公郑译，定乐成，奏之，文帝召宝常，问其可否。常曰：“此亡国之音，哀怨浮散，非正雅之声。”极言其不可。诏令宝常创造乐器，而其声率下，不与旧同。又云：“世有《周礼》旋宫之义，自汉魏以来，知音者皆不能通之。”宝常创之，人皆哂笑。于是试令为之，应手成曲，众咸嗟异。由是损益乐器，不可胜纪。然其声雅澹，不合于俗，人皆不好，卒寝而不行，宝常听太常之乐，泣谓人曰：“淫厉而哀，天下不久相杀尽。”当时海内晏安，天下全盛，人闻其言，大为不尔。及大业之末，卒验其事。是时郑译、何妥、卢贲、苏道、萧吉、王令言皆能于雅乐，安马驹、曾妙达、王长通、敦金乐等能作新声，皆心服宝常，言其天假矣。宝常无子，尝谓其友曰：“吾不堪，病则孤矣。”因病，妻窃其财物而逃，几至饿殍。忽一夕，先所遇神仙来降其家曰：“汝舍九天之高逸，念下土之尘爱，沦没于兹，限将毕矣。须记得云亭宫之会乎？”宝常懵然，良久乃悟。他日，谓邻人曰：“吾偶自仙宫谪于人世，即将去矣。”旬日，不知所之。（出《仙传拾遗》）

李筌

李筌号达观子，居少室山，好神仙之道，常历名山，博采方术。至嵩山虎口岩，得《黄帝阴符经》本，绢素书，朱漆轴，緘以玉匣，题云：“大魏真君一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谦之，

藏诸名山，用传同好。”其本糜烂，笱抄读数千遍，竟不晓其义理。因入秦至骊山下，逢一老母，发髻当顶，余发半垂，弊衣扶杖，神状甚异，路傍见遗火烧树，因自语曰：“火生于木，祸发必克？”笱惊而问之曰：“此《黄帝阴符》上文，母何得而言之？”母曰：“吾授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少年从何而得之？”笱稽首再拜，具告所得。母曰：“少年颧骨贯于生门，命轮齐于日角，血脉未减，心影不偏，性贤而好法，神勇而乐至，真是吾弟子也。然四十五当有大厄。”因出丹书符一通，贯于杖端，令笱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于是坐於石上，与笱说《阴符》之义，曰：“此符凡三百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术，一百言演法，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国安民之法，下有强兵战胜之术，皆内出心机，外合人事。观其精微，《黄庭内景》不足以为玄；鉴其至要，经传子史不足以为文；任其智巧，孙、吴、韩、白不足以为奇。非有道之士，不可使闻之。故至人用之得其道，君子用之得其术，常人用之得其殃，职分不同也。如传同好，必清斋而授之。有本者为师，受书者为弟子，不得以富贵为重，贫贱为轻，违者夺纪二十。本命日诵七遍，益心机，加年寿。每年七月七日，写一本藏名山石岩中，得加算。”久之，母曰：“已晡时矣，吾有麦饭，相与为食。”袖中出一瓠，令笱谷中取水。水既满矣，瓠忽重百余斤，力不能制，而沉泉中。及还，已失老母，但留麦饭数升于石上而已。有将略，作《太白阴符》十卷；有相业，著《中台志》十卷。时为李林甫所排，位不显，竟入名山访道，不知所终。（出《神仙感遇传》）

卷第十五 神仙十五

道士王纂

道士王纂

道士王纂者，金坛人也，居马迹山。常以阴功救物，仁逮蠢类。值西晋之末，中原乱离，饥馑既臻，疫疠乃作，时有毒瘴，殒毙者多，闾里凋荒，死亡枕藉。纂于静室，飞章告玄，三夕之中，继之以泣。至第三夜，有光如昼，照其家庭，即有瑞风景云，纷郁空际。俄而异香天乐，下集庭中，介金执锐之士三千余人，罗列若有所候。顷之，珠幢宝幡，霓旒羽节，红旗锦旆各二，相对前引，幢居其前，节最居后。又四青童执花捧香，二侍女捧案，地舒锦席，前立巨屏，左右龙虎将军，侍从官将，各二十许人，立屏两面，若有备卫焉。复有金甲大将军二十六人，神王十人，次龙虎二君之外，班列肃如也。须臾，笙簧骇空。自北而至，五色奇光，灼烁艳逸。一人佩剑持版而前，告纂曰：“太上道君至矣。”于是，百宝大座，自空而下，太上大道君，侍二真人，二天帝。在座之上，道君五色莲花，二真二帝立侍焉。纂拜手迎谒，跪伏于地。道君曰：“子愍念生民，形于章真，剖心投血，感动幽冥。地司列言，吾得以鉴躬于子矣。”纂匍匐礼谢竟。道君告曰：“夫一阴一阳，化育万物，而五行为之用。五行互有相胜，各有盛衰，代谢推迁，间不容息。是以生生不停，气气相续。亿劫已来，未始暂

辍也。得其生者，合于纯阳，升于天而仙；得其死者，沦于至阴，在地而为鬼。鬼物之中，自有优劣强弱，刚柔善恶，与人世无异。玉皇天尊，虑鬼神之肆横害于人也，常命五帝三官，检制部御之，律令刑章，罔不明备。然而季世之民，浇伪者众，淳源既散，妖诈萌生。不忠于君，不孝于亲，违三纲五常之教，自投死地。由于六天故气，魔鬼之徒，与历代已来，将败军死，聚结为党，亦戕害生民。驾雨乘风，因衰伺隙，为种种病。中伤极多，亦有不终天年，罹其夭枉者。昔于杜阳宫出《神咒经》，授真人唐平，使其流布，以救于物，民间有之。世人见王翦、白起之名，谓为虚诞。此盖从来将领者，生为兵统，死为鬼帅，有功者迁为阴官，残害者犹居魔属，乘五行败气，为瘵为瘥。然以阳为惮，以神咒服之，自当弭戢矣。今以《神化》、《神咒》二经，复授于子，按而行之，以拯护万民也。”即命侍童，披九光之韞，以《神化经》及《三五大斋之诀》，授之于纂曰：“勉而勤之，阴功克成，真阶可冀也！”言讫，千乘万骑，西北而举，升还上清矣。纂按经品斋科，行于江表，疫毒镇弭，生灵又康。自晋及兹，蒙其福者，不可胜纪焉。（出《神仙感遇传》）

真白先生

真白先生陶君，讳弘景，字通明，吴荆州牧浚七世孙，丹阳人也。母初娠，梦青龙出怀，并二天人降，手执香炉。觉语左右，言当孕男子，非凡人，多恐无后。及生，标异，幼而聪识，长而博达，因读《神仙传》，有乘云驭龙之志。年十七，与江、褚炫、刘俊为宋朝“升明四友”。仕齐，历诸王侍读。年二十余，稍服食，后就兴世观主孙先生咨禀经法，精行道要。

殆通幽洞微，转奉朝请，乃拜表解职。答诏优叹，赐与甚厚。公卿祖之于征虏亭，供帐甚盛，咸云：“宋齐已来，未有斯事。”遂入茅山，又得杨许真书。遂登岩告静，自称“华阳稳居”，书疏亦以此代姓名。至明帝时，议欲迎往蒋山，恳辞得止。然敕命饷赆，恒为繁极。乃造三层楼栖止，身居其上，弟子居中，接宾于下，令一小竖传度而已。潜光隐耀，内修秘密，深诚所诣。远属灵人，可谓感而遂通矣。

身長七尺八寸，为性圆通谦谨，心如明镜，遇物便了。深慕张良之为人，率性轻虚，飘飘然颇有云间兴。其所通者，皆得于心，非傍识所能及。长于诂正谬伪，地理历算，文不空发，成即为体。造浑天仪，转之，与天相会。其撰《真诰》《隐诀》，注《老子》等书，二百余卷。

至永元三年，深藏向晦。及梁武帝革命，议国号未定，先生乃引诸讖记，定梁应运之符。又择交禅日，灵验昭著。敕使入山，宣旨酬谢。帝既早与之交游，自此后动静必报。先生既得秘旨妙诀，以为神丹可成，恒苦无药。帝给之，又手敕咨迓，先生因画二牛：一散放于水间；一著金笼，一人执绳，以杖驱之。帝笑曰：“此人无所不作，欲效曳尾龟，岂可致邪？”其时每有大事，无不已前陈奏，时人谓之“山中宰相”。以大同初，献二刀，一名“善胜”，一名“成胜”，为佳宝。梁武初未知道教，先生渐悟之，后诣张天师道裕，建立玄坛三百所，皆先生之资也。梁帝《金楼子》云：“予于隐士重陶真白，士大夫重周弘正。其于义理，精博无穷，亦一时名士也。”

先生尝作诗云：“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谭空。不信昭阳殿，化作单于宫。”其时人皆谈空理，不习武事，侯景之难，亦如所言。先生以大同二年丙辰岁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告化，时年八十一，颜色不变，屈伸如常，室中香气，积日不散。以其

月十四日，窆于雷平山，同轩辕之葬衣冠，如子乔之藏剑舄，比于兹日，可得符焉。诏追赠中散大夫，谥“贞白先生”，仍敕舍人监护。马枢《得道传》云：“受蓬莱都水监，弟子数百人。有先得道者，唯王远知、陆逸冲、桓清远嗣先生之德焉。唐天宝元年，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太保，梁邵陵王萧纶为碑铭焉。（出《神仙感遇传》）

桓

桓者，不知何许人也，事华阳陶先生为执役之士，辛勤十余年。性常谨默沉静，奉役之外，无所营为。一旦，有二青童白鹤自空而下，集隐居庭中。隐居欣然临轩接之。青童曰：“太上命求桓先生耳。”隐居默然，心计门人无姓桓者，命求之，乃执役桓君耳。问其所修何道而致此。桓君曰：“修默朝之道积年，亲朝太帝九年矣，乃有今日之召。”将升天。陶君欲师之。桓固执谦卑，不获请。陶君曰：“某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得非有过，而淹延在世乎？愿为访之，他日相告。”于是桓君服天衣，驾白鹤，升天而去。三日，密降陶君之室言曰：“君子阴功著矣，所修《本草》，以虻虫水蛭辈为药，功虽及人，而害于物命。以此一纪之后，当解形去世，署蓬莱都水监耳。”言讫乃去。陶君复以草木之药可代物命者，著别行《本草》三卷，以赎其过焉。”后果解形得道。（出《神仙感遇传》）（明抄本作《神仙拾遗》）

兰公

兖州曲阜县高平乡九原里，有至人兰公。家族百余口，精

专孝行，感动乾坤。忽有斗中真人，下降兰公之舍，自称孝悌王。云居日中为仙王，月中为明王，斗中为孝悌王。夫孝至于天，日月为之明；孝至于地，万物为之生；孝至于民，王道为之成。且其三才肇分，始于三气。三气者，玉清三天也。玉清境是元始太圣真王治化也；太清者，玄道流行，虚无自然，玉皇所治也。吾于上清已下，托化人间，示陈孝悌之教。后晋代尝有真仙许逊，传吾孝道之宗，是为众仙之长。”因付兰公至道秘旨。于是兰公获斯妙诀，颖悟真机，默辨往由，顾知前事。因与里人共出郊野，忽睹古冢三所，乃云：“此是吾三仙解化之坟，请民报官，令移冢旁之路，勿令人物践踏。”吏乃讯于兰公，此言以何验实。公曰：“第一冢者，昔有真人骸骨，今乃已得复形，是为地仙，长生久视。第二冢见有仙衣一对，道经一函，复有一人，方如醉卧，发之良久，乃能话谈，此以太阴炼形，绵养真气耳。第三冢有玉液丹，服之，白日便当冲翬。”于时官吏与兰公对开三冢，其所明验，一一并同。兰公乃诣冢间，躬取仙衣挂体，又取金丹服之，招邀卧冢二真人，同共耸身而轻举。官吏悔谢，虔恳拜陈，启问兰公，何时下降。公曰：“我自此，每十日一至于斯，更逾数年，百日一降，施行孝道，宜准玄科，接济樊笼，符臻至道。”自尔，吴都十五童子，丹阳三岁灵孩，泊于兰公，并是仙之化现也。所传孝道之秘法，别有宝经一帙，金丹一合，铜符铁券，得之者唯高明大使许真君焉。（出《十二真君传》）

阮基

阮基者，河内人也。以周武帝建德七年，因射熊入王屋山东北，见一道士坐松树下，神状奇异。基遂舍弓矢，稽首起居

已。师命基曰：“可暂往观中眺望。”岩间忽有一童子，引基到观门。台殿严丽，皆饰以金玉；土地清静，皆紺碧琉璃；行树端直，绿叶朱实，清风时起，锵然有声。基于门下观览，心神惶怖。载拜请退，即至师所，师笑曰：“汝不敢进邪？”基曰：“凡夫肉人，不识大道，忽于今日，得睹天堂，情诚喜悦，不能自胜。愿师弘慈，济基沉溺。”师曰：“汝积罪人也，先身微缘，今得遇我。汝命将尽，其奈之何？”基闻，不胜惶悚，叩头千百，求乞生津。师遂令基，舍恶从善，誓弃弓矢，乃授基《智惠上品十戒》，兼为设蔬食，食讫令去。基载拜奉辞，师曰：“汝命绝之时，吾将度汝。”

其年冬，基得暴病而卒，唯左手一指尚暖。家人不即葬之，三日而活，久能言。言云：“初见黄衣使者二人，执文书，引基去，忽至一处，状如台府，至屏门，使者引入。见大厅上有官人隐隐，阶前小吏数十人，皆执簿书，或青或黑。有一吏执黑簿，谓基曰：‘汝积罪深厚，应入地狱。’基闻，仓卒惶怖，莫知何言。良久思之，忽忆圣师，心中作念：‘初别之时，言临命绝时，必来度汝。’今日危困，幸垂救济。’须臾，天西北瑞云忽起，云车冉冉，自空而下，直至阶前，去地丈余而止。乃见圣师在车中坐，冥官见之，皆稽首作礼。圣师曰：‘我有弟子在此，故来度之。’乃取经一卷付基。基载拜跪受，题云《太上救苦经》。令基读之一遍，冥官皆稽首受命听讫。谓基曰：‘可去，勿住此，深勤精进，后更与汝相见。’言讫，失师所在，唯觉香气氛氲久之。乃见一黄衣使者，引基至家，唯闻家号泣之声，基乃还活。”凝坐良久，追忆梦中经，不遗一字。乃慎持念，遂抄录传于世。复辞亲友，入王屋山，莫知所在。（出《神仙感遇传》）

卷第十六 神仙十六

杜子春

杜子春

杜子春者，盖周隋间人，少落拓，不事家产，然以志气闲旷，纵酒闲游，资产荡尽，投于亲故，皆以不事事见弃。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长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于东市西门，饥寒之色可掬，仰天长吁。有一老人策杖于前，问曰：“君子何叹？”春言其心，且愤其亲戚之疏薄也，感激之气，发于颜色。老人曰：“几缗则丰用？”子春曰：“三五万则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万。”曰：“未也。”乃言“百万”。亦曰：“未也。”曰：“三百万。”乃曰：“可矣。”于是袖出一缗曰：“给子今夕，明日午时，候子于西市波斯邸，慎无后期。”及时子春往，老人果与钱三百万，不告姓名而去。子春既富，荡心复炽，自以为终身不复羁旅也。乘肥衣轻，会酒徒，征丝管，歌舞于倡楼，不复以治生为意。一二年间，稍稍而尽，衣服车马，易贵从贱，去马而驴，去驴而徒，倏忽如初。既而复无计，自叹于市门，发声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复如此，奇哉。吾将复济子，几缗方可？”子春惭不应。老人因逼之，子春愧谢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时，来前期处。”子春忍愧而往，得钱一千万。未受之初，愤发以为从此谋身治生，石季伦、猗顿小竖耳。钱既入手，

心又翻然，纵适之情，又却如故。不一二年，间，贫过旧日。复遇老人于故处，子春不胜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牵裾止之，又曰：“嗟乎拙谋也。”因与三千万，曰：“此而不痊，则子贫在膏肓矣。”子春曰：“吾落拓邪游，生涯罄尽，亲戚豪族，无相顾者。独此叟三给我，我何以当之？”因谓老人曰：“吾得此，人间之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衣食，于名教复圆矣。感叟深惠，立事之后，唯叟所使。”老人曰：“吾心也！子治生毕，来岁中元，见我于老君双桧下。”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遂转资扬州，买良田百顷，郭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余间，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侄，迁祔付族亲，恩者煦之，仇者复之。既毕事，及期而往。老人者方啸于二桧之阴，遂与登华山云台峰，入四十里余，见一处，室屋严洁，非常人居，彩云遥覆，惊鹤飞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药炉，高九尺余，紫焰光发，灼焕窗户。玉女九人环炉而立；青龙白虎，分据前后。其时日将暮，老人者不复俗衣，乃黄冠缝帔士也。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遗子春，令速食之。取一虎皮，铺于内西壁，东向而坐，戒曰：“慎勿语，虽尊神恶鬼夜叉，猛兽地狱，及君之亲属，为所困缚万苦，皆非真实。但当不动不语，宜安心莫惧，终无所苦。当一心念吾所言。”言讫而去。子春视庭，唯一巨瓮，满中贮水而已。道士适去，旌旗戈甲，千乘万骑，遍满崖谷，呵叱之声，震动天地。有一人称大将军，身長丈余，人马皆着金甲，光芒射人，亲卫数百人，皆杖剑张弓，直入堂前，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将军。”左右竦剑而前，逼问姓名，又问作何物，皆不对。问者大怒，摧斩争射之声如雷，竟不应。将军者极怒而去，俄而猛虎毒龙，狡狴狮子，蝮蝎万计，哮吼拿攫而争前欲搏噬，或跳过其上。子春神色不动，有顷而散。既而大雨滂澍，雷电晦暝，火轮走其左右，电光掣其前后，目

不得开。须臾，庭际水深丈余，流电吼雷，势若山川开破，不可制止。瞬息之间，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顾。未顷而将军者复来，引牛头狱卒，奇貌鬼神，将大镬汤而置子春前，长枪两叉，四面周匝，传命曰：“肯言姓名即放。不肯言，即当心取叉置之镬中。”又不应。因执其妻来，拽于阶下，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应。及鞭捶流血，或射或斫，或煮或烧，苦不可忍。其妻号哭曰：“诚为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执巾栉，奉事十余年矣。今为尊鬼所执，不胜其苦！不敢望君匍匐拜乞，但得公一言，即全性命矣。人谁无情，君乃忍惜一言？”雨泪庭中，且咒且骂，春终不顾。将军且曰：“吾不能毒汝妻耶！”

“令取锉碓，从脚寸寸锉之。妻叫哭愈急，竟不顾之。将军曰：“此贼妖术已成，不可使久在世间。”敕左右斩之。斩讫，魂魄被领见阎罗王。曰：“此乃云台峰妖民乎？捉付狱中。”

“于是铜铁杖、碓捣磨、火坑镬汤、刀山剑树之苦，无不备尝。然心念道士之言，亦似可忍，竟不呻吟。狱卒告受罪毕，王曰：“此人阴贼，不合得作男，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单父县丞王劝家，生而多病，针灸药医，略无停日。亦尝坠火堕床，痛苦不齐，终不失声。俄而长大，容色绝代，而口无声，其家目为哑女，亲戚狎者，侮之万端，终不能对。

同乡有进士卢圭者，闻其容而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哑辞之，卢曰：“苟为妻而贤，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长舌之妇。”乃许之。卢生备六礼，亲迎为妻。数年，恩情甚笃，生一男，仅二岁，聪慧无敌。卢抱儿与之言，不应；多方引之，终无辞。卢大怒曰：“昔贾大夫之妻鄙其夫，才不笑，然观其射雉，尚释其憾。今吾陋不及贾，而文艺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为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两足，以头扑于石上，应手而碎，血溅数步。子春爱生于心，忽忘其约，不觉失声云

：“噫……”噫声未息，身坐故处，道士者亦在其前，初五更矣。见其紫焰穿屋上，大火起四合，屋室俱焚。道士叹曰：“措大误余乃如是。”因提其发投水瓮中，未顷火息。道士前曰：“吾子之心，喜怒哀惧恶欲皆忘矣，所未臻者爱而已。向使子无噫声，吾之药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难得也！吾药可重炼，而子之身犹为世界所容矣，勉之哉。”遥指路使归。子春强登基观焉，其炉已坏，中有铁柱大如臂，长数尺。道士脱衣，以刀子削之。子春既归，愧其忘誓，复自效以谢其过。行至云台峰，绝无人迹，叹恨而归。（出《续玄怪录》）（今见《玄怪录》卷一）

张老

张老者，扬州六合县园叟也。其邻有韦恕者，梁天监中，自扬州曹掾秩满而来，有长女既笄，召里中媒媼，令访良婿。张老闻之喜，而候媒于韦门。媼出，张老固延入，且备酒食。酒阑，谓媼曰：“闻韦氏有女将适人，求良才于媼，有之乎？”曰：“然。”曰：“某诚衰迈，灌园之业，亦可衣食。幸为求之，事成厚谢。”媼大骂而去。他日又邀媼，媼曰：“叟何不自度，岂有衣冠子女，肯嫁园叟耶？此家诚贫，士大夫家之敌者不少，顾叟非匹。吾安能为叟一杯酒，乃取辱于韦氏？”叟固曰：“强为吾一言之，言不从，即吾命也。”媼不得已，冒责而入言之。韦氏大怒曰：“媼以我贫，轻我乃如是？且韦家焉有此事。况园叟何人，敢发此议！叟固不足责，媼何无别之甚耶？”媼曰：“诚非所宜言，为叟所逼，不得不达其意。”韦怒曰：“为吾报之，令日内得五百缗则可。”媼出，以告张老。乃曰：“诺。”未几，车载纳于韦氏。诸韦大惊曰：“

前言戏之耳，且此翁为园。何以致此，吾度其必无而言之。今不移时而钱到，当如之何？”乃使人潜候其女，女亦不恨，乃曰：“此固命乎。”遂许焉。

张老既娶韦氏，园业不废，负秽耒耨地，鬻蔬不辍。其妻躬执爨濯，了无忤色，亲戚恶之，亦不能止。数年，中外之有识者责恕曰：“君家诚贫，乡里岂无贫子弟，奈何以女妻园叟？既弃之，何不令远去也？”他日，恕致酒，召女及张老，酒酣，微露其意。张老起曰：“所以不即去者，恐有留念。今既相厌，去亦何难。某王屋山下有一小庄，明旦且归耳。”天将曙，来别韦氏：“他岁相思，可令大兄往天坛山南相访。”遂令妻骑驴戴笠，张老策杖相随而去，绝无消息。后数年，恕念其女，以为蓬头垢面，不可识也。令其男义方访之。到天坛南，适遇一昆仑奴，驾黄牛耕田，问曰：“此有张老家庄否？”昆仑投杖拜曰：“大郎子何久不来？庄去此甚近，某当前引。”遂与俱东去。

初上一山，山下有水，过水连绵凡十余处，景色渐异，不与人间同。忽下一山，其水北朱户甲第，楼阁参差，花木繁荣，烟云鲜媚，鸾鹤孔雀，徊翔其间，歌管嘹亮耳目。昆仑指曰：“此张家庄也。”韦惊骇莫测。俄而及门，门有紫衣人吏，拜引入厅中。铺陈之华，目所未睹，异香氤氲，遍满崖谷。忽闻珠珰之声渐近，二青衣出曰：“阿郎来此。”次见十数青衣，容色绝代，相对而行，若有所引。俄见一人，戴远游冠，衣朱绡，曳朱履，徐出门。一青衣引韦前拜，仪状伟然，容色芳嫩，细视之，乃张老也。言曰：“人世劳苦，若在火中，身未清凉，愁焰又炽，而无斯须泰时。兄久客寄，何以自娱？贤妹略梳头，即当奉见。”因揖令坐。未几，一青衣来曰：“娘子已梳头毕。”遂引入，见妹于堂前。其堂沉香为梁，玳瑁帖门，碧

玉窗，珍珠箔，阶砌皆冷滑碧色，不辨其物。其妹服饰之盛，世间未见。略叙寒暄，问尊长而已，意甚卤莽。有顷进饌，精美芳馨，不可名状。食讫，馆韦于内厅。明日方曙，张老与韦生坐，忽有一青衣，附耳而语。长老笑曰：“宅中有客，安得暮归？”因曰：“小妹暂欲游蓬莱山，贤妹亦当去。然未暮即归，兄但憩此。”张老揖而入。

俄而五云起于庭中，鸾凤飞翔，丝竹并作，张老及妹，各乘一凤，余从乘鹤者十数人，渐上空中，正东而去，望之已没，犹隐隐闻音乐之声。韦君在后，小青衣供侍甚谨。迨暮，稍闻笙簧之音，倏忽复到。及下于庭，张老与妻见韦曰：“独居大寂寞，然此地神仙之府，非俗人得游。以兄宿命，合得到此，然亦不可久居，明日当奉别耳。”及时，妹复出别兄，殷勤传语父母而已。张老曰：“人世遐远，不及作书，奉金二十镒。”并与一故席帽曰：“兄若无钱，可于扬州北邸卖药王老家，取一千万，持此为信。”遂别，复令昆仑奴送出。却到天坛，昆仑奴拜别而去。韦自荷金而归，其家惊讶。问之，或以为神仙，或以为妖妄，不知所谓。五六年间金尽，欲取王老钱，复疑其妄。或曰：“取尔许钱，不持一字，此帽安足信？”既而困极，其家强逼之曰：“必不得钱，亦何伤？”乃往扬州。入北邸，而王老者方当肆陈药。韦前曰：“叟何姓？”曰：“姓王。”韦曰：“张老令取钱一千万，持此帽为信。”王曰：“钱即实有，席帽是乎？”韦曰：“叟可验之，岂不识耶？”王老未语，有小女出青布帋中曰：“张老常过，令缝帽顶，其时无皂线，以红线缝之。线色手踪，皆可自验。”因取看之，果是也。遂得载钱而归，乃信真神仙也。其家又思女，复遣义方往天坛南寻之。到即千山万水，不复有路。时逢樵人，亦无知张老庄者，悲思浩然而归，举家以为仙俗路殊，无相见期。

又寻王老，亦去矣。后数年，义方偶游扬州，间行北邙前，忽见张家昆仑奴前曰：“大郎家中何如？娘子虽不得归，如日侍左右，家中事无巨细，莫不知之。”因出怀金十斤以奉曰：“娘子令送与大郎君，阿郎与王老会饮于此酒家，大郎且坐，昆仑当入报。”义方坐于酒旗下，日暮不见出，乃入观之，饮者满坐，坐上并无二老，亦无昆仑。取金视之，乃真金也，惊叹而归。又以供数年之食，后不复知张老所在。（出《续玄怪录》）（此条见今本《玄怪录》）

卷第十七 神仙十七

裴谡

裴谡

裴谡、王敬伯、梁芳，约为方外之友，隋大业中，相与入白鹿山学道，谓黄白可成，不死之药可致，云飞羽化，无非积学，辛勤采炼，手足胼胝，十数年间。无何，梁芳死，敬伯谓谡曰：“吾所以去国忘家，耳绝丝竹，口厌肥豢，目弃奇色，去华屋而乐茆斋，贱欢娱而贵寂寞者，岂非凯乘云驾鹤，游戏蓬壶，纵其不成，亦望长生，寿毕天地耳。今仙海无涯，长生未致，辛勤于云山之外，不免就死。敬伯所乐，将下山乘肥衣轻，听歌玩色，游于京洛。意足然后求达，建功立事，以荣耀人寰。纵不能憩三山，饮瑶池，骖龙衣霞，歌鸾舞凤，与仙官为侣。且腰金拖紫，图形凌烟，厕卿大夫之间，何如哉！子盍归乎？无空死深山。”谡曰：“吾乃梦醒者，不复低迷。”敬伯遂归，谡留之不得。

时唐贞观初，以旧籍调授左武卫骑曹参军，大将军赵儂之以女，数年间，迁大理廷评，衣绯。奉使淮南，舟行过高邮，制使之行，呵叱风生，舟船不敢动。时天微雨，忽有一渔舟突过，中有老人，衣蓑戴笠，鼓棹而去，其疾如风。敬伯以为吾乃制使，威振远近，此渔父敢突过。试视之，乃谡也，遂令追之。因请维舟，延之坐内，握手慰之曰：“兄久居深山，

抛掷名宦而无成，到此极也。夫风不可系，影不可捕，古人倦夜长，尚秉烛游，况少年白昼而掷之乎？敬伯自出山数年，今廷尉评事矣。昨者推狱平允，乃天锡命服。淮南疑狱，今谏于有司，上择详明吏覆讯之，敬伯预其选，故有是行。虽未可言宦达，比之山叟，自谓差胜。兄甘劳苦，竟如曩日，奇哉奇哉！今何所须，当以奉给。”谏曰：“吾侪野人，心近云鹤，未可以腐鼠吓也。吾沉子浮，鱼鸟各适，何必矜炫也？夫人世之所须者，吾当给尔，子何以赠我？吾与山中之友，市药于广陵，亦有息肩之地。青园桥东，有数里樱桃园，园北车门，即吾宅也。子公事少隙，当寻我于此。”遂倏然而去。

敬伯到广陵十余日，事少闲，思谏言，因出寻之。果有车门，试问之，乃裴宅也。人引以入，初尚荒凉，移步愈佳，行数百步，方及大门，楼阁重复，花木鲜秀，似非人境。烟翠葱茏，景色妍媚，不可形状。香风飒来，神清气爽，飘飘然有凌云之意，不复以使车为重，视其身若腐鼠，视其徒若蝼蚁。既而稍闻剑佩之声，二青衣出曰：“裴朗来。”俄有一人，衣冠伟然，仪貌奇丽。敬伯前拜，视之乃谏也。裴慰之曰：“尘界仕宦，久食腥膻，愁欲之火，焰于心中，负之而行，固甚劳困。”遂揖以入，坐于中堂。窗户栋梁，饰以异宝，屏帐皆画云鹤。有顷，四青衣捧碧玉台盘而至，器物珍异，皆非人世所有；香醪嘉饌，目所未窥。既而日将暮，命其促席，燃九光之灯，光华满坐。女乐二十人，皆绝代之色，列坐其前。裴顾小黄头曰：“王评事者，吾山中之友，道情不固，弃吾下山，别近十年，才为廷尉属。今俗心已就，须俗妓以乐之。顾伶家女无足召者，当召士大夫之女已适人者，如近无姝丽，五千里内，皆可择之。”小黄头唯唯而去。诸妓调碧玉箏，调未谐，而黄头已复命，引一妓自西阶登，拜裴席前。裴指曰：“参评事。”敬伯答拜，

细视之，乃敬伯妻赵氏。而敬伯惊讶不敢言，妻亦甚骇，目之不已。遂令坐玉阶下，一青衣捧玳瑁箏授之，赵素所善也，因令与坐妓合曲以送酒。敬伯坐间，取一殷色朱李投之，赵顾敬伯，潜系于衣带。妓奏之曲，赵皆不能逐，裴乃令随赵所奏，时时停之，以呈其曲。其歌虽非云韶九奏之乐，而清亮宛转，酬献极欢。天将曙，裴召前黄头曰：“送赵夫人。”且谓曰：“此堂乃九天画堂，常人不到。吾昔与王为方外之交，怜其为俗所迷，自投汤火，以智自烧，以明自贼，将沉浮于生死海中，求岸不得，故命于此，一以醒之。今日之会，诚再难得，亦夫人宿命，乃得暂游，云山万重，复往劳苦，无辞也。”赵拜而去。裴谓敬伯曰：“评公使车留此一宿，得无惊郡将乎，宜且就馆，未赴阙闲时，访我可也。尘路遐远，万愁攻人，努力自爱。”敬伯拜谢而去。复五日，将还，潜诣取别，其门不复有宅，乃荒凉之地，烟草极目，惆怅而返。及京奏事毕，将归私第，诸赵竞怒曰：“女子诚陋，不足以奉事君子。然已辱厚礼，亦宜敬之。夫上以承先祖，下以继后事，岂苟而已哉。奈何以妖术致之万里，而娱人之视听乎？朱李尚在，其言足徵，何讳乎！”敬伯尽言之，且曰：“当此之时，敬伯亦自不测。此盖裴之道成矣，以此相炫也。”其妻亦记得裴言，遂不复责。吁，神仙之变化，诚如此乎？将幻者鬻术以致惑乎？固非常智之所及。且夫雀为蛤，雉为蜃，人为虎，腐草为萤，蜣螂为蝉，鯢为鹏，万物之变化，书传之记者，不可以智达，况耳目之外乎？（出《玄怪录》）

卢李二生

昔有卢李二生，隐居太白山读书，兼习吐纳导引之术，一

旦，李生告归曰：“某不能甘此寒苦，且浪迹江湖，诀别而去。后李生知桔子园，人吏隐欺，欠折官钱数万贯，羈縻不得东归，贫甚，偶过扬州阿使桥，逢一人，草躡布衫，视之乃卢生。生昔号二舅，李生与语，哀其褴褛。卢生大骂曰：“我贫贱何畏？公不作好，弃身凡弊之所，又有欠负，且被囚拘，尚有面目以相见乎？”李生厚谢，二舅笑曰：“居处不远，明日即将奉迎。”至旦，果有一仆者，驰骏足来云：“二舅遣迎郎君。”既去，马疾如风，过城南数十里，路侧朱门斜开，二舅出迎。皇冠霞帔，容貌光泽，侍婢数十人，与桥下仪状全别。邀李生中堂宴饌，名花异木，若在云霄。又累呈药物，皆殊美。既夜，引李生入北亭命酌，曰：“兼与公求得佐酒者，颇善箜篌。”须臾，红烛引一女子至，容色极艳，新声甚嘉。李生视箜篌上，有朱字一行云：“天际识归舟，云间辨江树。”罢酒，二舅曰：“莫愿作婚姻否？此人名家，质貌若此。”李生曰：“某安敢？”二舅许为成之，又曰：“公所欠官钱多少？”曰：“二万贯。”乃与一拄杖曰：“将此于波斯店取钱，可从此学道，无自秽身陷盐铁也。”才晓，前马至，二舅令李生去。送出门。波斯见拄杖，惊曰：“此卢二舅拄杖，何以得之？”依言付钱，遂得无事。其年，往汴州，行军陆长源以女嫁之。既婚，颇类卢二舅北亭子所睹者。复解箜篌，果有朱书字，视之，《天际》之诗两句也。李生具说扬州城南卢二舅亭中筵宴之事。妻曰：“少年兄弟戏书此。昨梦见使者云‘仙官追’，一如公所言也。”李生叹讶，却寻二舅之居，唯见荒草，不复睹亭台也。（出《逸史》）

薛肇

薛肇，不知何许人也，与进士崔宇于庐山读书。同志四人，

二人业未成而去，崔宇勤苦，寻已擢第。唯肇独以修道为务，不知师匠何人，数年之间，已得神仙之道。庐山下有患风劳者，积年医药不效，尸居候时而已。肇过其门，憩树阴下，因语及疾者，肇欲视之，既见曰：“此甚易耳，可以愈也。”留丹一粒，小于粒米，谓疾者所亲曰：“明晨掐半粒，水吞之，自当有应。未愈，三日外更服半粒也。”其家自以久疾求医，所费钜万，尚未致愈，疾者柴立，仅存余喘，岂此半粟而能救耶。明日试服之，疾者已起，泊午能饮食，策杖而行。如此三日，充盛康壮。又服半粒，即神气迈逸，肌肤如玉，髭发青鬢，状可二十岁许人。月余，肇复来曰：“子有骨，值吾此药，不唯愈疾，兼可得道矣。”乃授其所修之要。此人遂登五老峰，访洞府而去。崔宇既及第，寻授东畿尉，赴任，过三乡耶驿，忽逢薛肇，下马叙旧，见肇颜貌风尘，颇有哀嗟之色。宇自以擢第拜官，扬扬矜负，会话久之，日已晡矣，薛谓崔曰：“贫居不远，难于相逢，过所居宵话，可乎？”崔许之。随薛而行，仆乘皆留店中。初入一小径，甚荒梗，行一二里间，田畴花木，皆异凡境。良久已及，高楼大门，殿阁森沉，若王者所理。崔心惊异之，薛先入，有数十人拥接升殿。然后召崔升阶，与坐款话。久之，谓崔曰：“子有好官，未可此住，但一宵话旧可尔。”促令召乐开筵。顷刻，即于别殿宴乐。更无诸客，唯崔、薛二人，女乐四十余辈，拜坐奏乐，选女妓十辈同饮。有一箜篌妓，最为姝颖，崔与并坐。崔见箜篌上有十字云：“天际识归舟，云间辨江树。”崔默记之。席散，薛问崔坐中所悦，以箜篌者对，薛曰：“他日与君，今且未可。”及明，与崔送别，遗金三十斤，送至官路，惨别而去。崔至官月余，求婚得柳氏。常疑曾识而不记其处。暇日，命取箜篌理曲，崔见十字书在焉，问其故，云：“某时患热疾，梦中见使人追云：

‘西城大仙陈溪薛君有客，五百里内解音声处女尽追。’可四十余人，因随去。与薛及客崔少府同饮一夕，觉来疾已愈。薛君即神仙也，崔少府风貌，与君无异。”各话其事，大为惊骇，方知薛已得道尔（明抄本此处有”与卢李二公事相类，故附焉“十一字）。（出《仙传拾遗》）

卷第十八 神仙十八

柳归舜

柳归舜

吴兴柳归舜，隋开皇二十年，自江南抵巴陵，大风吹至君山下，因维舟登岸，寻小径，不觉行四五里，兴酣，逾越溪涧，不由径路，忽道傍有一大石，表里洞澈，圆而砥平，周匝六七亩，其外尽生翠竹，圆大如盎，高百余尺，叶曳白云，森罗映天，清风徐吹，戛戛为丝竹音。石中央又生一树，高百余尺，条干偃阴为五色，翠叶如盘，花径尺余，色深碧，蕊深红，异香成烟，著物霏霏。有鹦鹉数千，丹嘴翠衣，尾长二三尺，翱翔其间，相呼姓字，音旨清越，有名武游郎者，有名阿苏儿者，有名武仙郎者，有名自在先生者，有名踏莲露者，有名凤花台者，有名戴蝉儿者，有名多花子者。或有唱歌者曰：“吾此曲是汉武钩弋夫人常所唱，词曰：‘戴蝉儿，分明传与君王语。建章殿里未得归，朱箔金缸双凤舞。’”名阿苏儿者曰：“我忆阿娇深宫下泪，唱曰：‘昔请司马相如为作《长门赋》，徒使费百金，君王终不顾。’”又有诵司马相如《大人赋》者曰：“吾初学赋时，为赵昭仪抽七宝钗横鞭，余痛不彻，今日诵得，还是终身一艺。”名武游郎者言：“余昔见汉武帝，乘郁金楫，泛积翠池，自吹紫玉笛，音韵朗畅。帝意欢适，李夫人歌以随，歌曰：‘顾鄙贱，奉恩私。愿吾君，万岁期。’”又名武仙郎

者问归舜曰：“君何姓氏行第？”归舜曰：“姓柳，第十二。”曰：“柳十二自何许来？”归舜曰：“吾将至巴陵，遭风泊舟，兴酣至此耳。”武仙郎曰：“柳十二官，偶因遭风，得臻异境，此所谓因病致妍耳。然下官禽鸟，不能致力生人，为足下转达桂家三十娘子。”因遥呼曰：“阿春，此间有客。”即有紫云数片，自西南飞来，去地丈余，云气渐散，遂见珠楼翠幕，重槛飞楹，周匝石际。一青衣自户出，年始十三四，身衣珠翠，颜甚姝美，谓归舜曰：“三十娘子使阿春传语郎君，贫居僻远，劳此检校，不知朝来食否？请垂略坐，以具蔬饌。”即有捧水精床出者，归舜再让而坐。阿春因教凤花台鸟：“何不看客？三十娘子以黄郎不在，不敢接对郎君。汝若等闲，似前度受捶。”有一鸚鵡即飞至曰：“吾乃凤花台也。近有一篇，君能听乎？”归舜曰：“平生所好，实契所愿。”凤花台乃曰：“吾昨过蓬莱玉楼，因有一章诗曰：‘露接朝阳生，海波翻水晶。玉楼瞰寥廓，天地相照明。此时下栖止，投迹依旧楹。顾余复何忝，日侍群仙行’。”归舜曰：“丽则丽矣，足下师乃谁人？”凤花台曰：“仆在王丹左右一千余岁，杜兰香教我真，东方朔授我秘诀。汉武帝求太中大夫，遂在石渠署见扬雄、王褒等赋颂，始晓箴论。王莽之乱，方得还吴。后为朱然所得，转遗陆逊，复见机、云制作，方学缀篇什。机、云被戮，便至于此，殊不知近日谁为宗匠。”归舜曰：“薛道衡、江总也。”因诵数篇示之。凤花台曰：“近代非不靡丽，殊少骨气。”俄而阿春捧赤玉盘，珍羞万品，目所不识，甘香裂鼻。饮食讫，忽有二道士自空飞下，顾见归舜曰：“大难得，与鸚鵡相对。君非柳十二乎？君船以风便，索君甚急，何不促回？”因投一尺绮曰：“以此掩眼，即去矣。”归舜从之，忽如身飞，却坠巴陵，达舟所。舟人欲发，问之，失归舜已三日。

矣。后却至此，泊舟寻访，不复再见也。（出《续玄怪录》）

元藏几

处士元藏几，自言后魏清河孝王之孙也。隋炀帝时，官任奉信郎。大业九年，为过海使判官，无何，风浪坏船，黑雾四合，同济者皆不免，而藏几独为破木所载，殆经半月，忽达于洲岛间。洲人问其从来，则瞽然具以事告。洲人曰：“此沧洲，去中国已数万里。”乃出菖蒲花桃花酒饮之，而神气清爽。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月，地土宜五谷，人多不死。出凤凰、孔雀、灵牛、神马之属；更产分蒂瓜，长二尺，其色如椹，二颗二蒂；有碧枣丹栗，皆大如梨。其洲人多衣缝掖衣，戴远游冠，与之话中国事，则历历如在目前。所居或金阙银台，玉楼紫阁，奏箫韶之乐，饮香露之醕。洲上有久视之山，山下出澄水泉，其泉阔一百步，亦谓之流渠，虽投之金石，终不沉没，故洲人以瓦铁为船舫。更有金池，方十数里，水石泥沙，皆如金色，其中有四足鱼，今刑部卢员外浚云：“金义岭有池如盆，其中有鱼皆四足。”又有金莲花，洲人研之如泥，以间彩绘，光辉灿烂，与真无异，但不能拒火而已。更有金茎花如蝶，每微风至，则摇荡如飞，妇人竞采之以为首饰，且有语曰：“不戴金茎花，不得在仙家。”更以强木造船，其上多饰珠玉，以为游戏。强木，不沉木也。方一尺，重八百斤，巨石缁之，终不没。藏几淹留既久，忽念中国，洲人遂制凌风舸以送焉。激水如箭，不旬即达于东莱。问其国，乃皇唐也；询其年号，即贞元也。访其乡里，榛芜也；追其子孙，疏属也。有隋大业元年至贞元年末，已二百年矣。有二鸟，大类黄鹂，每翔翥空中，藏几呼之即至，或令衔珠，或令受人语，乃谓之转言鸟，出沧

州也。藏几工诗好酒，混俗无拘检，十数年间，遍游江表，人莫之知。而赵归真常与藏几弟子九华道士叶通微相遇，求得其实，归真以藏几之异备奏上。上令谒者赍手诏急徵，及至中路，忽然亡去。谒者惶恐，即上疏具言其故，上览疏咨嗟曰：“朕不如明皇帝，以降异人。”后有人见藏几泛小舟于海上。至今江表道流，大传其事焉。（出《杜阳编》）

文广通

文广通者，辰溪县滕村人也。县属辰州，溯州一百里，北岸次有滕村，广通居焉。本汉辰陵县。《武陵记》云：广通以宋元嘉二十六年，见有野猪食其稼，因举弩射中之。流血而走，寻血踪，越十余里，入一穴中。行三百许步，豁然明晓，忽见数百家居止，莫测其由来，视所射猪，已归村人圈中。俄有一叟出门曰：“汝非射吾猪者乎？”文曰：“猪来犯仆，非仆犯猪。”翁曰：“牵牛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夺之牛者，罪又重矣。”文因稽首谢过。翁云：“过而知改，是无过矣。此猪前缘，应有其报，君无谢焉。”翁呼文通至厅上，见十数书生，皆冠章甫之冠，服缝掖之衣，有博士，独一榻面南谈《老子》，又见西斋有十人相对，弹一弦琴，而五声自韵。有童子酌酒，呼令设客，文饮半酣，四体怡然，因尔辞退，观其墟陌人事，不异外间，觉其清虚独远，自是胜地，徘徊欲住。翁乃遣小儿送之，令坚关门，勿复令外人来也。文与小儿行，问其始末，答曰：“彼诸贤避夏桀难来此，因学道得仙。独榻座谈《老子》者，昔河上公也。仆汉时山阳王辅嗣，至此请问《老子》滞义。仆自扫门已来，于兹十纪，始蒙召进，得预门人，犹未深受要诀，只令守门。”至洞口，分别殷勤，自言相见末期。文通自

所入处，见所用弩皆已朽断。初谓少顷，已十二年矣。文通家已成丧讫，闻其归，乃举村惊疑。明日，与村人寻其穴口，唯见巨石塞之，烧凿不可为攻焉。（出《神仙感遇传》）

杨伯丑

杨伯丑，冯翊武乡人。好读《易》，隐于华山，隋开皇初，文帝搜访逸隐，闻其有道，徵至京师。见公卿不为礼，人无贵贱，皆汝之，人不能测。帝赐衣，着至朝堂，舍之而去。常被发佯狂，游行市里，形体垢秽，未尝栉沐。亦开肆卖卜，卦无不中。有人失马，诣伯丑卜之，伯丑方为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为作卦，曰：“可于西市东壁南第三店，为我买鱼作。”如其言，诣所指店中，果有人牵所失马而至，遂擒之。何妥尝与论《易》，闻妥之言，笑曰：“何用郑玄、王弼之言乎？”于是别理辨答，思理玄妙，大异先儒之旨。论者谓其有玄机，因问其所学，曰：“太华之下，金天洞中，我曾受羲皇所教之《易》，与大道玄同，理穷众妙，岂可与世儒常谈，而测神仙之旨乎？”数年复归华山上，后世世有人见之。（出《仙传拾遗》）

刘法师

唐贞观中，华阴云台观有刘法师者，炼气绝粒，迨二十年，每三元设斋，则见一人，衣缝掖面黧瘦，来居末坐，斋毕而去，如此者十余年，而衣服颜色不改。法师异而问之，对曰：“余姓张名公弼，住莲花峰东隅。”法师意此处无人之境，请同往。公弼怡然许之曰：“此中甚乐，师能便住，亦当无闷。”法师

遂随公弼行，三二十里，扳萝攀葛，才有鸟径，其崖谷险绝，虽猿狖穴不能过也，而公弼履之若夷途，法师从行亦无难。遂至一石壁，削成，高直千余仞，下临无底之谷，一逢阔数寸。法师与公弼，侧足而立。公弼乃以指扣石壁，中有人问曰：“为谁？”对曰：“某。”遂划然开一门，门中有天地日月。公弼将入，法师随公弼亦入，其人乃怒，谓公弼曰：“何故引外人来？”其人因阖门，则又成石壁矣。公弼曰：“此非他人，乃云台刘法师也，与余久故，故请此来，何见拒之深也？”又开门，纳公弼及法师。公弼曰：“法师此来甚饥，君可丰食遣之。”其人遂问法师：“便住否？”法师请以后期。其人遂取一盂水，以肘后青囊中刀圭粉和之，以饮法师，其味甚甘香，饮毕而饥渴之想顿除矣。公弼曰：“余昨云山中甚乐，君盍为戏，令法师观之？”其人乃以水巽东谷中，俄有苍龙白象各一对舞，舞甚妙；威凤彩鸾各一对歌，歌甚清。顷之，公弼送法师回，师却顾，唯见青崖丹壑，向之歌舞，一无所睹矣。及去观将近，公弼乃辞。法师至观，处置事毕，却寻公弼。则步步险阻，杳不可阶。法师痛恨前者不住，号天叫地，遂成腰疾。公弼更不复至矣。（出《续玄怪录》）

卷第十九 神仙十九

马周

马周

马周者，华山素灵宫仙官也。唐氏将受命，太上敕之下佐于国。而沉缅于酒，汨没风尘间二十年，栖旅困馁，所向拘碍，几为磕仆。闻袁天纲自蜀入秦，善于相术，因诣之，以决休咎。天纲目之良久曰：“五神奔散，尸居旦夕耳，何相之有邪！”周大惊，问以禳制之术。天纲曰：“可自此东直而行，当有老叟骑牛者，不得迫而与语，但随其行，此灾可除矣。”周如言而行，未出都门，果有老叟，骑牛出城，默随其后，缭绕村径，登一大山，周随至山顶，叟顾见之，下牛，坐于树下，与语曰：“太上命汝辅佐圣孙，创业拯世，何为昏沉于酒，自掇困饿。五神已散，正气凋沦，旦夕将死，而不修省邪？”周亦懵然未晓。叟曰：“汝本素灵宫仙官，今太华仙王，使人召汝。”即引入宫阙，经历宫门数重，至大殿之前，羽卫森肃，若帝王所居。趋至帘前，有宣言责之者，以其受命不恭，堕废所委，使还其旧署，自责省愆。叟与所使数人，送于东庑之外别院中。室宇宏丽，视其门，则姓名存焉。启钥而入，炉火鼎器，床榻茵席，宛如近所栖止，沉吟思之，未能了悟。忽有五人，服五方之衣，长大奇伟，立于前曰：“我皆先生五脏之神也。先生

酣酒流荡，浊辱于身，我等久归此矣。但闭目，将复于神室也。

“周瞑目顷之，忽觉心智明悟，并忆前事。二十余年，若旬日之间耳，复扃鐍所居，出仙王之庭，稽首谢过，再禀其命。来诣长安，明日复谒天纲。天纲惊曰：‘子何所遇邪？’已有瘳矣。六十日当一日九迁，百日位至丞相，勉自爱也？”如是，贞观中，敕文武官各贡理国之策，周之所贡，意出人表，是日拜拾遗、监察御史、里行。自此累居大任，入相中书令数年。一旦群仙降其室曰：“佐国功成，可以退矣，太乙征命，无复留也。”翌日无疾而终，谥曰忠公。其所著功业，匡赞国政，扬历品秩，国史有传，此不备书。（出《神仙拾遗》）

李林甫

唐右丞相李林甫，年二十，尚未读书，在东都，好游猎打球，驰逐鹰狗，每于城下槐坛下，骑驴击，略无休日。既惫舍驴，以两手返据地歇。一日，有道士甚丑陋，见李公踞地，徐言曰：“此有何乐，郎君如此爱也？”李怒顾曰：“关足下何事？”道士去，明日又复言之。李公幼聪悟，意其异人，乃摄衣起谢。道士曰：“郎君虽善此，然忽有颠坠之苦，则悔不可及。”李公请自此修谨，不复为也。道士笑曰：“与郎君后三日五更，会于此。”曰：“诺。”及往，道士已先至，曰：“为约何后？”李乃谢之。曰：“更三日复来。”李公夜半往，良久道士至。甚喜，谈笑极洽，且曰：“某行世间五百年，见郎君一人，已列仙籍，合白日升天。如不欲，则二十年宰相，重权在己。郎君且归，熟思之，后三日五更，复会于此。”李公回计之曰：“我是宗室，少豪侠，二十年宰相，重权在己，安可以白日升天易之乎？”计已决矣，及期往白。道士嗟

叹咄叱，如不自持，曰：“五百始见一人，可惜可惜。”李公悔，欲复之。道士曰：“不可也，神明知矣。”与之叙别人曰：“二十年宰相，生杀权在己，威振天下。然慎勿行阴贼，当为阴德，广救拔，无枉杀人。如此则三百年后，白日上升矣。官禄已至，可使入京。”李公匍匐泣拜，道士握手与别。

时李公堂叔为库部郎中，在京，遂诣。叔父以其纵荡，不甚记录之，颇惊曰：“汝何得至此？”曰：“某知向前之过，今故候觐，请改节读书，愿受鞭捶。”库部甚异之，亦未令就学，每有宾客，遣监杯盘之饰，无不修洁。或谓曰：“汝为吾著某事，虽雪深没踝，亦不去也。”库部益亲怜之，言于班行，知者甚众。自后以荫叙，累官至赞善大夫，不十年，遂为相矣。

权巧深密，能伺上旨，恩顾隆洽，独当衡轴，人情所畏，非臣下矣。数年后，自固益切，大起大狱，诛杀异己，冤死相继，都忘道士槐坛之言戒也。时李公之门，将有趋谒者，必望之而步，不敢乘马。忽一日方午，有人扣门，吏惊候之，见一道士甚枯瘦，曰：“愿报相公。”闻者呵而逐之外，吏又鞭缚送于府，道士微笑而去。明日日中复至，门者乘间而白。李公曰：“吾不记识，汝试为通。”及道士入，李公见之，醒然而悟，乃槐坛所睹也。惭悸之极，若无所措。却思二十年之事，今已至矣，所承教戒，曾不暂行。中心如疾，乃拜。道士迎笑曰：“相公安否？当时之请，并不见从，遣相公行阴德，今枉杀人，上天甚明，谴谪可畏，如何？”李公但磕额而已。道士留宿，李公尽除仆使，处于中堂，各居一榻。道士唯少食茶果，余无所进。至夜深，李公曰：“昔奉教言，尚有升天之挈，今复遂否？”道士曰：“缘相公所行，不合其道，有所辜责，又三百年。更六百年，乃如约矣。”李公曰：“某人间之数将满，既有罪谴，后当如何？”道士曰：“莫要知否？”

亦可一行。”李公降榻拜谢。曰：“相公安神静虑，万想俱遣，兀如枯株，即可俱也。”良久，李公曰：“某都无念虑矣。”乃下招曰：“可同往。”李公不觉，便随道士去。大门及春明门到辄自开，李公援道士衣而过。渐行十数里，李公素贵，尤不善行，困苦颇甚。道士亦自知之，曰：“莫思歇否？”乃相与坐于路隅，逡巡，以数节竹授李公曰：“可乘此，至地方止，慎不得开眼。”李公遂跨之，腾空而上，觉身泛大海，但闻风水之声。食顷止，见大郭邑。介士数百，罗列城门。道士至，迎拜，兼拜李公。约一里，到一府署。又入门，复有甲士，升阶至大殿。帐榻华侈，李公困，欲就帐卧，道士惊，牵起曰：“未可，恐不可回耳，此是相公身后之所处也。”曰：“审如是，某亦不恨。”道士笑曰：“兹介癍鳞之属，其间苦事亦不少。”遂却与李公出大门，复以竹杖授之，一如来时之状。入其宅，登堂，见身瞑坐于床上。道士乃呼曰：“相公相公。”李公遂觉。涕泗交流，稽首陈谢。明日别去，李公厚以金帛赠之，俱无所受，但挥手而已，曰：“勉旃。六百年后，方复见相公。”遂出门而逝，不知所在。

先是安禄山常养道术士，每语之曰：“我对天子，亦不恐惧。唯见李相公，若无地自容，何也？”术士曰：“公有阴兵五百，皆有铜头铁额，常在左右，何以如此？某安得见之。”

禄山乃奏请宰相宴于己宅，密遣术士于帘内窥伺。退曰：“奇也，某初见李相公，有一青衣童子，捧香炉而入，仆射侍卫，铜头铁额之类，皆穿屋逾墙，奔逆而走。某亦不知其故也。当是仙官暂谪在人间耳。”（出《逸史》）

郭子仪

郭子仪，华州人也，初从军沙塞间，因入京催军食，回至

银州十数里，日暮，忽风砂陡暗，行李不得，遂入道旁空屋中，籍地将宿。既夜，忽见左右皆有赤光，仰视空中，见辘轳车绣屋中，有一美女，坐床垂足，自天而下，俯视。子仪拜祝云：“今七月七日，必是织女降临，愿赐长寿富贵。”女笑曰：“大富贵，亦寿考。”言讫，冉冉升天，犹正视子仪，良久而隐。子仪后立功贵盛，威望倬划。大历初，镇河中，疾甚，三军忧惧，子仪请御医及幕宾王延昌、孙宿、赵惠伯、严郢等曰：“吾此疾自知未到衰殒。”因话所遇之事，众称贺忻悦。其后拜太尉尚书令尚父，年九十而薨。（出《神仙感遇传》）

韩

唐宰相韩，廉问浙西，颇强悍自负，常有不轨之志。一旦有商客李顺，泊船于京口堰下，夜深碇断，漂船不知所止。及明，泊一山下，风波稍定，上岸寻求。微有鸟径，行五六里，见一人乌巾。岸帻古服，与常有异，相引登山，诣一宫阙，台阁华丽，迥非人间。入门数重，庭除甚广，望殿遥拜，有人自帘中出，语之曰：“欲寓金陵韩公一书，无讶相劳也。”则出书一函，拜而受之。赞者引出门，送至舟所，因问赞者曰：“此为何处也？恐韩公诘问，又是何人致书？”答曰：“此东海广桑山也，是鲁国宣父仲尼，得道为真官，理于此山。韩公即仲由也，性强自恃，夫子恐其掇刑网，致书以谕之。”言讫别去。李顺却还舟中，有一使者戒舟中人曰：“安坐，勿惊惧，不得顾船外，逡巡则达旧所。若违此戒，必致倾覆。”舟中人皆如其言，不敢顾视，舟行如飞。顷之，复在京口堰下，不知所行几千万里也。既而诣衙，投所得之书。韩公发函视之，古文九字，皆科斗之书，了不可识。诘问其由，深以为异，拘縶

李顺，以为妖妄，欲加严刑，复博访能篆籀之人数辈，皆不能辨。有一客疣眉古服，自诣宾位，言善识古文。韩公见，以书示之。客捧书于顶，再拜贺曰：“此孔宣父之书，乃夏禹科斗文也，文曰：‘告韩，谨臣节，勿妄动。’”公异礼加敬，客出门，不知所止。韩惨然默坐，良久了然，自忆广桑之事，以为非远，厚礼遣谢李顺。自是恭黜谦谨，克保终始焉。（出《神仙感遇传》）

卷第二十 神仙二十

阴隐客

阴隐客

唐神龙元年，房州竹山县百姓阴隐客，家富，庄后穿井二年，已浚一千余尺而无水，隐客穿凿之志不辍，二年外一月余，工人忽闻地中鸡犬鸟雀声，更凿数尺，傍通一石穴，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数十步无所见，但扞壁傍行，俄转有如日月之光，遂下，其穴下连一山峰，工人乃下山，正立而视，则别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傍向万仞，千岩万壑，莫非灵景，石尽碧琉璃色，每岩壑中，皆有金银宫阙，有大树，身如竹有节，叶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盘。五色蛱蝶，翅大如扇，翔舞花间。五色鸟大如鹤，翱翔树杪。每岩中有清泉一眼，色如镜；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渐下至宫阙所，欲入询问。行至阙前，见牌上署曰“天桂山宫”，以银字书之。门两阁内，各有一人惊出。各长五尺余，童颜如玉，衣服轻细，如白雾绿烟，绛唇皓齿，须发如青丝，首冠金冠而跣足。顾谓工人曰：“汝胡为至此？”工人具陈本末。言未毕，门中有数十人出云：“怪有昏浊气。令责守门者。二人惶惧而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询问途次，所以未奏。”须臾，有绯衣一人传敕曰：“敕门吏礼而遣之。”工人拜谢未毕，门人曰：“汝已至此，何不求游览毕而返？”工人曰：“向者未敢，倘赐从容，乞乘便言之。

“门人遂通一玉简入，旋而玉简却出。门人执之，引工人行至清泉眼，令洗浴及浣衣服，又至白泉眼，令盥漱之。味如乳，甘美甚，连饮数掬，似醉而饱，遂为门人引下山。每至宫阙，只得于门外，而不许入。如是经行半日，至山趾，有一国城，皆是金银珉玉为宫室城楼，以玉字题云“梯仙国”。工人询于门人曰：“此国何如？”门人曰：“此皆诸仙初得仙者，关送此国，修行七十万日，然后得至诸天，或玉京蓬莱、昆阇姑射。然方得仙宫职位，主主印，飞行自在。”工人曰：“既是仙国，何在吾国之下界？”门人曰：“吾此国是下界之上仙国也，汝国之上，还有仙国如吾国，亦曰‘梯仙国’，一无所异。”言毕，谓工人曰：“卿可归矣”。遂却上山，寻旧路，又令饮白泉数掬。临至山顶求穴，门人曰：“汝来此虽顷刻，人间已数十年矣，却出旧穴，应不可矣。待吾奏请通天关钥匙送卿归。”工人拜谢。须臾，门人携金印及玉简，又引工人别路而上。至一大门，势侔楼阁，门有数人，俯伏面候。门人示金印，读玉简，划然开门。门人引工人上，才入门，为风云拥而去，因无所睹，唯闻门人云：“好去，为吾致意于赤城贞伯。”

“须臾云开，已在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顶洞中。出后，询阴隐客家，时人云：“已三四世矣。”开井之由，皆不能知。工人自寻其路，唯见一巨坑，乃崩井之所为也。时贞元七年矣。工人寻觅家人，了不知处。自后不乐人间，遂不食五谷，信足而行。数年后，有人于剑阁鸡冠山侧近逢之，后莫知所在。（出《博异志》）

谭宜

谭宜者，陵州民叔皮子也，开元末年生，生而有异，堕地

能言，数岁之中，身逾六尺，髭鬓风骨，不与常儿同。不饮不食，行及奔马。二十余岁，忽失所在，远近异之，以为神人也。至是父母思念，乡里追立庙以祀之。大历元年丙午，忽然到家，即霞冠羽衣，真仙流也，白父母曰：“儿为仙官，不当久有人世。虽父母忆念，又不宜作此祠庙，恐物所凭，妄作威福，以害于人，请为毁之。庙基之下，昔藏黄金甚多，撤庙之后，凿地取金，可以分济贫民，散遣乡里矣。”言讫，腾空而去。如其言，毁庙掘地，皆得金焉。所掘之处，灵泉涌出，澄澈异常，积雨不加，至旱不减。郡邑祷祝，必有灵应，因名“谭子池”，亦谓之“天池”。进士周郭藩，为诗以记其事曰：“澄水一百步，世名谭子池。余诘陵阳叟，此池当因谁？父老谓余说，本郡谭叔皮。开元末年中，生子字阿宜。坠地便能语，九岁多须眉。不饮亦不食，未尝言渴饥。十五能行走，快马不能追。二十入山林，一去无还期。父母忆念深，乡闾为立祠。大历元年春，此儿忽来归。头冠簪凤凰，身着霓裳衣。普遍拯疲俗，丁宁告亲知。余为神仙官，下界不可祈。恐为妖魅假，不如早平夷。此有黄金藏，镇在兹庙基。发掘散生聚，可以救贫羸。金出继灵泉，湛若清琉璃。泓澄表符瑞，水旱无竭时。言讫辞冲虚，杳霭上玄微。凡情留不得，攀望众号悲。寻禀神仙诫，彻庙开窥。果获无穷宝，均融沾困危。巨源出岭顶，喷涌世间稀。异境流千古，终年福四维。”（出《仙传拾遗》）

王可交

王可交，苏州昆山人也，以耕钓自业，居于松江南赵屯村。年三十余，莫知有真道。常取大鱼，自喜以槌击杀，煮之，捣蒜韭以食，常谓乐无以及。一旦棹渔舟，方击楫高歌入江，行

数里间，忽见一彩画花舫，漾于中流，有道士七人，皆年少，玉冠霞帔，服色各异，侍从十余人，总角云鬟。又四人黄衣乘舫。一人呼可交以姓名，方惊异，不觉渔舟已近舫侧。一道士令总角引可交上舫，见七人面前，各有青玉盘酒器果子，皆莹彻有光，可交莫识。又有女妓十余人，悉持乐器。可交远立于筵末，遍拜。七人共视可交，一人曰：“好骨相，合仙，生于凡贱，眉间已灸破矣。”一人曰：“与酒吃。”侍者泻酒，而樽中酒，再三泻之不出，侍者具以告。道士曰：“酒是灵物，必得入口，当换其骨。泻之不出，亦乃命也。”一人又曰：“与栗吃。”俄一人於筵上取二栗，付侍者与可交，令便吃。视之，其栗青赤，光如枣，长二寸许，啮之有皮，非人间之栗，肉脆而甘如饴，久之食方尽。一人曰：“王可交已见之矣，可令去。”命一黄衣送上岸，于船边觅所乘渔舟，不见。黄衣曰：“不必渔舟，但合眼自到。”于是合眼，若风水林木浩浩之声。令开眼已到，失黄衣所在，但见峰峦重叠，松柏参天，坐于草中石上，及望见有门楼，人出入，俄顷采樵者并僧十余人到，问可交何人，可交具以前事对。又问何日离家，可交曰：“今日早离家。”又问今日是何日，对是三月三日。樵者与僧惊：“今日是九月九，去三月三日已半年余。”可交问地是何所，僧曰：“此是天台山瀑布寺前也。”又问此去华亭多少地，僧曰：“水陆千余里。”可交自讶不已，乃为僧邀归寺，设食，可交但言饱，不喜闻食气，唯饮水耳。众僧审问，极异之，乃以状白唐兴县，以达台州，以闻。越州廉使王彊风素奉道，召之见，极以为非常之事，神仙变化不可测也。可交身长七尺余，仪貌殊异，言语清爽。彊风叹曰：“此诚真仙人也。”又以同姓，益敬之，饰以道服，而遣人至苏州，以诘其实。具言三月三日，可交乘渔舟入江不归，家人寻得渔舫，谓堕江死，漉

之无迹，妻子以招魂葬讫。王；风具以表闻，诏甚称异。后可交却归乡里，备话历历，及与乡人到江上，指所逢花舫之处依然。可交食栗后，已绝谷，动静若有神助，不复耕钓，乃挈妻子往四明山，二十余年，复出明州卖药，使人沽酒，得钱但施于人。时言药则壶公所授，酒则余杭阿母。相传药极祛疾，酒甚醉人。明州里巷，皆言王仙人药酒，世间不及。道俗多图其形像，有患疟及邪魅者，图于其侧即愈。后三十余年，却入四明山，不复出，今人时有见之者。（出《续神仙传》）

杨通幽

杨通幽，本名什伍，广汉什人。幼遇道士，教以撒召之术，受《三皇天文》，役命鬼神，无不立应。驱毒疔，剪氛邪，禳水旱，致风雨，是皆能之，而木讷疏傲，不拘于俗。其术数变异，远近称之。玄宗幸蜀，自马嵬之后，属念贵妃，往往辍食忘寐。近侍之臣，密令求访方士，冀少安圣虑。或云：“杨什伍有考召之法。”征至行朝，上问其事，对曰：“虽天上地下，冥冥之中，鬼神之内，皆可历而求之。”上大悦，于内置场，以行其术。是夕奏曰：“已于九地之下，鬼神之中，遍加搜访，不知其所。”上曰：“妃子当不坠于鬼神之伍矣。”二日夜，又奏曰：“九天之上，星辰日月之间，虚空杳冥之际，亦遍寻访而不知其处。”上悄然不悦曰：“未归天，复何之矣？”炷香冥烛，弥加恳至。三日夜，又奏曰：“于人寰之中，山川岳渎祠庙之内，十洲三岛江海之间，亦遍求访，莫知其所。后于东海之上，蓬莱之顶，南宫西庑，有群仙所居，上元女仙太真者，即贵妃也，谓什伍曰：‘我太上侍女，隶上元宫。圣上太阳朱宫真人，偶以宿缘世念，其愿颇重，圣上降居于世，’

我谪于人间，以为侍卫耳。此后一纪，自当相见，愿善保圣体，无复意念也。’乃取开元中所赐金钗钿合各半，玉龟子一，寄以为信，曰：‘圣上见此，自当醒忆矣。’言讫流涕而别。”什伍以此物进之，上潜然良久。乃曰：“师升天入地，通幽达冥，真得道神仙之士也。”手笔赐名“通幽”，赐物千段，金银各千两，良田五万亩，紫霞帔、白玉简，特加礼异，暇日问其所受之道，曰：“臣师乃西城王君青城真人，昔于后城山中，教以召命之术曰：‘可以辅赞太平之君，然后方得飞升之道。’戒以护气希言，目不妄视，绝声利，远嚣尘，则可以凌三界，登太清矣。”又问升天入地，何门而往，何所为碍。曰：“得道之人，入火不爇，入水不濡，蹑虚如履实，触实如蹈虚。虽九地之厚，巨海之广，八极之远，万方之大，应念倏忽，何所拘滞乎。所以然者，形与道合。道无不在，毫芒之细，万物之众，道皆居之。”上善其对，居数载，乃登后城山，葺静室于其顶，时还其家。门人言天真累降于静室，一旦与群真俱去。（出《仙传拾遗》）

卷第二十一 神仙二十一

孙思邈

孙思邈

孙思邈，雍州华原人也，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亦好释典。洛阳总管独孤信，见而叹曰：“此圣童也，但恨其器大识小，难为用也。”后周宣帝时，思邈以王室多故，遂隐居太白山。隋文帝辅政，徵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常谓所亲曰：“过是五十年，当有圣人出，吾方助之以济人。”及唐太宗即位，召诣京师，嗟其容色甚少，谓曰：“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姜门、广成，岂虚言哉。”将授以爵位，固辞不受。唐显庆四年，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又固辞不受。上元元年，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焉。当时名士如宋之问、孟诜、卢照邻等，皆执师弟之礼以事焉。思邈尝从幸九成宫。照邻病，留在其宅，时庭前有大梨树，照邻为之赋。其序曰：“癸酉之岁，余卧疾长安光德坊之官舍，户老云是鄱阳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废。时有处士孙思邈，道洽古今，学殚数术，高谈正一，则古之蒙庄子。深入不二，则今之维摩诘。至于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则洛下閎、安期先生之侑也。自云开皇辛酉岁生，年九十三矣。察之乡里，咸云数百岁。又共话周齐间事，历历如目见。以此参之，不啻百岁人矣。然犹视听不衰，神彩甚茂，可谓古之聪明博达

不死者也”。

时照邻有盛名，而染恶疾，嗟稟受之不同，昧遐天之殊致。因问思邈曰：“名医愈疾，其道如何？”对曰：“吾闻善言天者，必质于人；善言人者，必本于天。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代。其转运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凝而为霜雪，张而为虹霓。此天地之常数也。人有四肢五脏，一觉一寐，呼吸吐纳，循而为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音声，此人之常数也。阳用其精，阴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则生热，否则生寒，结而为疣赘，陷而为痈疽，奔而为喘乏，竭而为焦枯，诊发乎面，变动乎形。推此以及天地，则亦如之。故五纬盈缩，星辰失度，日月错行，彗孛流飞，此天地之危疹也。寒暑不时，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疣赘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痈疽也。奔风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泽不时，川源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圣人和之以道德，辅之以政事。故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又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谓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谓大胆也。‘不为利回，不为义疚，’行之方也。‘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智之圆也。”其文学也，颖出如是。其道术也，不可胜纪焉。

初魏徵等受诏修齐梁周隋等五代史，恐有遗漏，屡访于思邈，口以传授，有如目睹。东台侍郎孙处约，尝将其五子((1 廷))、徹、俊、侑、，以谒思邈。思邈曰：“俊当先贵，侑当晚达，侄最居重位，祸在执兵。”后皆如其言。太子詹事卢齐卿，自幼时请问人伦之事，思邈曰：“汝后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孙当为属吏，可自保也。”齐卿后为徐州刺史，思邈孙溥，果为徐州萧县丞。邈初谓齐卿言时，溥犹未生，而预知

其事。凡诸异迹，多如此焉。永淳元年卒，遗令薄葬，不藏冥器，不奠生牢。经月余，颜貌不改。举尸就木，空衣而已，时人异之。自注《老子》、《庄子》。撰《千金方》三十卷、《福祿论》三十卷、《摄生真》、《枕中素书》、《会三教论》各一卷。

开元中，复有人见隐于终南山，与宣律师相接，每来往参请宗旨。时大旱，西域僧请于昆明池结坛祈雨，诏有司备香灯，凡七日，缩水数尺，忽有老人夜诣宣律师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龙也。无雨时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脑将为药，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救护。”宣公辞曰：“贫道持律而已，可求孙先生。”老人因至，思邈谓曰：“我知昆明龙宫有仙方三十首，若能示予，予将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许妄传，今急矣，固无所吝。”有顷，捧方而至。思邈曰：“尔但还，无虑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涨，数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

又尝有神仙降，谓思邈曰：“尔所著《千金方》，济人之功，亦已广矣。而以物命为药，害物亦多。必为尸解之仙，不得白日轻举矣。昔真人桓 谓陶贞白，事亦如之，固吾子所知也。”其后思邈取草木之药，以代虻虫水蛭之命，作《千金方翼》三十篇，每篇有《龙宫仙》方一首，行之于世。及玄宗避羯胡之乱，西幸蜀。既至蜀，梦一叟须鬓尽白，衣黄襦，再拜于前，已而奏曰：“臣孙思邈也，庐于峨眉山有年矣。今闻銮驾幸成都，臣故候谒。”玄宗曰：“我熟识先生名久矣。今先生不远而至，亦将有所求乎？”思邈对曰：“臣隐居云泉，好饵金石药，闻此地出雄黄，愿以八十两为赐。脱遂臣请，幸降使赍至峨眉山。”玄宗诺之，悸然而寤。即诏寺臣陈忠盛挈雄黄八十两，往峨眉宣赐思邈。忠盛既奉诏，入峨眉，至屏风岭，见一叟貌甚俊古，衣黄襦，立于岭下。谓忠盛曰：“汝非天子

使乎？我即孙思邈也。”忠盛曰：“上命以雄黄赐先生。”其叟俛而受，既而曰：“吾蒙天子赐雄黄，今有表谢，属山居无翰墨，天使命笔札传写以进也。”忠盛即召吏执牋染翰。叟指一石曰：“表本在石上，君可录焉。”忠盛目其石，果有朱字百余，实表本也。遂誊写其字，写毕，视其叟与石，俱亡见矣。于是具以其事闻于玄宗，玄宗因问忠盛，叟之貌与梦者果同，由是益奇之。自是或隐或见。

咸通末，山下民家，有儿十余岁，不食荤血，父母以其好善，使于白水僧院为童子。忽有游客称孙处士，周游院中，袖中出汤末以授童子，曰：“为我如茶法煎来。”处士呷少许，以余汤与之，觉汤极美，愿赐一碗。处士曰：“此汤为汝来耳。”即以末方寸匕，更令煎吃，因与同侣话之，出门，处士已去矣。童子亦乘空而飞，众方惊异。顾视煎汤铤子，已成金矣。其后亦时有人见思邈者。（出《仙传拾遗》及《宣室志》）

司马承祯

司马承祯，字子微，博学能文，攻篆，迥为一体，号曰金剪刀书。隐于天台山玉霄峰，自号白云子。有服饵之术，则天累征之不起，睿宗雅尚道教，屡加尊异，承祯方赴召。睿宗问阴阳术数之事。承祯对曰：“老子经》云：‘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且心目所见知，每损之尚未能已，岂复攻乎异端而增智虑哉？”睿宗曰：“理身无为，则清高矣；理国无为，如之何？”对曰：“国犹身也，《老子》曰：‘留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乃无私焉，而天下理。’《易》曰：‘圣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无为而成。无为之旨，理国之要。”睿宗深赏异，留之欲加宠位，固辞，无何告归山，

乃赐宝琴花帔以遣之。公卿多赋诗以送。常侍徐彦伯，撮其美者三十余篇，为制序，名曰《白云记》，见传于世。时卢藏用早隐终南山，后登朝，居要官，见承祜将还天台，藏用指终南谓之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在天台。”承祜徐对曰：“以仆所观，乃仕途之捷径耳。”藏用有惭色。玄宗有天下，深好道术，累征承祜到京，留于内殿，颇加礼敬，问以延年度世之事。承祜隐而微言，玄宗亦传而秘之，故人莫得知也。由是玄宗理国四十余年，虽禄山犯关，銮舆幸蜀，及为上皇，回又七年，方始晏驾，诚由天数，岂非道力之助延长耶！初玄宗登封太岳回，问承祜：“五岳何神主之？”对曰：“岳者山之巨，能出云雨，潜储神仙，国之望者为之；然山林之神也，亦有仙官主之。”于是诏五岳于山顶列置仙官庙，自承祜始也。又蜀女真谢自然泛海将诣蓬莱求师，船为风飘，到一山，见道人指言：“天台山司马承祜，名在丹台，身居赤城，此真良师也。”蓬莱隔弱水三十万里，非舟楫可行，非飞仙无以到。自然乃回求承祜受度，后白日上升而去。承祜居山修行勤苦，年一百余岁，重颜轻健，若三十许人。有弟子七十余，一旦告弟子曰：“吾自居玉霄峰，东望蓬莱，常有真灵降驾。今为东海青童君、东华君所召，必须去人间。”俄顷气绝，若蝉蜕然解化矣。弟子葬其衣冠尔。（出《续仙传》（原缺出处，据《道藏》本《续仙传》卷下补）

尹君

唐故尚书李公诜镇北门时，有道士尹君者，隐晋山，不食粟，常饵柏叶，虽发尽白，而容状若童子，往往独游城市。里中有老父年八十余者，顾谓人曰：“吾孩提时，尝见李翁言，

李翁吾外祖也。”且曰：“我年七岁，已识尹君矣；迨今七十余年，而尹君容状如旧，得非神仙乎。吾且老，自度能几何为 人间人；汝方壮，当志尹君之容状。”自是及今七十余岁矣，而尹君曾无老色，岂非以千百岁为瞬息耶。北门从事冯翊严公绶，好奇者，慕尹之得道，每旬休，即驱驾而诣焉。其后严公自军司马为北门帅，遂迎尹君至府庭，馆于公署，终日与同席，常有异香自肌中发，公益重之。公有女弟学浮图氏，尝曰：“佛氏与黄老固殊致。”且怒其兄与道士游。后一日，密以堇酖致汤中，命尹君饮之。尹君即饮，惊而起曰：“吾其死乎！”俄吐出一物甚坚，有异香发其中。公命剖而视之，真麋脐也。自是尹君貌衰齿堕，其夕卒于馆中。严公既知女弟之所为也，怒且甚，即命部将治其丧。后二日，葬尹君于汾水西二十里。明年秋，有照圣观道士朱太虚，因投龙至晋山，忽遇尹君在山中，太虚惊而问曰：“师何为至此耶？”尹君笑曰：“吾去岁在北门，有人以堇酖饮我者，我故示之以死，然则堇酖安能败吾真耶！”言讫，忽亡所见。太虚窃异其事，及归，具白严公。曰：“吾闻仙人不死，脱有死者，乃尸解也；不然何变异之如是耶。”将命发其墓以验之，然虑惑于人，遂止其事。（出《宣室志》）

卷第二十二 神仙二十二

罗公远

罗公远

罗公远，本鄂州人也，刺史春设，观者倾郡。有一白衣人长丈余，貌甚异，随群众而至，门卫者皆怪之。俄有小童傍过，叱曰：“汝何故离本处，惊怖官司耶？不速去！”其人遂摄衣而走。吏乃擒小童至宴所，具白于刺史。刺史问其姓名，云：“姓罗，名公远，自幼好道术，适见守江龙上岸看，某趣令回。”刺史不信曰：“须令我见本形。”曰：“请俟后日。”至期，于水滨作一小坑，深才一尺，去岸丈余，引水入。刺史与郡人并看，逡巡，有鱼白色，长五六寸，随流而至，腾跃渐大，青烟如线，起自坎中，少顷，黑气满空，咫尺不辨。公远曰：“可以上津亭矣。”未至，电光注雨如泻，须臾即定。见一大白龙于江心，头与云连，食顷方灭。时玄宗酷好仙术，刺史具表其事以进。时玄宗与张果、叶法善棋，二人见之大笑曰：“村童事亦何解。”乃各握棋子十数枚，问曰：“此有何物？”曰：“空手。”及开果无，并在公远处，方大骇异。令与张、叶等齿坐。剑南有果初进，名为日熟子，张与叶以术取，每过午必至。其日，暨夜都不到，相顾而语曰：“莫是罗君否。”时天寒围炉，公远笑，于火中素树一箸，及此除之，遂至。叶诘使者，云欲到京，焰火亘天，无路可过；适火歇，方得度，

从此众皆敬伏。

开元中，中秋望夜，时玄宗于宫中玩月。公远奏曰：“陛下莫要至月中看否。”乃取拄杖，向空掷之，化为大桥，其色如银，请玄宗同登。约行数十里，精光夺目，寒色侵人，遂至大城阙。公远曰：“此月宫也。”见仙女数百，皆素练宽衣，舞于广庭。玄宗问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也。”玄宗密记其声调，遂回，却顾其桥，随步而灭。且召伶官，依其声调作《霓裳羽衣曲》。时武惠妃尤信金刚三藏，玄宗幸功德院，忽苦背痒。公远折竹枝，化七宝如意以进。玄宗大悦，顾谓三藏曰：“上人能致此乎？”曰：“此幻化耳，臣为陛下取真物。”乃袖中出七宝如意以进。公远所进者，即时化为竹枝耳。及玄宗幸东洛，武妃同行，在上阳宫麟趾殿，方将修殿，其庭有大方梁数丈，经六七尺，时公远、叶尊师、金刚三藏皆侍从焉，玄宗谓叶尊师曰：“吾方闲闷，可试小法以为乐也？师试为朕举此方木。”叶受诏作法，方木一头揭数尺，而一头不起。玄宗曰：“师之神力，何其失耶！”叶曰：“三藏使金刚善神，众压一头，故不举。”时玄宗奉道，武妃宗释，武妃颇有悦色，三藏亦阴心自欢，惟公远低头微哂。玄宗谓三藏曰：“师神咒有功，叶不能及，可为朕咒法善入澡瓶乎？”三藏受诏置瓶，使法善敷座而坐，遂咒法大佛顶真言，未终遍，叶身就瓶；不三二遍，叶举至瓶嘴；遍讫，拂然而入瓶。玄宗不悦，良久谓三藏曰：“师之功力，当得自在，既使其入，能为出乎？”三藏曰：“是僧之本法也。”即咒之，诵佛顶真言数遍，叶都不出。玄宗曰：“朕之法师，今为三藏所咒而没，不得见矣。”武妃失色，三藏大惧。玄宗谓公远曰：“将若之何得法善旋矣。”公远笑曰：“法善不远。”良久，高力士奏曰：“叶尊师入。”玄宗大惊曰：“铜瓶在此，自何所来！”

引入问之。对曰：“宁王邀臣吃饭，面奏的不放，臣适宁王家食讫而来，不因一咒，何以去也。”玄宗大笑，武妃、三藏皆贺。已而使叶设法。于是取三藏金襴袈裟摺之，以盆覆之。叶禹步叩齿，绕三匝曰：“太上老君摄去。”盆下袈裟之缕，随色皆摄，各为一聚。三藏曰：“惜哉金襴，至毁如此！”玄宗曰：“可正乎？”叶曰：“可。”又覆之，咒曰：“太上老君正之。”启之，袈裟如故。叶又取三藏钵，烧之烘赤，手捧以合三藏头，失声而走。玄宗大笑，公远曰：“陛下以为乐，乃道之末法也，叶师何用逞之？”玄宗曰：“师不能为朕作一术以欢朕耶？”公远曰：“请更问三藏法术何如？”三藏曰：“贫道请收固袈裟，试令罗公取，取不得则罗公输，取得则僧输。”于是令就道场院为之。三藏结坛焚香，自于坛上跏趺作法，取袈裟贮之银合；又安数重木函，皆有封锁，置于坛上。玄宗与武妃、叶公，皆见中有一重菩萨，外有一重金甲神人，外以一重金刚围之，贤圣比肩，环绕甚严，三藏观守，目不暂舍。公远坐绳床，言笑自若，玄宗与叶公皆视之，数食顷，玄宗曰：“何太迟迟，得无劳乎！”公远曰：“臣斗力，安敢自炫其能！但在陛下使三藏启观耳。”令开函取袈裟，虽封锁依然，中已空矣。玄宗大笑，公远奏曰：“请令人于臣院内，敕弟子开柜取来。”即令中使取之，须臾袈裟至。玄宗问之，公远曰：“菩萨力士，圣之中者，甲兵诸神，道之小者，皆可功参上界；至于太上至真之妙，非术士所知。适使玉清神女取之，则菩萨金刚不见其形，取若坦途，何碍之有？”玄宗大悦，赏赉无数。而叶公、三藏然后伏焉。

时玄宗欲学隐遁之术，对曰：“陛下玉书金格，以简于九清矣；真人降化，保国安人，诚宜习唐、虞之无为，继文、景之俭约，却宝剑而不御，弃名马而不乘，岂可以万乘之尊，四

海之贵，宗庙之重，社稷之大，而轻为旬小术，为戏玩之事乎？若尽臣术，必怀玺入人家，困于鱼服矣。”玄宗怒，骂之，遂走入殿柱中，数玄宗之过。玄宗愈怒，易柱破之，复入玉舄中，又易舄，破之为数十片，悉有公远之形。玄宗谢之，乃如故。玄宗后又坚学隐形之术，强之不已，因而教焉。然托身隐，常有不尽，或露裾带，或见影迹，玄宗怒斩之。其后数岁，中使辅仙玉，奉使入蜀，见公远于黑水道中，披云霞衲帔，策杖徐行，仙玉策马追之，常去十余步，竟莫能及。仙玉呼曰：“天师云水适意，岂不念内殿相识耶！”公远方伫立顾之。仙玉下马拜谒，从行数里。官道侧俯临长溪，旁有巨石，相与渡溪据石而坐。谓仙玉曰：“吾栖息林泉，以修真为务，自晋咸和年入蜀，访师诸山，久晦名迹，闻天子好道崇玄，乃舍烟霞放旷之乐，冒尘世腥膻之路，混迹鸡鹜之群，窥阅蜉蝣之境，不以为倦者，盖欲以至道之贵，俯教于人主耳。圣上延我于别殿，遽以灵药为索，我告以人间之腑脏，羣血充积，三田未虚，六气未洁，请俟他日以授之，以十年为限。不能守此诚约，加我以丹颈之戮，一何遑遽哉！然得道之人，与道气混合，岂可以世俗兵刃水火害于我哉！但念主上列丹华之籍，有玉京交契之旧，躬欲度之，眷眷之情，不能已已。”因袖中出书一缄，谓仙玉曰：“可以此上闻，云我姓维，名公远，静真先生弟子也，上必寤焉。”言罢而去，仍以蜀当归为寄，遂失所在。

仙玉还京师，以事及所寄之缄奏焉。玄宗览书，惘然不悵。仙玉出，公远已至，因即引谒。玄宗曰：“先生何改姓名耶？”对曰：“陛下尝去臣头，固改之耳。罗字去头，维字也；公字去头，公字也；蓬字去头，远字也。”玄宗稽首陈过，愿舍其尤。公远欣然曰：“盖戏之耳。夫得神仙之道者，劫运之灾，阳九之数，天地沦毁，尚不能害；况兵刃之属，那能为害也？”

“异日，玄宗复以长生为请，对曰：‘经有之焉，我命在我，匪由于他。当先内求而外得也。剖心灭智，草衣木食，非至尊所能。’因以《三峰歌》八首以进焉，其大旨乃玄素黄赤之使，还婴溯流之事。玄宗行之逾年，而神逸气旺，春秋愈高，而精力不惫。岁余，公远去，不知所之。天宝末，玄宗幸蜀，又于剑门奉迎銮辂，卫至成都，拂衣而去。乃玄宗自蜀还京，方悟蜀当归之寄矣。（出《神仙感遇传》及《仙传拾遗》、《逸史》等书）

仆仆先生

仆仆先生，不知何许人也，自云姓仆名仆，莫知其所由来。家于光州乐安县黄土山，凡三十余年，精思饵杏丹，衣服饮食如常人，卖药为业。开元三年，前无棣县令王滔寓居黄土山下，先生过之。滔命男弁为主，善待之。先生因授以杏丹术。时弁舅吴明为光州别驾，弁在舍。顷之，先生乘云而度，人吏数万皆睹之。弁乃仰告曰：“先生教弁丹术未成，奈何舍我而去。”时先生乘云而度，已十五过矣，人莫测；及弁与言，观者皆愕。或以告刺史李休光。休光召明而诘之曰：“子之甥乃与妖者友，子当执。”其舅因令弁往召之，弁至舍而先生至，具以状白。先生曰：“余道者，不欲与官人相遇。”弁曰：“彼致礼，便当化之；如妄动失节，当威之，使心伏于道。不亦可乎！”先生曰：“善”。乃诣休光府。休光踞见，且诘曰：“若仙当遂往矣；今去而复来，妖也。”先生曰：“麻姑、蔡经、王方平、孔申、二茅之属，问道于余，余说之未毕，故止，非他也。”休光愈怒，叱左右执之。龙虎见于侧，先生乘之而去，去地丈余，玄云四合，斯须雷电大至，碎庭槐十余株，

府舍皆震坏，观者无不奔溃。休光惧而走，失头巾，直吏收头巾，引妻子跳出府，因徙宅焉。休光以状闻，玄宗乃诏改乐安县为仙居县，就先生所居舍置仙堂观，以黄土村为仙堂府，县尉严正诲护营筑焉，度王弁为观主，兼谏议大夫，号通真先生。弁因饵杏丹却老，至大历十四年，凡六十六岁，而状可四十余，筋力称是。其后果州女子谢自然，白日上升。当自然学道时，神仙频降，有姓崔者，亦云名崔，有姓杜者，亦云名杜，其诸姓亦尔，则与仆仆先生姓名相类矣。无乃神仙降于人间，不欲以姓名行于时俗乎。后有人于义阳郊行者，日暮不达前村，忽见道旁草舍，因往投宿。室中唯一老人，问客所以。答曰：“天阴日短，至此昏黑，欲求一宿。”老人云：“宿即不妨，但无食耳。”久之，客苦饥甚。老人与药数丸，食之便饱。既明辞去，及其还也，忽见老人乘五色云，去地数十丈。客便遽礼，望之渐远。客至安陆，多为人说之，县官以为惑众，系而诘之。客云：“实见神仙。”然无以自免，乃向空祝曰：“仙公何事见，今受不测之罪。”言讫，有五色云自北方来，老人在云中坐，客方见释，县官再拜。问其姓氏。老人曰：“仆仆野人也，有何姓名。”州司画图奏闻，敕令于草屋之所，立仆仆先生庙，今见在。（出《异闻集》及《广异记》）

蓝采和

蓝采和，不知何许人也，常衣破蓝衫，六钗夸黑木腰带，阔三寸余，一脚着靴，一脚跣行，夏则衫内加絮，冬则卧于雪中，气出如蒸。每行歌于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长三尺余，常醉踏歌。老少皆随看之。机捷谐谑，人问，应声答之，笑皆绝倒。似狂非狂，行则振靴唱踏歌：“踏歌蓝采和，世界能几

何。红颜一椿树，流年一掷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纷纷来更多。朝骑鸾凤到碧落，暮见桑田生白波。长景明晖在空际，金银宫阙高嵯峨。”歌词极多，率皆仙意，人莫之测。但以钱与之，以长绳穿，拖地行。或散失，亦不回顾。或见贫人，即与之，及与酒家。周游天下，人有为儿童时至及斑白见之，颜状如故。后踏歌于濠梁间酒楼，乘醉，有云鹤笙箫声，忽然轻举于云中，掷下靴衫腰带拍板，冉冉而去。（出《续神仙传》）

卷第二十三 神仙二十三

王远知

王远知

道士王远知，本琅琊人也，父昙选，除扬州刺史，远知母，驾部郎中丁超女也。常梦彩云灵凤集其身上，因而有娠。又闻腹中声。沙门宝诰对昙选曰：“生子当为神仙宗伯。”远知少聪敏，博综群书。初入茅山，师事陶弘景，传其道法。及隋炀帝为晋王，镇扬州，起玉清玄坛，邀远知主之，使王子相、柳顾言相次召之。远知遂来谒见，斯须而须发变白。晋王惧而遣之，少选又复其旧。唐高祖之龙潜，远知尝密陈符命。武德中，秦王世民与幕属房玄龄微服以谒远知，远知迎谓曰：“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以实告。远知曰：“方作太平天子，愿自爱也。”太宗登极，将加重位，固请归山。贞观九年，润州茅山置太平观，并度二七人，降玺书慰勉之。后谓弟子潘师正曰：“见仙格，以吾小时误损一童子吻，不得白日升天。今见召为少室山伯，将行在即。”翌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卒，年一百二十六岁，谥曰升玄先生云。（出《谈宾录》）

益州老父

唐则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携一药壶于城中卖药，得钱

即转济贫乏，自常不食，时即饮净水，如此经岁余，百姓赖之，有疾得药者，无不愈。时或自游江岸，凝眸永日；又或登高引领，不语竟日。每遇有识者，必告之曰：“夫人一身，便如一国也。人之心即帝王也，傍列脏腑，即内辅也。外张九窍，则外臣也。故心有病则内外不可救之，又何异君乱于上，臣下不可正之哉！但凡欲身之无病，必须先正其心，不使乱求，不使狂思，不使嗜欲，不使迷惑，则心先无病。心先无病，则内辅之脏腑，虽有病不难疗也；外之九窍，亦无由受病矣。况药亦有君臣，有佐有使，苟或攻其病，君先臣次，然后用佐用使，自然合其宜。如以佐之药用之以使，使之药用之以佐，小不当其用，必自乱也，又何能攻人之病哉！此又象国家治人也。老夫用药，常以此为念。每遇人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窍之邪，悉纳其病，以至于良医自逃，名药不效，犹不知治身之病后时矣。悲夫！士君子记之。”忽一日独诣锦川，解衣净浴，探壶中，惟选一丸药，自吞之，谓众人曰：“老夫罪已满矣，今却归岛上。”俄化一白鹤飞去。衣与药壶，并没于水，永寻不见。（出《潇湘录》）

崔生

进士崔伟，尝游青城山，乘驴歇鞍，收放无仆使，驴走，趁不及，约行二十余里，至一洞口，已昏黑，驴复走入。崔生畏惧兼困，遂寝，及晓，觉洞中微明，遂入去。又十里，出洞门，望见草树岩壑，悉非人间所有。金城绛阙，被甲者数百，见生呵问。答曰：“尘俗贱士，愿谒仙翁。”守吏趋报，良久召见。一人居玉殿，披羽衣，身可长丈余，鬓发皓素，侍女满侧，皆有所执。延生上殿，与语甚喜。留宿，酒饌备极珍丰。

明日谓生曰：“此非人世，乃仙府也。驴走益远，予之奉邀。某惟一女，愿事君子。此亦冥数前定，不可免也。”生拜谢，顾左右，令将青合来，取药两丸，与生服讫。觉腑脏清莹，逡巡摩搔，皮若蝉蛻，视镜，如婴孩之貌。至夕，有霓旌羽盖，仙乐步虚，与妻相见。真人空际，皆以崔郎为戏。每朔望，仙伯乘鹤，上朝蕊宫，云：“某阶品尚以卑末，得在天真之列。必与崔生别，翩翻于云汉之内。岁余，嬉游佚乐无所比，因问曰：“某血属要与一诀，非有恋著也，请略暂回。”仙翁曰：“不得淹留，谴罪极大。”与符一道，云：“恐遭祸患，此可隐形；然慎不得游宫禁中。”临别，更与符一道云：“甚急即开。”却令取所乘驴付之。到京都，试往人家，皆不见，便入苑囿大内。会剑南进太真妃生日锦绣，乃窃其尤者以玩。上曰：“昼日贼无计至此。”乃召罗公远作法，讫，持朱书照之寝殿户外，后果得，具本末。上不信，令笞死，忽记先翁临行之符，遽发，公远与捉者皆僵仆。良久能起，即启玄宗曰：“此已居上界，杀之必不得；假使得之，臣辈便受祸，亦非国家之福。”玄宗乃释之，亲召与语曰：“汝莫妄居。”遂令百人具兵仗，同卫士同送，且覘其故，却至洞口，复见金城绛阙。仙伯严侍卫，出门呼曰：“崔郎不记吾言，几至颠蹶。”崔生拜讫将前，送者亦欲随至。仙翁以杖画成涧，深阔各数丈，令召崔生妻至，掷一领巾过，作五色彩桥，遣生登，随步即灭。既度，崔生回首曰：“即如此可以归矣。”须臾云雾四起，咫尺不见，唯闻鸾鹤笙歌之声，半日方散。遥望，惟空山而已，不复有物也。（出《逸史》）

冯俊

唐贞元初，广陵人冯俊，以佣工资生，多力而愚直，故易

售。常遇一道士，于市买药，置一囊，重百余斤，募能独负者，当倍酬其直。俊乃请行，至六合，约酬一千文，至彼取资。俊乃归告其妻而后从之。道士云：“从我行，不必直至六合，今欲从水路往彼，得舟且随我舟行，亦不减汝直。”俊从之，遂入小舟，与俊并道士共载。出江口数里，道士曰：“无风，上水不可至，吾施小术。”令二人皆伏舟中。道士独在船上，引帆持楫。二人在舟中，闻风浪声，度其船如在空中，惧不敢动。数食顷，遂令开船。召出，至一处，平湖渺然，前对山岭重叠。舟人久之方悟，乃是南湖庐山下星子湾也。道士上岸，令俊负药。船人即付船价。舟人敬惧不受。道士曰：“知汝是浔阳人，要当时至，以此便相假，岂为辞耶？”舟人遂拜受之而去，实江州人也。遂引俊负药，于乱石间行五六里，将至山下，有一大石方数丈，道士以小石扣之数十下，大石分为二，有一童出于石间，喜曰：“尊师归也。”道士遂引俊入石穴，初甚峻；下十丈余，旁行渐宽平；入数十步，其中洞明，有大石堂，道士数十，弈棋戏笑。见道士皆曰：“何晚也？”敕俊舍药，命左右速遣来人归。前道士命左右曰：“担人甚饥，与之饭食。”遂于瓷甌盛胡麻饭与之食，又与一碗浆，甘滑如乳，不知何物也。道士遂送俊出，谓曰：“劳汝远来，少有遗汝。”授与钱一千文，令系腰下。”至家解观之，自当有异耳。”又问家有几口。云：“妻儿五口。”授以丹药可百余粒。曰：“日食一粒。可百日不食。”俊辞曰：“此归路远，何由可知？”道士曰：“与汝图之。”遂引行乱石间，见一石卧如虎状，令俊骑上，以物蒙石头，俊执其末，如执轡焉。诚令闭目，候足著地即开。俊如言骑石，道士以鞭鞭石，遂觉此石举在空中而飞。时已向晚，如炊久，觉足蹶地，开目，已在广陵郭门矣。人家方始举烛，比至舍，妻儿犹惊其速。遂解腰下，皆金钱也。

自此不复为人佣工，广置田园，为富民焉。里人皆疑为盗也，后他处有盗发，里人意俊同之，遂执以诣府。时节使杜公亚重药术，好奇说。闻俊言，遂命取其金丹。丹至亚手，如坠地焉而失之，兼言郭外所乘之石犹在，遂舍之。亚由是精意于道，颇好烧炼，竟无所成。俊后寿终，子孙至富焉。（出《原化记》）

吕生

虞乡、永乐等县连接，其中道者往往而遇。有吕生者，居二邑间，为童儿时，不欲闻食气，因上山自 黄精煮服之，十年之后，并饵生者，俗饌并不进。日觉轻健，耐风寒，行若飘风，见文字及人语更不忘。母令读书，遂欲应明经。日念数卷，实非用功也，自不忘耳。后母逼令飧饭，不肯。与诸妹旦夕劝解，悉不从。因于酒中置猪脂，自捧以饮之曰：“我老矣，况酒道家不禁。”吕曰：“某自小不知味，实进不得。”乃逼于口鼻，嘘吸之际，一物自口中落，长二寸余。众共视之，乃黄金人子也。吕生乃僵卧不起，惟言困惫。其妹以香汤洗之，结于吕衣带中，移时方起。先是吕生年虽近六十，须发漆黑，及是皓首。母始悔之，却取金人，结处如旧，已不见之矣。吕生恨惋垂泣，再拜母出门去，云往茅山，更无其踪。（出《逸史》）

张李二公

唐开元中，有张、李二公，同志相与，于泰山学道。久之，李以皇枝，思仕宦，辞而归。张曰：“人各有志，为官其君志也，何忤焉？”天宝末，李仕至大理丞。属安禄山之乱，携其家累，自武关出而归襄阳寓居。寻奉使至扬州，途觐张子，

衣服泽弊，佯若自失。李氏有哀恤之意，求与同宿。张曰：“我主人颇有生计。”邀李同去，既至，门庭宏壮，俚从璀璨，状若贵人。李甚愕之，曰：“焉得如此！”张戒无言，且为所笑。既而极备珍膳，食毕，命诸杂伎女乐五人，悉持本乐，中有持箏者，酷似李之妻。李视之尤切，饮中而凝睇者数四，张问其故，李指箏者：“是似吾室，能不眷？”张笑曰：“天下有相似人。”及将散，张呼持箏妇，以林檎系裙带上，然后使回去，谓李曰：“君欲几多钱而遂其愿。”李云：“得三百千，当办己事。”张有故席帽，谓李曰：“可持此诣药铺，问王老家，’张三令持此取三百千贯钱？彼当与君也。”遂各散去。明日，李至其门，亭馆荒秽，扃钥久闭，至复无有人行踪。乃询傍舍求张三。邻人曰：“此刘道玄宅也，十余年无居者。”李叹讶良久，遂持帽诣王家求钱。王老令送帽问家人，审是张老帽否，其女云：“前所缀绿线犹在。”李问张是何人，王云：“是五十年前来茯苓主顾，今有二千余贯钱在药行中。”李领钱而回，重求，终不见矣。寻还襄阳，试索其妻裙带上，果得林檎，问其故，云：“昨夕梦见五六人追，云是张仙唤ㄣ箏。临别，以林檎系裙带上。”方知张已得仙矣。（出《广异记》）

卷第二十四 神仙二十四

许宣平

许宣平

许宣平，新安歙人也，唐睿宗景云中，隐于城阳山南坞，结庵以居，不知其服饵，但见不食。颜色若四十许人，行如奔马。时或负薪以卖，担常挂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腾腾拄之以归，独吟曰：“负薪朝出卖，沽酒日西归。路人莫问归何处，穿入白云行翠微。”尔来三十余年，或拯人悬危，或救人疾苦，城市人多访之，不见，但览庵壁题诗云：“隐居三十载，石室南山巅。静夜玩明月，明朝饮碧泉。樵人歌垅上，谷鸟戏岩前。乐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者多咏其诗。有时行长安，于驿路洛阳同华间传舍是处题之。天宝中，李白自翰林出，东游经传舍，览诗吟之，嗟叹曰：“此仙诗也。”乃诘之于人，得宣平之实。白于是游及新安，涉溪登山，累访之不得。乃题其庵壁曰：“我吟传舍诗，来访真人居。烟岭迷高迹，云林隔太虚。窥庭但萧索，倚柱空踌躇。应化辽天鹤，归当千岁余。”是冬野火燎其庵，莫知宣平踪迹。百余年后，咸通七年，郡人许明奴家有姬，常逐伴入山采樵，独于南山中见一人坐石上，方食桃，甚大，问姬曰：“汝许明奴家人也？我明奴之祖宣平。”姬言：“常闻已得仙矣！”曰：“汝归，为我语明奴，言我在此山中。与汝一桃食之，不可将出。山虎狼甚多，山神惜

此桃。” 姬乃食桃，甚美，顷之而尽。宣平遣姬随樵人归家言之，明奴之族甚异之，传闻于郡人。其后姬却食，日渐童颜，轻健愈常。中和年已后，兵荒相继，居人不安，明奴徙家避难，姬入山不归。今人采樵，或有见其姬，身衣藤叶，行疾如飞。逐之，升林木而去。（出《续仙传》）

刘清真

唐天宝中，有刘清真者，与其徒二十人于寿州作茶，人致一驮为货。至陈留遇贼，或有人导之令去魏郡，清真等复往。又遇一老僧，导往五台。清真等畏其劳苦，五台寺尚远，因邀清真等还兰若宿。清真等私议，疑老僧是文殊师利菩萨，乃随僧还。行数里，方至兰若。殿宇严净，悉怀敬肃，僧为说法，大启方便。清真等并发心出家，随其住持。积二十余年，僧忽谓清真等曰：“有大魔起，汝辈必罹其患，宜先为之防；不尔，则当败人法事。”因令清真等长跪，僧乃含水遍喷，口诵密法。清真等悉变成石，心甚了悟，而不动。须臾之间，代州吏卒数十人，诣台有所收捕，至清真所居，但见荒草及石，乃各罢去。日晚，老僧又来，以水 巽清真等成人，清真等悟其神灵，知遇菩萨，悉兢精进。后一月余，僧云：“今复将魔起，必大索汝，其如之何，吾欲远送汝，汝俱往否？”清真等受教，僧悉令闭目，戒云：“第一无窃视，败若大事。但觉至地，即当开目。若至山中，见大树，宜共庇之。树有药出，亦宜哺之。”遂各与药一丸云：“食此便不复饥，但当思惟圣道，为出世津梁也。”言讫作礼，礼毕闭目，冉冉上升，身在虚空。可半日许，足遂至地。开目，见大山林。或遇樵者，问其地号，乃庐山也。行十余里，见大藤树，周回可五六围，翠阴蔽日。清

真等喜云：“大师所言奇树，必是此也。”各薙草而坐。数日后，树出白菌，鲜丽光泽，恒飘飘而动。众相谓曰：“此即大师所云灵药。”采共分食之。中有一人，给而先食尽。徒侣莫不愠怒，诟责云：“违我大师之教。”然业已如是，不能殴击。久之，忽失所在，仰视在树杪安坐。清真等复云：“君以吞药故能升高。”其人竟不下。经七日，通身生绿毛。忽有鹤翱翔其上。因谓十九人云：“我诚负汝，然今已得道，将舍汝，谒帝于此天之上。宜各自勉，以成至真耳。”清真等邀其下树执别。仙者不顾，遂乘云上升，久久方灭。清真等失药，因各散还人间。中山张伦，亲闻清真等说云然耳。（出《广异记》）

张殖

张殖，彭州导江人也。遇道士姜玄辨，以六丁驱役之术授之。大历中，西川节度使崔宁，尝有密切之事差人走马入奏。发已三日，忽于案上文籍之中，见所奏表净本犹在；其函中所封，乃表草耳。计人马之力，不可复追，忧惶不已，莫知其计。知殖术，召而语之，殖曰：“此易耳，不足忧也。”乃炷香一炉，以所写净表置香烟上，忽然飞去。食顷，得所封表草坠于殖前。及使回问之，并不觉。进表之时，封题印署如故。崔公深异之，礼敬殊常，问其所受道之由。云：“某师姜玄辨，至德中，于九龙观舍力焚香数岁，因拾得残缺经四五纸，是太上役使六丁法，咒术备足，乃选深山幽谷无人迹处，依法作坛持咒，昼夜精勤。本经云，一十四日，玄辨为九日而应。忽有黑风暴雨，惊骇于人，视之雨下，而坛场不湿。又有雷电霹雳，亦不为惊惧。良久，见奇形异状鬼神绕之，亦不为畏。须臾，有铁甲兵士数千，金甲兵士数千，瞰噪而下，亦不惊怖。久之，

神兵行列，如有所候。即有天女，著绣履绣衣，大冠佩剑立，向玄辨曰：‘既有呼召，有何所求。’玄辨以术数为请。六丁兵仗，一时隐去。自此每日有一丁侍之。凡所征求，无不立应，以术授殖。”谓曰：‘术之与道，相须而行。道非术无以自致，术非道无以延长。若得术而不得道，亦如欲适万里而足不行也。术者虽万端隐见，未除死。固当栖心妙域，注念丹华，立功以助其外，炼魄以存其内，内外齐一，然后可适道，可以长存也。峨眉山中，神仙万余人，自皇人统领，置宫府，分曹属，以度于人。吾与汝观道之纤芥，未造其玄微。龙蛇之交，与汝入洞府，朝真师，庶可以讲长生之旨也。’师玄辨隐去二十余岁。此年龙蛇之交，当随师登峨眉，入洞天，不久往矣。”是年大历十二年丁巳，殖与玄辨隐去，不复见。（出《仙传拾遗》）

萧静之

兰陵萧静之，举进士不第，性颇好道，委书策，绝粒炼气，结庐漳水之上，十余年而颜貌枯悴，齿发凋落。一旦引镜而怒，因迁居邺下，逐市人求什一之利。数年而资用丰足，乃置地葺居，掘得一物，类人手，肥而且润，其色微红，叹曰：“岂非太岁之神，将为崇耶？”即烹而食之，美，既食尽，逾月而齿发再生，力壮貌少，而莫知其由也。偶游邺都，值一道士，顾静之骇而言曰：“子神气若是，必尝饵仙药也。”求诊其脉焉，乃曰：“子所食者肉芝也，生于地，类人手，肥润而红，得食者寿同龟鹤矣。然当深隐山林，更期至道，不可自混于臭浊之间。”静之如其言，舍家云水，竟不知所之。（出《神仙感遇传》）

朱孺子

朱孺子，永嘉安固人也，幼而事道士王玄真，居大箬岩，深慕仙道，常登山岭，采黄精服饵。一日，就溪濯蔬，忽见岸侧有二小花犬相趁。孺子异之，乃寻逐入枸杞丛下。归语玄真，讶之。遂与孺子俱往伺之，复见二犬戏跃，逼之，又入枸杞下。玄真与孺子共寻掘，乃得二枸杞根，形状如花犬，坚若石。洗挈归以煮之，而孺子益薪看火，三日昼夜，不离灶侧。试尝汁味，取吃不已。及见根烂，告玄真来共取，始食之。俄倾而孺子忽飞升在前峰上，玄真惊异久之。孺子谢别玄真，升云而去。至今俗呼其峰为童子峰。玄真后饵其根尽，不知年寿，亦隐于岩之西陶山。有采捕者，时或见之。（出《续神仙传》）

卷第二十五 神仙二十五

采药民

采药民

唐高宗显庆中，有蜀郡青城民，不得姓名，尝采药于青城山下，遇一大薯药，之深数丈，其根渐大如瓮。此人 之不已，渐深五六丈，而地陷不止，至十丈余。此人堕中，无由而出，仰视穴口，大如星焉，分必死矣。忽旁见一穴，既入稍大，渐渐匍匐，可数十步，前视如有明状。寻之而行一里余，此穴渐高，绕穴行可一里许，乃出一洞口，洞上有水，阔数十步。岸上见有数十人家村落，桑柘花物草木，如二三月中。有人，男女衣服，不似今人。耕夫钓童，往往相遇。一人惊问得来之由，遂告所以，乃将小僮 渡之。民告之曰：“不食已经三日矣。”遂食以胡麻饭柏子汤诸菹。止可数日，此民觉身渐轻，问其主人，此是何所，兼求还蜀之路。其人相与笑曰：“汝世人，不知此仙境。汝得至此，当是合有仙分。可且留此，吾当引汝谒玉皇。”又其中相呼云：“明日上巳也，可往朝谒。”遂将此人往。其民或乘云气，或驾龙鹤，此人亦在云中徒步，须臾，至一城，皆金玉为饰，其中宫阙，皆是金宝。诸人皆以次入谒，独留此人于宫门外。门侧有一大牛，赤色，形状甚异，闭目吐涎沫。主人令此民礼拜其牛，求乞仙道。如牛吐宝物，即便吞之。此民如言拜乞，少顷，此牛吐一赤珠，大逾径寸，

民方欲捧接，忽有一赤衣童子拾之而去。民再求，得青珠，又为青衣童子所取。又有黄者白者，皆有童子夺之。民遂急以手捧牛口，须臾得黑珠，遽自吞之。黑衣童子至，无所见而空去。

主人遂引谒玉皇。玉皇居殿，如王者之像，侍者七人，冠剑列左右，玉女数百，侍卫殿庭。奇异花果，馨香非世所有。玉皇遂问民，具以实对，而民贪顾左右玉女，玉皇曰：“汝既悦此侍卫之美乎。”民俯伏请罪。玉皇曰：“汝但勤心妙道，自有此等；但汝修行未到，须有功用，不可轻致。”敕左右，以玉盘盛仙果，其果绀赤，绝大如拳，状若世之林檎而芳香无比，以示民曰：“恣汝以手捧之，所得之数，即侍女之数也。自度尽拱可得十余。遂以手捧之，唯得三枚而已。玉皇曰：“此汝分也。”初至未有位次。且令前主人领往彼处。敕令三女充侍，别给一屋居之，令诸道侣，导以修行。此人遂却至前处，诸道流传授真经，服用用气，洗涤尘念。而三侍女亦授以道术。后数朝谒，每见玉皇，必勉其至意。

其地草木，常如三月中，无荣落寒暑之变。度如人间，可一岁余。民自谓仙道已成，忽中夜而叹。左右问，曰：“吾今虽得道，本偶来此耳。来时妻产一女，才经数日，家贫，不知复如何，思往一省之。”玉女曰：“君离世已久，妻子等已当亡，岂可复寻。盖为尘念未祛，至此误想。”民曰：“今可一岁矣，妻亦当无恙，要明其事耳。”玉女遂以告诸邻。诸邻共嗟叹之，复白玉皇，玉皇命遣归。诸仙等于水上作歌乐饮饌以送之。其三玉女又与之别，各遗以黄金一铤，曰：“恐至人世，归求无得，以此为费耳。”中女曰：“君至彼，倘无所见，思归，吾有药在金铤中，取而吞之，可以归矣。”小女谓曰：“恐君为尘念侵，不复有仙，金中有药，恐有固耳。吾知君家已无处寻，唯舍东一捣练石尚在，吾已将药置石下，如金中无，

但取此服可矣。”言讫，见一群鸿鹄，天际飞过。众谓民曰：“汝见此否，但从之而去。”众捧民举之，民亦腾身而上，便至鹄群，鹄亦不相惊扰，与飞空。回顾，犹见岸上人挥手相送，可百来人。

乃至一城中，人物甚众，问其地，乃临海县也，去蜀已甚远矣。遂鬻其金为资粮，经岁乃至蜀，时开元末年，问其家，无人知者。有一人年九十余，云：“吾祖父往年因采药，不知所之，至今九十年矣。”乃民之孙也，相持而泣，云：“姑叔父皆已亡矣，时所生女适人身死，其孙已年五十余矣。”相寻故居，皆为瓦砾荒榛，唯故砧尚在。民乃毁金求药，将吞之，忽失药所在。遂举石，得一玉合，有金丹在焉。即吞之，而心中明了，却记去路。此民虽仙洞得道，而本庸人，都不能详问其事。时罗天师在蜀，见民说其去处。乃云：“是第五洞宝仙九室之天。玉皇即天皇也。大牛乃驮龙也。所吐珠，赤者吞之，寿与天地齐；青者五万岁；黄者三万岁；白者一万岁；黑者五千岁；此民吞黑者，虽不能学道，但于人世上亦得五千岁耳。玉皇前立七人，北斗七星也。”民得药，服却入山，不知所之，盖去归洞天矣。（出《原化记》）

元柳二公

元和初，有元彻、柳实者居于衡山，二公俱有从父为官浙右，李庶人连累，各窜于欢、爱州。二公共结行李而往省焉。

至于廉州合浦县，登舟而欲越海，将抵交趾，舫舟于合浦岸。夜有村人飡神，箫鼓喧哗，舟人与二公仆吏齐往看焉。夜将午，俄颶风起，断缆漂舟，入于大海，莫知所适。冒长鲸之背，抢巨鳌之背，浪浮雪峤，日涌火轮。触蛟室而梭停，撞

蜃楼而瓦解。摆簸数四，几欲倾沉，然后抵孤岛而风止，二公愁闷而陟焉。见天王尊像，莹然于岭所，有金炉香烬，而别无一物。二公周览之次，忽睹海面上有巨兽，出首四顾，若有察听，牙森剑戟，目闪电光，良久而没。逡巡，复有紫云自海面涌出，漫衍数百步，中有五色大芙蓉，高百余丈，叶叶而绽，内有帐幄，若绣绮错杂，耀夺人眼。又见虹桥忽展，直抵于岛上。俄有双鬟侍女，捧玉合，持金炉，自莲叶而来天尊所，易其残烬，炷以异香。二公见之，前告叩头，辞理哀酸，求返人世双鬟不答，二公请益良久，女曰：“子是何人，而遽至此。

“二公具以实白之。女曰：“少顷有玉虚尊师当降此岛，与南溟夫人会约，子但坚请之，将有所遂。”言讫，有道士乘白鹿，馭彩霞，直降于岛上。二公并拜而泣告，尊师悯之曰：“子可随此女而谒南溟夫人，当有归期，可无碍矣。”尊师语双鬟曰：“余暂修真毕，当诣彼。”二子受教，至帐前行拜谒之礼。

见一女未笄，衣五色文彩，皓玉凝肌，红流腻艳，神澄沆瀣，气肃沧溟，二子告以姓字。夫人哂之曰：“昔时天台有刘晨，今有柳实；昔有阮肇，今有元彻；昔时有刘、阮，今有元、柳，莫非天也。”设二榻而坐。俄顷尊师至，夫人迎拜，遂还坐。有仙娥数辈，奏笙簧箫笛，旁列鸾凤之歌舞，雅合节奏。二子恍惚，若梦于钧天，即人世罕闻见矣。遂命飞觞，忽有玄鹤，衔彩笈自空而至曰：“安期生知尊师赴南溟会，暂请枉驾。”尊师读之，谓玄鹤曰：“寻当至彼。”尊师语夫人曰：“与安期生阔千年，不值南游，无因访话。”夫人遂促侍女进饌，玉器光洁，与夫人对食，而二子不得饌。尊师曰：“二子虽未合饌，然为求人间之食而饌之。”夫人曰：“然！”即别进饌，乃人间味也。尊师食毕，怀中出丹篆一卷而授夫人。夫人拜而受之，遂告去，回顾二子曰：“子有道骨，归乃不难；然邂逅

相遇，合有灵药相赠。子但宿分自有师，吾不当为子师耳。”二子拜，尊师遂去。俄海上有武夫，长数丈，衣金甲，仗剑而进曰：“奉使天真清道不谨，法当显戮，今已行刑。”遂趋而没。

夫人命侍女紫衣凤冠者曰：“可送客去。而所乘者何？”侍女曰：“有百花桥可驭二子。”二子感谢拜别。夫人赠以玉壶一枚，高尺余。夫人命笔题玉壶诗赠曰：“来从一叶舟中来，去向百花桥上去。若到人间扣玉壶，鸳鸯自解分明语。”俄有桥长数百步，栏槛之上，皆有异花。二子于花间潜窥，见千龙万蛇，遽相交绕为桥之柱。又见昔海上兽，已身首异处，浮于波上。二子因诘使者，使者曰：“此兽为不知二君故也。”使者曰：“我不当为使而送子，盖有深意欲奉托，强为此行。”遂襟带间解一琥珀合子，中有物隐隐若蜘蛛形状，谓二子曰：“吾辈水仙也。水仙阴也，而无男子。吾昔遇番禺少年，情之至而有子，未三岁，合弃之。夫人命与南岳神为子，其来久矣。闻南岳回雁峰使者，有事于水府。返日，凭寄吾子所弄玉环往，而使使者隐之，吾颇为恨。望二君子为持此合子至回雁峰下，访使者庙而投之，当有异变。倘得玉环，为送吾子。吾子亦自当有报效耳。慎勿启之。”二子受之，谓使者曰：“夫人诗云：‘若到人间扣玉壶，鸳鸯自解分明语。’何也？”曰：“子归有事，但扣玉壶，当有鸳鸯应之，事无不从矣。”又曰：“玉虚尊师云，吾辈自有师，师复是谁？”曰：“南岳太极先生耳，当自遇之。”遂与使者告别。桥之尽所，即昔日合浦之维舟处，回视已无桥矣。二子询之，时已一十二年。欢、爱二州亲属，已殒谢矣。问道将归衡山，中途因馁而扣壶，遂有鸳鸯语曰：“若欲饮食，前行自遇耳。”俄而道左有盘饌丰备，二子食之，而数日不思他味。寻即达家。昔日童稚，已弱冠矣。

然二子妻各谢世已三昼。家人辈悲喜不胜，曰：“人云郎君亡没大海，服阕已九秋矣。”二子厌人世，体以清虚，睹妻子丧，不甚悲感，遂相与直抵回雁峰，访使者庙，以合子投之。倏有黑龙长数丈，激风喷电，折树揭屋，霹雳一声而庙立碎。二子战栗，不敢熟视。空中乃有掷玉环者，二子取之而送南岳庙。及归，有黄衣少年，持二金合子，各到二子家曰：“郎君令持此药，曰还魂膏，而报二君子。家有毙者，虽一甲子，犹能涂顶而活。”受之而使者不见。二子遂以活妻室，后共寻云水，访太极先生，而曾无影响，闷却归。因大雪，见大叟负樵而鬻，二子哀其衰迈，饮之以酒。睹樵担上有太极字，遂礼之为师，以玉壶告之。叟曰：“吾贮玉液者，亡来数十甲子。甚喜再见。”二子因随诣祝融峰，自此而得道，不重见耳。（出《传奇》）

卷第二十六 神仙二十六

叶法善

叶法善

叶法善字道元，本出南阳叶邑，今居处州松阳县。四代修道，皆以阴功密行及劾召之术救物济人。母刘，因昼寐，梦流星入口，吞之乃孕，十五月而生。年七岁，溺于江中，三年不还。父母问其故，曰：“青童引我，饮以云浆，故少留耳。”亦言青童引朝太上，太上颔而留之。弱冠，身長九尺，額有二午，性淳和洁白，不茹葷辛，常独处幽室，或游林泽，或访云泉。自仙府归还，已有役使之术矣。遂入居卯酉山。其门近山，巨石当路，每环回为径以避之。师投符起石，须臾飞去，路乃平坦。众共惊异。常游括苍白马山，石室内遇三神人，皆锦衣宝冠，谓师曰：“我奉太上命，以密旨告子。子本太极紫微左仙卿，以校录不勤，谪于人世。速宜立功济人，佐国功满，当复旧任。以正一三五之法，令授于子。又勤行助化，宜勉之焉。”言讫而去。自是诛荡精怪，扫馘凶妖，所在经行，以救人为志。叔祖靖能，颇有神术，高宗时，入直翰林，为国子祭酒。武后监国，南迁而终。

初高宗征师至京，拜上卿，不就，请度为道士，出入禁门。乃欲告成中岳，扈从者多疾，凡 巽咒，病皆愈。二京受道

者，文武中外男女子弟千余人。所得金帛，并修宫观，恤孤贫，无爱惜。久之，辞归松阳，经过之地，救人无数。蜀川张尉之妻，死而复生，复为夫妇。师识之曰：“尸媚之疾也，不速除之，张死矣。”师投符而化为黑气焉。相国姚崇已终之女，钟念弥深，投符起之。钱塘江常有巨蜃，时为人害，沦溺舟楫，行旅苦之，投符江中，使神人斩之。除害殄凶，玄功遐被，各具本传。于四海六合，名山洞天，咸所周历。师年十五，中毒殆死，见青童曰：“天台苗君，飞印相救。”于是获苏。又师青城山赵元阳，受遁甲。与嵩阳韦善俊传八史，东入蒙山，神人授书。诣嵩山，神仙授剑。常行涉大水，忽沉波中，谓已溺死，七日复出，衣履不濡，云：“暂与河伯游蓬莱。”则天徵至神都，请于诸名岳投奠龙璧。中宗复位，武三思尚秉国权，师以频察妖祥，保护中宗相王及玄宗，为三思所忌，窜于南海。广州人庶，夙仰其名，北向候之。师乘白鹿，自海上而至，止于龙兴新观。远近礼敬，舍施丰多，尽修观宇焉。岁余，入洪州西山，养神修道。景龙四年辛亥三月九日，括苍三神人又降，传太上之命：“汝当辅我睿宗及开元圣帝，未可隐迹山岩，以旷委任。”言讫而去。时二帝未立，而庙号年号，皆以先知。其年八月，果有诏徵入京。迨后平韦后，立相王睿宗，玄宗承祚继统，师于上京，佐佑圣主。凡吉凶动静，必预奏闻。会吐蕃遣使进宝函封，曰：“请陛下自开，无令他人知机密。”朝廷默然，唯法善曰：“此是凶函，请陛下勿开，宜令蕃使自开。”玄宗从之。及令蕃使自开，函中弩发，中蕃使死，果如法善言。俄授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越国公景龙观主。

祖重，精于术数，明于考召，有功于江湖间，谥有道先生，自有传。父慧明，赠歙州刺史。师请以松阳宅为观，赐号淳和，御制碑书额，以荣乡里。明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云鹤数百，

行列北来，翔集故山，徘徊三日，瑞云五色，覆其所居。是岁庚申六月三日甲申，告化于上都景龙观。弟子既齐物、尹，睹真仙下降之事，秘而不言。二十一日。诏赠金紫光禄大夫越州都督，春秋百有七岁。所居院异香芬郁，仙乐缤纷，有青烟直上烛天，竟日方灭。师请归葬故乡。敕度其侄润州司马仲容为道士，与中使监护，葬于松阳。诏衢、婺、括三州助葬。供给所须。发引日，敕官缟衣祖送于国门之外。

开元初，正月望夜，玄宗移仗于上阳宫以观灯。尚方匠毛顺心，结构彩楼三十余间，金翠珠玉，间厕其内。楼高百五十尺，微风所触，锵然成韵。以灯为龙、凤、螭、豹腾踞之状，似非人力。玄宗见大悦，促召师观于楼下，人莫知之。师曰：“灯影之盛，固无比矣；然西凉府今夕之灯，亦亚于此。”玄宗曰：“师顷尝游乎？”曰：“适自彼来，便蒙急召。”玄宗异其言，曰：“今欲一往，得乎？”曰：“此易耳。”于是令玄宗闭目，约曰：“必不得妄视，若误有所视，必有非常惊骇。”如其言，闭目距跃，已在霄汉。俄而足已及地，曰：“可以观矣。”既睹影灯，连亘数十里，车马骈阗，士女纷委。玄宗称其盛者久之，乃请回。复闭目腾空而上，顷之已在楼下，而歌舞之曲未终。玄宗于凉州，以镂铁如意质酒，翌日命中使，托以他事，使于凉州，因求如意以还，验之非谬。又尝因八月望夜，师与玄宗游月宫，聆月中天乐。问其曲名，曰：“《紫云曲》。”玄宗素晓音律，默记其声，归传其音。名之曰《霓裳羽衣》。自月宫还，过潞州城上，俯视城郭悄然，而月光如昼。师因请玄宗以玉笛奏曲。时玉笛在寝殿中，师命人取，顷之而至。奏曲既，投金钱于城中而还。旬日，潞州奏八月望夜，有天乐临城，兼获金钱以进。玄宗累与近臣试师道术，不可殚尽，而所验显然，皆非幻妄，故特加礼敬。其余追岳神，致风

雨，烹龙肉，祛妖伪，灵效之事，具在本传，此不备录。

又燕国公张说，尝诣观谒，师命酒。说曰：“既无他客。”师曰：“此有曲处士者，久隐山林，性谨而讷，颇耽于酒，钟石可也。”说请召之，斯须而至。其形不及三尺，而腰带数围，使坐于下，拜揖之礼，颇亦鲁朴。酒至，杯盂皆尽，而神色不动。燕公将去。师忽奋剑叱曲生曰：“曾无高谈广论，唯沉湎于酒，亦何用哉！”因斩之，乃巨而已。尝谓门人曰：“百六十年后，当有术过我者，来居卯酉山矣。”初，师居四明之下，在天台之东，数年，忽于五月一日，有老叟诣门，号泣求救。门人谓其有疾也。师引而问之，曰：“某东海龙也。天帝所敕，主八海之宝，一千年一更其任，无过者超证仙品。某已九百七十年矣，微绩垂成，有婆罗门逞其幻法，住于海峰，昼夜禁咒，积三十年矣。其法将成，海水如云，卷在天半，五月五日，海将竭矣。统天镇海之宝，上帝制灵之物，必为幻僧所取。五日午时，乞赐丹符垂救。至期，师敕丹符，飞往救之，海水复旧。其僧愧恨，赴海而死。明日，龙辇宝货珍奇以来报。”师拒曰：“林野之中，栖神之所，不以珠玑宝货为用。”一无所受，因谓龙曰：“此涯石之上，去水且远，但致一清泉，即为惠也。”是夕，闻风雨之声，及明，绕山麓四面，成一道石渠，泉水流注，经冬不竭。至今谓之天师渠。

又一说云，显庆中，法善奉命修黄斋于天台山，道由广陵，明晨将济瓜州。是日，江干渡人，舫舟而候，时方春暮，浦溆晴暖，忽有黄白二叟相谓曰：“乘间可以围棋为适乎。”即向空召冥儿。俄有舁童擎波而出，衣无沾湿。一叟曰：“挈棋局与席偕来。”须臾，舁童如命，设席沙上。对坐约曰：“赌胜者食明日北来道士。”因大笑而下子。良久，白衣叟曰：“卿北矣！幸无以味美见侵也？”旷望逡巡，徐步凌波，远

远而没。舟人知其将害法善也，惶惑不宁。及旦，则有内官驰马前至，督备舟楫。舟人则以昨日之所见具列焉，内官惊骇不悦。法善寻续而来，内官复以舟人之辞以启法善。法善微哂曰：“有是乎？幸无挂意。”时法善符术神验，贤愚共知，然内官泊舟人从行之辈，忧軫靡遑。法善知之而促解缆，发岸咫尺，而暴风狂浪，天日昏晦。舟中之人，相顾失色。法善徐谓侍者曰：“取我黑符，投之首。”既投而波流静谧，有顷既济。法善顾舟人曰：“尔可广召宗侣，沿流十里间，或芦洲蒹渚，有巨鳞在焉，尔可取之，当大获其资矣。”舟人承教，不数里，果有白鱼长百尺许，周三十余围，僵暴沙上。就而视，脑有穴嵌然流膏。舟人因脔割载归，左近村间，食鱼累月。（出《集异记》及《仙传拾遗》）

邢和璞

邢先生名和璞。善方术，常携竹算数计，算长六寸。人有请者，到则布算为卦，纵横布列，动用算数百，布之满床。布数已，乃告家之休咎，言其人年命长短及官禄，如神。先生貌清羸，服气，时饵少药。人亦不详所生。唐开元二十年至都，朝贵候之，其门如市。能增人算寿，又能活其死者。先生尝至白马坂下，过友人。友人已死信宿，其母哭而求之。和璞乃出亡人置于床，引其衾，解衣同寝。令闭户，眠熟。良久起，具汤，而友人犹死。和璞长叹曰：“大人与我约而妄，何也？”复令闭户。又寝。俄而起曰：“活矣！”母入视之，其子已苏矣。母问之。其子曰：“被 在牢禁系，拷讯正苦，忽闻外曰：‘王唤其人。’官不肯曰：‘讯未毕，不使去。’少顷，又惊走至者曰：‘邢仙人自来唤其人。’官吏出迎，再拜恐惧。遂令从仙人归，故生。”又有纳少妾，妾善歌舞而暴死者，请和

璞活之。和璞墨书一符，使置妾卧处。俄而言曰：“墨符无益。又朱书一符，复命置于床。俄而又曰：“此山神取之，可令追之。”又书一大符焚之。俄而妾活。言曰：“为一胡神领从者数百人拘去，闭宫门，作乐酣饮。忽有排户者曰：‘五道大使呼歌者。’神不应。顷又曰：‘罗大王使召歌者。’方骇。仍曰：‘且留少时。’须臾，数百骑驰入宫中，大呼曰：‘天帝诏，何敢辄取歌人。’令曳神下，杖一百，仍放歌人还。于是遂生。”和璞此事至多。后不知所适。（出《纪闻》）

卷第二十七 神仙二十七

唐若山

唐若山

唐若山，鲁郡人也。唐先天中，历官尚书郎，连典剧郡。开元中，出为润州，颇有惠政，远近称之。若山尝好长生之道，弟若水，为衡岳道士，得胎元谷神之要，尝徵入内殿，寻恳求归山，诏许之。若山素好方术，所至之处，必会炉鼎之客，虽术用无取者，皆礼而接之。家财迨尽，俸禄所入，未尝有余。金石所费，不知纪极，晚岁尤笃志焉。润之府库官钱，亦以市药。宾佐骨肉，每加切谏，若山俱不听纳。一日，有老叟形容羸瘠，状貌枯槁，诣款谒。自言有长生之道。见者皆笑其衰迈，若山见之，尽礼回敬，留止月余。所论皆非丹石之要。若山博采方诀，歌诵图记，无不研究。问叟所长，皆蔑如也。复好肥鲜美酒，珍饌品膳。虽瘦削老叟，而所食敌三四人。若山敬奉承事，曾无倦色。一夕，从容谓若山曰：“君家百口，所给常若不足。贵为方伯，力尚多缺；一旦居闲，何以为贍？况帑藏钱帛，颇有侵用，诚为君忧之。”若山惊曰：“某理此且久，将有交代，亦常为忧，而计无所出。若缘此受谴，固所甘心；但虑一家有冻馁之苦耳。”叟曰：“无多虑也。”促命酒，连举数杯。若山饮酒素少，是日亦挹三四爵，殊不觉醉，心甚异之。是夜月甚明朗，徐步庭下，良久谓若山曰：“可命一仆，

运铛釜铁器辈数事于药室间，使仆布席垒炉。”曰：“鼎铛之属为二聚，炽炭加之，烘然如窑，不可向视。”叟于腰间解小瓠，出二丹丸，各投其一，阖扉而出，谓若山曰：“子有道骨，法当度世，加以笃尚正直，性无忿恚，仙家尤重此行。吾太上真人也，游观人间，以度有心之士。悯子勤志，故来相度耳。吾所化黄白之物，一以留遗子孙，旁济贫乏。一以支纳帑藏，无貽后忧。便可命棹游江，为去世之计。翌日相待于中流也。”

“言讫，失其所在。若山凌晨开阅，所化之物，烂然照屋。复扃闭之，即与宾客三五人，整棹浮江，将游金山寺。既及中流，江雾晦冥，咫尺不辨。若山独见老叟，棹渔舟，直抵舫侧，揖若山入渔舟中，超然而去。久之，风波稍定，昏雾开霁，已失若山矣。郡中几案间，得若山诀别之书，指挥家事，又得遗表，因以奏闻，其大旨以世禄暂荣，浮生难保，惟登真脱屣，可以后天为期。昔范丞相泛舟五湖，是知其主不堪同乐也；张留侯去师四皓，是畏其主不可久存也。二子之去，与臣不同。臣运属休明，累叨荣爵，早悟升沉之理，深知止足之规，栖心玄关，偶得丹诀。黄金可作，信淮王之昔言；白日可延，察真经之妙用。既得之矣，余复何求。是用挥手红尘，腾神碧海。扶桑在望，蓬岛非遥。遐瞻帝阍，不胜犬马恋主之至。”

唐玄宗省表异之，遽命优恤其家。促召唐若水，与内臣赍诏，于江表海滨寻访，杳无音尘矣。其后二十年，有若山旧吏自浙西奉使淮南，于鱼市中见若山鬻鱼于肆，混同常人，睨其吏而延之入陋巷中，萦回数步，乃及华第。止吏与食，哀其久贫，命市铁二十挺，明日复与相遇，已化金矣，尽以遗之。吏姓刘，今刘子孙世居金陵，亦有修道者。又相国李绅，字公垂，常习业于华山，山斋粮尽，徒步出谷，求粮于远方。迨暮方还，忽暴雨至，避于巨岩之下，雨之所沾若；免焉。既及岩

下，见一道士，舫舟于石上，一村童拥楫而立，与之揖。道士笑曰：“公垂在此耶！”言语若深交，而素未相识。因问绅曰：“颇知唐若山乎？”对曰：“常览国史，见若山得道之事，每景仰焉。”道士曰：“余即若山也，将游蓬莱，偶值江雾，维舟于此，与公垂曩昔之分，得暂相遇，讵忘之耶？”乃携绅登舟。江雾已霁，山峰如昼，月光皎然。其舟凌空泛泛而行，俄顷已达蓬岛。金楼玉堂，森列天表。神仙数人，皆旧友也，将留连之。中有一人曰：“公垂方欲佐国理务，数毕乃还耳。”绅亦务经济之志，未欲栖止。众仙复命若山送归华山。后果入相，连秉旌钺。去世之后，亦将复登仙品矣。（出《仙传拾遗》）

司命君

司命君者，常生于民间。幼小之时，与唐元瑰同学。元瑰云：“君家世奉道，晨夕香烛，持《高上消灾经》、《老君枕中经》，累有祥异，奇香瑞云，生于庭宇。母因梦天人满空，皆长丈余，麾旆旌盖，荫其居宅。有黄光照其身，若金色，因孕之而生，即张目开口，若笑之容。幼而颖悟，诵习诗书，元瑰所不及。十五六岁，忽不知所之，盖游天下寻师访道矣。不知师何人，得神仙之诀。宝应二年。元瑰为御史，充河南道采访使，至郑州郊外，忽与君相见。君衣服褴褛，容貌憔悴。元瑰深悯之，与语叙旧，问其所学。曰：“相别之后，但修真而已。”邀元瑰过其家，留骑从于旅次相候。君与元瑰同往，引入市侧，门巷低小，从者一两人。才入，外门便闭，从者不得入。第二门稍宽广，又入一门，屋宇甚大，揖元瑰于门下，先入为席，良久出迎。元瑰见其容状伟烁，可年二十许，云冠霞衣，

左右玉童侍女三五十辈，皆非世所有。元瑰莫之测。相引升堂，所设饌食珍美，器皿瑰异，虽王者宴赐，亦所不及。彻饌命酒，君与妻同坐，乃曰：“不可令侍御独坐。”即召一人，坐于元瑰之侧。元瑰视之，乃其妻也。奏乐酣饮，既醉各散，终不及相问言情。迟明告别，君赠元瑰金尺玉鞭。出门行数里，因使人访其处，无复踪迹矣。及还京，问其妻：“曾有异事乎？”具言：“某日昏然思睡，有黑衣人来，称司命君召，某便随去。既至司命宫中，见与君同饮。”所见历然皆同，不谬。后十年，元瑰奉使江岭，又于江西泊舟，见君在岸上。邀入一草堂，又到仙境。留连饮饌，但音乐侍卫，稍多于前，皆非旧人矣。及散，赠元瑰一饮器，如玉非玉，不言其名。自此叙别，不复再见。亦不知司命所主何事，所修何道，品位仙秩，定何高卑，复何姓字耳。一日，有胡商诣东都所居，谓元瑰曰：“宅中有奇宝之气，愿得一见。”元瑰以家物示之，皆非也。乃出司命所赠饮器与商，起敬而后跪接之，捧而顿首曰：“此天帝流华宝爵耳。致于日中，则白气连天；承以玉盘，则红光照室。”即与元瑰就日试之，白气如云，郁勃径上，与天相接。日夜更试之，此不谬也。此宝太上西北库中镇中华二十四宝也。顷年已旋降。今此第二十二宝，亦不久留于人间，即当飞去。得此宝者，受福七世。敬之哉。元瑰以玉盘承之，夜视红光满室。（出《仙传拾遗》）

玄真子

玄真子姓张名志和，会稽山阴人也，博学能文，擢进士第。善书。饮酒三斗不醉，守真养气，卧雪不寒，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游览。鲁国公颜真卿与之友善，真卿为湖州刺史，

与门客会饮，乃唱和为《渔父词》，其首唱即志和之词，曰：“西塞山边白鸟飞，桃花流水鳊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真卿与陆鸿渐、徐士衡、李成矩共和二十五首，递相夸赏，而志和命丹青剪素，写景天词，须臾五本，花木禽鱼，山水景像，奇绝踪迹，今古无伦。而真卿与诸客传玩，叹服不已。其后真卿东游平望驿，志和酒酣，为水戏，铺席于水上独坐，饮酌笑咏。其席来去迟速，如刺舟声，复有云鹤随覆其上。真卿亲宾参佐观者，莫不惊异。寻于水上挥手，以谢真卿，上升而去。今犹有宝传其画在人间。（出《续仙传》）

刘白云

刘白云者，扬州江都人也。家富好义，有财帛，多以济人。亦不知有阴功修行之事。忽在江都，遇一道士，自称为乐子长，家寓海陵。曰：“子有仙天骨，而流浪尘土中，何也？”因出袖中两卷书与之。白云捧书，开视篇目。方欲致谢，子长叹曰：“子先得变化，而后受道。此前定也。”乃指摘次第教之。良久，失子长所在。依而行之，能役致风雨，变化万物。乃于襄州隔江一小山上化兵士数千人，于其中结紫云帐幄，天人侍卫，连月不散。节度使于頔疑其妖幻，使兵马使李西华引兵攻之。帐幄侍卫渐高，弓矢不能及。判官窦处约曰：“此幻术也，秽之即散。”乃取尸秽焚于其下，果然兵卫散去。白云乘马与从者四十余人，走于汉水之上，蹙波起尘，如履平地，追之不得。谓追者曰：“我刘白云也。”后于江西南昌，人多见之，弥更少年洁白。时湖南刺史王逊好道，白云时来郡中。忽一日别去，谓逊曰：“将往洪州，即与钟陵相见。”一揖而行。初不晓其旨。辰发灵川，午时已在湘潭。人多识者，验其所行，

顷刻七百里矣。旬日，王逊果除洪州。到任后，白云亦来相访。复于江都值乐真人。曰：“尔周游人间，固有年矣。金液九丹之经，太上所敕，令授于尔，可选名岳福地炼而服之，千日之外，可以登云天矣。”乾符中，犹在长安市卖药，人有识之者，但不可亲炙，无由师匠耳。（出《仙传拾遗》）

卷第二十八 神仙二十八

郝鉴

郝鉴

荥阳郑曙，著作郎郑虔之弟也，博学多能，好奇任侠。尝因会客，言及人间奇事，曙曰：“诸公颇读《晋书》乎？见太尉郝鉴事迹否？《晋书》虽言其人死，今则存。”坐客惊曰：“愿闻其说。”曙曰：“某所善武威段扬，为定襄令。扬有子曰愬，少好清虚慕道，不食酒肉。年十六，请于父曰：‘愿寻名山，访异人求道。’扬许之，赐钱十万，从其志。段子天宝五载，行过魏郡，舍于逆旅，逆旅有客焉，自驾一驴，市药数十斤，皆养生辟谷之物也。而其药有难求未备者，日日于市邸谒胡商觅之。愬视此客，七十余矣，雪眉霜须，而貌如桃花，亦不食谷。愬知是道者，大喜，伺其休暇，市珍果美膳，药食醇醪，荐之。客甚惊，谓愬曰：‘吾山叟，市药来此，不愿世人知，子何得觉吾而致此耶？’愬曰：‘某虽幼龄，性好虚静，见翁所为，必是道者，故愿欢会。’客悦，为饮至夕，因同宿，数日事毕将去，谓愬曰：‘吾姓孟，名期思，居在恒山，于行唐县西北九十里。子欲知吾名氏如此。愬又为祖钱，叩头诚祈，愿至山中，咨受道要。叟曰：‘若然者，观子志坚，可与居矣；然山中居甚苦，须忍饥寒，故学道之人，多生退志；又山中有耆宿，当须启白。子熟计之。’愬又固请，叟知其有志，乃谓

之曰：‘前至八月二十日，当赴行唐，可于西北行三十里，有一孤姥庄，庄内孤姥，甚是奇人，汝当谒之。因言行意，坐以须我。’愬再拜受约，至期而往，果得此孤庄。老姥出问之，愬具以告姥，姥抚背言曰：‘小子年幼若此，而能好道，美哉！’

‘因纳其囊装于柜中，坐愬于堂前阁内。姥家甚富，给愬所需甚厚。居二十日而孟先生至，顾愬言曰：‘本谓率语耳，宁期果来；然吾有事到恒州，汝且居此，数日当返。’如言却到，又谓愬曰：‘吾更启白耆宿，当与君俱往，数日复来。’令姥尽收掌愬资装，而使愬持随身衣衾往。愬于是从先生入。初行三十里，大艰险，犹能践履；又三十里，即手扞藤蔓，足履嵌岩，魂竦汗出，而仅能至。其所居也，则东向南向，尽崇山巨石，林木森翠。北面差平，即诸陵岭。西面悬下，层溪千仞，而有良田，山人颇种植。其中有瓦屋六间，前后数架。在其北，诸先生居之。东厢有厨灶，飞泉檐间落地，以代汲井。其北户内，西二间为一室，闭其门。东西间为二室，有先生六人居之。其室前庑下，有数架书，三二千卷。谷千石，药物至多，醇酒常有数石。愬既谒诸先生。先生告曰：‘夫居山异于人间，亦大辛苦，须忍饥馁，食药饵。能甘此，乃可居。子能之乎？’愬曰：‘能。’于是留止。凡五日，孟先生曰：‘今日盍谒老先生。’于是启西室，室中有石堂。堂北开，直下临眺川谷，而老先生据绳床，北面而斋心焉。愬敬谒拜老先生，先生良久开目，谓孟叟曰：‘是尔所言者耶？此儿佳矣。便与汝充弟子。’于是辞出，又闭户。其庭前临西涧，有松树十株，皆长数仞。其下磐石，可坐百人，则于石中镌局，诸先生休暇，常对棋而饮酒焉。愬为侍者，睹先生棋，皆不工也，因教其形势。诸先生曰：‘汝亦晓棋，可坐。’因与诸叟对，叟皆不敌。于是老先生命开户出，植杖临崖而立。西望移时，因顾谓叟可对

棋，孟期思曰：‘诸人皆不敌此小子。’老先生笑，因坐召愬。‘与尔对之。’既而先生棋少劣于愬。又微笑谓愬曰：‘欲习何艺乎？’愬幼年，不识求方术，而但言愿且受《周易》。老先生诏孟叟受之。老先生又归室，闭其门。愬习《易》逾年而日晓。占候布卦，言事若神。愬在山四年，前后见老先生出户，不过五六度。但于室内端坐绳床，正心禅观，动则三百二百日不出。老先生常不多开目，貌有童颜，体至肥充，都不复食。每出禅时，或饮少药汁，亦不识其药名。后老先生忽云：‘吾与南岳诸葛仙家为期，今到矣，须去。’愬在山久，忽思家，因请还家省觐，即却还。孟先生怒曰：‘归即归矣，何却还之有！’因白老先生。先生让孟叟曰：‘知此人不终，何与来也？’于是使归。归后一岁，又却寻诸先生，至则室屋如故，门户封闭，遂无一人。下山问孤庄老姥。姥曰：‘诸先生不来，尚一年矣。’愬因悔恨殆死。愬在山间，常问孟叟：‘老先生何姓名？’叟取《晋书·郗鉴传》令读之，谓曰：‘欲识老先生，即郗太尉也。’”（出《记闻》）

僧契虚

有僧契虚者，本姑臧李氏子，其父为御史于玄宗时契虚自孩提好浮图氏法，年二十，髡发衣褐，居长安佛寺中。及禄山破潼关，玄宗西幸蜀门，契虚遁入太白山，采柏叶而食之，自是绝粒。尝一日，有道士乔君，貌清瘦，须鬓尽白，来诣契虚，谓契虚曰：“师神骨甚孤秀，后当遨游仙都中矣。”契虚曰：“吾尘俗之人，安能诣仙都乎？”乔君曰：“仙都甚近，师可力去也。”契虚因请乔君导其径，乔君曰：“师可备食于商山逆旅中，遇择子（音奉，即荷竹囊而贩也），即犒于商山而馈

焉。或有问师所诣者，但言愿游稚川，当有掇子导师而去矣。

“契虚闻其言，喜且甚。及禄山败，上自蜀门还长安，天下无事。契虚即往商山，舍逆旅中。备甘洁以伺掇子而馈焉。仅数月，遇掇子百余，俱食毕而去。契虚意稍怠，且谓乔君见欺，将归长安，既治装。是夕，一掇子年甚少，谓契虚曰：“吾师安所诣乎？”契虚曰：“吾愿游稚川有年矣。”掇子惊曰：“稚川仙府也，吾师安得而至乎。”契虚对曰：“吾始自孩提好神仙，常遇至人，劝我游稚川，路几何耳？”掇子曰：“稚川甚近。师真能偕我而去乎？”契虚曰：“诚能游稚川，死不悔。”

于是掇子与契虚俱至蓝田上治具，其夕即登玉山，涉危险，逾岩，且八十里，至一洞，水出洞中。掇子与契虚共挈石填洞口，以壅其流。三日，洞水方绝。二人俱入洞中，昏晦不可辨。见一门在数十步外，遂望门而去。既出洞外，风日恬煦，山水清丽，真神仙都也。又行百余里，登一高山，其山攒峰迴拔，石径危峻。契虚眩惑不敢登，掇子曰：“仙都且近，何为彷徨耶。”即挈手而去。既至山顶，其上坦平，下视川原，邈然不可见矣。又行百余里，入一洞中。及出，见积水无穷，水中有石径，横尺余，纵且百余里。掇子引契虚蹑石径而去，至山下，前有巨木，烟影繁茂，高数千寻。掇子登木长啸久之，忽有秋风起于林杪，俄见巨绳系一竹囊，自山顶而缒。掇子命契虚瞑目坐囊中，仅半日，掇子曰：“师可寤而视矣。”契虚既望，已在山顶，见有城邑宫阙，玃玉交映，在云物之外，掇子指语：“此稚川也。”于是相与诣其所，见仙童百辈，罗列前后。有一仙人谓掇子曰：“此僧何为者？岂非人间人乎。”掇子曰：“此僧常愿游稚川，故挈而至此。”已而至一殿，上有具簪冕者，貌甚伟，凭玉几而坐，侍卫环列，

呵禁极严。择子命契虚谒拜，且曰：“此稚川真君也。”契虚拜，真君召契虚上，讯曰：“尔绝三彭之仇乎？”不能对。真君曰：“真不可留于此。”因命择子登翠霞亭。其亭亘空，居槛云矗，见一人袒而瞬目，发长数十尺，凝膩黯黑，洞莹心目。择子谓契虚曰：“尔可谒而拜。”契虚既拜。且问：“此人为谁？何瞬目乎？”择子曰：“此人杨外郎也。外郎隋氏宗室，为外郎于南宫。属隋末，天下分磔，兵甲大扰，因避地居山，今已得道。此非瞬目，乃彻视也。夫彻视者，寓目于人世耳。”契虚曰：“请寤其目，可乎？”择子即面请外郎，忽寤而四视，其光益著，若日月之照。契虚悸然背汗，毛发尽劲。又见一人卧石壁之下，择子曰：“此人姓乙，支润其名，亦人间之人，得道而至此。”已而择子引契虚归，其道途皆前时之涉历。契虚因问择子曰：“吾向者谒见真君，真君问我‘三彭之仇’，我不能对。”曰：“彭者三尸之姓，常居人中，伺察其罪。每至庚申日，籍于上帝。故学仙者当先绝其三尸，如是则神仙可得；不然，虽苦其心无补也。”

契虚悟其事，自是而归，因庐于太白山，绝粒吸气，未尝以稚川之事语于人。贞元中，徙居华山下，有荥阳郑绅与吴兴沈津，俱自长安东出关，行至华山下，会天暮大雨，二人遂止。契虚以绝粒故，不致庖爨。郑君异其不食，而骨状丰秀，因徵其实。契虚乃以稚川之事告于郑。郑好奇者，既闻其事，且叹且惊。及自关东回，重至契虚舍，其契虚已遁去，竟不知所在。郑君常传其事，谓之《稚川记》。（出《宣室志》）

卷第二十九 神仙二十九

九天使者

九天使者

唐开元中，玄宗梦神仙羽卫，千乘万骑，集于空中。有一人朱衣金冠，乘车而下，谒帝曰：“我九天采访，巡纠人间，欲于庐山西北，置一下宫，自有木石基址，但须工力而已。”帝即遣中使，诣山西北，果有基迹宛然。信宿，有巨木数千段，自然而至，非人所运，堂殿廊宇，随类致木，皆得足用。或云：此木昔九江王所采，拟作宫殿，沉在江州湓浦；至是神人运来，以供所用。庙西长廊，柱础架虚，在巨涧之上。其下汨流奔响，泓不测，久历年岁，曾无危垫。初作庙时，材木并至，一夕巨万，皆有水痕。门殿廊宇之基，自然化出，非人版筑。常有五色神光，照烛庙所，常如昼日。挥斤运工，略无余暇，人力忘倦，旬日告成，毕工之际，中使梦神人曰：“赭堊丹绿，庙北地中，寻之自得，勿须远求。”于是访之，采以充用，略无所缺。既而建昌渡有灵官五百余人，若衣道士服者，皆言诣使者庙。今图像存焉。初玄宗梦神人曰，因召天台道士司马承祯，以访其事。承祯奏曰：“今名山岳渎血食之神，以主祭祠，太上虑其妄作威福，以害蒸黎，分命上真，监莅川岳，有五岳真君焉。又青城丈人为五岳之长，潜山九天司命主九天生籍，庐山九天使者执三天之符，弹劾万神，皆为五岳上司，盍各置庙，

以斋食为飧。”玄宗从之。是岁，五岳三山，各置庙焉。（出《录异记》）

十仙子

唐玄宗常梦仙子十余辈，御卿云而下列于庭，各执乐曲而奏之，其度曲清越，真仙府之音也。及乐阕，有一仙人前而言曰：“陛下知此乐乎？此神仙《紫云曲》也。今愿传授陛下，为圣唐正始音。与夫《咸池》《大夏》，固不同矣。”玄宗喜甚，即传受焉，俄而寤，其余响犹若在听。玄宗遽命玉笛吹而习之，尽得其节奏；然嘿不泄。及晓，听政于紫宸殿，宰臣姚崇、宋入，奏事于御前，玄宗俯若不闻。二相惧，又奏之。玄宗即起，卒不顾二相。二相益恐，趋出。时高力士侍于玄宗，即奏曰：“宰相请事，陛下宜面决可否。向者崇、所言，皆军国大政，而陛下卒不顾，岂二相有罪乎？”玄宗笑曰：“我昨夕梦仙人奏乐曰《紫云曲》，因以授我，我失其节奏，由是嘿而习之，故不暇听二相奏事。”即于衣中出玉笛，以示力士。是日力士至中书，以事语于二相。二相惧少解。曲后传于乐府。（出《神仙感遇传》，陈校本作出《宣室志》）

二十七仙

唐开元中，玄宗皇帝昼景宴居，昏然思寐，梦二十七仙人云：“我等二十八宿也，一人寓直，在天不下。我等寄罗底间三年矣，与陛下镇护国界，不令戎虏侵边。众仙每易形混迹游处耳。”既寤，敕天下山川郡县，有‘罗底’字处访之，竟不能得。他夕又梦云：“有音乐处是也。”再诏访焉。于宁州东

南五里，有地名罗川，川上有县，县以川名。有罗州山，相传有洞穴，而翳荟不通。樵牧者闻音乐之声。诏使寻之，久而不见。忽有白兔出于林中，径入崖下。寻所入而得嵌窞焉。石室宽博，中有石像二十七真，得之以进。乃于内殿设位，晨夕焚香，躬自瞻谒。命夹紵工作二十七像，送于本洞。于其处置通圣观，改县为真宁以旌之。赐宝香及炉，炉今犹在。乡里之人言：“昔年有底老者，不知所来，庞眉皓发，异于他叟。或出或处，乡俗咸敬之。于山下卖酒，常有异人来饮。或药童樵父，来往其家。一旦众异人谓底老曰：“加其酝，更一饮，不复来矣。”如其言，加酿以待焉。酿熟，群仙果至，饮酣，居下者一人，与坐云：“我请刻众仙之形，以留于世。”乃取石二十七片。刻成二十七人。俄顷之间，备得众仙真容，置于洞中，依饮时列坐。皆志仙之名氏于其背。安讫而散去。底老亦不复知所之。时人咸谓仙举也。底老者，疑其氏宿耳。后著作郎东门诰，为赞序以纪之。（出《神仙感遇传》）

姚泓

唐太宗年，有禅师行道精高，居于南岳，忽一日，见一物人行而来，直至僧前，绿毛覆体。禅师惧，谓为梟之属也；细视面目，即如人也。僧乃问曰：“檀越为山神耶？野兽耶？复乃何事而特至此？贫道禅居此地，不扰生灵，神有知，无相恼也。”良久，其物合掌而言曰：“今是何代？”僧曰：“大唐也。”又曰：“和尚知晋宋乎？自尔至是复几载？”僧曰：“从晋及今，向百四年矣。”其物乃曰：“和尚博古知今，宁不知有姚泓乎？”僧曰：“知之。”物曰：“我即泓也。”僧曰：“吾览晋史，言姚泓为刘裕所执，迁姚宗于江南，而斩泓

于建康市。据其所记，泓则死矣，何至今日子复称为姚泓耶！

“泓曰：‘当尔之时，我国实为裕所灭，送我于建康市，以徇天下；奈何未及肆刑，我乃脱身逃匿。裕既求我不得，遂假一人貌类我者斩之，以立威声，示其后耳。我则实泓之本身也。’

“僧因留坐，语之曰：‘史之说岂虚言哉？’泓笑曰：‘和尚岂不闻汉有淮南王刘安乎，其实升仙，而迁、固状以叛逆伏诛。汉史之妄，岂复逾于后史耶？斯则史氏妄言之证也。我自逃窜山野，肆意游行，福地静庐，无不探讨。既绝火食，远陟此峰，乐道逍遥，唯餐松柏之叶。年深代久，遍身生此绿毛，已得长生不死之道矣。’僧又曰：‘食松柏之叶，何至生毛若是乎？’泓曰：‘昔秦宫人遭乱避世，入太华之峰，饵其松柏，岁祀浸久，体生碧毛尺余。或逢世人，人自惊异，至今谓之毛女峰。且上人颇信古，岂不详信之乎？’僧因问请须所食。泓言：‘吾不食世间之味久矣，唯饮茶一瓯。’

“仍为僧陈晋宋历代之事，如指诸掌。更有史氏阙而不书者，泓悉备言之。既而辞僧告去，竟不复见耳。（出《逸史》）

李卫公

苏州常熟县元阳观单尊师，法名以清。大历中，常往嘉兴，入船中，闻香气颇甚，疑有异人。遍目舟中客，皆贾贩之徒，唯船头一人，颜色颇殊，旨趣恬静。单君至中路，告船人，令易席座船头，就与言也。既并席之后，香气亦甚，单君因从容问之，答曰：‘某本此地人也，少染大风，眉发皆落，自恶不已，遂私逃于深山，意任虎豹所食。数日，山路转深，都无人迹。忽遇一老人问曰：‘子何人也，远入山谷。’某具述本意。老人哀之，视曰：‘汝疾得吾，今能差矣。可随吾行。’因随

老人行，入山十余里，至一涧，过水十余步，豁然广阔，有草堂数间。老人曰：‘汝未可便入，且于此堂中待一月日，后吾自来看汝。’因遗丸药一裹，令服之。又云：‘此堂中有黄精、百合、茯苓、薯蓣、枣、栗、苏、蜜之类，恣汝所食。’某入堂居，老人遂行，更入深去。某服药后，亦不饥渴，但觉身轻。如是凡经两月日，老人方至。见其人笑曰：‘尔尚在焉，不亦有心哉！汝疾已差，知乎？’曰：‘不知。’老人曰：‘于水照之。’鬓眉皆生矣，色倍少好。老人曰：‘汝未合久居此。既服吾药，不但祛疾，可长生人间矣。且修行道术，与汝二十年后为期。’因令却归人间。临别，某拜辞曰：‘不审仙圣复何姓名，愿垂告示。’老人曰：‘子不闻唐初卫公李靖否！即吾身是也。’乃辞出山。今以所修恐未合圣旨，年限将及，再入山寻师耳。”单君因记其事，为人说之。（出《原化记》）

卷第三十 神仙三十

张果

张果

张果者，隐于恒州条山，常往来汾晋间，时人传有长年秘术，耆老云：“为儿童时见之，自言数百岁矣。”唐太宗、高宗累征之，不起。则天召之出山，佯死于妒女庙前。时方盛热，须臾臭烂生虫。闻于则天，信其死矣。后有人于恒州山中复见之。果常乘一白驴，日行数万里，休则重叠之，其厚如纸，置于巾箱中；乘则以水翼之，还成驴矣。开元二十三年，玄宗遣通事舍人裴晤，驰驿于恒州迎之。果对晤气绝而死。晤乃焚香启请，宣天子求道之意。俄顷渐苏，晤不敢逼，驰还奏之。乃命中书舍人徐峤赍玺书迎之。果随峤到东都，于集贤院安置，肩舆入宫，备加礼敬。玄宗因从容谓曰：“先生得道者也，何齿发之衰耶？”果曰：“衰朽之岁，无道术可凭，故使之然，良足耻也；今若尽除，不犹愈乎。”因于御前拔去鬓发，击落牙齿，流血溢口。玄宗甚惊，谓曰：“先生休舍，少选晤语。”俄顷召之，青鬓皓齿，愈于壮年。一日，秘书监王迥质、太常少卿萧华尝同造焉。时玄宗欲令尚主，果未知之也，忽笑谓二人曰：“娶妇得公主，甚可畏也。”迥质与华相顾，未谕其言。俄顷有中使至，谓果曰：“上以玉真公主早岁好道，欲降于先生。”果大笑，竟不承诏。二人方悟向来之言。是时公卿

多往候谒，或问以方外之事，皆诡对之，每云：“余是尧时丙子年人。”时莫能测也。又云：“尧时为侍中。”善于胎息，累日不食，食时但进美酒及三黄丸。玄宗留之内殿，赐之酒。辞以山臣饮不过二升。有一弟子，饮可一斗。玄宗闻之喜，令召之。俄一小道士，自殿檐飞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旨趣雅淡。谒见上，言词清爽，礼貌臻备。玄宗命坐，果曰：“弟子常侍立于侧，未宜赐坐。”玄宗目之愈喜，遂赐之酒，饮及一斗，不辞。果辞曰：“不可更赐，过度必有所失，致龙颜一笑耳。”玄宗又逼赐之。酒忽从顶涌出，冠子落地，化为一。玄宗及嫔御皆惊笑，视之，已失道士矣。但见一金在地，覆之，槩盛一斗。验之，乃集贤院中也。累试仙术，不可穷纪。有师夜光者善视鬼，玄宗常召果坐于前，而敕夜光视之。夜光至御前奏曰：“不知张果安在乎，愿视察也。”而果在御前久矣，夜光卒不能见。又有邢和璞者，有算术。每视人，则布筹于前。未几，已能详其名氏、穷远、善恶、夭寿。前后所算计千数，未常不析其苛细，玄宗奇之久矣。及命算果，则运筹移时，意竭神沮，终不能定其甲子。玄宗谓中贵人高力士曰：“我闻神仙之人，寒燠不能瘳其体，外物不能免其中。今张果善算者莫得究其年，视鬼者莫得见其状，神仙倏忽，岂非真者耶。然常闻谨斟饮之者死，若非仙人，必败其质，可试以饮也。”会天大雪，寒甚，玄宗命进谨斟赐果。果遂举饮，尽三卮，醺然有醉色，顾谓左右曰：“此酒非佳味也。”即偃而寝，食顷方寤。忽览镜视其齿，皆斑然焦黑，遽命侍童取铁如意，击其齿尽，随收于衣带中，徐解衣，出药一贴，色微红光莹，果以傅诸齿穴中，已而又寝，久之忽寤，再引镜自视，其齿已生矣，其坚然光白，愈于前也。玄宗方信其灵异，谓力士曰：“得非真仙乎。”遂下诏曰：“恒州张果先生，游方之外者也，迹先高尚，

心入冥冥。久混光尘，应召赴阙。莫知甲子之数，且谓羲皇上人。问以道枢，尽会宗极。今则将行朝礼，爰申宠命，可授银青光禄大夫，仍赐号通玄先生。”未几，玄宗狩于咸阳，获一大鹿，稍异常者。庖人方饌，果见之曰：“此仙鹿也，已满千岁。昔汉武帝元狩五年，臣曾侍从，畋于上林。时生获此鹿，既而放之。”玄宗曰：“鹿多矣，时迁代变，岂不为猎者所获乎？”果曰：“武帝舍鹿之时，以铜牌志于左角下。”遂命验之，果获铜牌二寸许，但文字凋暗耳。玄宗又谓果曰：“元狩是何甲子？至此凡几年矣？”果曰：“是岁癸亥，武帝始开昆明池；今甲戌岁，八百五十二年矣。”玄宗命太史氏校其长历，略无差焉，玄宗愈奇之。时又有道士叶法善，亦多术，玄宗问曰：“果何人耶？”答曰：“臣知之，然臣言讫即死，故不敢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即得活。”玄宗许之，法善曰：“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讫，七窍流血，僵仆于地。玄宗遽诣果所，免冠跣足，自称其罪。果徐曰：“此儿多口过，不谪之，恐败天地间事耳。”玄宗复哀请久之。果以水巽其面，法善即时复生。其后累陈老病，乞归恒州。诏给驿送到恒州。天宝初，玄宗又遣徵召。果闻之，忽卒，弟子葬之，后发棺，空棺而已。（出《明皇杂录》、《宣室志》、《续神仙传》）

翟乾

翟乾，云安人也，庞眉广颡，巨目方颐，身長六尺，手大尺余，每揖人，手过胸前。常于黄鹤山师事来天师，尽得其道。能行气丹篆，陆制虎豹，水伏蛟龙，卧常虚枕。往往言将来之事，言无不验。因入夔州市，谓人曰：“今夜有八人过此，宜善待之。”是夕火烧百余家，晓之者云：“八人乃火字也。”

“每入山，群虎随之。曾于江上与十许人玩月，或问曰：‘月中竟何所有？’乾笑曰：‘可随我手看之。’乃见月规半天，琼楼金阙满焉，良久乃隐。云安井自大江溯别派，凡三十里，近井十五里，澄清如镜，舟楫无虞。近江十五里，皆滩石险恶难于沿溯。乾念商旅之劳，于汉城山上，结坛考召，追命群龙，凡一十四处，皆化为老人，应召而至。乾谕以滩波之险，害物劳人，使皆平之。一夕之间，风雷震击，一十四里，尽为平潭矣。唯一滩仍旧，龙亦不至。乾复严敕神吏追之。又三日，有一女子至焉，因责其不伏应召之意。女子曰：‘某所以不来者，欲助天师广济物之功耳；且富商大贾，力皆有余，而佣力负运者，力皆不足。云安之贫民，自江口负财货至近井潭，以给衣食者众矣。今若轻舟利涉，平江无虞，即邑之贫民，无佣负之所，绝衣食之路，所困者多矣。余宁险滩波以贍佣负，不可利舟楫以安富商。所不至者，理在此也。’乾善其言，因使诸龙各复其故。风雷顷刻，而长滩如旧。唐天宝中，诏赴上京，恩遇隆厚。岁余还故山，寻得道而去。先是，蜀有道士佯狂，俗号为‘灰袋’，即乾晚年弟子也。乾每戒其徒曰：‘勿欺此人，吾所不及。’常大雪中，衣布裙，入青城山，暮投兰若求僧寄宿，僧曰：‘贫僧一衲而已，天寒，此恐不能相活。’道者但云：‘容一床足矣。’至夜半，雪深风起。僧虑道者已死，就视之，去床数尺，气蒸如炉，流汗袒寝，僧始知其异人。未明，不辞而去。多住村落，每住人愈信之。曾病口疮，不食数月，状若将死。村人素神之，因为设道斋，斋散，忽起就枕，谓众人曰：‘试窥吾口中，有何物也？’乃张口如箕，五脏悉露。同类惊异，作礼问之，唯曰：‘此足恶！此足恶！’后不知所终。（出《酉阳杂俎》、《仙传拾遗》）

凡八兄

凡八兄者，不知仙籍之中何品位也，隋太子勇之孙，名德祖，仕唐为尚辇奉御，性颇好道，以金丹延生为务，炉鼎所费，家无余财，宫散俸薄，往往缺于芻粥。稍有百金，即输于炭药之直矣。凡八兄忽诣其家，谈玄虚，论方术，以为金丹之制，不足为劳，黄白变化，咳唾可致。德祖愈加尊敬，而凡之刚噪喧杂，嗜酒贪饕，殊不可耐；昼出夜还，不畏街禁；肥鲜醇酎，非时即须。德祖了谙其性，委曲预备，必副所求，由是淹留数月。一日，令德祖取鼎釜，仓卒敖辈陈于药房中，凡自击碎之，垒铁加炭，烈火以煅焉。投散药十七于其上，反扃其室，背灯壁隅。乃与德祖庭中步月，中夜谓德祖曰：“我太极仙人也，以子栖心至道，抗节不回，故来相教耳。明月良夜，能远游乎？”德祖诺。遂相与出门，及反顾，扃钥如旧。徐行若三二十里，路颇平，憩一山顶，德视觉倦。八兄曰：“此去长安千里矣，当甚劳乎！”德祖惊其且远，亦以行倦为对。八兄长笑一声，逡巡，有白兽至焉，命德祖乘之，其行迅疾，渐觉弥远。因问长安里数。八兄曰：“此八万里矣。”德祖悄然，忽念未别家小，白兽屹然不行。八兄笑曰：“果有尘俗之念，去世未得如术。”遽命白兽送德祖诣云宫，谒解空法师，俄顷已至。法师延坐，使青童以金丹饲之。德祖捧接，但见毒螫之物，不可取食；又以玉液饮之，复闻其臭，亦不可饮。法师令白兽送德祖还其家。凡八兄不复见矣。至其家，灯烛宛然，夜未央矣。明晨视其所化，黄白灿然。虽资货有余，而八兄仙仪，杳不可睹。一日，忽见凡八兄之仆，携筐筥而过其门。问凡君所止。”在仙府矣，使我暂至人寰。若见奉御，亦令同来可也。“自是德祖随凡君仙仆而去，不复还矣。（出《仙传拾遗》）

卷第三十一 神仙三十一

李遐周

李遐周

李遐周者，颇有道术，唐开元中，尝召入禁中，后求出住玄都观。唐宰相李林甫尝往谒之，遐周谓曰：“公存则家泰，殁则家亡。”林甫拜泣，求其救解。笑而不答，曰：“戏之耳。”天宝末，禄山豪横跋扈，远近忧之；而上意未寤。一旦遐周隐去，不知所之。但于其所居壁上，题诗数章，言禄山僭窃及幸蜀之事。时人莫晓，后方验之。其末篇曰：“燕市人皆去，函关马不归。若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燕市人皆去”，禄山悉幽蓟之众而起也。“函关马不归”者，哥舒翰潼关之败，足马不还也。“若逢山下鬼”者，马嵬蜀中驿名也。“环上系罗衣”者，贵妃小字玉环，马嵬时，高力士以罗巾缢之也。其所先见，皆此类矣。（出《明皇杂录》）

许老翁

许老翁者，不知何许人也，隐于峨嵋山，不知年代。唐天宝中，益州士曹柳某妻李氏，容色绝代。时节度使章仇兼琼，新得吐番安戎城，差柳送物至城所，三岁不复命。李在官舍，重门未启，忽有裴兵曹诣门，云是李之中表丈人。李云：“无

裴家亲。”门不令启，裴因言李小名，兼说其中外氏族。李方令开门致拜，因欲餐。裴人质甚雅，因问柳郎去几时。答云：“已三载矣！”裴云：“三载义绝。古人所言，今欲如何？且丈人与子，业因合为伉俪，愿无拒此。”而竟为裴丈所述，似不由人可否也。裴兵曹者，亦既娶矣，而章仇公闻李姿美，欲窥觐之。乃令夫人特设筵会，屈府县之妻，罔不毕集。唯李以夫婿在远辞焉。章仇妻以须必见，乃云：“但来，无苦推辞。”李惧责遂行。着黄罗银泥裙，五晕罗银泥衫子，单丝罗红地银泥帔子，盖益都之盛服也。裴顾衣而叹曰：“世间之服，华丽止此耳。”回谓小仆：“可归開箱，取第三衣来。”李云：“不与第一而与第三，何也？”裴曰：“第三已非人世所有矣。”须臾衣至，异香满室。裴再示，笑谓小仆曰：“衣服当须尔耶？若章仇何知，但恐许老翁知耳。”乃登车诣节度家，既入，夫人并座客，悉皆降阶致礼。李既服天衣，貌更殊异，观者爱之。坐定，夫人令白章仇曰：“土曹之妻，容饰绝代。”章仇径来入院，戒众勿起。见李服色，叹息数四，乃借帔观之，则知非人间物。试之水火，亦不焚污。因留诘之。李具陈本末，使人至裴居处，则不见矣。兼琮乃易其衣而进，并奏许老翁之事。敕令以计须求许老。章仇意疑仙者往来，必在药肆。因令药师候其出处，居四日得之。初有小童诣肆市药。药师意是其徒，乃以恶药与之。小童往而复来，且嘱云：“大人怒药不佳，欲见捶撻。”因问：“大人为谁？”童子云：“许老翁也。”药师甚喜，引童白府。章仇令劲健百人，卒吏五十人，随童诣山，且申敕令。山峰巉绝，众莫能上。童乃自下大呼，须臾老翁出石壁上，问何故领尔许人来，童具白其事。老翁问童曷不来，童曷不来，童遂冉冉蹑虚而上。诸吏叩头求哀云：“大夫之暴，翁所知也。”老翁乃许行，谓诸吏曰：“

君但返府，我随至。”乃吏卒至府未久，而翁亦至焉。章仇见之，再拜俯伏。翁无敬色。因问娶李者是谁。翁曰：“此是上元夫人衣库之官，俗情未尽耳。”章仇求老翁诣帝，许云：“往亦不难。”乃与奏事者克期至长安，先期而至，有诏引见。玄宗致礼甚恭，既坐，问云：“库官有罪，天上知否？翁云：“已被流作人间一国主矣。”又问：“衣竟何如。”许云：“设席施衣于清净之所，当有人来取。”上敕人如其言。初不见人，但有旋风卷衣入云，顾盼之间，亦失许翁所在矣。（出《仙传拾遗》）

许老翁

又一说云：天宝中有士人崔姓者，尉于巴蜀，才至成都而卒。时连帅章仇兼琼，哀其妻少而无所投止，因于青城山下置一别墅，又以其色美，有聘纳之意，计无所出，因谓其夫人曰：“贵为诸侯妻，何不盛陈盘筵，邀召女客，五百里内，尽可迎致。”夫人甚悦，兼琼因命衙官遍报五百里内女郎，克日会成都，意欲因会便留亡尉妻也，不谓已为族舅卢生纳之矣。卢舅密知兼琼意，令尉妻辞疾不行。兼琼大怒，促左右百骑往收捕。卢舅时方食，兵骑绕宅已合，卢谈笑自若，殊不介怀。食讫，谓妻曰：“兼琼意可知矣，夫人不可不行。少顷，即当送素色衣来，便可服之而往。”言讫，乘骡出门。兵骑前揽不得，徐徐而去，追不能及。俄使一小童捧箱，内有故青裙、白衫子、绿帔子、绯罗縠绢素，皆非世人所有。尉妻服之至成都，诸女郎皆先期而至。兼琼觐于帷下，及尉妻入，光彩绕身，美色傍射，不可正视。坐者皆摄气，不觉起拜。会讫归，三日而卒。兼琼大骇，具状奏闻。玄宗问张果，果云：“知之，不敢言。”

请问青城王老。”玄宗即诏兼琼，求访王老进之。兼琼搜索青城山前后，并无此人。唯草市药肆云：“常有二人，日来卖药，称王老所使。”二人至，兼琼即令衙官随之，入山数里，至一草堂。王老皤然鬓发，隐几危坐。衙官随入，遂宣诏，兼致兼琼意。王老曰：“此必多言小儿张果也。”因与兼琼克期到京师。令先发表，不肯乘传，兼琼从之。使才至银台，王老亦到。玄宗即召问之。时张果犹在玄宗侧，见王老，惶恐再拜。王老叱果曰：“小子何不言之，又遣远取吾来。”果言：“小仙不敢，专候仙伯言耳。”王老乃奏曰：“卢二舅即太元夫人库子。因假下游，以亡尉妻微有仙骨，故纳为媵。无何，盗太元夫人衣服与着，已受谪至重。今为郁单天子矣。亡尉妻以衣太元夫人衣服，堕无间狱矣。”奏讫，苦不愿留。玄宗命放还，后不知所在。（出《玄怪录》）

李珣

李珣，广陵江阳人也，世居城市，贩余自业，珣性端谨，异于常辈。年十五时，父适他行，以珣专贩事。人有余者，与余。珣即授以升斗，俾令自量。不计时之贵贱，一斗只求两文利，以资父母。岁月既深，衣食甚丰。父怪而问之，具以实对。父曰：“吾之所业，同流中无不用出入升斗，出轻入重，以规厚利。虽官司以春秋较榷，终莫断其弊。吾但以升斗出入皆用之，自以为无偏久矣。汝今更出入任之自量，吾不可及也。然衣食丰给，岂非神明之助耶！”后父母歿，及珣年八十余，不改其业。适李珣出相，节制淮南。珣以新节度使同姓名，极用自惊，乃改名宽。李珣下车后数月，修道斋次。夜梦入洞府中，见景色正春，烟花烂熳，翔鸾舞鹤，彩云瑞霞，楼阁连延。珣

独步其下，见石壁光莹，填金书字，列人姓名。似有李珣，字长二尺余。珣视之极喜，自谓生于明代，久历显官，又升宰辅，能无功德及于天下。今洞府有名，我必仙人也，再三为喜。方喜之际，有二仙童自石壁左右出，珣问：“此何所也？”曰：“华阳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也。”珣惊，复问：“非珣何人也？”仙童曰：“此相公江阳部民也。”珣及晓，历记前事，益自惊叹，问于道士，无有知者。复思试召江阳官属诘之，亦莫知也。乃令府城内求访同姓名者。数日，军营里巷相推，乃得李宽旧名珣，遂闻于珣。乃以车舆迎之，置于静室，斋沐拜谒，谓为道兄，一家敬事，朝夕参礼。李情景恬，道貌秀异，须长尺余，皓然可爱。年六十时，曾有道士教其胎息，亦久不食，珣愈敬之。及月余，乃问曰：“道兄平生得何道术？服炼何药？珣曾梦入洞府，见石壁姓名，仙童所指，是以迎请师事，愿以相授。”宽辞以不知道术服炼之事。珣复虔拜，因问宽所修何术。宽辞以愚民不知所修，遂具贩余以对。珣再三审问，咨嗟曰：“此常人之难事，阴功不可及也。”复曰：“乃知世之动静食息，莫不有报。苟积德，虽在贫贱，神明护，名书仙籍，以警尘俗。”又问胎息不食之由，具以对。珣师其胎息，亦不食。宽年百余岁，轻健异常。忽告子孙曰：“吾寄世多年，虽自养气，亦无益汝辈。”一夕而卒，三日棺裂声。视之，衣带不解，如蝉蜕，已尸解矣。（出《续仙传》）

章全素

吴郡蒋生，好神仙，弱岁弃家，隐四明山下，尝从道士学炼丹。遂置炉鼎，爨薪鼓鞴，积十年，而炼丹卒不成。其后寓游荆门，见有行乞于市者，肤甚頹，裸然而病，且寒噤不能

语。生怜其穷困，解裘衣之，因命执侍左右，徵其家。对曰：“楚人章氏子，全素其名，家于南昌，有沃田数百亩。属年饥，流徙荆江间，且十年矣。田归于官，身病不能自振，幸君子怜而容焉。”于是与蒋生同归四明山下。而全素甚情，常旦寐自逸。蒋生恶骂而捶者不可计。生有石砚在几上，忽一日，全素白蒋生曰：“先生好神仙者，学炼丹且久矣。夫仙丹食之，则骨化为金，如是安有不长生耶？今先生神丹，能化石砚为金乎？若然者，吾为先生有道术士。”生自度不果，心甚惭，而以他词拒之曰：“汝佣者，岂能知神仙事乎！若妄言，自速笞骂之辱。”全素笑而去。后月余，全素于衣中出一瓢甚小，顾谓蒋生曰：“此瓢中有仙丹，能化石为金。愿得先生石砚，以一刀圭傅其上，可乎？”蒋生性轻果，且以为诞妄，诟骂曰：“吾学炼丹十年矣，尚未能穷其妙，佣者何敢与吾喋喋议语耶！”全素佯惧不对。明日，蒋生独行山水间，命全素守舍，于是键其门而去。至晚归，则见全素已卒矣。生乃以簣蔽其尸，将命棺而瘞于野。及彻其簣，而全素尸已亡去，徒有冠带衣履存焉。生大异，且以为神仙得道者，即于几上视石砚，亦亡矣。生益异之。后一日，蒋生见药鼎下有光，生曰：“岂非吾仙丹乎？”即于烬中探之，得石砚，其上寸余，化为紫金，光甚莹彻。盖全素仙丹之所化也。生始悟全素果仙人，独恨不能识，益自惭恚。其后蒋生学炼丹卒不成，竟死于四明山。（出《宣室志》）

卷第三十二 神仙三十二

王贾

王贾

婺州参军王贾，本太原人，移家覃怀，而先人之塋，在于临汝。贾少而聪颖，未尝有过，沉静少言。年十四，忽谓诸兄曰：“不出三日，家中当恐，且有大丧。”居二日，宅中火，延烧堂室，祖母年老震惊，自投于床而卒。兄以贾言闻诸父，诸父讯贾。贾曰：“卜筮而知。”后又白诸父曰：“太行南，泌河湾澳内，有两龙居之。欲识真龙，请同观之。”诸父怒曰：“小子好诡言骇物，当笞之。”贾跪曰：“实有。”故请观之。诸父怒曰：“小子好诡。”与同行，贾请具雨衣。于是至泌河浦深处。贾入水，以鞭画之，水为之分。下有大石，二龙盘绕之，一白一黑，各长数丈，见人冲天。诸父大惊，良久瞻视。贾曰：“既见矣，将复还。”因以鞭挥之，水合如旧。则云雾昼昏，雷电且至。贾曰：“诸父驶去。”因驰，未里余，飞雨大注。方知非常人也。贾年十七，诣京举孝廉，既擢第，乃娶清河崔氏，后选授婺州参军，还过东都。贾母之表妹，死已经年，常于灵帐发言，处置家事。儿女僮妾，不敢为非。每索饮食衣服，有不应求，即加笞骂，亲戚咸怪之。贾曰：“此必妖异。”因造姨宅，唁姨诸子。先是姨谓诸子曰：“明日王家外甥来，必莫令进，此小子大罪过人。”贾既至门，不得进。

贾令召老苍头谓曰：“宅内言者，非汝主母，乃妖魅耳。汝但私语汝主，令引我入，当为除去之。”家人素病之，乃潜言于诸郎。诸郎亦悟，邀贾入。贾拜吊已，因向灵言曰：“闻姨亡来大有神，言语如旧，今故谒姨，何不与我言也。”不应。贾又邀之曰：“今故来谒，姨若不言，终不去矣，当止于此。”魅知不免，乃帐中言曰：“甥比佳乎？何期别后，生死遂隔。汝不忘吾，犹能相访，愧不可言。”因涕泣言语，皆姨平生声也。诸子闻之号泣。姨令具馔，坐贾于前，命酒相对，殷勤不已。醉后，贾因请曰：“姨既神异，何不令我见形！”姨曰：“幽明道殊，何要相见？”贾曰：“姨不能全出，请露半面。不然，呈一手一足，令我见之。如不相示，亦终不去。”魅既被邀苦至，因见左手，于手指宛然，又姨之手也。诸子又号泣。贾因前执其手，姨惊呼诸子曰：“外甥无礼，何不举手。”诸子未进，贾遂引其手，扑之于地，尚犹哀叫，扑之数四，即死，乃老狐也。形既见，体裸无毛。命火焚之，灵语遂绝。

贾至婺州，以事到东阳。令有女，病魅数年，医不能愈。令邀贾到宅，置茗馔而不敢有言。贾知之，谓令曰：“闻君有女病魅，当为去之。”因为桃符，令置所卧床前。女见符泣而骂，须臾眠熟，有大狸腰斩，死于床下，疾乃止。时杜暹为婺州参军，与贾同列，相得甚欢。与暹同部领，使于洛阳。过钱塘江，登罗刹山，观浙江潮，谓暹曰：“大禹真圣者，当理水时，所有金柜玉符，以镇川渚。若此杭州城不镇压，寻当陷矣。”暹曰：“何以知之。”贾曰：“此石下是，相与观焉。”因令暹闭目，执其手，令暹跳下。暹忽闭目，已至水底。其空处如堂，有大石柜，高丈余，锁之。贾手开其锁，去其盖，引暹手登之，因同入柜中。又有金柜，可高三尺，金锁锁之。贾曰：“玉符在中，然世人不合见。”暹观之既已，又接其手，令

腾出。暹距跃则至岸矣。既与暹交熟，乃告暹曰：“君有宰相禄，当自保爱。”因示其拜官历任，及于年寿，周细语之。暹后迁拜，一如其说。既而至吴郡停船，而女子夭死，生五年矣。母抚之哀恸，而贾不哭。暹重贾，各见妻子，如一家。于是对其妻谓暹曰：“吾第三天人也，有罪，谪为世人二十五年，今已满矣。后日当行。此女亦非吾子也，所以早夭。妻崔氏亦非吾妻，即吉州别驾李乙妻也，缘时岁未到，乙未合妻。以世人亦合有室，故司命权以妻吾。吾今期尽，妻即当过李氏。李氏三品禄数任，生五子。世人不知，何为妄哭？”妻久知其夫灵异，因辍哭请曰：“吾方年盛，君何忍见舍？且暑月在途，零丁如此，请送至洛，得遂栖息。行路之人，犹合矜愍；况室家之好，而忽遗弃耶？”贾笑而不答，因令造棺器，纳亡女其中，置之船下。又嘱暹以身后事曰：“吾卒后，为素棺，漆其缝，将至先莹，与女子皆祔付于墓。殓后即发，使至宋州。崔氏伯任宋州别驾，当留其侄，听之。至冬初，李乙必充计入京，与崔氏伯相见，即伯之故人，因求婚。崔别驾以侄妻之，事已定矣。”暹然之。其妻日夜涕泣，请其少留，终不答。至日沐浴，衣新衣。暮时召暹，相对言谈。顷而卧，遂卒。暹哭之恸，为制朋友之服，如其言殓之。行及宋州，崔别驾果留其侄。暹至临汝，乃厚葬贾及其女。其冬，李乙至宋州，求婚其妻。崔别驾以妻之。暹后作相，历中外，皆如其语。（出《纪闻》）

颜真卿

颜真卿字清臣，琅琊临沂人也，北齐黄门侍郎之推五代孙。幼而勤学，举进士，累登甲科。真卿年十八九时，卧疾百余日，

医不能愈。有道士过其家，自称北山君，出丹砂粟许救之，顷刻即愈，谓之曰：“子有清简之名，已志金台，可以度世，上补仙宫，不宜自沉于名宦之海；若不能摆脱尘网，去世之日，可以尔之形炼神阴景，然后得道也。”复以丹一粒授之，戒之曰：“抗节辅主，勤俭致身，百年外，吾期尔于伊洛之间矣。”

“真卿亦自负才器，将俟大用；而吟阅之暇，常留心仙道。既中科第，四命为监察御史，充河西陇左军城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狱，久不决。真卿至，辨之。天时方旱，狱决乃雨，郡人呼为御史雨。河东有郑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殁于僧舍堙垣地。真卿劾奏之，兄弟三十年不齿，天下耸动。迁殿中侍御史武部员外。杨国忠怒其不附己，出为平原太守。安禄山逆节颇著，真卿托以霖雨，修城浚壕，阴料丁壮，实储廩。佯命文士泛舟，饮酒赋诗。禄山密侦之，以为书生，不足虞也。无几，禄山反，河朔尽陷，唯平原城有备焉，乃使司兵参军驰奏。玄宗喜曰：“河北二十四郡，唯真卿一人而已。朕恨未识其形状耳。”禄山既陷洛阳，杀留守李叔登，以其首招降河北。真卿恐摇人心，杀其使者，乃谓诸将曰：“我识李愬，此首非真也。”久之为冠饰，以草续支体，棺而葬之。禄山以兵守土门。真卿兄杲卿，为常山太守，共破土门。十七郡同日归顺，推真卿为帅，得兵二十万，横绝燕赵。诏加户部侍郎平原太守。时清河郡客李萼，谒于军前。真卿与之经略，共破禄山党二万余人于堂邑。肃宗幸灵武，诏授工部尚书御史大夫。真卿间道朝于凤翔，拜宪部尚书，寻加御史大夫。弹奏黜陟，朝纲大举。连典蒲州、同州，皆有遗爱。为御史唐实所构，宰臣所忌，贬饶州刺史。复拜升州浙西节度使，徵为刑部尚书。又为李辅国所譖，贬蓬州长史。代宗嗣位，拜利州刺史，入为户部侍郎，荆南节度使，寻除右丞，封鲁郡公。

宰相元载，私树朋党，惧朝臣言其长短，奏令百官凡欲论事，皆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然后上闻。真卿奏疏极言之乃止。后因摄祭太庙，以祭器不修言于朝。元载以为诽谤时政，贬硤州别驾，复为抚州湖州刺史。元载伏诛，拜刑部尚书。代宗崩，为礼仪使。又以高祖已下七圣，谥号繁多，上议请取初谥为定，为宰相杨炎所忌，不行。改太子少傅，潜夺其权，又改太子太师。时李希烈陷汝州，宰相卢杞，素忌其刚正，将中害之。奏以真卿重德，四方所瞻。使往谕希烈，可不血刃而平大寇矣。上从之。事行，朝野失色。李勉闻之，以为失一国老，貽朝廷羞，密表请留。又遣人逆之于路，不及。既见希烈，方宣诏旨，希烈养子千余人，雪刃争前欲杀之。丛绕诟骂，神色不动。希烈以身蔽之，乃就馆舍。希烈因宴其党，召真卿坐观之。使倡优僇綽政以为戏，真卿怒曰：“相公人臣也，奈何使小辈如此。”遂起。希烈使人问仪制于真卿，答曰：“老夫耄矣，曾掌国礼，所记者诸侯朝觐礼耳。”其后，希烈使积薪庭中，以油沃之。令人谓曰：“不能屈节，当须自烧。”真卿投身赴火。其逆党救之。真卿乃自作遗表、墓志、祭文，示以必死。贼党使缢之，兴元元年八月三日也。年七十七。朝廷闻之，辍朝五日，谥文忠公。真卿四朝重德，正直敢言，老而弥壮。为卢杞所排，身殃于贼，天下冤之。

《别传》云：真卿将缢，解金带以遗使者曰：“吾尝修道，以形全为先。吾死之后，但割吾支节血，为吾吮血，以给之，则吾死无所恨矣。”缢者如其言。既死，复收瘞之。贼平，真卿家迁丧上京。启殡视之，棺朽败而尸形俨然，肌肉如生，手足柔软，髭发青黑，握拳不开，爪透手背。远近惊异焉。行及中路，旅棹渐轻，后达葬所，空棺而已。《开天传信记》详而载焉。

《别传》又云：真卿将往蔡州，谓其子曰：“吾与元载俱服上药，彼为酒色所败，故不及吾。此去蔡州，必为逆贼所害，尔后可迎吾丧于华阴，开棺视之，必异于众。”及是开棺，果睹其异。道士邢和璞曰：“此谓形仙者也。虽藏于铁石之中，炼形数满，自当擘裂飞去矣。”其后十余年，颜氏之家，自雍遣家仆往郑州，徵庄租，回及洛京，此仆偶到同德寺，见鲁公衣长白衫，张盖，在佛殿上坐。此仆遽欲近前拜之。公遂转身去。仰观佛壁，亦左右随之。终不令仆见其面，乃下佛殿，出寺去。仆亦步随之，径归城东北隅荒菜园中。有两间破屋，门上悬箔子，公便揭箔而入。仆遂隔箔子唱喏。公曰：“何人？”仆对以名，公曰：“入来。”仆既入拜，辄拟哭。公遽止之。遂略问一二儿侄了。公探怀中，出金十两付仆，以救家费，仍遣速去，“归勿与人说。后家内阙，即再来。”仆还雍，其家大惊。货其金，乃真金也。颜氏子便市鞍马，与向仆疾来省觐，复至前处，但满眼榛芜，一无所有。时人皆称鲁公尸解得道焉。（出《仙传拾遗》及《戎幕闲谭》、《玉堂闲话》）

卷第三十三 神仙三十三

韦弁

韦弁

韦弁字景照，开元中，举进士下第，游蜀。时将春暮，胜景尚多，与其友寻花访异，日为游宴。忽一旦有请者曰：“郡南十里许，有郑氏林亭，花卉方茂，有出尘之胜，愿偕游焉。”弁喜，遂与俱。果南十里，得郑氏亭焉。端室巍巍，横然四峙，山门花辟，曲径烟矗。眙而望之，不暇他视，真尘外景也。俄而延弁升巨亭之上。回廊环构，饰以珠玉，殆非人世所有。即引见仙子十数，左右侍卫，华裾靓妆，亦非常世所睹。中有一人与弁语，弁遍拜且诘之。美人曰：“闻吾子西游蜀都，历访佳景，春煦将尽，花卉芳妍，愿聊奉一醉，无以延款为疑也。”既坐，即张乐饮酒。其陈设肴膳，奇味珍果，既非世之所尝；金石丝竹，雅音清唱，又非世之所闻。弁乘间问曰：“某自上国历二京，至于帝宅尊严，侯家繁盛，莫不见之。今之所睹，固不可偕矣。然女郎何为若此之贵耶？”美人曰：“余非人间人，此盖玉清仙府也。适欲奉召，假以郑氏之亭耳。余有新曲，名曰《紫云》，今天子奉尚神仙之道，余以此乐授于吾子，而贡于圣唐之君，以此相托可乎。”弁曰：“某一儒生耳，在长安中，区区于九陌，以干一名。望天子门不可见；又非知音者，若将贡新曲，固不可为也。”美人曰：“君既不能，余当

寓梦而授于天子。然子已至此，亦道分使然，愿以三宝为赠。子其售之，可毕世之富也。”饮毕，命侍者出一杯，谓之碧瑶杯，光莹洞彻。又出一枕，谓之红蕤枕，似玉而栗，其文微红，而光彩莹朗。又出一紫玉函，似布，光彩甚于玉，俱授于弇。拜而谢之，即别去。行未及一里，回顾失向亭台，但荒榛而已。遂挈宝入长安。明年复下第，东游广陵，胡商诣弇，以访其宝。出而示之，胡人拜而言曰：“此玉清真人之宝，千万年人无见者，信天下之奇货矣。”以数十万金易而求之。弇以大富，因筑室江都，竟不求闻达，亦不知所终焉。后数年，玄宗梦神仙十余人，持乐器集于庭，奏曲以授，请为中原正始之音，曲名《紫云》。既晨兴，即以玉笛吹而习之，传于乐府。此乃符弇之所遇，欲使弇上奏之曲也。（出《神仙感遇传》）

申元之

申元之，不知何许人也。游历名山，博采方术，有修真度世之志。开元中，徵至，止开元观，恩渥愈厚。时又有邢和璞、罗公远、叶法善、吴筠、尹、何思达、史崇、尹崇、秘希言，佐佑玄风，翼戴圣主。清净无为之教，昭灼万宇。虽汉武、元魏之崇道，未足比方也。帝游温泉，幸东洛，元之常扈从焉。时善谭玄虚之旨，或留连论道，动移晷刻。惟贵妃与赵云容宫嫔三五人，同侍宸御，得聆其事。命赵云容侍茶药。元之愍其恭恪。乘间乞药，少希延生。元之曰：“我无所惜，但尔不久处世耳。”恳拜乞之不已，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况侍奉大仙，不得度世，如索手出于宝窟也。惟天师哀之。”元之念其志切，与绛雪丹一粒。曰：“汝服此丹，死必不坏。可大其棺，广其穴，含以真玉，疏而有风，魂不荡散，魄不溃坏，百

年后还得复生。此太阴炼形之道，即为地仙。复百年，迁居洞天矣。”云容从幸东都，病于兰昌宫，贵妃怜之，因以此事白于贵妃。及卒后，宦者徐玄造如其所请而瘞之。元和末百年矣，容果再生。元之尚来往人间，自号田先生。识者云：“元之魏时人，已数百岁矣。”（出《仙传拾遗》）

马自然

马湘字自然，杭州盐官人也。世为县小吏，而湘独好经史，攻文学，治道术。遍游天下，后归江南，而尝醉于湖州，坠雪溪，经日方出，衣不沾湿，坐于水上而言曰：“适为项羽相召饮酒，欲大醉，方返。”溪滨观者如堵。酒气犹冲人，状若风狂。路人多随看之。又时复以拳入鼻，及出拳，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顷，指柳树，令随溪水来去，指桥令断复续。后游常州，会唐宰相马植谪官，量移常州刺史。素闻湘名，乃邀相见，延礼甚异之。植问曰：“幸与道兄同姓，欲为兄弟，冀师道术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植曰：“扶风。”湘曰：“相公扶风，马湘则风马牛。但且相知，无徵同姓。”亦言与植风马牛不相及也。植留之郡斋，益敬之。或饮食次，植请见小术。乃于席上，以瓷器盛土种瓜，须臾引蔓，生花结实。取食众宾，皆称香美，异于常瓜。又于遍身及袜上摸钱，所出钱不知多少，掷之皆青铜钱，撒投井中，呼之一一飞出。人有收取，顷之复失。又植言此城中鼠极多。湘书一符，令人帖于南壁下，以箸击盘长啸。鼠成群而来，走就符下俯伏。湘乃呼鼠，有一大者近阶前，湘曰：“汝毛虫微物，天与粒食，何得穿墙穴屋，昼夜扰于相公；且以慈悯为心，未能尽杀，汝宜便相率离此。”大鼠乃回，群鼠皆前，若叩头盍谢罪，遂作队，

莫知其数，出城门去。自后城内更绝鼠。

后南游越州，经洞岩禅院，僧三百人方斋，而湘与婺州永康县牧马岩道士王知微及弟子王延叟同行。僧见湘单僂箕踞而食，略无揖者，但资以饭。湘不食，促知微、延叟急食而去。僧斋未毕，乃出门，又促速行。到诸暨县南店中，约去禅院七十余里，深夜，闻寻道士声。主人遽应，此有三人。外面极喜，请于主人，愿见道士。及入，乃二僧但礼拜哀鸣云：“禅僧不识道者，昨失迎奉，致貽谴责，三百僧到今下床不得。某二僧主事不坐，所以得来。固乞舍之。”湘唯睡而不对。知微、延叟但笑之。僧愈哀乞，湘乃曰：“此后无以轻慢为意。回去入门，坐僧当能下床。”僧回果如其言。

湘翌日又南行，时方春，见一家好菰菜，求之不能得，仍闻恶言。命延叟取纸笔，知微遂言：“求菜见阻，诚无讼理；况在道门，讵宜施之。”湘笑曰：“我非讼者也，作小戏耳。”于是延叟授纸笔，湘画一白鹭，以水翼之，飞入菜畦中啄菜。其主赶起，又飞下再三。湘又画一子，走赶捉白鹭，共践其菜，一时碎尽止。其主见道士嘻笑，曾求菜致此。虑复为他术，遂来哀乞。湘曰：“非求菜也，故相戏耳。”于是呼鹭及犬，皆飞走投入湘怀中。视菜如故，悉无所损。

又南游霍桐山，入长溪县界，夜投旅宿舍。舍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戏言：“无宿处，道士能壁上睡，即相容。”已逼日暮，知微、延叟切于止宿。湘曰：“尔但于俗旅中睡。”而湘跃身梁上，以一脚挂梁倒睡。适主人夜起，烛光照见，大惊异。湘曰：“梁上犹能，壁上何难？”俄而入壁，久之不出。主人拜谢。移知微、延叟入家内净处安宿。及旦，主人留连，忽失所在。知微、延叟前行数里，寻求已在路傍。自霍桐回永康县东天宝观驻泊，观有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余年，

即化为石。”自后松果化为石。忽大风雷震，石倒山侧作数截。会阳发自广州节度责授婺州，发性尚奇异，乃徙两截就郡斋，两截致之龙兴寺九松院，各高六、七尺，径三尺余，其石松皮鳞皴，今犹存焉。

或人有疾告者，湘无药，但以竹拄杖打痛处；腹内及身上百病，以竹杖指之，口吹杖头如雷鸣，便愈。有患腰脚驼曲，拄杖而来者，亦以竹拄杖打之，令放拄杖，应手便伸展。时有以财帛与湘者，推让不受；固与之，复散与贫人。所游行处，或宫观岩洞，多题诗句。其《登杭州秦望山诗》曰：“太乙初分何处寻，空留历数变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万里山川换古今。风动水光吞远峤，雨添岚气没高林。秦皇谩作驱山计，沧海茫茫转更深。”复归故乡省兄。适兄出，嫂侄喜叔归，湘告曰：“我与兄共此宅。归来要明此地，我唯爱东园耳。”嫂异之曰：“小叔久离家，归来兄犹未相面，何言分地。骨肉之情，必不忍如此。”驻留三日，嫂侄訝不食，但饮酒而已。待兄不归，及夜遽卒。明日兄归，问其故。妻子具以实对兄感恻，乃曰：“弟学道多年，非归要分宅，是归托化于我，以绝思望耳。”乃棺敛。其夕棺訇然有声，一家惊异，乃窆于园中，时大中十年也。明年，东川奏剑州梓桐县道士马自然白日上升。湘于东川谓人曰：“我盐官人也。”敕浙西道杭州覆视之，发冢视棺，乃一竹枝而已。（出《续仙传》）

张巨君

张巨君者，不知何许人也。时有许季山，得病不愈，清斋祭泰山请命，昼夜祈诉。忽有神人来问曰：“汝是何人？何事苦告幽冥？天使我来问汝，可以实对。”季山曰：“仆是东南

平舆许季山，抱病三年，不知罪之所在，故到灵山，请决死生。神人曰：“我是仙人张巨君，吾有《易》道，可以知汝祸祟所从。”季因再拜请曰：“幸神仙迂降，愿垂告示。”巨君为筮卦，遇《震》之《恒》，初九、六二、六三，三爻有变。巨君曰：“汝是无状之人，病安得愈？”季山曰：“愿为发之。”巨君曰：“汝曾将客行，为父报仇，于道杀客，纳空井中，大石盖其上。此人诉天府，以此病谪汝者。”季山曰：“实有此罪。”巨君曰：“何尔耶？”季山曰：“父昔为人所抔，耻蒙此以终身。时与客报之未能，客欲告怨主，所以害之。”巨君曰：“冥理难欺，汝自勤修，吾还山请命。”季山渐愈。巨君传季山筮，季山遂善于《易》；但不知求巨君度世之方，惜哉！（出《洞仙传》）

卷第三十四 神仙三十四

裴氏子

裴氏子

唐开元中，长安裴氏子于延平门外庄居，兄弟三人未仕，以孝义闻，虽贫好施惠。常有一老父过之求浆，衣服颜色稍异。裴子待之甚谨，问其所事，云：“以卖药为业。”问其族，曰：“不必言也。”因是往来憩宿于裴舍，积数年而无倦色。一日谓裴曰：“观君兄弟至窶，而常能恭己不倦于客，君实长者，积德如是，必有大福。吾亦厚君之惠，今为君致少财物，以备数年之储。”裴敬谢之。老父遂命求炭数斤，坎地为炉，炽火。少顷，命取小砖瓦如手指大者数枚，烧之，少顷皆赤，怀中取少药投之，乃生紫烟，食顷变为金矣，约重百两，以授裴子，谓裴曰：“此价倍于常者，度君家事三年之蓄矣。吾自此去，候君家罄尽，当复来耳。”裴氏兄弟益敬老父，拜之。因问其居，曰：“后当相示焉。”诀别而去，裴氏乃货其金而积粮。明年遇水旱，独免其灾。后三年，老父复至，又烧金以遗之。裴氏兄弟一人愿从学。老父遂将西去，数里至大白山西岩下，一大盘石，左有石壁。老父以杖叩之，须臾开。乃一洞天。有黄冠及小童迎接。老父引裴生入洞，初觉暗黑，渐即明朗，乃见城郭人物，内有宫阙堂殿，如世之寺观焉。道士玉童仙女无数，相迎入，盛歌乐。诸道士或琴棋讽诵言论。老父引裴氏礼

谒，谓诸人曰：“此城中主人也。”遂留一宿，食以胡麻饭、麟脯、仙酒。裴告归，相与诀别。老父复送出洞，遗以金宝遣之，谓裴曰：“君今未合久住，且归。后二十年，天下当乱。此是太白左掩洞，君至此时，可还来此，吾当迎接。裴子拜别，比至安史乱，裴氏全家而去，隐于洞中数年。居处仙境，咸受道术，乱定复出。兄弟数人，皆至大官；一家良贱，亦蒙寿考焉。（出《原化记》）

崔炜

贞元中，有崔炜者，故监察向之子也，向有诗名于人间，终于南海从事。炜居南海，意豁然也，不事家产，多尚豪侠，不数年，财业弹尽，多栖止佛舍。时中元日，番禺人多陈设珍异于佛庙，集百戏于开元寺。炜因窥之，见乞食老姬，因蹶而覆人之酒瓮，当垆者殴之，计其直仅一缗耳。炜怜之，脱衣为偿其所直，姬不谢而去，异日又来告炜曰：“谢子为脱吾难，吾善灸赘疣。今有越井冈艾少许奉子，每遇疣赘，只一炷耳，不独愈苦，兼获美艳。”炜笑而受之，姬倏亦不见。后数日，因游海光寺。遇老僧赘于耳。炜因出艾试灸之，而如其说。僧感之甚，谓炜曰：“贫道无以奉酬。但转经以资郎君之福耳。此山下有一任翁者，藏镪巨万，亦有斯疾，君子能疗之，当有厚报，请为书导之。”炜曰：“然。”任翁一闻喜跃，礼请甚谨。炜因出艾，一灸而愈。任翁告炜曰：“谢君子痊我所苦，无以厚酬，有钱十万奉子。幸从容，无草草而去。”炜因留彼。炜善丝竹之妙，闻主人堂前弹琴声，诘家童。对曰：“主人之爱女也。”因请其琴而弹之，女潜听而有意焉。时任翁家事鬼曰独脚神，每三岁必杀一人飧之。时已逼矣，求人获。任翁

俄负心，召其子计之曰：“门下客既不来，无血属，可以为殓。吾闻大恩尚不报，况愈小疾耳。”遂令具神馐。夜将半，拟杀炜，已潜扃炜所处之室，而炜莫觉。女密知之，潜持刃于窗隙间，告炜曰：“吾家事鬼，今夜当杀汝而祭之。汝可持此破窗遁去；不然者，少顷死矣。此刃亦望持去，无相累也。”炜恐悸汗流，挥刃携艾，断窗棂跃出，拔键而走。任翁俄觉，率家童十余辈，持刃秉炬追之六七里，几及之。炜因迷道，失足坠于大枯井中，追者失踪而返。

炜虽坠井，为槁叶所藉而无伤。及晓视之，乃一巨穴，深百余丈，无计可出。四旁嵌空宛转，可容千人。中有一白蛇盘屈，可长数丈，前有石臼，岩上有物滴下，如饴蜜，注臼中，蛇就饮之。炜察蛇有异，乃叩首祝之曰：“龙王，某不幸坠于此，愿王悯之，幸不相害。因饮其余，亦不饥渴。”细视蛇之唇吻，亦有疣焉。炜感蛇之见悯，欲为灸之，奈无从得火。既久，有遥火飘入于穴。炜乃燃艾，启蛇而灸之，是贻应手坠地，蛇之饮食久妨碍，及去，颇以为便，遂吐径寸珠酬炜。炜不受而启蛇曰：“龙王能施云雨，阴阳莫测，神变由心，行藏在己，必能有道，拯援沉沦，倘赐挈维，得还人世，则死生感激，铭在肌肤，但得一归，不愿怀宝。”蛇遂咽珠，蜿蜒将有所适。炜遂载拜，跨蛇而去，不由穴口，只于洞中行，可数十里。其中幽暗若漆，但蛇之光烛两壁。时见绘画古丈夫咸有冠带。最后触一石门，门有金兽啮环，洞然明朗。蛇低首不进，而卸下炜。炜将谓已达人世矣。

入户，但见一室，空阔可百余步，穴之四壁，皆镌为房室，当中有锦绣帟帐数间，垂金泥紫，更饰以珠翠，炫晃如明星之连缀。帐前有金炉，炉上有蛟龙鸾凤、龟蛇鸾雀，皆张口喷出香烟，芳芬翳郁。傍有小池，砌以金壁，贮以水银鳧鹭之类，

皆琢以琼瑶而泛之。四壁有床，咸饰以犀象，上有琴瑟笙簧、鼗鼓祝敌，不可胜记。炜细视，手泽尚新。炜乃恍然，莫测是何洞府也。良久，取琴试弹之，四壁户牖咸启，有小青衣出而笑曰：“玉京子已送崔家郎君至矣。”遂却走入。须臾，有四女，皆古环髻，曳霓裳之衣，谓炜曰：“何崔子擅入皇帝玄宫耶？”炜乃舍琴再拜。女亦酬拜。炜曰：“既是皇帝玄宫，皇帝何在？”曰：“暂赴祝融宴尔。”遂命炜就榻鼓琴。炜乃弹《胡笳》，女曰：“何曲也？”曰：“《胡笳》也。”曰：“何为胡笳？吾不晓也。”炜曰：“汉蔡文姬，即中郎邕之女也，没于胡中，及归，感胡中故事，因抚琴而成斯弄，像胡中吹笳哀咽之韵。”女皆怡然曰：“大是新曲。”遂命酌醴传觞。炜乃叩首，求归之意颇切。女曰：“崔子既来，皆是宿分，何必匆遽，幸且淹驻。羊城使者少倾当来，可以随往。”谓崔子曰：“皇帝已许田夫人奉箕帚，便可相见。”崔子莫测端倪，不敢应答。遂命侍女召田夫人。夫人不肯至，曰：“未奉皇帝诏，不敢见崔家郎也。”再命不至，谓炜曰：“田夫人淑德美丽，世无俦匹。愿君子善奉之，亦宿业耳，夫人即齐王女也。”崔子曰：“齐王何人也？”女曰：“王讳横，昔汉初亡齐而居海岛者。”逡巡，有日影入照坐中。炜因举首，上见一穴，隐隐然睹人间天汉耳。四女曰：“羊城使者至矣。”遂有一白羊，自空冉冉而下，须臾至座。背有一丈夫，衣冠俨然，执大笔，兼封一青竹简，上有篆字，进于香几上。四女命侍女读之曰：“广州刺史徐绅死，安南都护赵昌充替。”女酌醴饮使者曰：“崔子欲归番禺，愿为挈往。”使者唱喏，回谓炜曰：“他日须与使者易服缙宇，以相酬劳。”炜但唯唯。四女曰：“皇帝有敕，令与郎君国宝阳燧珠，将往至彼，当有胡人具十万纁昏而易之。”遂命侍女开玉函，取珠授炜。炜载拜捧受，谓

四女曰：“炜不曾朝谒皇帝，又非亲族，何遽贶遗如是？”女曰：“郎君先人有诗于越台，感悟徐绅，遂见修缉。皇帝愧之，亦有诗继和。赉珠之意，已露诗中，不假仆说，郎君岂不晓耶？”炜曰：“不识皇帝何诗。”女命侍女书题于羊城使者笔管上云：“千岁荒台隳路隅，一烦太守重椒涂。感君拂拭意何极，报尔美妇与明珠。”炜曰：“皇帝原何姓字？”女曰：“已后当自知耳。”女谓炜曰：“中元日，须具美酒丰饌于广州蒲涧寺静室，吾辈当送田夫人往。”炜遂再拜告去，欲蹑使者之羊背，女曰：“知有鲍姑艾，可留少许。”炜但留艾，即不知鲍姑是何人也，遂留之。瞬息而出穴，履于平地。遂失使者与羊所在，望星汉，时已五更矣。俄闻蒲涧寺钟声，遂抵寺。僧人以早糜见饷，遂归广州。崔子先有舍税居，至日往舍询之，曰：“已三年矣。”主人谓崔炜曰：“子何所适，而三秋不返？”炜不实告。开其户，尘榻俨然，颇怀凄怆。问刺史，则徐绅果死而赵昌替矣。乃抵波斯邸，潜鬻是珠。有老胡人一见，遂匍匐礼手曰：“郎君的入南越王赵佗墓中来；不然者，不合得斯宝。”盖赵佗以珠为殉故也。崔子乃具实告，方知皇帝是赵佗，佗亦曾称南越武帝故耳。遂具十万乡昏易之。崔子诘胡人曰：“何以辨之？”曰：“我大食国宝阳燧珠也。昔汉初，赵佗使异人梯山航海，盗归番禺，今仅千载矣。我国有能玄象者，言来岁国宝当归。故我王召我，具大舶重资，抵番禺而搜索。今日果有所获矣。”遂出玉液而洗之，光鉴一室。胡人遽泛舶归大食去。炜得金，遂具家产；然访羊城使者，竟无影响。后有事于城隍庙，忽见神像有类使者，又睹神笔上有细字，乃侍女所题也。方具酒脯而奠之，兼重粉绩，及广其宇。是知羊城即广州城。庙有五羊焉，又徵任翁之室，则村老云：“南越尉任嚣之墓耳。”又登越王殿台，睹先人诗云：“

越井冈头松柏老，越王台上生秋草。古墓多年无子孙，野人踏践成官道。”兼越王继和诗，踪迹颇异，乃询主者。主者曰：“徐大夫绅因登此台，感崔侍御诗，故重粉饰台殿，所以焕赫耳。”后将及中元日，遂丰洁香饌甘醴，留蒲涧寺僧室。夜将半，果四女伴田夫人至，容仪艳逸，言旨雅澹。四女与崔生进觞谐谑，将晓告去。崔子遂再拜讫，致书达于越王，卑辞厚礼，敬荷而已。遂与夫人归室。炜诘夫人曰：“既是齐王女，何以配南越人？”夫人曰：“某国破家亡，遭越王所虏为嫔御。王崩，因以为殉。乃不知今是几时也。看烹酈生，如昨日耳。每忆故事，辄一潸然。”炜问曰：“四女何人？”曰：“其二瓠越王摇所献，其二闽越王无诸所进，俱为殉者。”又问曰：“昔四女云鲍姑何人也。”曰：“鲍靓女，葛洪妻也。多行灸于南海。”炜方叹骇昔日之姬耳，又曰：“呼蛇为玉京子何也？”曰：“昔安期生长跨斯龙而朝玉京，故号之玉京子。”炜因在穴饮龙余沫，肌肤少嫩，筋力轻健。后居南海十余载，遂散金破产，栖心道门，乃挈室往罗浮，访鲍姑。后竟不知所适。（出《传奇》）

卷第三十五 神仙三十五

成真人

成真人

成真人者，不知其名，亦不知所自。唐开元末，有中使自岭外回，谒金天庙，奠祝既毕，戏问巫曰：“大王在否？”对曰：“不在。”中使讶其所答，乃诘之曰：“大王何往而云不在？”巫曰：“关外三十里迎成真人耳。”中使遽令人于关候之。有一道士，弊衣负布囊，自关外来。问之姓成，延于传舍，问以所习，皆不对。以驿骑载之到京，馆于私第，密以其事奏焉。玄宗大异之，召入内殿，馆于蓬莱院，诏问道术及所修之事，皆拱默不能对，沉真朴略而已。半岁余，恳求归山。既无所访问，亦听其所适，自内殿挈布囊徐行而去。见者咸笑焉。所司扫洒其居，改张帷幕，见壁上题曰：“蜀路南行，燕师北至。本拟白日升天，且看黑龙饮渭。”其字刮洗愈明。以事上闻。上默然良久，颇亦追思之。其后禄山起燕，圣驾幸蜀，皆如其讖。（出《仙传拾遗》）

柏叶仙人

柏叶仙人田鸾，家居长安，世有冠冕，至鸾家富，而兄弟五六人，皆年未至三十而夭。鸾年二十五，母忧甚，鸾亦自惧，

常闻道者有长生术，遂入华山，求问真侣，心愿恳至。至山下数十里，见黄冠自山而出，鸾遂礼谒，祈问隐诀。黄冠举头指柏树示之曰：“此即长生药也，何必深远，但问志何如尔。”鸾遂披寻仙方，云：“侧柏服之久而不已，可以长生。”乃取柏叶曝干，为末服之，稍节荤味，心志专一，服可至六七十日，未有他益，但觉时时烦热，而服终不辍。至二年余，病热，头目如裂，举身生疮，其母泣曰：“本为延年，今返为药所杀。”而鸾意终不舍，尚服之。至七八年，热疾益甚，其身如火，人不可近，皆闻柏叶气，诸疮溃烂，黄水遍身如胶。母亦意其死。忽自云：“体今小可，须一沐浴。”遂命置一斛温水于室，数人舁卧斛中，自病来十余日不寝，忽若思寝，乃令左右掩户勿惊，遂于斛中寝，三日方悟，呼人起之，身上诸疮，皆已扫去，光彩明白，眉须绀绿，顿觉耳目鲜明。自云：“初寝，梦黄冠数人，持旌节导引，谒上清，遍礼古来列仙，皆相谓曰：‘柏叶仙人来此？’遂授以仙术，勒其名于玉牌金字，藏于上清。”谓曰：“且止于人世修行，后有位次，当相召也。”复引而归。”鸾自此绝谷，并不思饮食，隐于嵩阳。至贞元中，已年百二十三岁矣，常有少容。忽告门人，无疾而终，颜色不改，盖尸解也。临终异香满室，空中闻音乐声，乃造青都，赴仙约耳。（出《原化记》）

齐映

齐相公映，应进士举，至省访消息。歇礼部南院，遇雨未食，傍徨不知所之，徐步墙下。有一老人，白衣策杖，二小奴从，揖齐公曰：“日已高，公应未餐，某居处不远，能暂往否。”映愧谢，相随至门外。老人曰：“某先去，留一奴引郎君。”

“跃上白驴如飞。齐公乃行至西市北，入一静坊新宅，门曲严洁。良久，老人复出，侍婢十余，皆有所执。至中堂坐，华洁侈盛。良久，因铺设于楼，酒馔丰异。逡巡，人报有送钱百千者。老人曰：“此是酒肆所入。某以一丸药作一瓮酒。”及晚请去。老人曰：“郎君有奇表，要作宰相耶？白日上升耶？”齐公思之良久，云：“宰相。”老人笑曰：“明年必及第，此官一定。”赠帛数十疋，云：“慎不得言于人，有暇即一来。”齐公拜谢。自后数往，皆有恤贲，至春果及第。同年见其车服修整，乘醉诘之，不觉尽言。偕二十余人，期约俱诣就谒，老人闻之甚悔。至则以废疾托谢不见，各奉一缣，独召公入，责之曰：“尔何乃轻泄也？比者升仙之事亦得，今不果矣。”公哀谢负罪，出门去。旬日复来，宅已货讫，不知所诣。（出《逸史》）

王四郎

洛阳尉王琚，有孽侄小名四郎，孩提之岁，其母他适，因随去。自后或十年五年至琚家，而王氏不复录矣。唐元和中，琚因常调，自郑入京，道出东都，方过天津桥。四郎忽于马前跪拜，布衣草履，形貌山野，琚不识，因自言其名。琚哀愍久之，乃曰：“叔今赴选，费用固多，少物奉献，以助其费。”即于怀中出金，可五两许，色如鸡冠，因曰：“此不可与常者等价也。到京，但于金市访张蓬子付之，当得二百千。”琚异之，即谓曰：“尔顷在何处？今复何适？”对曰：“向居王屋山下洞，今将往峨嵋山。知叔到此，故候拜觐。”琚又曰：“尔今停泊在何处？”对曰：“中桥逆旅席氏之家。”时方小雨，会琚不赍雨衣，遽去曰：“吾即至尔居。”四郎又拜曰：

“行李有期，恐不获祇候。”据迳归，易服而往，则已行矣。因询之席氏，乃曰：“妻妾四五人，皆有殊色；至于衣服鞍马，华侈非常。其王处士肩舆先行，云往剑南。”据私奇之，然未信也。及至上都，时物翔贵，财用颇乏。因谓家奴吉儿曰：“尔将四郎所留者一访之。”果有张蓬子，乃出金示之。蓬子惊喜，捧而叩颡曰：“何从得此？所要几乡昏？”吉儿即曰：“二百千耳。”蓬子遂置酒食，宴吉儿，即依请而付，又曰：“若更有，可以再来。”吉儿以钱归。据大异之，明日自诣蓬子。蓬子曰：“此王四郎所货化金也。西域商胡，专此伺买，且无定价，但四郎本约多少耳，逾则不必受也。”据遂更不取焉。自后留心访问，冀一会遇，终不复见之。（出《集异记》）

韦丹

韦丹大夫及第后，历任西台御史。每常好道，未曾有遇。京国有道者，与丹交游岁久，忽一日谓丹曰：“子好道心坚，大抵骨格不成。某不能尽知其事，可自往徐州问黑老耳。”丹乃求出假，往徐州，经数日，问之，皆云无黑老。召一衙吏问之曰：“此州城有黑老，家在何处？”其吏曰：“此城郭内并无，去此五里瓜园中，有一人姓陈，黑瘦贫寒，为人佣作，赁半间茅屋而住。此州人见其黑瘦，众皆呼为黑老。”韦公曰：“可为某邀取来。”吏人至瓜园中唤之，黑老终不肯来，乃驱迫之至驿。韦公已具公服，在门首祇候。韦公一见，便再拜。黑老曰：“某佣作求食，不知有何罪，今被捉来，愿得生回。”又复怖畏惊恐，欲走出门，为吏人等遮拦不放。自辰及酉，韦公礼貌益恭，黑老惊惶转甚。略请上厅，终不能得。至二更来，方上阶，不肯正坐。韦公再拜谘请，叩问不已。至三更，

黑老忽然倒卧于床上，鼻息如雷。韦公兢兢床前而立，久因困极，不觉兼公服亦倒卧在床前地上睡。至五更，黑老起来，以手抚韦公背云：“汝起汝起，汝似好道，吾亦爱之。大抵骨格不成就，且须向人间富贵。待合得时，吾当来迎汝；不然，恐汝失路耳。初秋日，可再来此，当为汝尽话。”言讫，倏已不见。韦公却归，至立秋前一日晚，至徐州，黑老已辰时死矣。韦公惆怅，埋之而去。自后寂绝，二十年不知信息。韦公官江西观察使，到郡二年，忽一日，有一叟谓闾人曰：“尔报公，可道黑老来也。”公闻之，倒屣相迎。公明日无疾，忽然卒，皆言黑老迎韦公上仙矣。（出《会昌解颐录》）

冯大亮

冯大亮者，导江人也，家贫好道，亦无所修习，每道士方术之人过其门，必留连延接。唯一牛拽步磨以自给，一旦牛死，其妻对泣，叹曰：“衣食所给，在此牛尔。牛既死矣，何以资口食乎？”慈母山道士，每过其家，即憩歇累日。是时道士复来，夫妇以此语之。道士曰：“皮角在乎？”曰：“在。”即取皮挛缀如牛形，斫木为脚，以绳系其口，驱之遂起，肥健如常，曰：“此牛不复饮食，但昼夜使之可也。慎勿解其口。尔以此牛拽磨，力倍于常。”道士亦不复来。数年盛暑，牛喘甚急。牧童怜之，因解其口，遽成皮骨而已。然其家已渐富，改置酒肆。常以奉道祈感遇仙人，仍力行救物，好宾客。有樵叟三五人，诣其家饮酒，常不言钱，礼而接之，虽数益敬。忽一人曰：“我辈八人，明日具来，共谋一醉，无以人为多。”至时，樵叟八人偕至，客于袖中出楠木一枝，才五六寸，栽于庭中，便饮酒尽欢而去，曰：“劳置美酒，无以为报。此树

径尺，则家财百万。此时可贡助天子，垂名国史。十年后，会于岷岭巨人宫，当授以飞仙之道。”言讫而去，旬日而树已凌空，高十余丈，大已径尺。其家金玉自至，宝货自积，殷富弥甚。虽王孙、糜竺之家，不能及也。五年，玄宗幸蜀，大亮贡钱三十万贯，以资国用。（出《仙传拾遗》）

卷第三十六 神仙三十六

徐佐卿

徐佐卿

唐玄宗天宝十三载重阳日猎于沙苑，时云间有孤鹤徊翔，玄宗亲御弧矢中之。其鹤即带箭徐坠，将及地丈许，然矫翼，西南而逝，万众极目，良久乃灭。益州城西十五里，有道观焉。依山临水，松桂深寂，道流非修习精慧者莫得而居之。观之东廊第一院，尤为幽寂。有自称青城山道士徐佐卿者，清粹高古，一岁率三四至焉。观之耆旧，因虚其院之正堂，以俟其来，而佐卿至则栖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归青城。甚为道流所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彩不怡，谓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为飞矢所加，寻已无恙矣；然此箭非人间所有，吾留之于壁，后年箭主到此，即宜付之，慎无坠失。”乃援毫记壁云：“留箭之时，则十三载九月九日也。”及玄宗避乱幸蜀，暇日命驾行游，偶至斯观，乐其嘉境，因遍幸道室。既入此堂，忽睹其箭，命侍臣取而玩之，盖御箭也。深异之，因询观之道士，具以实对。即视佐卿所题，乃前岁沙苑从田之箭也，佐卿盖中箭孤鹤耳。究其题，乃沙苑翻飞，当日而集于斯欤。玄宗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宝焉。自后蜀人亦无复有遇佐卿者。（出《集异记》）

拓跋大郎

天宝中，有扶风令者，家本权贵，恃势轻物，宾客寒素者

无因趋谒，由是谤议盈路。时主簿李、尉裴者，好宾客。裴颇好道，亦常隐于名山，又好施与，时亦补令之阙。常因暇日，会宴邑中，客皆通贵，裴尉疾不赴。宾客方集，忽有一客，广颡，长七尺余，策杖携帽，神色高古，谓谒者曰：“拓拔大郎要见君。”谒者曰：“长官方食，不可通谒。请俟罢宴。”客怒曰：“是何小子，辄尔拒客，吾将自入。”谒者惧，走以白令。令不得已，命邀之升阶。令意不悦，而客亦不平。既而宴会，率不谦让。及终宴，皆不乐。客不揖去，令亦长揖而已。客色怒甚，流言而出，时李主簿疑为异人。李归，召裴尉而告之云：“宴不乐，为此客耳。观其状，恐是侠者，惧且为害。吾当召而谢之。”遂与裴共俟，命吏邀客，客亦不让而至。时已向夜，李见甚敬。裴尉见之，忽趋避他室。李揖客坐定，复起问裴。裴色兢惧甚，谓李曰：“此果异人，是峨嵋山人，道术至高者。曾师事数年，中路舍之而逃，今惧不可见。”李子因先为裴请。裴即衣公服趋入，鞠躬载拜而谢罪。客顾之良久，李又为言，方命坐。言议皆不相及。裴益敬肃，而李益加敬焉，兼言令之过。李为辞谢再三，仍宿于李厅。李夙夜省问，已失所在，而门户扃闭如故，益以奇之。比旦，吏人奔走报云：“令忽中恶，气将绝而心微暖。”诸寮相与省之，至食时而苏。令乃召李主簿入见，叩头谢之曰：“赖君免死耳。”李问故。云：“昨晚客，盖是神人。吾昨被录去，见拓拔据胡床坐，责吾之不接宾客。遂命折桑条鞭之，杖虽小而痛甚。吾无辞谢之，约鞭至数百。乃云：‘赖主簿言之，不然死矣，敕左右送归，方得苏耳’。”举示杖痕犹在也。命驾往县北寻之，行三十里，果见大桑林，下有人马迹甚多，地有折桑条十余茎，血犹在地焉。令自是知惧，而拓拔从此不知所之，盖神仙也。（出《原化记》）

魏方进弟

唐御史大夫魏方进，有弟年十五余，不能言，涕沫满身，兄弟亲戚皆目为痴人，无为恤养者。唯一姊怜悯之，给与衣食，令仆者与洗沐，略无倦色。一旦于门外曝日搔痒。其邻里见朱衣使者，领数十骑至，问曰：“仙师何在。”遂走到见搔痒者，鞠躬趋前，俯伏称谢。良久，忽高声叱曰：“来何迟！勾当事了未？”曰：“有次第。”又曰：“何不速了却？且去！”神彩洞彻，声韵朗畅，都无痴疾之状。朱衣辈既去，依前涕下至口，搔痒不已，其夜遂卒。魏公等虽惊其事，而不异其人，遂随事瘞埋。唯姊悲恸有加，潜具葬礼。至小殓之日，乃以一黄绣披袄子，平日所惜者，密置棺中。后魏公从驾至马嵬，其姊亦随去，禁兵乱，诛杨国忠，魏公亲也，与其族悉预祸焉。时其姊偶出在店外，闻难走，遗其男女三人，皆五六岁，已分为殂醢矣，及明早军发，试往店内寻之，僵尸相接，东北稍深一床上，若有衣服，就视之，儿女三人，悉在其中，所覆乃是葬痴弟黄绣袄子也。悲感恸哭，母子相与入山，俱免于难。（出《逸史》）

李清

李清，北海人也，代传染业。清少学道，多延齐鲁之术士道流，必诚敬接奉之，终无所遇，而勤求之意弥切。家富于财，素为州里之豪。子孙及内外姻族，近百数家，皆能游手射利于益都。每清生日，则争先馈遗，凡积百余万。清性仁俭，来则不拒，纳亦不散。如此相因，填累藏舍。年六十九，生日前一

旬，忽召姻族，大陈酒食，已而谓曰：“吾赖尔辈勤力无过，各能生活，以是吾获优赡；然吾布衣蔬食，逾三十年矣，宁复有意于华侈哉！尔辈以吾老长行，每馈吾生日衣装玩具，侈亦至矣；然吾自以久所得，絨之一室，曾未阅视，徒损尔之给用，资吾之粪土，竟何为哉！幸天未录吾魂气，行将又及吾之生辰，吾固知尔辈又营续寿之礼，吾所以先期而会，盖止尔之常态耳。”

“子孙皆曰：‘续寿自远有之，非此将何以展卑下孝敬之心？愿无止绝，俾姻故之不安也。’”清曰：“苟尔辈志不可夺，则从吾所欲而致之，可乎？”皆曰：“愿闻尊旨。”清曰：“各能遗吾洪纤麻縻百尺，总而计之，是吾获数千百丈矣，以此为绍续吾寿，岂不延长哉！”皆曰：“谨奉教。然尊旨必有所以，卑小敢问。”

清笑谓曰：“终亦须令尔辈知之。吾下界俗人，妄意求道，精神心力，夙夜勤劳，于今六十载矣，而曾无影响。吾年已老耄，朽蠹殆尽，自期筋骸不过三二年耳，欲乘视听步履之尚能，将行早志。尔辈幸无吾阻。”

先是，青州南十里有高山，俯压郡城，峰顶中裂，豁为关崖。州人家坐对岚岫，归云过鸟，历历尽见。按《图经》云：“云门山，俗亦谓之劈山。”而清蓄意多时，及是谓姻族曰：“云门山神仙之窟宅也，吾将往焉。吾生日坐大竹蓐，以辘轳自缒而下，以纤縻为媒焉；脱不可前，吾当急引其媒，而则出吾于媒末。设有所遇而能肆吾志，亦当复来归。”

子孙姻族泣谏曰：“冥冥深远，不测纪极；况山精木魅，蛇虺怪物，何类不储。忍以千金之身，自投于斯，岂久视永年之阶乎！”清曰：“吾志也，汝辈必阻，则吾私行矣。是不获行竹蓐洪縻之安也。”众知不可回，则共治其事。及期而姻族乡里，凡千百人，竞赍酒饌。迟明，大会于山椒，清乃挥手辞谢而入焉。良久及地，其中极暗，仰视天才如手掌。扞四壁，止容两席许。

东南有穴，可俯偻而入，乃弃蓑游焉。初甚狭细，前往则可伸腰，如此约行三十里，晃朗微明。俄及洞口，山川景象，云烟草树，宛人世，旷望久之。惟东南十数里，隐映若有居人焉。因徐步诣之，至则陡绝一台，基级极峻，而南向可以登陟，遂虔诚而上，颇怀恐惧。及至，窥其堂宇甚严，中有道士四五人。清于是扣门，俄有青童应门问焉，答曰：“青州染工李清。”青童如词以报。清闻中堂曰：“李清伊来也？”乃令前。清惶怖趋拜，当轩一人遥语曰：“未宜来，何即遽至。”因令遍拜诸贤。其时日已午，忽有白发翁自门而入，礼谒，启曰：“蓬莱霞明观丁尊师新到。众圣令邀诸真登上清赴会。”于是列真偕行，谓清曰：“汝且居此。”临出顾曰：“慎无开北扉。”清巡视院宇，兼启东西门，情意飘飘然，自谓永栖真境。因至堂北，见北户斜掩，偶出顾望。下为青州，宛然在目，离思归心，良久方已。悔恨思返，诸真则已还矣。其中相谓曰：“令其勿犯北门，竟尔自惑，信知仙界不可妄至也。因与瓶中酒一瓯，其色浓白，既而谓曰：“汝可且归。”清则叩头求哀，又云：“无路却返。”众谓清曰：“会当至此，但时限未耳。汝无苦无途，但闭目，足至地则到乡也。”清不得已，流涕辞行。或相谓曰：“既遣其归，须令有以为生。”清心恃豪富，讶此语为不知己。一人顾清曰：“汝于堂内阁上，取一轴书去。”清既得。谓清曰：“脱归无倚，可以此书自给。”清遂闭目，觉身如飞鸟，但闻风水之声相激，须臾履地。开目即青州之南门，其时才申未。城隍阡陌，彷彿如旧，至于屋室树木，人民服用，已尽变改。独行尽日，更无一人相识者。即诣故居，朝来之大宅宏门，改张新旧，曾无仿像。左侧有业染者，因投诣与之语。其人称姓李。自云：“我本北海富家。”因指前后阍，

“此皆我祖先之故业。曾闻先祖于隋开皇四年生日，自缢

南山，不知所终，因是家道沦破。”清悒快久之。乃换姓氏，寓游城邑。因取所得书阅之，则疗小儿诸疾方也。其年青州小儿疳疫，清之所医，无不立愈。不旬月，财产复振。时高宗永徽元年，天下富庶，而北海往往有知清者，因是齐鲁人从而学道术者凡百千辈。至五年，乃谢门徒云：“吾往泰山观封禅。自此莫知所往。（出《集异记》）

卷第三十七 神仙三十七

韦仙翁

韦仙翁

唐代宗皇帝大历中，因昼寝，常梦一人谓曰：“西岳太华山中，有皇帝坛，何不遣人求访，封而拜之，当获大福。”即日诏遣监察御史韦君，驰驿诣山寻访。至山下，州县陈设一店，具饭店中，所有行客，悉令移之。有一老翁谓店主曰：“韦侍御一餐即过，吾老病不能远去，但于房中坐，得否？”店主从之。少顷，韦君到店，良久，忽闻房中嗽声，韦问：“有何人在此。”遣人视之，乃曰：“有一老父。”韦君访老父何姓。答曰：“姓韦。”韦君曰：“相与宗盟，合有继叙。”邀与同席。老父因访韦公祖父官讳，又访高祖为谁。韦君曰：“曾祖讳某，任某官。高祖奉道不仕，隋朝入此山中，不知所在。”老父喟然叹曰：“吾即尔之高祖也。吾名集，有二子，尔即吾之小子曾孙也，岂知于此与尔相遇。”韦君涕泣载拜。老父止之，谓曰：“尔祖母见在。尔有二祖姑，亦在山中。今遇寒食，故入郭，与渠辈求少脂粉耳。有一布幘，幘内有茯苓粉片，欲货此市买。”问韦君：“尔今何之？”韦君曰：“奉敕于此山中求真坛，州县及山中人，莫有知者，不审翁能知此处否？”老父曰：“莲花中峰西南上，有一古坛，仿佛余址。此当是也；但不定耳。”遂与韦君同宿。老父绝粮不食，但饮少酒及人参

茯苓汤。明日，韦君将入山。老父曰：“吾与尔同去。”韦君乃以乘马让之。老父曰：“尔自骑，吾当杖策先去。”韦君乘马奔驰，竟不能及，常在马前三十步。至山足，道路险阻，马不能进。韦君遂下，随老父入谷。行不里许，到室，见三姬。老父曰：“此乃尔之祖母及尔之二祖姑也。”韦君悲涕载拜。祖母年可七八十，姑各四十余，俱垂发，皆以木叶为衣，相见甚喜。谓曰：“年代迁变，一朝遂见玄孙。”欣慰久之，遂与老父上山访坛，登攀险峻。韦君殆不可堪，老父行步若飞，回顾韦君而笑。直至中峰西南隅，果有一坛，韦君洒扫拜谒，立标记而回。却到老父石室，辞出谷。韦君曰：“到京奏报毕，当请假却来请觐。”老父曰：“努力，好事君主。”韦君遂下山，返到阙庭，具以事奏。代宗叹异，乃遣韦君赍手诏入山，令刺史以礼邀致。韦君到山中求觅，遂失旧路，数日寻访不获。访山下故老，皆云：“自少年已来，三二年则见此老父一到城郭，颜状只如旧，不知其所居。”韦君望山恸哭而返。代宗怅恨，具以事迹宣付史馆。（出《异闻集》）

杨越公弟

唐建中初，楚州司马杨集，自京之任，至华阴宿。夜有老人，戴大帽，到店，就炉向火。杨君见其耄耋，因与酒食，问姓氏，曰：“姓杨。”又诘其祖先。云：“越公最近。”杨公乃越侄孙，复重问，曰：“为君所迫，我乃尽言。我是越公季弟也，遭兄亡命，遂遇道真。”集闻姓氏，再拜复坐。曰：“吾亦知汝过此，故来相看。祖母与姑数人悉在，汝欲见否？吾先报去。”少顷复至。明旦，与杨君入山，约里余，有大涧，阔数丈。老父超然而越。回首谓杨君曰：“当止此。吾与汝唤

阿婆去。”逡巡间，老母及女与六七人，绕岩而至。杨君望拜，隔水与语，皆嗟叹，亦有泣者。良久曰：“且去，妨汝行役。”杨君乃拜。回数十步却望，犹有挥袖者。明日复来，深水高峰，并不见矣。（出《逸史》）

阳平谪仙

阳平谪仙，不言姓氏。初，九陇人张守珪，仙君山有茶园。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佣功者杂处园中。有一少年，自言无亲族，赁为摘茶，甚勤愿了慧。守珪怜之，以为义儿。又一女子，年二十，亦云无亲族，愿为义儿之妻，孝义端恪，守珪甚善之。

一旦山水泛滥，市井路隔，盐酪既缺，守珪甚忧之。新妇曰：“此可买耳。”取钱出门数十步，置钱于树下，以杖叩树，得盐酪而归。后或有所需，但令叩树取之，无不得者。其术夫亦能之。因与邻妇十数人，于棚口市相遇，为买酒一碗，与妇饮之，皆大醉，而碗中酒不减。远近传说，人皆异之。

守珪问其术受于何人，少年曰：“我阳平洞中仙人耳。因有小过，谪于人间。不久当去。”守珪曰：“洞府大小与人间城阙相类否？”对曰：“二十四化，各有一大洞，或方千里、五百里、三百里。其中皆有日月飞精，谓之伏晨之根，下照洞中，与世间无异。其中皆有仙王仙官、卿相辅佐，如世之职司。有得道之人，及积功迁神返生之士，皆居其中，以为民庶。每年三元大节，诸天各有上真，下游洞天，以观其所为善恶。人世生死兴废，水旱风雨，预关于洞中焉。龙神祠庙，血食之司，皆为洞府所统。二十四化之外，青城、峨嵋、益登、慈母、繁阳、邕，皆亦有洞，不在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之数。洞中

仙曹，如人间郡县聚落耳，不可一一详记也。“旬日之间，忽失其夫妇。（出《仙传拾遗》）

卖药翁

卖药翁，莫知其姓名。人或诘之，称只此是真姓名。有童稚见之，逮于暮齿，复见，其颜状不改。常提一大葫芦卖药，人告疾求药，得钱不得钱，皆与之无阻，药皆称有效。或无疾戏而求药者，得药，寻必失之。由是人不敢妄求，敬如神明。常醉于城市间，得钱亦与贫人。或戏问之：“有大还丹卖否？”曰：“有，一粒一千贯钱。”人皆笑之以为狂。多于城市笑骂人曰：“有钱不买药吃，尽作土馒头去！”人莫晓其意，益笑之。后于长安卖药，方买药者多，抖擞葫芦已空，内只有一丸出，极大光明，安于掌中，谓人曰：“百余年人间卖药，过却亿兆之人，无一人肯把钱买药吃，深可哀哉！今之自吃却。”药才入口，足下五色云生，风起飘飘，飞腾而去。（出《续仙传》）

严士则

唐文宗末，建州刺史严士则，本穆宗朝为尚衣奉御，颇好真道，因午日，于终南山采药迷路，徘徊岩嶂之间。数日，所赍粮糗既尽，四望无居人，计其道路，去京不啻五六百里，然而林岫深僻，风景明丽。忽有茅屋数间，出于松竹之下，烟萝四合，才通小径，士则连扣其门，良久竟无出者。因窥篱隙内，见有一人，于石榻偃卧看书。士则推户，直造其前。方乃摄衣而起。士则拜罢，自陈行止。因遣坐于盘石之上，亦问京华近

事，复问天子嗣位几年，云：“自安史犯阙居此，迄至今日。

“士则具陈奔驰陟历，资粮已绝，迫于枵腹，请以饮馔救之。隐者曰：“自居山谷，且无烟爨，有一物可以疗饥。念君远来相过，自起于栋梁间。”脱纸囊，开启，其中有百余颗，如菉豆之形。俾于药室取铛，拾薪汲水，以一粒煮之良久，微有香气，视之已如掌大，曰：“可以食矣。渴即取铛中余水饮之。

“士则方其半，自觉丰饱。复曰：“汝得至此，当有宿分。自兹三十年间，无复饥渴。俗虑尘情，将澹泊也。他时位至方伯，当于罗浮相近。倘能脱去尘华，兼获长生之道。辞家日久，可以还矣。”士则将欲告归，且恐迷失道路，曰：“勿忧，去此三二里，与采薪者相值，可随之而去。此至国门不远。”既出，果有人采薪路侧。因问隐者姓名，竟返山无所对。才经信宿，已及樊川村野。既还辇毂，不喜更尝滋味，日觉气壮神清，有骖鸾驭鹤之意。衣褐杖藜，多依岩岫。居□守卢仆射，耽味玄默，思睹异人。有道流具述其由，遂致之门下。及闻方伯之说，因以处士奏官。自梓州别驾，作牧建溪，时年已九十。到郡才周岁，即解印归罗浮。及韦宙相公出镇江南，使人访之，犹在山谷。大中十四年，之任建安，路由江表。时萧相公观风浙右，于桂楼开宴召之，唯饮酒数杯，他无所食也。（出《剧谈录》）

卷第三十八 神仙三十八

李泌

李泌字长源，赵郡中山人也。六代祖弼，唐太师。父承休，唐吴房令，休娶汝南周氏。

初，周氏尚幼，有异僧伽洒上来，见而奇之，且曰：“此女后当归李氏，而生三子，其最小者，慎勿以紫衣衣之，当起家金紫，为帝王师。”及周氏既娠泌，凡三周年，方寤而生。泌生而发至于眉。先是周每产，必累日困惫，唯娩泌独无恙，由是小字为顺。泌幼而聪敏，书一览必能诵，六七岁学属文。

开元十六年，玄宗御楼大宴，夜于楼下置高坐，召三教讲论。泌姑子员外叔，年九岁，潜求姑备儒服，夜升高坐，词辨锋起，谭者皆屈。玄宗奇之，召入楼中，问姓名。乃曰：“半千之孙，宜其若是。”因问：“外更有奇童如儿者乎。”对曰：“舅子顺，年七岁，能赋敏捷。”问其宅居所在，命中人潜伺于门，抱之以入，戒勿令其家知。玄宗方与张说观棋，中人抱泌至。泌与刘晏，偕在帝侧，及玄宗见泌，谓说曰：“后来者与前儿绝殊，仪状真国器也。”说曰：“诚然。”遂命说试为诗，即令咏方圆动静。泌曰：“愿闻其状。”说应曰：“方如棋局，圆如棋子，动如棋生，静如棋死。”说以其幼，仍教之曰：“但可以意虚作，不得更实道棋字。”泌曰：“随意即甚易耳。”玄宗笑曰：“精神全大于身。”泌乃言曰：“方如行义，圆如用智，动如逞才，静如遂意。”说因贺曰：“圣代

嘉瑞也。”玄宗大悦，抱于怀，抚其头，命果饵之。遂送忠王院，两月方归。仍赐衣物及彩数十。且谕其家曰：“年小，恐于儿有损，未能与官，当善视之，乃国器也。”由是张说邀至其宅，命其子均、（此处原文有缺字）、韦虚心一见皆倾心爱重。贺知章尝曰：“此稚子目如秋水，必当拜卿相。”张说曰：“昨者上欲官之。某言未可。盖惜之，待其成器耳。”

当其为儿童时，身轻，能于屏风上立，薰笼上行。道者云：“年十五必白日升天。”父母保惜，亲族怜爱，闻之，皆若有甚厄也。一旦空中有异香之气，及音乐之声。李公之血属，必迎骂之。至其年八月十五日，笙歌在室，时有彩云挂于庭树。李公之亲爱，乃多捣蒜齏，至数斛，伺其异音奇香至，潜令人登屋，以巨杓扬浓蒜泼之，香乐遂散，自此更不复至。

后二年，赋长歌行曰：“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是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诗成，传写之者莫不称赏。张九龄见，独诫之曰：“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韬晦，斯尽善矣。藏器于身，古人所重，况童子耶！但当为诗以赏风景，咏古贤，勿自扬己为妙。”泌泣谢之。尔后为文，不复自言。

九龄尤喜其有心，言前途不可量也。又尝以直言规讽九龄，九龄感之，遂呼为小友。九龄出荆州，邀至郡经年，就于东都肄业。遂游衡山、嵩山，因遇神仙桓真人、羡门子、安期先生降之。羽车幢节，流云神光，照灼山谷，将曙乃，仍授以长生羽化服饵之道。且戒之曰：“太上有命，以国祚中危，朝廷多难，宜以文武之道，佐佑人主，功及生灵，然后可登真脱屣耳。”自是多绝粒咽气，修黄山谷神之要。及归京师，宁王延于第。玉真公主以弟呼之，特加敬异。常赋诗，必播于王公乐章。及

丁父忧，绝食柴毁。服阕，复游嵩华终南，不顾名禄。

天宝十载，玄宗访召入内，献《明堂九鼎议》，应制作《皇唐圣祚》文，多讲道谈经。肃宗为太子，敕与太子诸王为布衣交，为杨国忠所忌，以其所作《感遇诗》，谤议时政，构而陷之，诏于蕲春郡安置。天宝十二载，母周亡，归家，太子诸王皆使吊祭。寻禄山陷潼关，玄宗、肃宗分道巡狩，泌尝窃赋诗，有匡复意。虢王巨为河洛节度使，使人求泌于嵩少间。会肃宗手札至，虢王备车马送至灵武。肃宗延于卧内，动静顾问，规画大计，遂复两都。泌与上寝则对榻，出则联镳。代宗时为广平王，领天下兵马元帅，诏授侍谋军国天下兵马元帅府行军长史、判行军事，仍于禁中安置。崔圆、房自蜀至，册肃宗为皇帝，并赐泌手诏衣马枕被等。

既立大功，而幸臣李辅国害其能，将不利之。因表乞游衡岳，优诏许之，给以三品禄俸。山居累年，夜为寇所害，投之深谷中。及明，乃攀缘他径而出。为槁叶所藉，略无所损。

初，肃宗之在灵武也，常忧诸将李郭等，皆已为三公宰相，崇重既极，虑收复后无以复为赏也。泌对曰：“前代爵以报功，官以任能。自尧舜以至三代，皆所不易。今收复后，若赏以茅土，不过二三百户一小州，岂难制乎？”肃宗曰：“甚善。”因曰：“若臣之所愿，则特与他人异。”肃宗曰：“何也？”泌曰：“臣绝粒无家，禄位与茅土，皆非所欲。为陛下帷幄运筹，收京师后，但枕天子膝睡一觉，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动天文足矣。”肃宗大笑。及南幸扶风，每顿，必令泌领元帅兵先发，清行宫，收管钥，奏报，然后肃宗至。至保定郡，泌稍懈，先于本院寐。肃宗来入院，不令人惊之，登床，捧泌首置于膝，良久方觉。上曰：“天子膝已枕矣，克复之期，当在何时？可促偿之。”泌遽起谢恩。肃宗持之不许，因对曰：“

是行也，以臣观之，假九庙之灵，乘一人之威，当如郡名，必保定矣。”既达扶风，旬日而西域河陇之师皆会，江淮庸调亦相继而至，肃宗大悦。

又肃宗尝夜坐，召颖王等三弟，同于地炉 毯上食，以泌多绝粒，肃宗每自为烧二梨以赐泌，时颖王恃恩固求，肃宗不与，曰：“汝饱食肉，先生绝粒，何乃争此耶！”颖王曰：“臣等试大家心，何乃偏耶！不然，三弟共乞一颗。”肃宗亦不许，别命他果以赐之。王等又曰：“臣等以大家自烧故乞，他果何用？”因曰：“先生恩渥如此，臣等请联句，以为他年故事。”

“颖王曰：“先生年几许，颜色似童儿。”其次信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其次益王曰：“不食千钟粟，唯餐两颗梨。”既而三王请成之。肃宗因曰：“天生此间气，助我化无为。”泌起谢。肃宗又不许曰：“汝之居山也，栖遁幽林，不交人事；居内也，密谋匡救，动合玄机，社稷之镇也。”

泌恩渥隆异，故元载、辅国之辈，嫉之若仇。代宗即位，累有颁锡，中使旁午于道，别号天柱峰中岳先生，赐朝天玉简，已而征入翰林。元载奏以朝散大夫检校秘书少监，为江西观察判官。载伏诛，追复京师，又为常袞所嫉，除楚州刺史。未行，改丰、朗二州团练使，兼御史中丞，又改授杭州，所至称理。兴元初，征赴行在，迁左散骑常侍，寻除陕府长史，充陕虢防御使。陈许戍卒三千，自京西逃归，至陕州界，泌潜师险隘，尽破之。又开三门陆运一十八里，漕米无砥柱之患，大济京师。二年六月。就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加崇文馆大学士，修国史，封邺侯。时顺宗在春宫，妃萧氏母郾国公主，交通于外，上疑其有他志，连坐贬黜者数人，皇储危惧，泌周旋陈奏，德宗意乃解，颇有说正之风。

五年春，德宗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泌奏今有司上农书，

献穉稷之种，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乃各相问讯，泌又作中和酒，祭勾芒神，以祈年谷，至今行之。泌旷达敏辨，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为权臣所挤，恒由智免，终以言论纵横，上悟圣主，以跻相位。是岁三月薨，赠太子太傅，是月中使林远，于蓝关逆旅遇泌，单骑常服，言暂往衡山，话四朝之重遇，惨然久之而别。远到长安，方闻其薨。德宗闻之，尤加怆异，曰：“先生自言，当匡佐四圣而复脱屣也，斯言验矣。”

泌自丁家艰，无复名宦之冀，服气修道，周游名山，诣南岳张先生受录。德宗追谥张为玄和先生。又与明瓚禅师游，著《明心论》。明瓚释徒谓之懒残，泌尝读书衡岳寺，异其所为，曰：“非凡人也，听其中宵梵唱，响彻山林。”泌颇知音，能辨休戚，谓懒残经音，先凄怆而后喜悦，必谪堕之人，时至将去矣。”候中夜，潜往谒之。懒残命坐，拨火出芋以飧之。谓泌曰：“慎勿多言，领取十年宰相。”泌拜而退。

天宝八载，在表兄郑叔则家，已绝粒多岁，身轻，能自屏风上，引指使气，吹烛可灭。每导引，骨节皆珊珊有声，时人谓之锁子骨。在郑家时，忽两日冥然，不知人事。既寤，见身自顶踊出三二寸，傍有灵仙，挥手动目，如相勉助者，如自足及顶。乃念言大事未毕，复有庭闱之恋，愿终家事。于是在傍者皆见一人，仪状甚巨，衣冠如帝王者，前有妇人，礼服而跪。如帝王者责曰：“情之未得，因欲令来，使劳灵仙之重。”跪者对曰：“不然，且教伊近天子。”于是遂寤。后二岁，为玄宗所召。后常有隐者八人，容服甚异，来过郑家，数自言仙法严备，事无不至，临去叹曰：“俗缘竟未尽，可惜心与骨耳。”泌求随去，曰：“不可！姑与他为却宰相耳。”出门不复见。因作《八公诗》叙之。复有隐者，携一男六七岁来过，云：“有故，须南行，旬月当还。缘此男有痢疾，既同是道者，愿且

寄之。”又留一函曰：“若疾不起，望以此瘞之。”既许，乃问男曰：“不骄留此得乎？”曰：“可。”遂去。泌求药疗之，终不愈，八九日而殂，即以函盛，瘞庭中蔷薇架下。累月，其人竟不回，试发函视之。有一黑石，天然中方，上有字如锥画云：“神真炼形年未足，化为我子功相续。丞相瘞之刻玄玉，仙路何长死何促。”泌每访隐选异，采怪木蟠枝，持以隐居，号曰养和，人至今效而为之，乃作《养和篇》，以献肃宗。

泌去三四载，二圣登遐，代宗践祚，乃诏追至阙，舍于蓬莱殿延喜阁，由给事以上及方镇除降，代宗必令商量。军国大事，亦皆泌参决。因语及建宁王灵武之功，请加赠太子，代宗感悼久之，云：“吾弟之功，非先生则世人不知，岂止赠太子也！即敕于彭原迎丧，赠承天皇帝，葬齐陵。引至城门，奏以龙

而不动，代宗自蓬莱院谓曰：“吾弟似欲见先生。宜速往酹祝，兼宣朕意。且吾弟定策大功，追加大号。时人未知，可作一文，以传不朽，用慰玄魂。泌曰：“已发引矣。他文不及作，挽歌词可乎？”代宗曰：“可。”即于御前制之，词甚凄怆。代宗览之而泣，命中人弛授挽者。泌至，宣代宗命祝酹，歌此二章。于是龙盾行疾如风，都人观之，莫不感涕。先是，建宁王伾，有艰难定策之功，于代宗为弟，人或譖于肃宗云：“有图嗣害兄之心。”遂遇害。及肃宗追悟伾无罪，泌虑复及诸王，因事言曰：“昔高宗有子八人，皇祖睿宗最幼。武后生者，自为行第，故皇祖第四。长曰孝敬皇帝，监国而仁明，为武后所忌而鸩之。次曰雍王贤，为太子，中宗、睿宗常所不安，晨夕忧惧，虽父母之前，无由敢言，乃作黄台摘词，令乐人歌之，欲微悟父母之意，冀天皇天后闻之。歌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然太子竟亦流废，终于黔州。建宁之事，已一

摘矣，慎无再摘。”肃宗曰：“先生忠于宗社，忧朕家事，言皆为国龟镜，岂可暂离朕耶？”时玄宗有诰，只要剑南一道自奉，未议北回。泌请肃宗奉表，请归东宫，次作功臣表，述马嵬灵武之事，请上皇还京。初肃宗表至，玄宗徘徊未决，及功臣表至，乃大喜曰：“吾方得为天子父。”下诰定行日，且曰：“必李泌也。”肃宗召泌，且泣且喜曰：“上皇已下诏还京，皆卿力也。”

又天宝末，员外郎窦庭芝分司洛邑，常敬事卜者葫芦生。每言吉凶，无不中者。一旦凌晨，生至窦门，颇甚嗟叹。庭芝请问，良久乃言：“君家大祸将成。”举家啼泣，请问求生之路。生曰：“若非遇中黄君，但见鬼谷子，亦可无患矣。”生乃具述形貌服饰，仍戒以浹旬求之。于是与昆弟群从奴仆，晓夕求访，殆遍洛下。

时泌居于河清，因省亲友，策蹇入洛，至中桥，遇京尹避道。所乘骡忽惊轶而走，径入庭芝所居，与仆者共造其门。车马罗列将出，忽见泌，皆惊愕而退，俄有人云：“分司窦员外宅，所失骡收在马厩，请客入座，主人当愿修谒。”泌不得已就其厅。庭芝即出，降阶载拜，延接殷勤，遂至信宿。至于妻子，咸备家人之礼。数日告去，赠遗殊厚。但云：“遭遇之辰，愿以一家奉托。”时泌居于河清，信使旁午于道。庭芝初与泌相值，葫芦生适在其家，云：“既遇斯人，无复忧矣。”及朱泚构逆，庭芝方廉察陕西，车驾出幸奉天，遂于贼庭归款。銮舆反正，德宗首令诛之。时泌自南岳徵还行在，便为宰相。因第臣僚罪状，遂请庭芝减死。德宗意不解，云：“卿以为宁王姻懿耶？宁王以庭芝姊为妃，以此论之，尤为不可。然莫有他事，俾其全否，卿但言之。”于是具以前事闻。由是特原其罪。泌始奏，上密遣中使乘传，于陕问之。庭芝录奏其事，德

宗曰：“言中黄君，盖指朕耶？未知呼卿为鬼谷子，何也？”
或曰：“泌先茔在河清谷前鬼谷，恐以此言之也。”兴元四年二月，德宗谓泌曰：“朕即位以来，宰相皆须姑息，不得与其较量理道。自用卿以来，方豁朕意，是乃天授卿于朕耳。虽夷吾骐驎，传说霖雨，何可以及兹！”

其军谋相业，载如国史；事迹终始，具《邺侯传》。泌有集二十卷，行于世。（出《邺侯外传》）

卷第三十九 神仙三十九

刘晏 崔希真 韦老师 麻阳村人 慈心仙人

刘晏

唐宰相刘晏，少好道术，精思不倦，而无所遇。常闻异人多在市肆间，以其喧杂，可混迹也。后游长安，遂至一药铺，偶问云：常有三四老人，纱帽拄杖来取酒，饮讫即去，或兼觅药看，亦不多买，其亦非凡俗者。刘公曰：“早晚当？”曰：“明日合来。”刘公平旦往，少顷果有道流三人到，引满饮酒，谈谑极欢，旁若无人。良久曰：“世间还有得似我辈否？”一人曰：“王十八。”遂去。自后每忆之，不可寻求。及作刺史，往南中，过衡山县，时春初，风景和暖，吃冷淘一盘，香菜茵陈之类，甚为芳洁。刘公异之，告邮史曰：“侧近莫有衣冠居否？此菜何所得？”答曰：“县有官园子王十八能种，所以馆中常有此蔬菜。”刘公忽惊记所遇道者之说，乃曰：“园近远，行去得否？”曰：“即馆后。”遂往。见王十八，衣犊鼻灌畦，状貌山野，望刘公趋拜战栗。渐与同坐，问其乡里家属。曰：“蓬飘不省，亦无亲族。”刘公异疑之，命坐，索酒与饮。固不肯。却归，晏乃诣县，自请同往南中。县令都不喻，当时发遣。王十八亦不甚拒，破衣草履，登舟而行。刘公渐与之熟，令妻子见拜之，同坐茶饭。形容衣服，日益秽弊。家人并窃恶之。夫人曰：“岂兹有异，何为如此？”刘公不懈。去所诣数

百里，患痢，朝夕困极，舟船隘窄，不离刘公之所。左右掩鼻罢食，不胜其苦。刘公都无厌怠之色，但忧惨而已。劝就汤粥，数日遂毙。刘公嗟叹涕泣，送终之礼，无不精备，乃葬于路隅。后一年，官替归朝。至衡山县，令郊迎，既坐曰：“使君所将园子，去寻却回，乃应是不堪驱使。”刘公惊问何时归。曰：“后月余日即归。云：‘奉处分放回。’”刘公大骇，当时步至园中，茅屋虽存，都无所睹。邻人曰：“王十八昨暮去矣。”怨恨加甚，向屋再拜，泣涕而返。审其到县之日，乃途中疾卒之辰也。遣人往发其墓，空存衣服而已。数月至京城，官居朝列，偶得重疾，将至属纆。家人妻子，围视号叫。俄闻叩门甚急，阖者走呼曰：“有人称王十八，令报。”一家皆欢跃迎拜。王十八微笑而入其卧所。疾已不知人久矣。乃尽令去障蔽等及汤药，自于腰间取一葫芦开之，泻出药三丸，如小豆大，用苇筒引水半瓯，灌而摇之。少顷腹中如雷鸣，逡巡开眼，蹶然而起，都不似先有疾状。夫人曰：“王十八在此。”晏乃涕泗交下，牵衣再拜，若不胜情。妻女及仆使并泣。王十八凄然曰：“奉酬旧情，故来相救。此药一九，可延十岁。至期某却来自取。”啜茶一碗而去。刘公固请少淹留。不可。又欲与之金帛。复大笑。后刘公拜相，兼领盐铁，坐事贬忠州。三十年矣。一旦有疾。王十八复来曰：“要见相公。”刘公感叹颇极，延入阁中，又恳求。王十八曰：“所疾即愈，且还其药。”遂以盐一两，投水令饮。饮讫大吐，吐中有药三丸，颜色与三十年前服者无异。王十八索香汤洗之。刘公堂侄，侍疾在侧，遂攫其二丸吞之。王十八熟视笑曰：“汝有道气，我固知为汝掠也。”趋出而去，不复言别。刘公寻痊愈。数月有诏至，乃卒。（出《逸史》）

崔希真

大历初，锺陵客崔希真，家于郡西。善鼓琴，工绘事，好修养之术。二年十月初朔夜大雪，希真晨出门，见一老人，衣蓑戴笠，避雪门下。崔异之，请入。既去蓑笠，见神色毛骨，非常人也，益敬之。问曰：“家有大麦面，聊以充饭，叟能是乎？”老父曰：“大麦受四时气，谷之善者也。能沃以豉汁，则弥佳。”崔因命家人具之。间又献松花酒。老父曰：“花涩无味。某野人也，能令其醇美。”乃于怀中取一丸药，色黄而坚。老人以石碎之，置于酒中，则顿甘美矣挂素上，如有所涂，瞬息而罢。崔少顷具饌献，受而不辞。崔后入内，出已去矣。遂践雪寻迹，数里至江，入芦洲中，见一大船，船中数人，状貌皆奇，而樵客在侧。甚人顾笑曰：“葛三乃见逼于伊人。”回谓崔曰：“尊道严师之礼，不必然也。”崔拜而谢之。归视幄中，得图焉。有三人二树一白鹿一药笈，其二人盖方外之状，手执玄芝采药者；一仙；树似柏皆断；笈为风雨所败。枯槁之状，根相连属，皆非常意所及。后将图并丸药，诣茅山，问李涵光天师。天师曰：“此真人葛洪第三子所画也。”李君又曰：“写神人形状于朽木之下，意若得道者寿过松柏也。其药乃千岁松胶也。”（出《原化记》）

韦老师

嵩山道士韦老师者，性沉默少语，不知以何术得仙。常养一犬，多毛黄色，每以自随。或独坐山林，或宿雨雪中，或三日五日至岳寺，求斋余而食，人不能知也。唐开元末岁，牵犬至岳寺求食，僧徒争竞怒，问何故复来。老师云：“求食以与

犬耳。”僧发怒慢骂，令奴盛残食，与乞食老道士食。老师悉以与犬。僧之壮勇者，又慢骂，欲殴之。犬视僧色怒。老师抚其首。久之，众僧稍引去。老师乃出，于殿前池上洗犬。俄有五色云遍满溪谷。僧骇视之，云悉飞集池上。顷刻之间，其犬长数丈，成一大龙。老师亦自洗濯，服绛衣，骑龙坐定，五色云捧足，冉冉升天而去。僧寺作礼忏悔，已无及矣。（出《惊听录》）

麻阳村人

辰州麻阳县村人，有猪食禾，人怒，持弓矢伺之。后一日复出，人射中猪，猪走数里，入大门。门中见室宇壮丽，有一老人，雪髯持杖，青衣童子随后，问人何得至此。人云“猪食禾，因射中之，随逐而来。”老人云：“牵牛蹊人之田而夺之牛，不亦甚乎。”命一童子令与人酒饮。前行数十步，至大厅，见群仙，羽衣乌帟，或樗蒲，或奕棋，或饮酒。童子至饮所。传教云：“公令与此人一杯酒。”饮毕不饥。又至一所，有数十床，床上各坐一人，持书，状如听讲。久之却至公所。公责守门童子曰：“何以开门，令猪得出入而不能知。”乃谓人曰：“此非真猪。君宜出去。”因命向童子送出。人问老翁为谁。童子云：“此所谓河上公，上帝使为诸仙讲《易》耳。”又问君复是谁。童子云：“我王辅嗣也，受《易》已来，向五百岁，而未能通精义。故被罚守门。”人去后，童子蹴一大石遮门，遂不复见。（出《广异记》）

慈心仙人

唐广德二年，临海县贼袁晁，寇永嘉。其船遇风，东漂数

千里，遥望一山，青翠森然，有城壁，五色照耀。回舵就泊，见精舍，琉璃为瓦，玳瑁为墙。既入房廊，寂不见人。房中唯有胡子二十余枚，器物悉是黄金，无诸杂类。又有衾茵，亦甚炳焕，多是异蜀重锦。又有金城一所，余碎金成堆，不可胜数。贼等观不见人，乃竞取物。忽见妇人从金城出，可长六尺，身衣锦绣上服紫绀裙，谓贼曰：“汝非袁晃党耶？何得至此？此器物须尔何与，辄敢取之！向见子，汝谓此为狗乎？非也，是龙耳。汝等所将之物，吾诚不惜，但恐诸龙蓄怒，前引汝船，死在须臾耳！宜速还之。”贼等列拜，各送物归本处。因问此是何处。妇人曰：“此是镜湖山慈心仙人修道处。汝等无故与袁晃作贼，不出十日，当有大祸。宜深慎之。”贼党因乞便风，还海岸。妇人回头处分。寻而风起，群贼拜别，因便扬帆。数日至临海。船上沙涂不得下，为官军格死，唯妇人六七八人获存。浙东押衙谢诤之配得一婢，名曲叶，亲说其事。（出《广异记》）

卷第四十 神仙四十

巴邛人 章仇兼琼 石巨 李山人 陶尹二君

许碯碯杨云外 杜惊惊 南岳真君

巴邛人

有巴邛人，不知姓。家有桔园，因霜后，诸桔尽收。余有
二大桔，如三四斗盎。巴人异之，即令攀摘，轻重亦如常桔，
剖开，每桔有二老叟，须眉皤然，肌体红润，皆相对象戏，身
仅尺余，谈笑自若，剖开后，亦不惊怖，但与决赌。赌讫，叟
曰：“君输我海龙神第七女发十两，智琼额黄十二枚，紫绢帔
一副，绛台山霞实散二庾，瀛洲玉尘九斛，阿母疗髓凝酒四锺，
阿母女态盈娘子躋虚龙缟袜八两，后日於王先生青城草堂还我
耳。”又有一叟曰：“王先生许来，竟持不得。信中之乐，不
减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为摘下耳。”又一叟曰：“仆饥矣，
须龙根脯食之。”即於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圆径寸，形状宛转
如龙，毫厘罔不周悉，因削食之，随削随满。食讫，以水嚥之，
化为一龙，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云起，须臾风雨晦冥，不知
所在。巴人相传云：“百五十年已来如此，似在隋唐之间，但
不知指的年号耳。”（出《玄怪录》）

章仇兼琼

章仇兼琼尚书镇西川，常令左右搜访道术士。有一鬻酒者，

酒胜其党，又不急於利，賒贷甚众。每有纱帽藜杖四人来饮酒，皆至数斗，积债十余石，即并还之。谈谐笑谑，酣畅而去。其话言爱说孙思邈。又云：“此小儿有何所会。”或报章仇公。乃遣亲吏候其半醉，前拜言曰：“尚书令传语：‘某苦心修学，知仙官在此，欲候起居，不知俯赐许否。’”四人不顾，酣乐如旧。逡巡，问酒家曰：“适饮酒几斗？”曰：“一石。”皆拍掌笑：“太多。”言讫，不离席上，已不见矣。使者具报章仇公，公遂专令探伺。自后月余不至。一日又来，章仇公遂潜驾往诣，从者三四人，公服至前，跃出载拜。公自称姓名，相顾徐起，唯柴炷四枚，在於坐前。不复见矣。时玄宗好道，章仇公遂奏其事，诏召孙公问之。公曰：“此太白酒星耳，仙格绝高，每游人间饮酒，处处皆至，尤乐蜀中。”自后更令寻访，绝无踪迹。（出《逸史》）

石 巨

石巨者，胡人也，居幽州。性好服食。大历中，遇疾百余日，形体羸瘦，而神气不衰。忽谓其子曰：“河桥有卜人，可暂屈致问之。”子还云：“初无卜人，但一老姥尔。”巨云：“正此可召。”子延之至舍。巨卧堂前纸榻中。姥径造巨所，言甚细密。巨子在外听之，不闻。良久姥去。后数日，旦有白鹤从空中下，穿巨纸榻，入巨所，和鸣食顷，俄升空中，化一白鹤飞去。巨子往视之，不复见巨。子便随鹤而去，至城东大墩上，见大白鹤数十，相随上天，冉冉而灭。长史李怀仙，召其子问其事，具答云然。怀仙不信，谓其子曰：“此是妖讹事，必汝父得仙。吾境内苦旱，当为致雨，不雨杀汝。”子归，焚香上陈。怀仙使金参军赍酒脯，至巨宅致祭。其日大雨，远近

皆足。怀仙以所求灵验，乃於巨宅立庙，岁时享祀焉。（出《广异记》）

李山人

李中丞汶，在朝日，好术士。时李山人寓居门馆，汶敬之。汶有子数人，其长曰元允，先与襄阳韦氏结婚，乃自京之襄阳，远就嘉会。发后，山人白汶曰：“贤郎有厄，某能相救；只要少时不交人事，以图静处。”汶许之。山人别居，良久出曰：“贤郎厄已过；然所乘马死，从者毙其一。身少见血，余无大损。汶疑信半之，乃使人至襄州，沿路侦候。使回得信云：“中道过大桥，桥坏，马死奴毙。身为横木决破颐颌间，少许出血，寻即平复。”公叹异之。后忽辞云：“某久此为客，将有没化之期。”但益怅然。汶曰：“何忽若是？”曰：“运数且尔，亦当委顺。”汶曰：“然可少留乎？”曰：“可。”汶固留之，月余又云：“欲遂前期。”汶又留半月。曰：“此须去矣。”乃晨起，与汶诀别。其后诸相识人家，皆云：“同日见李山人来告别。初别时曰：“某有少事，欲言之於第三郎君。”问何事。乃云：“十五年后，於昆明池边，见人家小儿颇有疵者，即某身也。”乃行。其后亦不知所之。（出《原化记》）

中丞李汶，在朝为官的日子，喜爱术士。当时李山人寓居李汶门馆，李汶很敬重他。李汶有好几个儿子，他的长子名叫元允，先和襄阳韦氏定亲，于是从京城到襄阳，离家远行就婚。出发以后，李山人告诉李汶说：“你的儿子路途有灾难，我能相救，只是暂时需要不与别人交际应酬，因此我希望能有一个清静的环境。”李汶答应了他，李山人就另居别处。过了好长时间，李山人出来对李汶说：“你儿子的灾难已经过去了，但是他所

骑的马死了，跟随的仆人死了一个，他身上出了少许血。其余没有大的损失。”李汶对此半信半疑，就派人到襄州去，沿路探听查访验证。使者获得确实的消息回来说：“中途过大桥，桥坏了，公子骑的马死了，跟随的奴仆也死了一个，公子的面颊和下巴之间被横木划破，出了少量的血，不久就痊愈了。”李汶对此惊叹异常。后来李山人忽然向李汶辞别说：“我长久在这里做门客，将要到殁化的期限了。”心里非常难过。李汶说：“怎么忽然至于这样啊！”李山人说：“运数将是这样，也委实应当顺从。”李汶又说：“然而，还可以少留一段时间吗？”李山人说：“可以。”李汶因此留下他。过了一个多月，李山人又说要实现前言。李汶又留了半个月。李山人说：“这回必须离开了。”于是他早晨起来，与李汶辞别。那以后许多与李山人相识的人家都说，同是那一天看见李山人来到自己家告别。李山人最初在李汶家告别时说：“我有点小事，要告诉给三公子。”问他是什么事？却说：“十五年后，在昆明池边，看见人家小孩面颊有个小疤痕的，就是我的转世之身。”说完就走了，以后也不知他到什么地方去了。陶尹二君

唐大中初，有陶太白、尹子虚老人，相契为友。多游嵩华二峰，采松脂茯苓为业。二人因携酿酝，陟芙蓉峰，寻异境，憩于大松林下，因倾壶饮，闻松稍有二人抚掌笑声。二公起而问曰：“莫非神仙乎？岂不能下降而饮斯一爵！”笑者曰：“吾二人非山精木魅，仆是秦之役夫，彼即秦宫女子。闻君酒馨，颇思一醉。但形体改易，毛发怪异，恐子悸栗，未能便降。子但安心徐待，吾当返穴易衣而至，幸无遽舍我去。”二公曰：“敬闻命矣。”遂久伺之。忽松下见一丈夫，古服俨雅；一女子，鬟髻綵衣。俱至。二公拜谒，忻然还坐。顷之，陶君启神仙何代人，何以至此？既获拜侍，愿怯未悟。古丈夫曰：“

余秦之役夫也，家本秦人，及稍成童，值始皇帝好神仙术，求不死药，因为徐福所惑，搜童男童女千人，将之海岛。余为童子，乃在其选，但见鲸涛蹙雪，屋阁排空，石桥之柱欹危，蓬岫之烟杳渺，恐葬鱼腹，犹贪雀生。於难厄之中，遂出奇计，因脱斯祸。归而易姓业儒，不数年中，又遭始皇煨烬典坟，坑杀儒士，搢绅泣血，簪绂悲号。余当此时，复是其数。时於危惧之中，又出奇计，乃脱斯苦。又改姓氏为板筑夫，又遭秦皇欵信妖妄，遂筑长城，西起临洮，东之海曲。陇雁悲昼，塞云咽空。乡关之思魂飘，砂碛之劳力竭。堕指伤骨，陷雪触冰。余为役夫，复在其数。遂於辛勤之中，又出奇计，得脱斯难。又改姓氏而业工，乃属秦皇帝崩，穿凿骊山，大修茔域，玉墀金砌，珠树琼枝，绮殿锦宫，云楼霞阁。工人匠石，尽闭幽隧。念为工匠，复在数中，又出奇谋，得脱斯苦。凡四设权奇之计，俱脱大祸。知不遇世，遂逃此山，食松脂木实，乃得延龄耳。此毛女者，乃秦之宫人，同为殉者。余乃同与脱骊山之祸，共匿於此。不知於今经几甲子耶？”二子曰：“秦於今世，继正统者九代千余年。兴亡之事，不可历数。”二公遂俱稽顙曰：“余二小子，幸遇大仙。多劫因依，使今谐遇。金丹大药，可得闻乎？朽骨腐肌，实冀麻荫。”古丈夫曰：“余本凡人，但能绝其世虑，因食木实，乃得凌虚。岁久日深，毛发绀绿，不觉生之与死，俗之与仙。鸟兽为邻，獠狖同乐。飞腾自在，云气相随。亡形得形，无性无情。不知金丹大药为何物也。”二公曰：“大仙食木实之法，可得闻乎？”曰：“余初饵柏子，后食松脂，遍体疮疡，肠中痛楚。不及旬朔，肌肤莹滑，毛发泽润。未经数年，凌虚若有梯，步险如履地。飘飘然顺风而翔，皓皓然随云而升。渐混合虚无，潜孚造化。彼之与我，视无二物。凝神而神爽，养气而气清。保守胎根，含藏命带。天地尚

能覆载，云气尚能鬱蒸，日月尚能晦明，川岳尚能融结。即余之体，莫能败坏矣。”二公拜曰：“敬闻命矣。”饮将尽，古丈夫折松枝，叩玉壶而吟曰：“饵栢身轻叠嶂间，是非无意到尘寰。冠裳暂备论浮世，一饷云游碧落间。”毛女继和曰：“谁知古是与今非，闲蹑青霞远翠微。箫管秦楼应寂寂，彩云空惹薜萝衣。”古丈夫曰：“吾与子邂逅相遇，那无恋恋耶？吾有万岁松脂，千秋柏子少许，汝可各分饵之，亦应出世。”二公捧授拜荷，以酒吞之。二仙曰：“吾当去矣！善自道养，无令泄漏伐性，使神气暴露于窟舍耳。”二公拜别，但觉超然，莫知其踪去矣。旋见所衣之衣，因风化为花片蝶翅而扬空中。陶尹二公，今巢居莲花峰上，颜脸微红，毛发尽绿，言语而芳馨满口，履步而尘埃去身。云台观道士，往往遇之，亦时细话得道之来由尔。（出《传奇》）

许 碯

许碯，自称高阳人也。少为进士，累举不第。晚学道于王屋山，周游五岳名山洞府。后从峨眉山经两京，复自襄汴，来抵江淮，茅山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桐罗浮，无不遍历。到处，皆于石崖峭壁人不及处题云：“许碯自峨眉山寻偃月子到此。”睹笔踪者，莫不叹其神异，竟莫详偃月子也。后多游芦江间，常醉吟曰：“阆苑花前是醉乡，踏翻王母九霞觞。群仙拍手嫌轻薄，谪向人间作酒狂。”好事者或诘之。曰：“我天仙也。方在昆仑就宴，失仪见谪。”人皆笑之，以为风狂。后当春景，插花满头，把花作舞，上酒家楼醉歌，升云飞去。（出《续神仙传》）

杨云外

唐乾宁中，云安县汉城宫道士杨云外，常以酒自晦，而行止异常。前进士钱若愚甚敬之。一旦斋沐诣其山观，宿于道斋。翌日虔诚敛衽而白之曰：“师丈，小子凡鄙，神仙之事，虽聆其说，果有之乎？”杨曰：“有之，我即其人也。若示以飞空蹑虚，履水蹈火，即日有千万人就我，不亦烦褻乎！”因腾跃上升，冉冉在空中，良久而下。若愚稽顙，自是信有神仙矣。（出《北梦琐言》）

杜 惊

杜惊公惊，为小儿时，常至昭应观，与群儿戏于野。忽有一道士，独呼惊，以手摩挲曰：“郎君勤读书，勿与诸儿戏。”指其观曰：“吾居此，颇能相访否？”既去。惊即诣之。但见荒凉，他无所有。独一殿巍然存焉，内有老君像。初道士半面紫黑色，至是详视其像，颇类向所见道士。乃半面为漏雨所淋故也。（出《玉泉子》）

南岳真君

南岳道士秦保言，勤于焚修。曾白真君云：“上仙何以须纸钱？有所未谕。”既而夜梦真君曰：“纸钱即冥吏所藉，我又何须此。”由是岳中益信重之。（出《北梦琐言》）

卷第四十一 神仙四十一

薛尊师 王老 黑叟 刘无名

薛尊师

薛尊师者，家世荣显。则天末，兄弟数人。皆至二千石。身为阳翟令。而数年间，兄弟沦丧都尽，遂精心归道，弃官入山，妻儿悉弃。召同志者，唯有邑小胥唐臣愿从之。杖策负囊，往嵩山口。忽遇一人。自山而出。自云求道之人，姓陈。云如近有仙境。薛遂求问其路。陈曰：“吾有小事诣都，约三日而回。回当奉导。君且於此相待。”薛与唐子止於路口。陈至期而至。陈曰：“但止於此，吾当入山求之。知所诣，即来相报。”期以五日，既而过期，十日不至。薛曰：“陈生岂相给乎？吾当自往。”遂缘磴入谷三四十里。忽於路侧见一死人，虎食其半，乃陈山人也。唐子谓尊师曰：“本入山为求长生，今反为虎狼之餐。陈山人尚如此，我独何人？不如归人世以终天年耳。”尊师曰：“吾闻嵩岳本灵仙之地，岂为此害？盖陈山人所以激吾志也。汝归，吾当终至。必也不幸而死，终无恨焉。”言讫直往，唐亦决意从之。夜即宿於石岩之下，昼则缘磴而行。数日，忽见一岩下，长松数百株，中有道士六人，如修药之状。薛遂顶礼求诸。道士曰：“吾虽至此，自服药耳。亦无术可以授君。”俄睹一禅室中，有一老僧。又礼拜求问。僧亦无言。忽於僧床下见藤蔓缘壁出户。僧指蔓视。薛遂寻蔓出，

具蔓傍岩壁不绝，经两日犹未尽，忽至流泉。石室中有道士数人，围棋饮酒，其陈山人亦在。笑谓薛曰：“何忽而至？子之志可教也。”遂指授道要。亦见俗人於此伐薪采药不绝。问其所，云“终南山紫阁峰下，去长安城七十里。”尊师道成后入京，居于昊天观，玄风益振。时唐玄宗皇帝奉道，数召入内礼谒。开元末，时已百余岁，忽告门人曰：“天帝召我为八威观主。”无病而坐亡，颜色不变。遂于本院中造塔，不塞塔户。每至夜，辄召弟子唐君，告以修行之术。后以俗人礼谒烦杂，遂敕塞其塔户。唐君后亦为国师焉。（出《原化记》）

王老

有王老者，常于西京卖药，累世见之。李司仓者，家在胜业里，知是术士，心恒敬异，待之有加。故王老往来依止李氏，且十余载。李后求随入山，王亦相招。遂仆御数人，骑马俱去。可行百余里，峰峦高峭，攀藤缘树，直上数里，非人迹所至。王云：“与子偕行，犹恐不达神仙之境；非仆御所至，悉宜遣之。”李如其言，与王至峰顶。田畴平坦，药畦石泉，佳景差次。须臾，又至林口，道士数人，来问王老，知邀嘉宾，故复相候。李随至其居，茅屋竹亭，潇洒可望。中有学生数十人，见李各来问其亲戚，或不言。或惆怅者云：“先生不在，今宜少留。具厨饭蔬菜，不异人间也。”为李设食。经数日，有五色云霞覆地，有三白鹤随云而下。于是书生各出，如迎候状。有顷云：“先生至。”见一老人，须发鹤素，从云际来。王老携李迎拜道左。先生问王老：“何以将他人来此！诸生拜谒，各就房。李亦入一室。时颇炎热，李出寻泉，将欲洗浴。行百余步，至一石泉，见白鹤数十，从岩岭下，来至石上，罗

到成行。俄而奏乐，音响清亮，非人间所有。李卑伏听其妙音。乐毕飞去。李还说其事。先生问得无犯仙官否？”答云：“不敢。”先生谓李公曰：“君有官禄，未合住此；待仕官毕，方可来耳。”因命王老送李出，曰：“山中要牛两头，君可送至藤下。”李买牛送讫，遂无复见路耳。（出《广异记》）

黑 叟

唐宝应中，越州观察使皇甫政妻陆氏，有姿容而无子息。州有寺名宝林，中有魔母神堂，越中士女求男女者，必报验焉。政暇日，率妻孥入寺，至魔母堂，捻香祝曰：“祈一男，请以俸钱百万贯缔构堂宇。”陆氏又曰：“傥遂所愿，亦以脂粉钱百万，别绘神仙。”既而寺中游，薄暮方还。两月余，妻孕，果生男。政大喜，构堂三间，穷极华丽。陆氏于寺门外筑钱百万，募画工。自汴、滑、徐、泗、杨、润、潭、洪及天下画者，日有至焉。但以其偿过多，皆不敢措手。忽一人不说姓名，称剑南来，且言善画，泊寺中月余。一日视其堂壁，数点头。主事僧曰：“何不速成其事耶？”其人笑曰：“请备灯油，将夜缉其事。”僧从其言。至平明，灿烂光明，俨然一壁。画人已不见矣。政大设斋，富商来集。政又择日，率军吏州民，大陈伎乐。至午时，有一人形容丑黑，身長八尺，荷笠莎衣，荷锄而至。阍者拒之，政令召入。直上魔母堂，举手锄以斫其面。壁乃颓。百万之众，鼎沸惊闹，左右武士欲擒杀之，叟无怖色。政问之曰：“尔颠癘耶？”叟曰：“无。”尔善画耶？”叟曰：“无。”曰：“缘何事而斫此也？”叟曰：“恨画工之罔上也。夫人与上官舍二百万，图写神仙，今比生人，尚不逮矣。政怒而叱之。叟抚掌笑曰：“如其不信，田舍老妻，足为验

耳。”政问曰：“尔妻何在。”叟曰：“住处过湖南三二里。政令十人随叟召之。叟自苇庵间，引一女子，年十五六，薄傅粉黛，服不甚奢，艳态媚人，光华动众。顷刻之间，到宝林寺。百万之众，引颈骇观，皆言所画神母，果不及耳。引至阶前，陆氏为之失色。政曰：“尔一贱夫，乃蓄此妇，当进于天子。”叟曰：“待归与田舍亲诀别也。”政遣卒五十，侍女十人，同诣其家。至江欲渡，叟独在小游艇中，卫卒、侍女、叟妻同一大船，将过江，不觉叟妻于急流之处，忽然飞入游艇中。人皆惶怖，疾棹趋之。夫妻已出，携手而行。又追之，二人俱化为白鹤，冲天而去。（出《会昌解颐》及《河东记》）

刘无名

刘无名，成都人也。本蜀先主之后，居于蜀焉。生而聪悟。八九岁，道士过其家，见而叹曰：“此儿若学道，当长生神仙矣。”自是好道探玄，不乐名利。弱冠，阅道经，学咽气朝拜，存真内修之术。常以庚申日守三尸，存神默咒，服黄精、白术，志希延生。或见古方，言草木之药，但愈疾微效，见火辄为灰烬，自不能固，岂有延年之力哉。乃涉历山川，访师求道。数年入雾中山，尝遇人教其服饵雄黄，三十余年。一旦有二人，赤巾朱服，径诣其室。刘问其何人也？何以及此？对曰：“我泰山直符，追摄子耳。不知子以何术，顶有黄光。至三日矣，冥期迫促，而无计近子，将恐阴符遣责，以稽延获罪，故见形相问耳。”刘曰：“余无他术，但冥心至道，不视声利，静处幽山，志希度世而已。”二使曰：“子之黄光，照灼于顶，迢高数丈，得非雄黄之功？然吾闻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金一石之谓丹，子但服其石，未饵其金，但得其阳，未知其阴，将何以

超生死之难，期升腾之道乎？其次广施阴功，救人济物，柔和雅静，无欲无为，至孝至忠，内修密行，功满三千，然后黑籍落名，青华定篆。制御神鬼，驱驾云龙，而上补仙官，永除地简。九祖超炼，七玄生天。如此则不为冥官所追捕耳。今子虽三尸已去，而积功未著，大限既尽，将及死期，岂可苟免也？

“刘闻其语，心魂丧越，忧迫震惧，不知所为。二使徐谓之曰：‘峨峨青城，神仙之府，可以求诣真师，访寻道要。我闻铅汞朱髓，可致冲天，此非高真上仙，莫得修炼之旨。我为子求姓名同，年寿尽者，以代于子。子勉而勤修，无至中怠也。’”刘致谢二使。二使乃隐。刘如其言，入峨眉岷山，登陟峭险，探求洞穴，历年不遇。复入青城山，北崖之下得一洞。行数里，忽觉平博，殆非人世。遇神仙居其间，云青城真人。刘祈叩不已，具述所值鬼使追摄之由，愿示道要，以拯拔沉沦，赐度生死之苦。真人指一岩室，使栖止其中，复令斋心七日，乃示其阳垆阴鼎，柔金炼化水玉之方，伏汞炼铅朱髓之诀。谓之曰：“胡刚子、阴长生，皆得此道。”亦名金液九丹之经。丹分三品。以铅为君，以汞为臣，八石为使，黄芽为苗。君臣相得，运火功全，七日为轻汞，二七日变紫锋，三七日五彩具，内赤外黄，状如窗尘，复运火二年，日周六百，再经四时，重履长至，初则十月离其胞胎，已成初品。即能乾汞成银，丸而服之，可以祛疾。三年之外，服者延年益算，发白反黑。三年之后，服之刀圭。游散名山，周游四海。初品，地仙服之半剂，变化万端，坐在立亡，驾馭飞龙，白日升天。大都此药，经十六节，已为中品。便能使人长生。药成之日，五金八石，黄芽诸物，与君臣二药，不相杂乱矣。千日功毕，名上品还丹。谨而藏之，勿示非人，世有其人，视彼形气，功行合道，依法传之。刘授丹诀，还于雾中山，筑室修炼，三年乃成。开成二年，犹驻于

蜀，自述无名传，以示后人。入青城去。不知所终。（出《仙传拾遗》）刘无名，是成都人。原本三国时期西蜀先主刘备的后代，居住在四川。他生来就聪明颖悟。八九岁的时候，道士经过他的家，看见他就感叹地说：“这个小孩如果学道术，能成为长生神仙了。”从这以后刘无名喜好道术，研究玄理，不喜欢名利。二十岁左右的时候，阅读道经，学习咽气朝拜、存真内修之术，常以庚申日守三尸神，保存精神默念咒语，吃黄精白术，志向是希望延长生命。有时看见古代药方上说的草木之类的药，只是治愈疾病有微效，遇见火就成灰烬。自己都不能稳固，怎么能有延年益寿的力量呢？于是跋山涉水，游历名山大川，访师求道。几年后进入雾中山，曾经遇到一个人，叫他吃雄黄，达三十多年。一天有两个包红头巾穿红衣服的人，直闯进他的住室。刘无名问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到他这来？那两个人回答说：“我们是泰山直符，追赶勾取你，但不知你用的什么法术，头顶上有黄光，我们到这里三天了，阴曹地府的期限紧迫，然而没有办法靠近你，又害怕阴府怪罪谴责，因为停留延误期限要获罪，所以现出身形向你询问。”刘无名说：“我没有别的法术，只是深入地静心至道，不追求名声利禄，安静地置身深山，志向是希望度世罢了。”二位使者说：“你的黄光，照耀在头顶上，高过几丈，恐怕是雄黄的功用吧？然而我听说一阴一阳谓之道，一金一石叫做丹。你只服那石，不吃那金，只能得到阳，却不了解阴，又凭什么超脱生死的难关，期望升天飞腾的道术呢？其次，要广泛地布施阴功，挽救人，接济人，温和，雅静，没有情欲和贪心，尽孝尽忠，内心秘密修行，功德满了三千，然后才能从黑籍中落去名字，定在青华名册中。能控制神鬼，驾驭云龙，补进天上仙官的行列，从阴曹地府的名册中永远除去名字。九祖超炼，七玄生天。象这样

就不会被冥官追捕了。现在你虽然三尸已去，但积功不显著，寿数已经没有了，将要到死期，怎么可以苟且求免呢？”刘无名听了他的话，丧魂落魄，震惊恐惧，不知所措。二位使者慢慢对他说：“岷山、峨眉山、青城山，都是神仙的洞府，可以到那里去寻找真师，访寻道术要领。我听说铅汞朱髓，可以冲天。不是高真上仙，不能得到修炼的真义。我给你寻找和你姓名相同、寿数已尽的人，用他来代替你。你要努办勤奋修行，不要中途懈怠呀。”刘无名拜谢了二位使者，二位使者就隐去了身形不见了。刘无名按照他们的话，进入峨眉山、岷山，登攀险崖峭壁，探索寻找洞穴，经历几年也没遇到。又进入青城山，在北崖的下面找到一个洞。进去后，走了几里，忽然发觉平坦宽阔，大概不是人世，遇到神仙居住在那里，说是青城真人。刘无名祈求叩拜不已，全部述说了被鬼使追摄的原由，希望青城真人指示道术要领，用它拯救灵魂，拔出沉沦，赐给超过生死之苦的办法。青城真人指着一个岩石屋子，让他在里面居住休息。又让他斋戒七天，整洁身心。之后，才告诉他阳垆阴鼎，柔金炼化水玉的方法，伏汞炼铅朱髓的诀窍，并对他说：“胡刚子，阴长生，都得了这种道术。”还有一个名字，叫作金液九丹之经。丹分为三品，用铅做君，用汞做臣，八石做使者，黄芽做苗，君臣相投合，运用火候，功效完全了，七天成为轻汞，十四天变成紫锋，二十一天五彩具备，里面红外面黄，形状象窗户上悬挂的灰尘。再运用火二年，六百个整天，再经过四季，重履长至。开始是十月离开它的胞胎，已经成为初品，马上能干汞成银，做成丸吃它，可以除去疾病。三年以外，吃的人可以延年益寿，白发可以变黑。三年之后，吃一刀圭，游览名山，云游四海。初品，地仙吃它半剂，变化万端，坐着在立起就没了，驾驭飞龙，白天飞升。大都这种药，经过

十六个季节，已经成为中品，就能使人长生。药成的日子，五金八石，黄芽诸物，和君臣二药，不相互混杂。一千天功毕，名字就叫上品还丹。要谨慎保存它，不要给人看。人世上，如果有那样的人，看他形状气质和功德行为都合乎道，就按照方法传给他。刘无名接受炼丹诀窍，回到雾中山，筑室修炼，三年就成功了。开成二年，刘无名还住在四川，自己陈述无名传，用来给后人看。后来进入青城山，不知道他的终了。

卷第四十二 神仙四十二

贺知章 萧颖士 李仙人 何讽 黄尊师

裴老 李虞 夏侯隐者 权同休

贺知章

贺知章，西京宣平坊有宅。对门有小板门，常见一老人乘驴出入其间。积五六年，视老人颜色衣服如故，亦不见家属。询问里巷，皆云是西市卖钱贯王老，更无他业。察其非凡也，常因暇日造之。老人迎接甚恭谨，唯有童子为所使耳。贺则问其业。老人随意回答。因与往来，渐加礼敬，言论渐密，遂云善黄白之术。贺素信重，愿接事之。后与夫人持一明珠，自云在乡日得此珠，保惜多时，特上老人，求说道法。老人即以明珠付童子，令市饼来。童子以珠易得三十余胡饼，遂延贺。贺私念宝珠特（明钞本“特”作“持”）以轻用，意甚不快。老人曰：“夫道者可以心得，岂在力争；慳惜未止，术无由成。当须深山穷谷，勤求致之，非市朝所授也。”贺意颇悟，谢之而去。数日失老人所在。贺因求致仕，入道还乡。（出《原化记》）

萧颖士

功曹萧颖士。常密游。于陈留逆旅。方食之次，忽见老翁，

须鬓皓然，眉目尤异。至门，目萧久之，微有叹息，又似相识。萧疑其意，遂起揖问。老人曰：“观郎君状貌，有似一人，不觉怆然耳。”萧问似何人。老人曰：“郎君一似齐鄱阳王。”王即萧八代祖。遂惊问曰：“王即某八代祖，因何识之？”老人泣曰：“某姓左，昔为都〔鄱〕阳书佐，偏蒙宠遇。遭李明之难，遂尔逃亡，苟免患耳。因入山修道，遂得度世。适惊郎君，乃不知是王孙也。”遂相与泣。萧敬异之，问其年，乃三百二十七年矣。良久乃别。今在灊山，时出人间。后不知所之。（出《原化记》）

李仙人

洛阳高五娘者，美于色，再嫁李仙人。李仙人即天上谪仙也，自与高氏结好，恒居洛阳，以黄白自业。高氏能传其法。开元末，高李之睦，已五六载。后一夕五鼓后，闻空中呼李一声。披衣出门，语毕，还谓高氏曰：“我天仙也。顷以微罪，谴在人间耳。今责尽，天上所由来唤。既不得住，多年缱绻，能不怆然。我去之后，君宜以黄白自给，慎勿传人，不得为人广有点炼，非特损汝，亦恐尚不利前人。”言讫飞去。高氏初依其言。后卖银居多，为坊司所告。时河南少尹李齐知其事，释而不问，密使人召之，前后为烧十余床银器。李以转闻朝要。不一年，李及高皆卒。时人以为天罚焉。（出《广异记》）

何 讽

唐建中末，书生何讽，尝买得黄纸古书一卷，读之。卷中得发卷，规四寸，如环无端。讽因绝之，断处两头滴水升余，

烧之作发气。讽尝言于道者，道者曰：“吁！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据仙经曰：“蠹鱼三食神仙字，则化为此物，名曰脉望；夜以燐映当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还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时换骨上升。”因取古书阅之，数处蠹漏，寻义读之，皆神仙字。讽方叹伏。（出《原化记》）

黄尊师

黄尊师居茅山，道术精妙。有贩薪者，于岩洞间得古书数十纸，自谓仙书，因诣黄君，恳请师事。黄君纳其书，不语，日遣斫柴五十束，稍迟并数不足，呵骂及捶击之，亦无怨色。一日，可两道士于山石上棋，看之不觉日暮，遂空返。黄生大怒骂叱，杖二十，问其故。乃具言之。曰：“深山无人，何处得有棋道士？果是谩语。”遂叩头曰：“实，明日便捉来。”及去，又见棋次，乃佯前看，因而擒捉。二道士并局，腾于室中上高树。唯得棋子数枚。道士笑谓曰：“传语仙师，从与受却法策。”因以棋子归，悉言其事。黄公大笑，乃遣沐浴，尽传法策。受讫辞去，不知其终。（出《逸史》）

裴老

唐大历中，有王员外好道术，虽居朝列，布衣山客，日与周旋。一旦道侣数人在厅事，王君方甚谈谐拊掌，会除溷裴老，携秽具至王君给使。因闻诸客言，窃笑之。王君仆使皆怪。少顷，裴老受佣事毕，王君将登溷，遇于户内。整衣，似有所白。因问何事。渐前曰：“员外大好道。”王惊曰：“某实留心于此。”曰：“知员外酷好，然无所遇。适厅中两客，大是凡流，但

诳员外希酒食耳。”王君竦异良久。其妻呼骂曰：“身为朝官，乃与此秽汉结交，遣人逐之。”王君曰：“天真道流，不择所处。”裴老请去。王君恳邀从容。久方许诺。曰：“明日来得否？”曰：“不得，外后日来。”至期，王君洁净别室以候。妻呼曰：“安有与除厕人亲狎如此！”王君曰：“尚惧不肯顾我。”少顷至，布袍曳杖，颇有隐逸之风。王君坐语，茶酒更进。裴老清言间发，殊无荷秽之姿状。曰：“员外非真好道，乃是爱药耳。亦有少分。某既来，莫要炉火之验否？”王君叩头曰：“小生酷嗜，不敢便有祈请。”裴指铁盒可二斤余，曰：“员外剩取火至，以盒分两片，置于其中，复以火覆之。”须臾色赤，裴老于布袍角解一小囊，取药两丸，如麻粟，除少炭，捻散盒上，却堆火烧之。食顷，裴老曰：“成矣。”令王君仆使之壮者，以火箸持出，掷于地。逡巡，乃上上金盒矣，色如鸡冠。王君降阶再拜，叩头陈谢。裴老曰：“此金一两，敌常者三两，然员外不用留，转将布施也。”别去曰：“从此亦无复来矣。”王君拜乞曰：“末学俗士，愿沥丹恳，须至仙伯山居中，具起居礼。”裴老曰：“何用此。”乃约更三日，于兰陵坊西大菜园相觅。王君亦复及期往，至则果见小门，扣之，黄头奴出问曰：“莫是王员外否？”遂将一胡床来，令于中门外坐。少顷引入，有小堂甚清净，裴老道服降阶。侍女童十人，皆有姿色。延上劳问，风仪质状，并与前时不同，若四十余人矣。茶酒果实甚珍异，屋室严洁，服用精华。至晚王君去，裴老送出门。旬日复来，其宅已为他人所赁，裴老不知所去也。（出《逸史》）

李 虞

信州李员外虞，尝与秀才杨棱游华山，穷搜岩谷。时李公

未仕，及杨君俱有栖遁之志，每遇幽赏，即吟咏移时。俄至一小洞，巉高数尺，不三四步，甚高，路极平易。二人欲穷其迹，约行四五里，拟回又不可，且相勉而进。更二三里，稍明。少顷至洞口。时已申酉之际，川岩草树，不似人间，亦有耕者。耕者睹二人颇有惊异，曰：“郎君何得到此？”乃具言之。更二里余，有佛堂，数人方饮茶次。李公等因往求宿。内一人曰：“须报洞主。”逡巡见有紫衣，乘小马，从者四五，呵路而至，拜起甚雅，曰：“得到此何也？”一个备述曰：“此处偏陋，请至某居处。”遂同步而往，到一府署，多竹堂，屋坐甚洁，人吏数十。因自言曰：“某姓杜，名子华，逢乱避世，遇仙侣，居此已数百年矣。”因止宿，饮饌皆甚精丰，内有駝羊，其状如牛。昼夜论语，因问朝廷之事。留连累日，各遗银器数事，遣使者导之而返。曰：“此可隐逸，颇能住否。”二子色难。子华笑，执手而别，且请无漏于人。后杨君复往寻其洞穴，不可见矣。杨君改名俭，官至御史，谪番禺而卒。李公终亦流荡，真仙灵境，非所实好，不可依名而往之也。后君子诚之哉。（出《逸史》）

夏侯隐者

夏侯隐者，不知何许人也。大中末，游茅山天台间，常携布囊竹杖而已。饮食同常人，而独居一室，不杂于众。或露宿坛中，草间树下，人窥覩之，但见云气蓊鬱，不见其身。每游三十五十里，登山渡水，而闭目善睡，同行者闻其鼻鼾之声，而步不差跌，足无蹶碍，至所止即觉，时号作睡仙。后不知所终。（出《神仙拾遗传》）

权同休

秀才权同休，元和中落第，旅游苏湖间。遇疾贫窘。走使者本村墅人，顾已一年矣。疾中思甘豆汤，令其市甘草。顾者久而不去，但具汤火来。秀才且意其怠于祇承，复见折树枝盈握，仍再三搓之，微近火上，忽成甘草。秀才心大异之，且意必道者。良久，取粗沙数坏，掇捋已成豆矣。及汤成，与常无异。疾亦渐差。秀才谓曰：“予贫迫若此，无以寸进，因褊垢衣授之，可以此办少酒肉。将会村老，丐少道路资也。”顾者微笑曰：“此固不足办，某当营之。”乃斫一枯桑树，成数筐扎，聚于盘上，噉之，遂成牛肉。复汲数瓶水，倾之，乃旨酒也。村老皆醉饱。获束缣五十。秀才惭谢顾者曰：“某本骄稚，不识道者，今返请为仆。”顾者曰：“予固异人，有少失，谪于下贱，合役于秀才，若限不足，复须力于他人，请秀才勿变常，庶卒某事也。”秀才虽诺之，每呼指，色上面戚戚不安。顾者乃辞曰：“秀才若此，果妨某事也。”因谈秀才修短穷达之数，且言万物皆可化者，唯淤泥中朱漆箸及发，药力不能化。因不知所之。（出《酉阳杂俎》）

卷第四十三 神仙四十三

尹真人 卢山人 薛玄真 于涛

尹真人

犍为郡东十余里，有道观在深岩中，石壁四壅，有颜道士居之。观殿有石函，长三尺余，其上鑿出鸟兽花卉，文理纤妙，邻于鬼工。而緘锁极固，泯然无毫缕之隙。里人相传，云是尹喜石函。真人事迹，显于纪传详矣。真人将上升，以石函付门弟子，约之曰：“此函中有符篆，慎不得启之，必有大祸。”于是郡人尽敬之。大历中，有清河崔君，为犍为守。崔君素以（“以”原作“有”，据明抄本改。）刚果自恃，既至郡，闻有尹真人函，笑谓属官曰：“新垣平之诈见矣。”即诣之，且命破锁。颜道士曰：“此尹真人石函，真人有遗教曰：‘启吾函者有大祸。’幸君侯无犯仙官之约。”崔君怒曰：“尹真人死千岁，安得独有石函在乎？吾不信。”颜道士确其词，而崔君固不从。于是命破其锁。久之而坚然不可动。崔君怒，又以巨絙系函鼻，用数十牛拽其絙，鞭而驱之。仅半日，石函遂开。中有符篆数十轴，以黄縑为幅，丹书其文，皆炳然如新。崔君既观毕，顾谓颜道士曰：“吾向者意函中有奇宝，故开而阅之；今徒有符篆而已。”于是令緘锁如旧。既归郡，是夕，令忽暴卒，后三日而悟。其官属将吏辈，悉诣崔君问之、且讯焉。崔君曰：“吾甚愍，未尝闻神仙事，前者偶开尹真人石函，果为

冥官追摄。初见一人，衣紫衣，至寝，谓吾曰：‘我吏于冥司者也，今奉命召君。固不可拒，拒则祸益大矣，宜疾去。’吾始闻忧，欲以辞免。然不觉与使者俱出郡城，仅行五十里，至冥司。其官即故相吕公也。谓吾曰：‘子何为开尹真人石函乎？奉上帝命，且削君之禄寿，果如何哉！’已而召掾吏至，令按吾禄寿之籍。”掾吏白吕公曰：‘崔君有官五任。有寿十七年。今奉上帝符，尽夺五任官，又削十五年寿。今独有二年任矣。’于是听崔君还。后二年果卒。（出《宣室志》）

卢山人

唐宝历中，荆州卢山人，常贩烧朴石灰，往来于白湫南草市。时时微露奇迹，人不之测。贾人赵元卿好事，将从之游。乃频市其所货，设果茗，访其息利之术。卢觉，谓曰：“观子意似不在所市，意何也？”赵乃言：“窃知长者埋形隐德，洞过蓍龟，愿垂一言。”卢笑曰：“今日且验，君主人午时有非常之祸。若信吾言，当免。子可告之。将午，当有匠者负囊而至，囊中有银二两余，必非意相干也。可闭关，妻孥勿轻应对。及午，必极骂，须尽家临水避之。若尔，徒费钱三千四百。”时赵停于百姓张家，即遽归告之。张亦素神卢生，乃闭门伺之。欲午，果有人状如卢所言，叩门求余，怒其不应，因蹴其门。张重箠捍之。少顷聚人数百。张乃由后门，与妻子回避。才差午，其人乃去，行数百步，忽蹶倒而死。其妻至，众人具告其所为，妻痛哭，乃适张家，诬其夫死有因。官不能评。众具言张闭户逃避之状。理者谓张曰：“汝固无罪，可为办其送死。”张欣然从断，其妻亦喜。及市槥僦举，正当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卢意以为烦，潜逝至复州界，维舟于陆奇秀才

庄门。或语陆：“卢山人非常人也。”陆乃请之。陆时将入京投相知，因请决疑。卢曰：“君今年不动，忧旦夕祸作。君所居堂后，有钱一甌，覆以板，非君有也。钱主今始三岁，君其勿用一钱，用必成祸。能从吾戒乎？”陆矍然谢之。及卢生去，水波未定。陆笑谓妻曰：“卢生言如是，吾更何求乎？”乃命家童掘地，未数尺，果遇板，彻之。有巨瓮，散钱满焉。陆喜甚，妻亦搬运，纫草贯之，将及一万，儿女忽暴头痛不可忍。陆曰：“岂卢生言将微乎？”因奔马追及，谢违戒。卢生怒曰：“君用之，必祸骨肉。骨肉与利轻重，君自度也。”棹舟去之不顾。陆驰归，醺而瘞焉，儿女乃愈。卢生到复州，又常与数人闲行，途遇六七八人盛服，俱带酒气逆鼻。卢生忽叱之曰：“汝等所为不悛，性命无几。”其人悉罗拜尘中曰：“不敢不敢。”其侣讶之。卢曰：“此辈尽劫贼也。”其异如此。元卿言：“卢卿状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见其饮食。常语赵生曰：‘世间刺客隐形者不少，道者得隐形术，能不试，二十年可以化形，名曰脱离，后二十年，名籍于地仙矣。’又言‘刺客之死，尸亦不见。’所论多奇怪，盖神仙之流也。”（出《酉阳杂俎》）

薛玄真

薛玄真者，唐给事中伯高之高祖也。少好道，不嗜名宦。遨游云泉，得长生之道。常于五岭间栖憩，每遇人曰：“九疑五岭，神仙之墟，山水幽奇，烟霞胜异。如阳朔之峰峦挺拔，博罗之洞府清虚，不可忘也。所以祝融栖神于衡阜，虞舜登仙于苍梧，赫胥耀迹于潜峰。黄帝飞轮于鼎湖；其余高真列仙，人臣辅相，腾翥逍遥者，无山无之。其故何哉？山幽而灵，水

深而清，松竹交映，云萝杳冥，固非凡骨尘心之所爱也；况邃洞之中，别开天地，琼膏滴乳，灵草秀芝，岂尘目能窥，凡履可履也？得延年之道，而优游其地，信为乐哉。”真元末，郑余庆谪（“谪”字原缺，据明抄本补。）郴州长史，门吏有自远省余庆者，未至郴十余里，店中驻歇，与玄真相遇，状貌如二十三四，神彩俊迈，词多稽古，时语及开元、麟德间事，有如目睹。又言明年二月，余庆当复归朝；余言皆神异。问其姓氏，再三不答。恳诘之。云：“某有志林泉，久弃乡国，不欲骨肉知此行止。姓薛，名玄真。”门吏话于余庆。令人访寻，无复踪迹。明年二月，余庆徵还，及到长安，语及异事，给事中薛伯高流涕对曰：“某高祖，自左常侍弃官入道，隐终南，不知所终，是矣。”（出《仙传拾遗》）

于 涛

于涛者。唐宰相琮之侄也。琮南迁，途经平望驿，维舟方食，有一叟自门而进，直抵厅侧小阁子，以诣涛焉。叟之来也，驿吏疑从相国而行，不之问；相国疑是驿中人，又不之诘。既及涛所憩，涛问“叟何人也。”对曰：“曹老儿。”问其所来。对曰：“郎君极有好官职，此行不用忧。”涛方将远陟，深抱忧虑，闻其言，欣然迎待，揖之即席。涛与表弟前秘书省薛校书俱与之语，问其所能。云：“老叟无解，但见郎君此后官职高显，不可一一叙之，请濡毫执笔，随语记录之也。”如是涛随叟所授数章，词多隐密，迨若谣讖；亦叙相国牵复之事。因问薛校书如何。叟曰：“千里之外，遇西则止。其有官职，虽非真刺史，亦作假郡守。”涛又问“某京中宅内事，可以知否？”叟俛首良久曰：“京宅甚安。今日堂前有某夫人、某尼。”宾

客名字，一一审识。”某廊下有小童某，牵一铜龟子驰戏。

“涛亦审其谛实，皆书于编上。荏苒所载，已是数幅。相顾笑语，即将昏瞑。涛因指薛芸香姬者。谓叟曰。”此人如何？”对曰：“极好，三千里外亦得好官。”涛初随语书事，心志锐信；及闻此姬亦有好官，讶其疏诞，意亦中怠矣。时涛表弟杜孺休给事，刺湖州。寄箬下酒一壶，可五斗。因问叟颇好酒否。叟忻然为请，即以银盂授之，令自酌饮，顷之酒尽，已昏晦矣。遂以银盂枕首而睡，时蚊蚋盛，无有近叟者。及旦失叟，唯银盂在焉。方惊问访求，莫知所止。人或云：“此即曹休博士也。”曹休，魏之宗室，仕晋为史官，齐梁间或处朝列，得神仙之道，多游江湖间，往来贾贩，常拯救人，以阴功及物。人多有见之，受其遗者。涛自后授泗州防御使歙州刺史，佐淮南吴王杨公行密为副使。相国寻亦北归。薛校书佐江西宾幕，知袁州军务。值用军之际，挈家之闽，至一小邑，姬者俄以疾终。山中无求閤器之所，托一村翁。辍其寿官而瘞。斯棺装漆金彩，颇甚珍华，既瘞之后，方验得好棺之言。及京宅，是日宾客、小童牵铜龟游戏之事，无不验者。（出《神仙感应传》）

卷第四十四 神仙四十四

田先生 穆将符 房建 萧洞玄

田先生

田先生者，九华洞中大仙也。元和中，隐于饶州鄱亭村，作小学以教村童十数人，人不知其神仙矣。饶州牧齐推，嫁女与进士李生，数月而孕。李生赴举长安，其孕妇将产于州之后堂，梦鬼神责其腥秽，斥逐之。推常不信鬼神，不敢言，未暇移居，既产为鬼所恶害，耳鼻流血而卒，殁于官道侧，以俟罢郡迁之北归。明年，李生下第归饶，日晚，于野中见其妻，诉以鬼神所害之事，乃曰：“可诣鄱亭村学中，告田先生，求其神力，或可再生耳。”李如其言，诣村学见先生，膝行而前，首体投地，哀告其事，愿大仙哀而救之。先生初亦坚拒。李叩告不已，涕泗滂沱，自早及夜，终不就坐。学徒既散，先生曰：“诚恳如此，吾亦何所隐耶。但不早相告，屋舍已坏矣，诚为作一处置。”即从舍出百余步桑林中，夜已昏瞑，忽光明如昼，化为大府崇门，仪卫森列。先生宝冠紫帔，据案而坐，拟于王者，乃传声呼地界。俄有十余队，各拥百余骑，奔走而至，皆长丈余。谒者呼名通入曰：“庐山江滨彭蠡等神到。”先生曰：“刺史女因产为暴鬼所杀事，闻之何不申理？”对曰：“狱讼无主，未果发谪。今贼是鄱阳王吴芮，刺史宅是其所居，怒其生产腥秽，遂肆凶暴；寻又擒吴芮，牒天曹而诛戮之。勘

云：‘李氏妻算命尚有三十二年，合生二男三女。’”先生曰：“屋舍已坏如何？”有一老吏曰：“昔东晋邺下，有一人误死，屋宅已坏，又合还生，与此事同。其时葛仙君断令具魂为身，与本无异，但寿尽之日无形尔。先生许之，即只追李妻魂魄，合为一体，以神胶涂之，大王发遣却生，即便生矣。”见有七八女人，与李妻相似，吏引而至，推而合之，有药如稀饬，以涂其身。顷刻官吏皆散，李生及妻田先生在桑林间。李生夫妻感谢之。先生曰：“但云自得再生，勿多言也。”遂失先生所在。李与妻还家。其后年寿所生男女，皆如所言。（出《仙传拾遗》）

穆将符

穆将符者。唐给事中仁裕之侄也。幼而好学，不慕声利，不矜世禄，而深入玄关，纵逸自放，不知师匠何人，已得吐纳内修之道。好饮酒，高闲傲睨，人莫能测之。长安东市酒肆姚生，与其友善，时往来其家，则饮酒话道，弥日累夕。姚忽暴卒，举家惶骇，使人奔访将符。际夜方至，姚已奄然，无复喘息。将符方醉，其家人哀号告之。笑曰：“可救也，无遽忧怖。”遂解衣与姚同衾而卧。戒其家，令作人参汤稀粥以候之。勿得悲泣惊呼，待唤即应，灭烛而寝。悄然中夜，方命烛视之，姚已起坐矣。少以人参汤注之，良久，乃以粥助之。乃能言曰：“适为黄衣使者三四人，以马载去，西行甚速，道途蒙昧，如微月之中。逡巡，有赤色光，如日出之状，照其行路。”黄衣者促辔尤急，即闻传呼云：“太乙有敕，使天兵遣回。”乃顾见骑乘旌旗，森然成列。所乘马及黄衣者，奔进不知所之。别有朱衣一人，引而归之。自是姚生平复如初。将符遁去，不

知所适。罗浮轩辕先生，有道之士也。大中年，徵入关，至京，即使人访之，将符以遁去。先生曰：“穆处士隐仙者也，名位列于九清之上矣。勿以其嗜酒昏醉为短，真和光混俗尔。”淮浙间颇显其异迹，接于闻见，若左元放、葛孝先之流也。（出《神仙拾遗》）

房建

清河公房建，居于含山郡，性尚奇，好玄元之教。常从道士授六甲符及九章真篆，积二十年。后南游衡山，遇一道士，风骨明秀，与建语，述上清仙都及蓬莱方丈灵异之事，一一皆若涉历。建奇之。后旬余，建自衡山适南海。道士谓建曰：“吾尝客于南海，迨今十年矣，将有寺官李侯者护其军。李侯以玉簪遗我。我以簪赐君，君宜宝之。”建得其簪，喜且甚。因而别去。是岁秋，建至南海。尝一日独游开元观。观之北轩，有砖涂为真人状者二焉，其位于东者左玄真人，及视左玄之状，果衡山所遇道士也，奇而叹者且久；及睹左玄之冠，已亡簪矣。时有观居道士数辈在焉，建具以事言次，出玉簪示之。道士惊曰：“往岁有寺官李侯。护兵于南海。尝以二玉簪饰左右真人，迨今且十年。其左玄之簪，亡之十年，今君所获果是焉。”建奇之，因以玉簪归道士。（出《宣室志》）

萧洞玄

王屋灵都观道士萧洞玄，志心学炼神丹，积数年，卒无所就。无何，遇神人授以大还秘诀曰：“法尽此耳；然更须得一同心者，相为表里，然后可成。盍求诸乎？”洞玄遂周游天下，

历五岳四渎，名山异境，都城聚落，人迹所臻，罔不毕至，经十余年，不得其人。至贞元中，洞玄自浙东抵扬州，至虔亭墟，维舟于逆旅主人。于时舳舻万艘，隘于河次。堰开争路，上下众船，相轧者移时，舟人尽力挤之。见一人船顿，蹙其右臂且折，观者为之寒栗，其人颜色不变，亦无呻吟之声，徐归船中，饮食自若。洞玄深嗟异之，私喜曰：“此岂非天佑我乎。”问其姓名，则曰终无为，因与交结，话道欣然，遂不相舍，即俱之王屋。洞玄出还丹秘诀示之。无为相与揣摩。更终二三年，修行备至。洞玄谒无为曰：“将行道之夕，我当作法护持，君当谨守丹灶，但至五更无言，则携手上升矣。”无为曰：“我虽无他术，至于忍断不言，君所知也。”遂十日设坛场，焚金炉，饰丹灶。洞玄绕坛行道步虚。无为于药灶前，端拱而坐，心誓死不言。一更后，忽见两道士自天而降，谓无为曰：“上帝使问尔，要成道否。”无为不应。须臾，又见群仙，自称王乔、安期等。谓曰：“适来上帝使左右问尔所谓，何得不对？”无为亦不言。有顷，见一女人，年可二八，容华端丽，音韵幽闲，绮罗缤纷，薰灼动地，盘旋良久，调戏无为。无名亦不顾。俄然有虎狼猛兽十余种类，哮叫腾掷，张口向无为，无为亦不动。有顷，见其祖考父母先亡眷属等，并在其前，谓曰：“汝见我，何得无言？”无为涕泪交下，而终不言。俄见一夜叉，身長三丈，目如电掣，口赤如血，朱发植竿，锯牙钩爪，直冲无为。无为不动。既而有黄衫人，领二手力至，谓无为曰：“大王迫，不愿行，但言其故即免。”无为不言。黄衫人即叱二手力可拽去。无名不得已而随之。须臾至一府署，云是平等王，南面凭几，威仪甚严，厉声谓无为曰：“尔未合至此，若能一言自辨，即放尔回。”无为不对。平等王又令引向狱中，看诸受罪者，惨毒痛楚，万状千名。既回，仍谓之曰：“尔若

不言，便入此中矣。”无为心虽恐惧，终亦不言。平等王曰：“即令别受生，不得放归本处。”无为自此心迷，寂无所知，俄然复觉，其身托生于长安贵人王氏家。初在母胎，犹记宿誓不言；既生，相貌具足，唯不解啼。三日满月，其家大会亲宾，广张声乐，乳母抱儿出。众中递相怜抚。父母相谓曰：“我儿他日必是贵人。”因名曰贵郎。聪慧日甚，祇不解啼。才及三岁便行，弱不好弄，至五六岁，虽不能言，所为雅有高致。十岁操笔，即成文章。动静嬉游，必盈纸墨。既及弱冠，仪形甚都，举止雍雍，可为人表；然自以暗症，不肯入仕。其家富比王室，金玉满堂。婢妾歌钟，极于奢侈。年二十六，父母为之娶妻。妻亦豪家，又绝代姿容，工巧伎乐，无不妙绝。贵郎官名慎微，一生自矜快乐，娶妻一年，生一男，端敏惠黠，略无伦比。慎微爱念，复过常情。一旦妻及慎微，俱在春庭游戏，庭中有盘石，可为十人之坐，妻抱其子在上，忽谓慎微曰：“观君于我，恩爱甚深，今日若不为我发言，便当扑杀君儿。”慎微争其子不胜，妻举手向石扑之，脑髓迸出，慎微痛惜抚膺，不觉失声惊骇，恍然而寤，则在丹灶之前。而向之盘石，乃丹灶也。时洞玄坛上法事方毕，天欲晓矣。俄闻无为叹息之声，忽失丹灶所在，二人相与恸哭，即更炼心修行。后亦不知所终。（出《河东记》）

卷第四十五 神仙四十五

贾耽 丁约 瞿道士 王卿 衡山隐者 梅真君

贾 耽

唐相国贾耽，滑州节度使，常令造鹿皮衣一副，既成，选一矫捷官健，操书缄付之曰：“汝往某山中，但荆棘深处即行，觅张尊师送此书，任汝远近。”使者受命，挈粮而去，甚惶惑。入山约行百余里，荆棘深险，无不备历。至一峰，半腰中石壁耸拔，见二道流棋次。使者遂拜道流曰：“贾相公使来。”开书大笑，遂作报书一曰：“传语相公早归，何故如此贪着富贵！”使者赍书而返。贾公极喜，厚赏之。亦不知其故也。又尝令一健卒，入枯井中取文书，果得数轴，皆道书也。遂遣十余人写，才毕，有道士突入，呼贾公姓名叫骂曰：“争敢偷书！”贾公逊谢。道士曰复持去。郑州仆射陂东有一浮图，乃遣使赍牒牒州，于此浮图内取一白鸦，遂令掩之。果得，以笼送，亦不知何故。贾公谪仙，事甚众，此三篇尤明显者也。（出《逸史》）

丁 约

唐大历中，有韦行式为西州采访使。有侄曰子威，年及弱冠，聪敏温克，耽玩道书，溺惑神仙修炼之术。有步卒丁约者，

执厮役于部下，周旋恪勤，未尝少怠，子威颇私之。一日辞气惨栗，云欲他适。子威怒曰：“籍在军中，焉容自便。”丁曰：“去计已果，不可留也；然某肃勤左右，二载于兹，未能忘情，思有以报。某非碌碌求食者，尚萦俗间耳。有药一粒，愿以赠别，此非能长生，限内无他恙矣。”因褫衣带内，得药类粟，以奉子威。又谓曰：“郎君道情深厚，不欺暗室，终当弃俗，尚隔两尘。”子威曰：“何谓两尘？”对曰：“儒谓之世，释谓之劫，道谓之尘，善坚此心，亦复遐寿。五十年近京相遇，此际无相讶也。”言讫而出。子威惊愕，亟命追之，已不及矣。主将以逃亡上状，请落兵籍。尔后子威行思坐念，留意寻访，竟亡其踪。后擢明经第，调数（“数”原作“素”，据明抄本改。）邑宰。及从心之岁，毛发皆鹤，时元和十三年也。将还京辇，夕于骊山旅舍，闻通衢甚喧，询其由，曰：“刘悟执逆贼李师道下将校至阙下。”步出视之，则兵仗严卫，桎梏累累。其中一人，乃丁约也。反接双臂，长驱而西，齿发强壮，无异昔日。子威大奇之。百千人中，惊认之际，丁已见矣。微笑遥谓曰：“尚记临邛别否？一瞬五十年矣，幸今相见，请送至前驿。”须臾到滋水驿，则散紱于廊舍，开一窍以给食物。子威窥之，俄见脱置桎梏，覆之以席，跃自窦出，与子威携手上旗亭，话阔别之恨，且叹子威之衰耄。子威谓曰：“仙兄既有先见之明，圣朝奄宅天下，何为私叛臣耶？”丁曰：“言之久矣，何逃哉！蜀国啖辞，岂不云近京相遇，慎勿多讶乎？”又问曰：“果就刑否？”对曰：“道中有尸解、兵解、水解、火解，寔繁有徒。稽康、郭璞，皆受戕害；我以此委蜕耳。异韩彭与粪壤并也。某或思避，自此而逃，孰能追也？”他问不对，唯云须笔。子威搜书囊而进。亦愧领之。威曰：“明晨法场寓目，岂蜕于此乎？”丁曰：“未也，夕当甚雨，不克行刑，两昼雨

止，国有小故。十九日天限方及。君於此时，幸一访别。”言讫还馆，复自穴入，荷校以坐。子威却往温泉，日已晡矣，风埃忽起，夜中果大雨澍。迟明，泥及骭，诏改日行刑。两宿方霁，则王姬有薨于外馆者，复三日不视朝。果至十九日，方献庙巡廛，始行大戮。子威是日饭仆饱马，吉旦往棘围候焉。亭午间，方号令回，观者不啻亿兆众矣，面语不辨，寸步相失，俘囚才至，丁已志焉，遥目子威，笑颌三四。及挥刃之际，子威独见断笔。霜锋倏忽之次，丁因跃出，而广众之中，蹶足以进，又登酒肆，其言如蜀。脱衣换觞，与威对饮。云：“某自此游适矣；勉于奉道，犹隔两尘，当奉候于昆仑石室矣。”言讫。下旗亭，冉冉西去，数步而灭。（出《广异记》）

瞿道士

黄尊师修道于茅山，法箬绝高，灵应非一。弟子瞿道士，年少，不甚精恳，屡为黄师所咎。草堂东有一小洞，高八尺，荒蔓蒙蔽，似蛇虺所伏。一日瞿生又怠惰，为师所捶，逡巡避杖，遂入此洞。黄公惊异，遣去草搜索，一无所有。食顷方出，持一棋子，曰：“适观棋（棋原作秦，据明抄本改。）时，人留餐见遗，此秦人棋子也。”黄公方怪之，尚意其狐狸所魁，亦不甚信。茅山世传仙府，学道者数百千，皆宗黄公，悉以为德业阶品，寻合上升。每至良辰，无不瞻望云鹤。明年八月望夜，天气晴肃，月光如昼；中宵云雾大起，其云五色，集于牖间，仙乐满庭，复有步虚之声。弟子皆以为黄公上仙之期至矣，遽备香火。黄公沐浴朝服，以候真侣。将晓，氛烟渐散，见瞿生乘五色云，自东方出在庭中，灵乐鸾鹤，弥漫空际，于

云间再拜黄公曰：“尊师即当来，更务修造，亦不久矣。”复与诸徒诀别，乘风遂去，渐远不见，隐隐犹闻众乐之音。金陵父老，每传此事。（出《逸史》）

王 卿

唐真元年中，郢中有酒肆王卿者，店近南郭，每至节日，常有一道士过之，饮讫出郭而去。如是数年。后因道士复来，卿遂结束潜行，寻之数里。道士顾见，大惊曰：“何来？”卿乃礼拜，愿神人许为仆使。道士固辞，卿固随之。每过涧壑，或高阔丈余，道士逾越，轻举而过。卿轻踵之，亦能渡也。行数十里，一岩高百余丈。道士腾身而起。卿不能登，遂哀求礼拜。道士自上谓曰：“汝何苦从我？自速归；不尔，坐受困蹶也。”卿曰：“前所渡险阻，皆赖尊师命；今却归无路，必死矣。愿见救护。”道士垂手岩下，令卿举手闭目，跃身翕飞，已至岩上。上则平旷烟景，不类人间。又从行十余里，至道士舍。门庭整肃，止卿于舍外草间。谓曰：“汝且止此，吾为汝送饭食。候便令汝得见天师。”卿潜草间。道士三日每送饭食，亦皆充足。后一日，忽见天师出门，杖策，道士四五人侍从。天师形状瑰伟，眉目疏朗。道士私招卿，令于道左礼谒。天师惊曰：“汝何因得至此？”卿方谓说。诸道士曰：“此人谨厚，恐堪役使，可且令守灶。”天师令且收之，遂延卿入院，至厨下。见一大灶，下燃火，上有铁筒，闭盖数重。道士令卿守灶，专看之，不得妄视，令失坠。余道士四人，或汲水采药，蒸曝造食，以供天师。夜亦令卿卧厨下守火。经六七日，都不见人来看视釜中物者。后一日，卿无何窃开窥药。忽见一白兔，从铁筒中走出，蹶然有声。道士曰：“药已失矣！”竟来窥看，

惶惧失色。须臾，天师大怒曰：“何忽引俗人来，令失药。”俄召前道士责辱，欲鞭之。道士叩头，请却擒觅。道士数人，于庭施香禹步。道士二人，变成白鹤，冲天而飞。食顷，鹤已擒得白兔来，令投釜中，固济炼之。天师令速逐俗人遣归。道士遂领出曰：“卿几误我，卿心未坚，可且归去。”遂引送至高岩下，执手而别。”后二十年，于汾州市中相见耳。”卿复寻路归，数日方至郭，已经年。遂为道士。十余年后，游太原，竟不知当有所遇否。（出《原化记》）

衡山隐者

衡山隐者，不知姓名。数因卖药，往来岳寺寄宿。或时四五日无所食，僧徒怪之。复卖药至僧所。寺众见不食，知是异人，敬接甚厚。会乐人将女诣寺，其女有色，众欲取之。父母求五百千，莫不引退。隐者闻女嫁，邀僧往看，喜欲取之，仍将黄金两挺，正二百两，谓女父曰：“此金直七百贯，今亦不论。”付金毕将去，乐师时充官，便仓卒使别。隐者示其所居，云：“去此四十余里，但至山当知也。”女父母事毕忆女，乃往访之。正见朱门崇丽，扣门，隐者与女俱出迎接。初至一食，便不复饥。留连五六日，亦不思食。父母将还，隐者以五色箱，盛黄金五挺赠送，谓父母曰：“此间深邃，不复人居，此后无烦更求也。”其后父母重往，但见山草，无复人居，方知神仙之窟。（出《广异记》）

梅真君

汝阴人崔景唐，家甚富。尝有道士，自言姓梅，来访崔。

崔客之数月。景唐市得玉鞍，将之寿春，以献节度使高审思，谓梅曰：“先生但居此，吾将诣寿春，旬月而还，使儿侄辈奉事，无所忧也。”梅曰：“吾乃寿春人也，将此访一亲知，比将还矣，君其先往也。久居于此，思有以奉报。君家有水银乎？”曰：“有。”即以十两奉之。梅乃置鼎中，以水银炼之，少久即成白银矣。因此与景唐曰：“以此为路粮，君至寿春，可于城东访吾家也。”即与景唐分路而去。景唐至寿春，即诣城东，访梅氏。数日不得。村人皆曰：“此中无梅家，亦无为道士者；唯淮南岳庙中，有梅真君像。得非此耶？”如其言访之，果梅真君矣。自后竟不复遇。（出《稽神录》）

卷第四十六 神仙四十六

白幽求 王太虚 王子芝 刘商

白幽求

唐真元十一年，秀才白幽求，频年下第。其年矢志，后乃从新罗王子过海，于大谢公岛，夜遭风，与徒侣数十人为风所飘，南驰两日两夜，不知几千万里。风稍定，徐行，见有山林，乃整棹望之。及前到，山高万仞，南面半腹，有城壁。台阁门宇甚壮丽。维舟而升，至城一二里，皆龙虎列坐于道两旁，见幽求，乃眈眈而视幽求。幽求进路甚恐惧，欲求从者。失声彷徨，次于大树。枝为风相磨，如人言诵诗点。幽求谛听之，乃曰：“玉幢亘碧虚，此乃真人居。徘徊仍未进，邪省犹难除。”幽求犹疑未敢前，俄有朱衣人自城门而出，传敕曰：“西岳真君来游。”诸龙虎皆俯伏曰：“未到。”幽求因趋走前，见朱衣人不顾而入。幽求进退不得。左右诸龙虎时时目幽求，盘旋次。门中数十人出，龙虎奔走，人皆乘之下山。幽求亦随之，至维舟处，诸骑龙虎人皆履海面而行。须臾没于远碧中。幽求未知所适。舟中具饌次。忽见从西旗节队伍，仅千人；鸾鹤青鸟，飞引于路；骑龙控虎，乘龟乘鱼。有乘朱鬣马人，衣紫云日月衣，上张翠盖，如风而至。幽求但俯伏而已。乃入城门。幽求又随觐之。诸龙虎等依前列位。与树木花药鸟雀等，皆应节盘回如舞。幽求身亦不觉足之蹈之。食顷。朱衣人持一牒书，谓龙虎曰：“使水府真君。龙虎未前。”朱衣人乃顾幽求授牒。

幽求未知所适。朱衣曰：“使水府。”以手指之。幽求随指，而身如乘风，下山入海底。虽入水而不知为水，朦胧如日中行。亦有树木花卉，触之珊珊然有声。须臾至一城，宫室甚伟，门人惊顾，俯伏于路。俄而有数十人，皆龙头鳞身，执旗仗，引幽求入水府。真君于殿下北面授符牒。拜起，乃出门，已有龙虎骑从。俨然遂行，瞬息到旧所。幽求至门，又不敢入。虽未食，亦不觉馁。少顷，有觅水府使者，幽求应唯而入，殿前拜，引于西廊下，接诸使下坐，饭食非人间之味。徐问诸使中：“此何处也？”对曰：“诸真君游春台也。主人是东岳真君。春夏秋冬各有位，各在诸方，主人亦随地分也。”其殿东廊下，列玉女数百人，奏乐。白鹤孔雀，皆举翅动足，更应玄歌。日晚乃出殿。于山东西为迎月殿，又有一宫观望日。至申时，明月出矣。诸真君各为迎月诗。其一真君诗曰：“日落烟水黯，骊珠色岂昏。寒光射万里，霜缟遍千门。”又一真君诗曰：“玉魄东方开，嫦娥逐影来。洗心兼涤目，光影游春台。”又一真君诗曰：“清波滔碧乌，天藏黯黩连。二仪不辨处，忽吐清光圆。”又一真君诗曰：“乌沉海西岸，蟾吐天东头。”忘下句，其余诗并忘之矣。赋诗罢，一真君乃命夜戏。须臾，童儿玉女三十余人，或坐空虚，或行海面，笙箫众乐，更唱迭和，有唱步虚歌者，数十百辈。幽求记其一焉。词曰：“凤凰三十六，碧天高太清。元君夫人蹋云语，冷风飒飒吹鹅笙。”至四更，有绯衣人走入，鞠躬屈膝白：“天欲曙。”唯而趋出。诸君命驾各辞。次日，昨朱衣人屈膝言曰：“白幽求已充水府使，有劳绩。”诸真君议曰：“便与游春台洒扫。”幽求恟惶，拜乞却归故乡。一真君曰：“卿在何处。”对曰：“在秦中。”又曰：“汝归乡何恋恋也？”幽求未答。又曰：“使随吾来。”朱衣人指随西岳真君。诸真君亦各下山，并自有龙虎鸾凤，

朱鬣马龟鱼，幡节羽旄等。每真君有千余人，履海面而行。幽求亦操舟随西岳真君后，自有便风，迅速如电。平明至一岛，见真君上飞而去。幽求舟为所限，乃离舟上岛，目送真君，犹见旗节隐隐而渐没。幽求方悔恨恸哭，而迢迢上岛行，乃望有人烟，渐前就问，云是明州，又却喜归旧国。幽求自是休粮，常服茯苓，好游山水，多在五岳，永绝宦情矣。（出《博异志》）

王太虚

东极真人王太虚，隐居王屋山中。咸通壬辰年，王屋令王畴，夙志崇道，常念《黄庭经》。每欲自为注解，而未了深玄之理，但日诵五六千遍。闻王屋小有洞天，神仙之府，求为王屋令，欲结庐于其中，冀时得游礼耳。罢官，乃绝粒咽气数月，稍觉神旺身轻。入洞屋，誓不复返。初行三二十里，或宽广明朗，或幽暗泥黑。扪壁俯行，经三五日，忽坦然平阔，峭崖倚空，直拔万仞，下有嵌室，可坐数百人，石床案几，俨若有人居之。案上古经一轴，未敢遂取，稽首载拜言曰：“下土贱臣，形浊气秽，辄慕长生之道，幸入洞天，仰窥灵府，是万劫良会。今睹上天遗迹，玉案玄经，不敢辄取，愿真仙鉴祐，许尘目一披篇卷，则受罔极之恩。”良久叩头，乞报应之兆。忽有一人坐于案侧曰：“子其忘乎？缙氏仙裔，聿能好道，可以名列青简矣。吾东极真人，子之同姓也。此《黄庭》宝经，吾之所注，使授于子。”复赠以桃，得数斗。曰：“此食之者白日飞行，此核磨而服之，不唯愈疾，亦可延算。子虽有志，未可居此，二十年期于兹山矣。勉而勤之，得道也。”言讫，不复见。畴亦不敢久住，携桃核与经而归。磨服桃核，身康无疾，颜状益少。人间因有传写东极真人所注《黄庭经》本矣。（出《仙传

拾遗》)

王子芝

王子芝字仙苗，白云河南缙氏人。常游京洛间。耆老云：“五十年来见之，状貌恒如四十许人，莫知其甲子也。好养气而嗜酒。故蒲帅琅琊公重盈作镇之初年，仙苗居于紫极宫，王令待之甚厚。又闻其嗜酒，日以三榼饷之。间日仙苗出，遇一樵者，荷担于宫门，貌非常，意甚异焉。因市其薪，厚偿厥直。樵者得金，亦不让而去。子芝潜令人蹑其后，以伺之。樵者径趋酒肆，尽饮以归。他日复来。子芝谓曰：“知子好酒，吾有中令所饷醇醪，偿子薪价，可乎？”曰：“可。”乃饮之数盃，因谓子芝：“是酒佳矣。然殊不及解县石氏之酝也。余适自彼来，恨向者无侣，不果尽于斯酌。”子芝因降阶执手，与之拥炉。祈于樵者曰：“石氏芳醪可致否？”樵者颌之。因命丹笔，书一符，置于火上，烟未绝，有一小竖立于前。樵者敕之：“尔领尊师之仆，挈此二榼，但往石家取酒。吾待与尊师一醉。时既昏夜，门已扃禁，小竖谓芝仆曰：“可闭其目。”因搭其头，人与酒壶偕出自门隙，已及解县，携酒而还，因与子芝共倾焉。其甘醇郁烈，非世所侔。中宵，樵者谓子芝曰：“已醉矣。余召一客伴子饮，可乎？”子芝曰：“诺。”复书一朱符，置火上，瞬息闻异香满室，有一人来，堂堂美须眉，拖紫秉简，揖樵者而坐。引满两巡，二壶且竭。樵者烧一铁箸，以爇（“爇”原作“授”，明抄本作“爇”，今据《云笈七签》一一二改。）紫衣者，云：“可去，时东方明矣。”遂各执别。樵者因谓子芝曰：“识向来人否？少顷，可造河湊庙视之。”子芝送樵者，者讫，因过庙所，睹夜来共饮者，乃神耳，铁箸之

验宛然。赵钧（“钧”原作“君”，据《云笈七签》改。）郎中时在幕府，目验此事。弘文馆校书郎苏悦亦寓于中条，甚熟踪迹。其后子芝再遇樵仙，别传修炼之诀，且为地仙矣。（出《神仙感遇录》）

刘 商

刘商，彭城人也，家于长安。少好学强记，精思攻文，有胡笳十八拍，盛行于世，儿童妇女，咸悉诵之。进士擢第，历台省为郎。性耽道术，逢道士即师资之，炼丹服气，靡不勤切。每叹光阴甚促，筋骸渐衰，朝驰暮止，但自劳苦，浮荣世官，何益于己。古贤皆隳官以求道，多得度世。幸毕婚嫁，不为俗累，岂劣于许远游哉。由是以病免官，道服东游。入广陵，于城街逢一道士，方卖药，聚众极多。所卖药，人言颇有灵效。众中见（“见”原作“间”，据明抄本改。）商，目之相异。乃罢药，携手登楼，以酒为劝。道士所谈，自秦汉历代事，皆如目睹。商惊异，师敬之。复言神仙道术不可得也。及暮，商归侨止。道士下楼，闪然不见。商益讶之。商翌日，又于城街访之。道士仍卖药，见商愈喜，复挈上酒楼，剧谈劝醉，出一小药囊赠商，并戏吟曰：“无事到扬州，相携上酒楼。药囊为赠别，千载更何求。”商记其吟，暮乃别去。后商累寻之，不复见也。乃开囊视，重纸裹一葫芦子，得九粒药，如麻粟，依道士口诀吞之，顿觉神爽不饥，身轻醒然。过江游茅山。久之，复往宜兴张公洞。当游之时，爱竈画溪之景，遂于胡父渚菴居，隐于山中，近樵者犹见之。曰：（曰字原缺，据《云笈七签》一一三补。）“我刘郎中也。”而莫知所止。已为地仙矣。（出《续仙传》）

卷第四十七 神仙四十七

唐宪宗皇帝 李球 宋玄白 许栖岩 韦善俊

唐宪宗皇帝

唐宪宗好神仙不死之术。元和五年，内给事张惟则自新罗国回，云：于海中泊山岛间，忽闻鸡犬鸣吠，似有烟火。遂乘月闲步，约及一二里，则见花木楼台殿阁，金户银关。其中有数公子，戴章甫冠，衣紫霞衣。吟啸自若。惟则如其异，遂请谒。公子曰：“汝何所从来？”惟则具言其故。公子曰：“唐皇帝乃吾友也。当汝旋去。愿为传语。”俄而命一青衣，捧出金龟印，以授惟则，乃置之于宝匣。复谓惟则曰：“致意皇帝。”惟则遂持之还舟中，回顾旧路，悉无踪迹。金龟印长五寸，上负黄金玉印，面方一寸八分，其篆曰：“凤芝龙木，受命无疆”。惟则至京师，即具以事上进。宪宗曰：“朕前生岂非仙人乎？”乃览金龟印，叹异良久，但不能谕其文耳。因緘以紫泥玉锁，置于帐内。其后往往见五色光，可长丈余。是月，寝殿前连理树上生灵芝二株，苑如龙凤。宪宗因叹曰：“凤芝龙木，宁非此兆乎。”时又有处士伊祁玄解，缙发童颜，气息香洁。常乘一黄牝马，才三尺高，不啗刍粟，但饮醇酎，不施缰辔，惟以青毡籍其背。常游历青兗间。若与人款曲，话千百年事，皆如目击。帝知其异人，遂令官诏入宫内，馆于九华之室，

设紫茭之席，饮龙膏之酒。紫茭席类茭叶，光软香静，夏凉冬温。龙膏酒黑如纯漆，饮之令人神爽。此本鸟弋山离国所献也。鸟弋山离国，已见班固《西京传》也。帝每日亲自访问，颇加敬仰。而玄解鲁朴，未尝闲人臣礼。帝因问之曰：“先生春秋高而颜色不老，何也？”玄解曰：“臣家于海上，种灵草食之，故得然也。”即于衣间出三等药实，为帝种于殿前。一曰双麟芝，二曰六合葵，三曰万根藤。双麟芝色褐，一茎两穗，穗形如麟，头尾悉具，其中有子，如瑟瑟焉。六合葵色红，而叶类于茂葵，始生六茎，其上合为一株，共生十二叶，内出二十四花，花如桃花，而一朵千叶，一叶六影，其成实如相思子。万根藤子，一子而生万根，枝叶皆碧，钩连盘屈，荫一。其状类芍药，而蕊色殷红，细如丝发，可长五六寸。一朵之内，不啻千茎，亦谓之绛心藤。灵草既成，人乃莫见。而玄解请帝自采饵之，颇觉神验，由是益加礼重焉。遇西域有进美玉者，一圆一方，径各五寸，光彩凝冷，可鉴毛发。时玄解方座于帝前，熟视之曰：“此一龙玉也，一虎玉也。”惊而问曰：“何谓龙虎玉也？”玄解曰：“圆者龙也，生于水中，为龙所宝，若投之于水，必有霓虹出焉。方者虎也，生于岩谷，为虎所宝，若以虎毛拂之，紫光迸逸，而百兽慑服。”帝异其言，遂令尝之。各如所说。询得玉之由。使人曰：“一自渔者得，一自猎者获。”帝因命取龙虎二玉，以锦囊盛之于内府。玄解将还东海，亟请于帝。未许之。遇宫中刻木作海上三山，丝绘华丽，间以珠玉。帝元日与玄解观之，帝指蓬莱曰：“若非上仙，朕无由得及是境。”玄解笑曰：“三岛咫尺，谁曰难及？臣虽无能，试为陛下一游，以探物象妍醜。”即踊体于空中，渐觉微小，俄而入千金银阙内左侧，连声呼之，竟不复有所见。帝追思叹恨，近成羸疹。因号其山为藏真岛。每诘旦，于岛前焚凤脑香，以

崇礼敬。后旬日，青州奏云：“玄解乘黄牝马过海矣。”

李 球

李球者，燕人也。宝历二年，与其友刘生游五台山。山有风穴，游人稍或喧呼，及投物击触，即大风震发，揭屋拔木，必为物害。故登山之时，互相戒敕不敢触。球至穴口，戏投巨石于穴中。良久，石声方绝，果有奔风迅发，有一木如柱，随风飞出。球性轩悍，无所顾忌，遂力扳其木，却坠入穴中。球为木所载，亦不得出。良久至地，见一人形如狮子而人语，引球入洞中斋内，见二道士弈棋。道士见球喜，问球所修之道。球素不知通修行之事，默然无以为对。二仙责引者曰：“吾至道之要，当授有骨相之士，习道之人；汝何妄引凡庸，入吾仙府耶？速引去之。”因以一杯水遗令饮，谓之曰：“汝虽凡流，得睹吾洞府，践吾真境，将亦有少道分矣；所恨素不习道，不可语汝修行之要耳。但去，苟有希生之心，出世之志，他日可复来也。饮此神浆，亦延年寿矣。”球饮水拜谢讫，引者将球至向来洞侧，示以别路曰：“此山道家紫府洞也。五峰之上，皆籍四海奇宝以镇峰顶。亦如茅山洞，镇以安息金墉城之宝。春山杂玉，环水香琼，以固上真之宅。此山东峰有离岳火球，西峰有丽农瑶室，南峰有洞光珠树，北峰有玉洞琼芝，中峰有自明之金、环光之壁。每积阴将散，久暑将雨，即众宝交光，照灼岩岭。春晓秋旦。则九色之气属天，光辉烁乎云表。太帝命韩司少卿、东方君与紫府先生，统六年仙寮神王力士，以镇于此，故谓神仙之府也。洞有三门，一径西通昆仑，一径出此岩之下，一向来风穴，是洞之端门也。皆有龙蛇守之。先生有敕曰：‘有巨石投于洞门，中吾柱者，是世间将有得道之人，’

受事于此。’即使我引进。我亦久远学道，当证仙品；而积功之外，口业不除，以宿功所荫，得守此洞穴之口。后三百年，亦当超升矣。以口业之故，假此形耳。我守先生之命，适门投石中柱，依教引子，诚不知子戏投石耳。然数百年来，投石者少，亦未尝中柱。神仙之宫，不易一至，子亦将有所得于玄妙之津矣。此有北岩之径，可使子得速还人间。”因衣带解药三丸，贯一槁枝之末，谓球曰：“路侧如见异物，以药指之不为害；此药食之，可以无病。”球持此药，行于洞中黑处，药有光如火。数有巨蛇，张口向球，以药指之，伏不敢动。因出洞门，门外古树半朽，洞欲堙塞。球摧壤土朽树，久方得出，已在寺门之外矣。先是，刘生既失球，子方执诬刘生，疑害其父，欲讼于官。寺有大斋，未得便去。既见球还，众皆忻喜。具话所见之异。因以三丸药，与刘及子各饵一丸。乾符中，进士司徒铁与球相别三十年，别时球年六十，须已垂白，于河东见球，年九十余，容状如三十许人。话所遇之事，云：“服药至今，老而复壮，性不食。”其子亦如三十岁许，锐志修道。与其子入王屋山去。（出《仙传拾遗》）

宋玄白

宋玄白，不知何许人也，为道士。身長七尺余，眉目如画，端美肥白，且秀丽，人见皆爱之。有道术，多游名山，自茅山出润州希玄观，复游括苍仙都。辟谷服气，然嗜酒，或食彘肉五斤。以蒜韭一盆，手撮肉吃毕，即饮酒二斗，用一白梅。人有求得其一片蒜食之者，言不作蒜气，味有加异，有终日在齿舌间香不歇。人间得蒜食者颇多，而毕身无病，寿皆八九十。玄白到处，住则以金帛求置三二美妾，行则舍之。人皆以为有

老彭补脑还元之术。又游越州，适大旱，方暴尅禁龙以祈雨，涉旬，亢阳愈甚。玄白见之，以为凡所降雨，须俟天命，非上奏无以致之。遂于所止玄真观，焚香上祝。经夕大澍，雨告足，越人极神异之。复南游到抚州，又逢天旱祈祷，有道士知玄白能致雨，州人请之。遽作术飞钉城隍神双目。刺史韦德邻。怪其贮妇女复钉城神，此类狂也，将加责辱。健步辈欲向之，手脚皆不能动，悉自仆倒，枷杖亦自摧折。玄白笑谓德邻曰：“使君干忤刘根，欲见诛罚祖祢耶？”德邻方惧祈谢。须臾致雨，礼而遣之。其灵术屡施，不可备录。后之南城县，白日上升而去。（出《续神仙传》）

许栖岩

许栖岩，岐阳人也。举进士，习业于昊天观。每晨夕，必瞻仰真像，朝祝灵仙，以希长生之福。时南康韦皋太尉镇蜀，延接宾客，远近慕义，游蜀者甚多。岩将为入蜀之计，欲市一马而力不甚丰，自入西市访之。有蕃人牵一马，瘦削而价不高，因市之而归。以其将远涉道途，日加刍秣，而肌肤益削，疑其不达前所。试诣卜肆筮之，得乾卦九五，道流曰：“此龙马也，宜善宝之。”泊登蜀道危栈，栖岩与马，俱坠崖下，积叶承之，幸无所损。仰不见顶，四面路绝。计无所出，乃解鞍去卫，任马所往。于槁叶中得栗如拳，栖岩食之，亦不饥矣。寻其崖下，见一洞穴，行而乘之，或下或高，约十余里，忽尔及平川。花木秀异，池沼澄澈。有一道士卧于石上，二女侍之。岩进而求见，问二玉女，云是太乙真君。岩即以行止告玉女。玉女怜之。白于真君。曰：“尔于人世。亦好道乎？”曰：“读《庄》《老》《黄庭》而已。”曰：“三景之中，得何句也。”答曰：“老

子》云：“其精甚真。”《庄子》云：“息之以踵。”《黄庭》云：“但思以却寿无穷。”笑曰：“去道近矣，可教也。”命坐，酌小杯以饮之曰：“此石髓也，嵇康不能得近，尔得之矣。”乃邀入别室。有道士，云是颖阳尊师，为真君布算，言今夕当东游十万里。岩熟视之，乃卜马道士也。是夕，岩与颖阳从太乙君登东海西龙山石桥之上，以赴群真之会。座内仙容有东黄君，见栖岩喜曰：“许长史孙也，有仙相矣。”及明，复从太乙君归太白洞中，居半月，思家求还。太乙曰：“汝饮石髓，已寿千岁，无输泄，无荒淫，复此来再相见也。”以所乘马送之。将行，谓曰：“此马吾洞中龙也，以作怒伤稼，谪其负荷。子有仙骨，故得值之；不然，此太白洞天，瑶华上宫，何由而至也？到人间，放之渭曲，任其所适，勿复留之。既别，逡巡已达虢县，则无复故居矣。问乡人，年代已六十年。出洞时，二玉女托买虢县田婆针。乃市之，杖系马鞍上，解鞍放之，任龙而去。栖岩幼在乡里，已见田婆，至此惟田婆容状如旧，盖亦仙人也。栖岩大中末年，复入太白山去。（出《传奇》）

韦善俊

韦善俊者，京兆杜陵人也。访道周游，遍寻名岳。遇神仙，授三皇檄召之文，得神化之道。或静栖林野，或醉卧道途。常携一犬，号之曰乌龙。所至之处，必分己食以饲之。太复病疥，毛尽秃落，无不嫌恶之。其兄为僧，久居嵩寺，最为长老。善俊将欲升天，忽谓人曰：“我有少债未偿耳。”遂入山见兄。众僧以师长之弟，多年忽归，弥加敬奉。每升堂斋食，即牵犬于其侧，分食与之。众既恶之，白于长老。长老怒，召而责之，笞击十数，遣出寺。善俊礼谢曰：“某宿债已还，此去不复来

矣。”更乞一浴，然后乃去。许之。及浴移时，牵犬而去。犬已长六七尺，行至殿前，犬化为龙，长数十丈，善俊乘龙升天。拿其殿

卷第四十八 神仙四十八

李吉甫 李绅 白居易 轩辕先生 李元 韦卿材

李吉甫

李太师吉甫，在淮南，州境广疫。李公不饮酒，不听乐。会有制使至，不得已而张筵，忧惨见色。醺合，谓诸客曰：“弊境疾厉，亡殁相踵，诸贤杰有何术可以见救？”下坐有一秀才起应曰：“某近离楚州，有王炼师，自云从太白山来，济拔江淮疾病，休粮服气，神骨甚清。得力者已众。”李公大喜，延于上座，复问之。便令作书，并手札。遣人马往迎。旬日至，馆于州宅，称弟子以祈之。王生曰：“相公但令于市内多聚龟壳大瓠巨瓯，病者悉集，无虑不瘥。”李公遽遣备之。既得，王生往，令浓煎。重者恣饮之，轻者稍减，既汗皆愈。李公喜，既与之金帛，不受。不食，寡言。唯从事故山南节师相国王公起，王坐见，必坐笑以语，若旧相识。李公因令王公邀至宅宿，问其所欲，一言便行。深夜从容曰：“判官有仙骨，学道必白日上升。如何？”王公无言。良久曰：“此是尘俗态縈缚耳，若住人世，官职无不得者。”王公请以兄事之。又曰：“本师为在白鹿，与判官亦当家。能与某同往一候谒否？”意复持疑。曰：“仙公何名？”曰：“师不敢言。”索笔书鹤字。王生从此不知所诣。王公果富贵。（出《逸史》）

李 绅

故淮海节度使李绅，少时与二友同止华阴西山舍。一夕，林叟有赛神者来邀，适有头眩之疾，不往，二友赴焉。夜分雷雨甚，绅入止深室，忽闻堂前有人祈恳之声，徐起窥帘，乃见一老叟，眉须皓然，坐东床上，青童一人，执香炉，拱立于后。绅讶之，心知其异人也，具衫履出拜之。父曰：“年小识我乎？”曰：“小子未尝拜睹。”老父曰：“我是唐若山也。亦闻吾名乎？”曰：“尝于仙籍见之。”老父曰：“吾处北海久矣，今夕南海群仙会罗浮山，将往焉。及此，遇华山龙斗，散雨满空。吾服药者，不欲令沾服，故憩此耳。子非李绅乎？”对曰：“某姓李，不名绅。”叟曰。（“叟曰”二字原缺，据抄本补。）“子合名绅，字公垂，在籍矣。能随我一游罗浮乎？”绅曰：“平生之愿也。”老父喜。有顷，风雨霁，青童告可行。叟乃袖出一简，若笏形，纵拽之，长丈余，横拽之，阔数尺，缘卷底拗，宛若舟形，父登居其前，令绅居其中，青童坐其后。叟戒绅曰：“速闭目，慎勿偷视。”绅则闭目，但觉风涛汹涌，似泛江海，逡巡舟止。叟曰：“开视可也。”已在一山前，楼殿参差，蔼若天外，箫管之声，寥亮云中。端雅士十余人，喜迎叟，指绅曰：“何人也？”叟曰：“李绅耳。”群士曰：“异哉！公垂果能来。人世凡浊，苦海非浅，自非名系仙录，何路得来？”叟令绅遍拜之。群士曰：“子能我从乎？”绅曰：“绅未立家，不获辞。恐若黄初平贻忧于兄弟。”未言间，群士已知：“子念归，不当入此居也。子虽仙录有名，而俗尘尚重，此生犹沉幻界耳。美名崇官，外皆得之，守正修静，来生既冠，遂居此矣。勉之勉之！”绅复遍拜叟归。辞讫，遂合目。有一物若驴

状。近身乘之。又觉走于风涛之上。顷之，闷甚思见。其才开目，以堕地而失所乘者。仰视星汉，近五更矣，似在华山北。徐行数里，逢旅舍，乃罗浮店也。去所止二十余里。缓步而归。明日，二友与仆夫方奔访觅之，相逢大喜。问所往。诈云：“夜独居，偶为妖狐所惑，随造其居，将曙，悟而归耳。”自是改名绅，字公垂。果登甲科翰苑，历任郡守，兼将相之重。（出《续玄怪录》）

白乐天

唐会昌元年，李师稷中丞为浙东观察使。有商客遭风飘荡，不知所止。月余，至一大山。瑞云奇花，白鹤异树，尽非人间所睹。山侧有人迎问曰：“安得至此？”具言之。令维舟上岸。云：“须谒天师。”遂引至一处，若大寺观，通一道（明抄本“道”下有“士”字）入。道士须眉悉白。侍卫数十。坐大殿上，与语曰：“汝中国人，兹地有缘方得一到，此蓬莱山也。既至，莫要看否？”遣左右引于宫内游观。玉台翠树，光彩夺目，院宇数十，皆有名号。至一院，扃锁甚严，因窥之。众花满庭，堂有衲褥，焚香阶下。客问之。答曰：“此是白乐天院，乐天在中国未来耳。”乃潜记之，遂别之归。旬日至越，具白廉使。李公尽录以报白公。先是，白公平生唯修上坐业，及览李公所报，乃自为诗二首，以记其事及答李浙东云：“近有人从海上回，海山深处见楼台。中有仙笼（明抄本“笼”作“龕”。）开一室，皆言此待乐天来。”又曰：“吾学空门不学仙，恐君此语是虚传。海山不是吾归处，归即应归兜率天。”然白公脱屣烟埃，投弃轩冕，与夫昧昧者固不同也，安知非谪仙哉！（出《逸史》）

轩辕先生

罗浮先生轩辕集，年过数百，颜色不衰。立于床前，则发垂至地；坐于暗室，则目光可长数尺。每采药于深岩峻谷，则有毒龙猛虎护卫。或民家具斋饭邀之，虽一日百处，无不分体而至。若与人饮，即袖出一壶，才容三二升，纵宾客满座，而倾之弥日不竭。或人命饮，则百斗不醉。夜则垂发于盆中，其酒沥沥而出，曲药之香，辄无减耗。与猎人同群，有非朋游者，俄而见十数，仪貌无所间别。或飞朱篆于空中，则可届千里，病者以布巾拭之，无不应手而愈。唐宣宗召入内廷，遇之甚厚。因问曰：“长生之道可致乎？”集曰：“辍声色，去滋味，哀乐如一，德施无偏，自然与天地合德，日月齐明，致尧舜禹汤之道；而长生久视之术，何足难哉！”又问先生道孰愈于张果。曰：“臣不知其他，但少于果耳。”及退，上遣嫔御取金盆覆白鹊以尝之。而集方休于所舍，忽谓其中贵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中贵皆不谕其言。于时宣宗召令速至。而才及玉阶，谓曰：“盆下白鹊，宜早放之。”宣宗笑曰：“先生早已知矣！”座于御榻前。宣宗命宫中人传汤茶。有笑集貌古布素者，而缜发朱唇，年始二八，须臾变成老姬，鸡皮鲐背，鬓发如丝，于宣宗前涕泗交下。宣宗知宫人之过，遂令谢先生，而貌复故。宣宗因话京师无豆寇荔枝。俄顷二花皆连叶，各近百数，鲜明芳洁，如才折下，更尝赐柑子。曰：“臣山下者，有味逾于此。”宣宗曰：“朕无得矣。”集遂取御前碧玉瓿，以宝盘覆之。俄而彻盘，即柑子至矣，芬馥满殿，其状甚大。宣宗食之，叹其甘美无匹。更问曰：“朕得几年作天子？”即把笔书曰：“四十年。”但十字跳脚。宣宗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驾，乃十四（“十四”原作“四十”，据“

杜阳新编》改。)年也。初辞归山。自长安至江陵，于布囊中，探金钱以施贫者，约数十万。中使从之，莫知其故。忽然亡其所在，使臣惶恐不自安。后数日，南海奏先生归罗浮山矣。(出《杜阳篇》)

李 元

李元谏议，尝隐于嵩山茅舍。冬寒，当户炽火。有老人戴大帽子，直入炙脚，良久问李公曰：“颇能同去否？知君有志。”因自言：“某秦时阉人，避祸得道。”乃去帽，须髯伟甚，曰：“此皆山中所长也。”李公思之良久，乃答曰：“家事未了，更数日得否？”老人揭然而起曰：“公意如此！”遂出门径去。李公牵衣媿谢，不可暂止，明日寻访，悉无其迹。(出《逸史》)

韦卿材

卢元公奉道。暇日与宾友话言，必及神仙之事，云，某有表弟韦卿材，大和中，选授江淮县宰，赴任出京日，亲朋相送，离灞浐时，已曛暮矣。行一二十里外，觉道路渐异，非常日经过之处。既望其中，有灯烛荧煌之状，林木葱蒨，似非人间。顷之，有谒于马前者，如州县候吏，问韦曰：“自何至此？此非俗世。”俄顷，复有一人至，谓前谒者曰：“既至矣，则须速报上公。”韦问曰：“上公何品秩也？”吏亦不对，却走而去。逡巡，遽声连呼曰：“上公屈？”韦下马，趋走入门。则峻宇雕墙，重廊复阁，侍卫严肃，拟于王侯。见一人年可四十岁，平上帻，衣素服，遥谓韦曰：“上阶。”韦拜而上。命坐，

慰劳久之，亦无肴酒汤果之设。徐谓韦曰：“某因世乱，百家相糺，窜避于此，众推为长，强谓上公。尔来数百年，亦无号令约束，但任之自然而已。公得至此，尘俗之幸也。不可久留，当宜速去。”命取绢十疋赠之。韦出门上马，却寻旧路，回望亦无所见矣。半夜胧月，信足而行，至明，则已在官路，逆旅暂歇。询之于人，且无能知者。取绢视之，光白可鉴。韦遂裹却入京，诣亲友，具述其事，因以绢分亲爱。韦云：“约其处，乃在骊山蓝田之间，盖地仙也。”（出《尚书故实》）

卷第四十九 神仙四十九

潘尊师 李贺 张及甫 郑册 陈惠虚 温京兆

潘尊师

嵩山道士潘尊师名法正，盖高道者也。唐开元中，谓弟子司马炼师曰：“陶弘景为嵩山伯，于今百年矣。顷自上帝求替，帝令举所知以代。弘景举余，文籍已定，吾行不得久住人间矣。”不数日，乃尸解而去。其后登封县嵩阳观西，有龙湫，居人张迪者，以阴器于湫上洗濯，俄为人所摄。行可数里，至一甲第，门前悉是群龙。入门十余步，有大厅事，见法正当厅而坐。手持朱笔理书，问迪曰：“汝是观侧人，亦识我否？”曰：“识，是潘尊师。”法正问迪：“何以污群龙室？”迪载拜谢罪。又问：“汝识司马道士否？”迪曰：“识之。”法正云：“今放汝还。”遂持几上白羽扇，谓迪曰：“为我寄司马道士，何不来而恋世间乐耶？”使人送迪出水上，迪见其尸卧在岸上，心恶之，奄然如梦，遂活。司马道士见羽扇，悲涕曰：“此吾师平素所执，亡时以置棺中；今君持来，明吾师见在不虚也。”乃深入山，数年而卒。（出《广异记》）

李贺

陇西李贺字长吉，唐郑王之孙。稚而能文，尤善乐府词句，

意新语丽。当时工于词者，莫敢与贺齿，由是名闻天下。以父名晋肃。子故不得举进士。卒于太常官，年二十四。其先夫人郑氏，念其子深，及贺卒，夫人哀不自解。一夕梦贺来，如平生时，白夫人曰：“某幸得为夫人子，而夫人念某且深，故从小奉亲命，能诗书，为文章，所以然者，非止求一位而自饰也；且欲大门族，上报夫人恩。岂期一日死，不得奉晨夕之养，得非天哉！然某虽死，非死也，乃上帝命。”夫人讯其事。贺曰：“上帝神仙之居也，近者迁都于月圃，构新宫，命曰‘白瑶’，以某荣于词，故召某与文士数辈，共为新宫记。帝又作凝虚殿，使某辈纂乐章。今为神仙中人，甚乐，愿夫人无以为念。既而告去。夫人寤，甚异其梦。自是哀少解。（出《宣室志》）

张及甫

唐元和中，青州属县，有张及甫、陈幼霞同居为学。一夜俱梦至一处，见道士数人，令及甫等书碑，题云：“苍龙溪主欧阳某撰太皇真诀。”字作篆文，稍异于常。及甫等记得四句云云：“昔乘鱼车，今履瑞云。躅空仰途，绮错轮囷。”后题云：“五云书阁吏陈幼霞、张及甫。”至晓，二人共言，悉同。（出《逸史》）

郑册

温州刺史郑册，好黄老之术，常密为之。因疾，自见女仙三百余人。云：“迎公。”乃命设饌，焚香礼拜。又邀兄冉，同于空中礼拜。少顷，命烛五炬引。兄冉与左右人皆无所见。明日天明。又阳（明抄本“阳”作“陟”，按“陟”即“阴”字。）官来催曰：“员外禄运见终，今请速登驾。”又命酒果

祭之，云：“员外授职，六月朔视事，至午时当奉迎。”先是，公与天台道士金柔为方外之友。至其日食时，造省公。公说前事。即与柔共入净堂中礼拜。又曰：“受牒身一道。”公空中引手接之。又自开封，以右手点笔空押之，自书六字。谓使者曰：“以有前约，的不逾时。”便言时至，揖金柔向按，不令闭却四门。又催家人阿鹿下饭。先令作蒸饼。犹热。唯六七牒脯及酒而已。遣兄冉出外。家人排床七只。云：“六押衙来迎矣。”公命坐，如再三辞让之状。公跪拜再三，便低头不起。家人走报兄冉及室人。少时而逝，形体柔软，颜色不改。按《真诰》云，其有阴德及好道信仙者，此例品格盖多。睹郑公潜化之迹，虚无之位，其昭昭乎。（出《原化记》）

陈惠虚

陈惠虚者，江东人也。为僧，居天台国清寺。曾与同侣游山，戏过石桥。水峻苔滑，悬流万仞，下不见底。众皆股栗不行，惠虚独超然而过。径上石壁，至夕不回，群侣皆舍去。惠虚至石壁外，微有小径，稍稍平阔。遂及宫阙。花卉万丛，不可目识。台阁连云十里许。见其门题额曰会真府，左门额曰金庭宫，右额曰桐柏，三门相向鼎峙，皆有金楼玉窗，高百丈。入其右内之西，又一高楼，黄门，题曰右弼宫，周顾数千间，屈曲相通。瑶阶玉陛，流渠激水，处处华丽。殆欲忘归。而了无人迹。又入一院，见青童五六人，相顾笑语而去。再三问之。应曰：“汝问张老。”须臾回顾，见一叟挟杖持花而来。诃曰：“汝凡俗人，何忽至此？”惠虚曰：“常闻过石桥即有罗汉寺，人世时闻钟声。故来寻访，干僧幸会，得至此境。不知罗汉何在？”张老曰：“此真仙之福庭，天帝之下府，号曰金庭

不死之乡，养真之灵境。周回百六十里。神仙右弼桐柏上真王君主之。列仙三千人，仙王力士，天童玉女。各万人。为小都会之所。太上一降此宫，校定天下学道之人功行品第。神仙所都，非罗汉之所也。王君者，周灵王之子。瑶丘先生之弟子。位为上真矣。”惠虚曰：“神仙可学之否？”张老曰：“积功累德，肉身升天，在于立志坚久耳。汝得见此福庭，亦是有可学之望也。”又问曰：“学仙以何门而入？”张老曰：“内以保神炼气，外以服饵丹华，变化为仙，神丹之力也。汝不可久住。上真适游东海，骑卫若还，恐有咨责。”因引之使出门，行十余步，已在国清矣。惠虚自此慕道，好丹石，虽衣弊履穿，不以为陋。闻有炉火方术之士，不远而诣之。丹石所费，固亦多矣。晚居终南山捧日寺。年渐衰老，其心愈切，寝疾月余，羸惫且甚。一旦暴雨后，有老叟负药囊入寺，大呼曰：“卖大还丹！”绕廊数回。众僧皆笑之，乃指病僧惠虚之门，谓老叟曰：“此叟颇好还丹，售之可也。”老叟欣然诣之。惠虚曰：“还丹知是灵药，一剂几钱？”叟曰：“随力可致耳。”惠虚曰：“老病，沉困床枕月余。昨僧次到，自行不得，托邻僧代斋。得肮钱少许，可致药否？”叟取其钱，而留药数丸，教其所服之法。惠虚便吞之。老叟乃去。众僧相率来问。言已买得还丹，吞服之矣。顷间，久疾都愈，遥止众僧曰：“勿前，觉有臭，吾疾愈矣，但要新衣一两事耳。”跳身起床，势若飞跃。众惊叹之。有新衣与之者，取而着焉。忽飞殿上，从容久之，挥手相别，冉冉升天而去。时大中十二年戊寅岁。是年归桐柏观，与道流话得道之由。云：“今在桐柏宫中，卖药老叟，将是张老耳。”言讫隐去。（出《仙传拾遗》）

温京兆

温璋，唐咸通壬辰尹正天府。性黠货，敢杀。人亦畏其严残不犯。由是治有能名。旧制，京兆尹之出，静通衢，闭里门，有笑其前道者，立杖杀之。是秋，温公出自天街，将南抵五门。呵喝风生。有黄冠老而且伛，弊衣曳杖，将横绝其间。骑人呵不能止。温公命捽来，笞背二十。振袖而去，若无苦者。温异之，呼老街吏，令潜而覘之，有何言。复命黄冠扣之，既而迹之。迨暮过兰陵里，南入小巷，中有衡门，止处也。吏随入关。有黄冠数人出谒甚谨，且曰：“真君何迟也？”答曰：“为凶人所辱。可具汤水。”黄冠前引，双鬟青童从而入，吏亦随之。过数门，堂宇华丽，修竹夹道，拟王公之甲第。未及庭，真君顾曰：“何得有俗物气。”黄冠争出索之。吏无所隐，乃为所录，见真君。吏叩头拜伏，具述温意。真君盛怒曰：“酷吏不知祸将覆族，死且将至，犹敢肆毒于人。罪在无赦！”叱街吏令去。吏拜谢了，趋出。遂走诣府，请见温，时则深夜矣。温闻吏至，惊起，于便室召之。吏悉陈所见。温大嗟惋。明日将暮，召吏引之。街鼓既绝，温微服，与吏同诣黄冠所居。至明，吏款扉。应门者问谁。曰：“京兆温尚书来谒真君。”既辟重闺，吏先入拜。仍白曰：“京兆君温璋。”温趋入拜。真君踞坐堂上，戴远游冠，衣九霞之衣，色貌甚峻。温伏而叙曰：“某任愆浩穰，权唯震肃；若稍畏懦，则损威声。昨日不谓凌迫大仙，自贻罪戾，故来首服，幸赐矜哀。”真君责曰：“君忍杀立名，专利不厌。祸将行及，犹逞凶威。”温拜首求哀者数四，而真君终蓄怒不许。少顷，有黄冠自东序来，拱立于真君侧，乃跪启曰：尹虽得罪，亦天子亚卿；况真君洞其职所统，宜少降礼。”言讫，真君令黄冠揖温升堂，别设小榻，令坐。命酒数行，而真君怒色不解。黄冠复答曰：“尹之忤犯，弘宥诚难；然则真君变服尘游，俗士焉识。白龙鱼服，见困豫且。

审思之。”真君悄然。良久曰：“恕尔家族。此间亦非淹久之所。”温遂起，于庭中拜谢而去，与街吏疾行至府，动晓钟矣。虽语亲近，亦秘不令言。明年同昌主薨，懿皇伤念不已，忿药石之不徵也。医韩宗绍等四家诏府穷竟，将诛之。而温鬻狱缓刑，纳宗绍等金带及余货，凡数千万，事觉，饮鸩而死。（出《三水小牋》）

卷第五十 神仙五十

嵩岳嫁女 裴航

嵩岳嫁女

三礼田璆者，甚有文，通熟群书，与其友邓韶博学相类。皆以人昧，不能彰其明。家于洛阳。元和癸巳岁，中秋望夕，携觞晚出建春门，期望月于韶别墅。行二三里，遇韶，亦携觞自东来。驻马道周，未决所适。有二书生乘骢，复出建春门。揖璆、韶曰：“二君子挈榼，得非求今夕望月地乎？某弊庄，水竹台榭，名闻洛下。东南去此三二里。倘能迂辔。冀展倾盖之分耳。”璆、韶甚惬所望，乃从而往。问其姓氏，多他语对。行数里，桂轮已升。至一车门，始入甚荒凉，又行数百步，有异香迎前而来，则豁然真境矣。泉瀑交流，松桂夹道；奇花异草，照烛如昼；好鸟腾翥，和月阁。璆、韶请疾马飞觞。书生曰：“足下榼中。厥味何如？”璆、韶曰：“乾和五醖，虽上清醒醐，计不加此味也。”书生曰：“某有瑞露之酒，酿于百花之中，不知与足下五醖熟愈耳。”谓小童曰：“折烛夜一花，倾与二君子尝。”其花四出而深红，圆如小瓶，径三寸余，绿叶形类杯，触之有余韵。小童折花至，于竹叶中凡飞数巡，其味甘香，不可比状。饮讫，又东南行。数里至一门，书生揖二客下马，觞以烛夜花中之余，赆诸从者，饮一杯，皆大醉，各

止于户外。乃引客入，则有鸾鹤数十，腾舞来迎。步而前，花转，酒味尤美。其百花皆芳香，压枝于路傍。凡历池馆堂榭，率皆陈设盘筵，若有所待，但不留璆、韶坐。璆、韶饮多、行又甚倦，请暂憩盘筵。书生曰：“坐以何难？但不利于君耳。”

“璆、韶诘其由。曰：‘今夕中天群仙，会于兹岳，籍君神魄，不杂腥膻。请以知礼导升降。此皆神仙位坐，不宜坐触耳。’”言讫，见直北花烛亘天，箫韶沸空，驻云母双车于金堤之上，设水晶方盘于瑶幄之内。群仙方奏霓裳羽衣曲。书生前进，命璆、韶拜夫人。夫人褰帷笑曰：“下域之人，而能知礼，然服食之气，犹然射人，不可近他贵婿。可各赐薰髓酒一杯。”璆、韶饮讫，觉肌肤温润，稍异常人，呼吸皆异香气。夫人问左右：“谁人召来？”曰：“卫符卿、李八百。”夫人曰：“便令此二童接待。”于是二童引璆、韶于神仙之后纵目。璆问曰：“相者谁？”曰：“刘纲。”“侍者谁？”曰：“茅盈。”东邻女弹筝击筑者谁？”曰：“麻姑、谢自然。”“幄中坐者谁？”曰：“西王母。”俄有一人驾鹤而来，王母曰：“久望。”有玉女问曰：“礼生来未？”于是引璆、韶进，立于碧玉堂下左。刘君笑曰：“适缘莲花峰士奏章，事须决遣，尚多未来客，何言久望乎？”王母曰：“奏章事者。有何所为？”曰：“浮梁县令求延年矣。以其人因贿赂履官，以苛虐为政，生情于案牍，忠恕之道蔑闻，唯锥于货财，巧为之计更作，自贻覆餗，以促余龄。但以莲花峰叟，狗从于人，奏章甚恳，特纾死限，量延五年。”璆问：“刘君谁？”曰：“汉朝天子。”续有一人，驾黄龙，戴黄旗，道以笙歌，从以嫔嫡，及瑶幄而下。王母复问曰：“李君来何迟？”曰：“为敕龙神设水旱之计，作弥淮蔡，以歼妖逆。汉主曰：‘奈百姓何？’曰：‘上帝亦有此问，予一表断其惑矣。’”曰：“可得闻乎？”曰：“不能

悉记，略举大纲耳。其表云：“某县某，克构丕华，德洽兆庶，临履深薄，匪敢怠荒，不劳师车。平中夏巴蜀之孽，不费天府。扫东吴上党之妖，九有已见其廓蚁犹固其封疆。若遣时丰人安，是稔群丑。但使年饿厉作，必摇人心。如此倒戈而攻，可以席卷。祸三州之逆党，所损至微。安六合之疾祲，其利则厚。伏请神龙施水，厉鬼行灾，由此天诛。以资战力。”汉主曰：“表至嘉，弟既允许，可矣前贺诛锄矣。”书生谓璆、韶曰：“此开元天宝太平之主也。”未顷，闻箫韶自空而来，执绋节者前唱言：“穆天子来，奏乐！”群仙皆起，王母避位拜迎，二主降阶，入幄环坐而饮。王母曰：“何不拉取老轩辕来？”曰：“他今夕主张月宫之宴，非不勤请耳。”王母又曰：“瑶池一别后，陵谷几迁移，向来观洛阳东城，已丘墟矣。定鼎门西路，忽焉复新市朝云。名利如旧，可以悲叹耳！”穆王把酒，请王母歌。以珊瑚钩击盘而歌曰：“劝君酒，为君悲。”且吟曰：“自从频见市朝改，无复瑶池晏乐心。”王母持杯，穆天子歌曰：“奉君酒，休叹市朝非。早知无复瑶池兴，悔驾骅骝草草归。”歌竟，与王母话瑶池旧事。乃重歌一章云：“八马回乘汗漫风，犹思往事憩昭宫。晏移南圃情方洽，乐奏钧天曲未终。斜汉露凝残月冷，流霞杯泛曙光红。昆仑回首不知处，疑是酒酣魂梦中。”王母酬穆天子歌曰：“一曲笙歌瑶水滨，曾留逸足驻征轮。人间甲子周千岁，灵境杯觞初一巡。玉兔银河终不夜，奇花好树镇长春。悄知碧海饶词句，歌向俗流疑误人。”酒至汉武帝，王母又歌曰：“珠露金风下界秋，汉家陵树冷飕飕。当时不得仙桃力，寻作浮尘飘陇头。”汉主上王母酒曰：“五十余年四海清，自亲丹灶得长生。若言尽是仙桃力，看取神仙簿上名。”帝把酒曰：“吾闻丁令威能歌。”命左右召来。令威至，帝又遣子晋吹笙以和，歌曰：“月照骊山露泣花，似

悲仙帝早升遐。至今犹有长生鹿，时绕温泉望翠华。”帝持杯久之。王母曰：“应须召叶静能来，唱一曲当时事。”静能续至，跪献帝酒，复歌曰：“幽蓟烟尘别九重，贵妃汤殿罢歌钟。中宵扈从无全仗，大驾苍黄发六龙。妆匣尚留金翡翠，暖池犹浸玉芙蓉。荆榛一闭朝元路，唯有悲风吹晚松。”歌竟，帝凄惨良久。诸仙亦惨然。于是黄龙持杯，亦于车前再拜祝曰：“上清神女，玉京仙郎。乐此今夕，和鸣凤凰。凤凰和鸣，将翱将翔。与天齐休，庆流无央。”仙郎即以鲛绡五千疋，海人文锦三千端，琉璃琥珀器一百床，明月骊珠各十斛，赠奏乐仙女。乃有四鹤立于车前，载仙郎并相者侍者，兼有宝花台。俄进法膳，凡数十味，亦霏及璆、韶。璆、韶饮。有仙女捧玉箱，托红笺笔砚而至。请催妆诗。于是刘纲诗曰：“玉为质兮花为颜，蝉为鬓兮云为鬟。何劳傅粉兮施渥丹，早出娉婷兮缥缈间。”于是茅盈诗云：“水晶帐开银烛明，风摇珠珮连云清。休匀红粉饰花态，早驾双鸾朝玉京。”巢父诗曰：“三星在天银河回，人间曙色东方来。玉苗琼蕊亦宜夜，莫使一花冲晓开。”诗既入，内有环珮声。即有玉女数十，引仙郎入帐。召璆、韶行礼。礼毕，二书生复引璆、韶辞夫人。夫人曰：“非无至宝可以相赠，但尔力不任挈耳。”各赐延寿酒一杯，曰：“可增人间半甲子。”复命卫符卿等引还人间，无使归途寂寞。于是二童引璆、韶而去，折花倾酒，步步惜别。卫君谓璆、韶曰：“夫人白日上升，骖鸾驾鹤，在积习而已。未有积德累仁，抱才蕴学，卒不享爵禄者，吾未之信。倘吾子坐牢可逾，俗桎可脱，自今十五年后，待子于三十六峰，愿珍重自爱。”复出来时车门，握手告别。别讫，行四五步，杳失所在，唯有嵩山。嵯峨倚天。得樵径而归。及还家，已岁余。室人招魂葬于北邙之原，坟草宿矣。于是璆、韶弃家室，同入少室山。今不知所在。（出《纂

异记》)

裴航

唐长庆中，有裴航秀才，因下第游于鄂渚，谒故旧友人崔相国。值相国赠钱二十万，远挈归于京，因佣巨舟，载于湘汉。同载有樊夫人，乃国色也。言词间接，帷帐昵洽。航虽亲切，无计道达而会面焉。因赂侍妾袅烟，而求达诗一章曰：“同为胡越犹怀想。况遇天仙隔锦屏。倘若玉京朝会去，愿随鸾鹤入青云。”诗往，久而无答。航数诘袅烟，烟曰：“娘子见诗若不闻，如何？”航无计。因在道求名酝珍果而献之。夫人乃使袅烟召航相识。乃褰帷，而玉莹光寒，花明丽景，云低鬟鬓，月淡修眉，举止烟霞外人，肯与尘俗为偶。航再拜揖，聒聒良久。夫人曰：“妾有夫在汉南，将欲弃官而幽栖岩谷，召某一诀耳，深哀草扰，虑不及期，岂更有情留盼他人？的不然耶，但喜与郎君同舟共济，无以谐谑为意耳。”航曰：“不敢。”饮讫而归，操比冰霜，不可干冒。夫人后使袅烟持诗一章曰：“一饮琼浆百感生，玄霜捣尽见云英。蓝桥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岖上玉清。”航览之。空愧佩而已，然亦不能洞达诗之旨趣。后更不复见，但使袅烟达寒暄而已。遂低襄汉，与使婢挈妆奁，不告辞而去，人不能知其所造。航遍求访之。灭迹匿形，竟无踪兆。遂饰妆归辇下。经蓝桥驿侧近，因渴甚，遂下道求浆而饮。见茅屋三四间，低而复隘，有老姬缉麻苳。航揖之求浆，姬咄曰：“云英擎一瓯浆来，郎君要饮。”航讶之，忆樊夫人诗有云英之句，深不自会。俄于苇箔之下。出双玉手捧瓷，航接饮之，真玉液也，但觉异香氤郁，透于户外。因还瓯，遽揭箔。睹一女子，露裛琼英，春融雪彩，脸欺膩玉，鬓若浓云。

娇而掩面蔽身，虽红兰之隐幽谷，不足比其芳丽也。航惊怛，植足而不能去。因白姬曰：“某仆马甚饥，愿憩于此，当厚答谢，幸无见阻。”姬曰：“任郎君自便。”且遂饭仆秣马。良久谓姬曰：“向睹小娘子，艳丽惊人，姿容擢世，所以踌躇而不能适，愿纳厚礼而娶之，可乎？”姬曰：“渠已许嫁一人，但时未就耳。我今老病，只有此女孙，昨有神仙，遗灵丹一刀圭，但须玉杵臼捣之百日，方可就吞，当得后天而老。君约取此女者，得玉杵臼，吾当与之也。其余金帛，吾无用处耳。”航拜谢曰：“愿以百日为期。必携杵臼而至，更无他许人。”姬曰：“然。”航恨恨而去。及至京国，殊不以举事为意，但于坊曲闹市喧衢，而高声访其玉杵臼，曾无影响。或遇朋友，若不相识，众言为狂人。数月余日，或遇一货玉老翁曰：“近得虢州药铺卞老书，云有玉杵臼货之，郎君恳求如此，此君吾当为书导达。”航愧荷珍重，果获杵臼。卞老曰：“非二百缗不可得。”航乃泻囊，兼货仆货马，方及其数。遂步骤独挈而抵蓝桥。昔日姬大笑曰：“有如是信士乎？吾岂爱惜女子，而不酬其劳哉。”女亦微笑曰：“虽然，更为吾捣药百日，方议姻好。”姬于襟带间解药，航即捣之，昼为而夜息，夜则姬收药臼于内室。航又闻捣药声，因窥之，有玉兔持杵臼，而雪光辉室，可鉴毫芒，于是航之意愈坚。如此日足，姬持而吞之曰：“吾当入洞而告姻戚，为裴郎具帐帟。”遂挈女入山，谓航曰：“但少留此。”逡巡车马仆隶，迎航而往。别见一大第连云。珠扉晃日，内有帐幄屏帟，珠翠珍玩，莫不臻至，愈如贵戚家焉。仙童侍女，引航入帐就礼讫，航拜姬，悲泣感荷。姬曰：“裴郎自是清冷裴真人子孙，业当出世，不足深愧老姬也！”及引见诸宾，多神仙中人也。后有仙女，鬟髻霓衣，云是妻之姊耳。航拜讫，女曰：“裴郎不相识耶？”航曰：“昔非

姻好，不醒拜侍。”女曰：“不忆鄂渚同舟回而抵湘汉乎？”航深惊怛，恳悃陈谢。后问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云翘夫人。刘纲仙君之妻也，已是高真，为玉皇之女吏。”姬遂遣航将妻入玉峰洞中，琼楼殊室而居之。饵以绛雪琼英之丹。体性清虚，毛发绀绿，神化自在，趋为上仙。至太和中，友人卢颢，遇之于蓝桥驿之西，因说得道之事。遂赠蓝田美玉十斤，紫府云丹一粒，叙语永日，使达书于亲爱。卢颢稽顙曰：“兄既得道，如何乞一言而教授。”航曰：“老子曰，‘虚其心，实其腹。’今之人，心愈实，何由得道之理。”卢子蒂懵然，而语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溢，即虚实可知矣。凡人自有不死之术，还丹之方，但子未便可教。异日言之。”卢子知不可请，但终宴而去。后人莫有遇者。（出《传奇》）

卷第五十一 神仙五十一

侯道华 宜君王老 陈师 陈金

侯道华

河中永安县道净院，居蒲中之胜境，道士寓居，有以十数。唐文宗时，道士邓太玄炼丹于药院中。药成，疑功未究，留贮院内，人共掌之。太玄死（死原作师。据明钞本改），门徒周悟仙主院事。时有蒲人侯道华，事悟仙以供给使。诸道士皆奴畜之，洒扫隶役，无所不为，而道华愈欣然。又常好子史，手不释卷，一览必诵之于口。众或问之，要此何为，答曰：“天上无愚懵仙人。”咸大笑之。蒲中多大枣，天下人传，岁中不过一二无核者，道华比三年辄得啖之。一旦，道华执斧，科古松枝垂且尽，如削，院中人无喻其意。明日昧爽，众晨起，道华房中亡所见。古松下施案，致一杯水，仍脱双履案前，道华衣挂松上。院中视之，中留一首诗云：“帖里大还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盗吃却，今日碧空飞。惭愧深珍重，珍重邓天师。他年炼得药，留着与内芝。吾师知此术，速炼莫为迟。三清专相待，大罗的有期。”下列细字，称去年七月一日，蒙韩君赐姓李名内芝，配住上清善进院，以次十数言。时唐大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院中人方验道华窃太玄药仙去，因相率白节度使尚书郑公光，按视踪迹不诬，即以其事闻奏。诏赉绢五百匹，并赐御衣，修饰廊殿，赐名升仙院。（出《宣室志》）

宜君王老

王老，坊州宜君县人也。居于村墅，颇好道爱客，务行阴德为意，其妻亦同心不倦。一旦有蓝缕道士造其门，王老与其妻俱延礼之。居月余，间日与王老言谈杯酌，甚相欢狎。俄患遍身恶疮，王老乃求医药看疗，益切勤切，而疮日甚。逮将逾年，道士谓王老曰：“此疮不烦以凡药相疗，但得数斛酒浸之，自愈。”于是王老为之精洁酿酒，及熟，道士言以大瓮盛酒，“吾自加药浸之。”遂入瓮，三日方出，须发俱黑，面颜复少年，肌若凝脂。王老阖家视之惊异。道士谓王老曰：“此酒可饮，能令人飞上天。”王老信之。初，瓮酒五斛余。及·3·太平广记窥，二三斗存耳，清冷香美异常。时方打麦，王老与妻子并打麦人共饮，皆大醉。道士亦饮，云：“可上天去否？”王老愿随师所适。于是祥风忽起，彩云如蒸，屋舍草树，全家人物鸡犬，一时飞去。空中犹闻打麦声，数村人共观望惊叹。唯猫弃而不去。风定，其佣打麦二人，乃遗在别村树下，后亦不食，皆得长年。宜君县西三十里。有升仙村存焉。（出《续仙传》）

陈 师

豫章逆旅梅氏，颇济惠行旅。僧道投止，皆不求直。恒有一道士，衣服蓝缕，来止其家，梅厚待之。一日谓梅曰：“吾明日当设斋，从君求新瓷碗二十事，及七箸，君亦宜来会，可于天宝洞前访陈师也。”梅许之，道士持碗渡江而去。梅翌日诣洞前，问其村人。莫知其处。久之将回，偶得一小径，甚明

净。试寻之，果见一院。有青童应门，问之，乃陈之居也。入见道士，衣冠华楚，延与之坐。命具食，顷之食至，乃熟蒸一婴儿，梅惧不食。良久又进食，乃蒸一犬子，梅亦不食。道士叹息，命取昨所得碗赠客。视之，乃金碗也。谓梅曰：“子善人也，然不得仙。千岁人参枸杞，皆不肯食，乃分也。”

谢而遣之。比不复见矣。（出《稽神录》）

陈 金

陈金者，少为军士，隶江西节度使刘信。围虔州，金私与其徒五人，发一大冢，开棺，见一白髯老人。面如生，通身白罗衣，衣皆如新。开棺即有白气冲天，墓中有非常香气。金独视棺盖上有物如粉，微作硫黄气。金素闻棺中硫黄为药，即以衣襟掬取怀归。墓中无他珍宝，即共掩塞之而出。既至营中，营中人皆惊云：“今日那得有香气？”金知硫黄之异，旦辄汲水服之，至尽。城平（平原作中。据明钞本改），入舍僧寺，偶与寺僧言之，僧曰：“此城中富人之远祖也，子孙相传，其祖好道，有异人教饵硫黄。云数尽当死，死后三百年，墓当开，即解化之期也，今正三百年矣。”即相与复视之，棺中空，唯衣尚存，如蝉蜕之状。金自是无病，今为清海军小将，年七十余矣，形体枯瘦，轻健如故。（出《稽神录》）

卷第五十二 神仙五十二

陈复休 殷天祥 阎丘子 张卓

陈复休

陈复休者，号陈七子。贞元中，来居褒城，耕农樵采，与常无异，如五十许人，多变化之术。褒人有好事少年，承奉之者五六人，常为设酒食，以求学其术，勤勤不已。复休约之曰：“我出西郊，行及我者，授以术。”复休徐行，群少年奔走追之，终不能及，遂止，无得其术者。后入市，众复奉之不已，复休与出郊外，坐大树下。语道未竟，忽然暴卒，须臾臭败。众皆惊走，莫敢回视。自此诸少年不敢干之，常狂醉市中。褒帅李说，怒而系于狱中，欲加其罪。桎梏甚严，忽不食而死，寻即臭烂，虫蛆流出。弃之（弃之二字原阙。据明钞本补）郊外。旋亦还家，复在市中。说时加礼异，为筑室于褒城江之南岸，遗与甚多，略无受者。河东柳公仲郢、相国周墀、燕国公高骈，拥旄三州，皆威望严重，而深加礼敬，书币相属，复休亦无所受。唯鹤氅布裘，受而贮之，亦未尝衣着也。昌明令胡仿，常师事之，将赴任，留钱五千，为复休市酒。笑而不取曰：“吾金玉甚多，恨不能用耳。”以锄授仿，使之鬲地，不二三寸，金玉钱货。随鬲而出。曰：“人间之物，固若是矣，但世人赋分有定，不合多取。若吾用之，岂有限约乎？”仿之昌明，复休祖之于仙流江上，指砂中，令仿取酒器。仿攫砂数寸，

得器皿五六事。饮酒毕，复埋砂中。又戏曰：“吾于砂中尝藏果子，今亦应在。”又令取之，皆得。蜀相燕公，使人致书至褒城所居延召，复休同时离褒城，使人经旬方达，复休当日已至成都，而又有一复休与使者偕行，未尝相舍。燕公诘于使者，益奇待之。常于巴南太守筵中，为酒妓所侮，复休笑视其面，须臾妓者髭长数尺。泣诉于守，为祈谢，复休咒酒一杯，使饮之，良久如旧。又有药一丸，投水中，沉浮旋转，任人指呼，变化隐显。其类极多，不可备载。中和五（五字原阙。据明钞本、许刻本补。黄本作光启元年）年，大驾还京，复休亦至阙下。田晋公军容，问至京国几年安宁，曰：“二十。”果自问后二十日，再幸陈仓。后于道中寄诗与田晋公曰：“夜坐空庭月色微，一树寒梅发两枝。”及驾至梁洋。邠帅朱玫立襄王监国，寒梅两枝验矣。自是卫驾诣都，多在西县三泉褒斜以来屯驻。复休之术，素为人所传。俄为人钉其手于柱上，寻有人救而拔之，竟亦无患。岁余，卒于家，葬于江南山下。数月，好事者掘其墓，无复所有。见复休在长安。驾驻华州，复休亦至兴德府矣。（出《仙传拾遗》）

殷天祥

殷七七，名天祥，又名道笏，尝自称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也。游行天下，人言久见之，不测其年寿。面光白，若四十许人，到处或易其姓名不定。曾于泾州卖药，时灵台蕃汉，疫病俱甚，得药者入口即愈，皆谓之神圣，得钱却施于人。又尝醉于城市间，周宝旧于长安识之。寻为泾原节度，延之礼重，慕其道术房中之事。及宝移镇浙西，数年后，七七忽到，复卖药。宝闻之惊喜，召之，师敬益甚。每日醉歌曰：“弹琴

碧玉调，药炼白朱砂。解酲顷刻酒，能开非时花。”宝常试之，悉有验。复求种瓜钓鱼，若葛仙翁也。鹤林寺杜鹃，高丈余，每春末花烂漫。寺僧相传，言贞元中，有外国僧自天台来，盂中以药养其根来种之，自后构饰，花院锁闭。时或窥见三女子，红裳艳丽，共游树下。人有辄采花枝者，必为所祟，俗传女子花神也。是以人共宝惜，故繁盛异于常花。其花欲开，探报分数，节使宾僚官属，继日赏玩。其前一城士女，四方之人，无不载酒乐游纵。连春入夏，自旦及昏，闾里之间，殆于废业。宝一日谓七七曰：“鹤林之花，天下奇绝。常闻能开非时花，此花可开否？”七七曰：“可也。”宝曰：“今重九将近，能副此日乎？”七七乃前二日往鹤林宿焉。中夜，女子来谓七七曰：“道者欲开此花耶？”七七乃问女子何人，深夜到此，女子曰：“妾为上玄所命，下司此花。然此花在人间已逾百年，非久即归阆苑去。今与道者共开之，非道者无以感妾。”于是女子瞥然不见。来日晨起，寺僧忽讶花渐折蕊。及九日，烂漫如春。乃以闻，宝与一城士庶惊异之，游赏复如春间。数日，花俄不见，亦无落花在地。后七七偶到官僚家，适值宾会次，主与宾趋而迎奉之。有佐酒倡优，甚轻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栗为令，可乎？”咸喜，谓必有戏术，资于欢笑。乃以栗巡行，接者皆闻异香惊叹，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作石缀于鼻，掣拽不落，但言秽气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及优伶辈一时乱舞，鼓乐皆自作声，颇合节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绝倒。久之，主人祈谢于七七。有顷，石自鼻落，复为栗，嗅之异香，及花钿粉黛悉如旧，略无所损，咸敬事之。又七七酌水为酒，削木为脯，使人退行，指船即驻，呼鸟自坠，唾鱼即活。撮土画地，状山川形势，折茅聚蚁，变成城市。人有曾经行处，见之历历皆似，

但少狭耳。凡诸术不可胜纪。后二十年，薛朗、刘浩乱。宝南奔杭州，而宝总成为政，刑杀无辜。前上饶牧陈全裕经其境，构之以祸，尽赤其族。宝八十三，筋力尤壮，女妓百数，尽得七七之术。后为无辜及全裕作厉，一旦忽殂。七七、刘浩军变之时，甘露寺为众推落北岸，谓坠江死矣。其后人见在江西十余年卖药，入蜀，莫知所之。鹤林、犯兵火焚寺。树失根株，信归阆苑矣。（出《续仙传》）

阎丘子

有荥阳郑又玄，名家子也。居长安中，自小与邻舍阎丘氏子，偕读书于师氏。又玄性骄，率以门望清贵，而阎丘氏寒贱者，往往戏而骂之曰：“阎丘氏非吾类也，而我偕学于师氏，我虽不语，汝宁不愧于心乎？”阎丘子嘿然有惭色，后数岁，阎丘子病死。及十年，又玄以明经上第，其后调补参军于唐安郡。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唐兴。有同舍仇生者，大贾之子，年始冠，其家资产万计。日与又玄会，又玄累受其金钱赂遗，常与宴游。然仇生非士族，未尝以礼貌接之。尝一日，又玄置酒高会，而仇生不得预。及酒阑，有谓又玄者曰：“仇生与子同舍会宴，而仇生不得预，岂非有罪乎？”又玄惭，即召仇生。生至，又玄以卮饮之，生辞不能引满，固谢。又玄怒骂曰：“汝市井之民，徒知锥刀尔，何为僭居官秩邪？且吾与汝为伍，实汝之幸，又何敢辞酒乎？”因振衣起，仇生羞且甚，俯而退，遂弃官闭门，不与人往来，经数月病卒。明年，郑罢官，侨居濠阳郡佛寺。郑常好黄老之道。时有吴道士者，以道艺闻，庐于蜀门山。又玄高其风，即驱而就谒，愿为门弟子。吴道士曰：“子既慕神仙，当且居山林，无为汲汲于尘俗间。”又玄喜

谢曰：“先生真有道者，某愿为隶于左右，其可乎？”道士许而留之。凡十五年，又玄志稍惰，吴道士曰：“子不能固其心，徒为居山林中，无补矣。”又玄即辞去。宴游濠阳郡久之。其后东入长安，次褒城，舍逆旅氏，遇一童儿十余岁，貌甚秀。又玄与之语，其辨慧千转万化，又玄自谓不能及。已而谓又玄曰：“我与君故人有年矣，君省之乎？”又玄曰：“忘矣。”童儿曰：“吾尝生閻丘氏之门，居长安中，与子偕学于师氏，子以我寒贱，且曰非吾类也。后又为仇氏子，尉于唐兴，与子同舍。子受我金钱赂遗甚多，然子未尝以礼貌遇我，骂我市井之民。何吾子骄傲之甚邪。”又玄惊，因再拜谢曰：“诚吾之罪也。然子非圣人，安得知三生事乎？”童儿曰：“我太清真人。上帝以汝有道气，故生我于人间，与汝为友，将授真仙之诀，而汝以性骄傲，终不能得其道。吁，可悲乎！”言讫，忽亡所见。又玄既寤其事，甚惭恚，竟以忧卒。（出《宣宝志》）

张 卓

张卓者，蜀人，唐开元中，明经及第，归蜀觐省。唯有一驴，衣与书悉背在上，不暇乘，但驱而行。取便路，自斜谷中，数日，将至洋州，驴忽然奔掷入深箐中，寻之不得。天将暮，又无人家，欲宿林下，且惧狼虎。是夜月明，约行数十里，得大路。更三二里。见大宅，朱门西开。天既明，有山童自宅中出，卓问求水。童归，逡巡见一人，朱冠高履，曳杖而出。卓趋而拜之，大仙曰：“观子尘中之人，何为至此？”卓具陈之。仙曰：“有缘耳。”乃命坐，赐杯水。香滑清冷，身觉轻健。又设美饌讫，就西院沐浴，以衣一箱衣之。仙曰：“子骨未成就，分当留此。某有一女，兼欲聘之。”卓起拜谢，是夕成礼。

数日，卓忽思家，仙人与卓二朱符、二黑符：“一黑符可置于头，入人家能隐形；一黑符可置左臂，千里之内，引手取之；一朱符可置舌上，有不可却者，开口示之；一朱符可置左足，即能蹙地脉及拒非常。然勿恃灵符，自颠狂耳。”卓至京师，见一大宅，人马骈阗，穷极华盛。卓入之，经数门，至厅事，见铺陈罗列，宾客满堂。又于帐内妆饰一女，年可十五六。卓领之，潜于中门。闻一宅切切之声云：“相公失小娘子。”具事闻奏，敕罗叶二师就宅寻之。叶公踏步叩齿，喷水化成一条黑气，直至卓前，见一少年执女衣襟。右座一见怒极，令前擒之。卓因举臂，如抵墙壁，终不能近。遽以狗马血泼之，又以刀剑击刺之，卓乃开口，锋刃断折。续又敕使宣云，断颈进上，卓闻而惧，因脱左鞋，伸足推之。右座及罗叶二师暨敕使，皆仰仆焉。叶公曰：“向来入门，见非常之气，及其开口，果有太乙使者。相公但获爱女，何苦相害。”卓因纵女，上使卫兵送归旧山。仙人曳杖途中曰：“张郎不听吾语。遽遭罗网也。”侍卫兵士尚随之，仙人以拄杖画地，化为大江，波涛浩淼，阔三二里。妻以霞帔搭于水上，须臾化一飞桥，在半天之上。仙人前行，卓次之，妻又次之，三人登桥而过。随步旋收，但见苍山四合，削壁万重，人皆遥礼。归奏玄宗，俄发使就山祭醮之。因呼为隔仙山，在洋州西六十里。至今存焉。（出《会昌解颐录》）

卷第五十三 神仙五十三

麒麟客 王法进 维杨十友 金可记 杨真伯

麒麟客

麒麟客者，南阳张茂实客佣仆也。茂实家于华山下，唐大中初，偶游洛中，假仆于南市，得一人焉。其名曰王夔，年可四十余，佣作之直月五百。勤干无私，出于深诚，苟有可为，不待指使。茂实器之，易其名曰大历，将倍其直，固辞，其家益怜之。居五年，计酬直尽。一旦辞茂实曰：“夔本居山，家业不薄。适与厄会，须佣作以禳之，固非无资而卖力者。今厄尽矣，请从此辞。”茂实不测其言，不敢留，听之去。日暮，入白茂实曰：“感君恩宥，深欲奉报。夔家去此甚近，其中景趣，亦甚可观，能相逐一游乎。”茂实喜曰：“何幸，然不欲令家人知，潜一游可乎？”夔曰：“甚易。”于是截竹杖长数尺，其上书符，授茂实曰：“君杖此入室，称腹痛。左右人悉令取药。去后，潜置竹于衾中，抽身出来可也。”茂实从之。夔喜曰：“君真可游吾居者也。”相与南行一里余，有黄头执青麒麟一，赤文虎二，候于道左。茂实惊欲回避，夔曰：“无苦，但前行。”既到前，夔乘麒麟，茂实与黄头各乘一虎。茂实惧不敢近，曰：“夔相随，请不须畏。且此物人间之极俊者，但试乘之。”遂凭而上，稳不可言。于是从之上仙掌峰。越壑凌山，举意而过，殊不觉峻险。如到三更，计数百里矣。下一

山，物众鲜媚，松石可爱，楼台宫观，非世间所有。将及门，引者揖曰：“阿郎何（明钞本无何字）来？”紫衣吏数百人，罗拜道侧。既入，青衣数十人，容色皆殊，衣服鲜华，不可名状，各执乐器引拜。遂于中堂宴席毕，且命茂实坐。簪入更衣，返坐，衣裳冠冕，仪貌堂堂然，实真仙之风度也。其窗户阶阁，屏帟茵褥之盛，固非人世所有，歌鸾舞凤，及诸声乐，皆所未闻。情意高逸，不复思人寰之事，观极。主人曰：“此乃仙居，非世人所到。以君宿缘，合一到此，故有逃厄之遇。仙俗路殊，尘静难杂，君宜归修其心，三五劫后，当复相见。簪比者尘缘将尽，上界有名，得遇太清真人，召入小有洞中，示以九天之乐，复令下指生死海波。”且曰：“乐虽难求，苦亦易遣。如为山者，掬土增高，不掬则止，穿则陷。夫（夫原作天。据明钞本改）升高者，不上难而下易乎？”自是修习，经六七劫，乃证此身，回视委骸，积如山岳。四（四原作曰。据明钞本改）大海水，半是吾宿世父母妻子别泣之泪。然念念修之，倏已一世。形骸虽远，此不忘修致，其功即亦非远。亦时有心远气清，一言而悟者。勉之！”遗金百镒，为营身之助，复乘麒麟，令黄头执之，簪步送到家，家人方环泣。茂实投金于井中，簪抽去竹杖，令茂实潜卧衾中。簪曰：“我当至蓬莱谒大仙伯。明旦莲花峰上，有彩云车去，我之乘也。”遂揖而去，茂实忽呻吟，众惊而问之，茂实给之曰：“初腹痛时，忽若有人见召，遂奄然耳，不知其多少时也。”家人曰：“取药既回，呼之不应，已七日矣，唯心头尚暖，故未敛也。”明日望之，莲花峰上，果有彩云。遂弃官游名山。后归，出井中金与眷属，再出游山，后不知所在也。（出《续玄怪录》）

王法进

王法进者，剑州临津人也。幼而好道，家近古观，虽无道士居之，其嬉戏未尝轻侮于像设也。十余岁，有女冠自剑州历外邑，过其家，父母以其慕道，托女冠以保护之。与授正一延生小篆，名曰法进。而专勤香火，斋戒护持。亦茹柏绝粒，时有感降。时三川饥俭，斛斛翔贵，死者十五六，多采野葛山芋以充饥。忽三青童降于其庭，谓法进曰：“上帝以汝夙稟仙骨，归心精诚，不忘于道，敕我迎汝受事于上京也。”不觉腾空。迺达大帝之所，命以玉杯霞浆赐之。徐谓曰：“人处三才之大，体天地之和，得人形，生中土，甚不易也。天运四时之气，地稟五行之秀，生五谷百果，以养于人。而人不知天地养育之恩，轻弃五谷，厌舍丝麻，使耕农之夫，纺绩之妇，身勤而不得饱，力竭而不御寒，徒施甚劳。曾无爱惜者，斯固神明所责，天地不佑矣。近者地司岳渎所奏，以世人厌擿五谷，不贵衣食之本。我已敕太华之府，收五谷之神，所种不成，下民饥饿，因示罚责，以惩其心。然旋奉太上慈旨，以大道好生，务先救物。虽天地神明责之，愚民不知其过所自，固无忤请首原之路。汝当为上宫侍童，入侍天府，今且令汝下归于世，告喻下民，使其悔罪，宝爱农桑，此亦汝之阴功也。”命侍女以《灵宝清斋告谢天地仪》一轴付之，使传行于世。曰：“令世人相率于幽山高静之所，致斋悔谢，一年再为之，则宿罪可除，谷父蚕母之神，为致丰衍矣。龙虎之年，复当召汝。”即今清斋天公告谢之法是也。法进以天宝十二年壬辰，遂复升天。（出《仙传拾遗》）

维杨十友

维杨十友者，皆家产粗丰，守分知足，不干禄位，不贪货

财，慕玄知道者也。相约为友，若兄弟焉。时海内大安，民人胥悦，遽以酒食为娱，自乐其志。始于一家，周于十室，率以为常。忽有一老叟，衣服滓弊，气貌羸弱，似贫窶不足之士也。亦着麻衣，预十人末（预十人末原作领十人来。据明钞本改），以造其会。众既适情，亦皆悯之，不加斥逐。醉饱自去，莫知所之。一旦言于众曰：“余力困之士也，幸众人许陪坐末，不以为责。今十人置宴，皆得预之。席既周毕，亦愿力为一会，以答厚恩。约以他日，愿得同往。”至期，十友如其言，相率以待。凌晨，贫叟果至，相引徐步，诣东塘郊外。不觉为远。草莽中茆屋两三间，倾侧欲摧，引入其下。有丐者数辈在焉，皆是蓬发鹑衣，形状秽陋。叟至，丐者相顾而起，墙立以俟其命。叟令扫除舍下，陈列蓬蔴，布以菅席，相邀环坐。日既旰矣，咸有饥色。久之，各以醯盐竹箸，置于客前，逡巡，数辈共举一巨板如案，长四五尺，设于席中，以油帕幕之。十友相顾，谓必济饥，甚以为喜。既撤油帕。气燿燿然尚未可辨，久而视之，乃是蒸一童儿。可十数岁，已糜烂矣，耳目手足，半已堕落。叟揖让劝勉，使众就食，众深嫌之，多托以饫饱，亦有忿恚逃去，都无肯食者。叟纵餐啖，似有盈味。食之不尽，郎命诸丐擎去，令尽食之。因谓诸人曰：“此所食者，千岁人参也，颇甚难求，不可一遇。吾得此物，感诸公延遇之恩，聊欲相报。且食之者，白日升天，身为上仙。众既不食，其命也夫。”众惊异，悔谢未及。叟促问诸丐，令食讫即来。俄而丐者化为青童玉女，幡盖导从，与叟一时升天。十友剖心追求。更莫能见。（出《神仙感遇传》）

金可记

金可记，新罗人也，宾贡进士。性沉静好道，不尚华侈，

或服气炼形，自以为乐。博学强记，属文清丽。美姿容，举动言谈，迥有中华之风。俄擢第，于终南山子午谷养居，怀隐逸之趣。手植奇花异果极多，常焚香静坐，若有思念。又诵《道德》及诸仙经不辍。后三年，思归本国，航海而去。复来，衣道服，却入终南。务行阴德，人有所求，初无拒绝，精勤为争，人不可偕也。唐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忽上表言：“臣奉玉皇诏，为英文台侍郎，明年二月二十五日当上升。”时宣宗极以为异，遣中使征入内，固辞不就。又求玉皇诏辞，以为别仙所掌，不留人间，遂赐宫女四人，香药金彩，又遣中使二人，专伏侍者。可记独居静室，宫女中使，多不接近。每夜，闻室内常有客谈笑声，中使窥窃之，但见仙官仙女，各坐龙凤之上，俨然相对，复有侍卫非少。而宫女中使，不敢辄惊。二月二十五日，春景妍媚，花卉烂漫，果有五云唳鹤，翔鸾白鹄，笙箫金石，羽盖琼轮，幡幢满空。仙伏极众，升天而去。朝列士庶，观者填隘山谷，莫不瞻礼叹异。（出《续仙传》）

杨真伯

弘农杨真伯，幼有文，性耽玩书史，以至忘寝食。父母不能禁止，时或夺其脂烛，匿其诗书，真伯颇以为患，遂逃过洪饶间，于精舍空院，肄习半年余。中秋夜，习读次，可二更已来，忽有人扣学窗牖间，真伯淫于典籍不知也。俄然有人启扉而入，乃一双鬟青衣，言曰：“女郎久栖幽隐，服气茹芝，多往来洞庭云水间。知君子近至此，又骨气清静，志操坚白，愿尽款曲。”真伯殊不应，青衣自反。三更后，闻户外珩璜环珮之声，异香芳馥，俄而青衣报女郎且至，年可二八，冠碧云凤翼冠，衣紫云霞日月衣，精光射人。逡巡就坐，真伯殊不顾问

一言。久之，于真伯案取砚，青衣荐笺，女郎书札数行，腆然而去。真伯因起，乃视其所留诗曰：“君子竟执逆，无由达诚素。明月海上山，秋风独归去？”其后亦不知女郎是何人也。岂非洞庭诸仙乎，观其诗思，岂人间之言欤？（出《博异志》）

卷第五十四 神仙五十四

韩愈外甥 刘潜 卢钧 薛逢 费冠卿 沈彬

韩愈外甥

唐吏部侍郎韩愈外甥，忘其名姓，幼而落拓，不读书，好饮酒。弱冠，往洛下省骨肉，乃慕云水不归。仅二十年，杳绝音信。元和中，忽归长安，知识阇茸，衣服滓弊，行止乖角。吏部以久不相见，容而恕之。一见之后，令于学院中与诸表话论，不近诗书，殊若土偶，唯与小臧赌博。或厩中醉卧三日五日，或出宿于外，吏部惧其犯禁陷法，时或勸之。暇日偶见，问其所长。云：“善卓钱锅子。”试令为之，植一铁条尺余，百步内卓三百六十钱。一一穿之，无差失者。书亦旋有词句，以资笑乐。又于五十步内，双钩草“天下太平”字，点画极工。又能于炉中累三十斤炭，支三日火，火势常炽，日满乃消。吏部甚奇之，问其修道，则玄机清话，该博真理，神仙中事，无不详究。因说小伎，云能染花，红者可使碧，或一朵具五色，皆可致之。是年秋，与吏部后堂前染白牡丹一丛，云：“来春必作含棱碧色，内含有金含棱红间晕者，四面各含有一朵五色者。自劬其根下置药，而后栽培之，俟春为验。无何潜去，不知所之。是岁，上迎佛骨于凤翔，御楼观之，一城之人，忘业废食。吏部上表直谏，忤旨，出为潮州刺史。至商山，泥滑雪深，颇怀郁郁。忽见是甥迎马首而立。拜起劳问，挟镫接辔，

意甚殷勤。至翌日雪霁，送至邓州，乃白吏部曰：“某师在此。不得远去。将入玄扈倚帝峰矣。”吏部惊异其言，问其师，即洪崖先生也。东园公方使柔金玉，作九华丹，火候精微，难于暂舍。吏部加敬曰：“神仙可致乎？至道可求乎？”曰：“得之在心，失之亦心。校功铨善，黜陟之严，仿王禁也。某他日复当起居，请从此逝。”吏部为五十六字诗以别之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本为圣朝除弊事，岂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与诗讫，挥涕而别，行入林谷，其速如飞。明年春，牡丹花开，数朵花色，一如其说。但每一叶花中，有楷书十四字曰：“云横秦岭家何处，雪拥蓝关马不前。书势精能，人工所不及。非神仙得道，立见先知。何以及于此也？或云，其后吏部复见之，亦得其月华度世之道。而迹未显尔。（出《仙传拾遗》）

刘 潜

刘 潜（音潜），小字宜哥，唐宰相瞻之兄也。家贫好道，尝有道士经其家，见 异之，乃问知道否？曰：“知之，某性饶俗气，业应未净，遽可强学邪。”道士曰：“能相师乎？”

曰：“何敢。”于是师事之。道士命 曰：“山栖求道，无必裹巾。”遂丫髻布衣，随道士入罗浮山。初，与瞻俱读书为文，而 性唯高尚，瞻性慕荣达。尝谓瞻曰：“鄙必不第，则逸于山野。尔得第，则劳于尘俗，竟不及于鄙也。然慎于富贵，四十年后，当验矣。”瞻曰：“神仙遐远难求，秦皇汉武，非不区区也。廊庙咫尺易致，马周、张嘉贞，可以继踵矣。”自后 愈思于道，乃隐于罗浮。瞻进士登科，屡历清显，

及升辅相，颇著变调之称。俄谪日南，行次广州朝台，泊舟江滨。忽有丫角布衣少年，冲暴雨而来，衣履不湿。云欲见瞻，左右皆讶，乃诘之。“但言宜哥来也。”以白，瞻问形状，具以对。瞻惊叹，乃迎入见之。颜貌可二十来，瞻以皤然衰朽，方为逐臣，悲喜不胜，复勉之曰：“与余为兄弟，手足所痛，日之言，今四十年矣。”瞻亦感叹。谓曰：“可复修之否？”曰：“身邀荣宠，职和阴阳，用心动静，能无损乎？自非茅家阿兄，已升天仙，讵能救尔。今唯来相别，非来相救也。”于是同舟行，别话平生隔阔之事，一夕失所在。今罗浮山中，时有见者。瞻遂南适，歿于贬所矣。（出《续仙传》）

卢 钧

唐相国卢公钧，进士射策为尚书郎，以疾出为均州刺史。到郡疾稍加，羸瘠，不耐见人，常于郡后山斋养性独处。左右接待，亦皆远去，非公呼召，莫敢前也。忽一人衣饰弊故，逾垣而入，云，姓王。问其所自，云，山中来。公笑而谓之曰：“即王山人也，此来何以相教。”王曰：“公之贵，位极人臣，而寿不永，灾运方深，由是有沉绵之疾，故相救耳。”山斋无水，公欲召人取汤茶之属，王止之，以腰巾蘸于井中，鲜丹一粒，捋腰巾之水以咽丹，与之约曰：“此后五日，疾当愈矣，康愈倍常。后二年，当有大厄。勤立阴功，救人悯物为意，此时当再相遇，在夏之初也。”自是卢公疾愈，旬日平复。明年解印还京，署盐铁判官。夏四月，于务本东门道左，忽见山人，寻至卢宅，喜而言曰：“君今年第二限终。为灾极重也，以君为郡，去年雪冤狱，活三人之命，灾已息矣。今此月内，三五日小不康而已，固无忧也。”翌日，山人使二仆持钱十千，于

狗脊坡分施贫病而已。自此复去，云：“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午时，可令一道士于万山顶相候。此时君节制汉土，当有月华相授，勿衍期也。”自是公扬历清切，便蕃贵盛。后出镇汉南之明年，已二十三年矣，及期，命道士牛知微，五日午时登万山之顶。山人在焉，以金丹二，便知微吞之，谓曰：“子有道气而寡阴功，未契道品，更宜勤修也。”以金丹十粒，令授于公。曰：“当享上寿，无忘修炼。世限既毕，伫还蓬宫耳！”与知微揖别，忽不复见。其后知微年八十余，状貌常如三十许。卢公年九十，耳目聪明，气力不衰。既终之后，异香盈室矣。（出《神仙感遇传》）

薛 逢

河东薛逢，咸通中为绵州刺史。岁余，梦入洞府，肴饌甚多而不睹人物，亦不敢飡之，乃出门。有人谓曰：“此天仓也。”及明话于宾友，或曰：“州界有昌明县，有天仓洞，中自然饮食，往往游云水者得而食之。”即使道士孙灵讽与亲吏访焉。入洞可十许里，犹须执炬，十里外渐明朗。又三五里，豁然与人世无异。崖室极广，可容千人。其下平整，有石床罗列，上饮食名品极多，皆若新熟，软美甘香，灵讽拜而食之。又别开三五所，请以奉薛公为信。及稟出洞门，形状宛然，皆化为石矣。洞中左右，散面漫面，堆盐积鼓，不知纪极。又行一二里，溪水迅急，既阔且深。隔溪见山川居第历然，不敢渡而止，近岸砂中，有履迹往来，皆二三尺，才知有人行处。薛公闻之，叹异灵胜，而莫穷其所以也。余按《輿地志》云：少室山有自然五谷甘果，神芝仙药。周太子晋学道上仙，有九十年资粮，留于山中。少室在嵩山西十七里，从东南上四十里，为下定思，

又上十里为上定思，十里中有大石门，为中定思。自中定思西出，至崖头，下有石室，中有水，多白石英。室内有自然经书，自然饮食。与此无异，又天台山东有洞，入十余里，有居人市肆，多卖饮食。乾符中，有游僧入洞，经历市中，饥甚，闻食香，买蒸啖之。同行一僧，服气不食饭。行十余里，出洞门，已在青州牟平县，而食僧俄变为石。以此言之，王烈石髓，张华龙膏，得食之者，亦须累积阴功。天挺仙骨，然可上登仙品。若常人啖之，必化而为石矣。（出《神仙感遇传》）

费冠卿

费冠卿，池州人也。进士擢第，将归故乡，别相国郑公余庆。公素与秋浦刘令友善，喜费之行，托以寓书焉。手札盈幅，缄以授费，戒之曰：“刘令久在名场，所以不登甲乙之选者，以其褊率，不拘于时。舍科甲而就卑宦，可善遇之也。”费因请公略批行止书末，贵其因所慰荐，稍垂青眼。公然之，发函批数行，复缄如初。费至秋浦，先投刺于刘，刘阅刺，委诸案上，略不顾盼。费悚立俟命，久而无报，疑其不可也，即以相国书授阍者。刘发缄览毕，慢骂曰：“郑某老汉，用此书何为？”劈而弃之，费愈惧，排闥而入，趋拜于前，刘忽闵然顾之，揖坐与语。日暮矣，刘促令排店，费曰：“日已昏黑，或得逆旅之舍，亦不及矣。乞于厅庑之下，席地一宵，明日徐诣店所。”即自解囊装，舒毡席于地，刘即拂衣而入。良久出曰：“此非待宾之所，有阁子中。”既而闲门，锁系甚严。费莫知所以，据榻而息。是夕月明，于门窍中窥其外，悄然无声，见刘令自持簪盥，扫除堂之内。庭庑陞壁，靡不周悉。费异其事，危坐屏息，不寐而伺焉。将及一更，忽有异香之气，郁烈殊常，

非人世所有。良久，刘执版恭立于庭，似有所候。香气弥甚，即见云冠紫衣仙人，长八九尺，数十人拥从而至。刘再拜稽首，此仙人直诣堂中，刘立侍其侧。俄有筵席罗列，肴饌奇果，香闻阁下。费闻之，已觉气清神爽，须臾奏乐饮酒。令刘令布席于地，亦侍饮焉。乐之音调，亦非人间之曲。仙人忽问刘曰：“得郑某信否？”对曰：“得信甚安。”顷之又问：“得郑某书否？”对曰：“费冠卿先辈自长安来，得书。”笑曰：“费冠卿且喜及第也，今在此邪？”对曰：“在。”仙人曰：“吾未合与之相见，且与一杯酒。但向道果早行，即得相见矣。”即命刘酌酒一杯，送阁子中。费窥见刘自呷酒半杯，即以阶上盆中水投杯中，疑而未饮。仙人忽下阶，与徒从乘云而去。刘拜辞呜咽，仙人戒曰：“尔见郑某，但令修行，即当相见也。”既去，刘即诣阁中，是酒犹在，惊曰：“此酒万劫不可一遇，何不饮也。”引而饮之，费力争，得一两呷，刘即与冠卿为修道之友，卜居九华山。以左拾遗征，竟不起。郑相国寻亦去世，刘费颇秘其事，不知所降是何真仙也。（出《神仙感遇传》）

沈 彬

吴兴沈彬，少而好道，及致仕归高安，恒以朝修服饵为事。尝游郁木洞观，忽闻空中乐声，仰视云际，见女仙数十，冉冉而下，迺之观中，遍至像前焚香，良久乃去。彬匿室中不敢出，既去，入殿祝之，几案上皆有遗香。彬悉取置炉中。已而自悔曰：“吾平生好道，今见神仙而不能礼谒，得仙香而不能食之，是其无分欤？”初，彬恒诫其子云：“吾所居堂中，正是吉地，即葬之。”及卒，如其言。掘地得自然砖圻，制作甚精，砖上皆作吴兴字。彬年八十余年。后豫章有渔视云，颇类于彬。谓

渔人曰：“此非尔所宜来，速出犹可。”渔人遽出登岸，云入水已三日矣。故老有知者云：“此即西仙天宝洞之南门也。”
（出《稽神录》）

卷第五十五 神仙五十五

寒山子 轩辕弥明 蔡少霞 郑居中 伊用昌

寒山子

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历中，隐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邃，当暑有雪，亦名寒岩，因自号寒山子。好为诗，每得一篇一句，辄题于树间石上。有好事者，随而录之，凡三百余首，多述山林幽隐之兴，或讥讽时态，能警励流俗。桐柏征君徐灵府，序而集之，分为三卷，行于人间。十余年忽不复见，咸通十二年，毗陵道士李褐，性褊急，好凌侮人。忽有贫士诣褐乞食，褐不之与，加以叱责。贫者唯唯而去。数日，有白马从白衣者六七八人诣褐，褐礼接之。因问褐曰：“颇相记乎？”褐视其状貌，乃前之贫士也。逡巡欲谢之，惭未发言。忽语褐曰：“子修道未知其门，而好凌人侮俗，何道可冀？子颇知有寒山子邪？”答曰：“知。”曰：“即吾是矣。吾始谓汝可教，今不可也。修生之道，除嗜去欲，啬神抱和，所以无累也；内抑其心，外检其身，所以无过也；先人后己，知柔守谦，所以安身也；善推于人，不善归诸身，所以积德也；功不在小，立之无怠，过不在大，去而不贰，所以积功也。然后内行充而外丹至，可以冀道于仿佛耳。子之三毒未剪，以冠簪为饰，可谓虎豹之鞶，而犬豕之质也。”出门乘马而去，竟不复见。（出《仙传拾遗》）

轩辕弥明

轩辕弥明者，不知何许人。在衡湘间来往九十余年，善捕逐鬼物，能囚拘蛟螭虎豹，人莫知其寿。进士刘师服，常于湘南遇之。元和七年壬辰十二月四日，将自衡山游太白，还（明钞本还作过。）京师，与师服相值，师服招其止宿。有校书郎侯喜，新有诗名，拥炉夜坐，与刘说诗。弥明在其侧，貌极丑，白鬓黑面，长颈而高结喉。中又作楚语，喜视之若无人。弥明忽掀衣张眉，指炉中古鼎谓喜曰：“子云能诗，与我赋此乎！”师服以衡湘旧识，见其老貌，颇敬之，不知其有文也，闻此说大喜，即援笔而题其首两句曰：“巧匠琢山骨，剗中事煎烹。”次传喜与。喜踊跃而缀其下曰：“外苞乾薛文，中有暗浪惊。”题讫吟之。弥明哑然笑曰：“子诗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墙坐，谓刘曰：“吾不解世俗书，子为吾书之。”因高吟曰：“龙头缩菌蠢，豕腹胀彭亨。”初不似经意，诗旨有似讯喜。二子相顾愧骇，然欲以多穷之，即赋两句以援喜曰：“大若烈士胆，圆如戴马缨。”喜又成两句曰：“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弥贞。”弥明又令师服书曰：“秋瓜来落蒂，冻芋强抽萌。”师服又吟曰：“磨砢去圭角，浮润著光精。”讫，又授喜。喜思益苦，务欲压弥明，每营度欲出口吻，吟声益悲，操笔欲书，将下复止，亦竟不能奇。曰：“旁有双耳穿，上为孤髻撑。”吟竟，弥明曰：“时于蚯蚓窍，微作苍蝇声。”其不用意如初，所言益奇，不可附说，语皆侵二子。夜将阑，二子起谢曰：“尊师非常人也，某等伏矣，愿为弟子，不敢更诗。”弥明奋曰：“不然。此章不可以不成也。”谓刘曰：“把笔把笔，吾与汝就之。”即又连唱曰：“何当出灰炷，无计离

瓶罍。谬居鼎鼐间，长使水火争。形模妇女笑，度量儿童轻。徒尔坚贞性，不过升合盛。宁依暖热敝，不与寒冷并。忽罹翻溢愆，实负任使诚。陋质荷斟酌，狭中愧提擎。岂能道仙药，但未污羊羹。区区徒自效，琐琐安足呈。难比俎豆用，不为手所撜。愿君勿嘲诮，此物方施行。”师服书讫，即使读之，毕。谓二子曰：“此皆不足与语，此宁为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学于师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闻也，岂独文乎哉。吾闭口矣。”二子大惧，皆起立床下，拜曰：“不敢他有问也，愿一言而已，先生称‘吾不解人间书。’敢问解何书，请闻此而已？”累问不应，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坐。弥明倚墙睡，鼻息如雷鸣，二子但恐失色。不敢喘息。斯须，曙鼓冬冬。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觉惊顾，已失弥明所在。问童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门，若将便旋然，久不返，觅之已不见矣。”二子惊惋自责，因携诗诣昌黎韩愈：“问此何人也？”愈曰：“余闻有隐君子弥明，岂其人耶。”遂为石鼎联句序，行于代焉。（出《仙传拾遗》）

蔡少霞

蔡少霞者，陈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早岁明经得第，选蕲州参军。秩满，漂寓江浙间。久之，再授兖州泗水丞。遂于县东二十里买山筑室，为终焉之计。居处深僻，俯瞰龟蒙，水石云霞，境象殊胜。少霞世累早绝，尤谐凤尚。偶一日沿溪独行，忽得美荫，因憩焉，神思昏然，不觉成寐。因为褐衣鹿帻之人梦中召去，随之远游，乃至城廓一所。碧天虚旷，瑞日瞳眈，人俗洁净，卉木鲜茂。少霞举目移足，惶惑不宁，即被导之令前。经历门堂，深邃莫测，遥见玉人当轩独立，少霞遽

修敬谒。玉人谓曰：“愍子虔心，今宜领事。”少霞靡知所谓，复为鹿帻人引至东廊，止于石碑之侧。谓少霞曰：“召君书此，贺遇良因。”少霞素不工书，即极辞让。鹿帻人曰：“但按文而录，胡乃拒违。”俄有二童，自北而来，一捧牙箱，内有两幅紫绢文书，一斋笔砚。即付少霞，凝神搦管，顷刻而毕，因览读之，已记于心矣。题云：“苍龙溪新宫铭，紫阳真人山玄卿撰。良常西麓，源泽东泄。新宫宏宏，崇轩轘轘。雕珉盘础，镂檀棟臬。碧瓦鳞差，瑶珰昉截。阁凝瑞霞，楼横祥霓。驺虞巡徼，昌明捧闼。珠树赓连，玉泉矩泄。灵飀遐集，圣日俯晰。太上游诣，无极便阙。百神守护，诸真班列。仙翁鹄立，道师水洁。饮玉成浆，饌琼为屑。桂旗不动，兰幄互设。妙乐兢奏，流铃间发。天籁虚徐，风箫泠澈。凤歌谐律，鹤舞会节。三变玄云，九成绛雪。易迁徒语，童初诂说。”方更周视，遂为鹿帻人促之，忽遽而返，醒然遂寤。急命纸笔，登即纪录。自是兗豫好奇之人，多诣少霞，谒访其事。有郑还古者，为立传焉。且少霞乃孝廉一叟耳，固知其不妄矣。（出《集异记》）

郑居中

郑舍人居中，高雅之士，好道术。常遇张山人者，多同游处，人但呼为小张山人，亦不知其所能也。居襄汉间，除中书舍人，不就。开成二年春，往东洛嵩岳，携家僮三四人，与僧登历，无所不到，数月淹止。日晚至一处，林泉秀洁，爱甚忘返。会院僧不在，张烛热火将宿，遣仆者求之，兼取笔，似欲为诗者。操笔之次，灯灭火尽。一僮在侧，闻郑公仆地之声。喉中气粗，有光如鸡子，绕颈而出。遽吹薪明之，已不救矣。纸上有四字云：“香火愿毕。”毕字仅不成。后居山者及猎人

时见之，衣服如游涉之状。当应是张生潜出言其终竟之日，郑公舍家以避耳，若此岂非达命者欤？（出《逸史》）

伊用昌

熊皞补阙说：顷年，有伊用昌者，不知何许人也。其妻甚少，有殊色，音律女工之事，皆曲尽其妙。夫虽饥寒丐食，终无愧意。或有豪富子弟，以言笑戏调，常有不可犯之色。其夫能饮，多狂逸，时人皆呼为伊风子。多游江左庐陵宜春等诸郡，出语轻忽，多为众所击。爱作《望江南》词，夫妻唱和。或宿于古寺废庙间，遇物即有所咏，其词皆有旨。熊只记得咏鼓词云：“江南鼓，梭肚两头桵。钉着不知侵骨髓，打来只是没心肝。空腹被人漫。”余多不记。江南有芒草，贫民采之织屨。缘地上卑湿，此草耐水，而贫民多着之。伊风子至茶陵县门，大题云：“茶陵一道好长街，两畔栽柳不栽槐。夜后不闻更漏鼓，只听锤芒织草鞋。”时县官及胥吏大为不可，遭众人乱殴，逐出界。江南人呼轻薄之词为覆窠，其妻告曰：“常言小处不要覆窠，而君须要覆窠之。譬如骑恶马，落马足穿镫，非理伤堕一等。君不用苦之。”如是夫妻俱有轻薄之态。天祐癸酉年，夫妻至抚州南城县所，有村民毙一犊。夫妻丐得牛肉一二十觔，于乡校内烹炙，一夕俱食尽。至明，夫妻为肉所胀，俱死于乡校内。县镇吏民，以芦席裹尸，于县南路左百余步而瘞之。其镇将姓丁，是江西廉使刘公亲随，一年后得替归府，刘公已薨。忽一旦于北市棚下，见伊风子夫妻，唱望江南词乞钱。既相见甚喜，便叙旧事。执丁手上酒楼，三人共饮数郇。丁大醉而睡，伊风子遂索笔题酒楼壁云：“此生生在此生先，何事从玄不复玄。已在淮南鸡犬后，而今便到玉皇前。”题毕，夫妻连臂高

唱而出城，遂渡江至游帷观，题真君殿后，其御云：“定亿万兆恒沙军国主南方赤龙神王伊用昌。”词云：“日日祥云瑞气连，应侬家作大神仙。笔头洒起风雷力，剑下驱驰造化权。更与戎夷添礼乐，永教胡虏绝烽烟。列仙功业只如此，直上三清第一天。”题罢，连臂入西山。时人皆见蹑虚而行，自此更不复出。其丁将于酒楼上醉醒，怀内得紫金一十两。其金并送在淮海南城县。后人开其墓，只见芦席两领，裹烂牛肉十余觔，臭不可近，余更无别物。熊言六七岁时，犹记识伊风子。或着道服，称伊尊师。熊尝于顶上患一痛疔，疼痛不可忍。伊尊师含三口水，嚙其痛便溃，并不为患。至今尚有痕在。熊言亲睹其事，非谬说也。（出《玉堂闲话》）

卷第五十六 女仙一

西王母 上元夫人 云华夫人 玄天二女

西王母

西王母者，九灵太妙龟山金母也，一号太虚九光龟台金母元君。乃西华之至妙，洞阴之极尊。在昔道气凝寂，湛体无为，将欲启迪玄功，化生万物。先以东华至真之气，化而生木公。木公生于碧海之上，芬灵之墟，以主阳和之气。理于东方，亦号曰东王公焉。又以西华至妙之气，化而生金母。金母生于神州伊川，厥姓侯氏，生而飞翔，以主元，毓神玄奥。于联莽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气，结气成形。与东王公共理二气，而育养天地，陶钧万物矣。柔顺之本，为极阴之元，位配西方，母养群品。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者得道者，咸所隶焉。所居宫阙，在龟山春山西那之都，昆仑之圃。阊风之苑。有城千里、玉楼十二，琼华之阙、光碧之堂、九层玄室、紫翠丹房。左带瑶池、右环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涛万丈。非飚车羽轮，不可到也。所谓玉阙暨天，绿台承霄。青琳之宇，朱紫之房，连琳彩帐，明月四朗。戴华胜，佩虎章，左侍仙女，右侍羽童。宝盖沓映，羽掺荫庭。轩砌之下，植以白环之树，丹刚之林，空青万条，瑶干千寻，无风而神籁自韵，琅琅然皆九奏八会之音也。神州在昆仑之东南，故尔雅云：“西王母目下是矣。”又云：“王母蓬发，戴华胜。虎齿善啸者，此乃王

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真形也。元始天王授以方天元统龟山九光之篆，使制召万灵，统括真圣，监盟证信，总诸天之羽仪。天尊上圣，朝宴之会，考校之所，王母皆临诀焉。上清宝经，三洞玉书，凡有授度，咸所关预也。黄帝讨蚩尤之暴，威所未禁，而蚩尤幻变多方，征风召雨，吹烟喷雾，师众大迷。帝归息太山之阿，昏然忧寝。王母遣使者，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天一在后，得之者胜，战则克矣。”符广三寸，长一尺，青莹如玉，丹血为文。佩符既毕，王母乃命一妇人，人首鸟身，谓帝曰：“我九天玄女也。”授帝以三宫五意阴阳之略，太一遁甲六壬步斗之术，阴符之机，灵宝五符五胜之文。遂克蚩尤于中冀，剪神农之后，诛榆罔于阪泉，天下大定，都于上谷之涿鹿。又数年，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鹿，集于帝庭，授以地图。其后虞舜摄位，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环。舜即位，又授益地图，遂广黄帝之九州为十有二州。王母又遣使献舜白玉琯，吹之以和八风。《尚书》帝验期曰：“王母之国在西荒也。”昔茅盈字叔申；王褒字子登；张道陵字辅汉，洎九圣七真，凡得道授书者，皆朝王母于昆陵之阙焉。时叔申、道陵侍太上道君，乘九盖之车，控飞虬之轨，越积石之峰，济弱流之津，浮白水，凌黑波，顾盼倏忽，诣王母于阙下。子登清斋三月，王母授以《琼华宝曜七晨素经》。茅君从西城王君诣白玉龟台，朝谒王母，求长生之道。曰：“盈以不肖之躯，慕龙凤之年，欲以朝菌之脆，求积朔之期。”王母愍其勤志，告之曰：“吾昔师元始天王及皇天扶桑帝君，授我以玉佩金珰二景缠炼之道，上行太极，下造十方，溉月咀日入天门，名曰玄真之经。今以授尔，宜勤修焉。因敕西城王君，一一解释以授焉。又周穆王时，命八骏与七华之士，使造父为御，西登昆仑，而宾于王母。穆王持白珪重锦，以为王母寿，本具

周穆王传。至汉武帝元封元年七月七日夜，降于汉宫。语在汉武帝传内，此不复载焉。（出《集仙录》）

上元夫人

上元夫人，道君弟子也。亦玄古以来得道，总统真籍，亚于龟台金母。新降之处多使侍女相闻，已为宾侣焉。汉孝武皇帝好神仙之道，祷醮名山，以求灵应。元封元年辛未七月七日夜，二唱之后，西王母降于汉宫。帝迎拜稽首，侍立久之。王母呼帝令坐，食（食字原阙。据明钞本、许刻本补。）以天厨，筵宴粗悉，命驾将去。帝下席叩头，请留殷勤，王母复坐。乃命侍女郭密香，邀夫人同宴于汉宫。语在汉武帝传中。其后汉宣帝地节四年乙卯，咸阳茅盈字叔申，受黄金九锡之命，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是时五帝君授册既毕，各升天而去。茅君之师乃总真王君，西灵王母与夫人，降于句曲之山金坛之陵华阳天宫，以宴茅君焉。时茅君中君名固，字季佛，小君名衷，字思和，王母王君授以灵诀，亦受锡命紫素之册，固为定录君，衷为保命君，亦侍贞会。王君告二君曰：“夫人乃三天真皇之母，上元之高尊。统领十方玉女之籍，汝可自陈。”二君下席再拜，求乞长生之要。夫人悯其勤志，命侍女宋辟非出紫锦之囊，开绿金之笈，以《三元流珠经》、《丹景道精经》、《隐地八术经》、《太极缘景经》凡四部，以授二君。王母复敕侍女李方明，出丹瑶之函，披云殊之笈，出《玉佩金瑞（明钞本作瑯）经》、《太霄隐书经》、《洞飞二景内书》，传司命君。各授书毕，王母与夫人告去，千乘万骑，升还太空矣。（出《汉武内传》）

云华夫人

云华夫人，王母第二十三女，太真王夫人之妹也。名瑶姬，受徊风混合万景炼神飞化之道。尝东海游还，过江上，有巫山焉，峰岩挺拔，林壑幽丽，巨石如坛，留连久之。时大禹理水，驻山下。大风卒至，崖振谷陨不可制。因与夫人相值，拜而求助。即敕侍女，授禹策召鬼神之书，因命其神狂章、虞余、黄魔、大翳、庚辰、童律等，助禹斫石疏波，决塞导厄，以循其流。禹拜而谢焉。禹尝诣之，崇轘之巔，顾盼之际，化而为石；或倏然飞腾，散为轻云，油然而止，聚为夕雨；或化游龙，或为翔鹤，千态万状，不可亲也。禹疑其狡狴怪诞，非真仙也，问诸童律。律曰：“天地之本者道也，运道之用者圣也，圣之品次，真人仙人也。其有禀气成真，不修而得道者，木公、金母是也。盖二气之祖宗、阴阳之原本、仙真之主宰、造化之元光。云华夫人，金母之女也。昔师三元道君，受上清宝经，受书于紫清阙下，为云华上宫夫人。主领教童真之士，理在玉英之台，隐见变化，盖其常也。亦由凝气成真，与道合体，非寓胎禀化之形，是西华少阴之气也。且气之弥纶天地，经营动植，大包造化，细入毫发。在人为人，在物为物，岂止于云雨龙鹤，飞鸿腾凤哉？”禹然之，后往诣焉，忽见云楼玉台，瑶宫琼阙森然，既灵官侍卫，不可名识。狮子抱关，天马启涂，毒龙电兽，八威备轩，夫人宴坐于瑶台之上。禹稽首问道，召禹使前而言曰：“夫圣匠肇兴，剖大混之一朴，发为亿万之体。发大蕴之一苞，散为无穷之物。故步三光而立乎晷景，封九域而制乎邦国，刻漏以分昼夜，寒暑以成岁纪，兑离以正方位，山川以分阴阳，城廓以聚民，器械以卫众，舆服以表贵贱，禾黍以备凶歉。凡此之制，上禀乎星辰，而取法乎神真，以养有形之

物也。是故日月有幽明，生杀有寒暑，雷震有出入之期，风雨有动静之常。清气浮乎上，而浊众散于下。废兴之数，治乱之运，贤愚之质，善恶之性，刚柔之气，寿夭之命，贵贱之位，尊卑之叙，吉凶之感，穷达之期，此皆禀之于道，悬之于天，而圣人为纪也。性发乎天而命成乎人。立之者天，行之者道。道存则有，道去则非。道无物不可存也，非修不可致也。玄老有言，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将自复。复谓归于道而常存也。道之用也，变化万端而不足其一，是故天参玄玄，地参混黄，人参道德。去此之外，非道也哉。长久之要者，天保其玄，地守其物，人养其气，所以全也。则我命在我，非天地杀之，鬼神害之，失道而自逝也。志乎哉，勤乎哉，子之功及于物矣，勤逮于民矣，善格乎天矣，而未闻至道之要也。吾昔于紫清之阙受书，宝而勤之，我师三元道君曰，上真内经，天真所宝，封之金台。佩入太微，则云轮上往，神武抱关，振衣瑶房，邀宴希林，左招仙公，右栖白山，而下眄太空。泛乎天津，则乘云骋龙，游此名山，则真人诣房，万人奉卫，山精伺迎。动有八景玉轮，静则宴处金堂。亦谓之“太上玉佩金珰”之妙文也。汝将欲越巨海而无飏轮，渡飞沙而无云轩，陟阨涂而无所举，涉泥波而无所乘，陆则困于远绝，水则惧于漂沦，将欲以导百谷而浚万川也。危乎悠哉，太上愍汝之至，亦将授以灵宝真文，陆策虎豹，水制蛟龙，断馘千邪，检驭群凶，以成汝之功也。其在乎阳明之天也。吾所授宝书，亦可以出入水火，啸叱幽冥，收束虎豹，呼召六丁，隐淪八地，颠倒五星，久视存身，与天相倾也。”因命侍女陵容华出丹玉之笈，开上清宝文以授，禹拜受而去，又得庚辰、虞余之助，遂能导波决川，以成其功，奠五岳，别九州，而天锡玄珪，以为紫庭真人。其后楚大夫宋玉，以其事言于襄王，王不能访道要以求长生，筑台于高唐之

馆，作阳台之宫以祀之，宋玉作神仙赋以寓情，荒淫秽芜。高真上仙，岂可诬而降之也？有祠在山下，世谓之大仙，隔岸有神女之石，即所化也。复有石天尊神女坛，侧有竹，垂之若簪。有稿叶飞物着坛上者，竹则因风扫之，终莹洁不为所污。楚人世祀焉。（出《集仙录》）

玄天二女

燕昭王即位二年，广延国来献善舞者二人，一名旋波，一名提谟。并玉质凝肤，体轻气馥，绰约而窈窕，绝古无伦。或行无影迹，或积年不饥。昭王处以单绡华幄，饮以瑤珉之膏，饴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台，乃召二人来侧。时香风歔起，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纓缕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丽，靡于翔鸾，而歌声轻飏。乃使女伶代唱，其曲清响流韵，虽飘梁动尘，未足加焉。其舞一名萦尘，言其体轻，与尘相乱；次曰集羽，言其婉转，若羽毛之从风也；末曰旋怀，言其支体缅曼，若入怀袖也。乃设麟文之席，散华芜之香。香出波弋国，浸地则土石皆香；着朽木腐草，莫不蔚茂；以薰枯骨，则肌肉皆生。以屑铺地，厚四五尺，使二人舞其上，弥日无迹，体轻故也。时有白鸾孤翔，衔千茎穉，穉于空中，自生花实，落地即生根叶，一岁百获，一茎满车，故曰盈车嘉穉。麟文者，错杂众宝以为席也，皆为云霞麟凤之状，昭王复以衣袖麾之，舞者皆止，昭王知为神异，处于崇霞之台，设枕席以寝宴，遣人以卫之。王好神仙之术，故玄天之女，托形作二人。昭王之末，莫知所在，或游于江汉。或在伊洛之滨，遍行天下，乍近乍远也。（出《王子年拾遗》）

卷第五十七 女仙二

太真夫人 萼绿华

太真夫人

太真夫人，王母之小女也。年可十六七，名婉，字罗敷，遂事玄都太真王。有子为三天太上府司直，主总纭天曹之违错，比地上之卿佐。年少好游逸，委官废事，有司奏劾，以不亲局察，降主事东岳，退真王之编，司鬼神之师，五百年一代其职。夫人因来视之，励其使修守政事，以补其过。过临淄县，小吏和君贤，为贼所伤，殆死，夫人见愍，问之，君贤以实对。夫人曰：“汝所伤乃重刃关于肺腑，五脏泄漏，血凝绛府，气激伤外，此将死之厄也，不可复生，如何？”君贤知是神人，扣头求哀，夫人于肘后筒中，出药一丸，大如小豆，即令服之。登时而愈，血绝创合，无复惨痛。君贤再拜跪曰：“家财不足，不知何以奉答恩施，唯当自展弩力，以报所受耳。”夫人曰：“汝必欲谢我，亦可随去否？”君贤乃易姓名，自号马明生，随夫人执役。夫人还入东岳岱宗山峭壁石室之中，上下悬绝，重岩深隐。去地千余丈，石室中有金床玉几，珍物奇玮，人迹所不能至，明生初但欲学授金创方。既见神仙来往，及知有不死之道，旦夕供给扫洒，不敢懈倦。夫人亦以鬼怪虎狼及眩惑众变试之，明生神情澄正，终不恐惧。又使明生他行别宿，因以好女戏调亲接之，明生心坚静固，无邪念。夫人他行去，十

日五日一还，或一月二十日，辄见有仙人宾客，乘龙麟，驾虎豹往来，或有拜谒者，真仙弥日盈坐。客到，辄令明生出外别室中。或立致精细厨食，骰果香酒奇浆，不可名目。或呼坐，与之同饮食。又闻空中有琴瑟之音，歌声宛妙。夫人亦时自弹琴，有一弦而五音并奏，高朗响激，闻于数里，众鸟皆聚集于岫室之间，徘徊飞翔，驱之不去。殆天人之乐，自然之妙也。夫人栖止，常与明生同石室中而异榻，幽寂之所唯二人。或行去，亦不道所往，但见常有一白龙来迎，夫人即着云光绣袍，乘龙而去。袍上专是明月珠缀衣领，带玉珮，戴金华太玄之冠，亦不见有从者，既还，龙即自去。所居石室玉床之上，有紫锦被褥，紫罗帐。帐中服玩，瑰金函玉，玄黄罗列，非世所有，不能一一知其名也。有两卷素书，题曰《九天太上道经》。明生亦不敢发视其文，唯供洒扫，守岩室而已。如此五年，愈加勤肃，夫人叹而谓之曰：“汝真可教，必能得道者也。以子俗人，而不淫不慢，恭仰灵气，终莫之废。虽欲求死，焉可得乎？”因以姓氏本末告之曰：“我久在人间，今奉天皇命，又按太上召，不复得停，念汝专谨，故以相语，欲教汝长生之方，延年之术。而我所受，服以太和自然龙胎之醴，适可授三天真人。不可以教始学，固非汝所得闻，纵或闻之，亦不能用以持身也。有安期先生烧金液丹法，其方秘要，立可得用，是元君太乙之道，白日升天者矣。明日安期当来，吾将以汝付嘱焉，汝相稍久，其术必传。”明日安期先生果至，乘骏麟，着朱衣远游冠，带玉佩及虎头般革囊，视之年可二十许，洁白严整，从可六七仙人，皆执节奉卫。见夫人拜揖甚敬，自称下官。须臾设酒果厨膳，饮宴半日许。安期自说：“昔与夫人游安息国西海际，食枣异美，此间枣殊不及也。忆此未久，已二千年矣。”夫人云：“吾昔与君共食一枣，乃不尽。此间小枣，那可比

耶？”安期曰：“下官先日往九河，见司阴与西汉夫人共游，见问以阳九百六之期，圣主受命之劫，下官答以幼稚，未识运厄之纪，别当咨太真王夫人。今既赐坐，愿请此数。”夫人曰：“期运漫汗，非君所能卒知。夫天地有大阳九大百六，小阳九小百六。天厄谓之阳九，地亏谓之百六。此二灾是天地之否泰阴阳，九地之孳蚀也。大期九千九百年，小期三千三百年。而此运所钟，圣人不能襮，今大厄犹未，然唐世是小阳九之始，计讫来甲申岁，百六将会矣。尔时道德方隆，凶恶顿肆。圣君受命，乃在壬辰，无复千年，亦寻至也。西汉夫人俱已经见，所以相问，当是相试耳。然复是司阴君所局。夫阳九者，天旱海消而陆自焦。百六者，海竭而陵自填，四海水减，沧溟成山。连城之鲸，万丈之蛟，不达期运之度，唯叩天而索水，词讼纷纭，布于上府。三天烦于省察，司命亦疲于按对。九河之口，是赤水之所冲，其深难测，今已渐枯。入气蒸于山泽，流沙尘于原口。于是四海俱会，群龙鼓舞，尔乃须甲申之年，将飞洪倒流。今水毋上天门而告期，积石开万泉而通路，飞阴风以挠苍生，注玄流以布遐迩，洋溢在数年之中，漫衍终九载之暮。既得道之真，体灵合妙。至其时也，但当腾虚空而盼山陂。游浮岳而视广川，乘玄鸿以凑州城，御虬辇而迈景云耳，咄嗟之间，忽焉便适，可以翔身娱目，岂足经意乎？当今日且论酒事，何用此为也？”因指明生向安期曰：“此子有心向慕，殆可教训。昔遇因缘，遂来见随。虽质稊未灵，而淫欲已消，今未可授玄和太真之道，且欲令就君受金液丹方。君可得尔，便宜将去。夫流俗之人，心肺单危，经胃内薄，血津疲羸，肝（肝原作用。据明钞本改）瞽不注其眼，唇口不辨其机。盖大慈而不合夫（夫原作天。据明钞本改）人欲，奔走而不及灵飞，适宜慰抚，以成其志。不可试以仙变八威也，切勿刻令其

失正矣。”安期曰：“诺。但恐道浅术薄，不足以训授耳。下官昔受此方于汉成丈人，此则先师之成法，实不敢仓卒而传，要当令在二千年之内，必使其窥天路矣。下官往与女郎俱会玄丘，观九陔之垒砢，望弱水而东流，赐酣玄碧之香酒，不觉高卑而咏，同当开尊及灵策，偶见玉胎琼膏之方，服之刀圭，立登云天，解形万变，上为真皇。此术径妙，盖约于金液之华，又速于霜雪九转之锋。今非敢有讥，舍近而从远，弃径而追，实思闻神方之品第，愿知真仙之高尊，苟卑降有时，非所宜论，琼腴之方，必是侍者未可得用邪？”夫人曰：“君未知乎？此是天皇之灵方，乃天真所宜用，非俗流下尸所能窥窬也。仙方凡有九品，一名太和自然龙胎之醴，二名玉胎琼液之膏，三名飞丹紫华流精，四名朱光云碧之腴，五名九种红华神丹，六名太清金液之华，七名九转霜雪之丹，八名九鼎云英，九名云光石流飞丹，此皆九转之次第也。得仙者亦有九品，第一上仙，号天九真王；第二次仙，号三天真王；第三号太上真人；第四号飞天真人；第五号灵仙；第六号真人；第七号灵人；第八号飞仙；第九号仙人。此九仙之品第也。各有差降，不可超学。彼知金液，已为过矣，至于玉皇之所饵，非浅学所宜闻。君虽得道，而久在世上，器沾染于正气，尘垢鼓于三一，犹未可登三天而朝太上，迈扶桑而谒太真。玉胎之方，尚未可谕，何况下才，而令闻其篇目耶？”安期有惭色，退席曰：“下官实不如灵药之妙，品殊乃尔，信骇听矣。”因自陈曰：“下官曾闻女郎有《九天太真道经》。清虚镜无，鉴朗玄冥，诚非下才可得仰瞻，然受遇弥久，接引每重，不自省量，希乞教训，不审其书可得见乎？如暂睹盼太真，则鱼目易质矣。”夫人哂尔而笑，良久曰：“太上道殊，真府遐邈，将非下才可得交关。君但当弘今之功，无代非分之劳矣。我正尔暂北到玄洲，东诣方

丈，漱龙胎于玄都之宫，试玉女于众仙之堂。天事靡盐，将俟事暇，相示以太上真经也。君能勤正一于太清，役恒华而命四渎，然后寻我于三天之丘，见索于锺山王屋，则真书可得而授焉。如其不然，无为屈逸骏而步沧津，损舟楫而济溟海矣。如向所论阳九百六，应期辄降，夫安危无专，否泰有对，超然远鉴，怅怀感慨。亢极之灾，可避而不可禳。明期运所锺，圣主不能知，是以伯阳弃周，关令悟其国弊。天人之事，彰于品物。君何为杳杳久为地仙乎？孰若先觉以高飞，超风尘而自洁，避甲申于玄涂。并真灵而齐列乎？言为尔尽，君将勸之。”安期长跪曰：“今日受教，辄奉修焉。”夫人语明生曰：“吾不得复停，汝随此君去，勿忧念也，我亦时当往视汝，因以五言诗二篇赠之，可以相勸。”明生流涕而辞，乃随安期负笈入女儿山，夫人乘龙而去。后明生随师周游青城庐潜，凡二十年。乃受金液之方，炼而升天。（出《神仙传》）

萼绿华

萼绿华者，女仙也。年可二十许，上下青衣，颜色绝整。以晋穆帝升平三年己未十一月十日夜降于羊权家。自云是南山人，不知何仙也。自此一月辄六过其家。权字道学，即晋简文黄门郎羊欣祖也。权及欣，皆潜修道要，耽玄味真。绿华云：“我本姓杨。”又云是九嶷山中得道罗郁也，宿命时，曾为其师母毒杀乳妇玄洲。以先罪未灭，故暂谪降臭浊，以偿其过。赠权诗一篇，并火浣布手巾一，金玉条脱各一枚。条脱似指环而大，异常精好。谓权曰：“慎无泄我下降之事，泄之则彼此获罪。”因曰：“修道之士，视锦绣如弊帛，视爵位如过客，视金玉如砾石。无思无虑，无事无为。行人所不能行，学人所

不能学，勤人所不能勤，得人所不能得，何者？世人行嗜欲，我行介独；世人行俗务，我学恬淡；世人勤声利，我勤内行；世人得老死，我得长生。故我行之已九百岁矣。”授权尸解药，亦隐景化形而去，今在湘东山中。（出《真诰》）

卷第五十八 女仙三

魏夫人

魏夫人

魏夫人者，任城人也。晋司徒剧阳文康公舒之女，名华存，字贤安。幼而好道，静默恭谨。读庄老，三传五经百氏，无不该览。志慕神仙，味真耽玄。欲求冲举。常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纳气液，摄生夷静。亲戚往来，一无关见，常欲别居闲处，父母不许。年二十四，强适太保掾南阳刘文，字幼彦。生二子，长曰璞，次曰瑕。幼彦后为修武令。夫人心期幽灵，精诚弥笃。二子粗立，乃离隔宇室。斋于别寝。将逾三月，忽有太极真人安度明、东华大神、方诸青童、扶桑碧阿阳谷神王、景林真人、小有仙女、清虚真人王褒来降。哀谓夫人曰：“闻子密纬真气，注心三清，勤苦至矣。扶桑大帝君敕我授子神真之道。”青童君曰：“清虚天王，即汝之师也。”度明曰：“子苦心求道，道今来矣。”景林真人曰：“虚皇鉴尔勤感，太极已注子之仙名于玉札矣。子其勗哉！”青童君又曰：“子不更闻上道内法（法字原阙。据明钞本补）晨景玉经者，仙道无缘得成。后日当会咏滌山中，尔谨密之。”王君乃命侍女华散条、李明兑等，便披云蕴，开玉笈，出《太上宝文》、《八十隐书》、《大洞真经》、《灵书八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等经，凡三十一卷。即手授夫人焉。王君因告曰：“我

昔于此学道，遇南极夫人、西城王君，授我宝经三十一卷，行之以成真人，位为小有洞天仙王。令所授者即南极元君、西城王君之本文也。此山洞台，乃清虚之别宫耳。”于是王君起立北向，执书而祝曰：“太上三元、九星高真、虚微入道，上清玉晨，褒为太帝所敕，使教于魏华存。是月丹良，吉日戊申，谨按宝书。《神金虎文》、《大洞真经》、《八素玉篇》合三十一卷，是褒昔精思于阳明西山，受真人太师紫元夫人书也。华存当谨按明法，以成至真，诵修虚道，长为飞仙。有泄我书，族及一门，身为下鬼，塞诸河源，九天有命，敢告华存。”祝毕，王君又曰：“我受秘诀于紫元君，言听教于师云，此篇当传诸真人，不但我得而已，子今获之，太帝命焉。此书自我当七人得之。以白玉为简，青玉为字，至华存则为四矣。”于是景林又授夫人《黄庭内景经》，令昼夜存念。读之万遍后，乃能洞观鬼神，安适六府，调和三魂五脏，主华色，反婴孩，乃不死之道也。于是四真吟唱，各命玉女，弹琴击钟吹箫，合节而发歌，歌毕，王君乃解摘经中所修之节度，及宝经之指归，行事之口诀诸要备讫，徐乃别去。是时太极真人命北寒玉女宋联涓，弹九气之璈，青童命东华玉女烟景珠，击西盈之钟，暘谷神王命神林玉女贾屈廷，吹凤喉之箫，青虚真人命飞玄玉女鲜于虚，拊九合玉节。太极真人发排空之歌，青童吟太霞之曲，神王讽晨启文章，清虚咏驾飏之词，既散后，诸真元君，日夕来降，虽幼彦隔壁，寂然莫如，其后幼彦物故，值天下荒乱，夫人抚养内外，旁救穷乏。亦为真仙默示其兆，知中原将乱，携二子渡江。璞为庾亮司马，又为温太真司马，后至安成太守。瑕为陶太尉侃从事中郎将。夫人自洛邑达江南，盗寇之中，凡所过处，神明保佑，常果元吉。二子位既成立，夫人因得冥心斋静，累感真灵，修真之益，与日俱进。凡住世八十三年，以晋成帝

咸和九年，岁在甲午，王君复与青童、东华君来降，授夫人成药二剂，一曰迁神白骑神散，一曰石精金光化形灵丸。使顿服之，称疾不行。凡七日，太乙玄仙遣飏车来迎，夫人乃托剑化形而去，径入阳洛山中，明日，青童君、太极四真人、清虚王君，令夫人清斋五百日，读《大洞真经》，并分别真经要秘，道陵天师又授《明威章奏》、《存祝吏兵符策之诀》。众真各醵至训，三日而去。道陵所以遍教委曲者，以夫人在世当为女官祭酒，领职理民故也。夫人诵经万遍，积十六年，颜如少女，于是龟山九虚太真金母、金阙圣君、南极元君，共迎夫人白日升天。北诣上清宫玉阙之下。太微帝君、中央黄老君、三素高元君、太上玉晨太道君、太素三元君、扶桑太帝君、金阙后圣君，各令使者致命，授《天人玉札金文》，位为紫虚元君，领上真司命南岳夫人，比秩仙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台中，主下训奉道，教授当为仙者。男曰真人，女曰元君。夫人受锡事毕，王母及金阙圣君、南极元君各去。使夫人于王屋小有天中，更斋戒二月毕，九微元君、龟山王母、三元夫人众诸真仙，并降于小有清虚上（上字下云笈七签九六有宫绛房之中时夫人与王君为宾主焉设琼酥玉酒金觞二十二字）。四奏，各命侍女陈钧成之曲，九灵合节，八音灵际，王母击节而歌，三元夫人弹云璈而答歌，余真各歌，须臾司命神仙诸隶属，及南岳迎官并至。虎旗龙辇，激耀百里中，王母诸真，乃共与夫人东南而行，俱诣天台霍山台，又便道过句由金坛茅叔申，宴会二日二夕，共适于霍山。夫人安驾玉宇，然后各别。初，王君告夫人曰：“学者当去疾除病。”因授甘草谷仙方，夫人服之。夫人能隶书小有王君并传，事甚详悉，又述《黄庭内景注》，叙青精腴饭方。后屡降茅山。子璞后至侍中，夫人令璞传法于司徒琅邪王舍人杨羲，护军长史许穆。穆子玉斧，并皆升仙。陶贞白真诰

所呼南真，即夫人也。以晋兴宁三年乙丑，降杨家，谓杨君曰：“修道之士，不欲见血肉，见虽避之，不如不见。”又云：“向过东海中，波声如雷。”又云：“裴清灵真人锦囊中有《宝神经》，昔从紫微夫人所受，吾亦有是西宫定本，即是玄圃北坛西瑶之上台，天真珍文尽藏其中也。”因授书云：“若夫仰掷云轮，总轡太空，手携宵烟，足陟王庭。身升帝阙，披宝喻吸青，论九玄之逸度，沉万椿之长生，真言玄朗，高谭玉清。今则回灵尘矣，训我弟子，周目五浊，劳神臭腥。子所营者道，研咏者妙。道妙既得，吾子加之，虑斯荡散，念且慎之。”仍云：“河东桐柏山之西头，适崩二百余丈，吾昨与茅叔申诣清虚宫，授真仙之籍，得失之事。顿落四十七人，复上者三人耳。固当洗心虚迈，勤注理尽，心殫意竭，如履冰火，久久如此，仙道亦不隐矣。但在庄敬丹到，而绝淫色之念也。若抱淫欲之心，行上真之道者，清宫所落，皆此辈也。岂止落名生籍，方将被考于三官也。勉之慎之。宗道者贵无邪，栖真者安恬愉，至寂非引顺之主，淡然非教授之匠，故当困烦以领无耳。为道者精则可矣，有精而不勤，能而不专，无益也。要在吝心消豁，秽念疾开，可以数看东山，勤望三秀，差复益耳。言者性命之全败，信者得失之关籥。张良三期，可谓笃道而明心矣。”又曰：“得道去世，或显或隐。托体遗迹者，道之隐也。昔有再酣琼液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烂。鹿皮公吞玉华而流虫出户；贾季子咽金液而臭闻百里；黄帝火九鼎于荆山，尚有乔岭之墓；李玉（明钞本李作季。酉阳杂俎二作季主）服云散以潜升，犹头足异处；墨狄饮虹丹以没水；宁生服石脑而赴火；务光翦薤以入清冷之泉；柏成纳气而肠胃三腐。如此之比，不可胜纪。微乎得道，趣舍之迹，固无常矣。”保命君曰：“所谓尸解者，假形而示死，非真死也。”南真曰：“人死必视其形，如生人

者，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皱者，亦尸解也。目不落光，（明抄本作目光不落）无异生人者，尸解也。发尽落而失形骨者，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仙矣。若非尸解之例，死经太阴，暂过三官者，肉脱脉散，血沉灰烂，而五脏自生，骨如玉，七魄营侍，三魂守宅者，或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三年，当血肉再生，复质成形，必胜于昔日未死之容者，此名炼形。太阴易貌，三官之仙也。”天帝云：“太阴炼身形，胜服九转丹。形容端且严，面色似灵云，上登太极阙，受书为真人。”是也。若暂游太阴者，太一守尸，三魂营骨，七魄侍肉，胎灵录气，皆数满再生而飞天。其用他药尸解，非是灵丸者，即不得返故乡。三官执之也，其死而更生者，未殒而失其尸，有形皮存而无者，有衣结不解，衣存而形去者，有发脱而形飞者，有头断已死，乃从一旁出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为上；夜半解者为下；向晚向暮去者，为地下主者。此得道之差降也。夫人之修道，或灾逼祸生，形坏气亡者，似由多言而守一，多端而期苟免也。是以层巢颓枝而坠落，百胜失于一败，惜乎。通仙之才，安可为二竖子而致毙耶？智以无涯伤性，心以欲恶荡真，岂若守根静中，牺研三神，弥贯万物，而洞玄镜寂，混然与泥丸为一，而内外均福也。真人归心于一，任于永信。心归则正，神和信顺，利真之兆，自然之感。无假两际也，若外见察观之气，内有愠结之晒，有如此者，我见其败，未见其立。地下主者，乃下道之文官。地下鬼师，乃下道之武官。文解一百四年一进，武解倍之。世人勤心于嗜欲，兼味于清正，华目以随世。畏死而希仙者，皆多武解，尸之最下也。”夫人与众真吟诗曰：“玄感妙象外，和声自相招。灵云郁紫晨，兰风扇绿轺。上真宴琼台，邈为地仙标。所期贵远迈，故能秀颖翘。玩彼八素翰，道成初不辽。人事胡可预，使尔形气消。”夫人既游江南，遂

于抚州并山立静室，又于临汝水西置坛宇。岁久芜梗，踪迹殆平。有女道士黄灵徽，年近八十，貌若婴孺。号为花姑，特加修饰，累有灵应。夫人亦寓梦以示之，后亦升天。玄宗教道士蔡伟编入后仙传。大历三年戊申，鲁国公颜真卿重加修葺，立碑以纪其事焉。（出《集仙录》及《本传》）

卷第五十九 女仙四

明星玉女 昌容 园客妻 太玄女 西河少女

梁玉清 江妃 毛女 秦宫人 钩翼夫人

南阳公主程伟妻 梁母 董永妻 酒母 女几

明星玉女

明星玉女者，居华山。服玉浆，白日升天。山顶石龟，其广数亩，高三仞。其侧有梯磴，远皆见。玉女祠前有五石臼，号曰玉女洗头盆。其中水色，碧绿澄澈，雨不加溢，旱不减耗。祠内有玉石马一匹焉。（出《集仙录》）

昌 容

昌容者，商王女也，修道于常山，食蓬藂根二百余年，颜如二十许。能致紫草，鬻与染工，得钱以与贫病者，往来城市，世世见之。远近之人，奉事者千余家，竟不知其所修之道。常行日中，不见其影。或云：“昌容能炼形者也。”忽冲天而去。（出女仙传）园客妻

园客妻，神女也。园客者，济阴人也，美姿貌而良，邑人多欲以女妻之，客终不娶。常种五色香草，积数十年，服食其

实。忽有五色蛾集香草上。客收而存之以布。生华蚕焉。至蚕出时，有一女自来助客养蚕，亦以香草饲之。蚕壮，得茧百三十枚。茧大如瓮，每一茧，缲六七日乃尽。缲讫，此女与园客俱去，济阴今有华蚕祠焉。（出《女仙传》）

太玄女

太玄女，姓颢，名和，少丧父。或相其母子，皆曰不寿。惻然以为忧。常曰：“人之处世，一失不可复生。况闻寿限之促，非修道不可以延生也。”遂行访明师，洗心求道，得王子之术。行之累年，遂能入水不濡。盛雪寒时，单衣冰上，而颜色不变，身体温暖，可至积日。又能徙官府宫殿城市屋宅于他处，视之无异，指之即失其所在，门户棣柜有关钥者，指之即开，指山摧，指树拆，更指之，即复如故。将弟子行山间，日暮，以杖叩石，即开门户。入其中，屋宇床褥帟帐，廩供酒食如常。虽行万里，所在常尔。能令小物忽大如屋，大物忽小如毫芒。或吐火张天，嘘之即灭。又能坐炎火之中，衣履不燃。须臾之间，或化老翁，或为小儿，或为车马，无所不为。行三十六术甚效，起死回生，救人无数。不知其何所服食，亦无得其术者。颜色益少，鬓发如鸦。忽白日升天而去。（出《女仙传》）

西河少女

西河少女者，神仙伯山甫外甥也。山甫雍州人，入华山学道，精思服食，时还乡里省亲族。二百余年，容状益少。入人家，即知其家先世已来善恶功过，有如目击。又知将来吉凶，

言无不效。见其外甥女年少多病，与之药。女服药时，年已七十，稍稍还少，色如婴儿。汉遣使行经西河，于城东见一女子，笞一老翁。头白如雪，跪而受杖。使者怪而问之，女子答曰：“此是妾儿也。昔妾舅伯山甫，得神仙之道，隐居华山中。悯妾多病，以神药授妾，渐复少壮。今此儿，妾令服药不肯，致此衰老，行不及妾，妾恚之，故因杖耳。”使者问女及儿年各几许，女子答云：“妾年一百三十岁，儿年七十一矣。”此女亦入华山而去。（出《女仙传》）

梁玉清

《东方朔内传》云，秦并六国，太白星窃织女侍儿梁玉清、卫承庄，逃入卫城少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岳搜捕焉。太白归位，卫承庄逃焉。梁玉清有子名休，玉清谪于北斗下。常春，其子乃配于河伯，骖乘行雨。子休每至少仙洞，耻其母淫奔之所，辄回驭，故此地常少雨焉。（出《独异志》）

江妃

郑交甫常游汉江，见二女，皆丽服华装，佩两明珠，大如鸡卵。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谓其仆曰：“我欲下请其佩。”仆曰：“此间之人，皆习于辞，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听，遂下与之言曰：“二女劳矣。”二女答曰：“客子有劳，妾何劳之有？”交甫曰：“桔是橙也，我盛之以筥，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旁掇之，知吾为不逊也，愿请子佩。”二女曰：“桔是橙也，盛之以莒，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旁，卷其芝而茹之。”手解佩以与交甫，交甫受而怀之。

即趋而去，行数十步，视怀空无珠，二女忽不见。《诗》云：“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言其以礼自防，人莫敢犯，况神仙之变化乎？（出《列仙传》）

毛 女

毛女（女原作氏。据明钞本改），字玉姜，在华阴山中。山客猎师，世世见之。形体生毛，自言秦始皇宫人也。秦亡，流亡入山，道士教食松叶，遂不饥寒，身轻如此。至西汉时，已百七十余年矣。（出《列仙传》）

秦宫人

汉成帝时，猎者于终南山中见一人，无衣服，身生黑毛。猎人欲取之，而其人逾坑越谷，有如飞腾，不可追及。于是乃密伺其所在，合围而得之。问之；言：“我本秦之宫人，闻关东贼至，秦王出降，宫室烧燔，惊走入山。饥无所餐，当饿死，有一老翁，教我食松叶松实。当时苦涩，后稍便之，遂不饥渴，冬不寒，夏不热。”计此女定是秦王子婴宫人，至成帝时，一百许岁，猎人将归，以谷食之。初时闻谷臭，呕吐，累日乃安。如是一年许，身毛稍脱落，转老而死。向使不为人所得，便成仙人也。（出《抱朴子》）

钩翼夫人

钩翼夫人，齐人也，姓赵，少好清净。病卧六年，右手卷，饮食少。汉武帝时，望气者云东北有贵人气，推而得之，召到。

姿色甚伟，武帝发其手而得玉钩，手得展。幸之，生昭帝。武帝寻害之，殒尸不冷而香。一月后，昭帝即位，更葬之，棺空，但有丝履，故名其宫曰钩翼，后避讳改为弋。（出《列仙传》）

南阳公主

汉南阳公主，出降王咸。属王莽秉政，公主夙慕空虚，崇尚至道。每追文景之为理世，又知武帝之世，累降神仙，谓咸曰：“国危世乱，非女子可以扶持。但当自保恬和，退身修道，稍远器竞，必可延生。若碌碌随时进退，恐不可免于支离之苦，奔迫之患也。”咸曰：龟俯世禄，未从其言。公主遂于华山结庐，栖止岁余。精思苦切，真灵感应，遂舍庐室而去。人或见之，徐徐绝壑，乘云气冉冉而去。咸入山追之，越巨壑，升层巅，涕泗追望，漠然无迹。忽于岭上见遗朱履一双，前而取之，已化为石。因谓为公主峰，潘安仁为记，行于世。（出《集仙录》）

程伟妻

汉期门郎程伟妻，得道者也。能通神变化，伟不甚异之。伟当从驾出行，而服饰不备，甚以为忧。妻曰：“止阙衣耳，何愁之甚耶？”即致两匹缣，忽然自至。伟亦好黄白之术，炼时即不成，妻乃出囊中药少许，以器盛水银，投药而煎之，须臾成银矣。伟欲从之受方。终不能得。云，伟骨相不应得。逼之不已，妻遂蹶然而死。尸解而去。（出《集仙录》）

梁 母

梁母者，盱眙人也，寡居无子，舍逆旅于平原亭。客来投

憩，咸若还家。客还钱多少，未尝有言。客住经月，亦无所厌。自家衣食之外，所得施之贫寒。常有少年住经日，举动异常，临去曰：“我东海小童也。”母亦不知小童何人也。宋元徽四年丙辰，马耳山道士徐道盛暂至蒙阴，于蜂城西遇一青牛车，车自行。（行云笈七签一一五作住）见一童呼为徐道士前，道盛行进，去车三步许止。又见二童子，年并十二三许，齐着黄衣，绛裹头上髻，容服端整，世所无也。车中人遣一童子传语曰：“我平原客舍梁母也，今被太上召还，应过蓬莱寻子乔，经太山考召，意欲相见，果得子来。灵轡飘飘，岗嶮巖（岗嶮巖原作玄纲阴。据云笈七签改），津驿有限，日程三千（日程三千原作三日程三字。据云笈七签改）。侍对在近，我心忧劳，便当乘烟三清，此三子见送到玄都国。汝为我谢东方诸清信士女，太平在近，十有余一，好相开度，过此忧危。”举手谢云：“太平相见。”驰车腾逝，极目乃没。道盛还逆旅访之，正梁母度世日相见也。（出《集仙录》）

董永妻

董永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主知其贤，与钱千万遣之。永行三年丧毕，欲还诣主，供其奴职。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主谓永曰：“以钱丐君矣。”永曰：“蒙君之恩，父丧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曰：“妇人何能？”永曰：“能织。”主曰：“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匹。”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百匹具焉。（出《搜神记》）

酒 母

酒母，阙下酒妇。遇师呼于老者，不知何许人也。年五十余，云已数百岁。酒妇异之，每加礼敬。忽来谓妇曰：“急装束，与汝共应中陵王去。”是夜果有异人来，持二茅狗，一与于老，一与酒妇，俱令骑之，乃龙也。相随上华阴山上，常大呼云：“于老酒母在此。”（出《女仙传》）

女 几

女几者，陈市上酒妇也，作酒常美。仙人过其家饮酒，即以素书五卷质酒钱。几开视之，乃仙方养性长生之术也。几私写其要诀，依而修之。三年，颜色更少，如二十许人。数岁，质酒仙人复来，笑谓之曰：“盗道无师，有翅不飞。”女几随仙人去，居山历年，人常见之。其后不知所适，今所居即女几山也。（出《女仙传》）

卷第六十 女仙五

麻姑 玄俗妻 阳都女 孙夫人 樊夫人

东陵圣母 郝姑 张玉兰

麻 姑

汉孝桓帝时，神仙王远，字方平，降于蔡经家。将至一时顷，闻金鼓箫管人马之声，及举家皆见，王方平戴远游冠，着朱衣，虎头鞶囊，五色之绶，带剑，少须，黄色，中形人也。乘羽车，驾五龙，龙各异色，麾节幡旗，前后导从，威仪奕奕，如大将军。鼓吹皆乘麟，从天而下，悬集于庭，从官皆长丈余，不从道行。既至，从官皆隐，不知所在，唯见方平，与经父母兄弟相见。独坐久之，即令人相访（明钞本访下有麻姑二字）。经家亦不知麻姑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报姑，余久不在人间，今集在此，想姑能暂来语乎？”有顷，使者还。不见其使，但闻其语云：“麻姑再拜，不见忽已五百余年，尊卑有叙，修敬无阶，烦信来，承在彼。登山颠倒（按：本书卷七王远条。登山颠倒应作食顷即到）而先受命，当按行蓬莱，今便暂往。如是当还，还便亲觐，愿来（明钞本来作未）即去。”如此两时间，麻姑至矣。来时亦先闻人马箫鼓声。既至，从官半于方平。麻姑至，蔡经亦举家见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许，于顶中作髻，余发垂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锦绮，光彩耀目，不

可名状。入拜方平，方平为之起立。坐定，召进行厨，皆金盘玉杯，肴膳多是诸花果，而香气达于内外。擘脯行之，如柏灵（集仙录四灵作炙。按柏当作貊。貊炙、见干宝搜神记），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说云：“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者会时略半也。岂将复还为陵陆乎？”方平笑曰：“圣人皆言海中复扬尘也。”姑欲见蔡经母及妇侄，时弟妇新产数十日，麻姑望见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许米，得米便撒之掷地，视其米，皆成真珠矣。方平笑曰：“麻姑年少，吾老矣，了不喜复作此狡狴变化也。”方平语经家人曰：“吾欲赐汝辈酒。此酒乃出天厨，其味醇醲，非世人所宜饮，饮之或能烂肠。今当以水和之，汝辈勿怪也。”乃以一升酒，合水一斗搅之，赐经家饮一升许。良久酒尽，方平语左右曰：“不足远取也，以千钱与余杭姥相闻，求其沽酒。”须臾信还，得一油囊酒，五斗许。信传余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饮耳。”又麻姑鸟爪，蔡经见之，心中念言：“背大痒时，得此爪以爬背，当佳。”方平已知经心中所念，即使人牵经鞭之。谓曰：“麻姑神人也，汝何思谓爪可以爬背耶？”“但见鞭着经背，亦不见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经曰：“吾鞭不可妄得也。”是日，又以一符传授蔡经邻人陈尉，能檄召鬼魔，救人治疾。蔡经亦得解蜕之道，如蛻蝉耳，经常从王君游山海。或暂归家，王君亦有书与陈尉，多是篆文，或真书字，廓落而大，陈尉世世宝之。宴毕，方平、麻姑命驾升天而去，箫鼓道从如初焉。（出《神仙传》）

玄俗妻

河间王女者，玄俗妻也。玄俗得神仙之道，住河间已数百

年。乡人言常见之，日中无影。唯饵巴豆云母，亦卖之于都市，七丸一钱，可愈百病。河间王有病，买服之，下蛇十余头。问其药意，答言：“王之所以病，乃六世余殃所致，非王所招也，王尝放乳鹿，即麟母也。仁心感天，固当遇我耳。”王家老舍人云：“尝见父母说，玄俗日中无影。”王召而视之果验。王女幼绝荤血。洁净好道。王以此女妻之。居数年，与女俱入常山，时有见者。（出《女仙传》）

阳都女

阳都女，阳都市酒家女也。生有异相，眉连，耳细长。众以为异，疑其天人也。时有黑山仙人犊子者，邺人也。常居黑山，采松子茯苓饵之，已数百年，莫知其姓名。常乘犊，时人号为犊子。时壮时老，时丑时美。来往阳都，酒家女悦之，遂相奉侍。一旦女随犊子出取桃，一宿而返，得桃甚多，连叶甘美，异于常桃。邑人俟其去时，既出门，二人共牵犊耳而走，其速如飞，人不能追。如是且还，复在市中数十年，夫妇俱去。后有见在潘山之下，冬卖桃枣焉。（出《墉城集仙录》）

孙夫人

孙夫人，三天法师张道陵之妻也。同隐龙虎山，修三元默朝之道积年，累有感应。时天师得黄帝龙虎中丹之术，丹成服之，能分形散影，坐在立亡。天师自鄱（鄱原作潘。据墉城集仙录改），阳入嵩高山，得隐书《制命之术》，能策召鬼神。时海内纷扰，在位多危。又大道凋丧，不足以拯危佐世。年五十方修道。及丹成，又二十余年。既术用精妙，遂入蜀，游诸名

山，率身行教。夫人栖真江表，道化甚行。以汉桓帝（按桓帝疑当作冲帝）永嘉元年乙酉到蜀，居阳平化，炼金液还丹。依太乙无君所授黄帝之法，积年丹成，变形飞化，无所不能。以桓帝永寿二年丙申，九月九日，与天师于阆中云台化，白日升天，位至上真东岳夫人。子衡，字灵真，继志修炼，世号嗣师，以灵帝光和二年，岁在己未，正月二十三日，于阳平化，白日升天。孙鲁，守公期，世号嗣师，当汉祚陵夷，中土纷乱，为梁益二州牧，镇南将军，理于汉中。魏祖行灵帝之命，就加爵秩。旋以刘璋失蜀，蜀先主举兵，公期托化归真，隐影而去。初，夫人居化中，远近钦奉，礼谒如市。遂于山趾化一泉，使礼奉之人，以其水盥沐，然后方诣道静。号曰解秽水，至今在焉。山有三重，以象三境。其前有白阳池，即太上老君游宴之所，后有登真洞，与青城、峨眉、青衣山、西玄山洞府相通，故为二十四化之首也。（出《女仙传》）

樊夫人

樊夫人者，刘纲妻也。纲仕为上虞令，有道术，能檄召鬼神，禁制变化之事。亦潜修密证，人莫能知。为理尚清静简易，而政令宣行，民受其惠，无水旱疫毒鸷暴之伤，岁岁大丰。暇日，常与夫人较其术用。俱坐堂上，纲作火烧客碓屋，从东起，夫人禁之即灭。庭中两株桃，夫妻各咒一株，使相斗击。良久，纲所咒者不如（如原作知。据明钞本改），数走出篱外。纲唾盘中，即成鲤鱼。夫人唾盘中成獭，食鱼。纲与夫人入四明山，路阻虎，纲禁之，虎伏不敢动，适欲往，虎即灭之。夫人径前，虎即面向地，不敢仰视，夫人以绳系虎于床脚下。纲每共试术，事事不胜。将升天，县厅侧先有大皂荚树，纲升树数丈，方能

飞举。夫人平坐，冉冉如云气之升，同升天而去。后至唐贞元中，湘潭有一媪，不云姓字，但称湘媪。常居止人舍，十有余载矣，常以丹篆文字救疾于闾里，莫不响应。乡人敬之，为结构（构字下原有御名二字。原为宋代避高宗名讳而注。今删）华屋数间而奉媪。媪曰：“不然，但土木其宇，是所愿也。”媪鬓翠如云，肥洁如雪。策杖曳履，日可数百里。忽遇里人女，名曰逍遥。年二八，艳美，携筐采菊。遇媪瞪视，足不能移。媪目之曰：“汝乃爱我，而同之所止否？”逍遥然掷筐，敛衽称弟子，从媪归室。父母奔追及，以杖击之，叱而返舍。逍遥操益坚，窃索自缢，亲党敦喻其父母，请纵之。度不可制，遂舍之。复诣媪，但帚尘易水，焚香读道经而已。后月余，媪白乡人曰：“果暂之罗浮，扃其户，慎勿开也。”乡人问逍遥何之，曰：“前往。”如是三稔，人但于户外窥见，小松进笋而丛生阶砌。及媪归，召乡人同开锁，见逍遥懵坐于室，貌若平日，唯蒲履为竹稍串于栋宇间。媪遂以杖叩地曰：“吾至，汝可觉。”逍遥如寐醒，方起，将欲拜，忽遗左足，如刖于地。媪遽令无动，拾足勘膝，嚬之以水，乃如故。乡人大骇，敬之如神，相率数百里皆归之。媪貌甚闲暇，不喜人之多相识。忽告乡人曰：“吾欲往洞庭救百余人性命，谁有心为我设船一只？一两日可同观之。”有里人张拱家富，请具舟楫，自驾而送之。欲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风涛，蹙一巨舟，没于君山岛上而碎。载数十家，近百余人，然不至损，未有舟楫来救，各星居于岛上。忽有一白鼉，长丈余，游于沙上。数十人拦之挝杀，分食其肉。明日，有城如雪，围绕岛上，人家莫能辨。其城渐窄狭束，岛上人忙怖号叫，囊橐皆为齑粉，束其人为簇。其广不三数丈，又不可攀援，势已紧急。岳阳之人，亦遥睹雪城，莫能晓也。时媪舟已至岸，媪遂登岛，攘剑步罡，嚬水飞剑而

刺之，白城一声如霹雳，城遂崩。乃一大白鼉，长十余丈，蜿蜒而毙，剑立其胸。遂救百余人之性命，不然，顷刻即拘束为血肉矣。岛上之人，感号泣礼谢。命拱之舟返湘潭，拱不忍便去。忽有道士与媪相遇曰：“樊姑尔许时何处来？”甚相慰悦。拱诘之，道士曰：“刘纲真君之妻，樊夫人也。”后人方知媪即樊夫人也。拱遂归湘潭。后媪与逍遥一时返真。（出《女仙传》）

东陵圣母

东陵圣母，广陵海陵人也，适杜氏，师刘纲学道，能易形变化，隐见无方。杜不信道，常怒之。圣母理疾救人，或有所诣，杜恚之愈甚，讼之官，云：“圣母奸妖，不理家务。”官收圣母付狱。顷之，已从狱窗中飞去，众望见之，转高入云中，留所着履一双在窗下。于是远近立庙祠之，民所奉事，祷之立效。常有一青鸟在祭所，人有失物者，乞问所在，青鸟即飞集盗物人之上。路不拾遗，岁月稍久，亦不复尔。至今海陵县中不得为奸盗之事。大者即风波没溺，虎狼杀之，小者即复病也。（出《女仙传》）

郝姑

郝姑祠在莫州莫县西北四十五里。俗传云，郝姑字女君。本太原人，后居此邑。魏青龙年中，与邻女十人，于沔水汇水边挑蔬。忽有三青衣童子，至女君前云：“东海公娶女君为妇。”言讫，敷茵褥于水上，行坐往来，有若陆地。其青衣童子便在侍侧，流流而下。邻女走告之，家人往看，莫能得也。女君

遥语云：“幸得为水仙，愿勿忧怖。”仍言每至四月，送刀鱼为信。自古至今，每年四月内，多有刀鱼上来。乡人每到四月祈祷，州县长更若谒此祠，先拜然后得入。于祠前忽生青石一所，纵横可三尺余，高二尺余，有旧题云：“此是姑夫上马石”至今存焉。（出《莫州图经》）

张玉兰

张玉兰者，天师之孙，灵真之女也。幼而洁素，不茹荤血。年十七岁，梦赤光自天而下，光中金字篆文，缭绕数十尺，随光入其口中，觉不自安，因遂有孕。母氏责之，终不言所梦，唯侍婢知之。一旦谓侍婢曰：“吾不能忍耻而生，死而剖腹，以明我心。”其夕无疾而终。侍婢以白其事，母不欲违，冀雪其疑。忽有一物如莲花，自臍其腹而出。开其中，得素书《本际经》十卷，素长二丈许。幅六七寸。文明甚妙，将非人功。玉兰死旬月，常有异香。乃传写其经而葬玉兰。百余日，大风雷雨，天地晦暝，失经，其玉兰所在坟圻自开，棺盖飞在巨木之上，视之，空棺而已。今墓在益州，温江县女郎观是也。三月九日是玉兰飞升之日，至今乡里常设斋祭之。灵真即天师之子，名衡，号曰嗣师。自汉灵帝光和二年己未正月二十三日，于阳平化白日升天。玉兰产经得道，当在灵真上升之后，三国纷競之时也。（出《传仙录》）

卷第六十一 女仙六

王妙想 成公智琼 庞女 褒女 李真多 班孟
天台二女

王妙想

王妙想，苍梧女道士也。辟谷服气，住黄庭观边之水旁。朝谒精诚，想念丹府，由是感通。每至月旦，常有光景云物之异，重嶂幽壑，人所罕到。妙想未尝言之于人。如是岁余，朔旦忽有音乐，遥在半空，虚徐不下，稍久散去。又岁余，忽有灵香郁烈，祥云满庭，天乐之音，震动林壑，光烛坛殿，如十日之明。空中作金碧之色，烜燁乱眼，不可相视。须臾，千乘万骑，悬空而下，皆乘麒麟凤凰、龙鹤天马。人物仪卫数千，人皆长丈余，持戈戟兵杖，旌幡幢盖。良久，乃鹤盖凤车，导九龙之辇，下降坛前。有一人羽衣宝冠，佩剑曳履，升殿而坐，身有五色光赫然，群仙拥从亦数百人。妙想即往视谒。大仙谓妙想曰：“吾乃帝舜耳。昔劳厌万国，养道此山。每欲诱教后进，使世人知道无不可教授者。且大道在于内，不在于外；道在身，不在他人。《玄经》所谓修之于身，其德乃具。此盖修之自己，证仙成真，非他人所能致也。吾睹地司奏，汝于此山三十余岁，始终如一，守道不邪，存念贞神，遵禀玄戒，汝亦至矣。若无所成证，此乃道之弃人也。《玄经》云：‘常善救物，而无弃物。’道之布惠周普，念物物皆欲成之，人人皆欲度之。但是世人福果单微，道气浮浅，不能精专于道，既有所

修，又不勤久，道气来应，而已中怠，是人自弃道，非道之弃人也。汝精诚一至，将以百生千生。望于所诚，不怠不退，深可悲悯。吾昔遇太上老君，示以《道德真经》，理国理身，度人行教，此亦可以亘天地、塞圯坤、通九天、贯万物、为行化之要、修证之本，不可譬论而言也。吾常铭之于心，布之与物，弘化济俗，不敢斯须辄有怠替。至今稟奉师匠，终劫之宝也。但世俗浮诈迷妄者多，嗤谦光之人，以为懦怯；轻退身之道，以为迂劣；笑绝圣弃智之旨，以为荒唐；鄙绝仁弃义之词，以为劲捷。此盖迷俗之不知也。玄圣之意，将欲还淳复朴、崇道黜邪。斜径既除，至道自显；淳朴已立，浇兢自祛。此则裁制之义无所施，兼爱之慈无所措，昭灼之圣无所用，机谪之智无所行。天下混然，归乎大顺，此玄圣之大旨也。奈何世俗浮伪，人奔奢巧，帝王不得以静理，则万绪交驰矣；道化不得以坦行，则百家纷竞矣。故曰：人之自迷，其日固久。若洗心洁己，独善其身，能以至道为师资，长生为归趣，亦难得其人也。吾以汝修学勤笃，暂来省视。尔天骨宿稟，复何疑乎？汝必得之也。吾昔于民间，年尚冲幼，忽感太上大道君降于曲室之中，教以修身之道，理国之要，使吾瞑目安坐，冉冉乘空，至南方之国曰扬州。上直牛斗，下瞰淮泽，入十龙之门，泛昭回之河，瓠瓜之津，得水源号方山，四面各阔千里。中有玉城瑶阙，云九疑之山。山有九峰，峰有一水，九江分流其下，以注六合，周而复始，溯上于此，以灌天河，故九水源出此山也。上下流注，周于四海，使我导九州、开八域，而归功此山。山有三宫，一名天帝宫，二名紫微宫，三名清源宫。吾以历数既往，归理此山，上居紫微，下镇于此。常以久视无为之道，分命仙官，下教于人。夫诸天上圣，高真大仙，悯劫历不常，代运流转，阴阳倚伏，生死推迁。俄尔之间，人及阳九百六之会，孜孜下教，

此救于人，愈切于世人之求道也。世人求道，若存若亡，系念存心，百万中无一人勤久者。天真悯俗，常在人间，隐景化形，随方开悟，而千万人中无一人可教者。古有言曰：‘修道如初，得道有余。’多是初勤中惰，前功并弃耳。道岂负于人哉？汝布宣我意，广令开晓也。此山九峰者，皆有宫室，命真官主之。其下有宝玉五金、灵芝神草、三天所镇之药、太上所藏之经，或在石室洞台、云崖嵌谷。故亦有灵司主掌，巨虬猛兽，螭蛇毒龙，以为备卫。一曰长安峰，二曰万年峰，三曰宗正峰，四曰大理峰，五曰天宝峰，六曰广得峰，七曰宜春峰，八曰宜城峰，九曰行化峰，下有宫阙，各为理所。九水者，一曰银花水，二曰复淑水，三曰巢水，四曰许泉，五曰归水，六曰沙水，七曰金花水，八曰永安水，九曰晋水。此九水支流四海，周灌无穷。山中异兽珍禽，无所不有，无毒螫螫攫之物，可以度世，可以养生，可以修道，可以登真也。汝居山以来，未尝游览四表，拂衣尘外，遐眺空碧，俯睇岑峦，固不可得而知也。吾为汝导之，得不勉之、修之，伫驾景策空，然后倒景而研其本末也。”于是命侍臣，以《道德》二经及驻景灵丸授之而去。如是一年或三五年降于黄庭观。十年后，妙想白日升天。兹山以舜修道之所，故曰道州营道县。（出《集仙录》）

成公智琼

魏济北郡从事椽弦超，字义起。以嘉平中夕独宿，梦有神女来从之，自称天上玉女，东郡人，姓成公，字智琼，早失父母。上帝哀其孤苦，令得下嫁。超当其梦也，精爽感悟，美其非常人之容，觉而钦想。如此三四夕。一旦显然来，驾輶辎车，从八婢。服罗绮之衣，姿颜容色，状若飞仙。自言年七十，视

之如十五六。车上有壶榼，清白琉璃，饮啗奇异，饌具醴酒，与超共饮食。谓超曰：“我天上玉女，见遣下嫁，故来从君。盖宿时感运，宜为夫妇，不能有益，亦不能为损。然常可得驾轻车肥马，饮食常可得远味异膳，缯素可得充用不乏。然我神人，不能为君生子，亦无妒忌之性，不害君婚姻之义。”遂为夫妇。赠诗一篇曰：“飘摇浮勃逢，敖曹云石滋。芝英不须润，至德与时期。神仙岂虚降？应运来相之。纳我荣五族，逆我致祸灾。”此其诗之大较，其文二百余言，不能悉举。又著《易》七卷，有卦有象，以彖为属。故其文言，既有义理，又可以占吉凶，犹杨子之《太玄》，薛氏之《中经》也。超皆能通其旨意，用之占候。经七八年，父母为超取妇之后，分日而燕，分夕而寝，夜来晨去，倏忽若飞，唯超见之，他人不见也。每超当有行来（来原作永，据明钞本改），智琼已严驾于门。百里不移两时，千里不过半日。超后为济北王门下掾，文钦作乱，魏明帝东征，诸王见移于邺宫，宫属亦随监国西徙。邺下狭窄，四吏共一小屋。超独卧，智琼常得往来。同室之人，颇疑非常。智琼止能隐其形，不能藏其声；且芬香之气，达于室宇，遂为伴吏所疑。后超尝使至京师，空手入市。智琼给其五匣弱緋、五端綈贮。采色光泽，非邺市所有。同房吏问意状，超性疏辞拙，遂具言之。吏以白监国，委曲问之，亦恐天下有此妖幻。不咎责也。后夕归，玉女已求去，曰：“我神仙人也，虽与君交，不愿人知。而君性疏漏，我今本末已露，不复与君通接。积年交结，恩义不轻，一旦分别，岂不怆恨？势不得不尔，各自努力矣。”呼侍御下酒啗，发簏，取织成裙衫两裆遗超，又赠诗一首，把臂告辞，涕零溜漓，肃然升车，去若飞流。超忧感积日，殆至委顿。去后积五年，超奉郡使至洛，到济北鱼山下，陌上西行。遥望曲道头，有一马车，似智琼。驱驰前至，

视之果是，遂披帷相见，悲喜交至，授绶同乘至洛，克复旧好。至太康中犹在，但不日月往来。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月旦十五。每来，来辄经宿而去。张茂先为之赋《神女》。其序曰：“世之言神仙者多矣，然未之或验。如弦氏之归，则近信而有征者。”甘露中，河济间往来京师者，颇说其事，闻之常以鬼魅之妖耳。及游东上，论者洋洋，异人同辞，犹以流俗小人，好传浮伪之事，直谓讹谣，未遑考核。会见济北刘长史，其人明察清信之士也。亲见义起，受其所言，读其文章，见其衣服赠遗之物，自非义起凡下陋才所能构合也。又推问左右知识之者，云：“当神女之来，咸闻香薰之气、言语之声。”此即非义起淫惑梦想明矣。又人见义起强甚，雨行大泽中而不沾濡，益怪之。鬼魅之近人也，无不羸病损瘦。今义起平安无恙，而与神人饮燕寝处，纵情兼欲，岂不异哉！（出《集仙录》）

庞 女

庞女者，幼而不食，常慕清虚，每云：“我当升天，不愿住世。”父母以为戏言耳。因行经东武山下，忽见神仙飞空而来，自南向北，将逾千里。女即端立，不敢前进。仙人亦至山顶不散，即便化出金城玉楼、瑯宫珠殿，弥满山顶。有一人自山而下，身光五色，来至女前，召女升宫阙之内。众仙罗列，仪仗肃然。谓曰：“汝有骨箴，当为上真。太上命我授汝以灵宝赤书五篇真文，按而行之，飞升有期矣。昔阿丘曾皇妃，皆奉行于此，证位高真，可不勤耶？”既受真文，群仙亦隐。十年之后，白日升天。其所遇天真处东武山者，即今庚除化也。其后道士张方，亦居此山，于石室中栖止。常有赤虎来往室外，

方不为惧，亦得道升天。庞女一本作逢字。（出《集仙录》）

褒 女

褒女者，汉中人也。褒君之后，因以为姓。居汉、淝二水之间。幼而好道，冲静无营。既笄，浣纱于沔水上，云雨晦冥，若有所感而孕。父母责之，忧患而疾。临终谓其母曰：“死后见葬，愿以牛车载送西山之上。”言讫而终。父母置之车中，未及驾牛，其车自行，逾淝、汉二水，横流而渡，直上沔口平元山顶。平元即沔口化也。家人追之，但见五云如盖，天乐骇空，幢节导从，见女升天而去。及视车中，空棺而已。邑人立祠祭之，水旱祈祷俱验。今沔口山顶有双辙迹犹存。其后陈世安亦于此山得道，白日升天。（出《集仙录》）

李真多

李真多，神仙李脱妹也。脱居蜀金堂山龙桥峰下修道，蜀人历代见之。约其往来八百余年，因号曰李八百焉。初以周穆王时，居来广汉栖玄山，合九华丹成，云游五岳十洞，二百余年。于海上遇飞阳君，授水木之道，还归此山，炼药成。又去数百年，或隐或显，游于市朝，又登龙桥峰，作九鼎金丹。丹成已八百年。三于此山学道，故世人号此山为三学山，亦号为贤山，盖因八百为号。丹成试之，抹于崖石上，顽石化玉，光彩莹润。试药处于今犹在。人或凿崖取之，即风雷为变。真多随兄修道，居绵竹。今有真多古迹犹在。或来往浮山之侧，今号真多化，即古浮山化也。亦如地肺得水而浮，真多幼挺仙姿，耽尚玄理。八百授其朝元默贞之要，行之数百年，状如二十许

人耳，神气庄肃，风骨英伟，异于弱女之态。人或见之，不敢正视。其后太上老君与玄古三师降而度之，授以飞升之道，先于八百白日升天。化侧有潭，其水常赤，乃古之神仙炼丹砂之泉。浮山亦名万安山，上有二师井，饮之愈疾。今以真多之名，故为真多化也。八百又于什邡仙居山，三月八日白日升天。（出《集仙录》）

班 孟

班孟者，不知何许人也。或云女子也。能飞行经日，又能坐空虚中与人语，又能入地中，初去时没足至胸，渐入，但余冠帻，良久而尽没不见。以指刺地，即成井可吸。吹入屋上瓦，瓦飞入人家间。桑果数千株，孟皆拔聚之成一，积如山；如此十余日，吹之各还其故处如常。又能含墨一口中，舒纸着前，嚼墨喷之，皆成文字，竟纸，各有意义。服酒丹，年四百岁更少。入大治山中。（出《神仙传》）

天台二女

刘晨、阮肇，入天台采药，远不得返，经十三日饥。遥望山上有桃树子熟，遂跻险援葛至其下，啗数枚，饥止体充。欲下山，以杯取水，见芜菁叶流下，甚鲜妍。复有一杯流下，有胡麻饭焉。乃相谓曰：“此近人矣。”遂渡山。出一大溪，溪边有二女子，色甚美，见二人持杯，便笑曰：“刘、阮二郎捉向杯来。”刘、阮惊。二女遂忻然如旧相识，曰：“来何晚耶？”因邀还家。南东二壁（南东二壁原作雨壁东壁，据明钞本改。黄本作西壁东壁）各有绛罗帐，帐角悬铃，上有金银交错。

各有数侍婢使令。其馔有胡麻饭、山羊脯、牛肉，甚美。食毕行酒。俄有群女持桃子，笑曰：“贺汝婿来。”酒酣作乐。夜后各就一帐宿，婉态殊绝。至十日求还，苦留半年，气候草木，常是春时，百鸟啼鸣，更怀乡。归思甚苦。女遂相送，指示还路。乡邑零落，已十世矣。（出《神仙记》。明钞本作《搜神记》。）

卷第六十二 女仙七

鲁妙典 谌母 盱母 杜兰香 白水素女 蔡女仙

蓬球 紫云观女道士 秦时妇人 何二娘

鲁妙典

鲁妙典者，九嶷山女官也。生即敏慧高洁，不食荤饮酒。十余岁，即谓其母曰：“旦夕闻食物臭浊，往往鼻脑疼痛，愿求不食。”举家怜之。复知服气饵药之法。居十年，常悒悒不乐。因谓母曰：“人之上寿，不过百二十年，哀乐日以相害；况女子之身，岂可复埋没贞性，混于凡俗乎？”有麓床道士过之，授以大洞《黄庭经》，谓曰：“《黄庭经》，扶桑大帝君宫中金书，诵咏万遍者，得为神仙；但在劳心不倦耳。《经》云：‘咏之万遍升三天，千灾已消百病痊。不惮虎狼之凶残，亦已却老年永延。’居山独处，咏之一遍，如与十人为侣，辄无怖畏。何者？此经召集身中诸神，澄正神气。神气正则外邪不能干，诸神集则怖畏不能及。若形全神集，气正心清，则彻见千里之外，纤毫无隐矣。所患人不能知，知之而不能修，修之而不能精，精之而不能久。中道而丧，自弃前功，不惟有玄科之责，亦将洗荡生死，苦报无穷也。”妙典奉戒受《经》，入九嶷山，岩栖静默。累有魔试，而贞介不挠。积十余年，有神人语之曰：“此山大舜所理，天地之总司、九州之宗主地。古有

高道之士，作三处麓床，可以栖庇风雨，宅形念贞。岁月即久，旋皆朽败。今为制之，可以遂性宴息也。”又十年，真仙下降，授以灵药，白日升天。初，妙典居山，峰上无水。神人化一石盆，大三尺，长四尺，盆中常自然有水，用之不竭。又有大铁臼，亦神人所送，不知何用。今并在上。仙坛石上，宛然有仙人履迹；及（及原作各。据明抄本改）古镜一面，大三尺；钟一口，形如偃月。皆神人送来，并妙典升天所留之物，今在无为观。（出《集仙录》）

谶 母

婴母者，姓谶氏，字曰婴，不知何许人也。西晋之时，丹阳郡黄堂观居焉，潜修至道。时人自童幼逮衰老见之，颜状无改。众号为婴母。因入吴市，见一童子，年可十四五。前拜于母云：“合为母儿。”母曰：“年少自何而来？拜吾为母，既非其类，不合大道。”童子乃去。月余，又吴市逢有三岁孩子，悲啼呼叫。倏遇谶母，执母衣裾曰：“我母何来？”母哀而收养之，逾于所生。既长，明颖孝敬，异于常人。冠岁以来，风神挺迈，所居常有异云气，光景仿佛，时说蓬莱阆苑之事。母异之，谓曰：“吾与汝暂此相因。汝以何为号也？”子曰：“昔蒙天真盟授灵章，锡以名品，约为孝道明王。今宜称而呼之矣。”遂告母修真之诀曰：“每须高处玄台，疏绝异党，修闲丘阜，饵顺阳和，静夷玄圃，委鉴前非。无英公子、黄老《玉书》、大洞《真经》、豁落七元、太上隐言之道可致。晏息以流霞之障，睠眄乎文昌之台，得此道者，九凤齐唱，天籍骇虚，竦身御节，入景浮空，龙车虎旗，游遍八方矣。母宜宝之。”一旦，孝道明王漠然隐去，母密修道法，积数十年，人莫知也。

其后吴猛、许逊自高阳南游，诣母，请传所得之道，因盟而授之，孝道之法，遂行江表。闲日每告二子曰：“世云昔为逊师。今玉皇谱之中，猛为御史，而逊为高明大使，总领仙籍五品已迁。又所主十二辰，配十二国之分野。逊领玄枵之野，于辰为子；猛统星纪之邦，于辰为丑。许当居吴之上，以从仙阶之等降也。”又数年，有云龙之驾，千乘万骑来迎，谿母白日升天。今洪州高安县东四十里，有黄堂坛静，即许君立祠朝拜圣母之所。其升天事迹，在丹阳郡中，后避唐宣宗庙讳，钟陵祠号为谿母。其孝道之法，与灵宝小异。豫章人世代行之。盱母

盱母者，豫章人也。外混世俗，而内修真要。常云：“我千年之前，曾居西山，世累稍息，当归真于彼。”其子名烈，字道微。少丧父，事母以孝闻。家贫，而营侍甘旨，未尝有阙，乡里推之。西晋武帝时，同郡吴猛、许逊，精修通感，道化宣行。居洪崖山，筑坛立静。猛既去世，逊即以宝符、真篆拯俗救民。远近宗之。逊仕州为记室，后每朔望还家朝拜。人或见其乘龙，往来径速，如咫尺耳。盱君淳笃忠厚，逊委用之，即与母结草于逊宅东北八十余步，旦夕侍奉，谨愿恭肃，未尝有怠。母常于山下采撷花果，以奉许君。君惜其诚志，常欲拯度之。元康（康原作庆，据壙城《集仙录》改）二年壬子八月十五日，太上命玉真上公崔文子、太玄真乡瑕丘仲，册命征拜许君为九州都仙大使高明主者，白日升天。许谓道微及母曰：“我承太帝之命，不得久留。汝可后随仙輿，期于异日。母子悲不自胜，再拜告请，愿侍云輶。君许之，即赐灵药服之，躬禀真诀，于是午时从许君升天。今坛井存焉。乡人不敢华缙，盖盱君母子俭约故也。世号为盱母井焉。（出《集仙录》）

杜兰香

杜兰香者，有渔父于湘江洞庭之岸，闻儿啼声，四顾无人，惟三岁女子在岸侧，渔父怜而举之。十余岁，天姿奇伟，灵颜姝莹，迨天人也。忽有青童灵人，自空而下，来集其家，携女而去。临升天，谓其父曰：“我仙女杜兰香也，有过谪于人间。玄期有限，今去矣。”自后时亦还家。其后于洞庭包山降张硕家，盖修道者也。兰香降之三年，授以举形飞化之道，硕亦得仙。初降时，留玉简、玉唾盂、红火浣布，以为登真之信焉。又一夕，命侍女赍黄麟羽帔、绛履玄冠、鹤氅之服、丹玉珮挥剑，以授于硕，曰：“此上仙之所服，非洞天之所有也。”不知张硕仙官定何班品。渔父亦老，因益少，往往不食。亦学道江湖，不知所之。（出墉城《集仙录》）

白水素女

谢端，晋安侯官人也。少丧父母，无有亲属，为邻人所养。至年十七八，恭谨自守，不履非法，始出作居。未有妻，乡人共悯念之，规为娶妇，未得。端夜卧早起，躬耕力作，不舍昼夜。后于邑下得一大螺，如三升壶。以为异物，取以归，贮瓮中畜之。十数日，端每早至野，还，见其户中有饭饮汤火，如有人为者。端谓是邻人为之惠也。数日如此，端便往谢邻人。邻人皆曰：“吾初不为是，何见谢也？”端又以为邻人不喻其意，然数尔不止。后更实问，邻人笑曰：“卿以自取妇，密着室中饮爨，而言吾为人饮耶！”端默然，心疑不知其故。后方以鸡初鸣出去，平早潜归，于篱外窃窥其家，见一少女从瓮中出，至灶下燃火。端便入门，取径造瓮所视螺，但见壳（壳原

作女，据明抄本改）。仍到灶下问之曰：“新妇从何所来，而相为炊？”女人惶惑，欲还瓮中，不能得，答曰：“我天汉中白水素女也。天帝哀卿少孤，恭慎自守，故使我权相为守舍炊烹。十年之中，使卿居富得妇，自当还去。而卿无故窃相同掩，吾形已见，不宜复留，当相委去。虽尔后自当少差，勤于田作，渔采治生。留此壳去，以贮米谷，常可不乏。”端请留，终不肯。时天忽风雨，翕然而去。端为立神座，时节祭祀，居常饶足，不致大富耳。于是乡人以女妻端。端后仕至令长云。今道中素女是也。（出《搜神记》）

蔡女仙

蔡女仙者，襄阳人也。幼而巧慧，善刺绣，邻里称之。忽有老父诣其门，请绣凤。眼，毕功之日，自当指点。既而绣成，五彩光焕。老父观之，指视安眠。俄而功毕，双凤腾跃飞舞。老父与仙女各乘一凤，升天而去。时降于襄阳南山林木之上，时人名为凤林山。后于其地置凤林关，南山侧有凤台。敕于其宅置静贞观，有女仙真像存焉。云晋时人也。（出《仙传拾遗》）

蓬 球

贝丘西有玉女山。传云，晋太始中，北海蓬球，字伯坚，入山伐木，忽觉异香，遂溯风寻至北山。廓然宫殿盘郁，楼台博敞。球入门窥之，见五株玉树；复稍前，有四妇人，端妙绝世，共弹棋于堂上。见球俱惊起，谓球曰：“蓬君何故得来？”球曰：“寻香而至。”遂复还戏。一小者便上楼弹琴，留戏者呼之曰：“元晖何为独升楼？”球树下立，觉少饥，乃以舌

舐叶上垂露。俄然有一女乘鹤而至，迎恚（恚，原作惠。据明抄本改）曰：“玉华，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即令王方平行诸仙室。”球慎而出门，回顾，忽然不见。至家乃是建平中，其旧居閭舍，皆为墟矣。（出《酉阳杂俎》）

紫云观女道士

唐开元二十四年春二月，驾在东京，以李适之为河南尹。其日大风，有女冠乘风而至玉贞观，集于钟楼，人观者如堵。以闻于尹。尹率略人也，怒其聚众，袒而笞之。至十，而乘风者即不哀祈，亦无伤损，颜色不变。于是适之大骇，方礼请奏闻。教召入内殿，访其故，乃蒲州紫云观女道士也，辟谷久，轻身，因风遂飞至此。玄宗大加敬畏，锡金帛，送还蒲州。数年后，又因大风，遂飞去不返。（出《纪闻》）

秦时妇人

唐开元中，代州都督以五台多客僧，恐妖伪事起，非有住持者，悉逐之。客僧惧逐，多权窜山谷。有法朗者，深入雁门山。幽涧之中有石洞，容人出入。朗多赍干粮，欲住此山，遂寻洞入。数百步渐阔，至平地，涉流水，渡一岸，日月甚明。更行二里，至草屋中，有妇人，并衣草叶，容色端丽。见僧惧愕，问云：“汝乃何人？”僧曰：“我也。”妇人笑云：“宁有人形骸如此？”僧曰：“我事佛。佛须摈落形骸，故尔。”因问：“佛是何者？”僧具言之。相顾笑曰：“语甚有理。”复问：“宗旨如何？”僧为讲《金刚经》。称善数四。僧因问：“此处是何世界？”妇人云：“我自秦人，随蒙恬筑长

城。恬多使妇人，我等不胜其弊，逃窜至此。初食草根，得以不死。此来亦不知年岁，不复至人间。”遂留僧，以草根哺之，涩不可食。僧住此四十余日，暂辞，出人间求食。及至代州，备粮更去，则迷不知其所矣。（出《广异记》）

何二娘

广州有何二娘者，以织鞋子为业，年二十，与母居。素不修仙术，忽谓母曰：“住此闷，意欲行游。”后一日便飞去，上罗浮山寺。山僧问其来由，答云：“愿事和尚。”自尔恒留居止。初不饮食，每为寺众采山果充斋，亦不知其所取。罗浮山北是循州，去南海四百里。循州山寺有杨梅树，大数十围。何氏每采其实，及斋而返。后循州山寺僧至罗浮山，说云：“某月日有仙女来采杨梅。”验之，果是何氏所采之日也。由此远近知其得仙。后乃不复居寺，或旬月则一来耳。唐开元中，敕令黄门使往广州，求何氏，得之，与使俱入京。中途，黄门使悦其色，意欲挑之而未言。忽云：“中使有如此心，不可留矣。”言毕，踊身而去，不知所之。其后绝迹不至人间矣。（出《广异记》）

卷第六十三 女仙八

玉女 边洞玄 崔书生 骊山姥 黄观福

玉 女

唐开元中，华山云台观有婢玉女，年四十五，大疾，遍身溃烂臭秽。观中人惧其污染，即共送于山涧幽僻之处。玉女痛楚呻吟。忽有道士过前，遥掷青草三四株，其草如菜，谓之曰：“勉食此，不久当愈。”玉女即茹之。自是疾渐痊，不旬日复旧。初忘饮食，惟恣游览，但意中飘摇，不喜人间，及观之前后左右亦不愿过。此观中人谓其消散久矣，亦无复有访之者。玉女周旋山中，酌泉水、食木实而已。后于岩下。忽逢前，道士谓曰：“汝疾即瘥，不用更在人间。云台观西二里有石池，汝可日至辰时，投以小石，当有水芝一本自出，汝可掇之而食，久久当自有益。”玉女即依其教，自后筋骸轻健，翱翔自若，虽屡为观中之人逢见，亦不知为玉女耳。如此数十年，发长六七尺，体生绿毛，面如白花。往往山中人过之，则叩头遥礼而已。大历中，有书生班行达者，性气粗疏，诽谤释、道，为学于观西序。而玉女日日往来石池，因以为常。行达伺候窥覩，又熟见投石采芝，时节有准。于一日，稍先至池上，及其玉女投小石、水芝果出，行达乃攀取。玉女远在山岩，或栖树杪，

即在采去，则呼叹而还。明日，行达复如此。积旬之外，玉女稍稍与行达争先，步武相接。欻然遽捉其发，而玉女腾去不得，因以勇力挈其肤体，仍加逼迫。玉女号呼求救，誓死不从，而气力困惫，终为行达所辱。扃之一室，翌日行达就观，乃见皤然一媼，尪瘵异常，起止殊艰，视听甚昧。行达惊异，遽召观中人，细话其事，即共同问玉女，玉女备述始终。观中人固有闻知其故者，计其年盖百有余矣。众哀之，因共放去，不经月而歿。（出《集异记》）

边洞玄

唐开元末，冀州枣强县女道士边洞玄，学道服饵四十年，年八十四岁。忽有老人，持一器汤饼，来诣洞玄曰：“吾是三山仙人，以汝得道，故来相取。此汤饼是玉英之粉，神仙所贵，顷来得道者多服之。尔但服无疑，后七日必当羽化。”洞玄食毕，老人曰：“吾今先行，汝后来也。”言讫不见。后日，洞玄忽觉身轻，齿发尽换，谓弟子曰：“上清见召，不久当往。顾念汝等。能不恨恨？善修吾道，无为乐人间事，为土棺散魂魄耳。”满七日。弟子等晨往问讯动止，已见紫云昏凝，遍满庭户；又闻空中有数人语，乃不敢入，悉止门外。须臾门开，洞玄乃乘紫云，竦身空中立，去地百余尺，与诸弟子及法侣等辞诀。时刺史源复，与官吏、百姓等数万人，皆遥瞻礼。有顷日出，紫气化为五色云，洞玄冉冉而上，久之方灭。（出《广异记》）

崔书生

唐开元天宝中，有崔书生，于东州遯谷口居，好植名花。

暮春之中，英蕊芬郁，远闻百步。书生每初晨，必盥（盥原作与，据明抄本改）漱看之。忽有一女，自西乘马而来，青衣老少数人随后。女有殊色，所乘骏马极佳。崔生未及细视，则已过矣。明日又过，崔生乃于花下，先致酒茗樽杓，铺陈茵席，乃迎马首拜曰：“某性好花木，此园无非手植。今正值香茂，颇堪流眄。女郎频日而过，计仆驭当疲。敢具单醪，以俟憩息。”女不顾而过。其后青衣曰：“但具酒馔，何忧不至？”女顾叱曰：“何故轻与人言！”崔生明日又先及，鞭马随之，到别墅之前，又下马，拜请良久。一老青衣谓女曰：“马大疲，暂歇无爽。”因自控马，至当寝下。老青衣谓崔生曰：“君即未（未原作求，据明钞本改）婚，予为媒妁可乎？”崔生大悦，载拜跪请。青衣曰：“事亦必定。后十五六日，大是吉辰，君于此时，但具婚礼所要，并于此备酒肴。今小娘子阿姊在逻谷中，有小疾，故日往看省。向某去后，便当咨启，期到皆至此矣。”于是俱行，崔生在后，即依言营备吉日所要。至期，女及姊皆到。其姊亦仪质极丽，送留女归于崔生。崔生母在故居，殊不知崔生纳室。崔生以不告而娶，但启以婢媵。母见新妇之姿甚美。经月余，忽有人送食于女，甘香殊异。后崔生觉母慈颜衰悴，因伏问几下。母曰：“有汝一子，冀得求全。今汝所纳新妇，妖媚无双，吾于土塑图画之中，未曾见此。必是狐魅之辈，伤害于汝，故致吾忧。”崔生入室，见女泪涕交下曰：“本侍箕帚，望以终天；不知尊夫人待以狐魅辈，明晨即别。”崔生亦挥涕不能言。明日，女车骑复至，女乘一马，崔生亦乘一马从送之。入逻谷三十里，山间有一川，川中有异花珍果，不可言纪；馆宇屋室，侈于王者。青衣百许迎称曰：“无行崔郎，何必将来？”于是捧入，留崔生于门外。未几，一青衣女传姊言曰：“崔郎遗（遗原作遣，据明抄本改）行，太夫人疑

阻，事宜便绝，不合相见；然小妹曾奉周旋。亦当奉屈。”俄而召崔生入，责诮再三，词辨清婉。崔生但拜伏受谴而已，后遂坐于中寝对食。食讫命酒，召女乐洽奏，铿锵万变。乐阕，其姊谓女曰：“须令崔郎却回，汝有何物赠送？”女遂袖中取白玉盒子遗崔生，生亦留别，于是各呜咽而出门。至逻谷口回望，千岩万壑，无有远路。因恸哭归家，常持玉盒子，郁郁不乐。忽有胡僧扣门求食曰：“君有至宝，乞相示也。”崔生曰：“某贫士，何有是请？”僧曰：“君岂不有异人奉赠乎？贫道望气知之。”崔生试出玉盒子示僧。僧起，请以百万市之，遂往。崔生问僧曰：“女郎谁耶？”曰：“君所纳妻，西王母第三女，玉卮娘子也。姊亦负美名于仙都，况复人间！所惜君纳之不得久远，若住得一年，君举家不死矣！”（出《玄怪录》）

骊山姥

骊山姥，不知何代人也。李筌好神仙之道，常历名山，博采方术。至嵩山虎口岩石室中，得黄帝《阴符》本，绢素书，缄之甚密。题云：“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道士寇谦之藏之名山，用传同好。”以糜烂，筌抄读数千遍，竟不晓其义理。因入秦，至骊山下，逢一老母，鬢髻当顶，余发半垂，弊衣扶杖，神状甚异。路旁见遗火烧树，因自言曰：“火生于木，祸发必克。”筌闻之惊，前问曰：“此黄帝《阴符》秘文，母何得而言之？”母曰：“吾受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三元一周，计一百八十年，六周共计一千八十年矣（“一千八十年矣”原作“一千八年”。据陈校本改）。少年从何而知？”筌稽首载拜，具告得符之所，因请问玄义。使筌正立，向明视之曰

：“受此符者，当须名列仙籍，骨相应仙，而后可以语至道之幽妙，启玄关之锁钥耳。不然者，反受其咎也。少年颧骨贯于生门，命轮齐于日角，血脉未减，心影不偏，性贤而好法，神勇而乐智，真吾弟子也！然四十五岁，当有大厄。”因出丹书符一通，贯于杖端，令筌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于是命坐，为说《阴符》之义曰：“阴符者，上清所秘，玄台所尊，理国则太平，理身则得道。非独机权制胜之用，乃至道之要枢，岂人间常典耶？昔虽有（明抄本“虽有”作“蚩尤”）暴横，黄帝举贤用能，诛强伐叛，以佐神农之理。三年百战，而功用未成。斋心告天，罪己请命。九灵金母命蒙狐之使，授以玉符，然后能通天达诚，感动天帝。命玄女教其兵机，赐帝九天六甲兵信之符，此书乃行于世。凡三百余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法，一百言演术。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国安民之法，下有强兵战胜之术。皆出自天机，合乎神智。观其精妙，则黄庭八景，不足以为玄；察其至要，则经传子史，不足以为文；较其巧智，则孙吴韩白，不足以为奇。一名黄帝天机之书。非奇人不可妄传，九窍四肢不具、慳贪愚痴、骄奢淫佚者，必不可使闻之。凡传同好，当斋而传之。有本者为师，受书者为弟子。不得以富贵为重、贫贱为轻，违之者夺纪二十。每年七月七日写一本，藏名山石岩中，得加算。本命日诵七遍，益心机，加年寿，出三尸，下九虫，秘而重之，当传同好耳。此书至人学之得其道，贤人学之得其法，凡人学之得其殃，职（明抄本、陈校本“职”作“识”）分不同也。经言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轻命，盖泄天机也。泄天机者沉三劫，得不戒哉！”言讫，谓筌曰：“日已晡矣，吾有麦饭，相与为食。”袖中出一瓢，命筌于谷中取水。既满，瓢忽重百余斤，力不能制而沉泉中。却至树下，失姥所在，惟于石上留麦饭数升。怅望至夕，不复

见姥，笫食麦饭。自此不食，因绝粒（粒字原阙，据明钞本、许刻本补）求道，注《阴符》，述二十四机，著《太白阴经》，述《中台志阃外春秋》。以行于世。仕为荆南节度副使仙州刺史。（出《集仙传》）

黄观福

黄观福者，雅州百丈县民之女也。幼不茹荤血，好清静，家贫无香，以柏叶、柏子焚之。每凝然静坐，无所营为，经日不倦。或食柏叶，饮水自给，不嗜五谷。父母怜之，率任其意。既笄欲嫁之，忽谓父母曰：“门前水中极有异物。”女常时多与父母说奇事先兆，往往信验。闻之，因以为然，随往看之。水果来汹涌，乃自投水中，良久不出。漉之，得一古木天尊像，金彩已驳，状貌与女无异。水即澄静。便以木像置路上，号泣而归。其母时来视之，忆念不已。忽有彩云仙乐，引卫甚多，与女子三人，下其庭中，谓父母曰：“女本上清仙人也，有小过，谪在人间。年限既毕，复归天上，无至忧念也。同来三人，一是玉皇侍女，一是天帝侍辰女，一是上清侍书。此去不复来矣。今来此地，疾疫死者甚多，以金遗父母，使移家益州，以避凶岁。”即留金数饼，升天而去。父母如其言，移家蜀郡。其岁疫毒，黎雅尤甚，十丧三四，即唐麟德年也。今俗呼为黄冠佛，盖以不识天尊道像，仍是相传语讹，以黄冠福为黄冠佛也。（出《集仙传》）

卷第六十四 女仙九

杨正见 董上仙 张连翘 张镐妻 太阴夫人

杨正见

杨正见者，眉州通义县民杨宠女也。幼聪悟仁悯，雅尚清虚。既笄，父母聘同郡王生。王亦巨富，好宾客。一旦，舅姑会亲故，市鱼，使王见为脍。宾客博戏于厅中，日昃而盘食未备。正见怜鱼之生，盆中戏弄之，竟不忍杀。既晡矣，舅姑促责食迟，正见惧，窜于邻里，但行野径中，已数十里，不觉疲倦。见夹道花木，异于人世。至一山舍，有女冠在焉，具以其由白之。女冠曰：“子有悯人好生之心，可以教也。”因留止焉。山舍在蒲江县主簿化侧，其居无水，常使正见汲涧泉。女冠素不食，为正见故，时出山外求粮，以贍之，如此数年。正见恭慎勤恪，执弟子之礼，未尝亏怠。忽于汲泉之所，有一小儿，洁白可爱，才及年余，见人喜且笑。正见抱而抚怜之，以为常矣，由此汲水归迟者数四。女冠疑怪而问之，正见以事白。女冠曰：“若复见，必抱儿径来，吾欲一见耳。”自是月余，正见汲泉，此儿复出，因抱之而归。渐近家，儿已僵矣，视之尤如草树之根，重数斤。女冠见而识之，乃茯苓也，命洁甑以蒸之。会山中粮尽，女冠出山求粮，给正见一日食、柴三小束，谕之曰：“甑中之物，但尽此三束柴，止火可也，勿辄视之。”女冠出山，期一夕而回。此夕大风雨，山水溢，道阻，

十日不归。正见食尽饥甚，闻甑中物香，因窃食之，数日俱尽，女冠方归。闻之叹曰：“神仙固当有定分！向不遇雨水坏道，汝岂得尽食灵药乎？吾师常云：‘此山有人形茯苓，得食之者白日升天。’吾伺之二十年矣。汝今遇而食之，真得道者也。”

“自此正见容状益异，光彩射人，常有众仙降其室，与之论真宫仙府之事。岁余，白日升天，即开元二十一年壬申十一月三日也。常谓其师曰：“得食灵药，即日便合登仙；所以迟回者，幼年之时，见父母拣税钱输官，有明净圆好者，窃藏二钱玩之。以此为隐藏官钱过，罚居人间更一年耳。”其升天处，即今邛州蒲江县主簿化也，有汲水之处存焉。昔广汉主簿王兴，上升于此。（出《集仙录》）

董上仙

董上仙，遂州方义女也。年十七，神姿艳冶，寡于饮膳，好静守和，不离于世。乡里以其容德，皆谓之上仙之人，故号曰“上仙”。忽一旦紫云垂布，并天乐下于其庭，青童子二人，引之升天。父母素愚，号哭呼之不已。去地数十丈，复下还家，紫云青童，旋不复见。居数月，又升天如初。父母又号泣，良久复下。唐开元中，天子好尚神仙，闻其事，诏使征入长安。月余，乞还乡里，许之。中使送还家。百余日复升天，父母又哭之。因蜕其皮于地，乃飞去。皮如其形，衣结不解，若蝉蜕耳。遂漆而留之，诏置上仙、唐兴两观于其居外。今在州北十余里，涪江之滨焉。（出《集仙录》）

张连翘

黄梅县女道士张连翘者，年八九岁。常持瓶汲水，忽见井

中有莲花如小盘，渐渐出井口。往取便缩，不取又出。如是数四，遂入井。家人怪久不回，往视，见连翘立井水上。及出，忽得笑疾。问其故，云有人自后以手触其腋，痒不可忍。父母以为鬼魅所加，中夜潜移之舅族，方不笑。顷之，又还其家，云饥，求食，日食数斗米饭，虽夜置菹肴于卧所，觉即食之。如是六七日，乃闻食臭，自尔不复食，岁时或进三四颗枣，父母因命出家为道士。年十八，昼日于观中独坐，见天上坠两钱，连翘起就拾之。邻家妇人乃推篱倒，亦争拾，连翘以身据钱上。又与黄药三丸，遽起取之。妇人擘手，夺一丸去，因吞二丸，俄而皆死。连翘顷之醒，便觉力强神清，倍于常日。其妇人吞一丸，经日方苏，饮食如故。天宝末，连翘在观，忽悲思父母，如有所适之意。百姓邑官，皆见五色云拥一宝舆，自天而下。人谓连翘已去，争来看视。连翘初无所觉，云亦消散。谕者云：“人众故不去。”连翘至今犹在，两肋相合，形体枯悴，而无所食矣。（出《广异记》）

张镐妻

张镐，南阳人也。少为业勤苦，隐王屋山，未尝释卷。山下有酒家，镐执卷诣之，饮二三杯而归。一日，见美妇人在酒家，揖之与语，命以同饮。欣然无拒色，词旨明辨，容状佳丽。既晚告去，镐深念之，通夕不寐。未明，复往伺之。已在酒家矣。复召与饮，微词调之。妇人曰：“君非常人，愿有所托，能终身，即所愿也。”镐许诺，与之归，山居十年。而镐勤于《坟》、《典》，意渐疏薄，时或忿恚。妇人曰：“君情若此，我不可久住。但得鲤鱼脂一斗合药，即是矣。”镐未测所用，力求以授之。妇以鲤鱼脂投井中，身亦随下。须臾。乘一鲤自

并跃出，凌空欲去，谓镐曰：“吾比待子立功立事，同升太清。今既如斯，固子之簿福也。他日守位不终，悔亦何及！”镐拜谢悔过。于是乘鱼升天而去。镐后出山，历官位至宰辅。为河南都统，常心念不终之言，每自咎责。后贬辰州司户，复征用薨，时年方六十。每话于宾友，终身为恨矣。（出《神仙感遇传》）

太阴夫人

卢杞少时，穷居东都，于废宅内赁舍。邻有麻氏姬孤独。杞遇暴疾，卧月余，麻婆来作羹粥。疾愈后，晚从外归，见金犊车子在麻婆门外。卢公惊异，窥之，见一女年十四五，真神人！明日潜访麻婆，麻婆曰：“莫要作婚姻否？试与商量。”杞曰：“某贫贱，焉敢辄有此意？”麻曰：“亦何妨！”既夜，麻婆曰：“事谐矣。请斋三日，会于城东废观。”既至，见古木荒草，久无人居，逡巡。雷电风雨暴起，化出楼台，金殿玉帐，景物华丽。有輶辇降空，即前时女子也。与杞相见曰：“某即天人，奉上帝命，遣人间自求匹偶耳。君有仙相，故遣麻婆传意。更七日清斋，当再奉见。”女子呼麻婆，付两丸药。须臾雷电黑云，女子已不见，古木荒草如旧。麻婆与杞归，清斋七日，斫地种药，才种已蔓生；未顷刻，二葫芦生于蔓上，渐大如两斛瓮。麻婆以刀剖其中，麻婆与杞各处其一，仍令具油衣三领。风雷忽起，腾上碧霄，满耳只闻波涛之声。久之觉寒，令着油衫，如在冰雪中，复令着至三重，甚暖。麻婆曰：“去洛已八万里。”长久，葫芦止息，遂见宫阙楼台，皆以水晶为墙垣，被甲伏戈者数百人。麻婆引杞入见。紫殿从女百人，命杞坐，具酒饌。麻婆屏立于诸卫下。女子谓杞：“君合得三

事，任取一事：常留此宫，寿与天毕；次为地仙，常居人间，时得至此；下为中国宰相。”杞曰：“在此处实为上愿。”女子喜曰：“此水晶宫也。某为太阴夫人，仙格已高。足下便是白日升天。然须定，不得改移，以致相累也。”乃赍青纸为表，当庭拜奏，曰：“须启上帝。”少顷，闻东北间声云：“上帝使至！”太阴夫人与诸仙趋降。俄有情节香幡，引朱衣少年立阶下。朱衣宣帝命曰：“卢杞，得太阴夫人状云，欲住水晶宫。如何？”杞无言。夫人但令疾应，又无言。夫人及左右大惧，驰入，取鲛绡五匹，以赂使者，欲其稽缓。食顷间又问：“卢杞！欲水晶宫住？作地仙？及人间宰相？此度须决。（决原作快，据明抄本改）”杞大呼曰：“人间宰相！”朱衣趋去。太阴夫人失色曰：“此麻婆之过。速领回！”推入葫芦。又闻风水之声，却至故居，尘榻宛然。时已夜半，葫芦与麻婆并不见矣。（出《逸史》）

卷第六十五 女仙十

姚氏三子 赵旭 虞卿女子 萧氏 乳母

姚氏三子

唐御史姚生，罢官，居于蒲之左邑。有子一人、外甥二人，各一姓，年皆及壮，而顽駑不肖。姚之子稍长于二生。姚惜其不学，日以诲责，而怠游不悛。遂于条山之阳，结茅以居之，冀绝外事，得专艺学。林壑重深，嚣尘不到。将遣之日，姚诫之曰：“每季一试汝之所能，学有不进，必赆楚及汝！汝其勉焉。”及到山中，二子曾不开卷。但朴斫涂墍为务。居数月，其长谓二人曰：“试期至矣，汝曹都不省书，吾为汝惧。”二子曾不介意，其长攻书甚勤。忽一夕，子夜临烛，凭几披书之次，觉所衣之裘，后裾为物所牵，襟领渐下。亦不之异，徐引而袭焉。俄而复尔，如是数四。遂回视之，见一小豚，籍裘而伏，色甚洁白，光润如玉。因以压书界方击之，豚声骇而走。遽呼二子秉烛，索于堂中。牖户其密，周视无隙，而莫知豚所往。明日，有苍头骑扣门，搢笏而入，谓三人曰：“夫人问讯，昨夜小儿无知，误入君衣裙，殊以为惭；然君击之过伤。今则平矣，君勿为虑。”三人俱逊词谢之，相视莫测其故。少顷，向来骑僮复至，兼抱持所伤之儿，并乳裸数人，衣襦皆绮绮，精丽非寻常所见。复传夫人语云：“小儿无恙，故以相示。”逼而观之，自眉至鼻端，如丹缕焉，则界方棱所击之迹也。三

子愈恐。使者及乳嫖，皆甘言慰安之，又云：“少顷夫人自来。”言讫而去。三子悉欲潜去避之，惶惑未决。有苍头及紫衣宫监数十奔波而至，前施屏帟，茵席炳焕，香气殊异。旋见一油壁车，青牛丹毂，其疾如风，宝马数百，前后导从，及门下车。则夫人也。三子趋出拜，夫人微笑曰：“不意小儿至此，君昨所伤，亦不至甚，恐为君忧，故来相慰耳。”夫人年可三十余，风姿闲整，俯仰如神，亦不知何人也。问三子曰：“有家室未？”（未原作来，据黄本改）三子皆以未对。曰：“吾有三女，殊姿淑德，可以配三君子。”三子拜谢。夫人因留不去，为三子各创一院，指顾之间，画堂延阁，造次而具。翌日，有輶辇车至焉，宾从粲丽，逾于戚里。车服炫晃，流光照地，香满山谷。三女自车而下，皆年十七八。夫人引三女升堂，又延三子就座。酒肴珍备，果实丰衍，非常世所有，多未之识。三子殊不自意。夫人指三女曰：“各以配君。”三子避席拜谢。复有送女数十，若神仙焉。是夕合卺，夫人谓三子曰：“人之所重者生也，所欲者贵也。但百日不泄于人，令君长生度世，位极人臣。”三子复拜谢，但以愚昧扞格为忧。夫人曰：“君勿忧，斯易耳。”乃敕地上主者，令召孔宣父。须臾，孔子具冠剑而至。夫人临阶，宣父拜谒甚恭。夫人端立，微劳问之，谓曰：“吾三婿欲学，君其引之。”宣父乃命三子，指六籍篇目以示之，莫不了然解悟、大义悉通，咸若素习。既而宣父谢去。夫人又命周尚父，示以玄女符玉璜秘诀，三子又得之无遗。复坐与言，则皆文武全才，学究天人之际矣。三子相视，自觉风度夷旷，神用开朗，悉将相之具矣。其后姚使家僮馈粮，至则大骇而走。姚问其故，具对以屋宇帷帐之盛、人物艳丽之多。姚惊谓所亲曰：“是必山鬼山魅也。”促召三子。三子将行，夫人戒之曰：“慎勿泄露，纵加楚撻，亦勿言之。”三子至，姚

亦讶其神气秀发，占对闲雅。姚曰：“三子骤尔，皆有鬼物凭焉。”苦问其故，不言，遂鞭之数十。不胜其痛，具道本末，姚乃幽之别所。姚素馆一硕儒，因召而与语。儒者惊曰：“大异大异！君何用责三子乎？向使三子不泄其事，则必为公相，贵极人臣。今泄之，其命也夫！”姚问其故，而云：“吾见织女、婺女、须女星皆无光，是三女星降下人间，将福三子。今泄天机，三子免祸幸矣。”其夜，儒者引姚视三星，星无光。姚乃释三子，遣之归山，至则三女邈然如不相识。夫人让之曰：“子不用吾言，既泄天机，当于此诀。”因以汤饮三子。既饮，则昏顽如旧，一无所知。儒谓姚曰：“三女星犹在人间，亦不远此地分。”密谓所亲言其处，或云河东张嘉真家。其后将相三代矣。（出《神仙感遇传》）

赵旭

天水赵旭，少孤介好学，有姿貌，善清言，习黄老之道。家于广陵，尝独葺幽居，唯二奴侍侧。尝梦一女子，衣青衣，挑笑牖间。及觉而异之，因祝曰：“是何灵异？愿觐仙姿，幸赐神契。”夜半，忽闻窗外切切笑声。旭知真神，复视之。乃言曰：吾上界仙女也。闻君累德清素，幸因寤寐，愿托清风。“她惊喜，整衣而起曰：“襄王巫山之梦，洞箫秦女之契，乃今知之。”灵鉴忽临，忻欢交集，乃回灯拂席以延之。忽有清香满室，有一女，年可十四五，容范旷代，衣六铢雾绡之衣，蹑五色连文之履，开帘而入。旭载拜。女笑曰：“吾天上的青童，久居清禁。幽怀阻旷，位居末品，时有世念，帝罚我人间随所感配。以君气质虚爽，体洞玄默，幸托清音，愿谐神韵。”旭曰：“蜉蝣之质，假息刻漏，不意高真俯垂济度，岂敢妄

兴俗怀？”女乃笑曰：“君宿世有道，骨法应仙，然已名在金格，相当与吹洞箫于红楼之上，抚云璈于碧落之中。”乃延坐，话玉皇内景之事。夜鼓，乃令施寝具。旭贫无可施。女笑曰：“无烦仙郎。”乃命备寝内。须臾雾暗，食顷方收，其室中施設珍奇，非所知也。遂携手于内，其瑰姿发越，希世罕传。夜深，忽闻外一女呼：“青夫人。”旭骇而问之，答曰：“同宫女子相寻尔，勿应。”乃扣柱歌曰：“月雾飘遥星汉斜，独行窈窕浮云车。仙郎独邀青童君，结情罗帐连心花。……”歌甚长，旭唯记两韵。谓青童君曰：“可延入否？”答曰：“此女多言，虑泄吾事于上界耳。”旭曰：“设琴瑟者，由人调之，何患乎！”乃起迎之。见一神女在空中，去地丈余许，侍女六七人，建九明蟠龙之盖，戴金精舞凤之冠，长裙曳风，璀璨心目。旭载拜邀之；乃下曰：“吾嫦娥女也。闻君与青君集会，故捕逃耳。”便入室。青君笑曰：“卿何以知吾处也？”答曰：“佳期不相告，谁过耶？”相与笑乐。旭喜悦不知所裁，既同欢洽。将晓，侍女进曰：“鸡鸣矣，巡人案之。”女曰：“命车。”答曰：“备矣。”约以后期，答曰：“慎勿言之世人，吾不相弃也。”及出户，有五云车二乘，浮于空中。遂各登车诀别，灵风飒然，凌虚而上，极目乃灭。旭不自意如此，喜悦交甚、但洒扫、焚名香、绝人事以待之。隔数夕复来，来时皆先有清风肃然，异香从之，其所从仙女益多，欢娱日洽。为旭致行厨珍膳，皆不可识，甘美殊常。每一食，经旬不饥，但觉体气冲爽。旭因求长生久视之道，密受隐诀。其大抵如《抱朴子·内篇》修行，旭亦精诚感通。又为旭致天乐，有仙妓奏奏檐楹而不下，谓旭曰：“君未列仙品，不合正御，故不下也。”其乐唯笙箫琴瑟，略同人间，其余并不能识，声韵清锵。奏讫而云雾霏然，已不见矣。又为旭致珍宝奇丽之物，乃曰：“

此物不合令世人见，吾以卿宿世当仙，得肆所欲。然仙道密妙，与世殊途，君若泄之，吾不得来也。”旭言誓重叠。后岁余，旭奴盗琉璃珠鬻于市，适值胡人，捧而礼之，酬价百万。奴惊不伏，胡人逼之而相击。官勘之，奴悉陈状。旭都未知。其夜女至，怆然无容曰：“奴泄吾事，当逝矣。”旭方知失奴，而悲不自胜。女曰：“甚知君心，然事亦不合长与君往来，运数然耳。自此诀别，努力修持，当速相见也。其大要以心死可以身生，保精可以致神。”遂留《仙枢龙席隐诀》五篇，内多隐语，亦指验于旭，旭洞晓之。将旦而去，旭悲哽执手。女曰：“悲自何来？”旭曰：“在心所牵耳。”女曰：“身为心牵，鬼道至矣。”言讫，竦身而上，忽不见，室中帘帷器具悉无矣。旭恍然自失。其后寤寐，仿佛犹尚往来。旭大历初，犹在淮泗，或有人于益州见之，短小美容范，多在市肆商货，故时人莫得辨也。《仙枢遥》五篇，篇后有旭纪事，词甚详悉。（出《通幽记》）

虞卿女子

唐贞元初，虞卿里人女，年十余岁，临井治鱼。鱼跳堕井，逐之，亦堕其内。有老父接抱，入旁空百十步，见堂宇，甚妍洁明敞。老姥居中坐，左右极多。父曰：“汝可拜呼阿姑。”留连数日，珍食甘果，都不欲归。姥曰：“翁母意汝，不可留也。”老父捧至井上，赠金钱二枚。父母见，惊往接之。女乃瞑目拳手，疾呼索二盘。及至，嫌腥，令以灰洗，乃泻钱各于一盘，遂复旧。自此不食，唯饮汤茶。数日，嫌居处臭秽，请就观中修行。岁余，有过客避暑于院门，因而熟寐，忽梦金甲朱戈者叱曰：“仙官在此，安敢冲突？”惊觉流汗而走。后不

知所云。（出《逸史》）

萧氏乳母

萧氏乳母，自言初生遭荒乱，父母度其必不全，遂将往南山，盛于被中，弃于石上，众迹罕及。俄有遇难者数人，见而怜之，相与（与字原阙，据明钞本补）将归土龕下，以泉水浸松叶点其口。数日，益康强。岁余能言，不复食余物，但食松柏耳。口鼻拂拂有毛出。至五六岁，觉身轻腾空，可及丈余。有少异儿，或三或五，引与游戏，不知所从。肘腋间亦渐出绿毛，近尺余，身稍能飞，与异儿群游海上，至王母宫，听天乐，食灵果。然每月一到所养翁母家，或以名花杂药献之。后十年，贼平，本父母来山中，将求其余骨葬之，见其所养者，具言始末。涕泣。累夕伺之，期得一见。顷之遂至，坐檐上，不肯下。父望之悲泣。所养者谓曰：“此是汝真父母，何不一下来看也？”掉头不答，飞空而去。父母回及家，忆之不已。及买果栗，揭粮复往，以俟其来。数日又至，遣所养姥招之，遂自空际而下。父母走前抱之，号泣良久，喻以归还。曰：“某在此甚乐，不愿归也。”父母以所持果饲之，逡巡，异儿等十数至，息于檐树，呼曰：“同游去，天宫正作乐。”乃出。将奋身，复堕于地。诸儿齐声曰：食俗物矣，苦哉！”遂散。父母挈之以归，嫁为人妻，生子二人，又属饥俭，乃为乳母。（出《逸史》）

卷第六十六 女仙十一

谢自然 卢眉娘

谢自然

谢自然者，其先兖州人。父寰，居果州南充，举孝廉，乡里器重。建中初，刺史李端，以试秘书省校书表为从事。母胥氏，亦邑中右族。自然性颖异，不食荤血。年七岁，母令随尼越惠，经年以疾归。又令随尼日朗，十月求还。常所言多道家事，词气高异。其家在大方山下，顶有古像老君。自然因拜礼，不愿却下。母从之，乃徙居山顶，自此常诵《道德经》、《黄庭》内篇。年十四，其年九月，因食新稻米饭，云：“尽是蛆虫。”自此绝粒。数取皂荚煎汤服之，即吐痢困剧，腹中诸虫悉出，体轻目明。其虫大小赤白，状类颇多。自此犹食柏叶，日进一枝，七年之后，柏亦不食；九年之外，乃不饮水。贞元三年三月，于开元观诣绝粒道士程太虚，受五千文《紫灵宝篆》。六年四月，刺史韩侑至郡，疑其妄，延入州北堂东阁，闭之累月，方率长幼，开锁出之，肤体宛然，声气朗畅，侑即使女自明师事焉。先是，父寰旅（旅原作旋，据明钞本改）游多年，及归，见自然修道不食，以为妖妄，曰：“我家世儒风，五常之外，非先王之法，何得有此妖惑？”因锁闭堂中四十余日，益加爽秀，寰方惊骇焉。七年九月，韩侑与于大方山，置坛，请程太虚具《三洞篆》。十一月，徙自然居于州郭。贞云九年，刺史

李坚至，自然告云：“居城郭非便，愿依泉石。”坚即筑室于金泉山，移自然居之。山有石嵌窦，水灌其口中，可澡饰形神，挥斥氛泽。自然初驻山，有一人年可四十，自称头陀，衣服形貌，不类缁流，云：“速访真人。”合门皆拒之，云：“此无真人。”头陀但笑耳。举家拜之，独不受自然拜。施钱二百，竟亦不受；乃施手巾一条，受之，云：“后会日当以此相示。”

“须臾出门，不知何在。久之，当午有一大蛇，围三尺，长丈余，有两小白角，以头枕房门，吐气满室。斯须云雾四合，及雾散，蛇亦不见。自然所居室，唯容一床，四边才通人行。白蛇去后，常有十余小蛇，或大如臂，或大于股，旦夕在床左右。或黑或白，或吐气，或有声，各各盘结，不相毒螫。又有两虎，出入必从，人至则隐伏不见。家犬吠虎凡八年，自迁居郭中，犬留方山（山原作出，据明钞本改），上升之后，犬不知何在。自然之室，父母亦不敢同坐其床，或辄诣其中，必有变异，自是呼为仙女之室。常昼夜独居，深山穷谷，无所畏怖。亦云：“误踏蛇背，其冷如冰；虎在前后。异常腥臭。”兼言常有天使八人侍侧。二童子青衣戴冠，八使衣黄，又二天神卫其门屏。如今壁画诸神，手持枪钺，每行止，则诸使及神驱斥侍卫。又云：“某山神姓陈名寿，魏晋时人。”并说真人位高，仙人位卑，言已将授东极真人之任。贞元十年三月三日，移入金泉道场。其日云物明媚，异于常景。自然云：“此日天真群仙皆会。”金泉林中长有鹿，未尝避人。士女虽众，亦驯扰。明日，上仙送白鞍一具，缕以宝钿。上仙曰：“以此遗之，其地可安居也。”五月八日，金母元君命卢使降之，从午止亥；六月二十日闻使，从午至戌；七月一日，崔、张二使，从寅至午。多说神仙官府之事，言上界好弈棋，多音乐，语笑率论至道玄妙之理。又云：“此山千百蛇虫，悉驱向西矣，尽以龙镇其山。”

道场中常有二虎五麒麟两青鸾，或前或后，或飞或鸣。麟如马形，五色有角，紫麟，鬃尾白者常在前，举尾若帚（帚字原阙，据明钞本补）。七月十一日，上仙杜使降石坛上，以符一道，丸如药丸，使自然服之。十五日，可焚香五炉于坛上，五炉于室中，至时真人每来。十五日五更，有青衣七人，内一人称中华，云：“食时上真至。”良久卢使至，云：“金母来。”须臾，金母降于庭，自然拜礼。母曰：“别汝两劫矣！”自将几案陈设，珍奇溢目。命自然坐。初，卢使侍立，久，亦令坐。卢云：“暂诣紫极宫。”看中元道场，官吏士庶咸在。逡巡卢使来云：“此一时全胜以前斋。”问其故，云：“此度不烧乳头香，乳头香天真恶之。唯可烧和香耳。”七日，崔、张二使至，问自然：“能就长林居否？”答云：“不能。”二使色似不悦。二十二日午前，金母复降云：“为不肯居长林，被贬一阶。”长林仙宫也。戌时金母去，崔使方云：“上界最尊金母。赐药一器，色黄白，味甘。自然饵不尽，却将去。又将衣一副，朱碧绿色相间，外素，内有文，其衣缥缈，执之不着手。且却将去，‘已后即取汝来。’又将桃一枝，大于臂，上有三十桃，碧色，大如碗。云：“此犹是小者。”是日金母乘鸾，侍者悉乘龙及鹤，五色云雾，浮泛其下。金母云：“便向州中过群仙。”后去，望之皆在云中。其日州中马坊厨戟门皆报云：“长虹入州。”翌日李坚问于自然，方验之。紫极宫亦报虹入，远近共见。八月九日、十日、十一日，群仙日来，传金母敕，速令披发四十日。金母当自来。所降使或言姓崔名某（某字原阙，据黄本补），将一板，阔二尺，长五尺，其上有九色。每群仙欲至，墙壁间悉荧煌似镜，群仙亦各自有几案随从。自然每披发，则黄云缭绕其身。又有七人，黄衣戴冠，侍于左右。自八月十九日已后，日诵《黄庭经》十遍。诵时有二童子侍立，

丹一遍即抄录，至十遍，童子一人便将向上界去。九月一日，群仙又至，将桃一枝，大如斗，半赤半黄半红，云：“乡里甚足此果。”割一脔食，余则侍者却收。九月五日，金母又至，持三道符，令吞之，不令着水，服之觉身心殊胜。金母云：“更一来则不来矣。”又指旁侧一仙云：“此即汝同类也。”十五日平明，一仙使至，不言姓名，将三道符，传金母敕，尽令服之。又将桃六脔令食；食三脔，又将去。其使至暮方还。十月十一日，入静室之际，有仙人来召，即乘麒麟升天。将天衣来迎，自然所着衣留在绳床上，却回，着旧衣，置天衣于鹤背将去。云：“去时乘麟，回时乘鹤也。”十九日，卢仙使来，自辰至未方去。每天使降时，鸾鹤千万，众仙毕集。位高者乘鸾，次乘麒麟，次乘龙。鸾鹤每翅各大丈余。近有大鸟下长安，鸾之大小，几欲相类，但毛彩异耳。言下长安者名曰天雀，亦曰神雀，每降则国家当有大福。二十五日。满身毛发孔中出血，沾渍衣裳。皆作通帔山水横纹。就溪洗浊，转更分明，向日看似金色，手触之如金声。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东岳夫人并来，劝令沐浴，兼用香汤，不得令有乳头香。又云：“天上自有神，非鬼神之神。上界无削发之人，若得道后，悉皆戴冠，功德则一。凡斋食，切忌尝之，尤宜洁净，器皿亦尔。上天诸神，每斋即降而视之，深恶不精洁，不唯无福，亦当获罪。”李坚常与夫人于几上诵经，先读外篇，次读内篇，内即《魏夫人传》中本也。大都精思讲读者得福，粗行者招罪立验。自然绝粒，凡一十三年。昼夜寐，两膝上忽有印形，小于人间官印，四坎若有古篆六字，粲如白玉。今年正月，其印移在两膝内，并膝则两印相合，分毫无差。又有神力，日行二千里，或至千里，人莫知之。冥夜深室，纤微无不洞鉴。又不衣绵纈，寒不近火，暑不摇扇。人问吉凶善恶，无不知者。性严重深密，事不出口，

虽父母亦不得知。以李坚崇尚至道，稍稍言及，云：“天上亦欲遣世间奉道人和之，俾其尊明道教。”又言：“凡礼尊像，四拜为重，三拜为轻。”又居金泉道场，每静坐则群鹿必至。又云：“凡人能清静一室，焚香讽《黄庭》、《道德经》，或一遍，或七遍，全胜布施修斋。凡诵经在精心。不在遍数多。事之人，中路而退，所损尤多，不如元不会者。慎之慎之！人命至重，多杀人则损年天寿，来往之报，永无休止矣。”又每行常闻天乐，皆先唱《步虚词》，多止三首，第一篇、第五篇、第八篇。《步虚》讫，即奏乐，先抚云璈。云璈形圆似镜，有弦。凡传道法，必须至信之人。《魏夫人传》中，切约不许传教，但令秘密，亦恐乖于折中。夫药力只可益寿，若升天驾景，全在修道服药。修道事颇不同，服柏便可绝粒。若山谷难求侧柏，只寻常柏叶，但不近丘墓，便可服之，石上者尤好。曝干者难将息，旋采旋食，尚有津润，易清益人。大都柏叶、茯苓、枸杞、胡麻，俱能常年久视，可试验。修道要山林静居，不宜俯近村栅。若城郭不可，以其荤腥，灵仙不降，与道背矣。炼药饮水，宜用泉水，尤恶井水，仍须远家及血属，虑有恩情忽起，即非修持之行。凡食米体重，食麦体轻。辟谷入山，须依众方，除三虫伏尸。凡服气，先调气，次闭气，出入不由口鼻，令满身自由，则生死不能侵矣。是年九月，霖雨甚，自然自金泉往南山省程君，凌晨到山，衣履不湿。诘之，云：“旦离金泉耳。”程君甚异之。十一月九日，诣州与季坚别，云：“中旬的去矣。”亦不更入静室。二十日辰时，于金泉道场白日升天，士女数千人，咸共瞻仰。祖母周氏、母胥氏、妹自柔、弟子李生，闻其诀别之语曰：“勤修至道。”须臾五色云遮亘一川，天乐异香，散漫弥久。所着衣冠簪帔一十事，脱留小绳床上，结系如旧。刺史李坚表闻，论褒美之。李坚述《金泉道场

碑》，立本末为传，云：“天上有白玉堂，老君居之。殿壁上高列真仙之名，如人间壁记。时有朱书注其下云：‘降世为帝王’或为‘宰辅’者。”又自然当升天时，有堂内东壁上书记五十二字，云：“寄语主人及诸眷属：但当全身，莫生悲苦，自可勤修功德。并诸善心，修立福田，清斋念道，百劫之后，冀有善缘，早会清原之乡，即与相见。”其书迹存焉。（出《集仙录》）

卢眉娘

唐永真年，南海贡奇女卢眉娘，年十四岁。眉娘生，眉如线且长，故有是名。本北祖帝师之裔，自大定（定字明钞本作足）中流落岭表。后汉卢景裕、景祚、景宣、景融，兄弟四人，皆为皇王之师，因号帝师。眉娘幼而慧悟，工巧无比，能于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点画分明，细如毛发，其品题章句，无不具矣。更善作飞仙盖，以丝一钩，分为三段，染成五色，结为金盖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岛、天人玉女、台殿麟凤之像，而持幢捧节童子，亦不啻千数。其盖阔一丈，种无三两，煎灵香膏传之，则坚硬不断。唐顺宗皇帝嘉其工，谓之神姑，因令止于宫中。每日止饮酒二三合。至元和中，宪宗嘉其聪慧而又奇巧，遂赐金凤环，以束其腕。眉娘不愿在禁中，遂度为道士，放归南海，仍赐号曰逍遥。及后神迁，香气满堂，弟子将葬，举棺觉轻，即撤其盖，帷见之旧履而已。后人见往往乘紫云游于海上。罗浮处士李象先作《罗逍遥传》，而象先之名无闻，故不为时人传焉。（出《杜阳杂编》）

卷第六十七 女仙十二

崔少玄 妙女 吴清妻

崔少玄

崔少玄者，唐汾州刺史崔恭之小女也。其母梦神人，衣绛衣。驾红龙，持紫函，受于碧云之际，乃孕，十四月而生少玄。既生而异香袭人，端丽殊绝，绀发覆目，耳及颐，右手有文曰卢自列妻。”后十八年归于卢陲，陲小字自列。岁余，陲从事闽中，道过建溪，远望武夷山，忽见碧云自东峰来，中有神人，翠冠绯裳，告陲曰：“玉华君在乎！”陲怪其言曰：“谁为玉华君？”曰：“君妻即玉华君也。”因是反告之。妻曰：“扶桑夫人、紫霄元君果来迎我！事已明矣，难复隐讳。”遂整衣出见神人。对语久之，然夫人之音，陲莫能辨，逡巡揖而退。陲拜而问之。曰：“少玄虽胎育之人，非阴鹭所积。昔居无欲天，为玉皇左侍书，谥曰玉华君，主下界三十六洞学道之流。每至秋分日，即持簿书来访志道之士。尝贬落，所犯为与同宫四人，退居静室，嗟叹其事，恍惚如有欲想。太上责之，谪居人世，为君之妻，二十三年矣。又遇紫霄元君已前至此，今不复近附于君矣。”至闽中，日独居静室。陲既骇异，不敢辄践其间。往往有女真，或二或四。衣长绛衣，作古鬟髻，周身光明，烛耀如昼，来诣其室，升堂连榻，笑语通夕。陲至而看之，亦皆天人语言，不可明辨。试问之，曰：“神仙秘密，难复漏

泄，沉累至重，不可不隐。”陲守其言诫，亦常隐讳。洎陲罢府，恭又解印绶，得家于洛阳。陲以妻之誓，不敢陈泄于恭。后二年，谓陲曰：“少玄之父，寿算止于二月十七日。某虽神仙中人，生于人世，为有抚养之恩，若不救之，枉其报矣。”乃请其父曰：“大人之命，将极于二月十七日。少玄受劬劳之恩，不可不护。”遂发绛箱，取扶桑大帝金书《黄庭》、《内景》之书，致于其父曰：“大人之寿，常数极矣，若非此书，不可救免。今将授父，可读万遍，以延一纪。”乃令恭沐浴南向而跪，少玄当几，授以功章，写于青纸，封以素函，奏之上帝。又召南斗注生真君，附奏上帝。须臾，有三朱衣人自空而来，跪少玄前，进脯羞，吸酒三爵，手持功章而去。恭大异之，私讯于陲，陲讳之。经月余，遵命陲语曰：“玉清真侣，将雪予于太上，今复召为玉皇左侍书玉华君，主化元精气，施布仙品。将欲反神，还于无形，复侍玉皇，归彼玉清。君莫泄是言，遗予父母之念，又以救父之事，泄露神仙之术，不可久留。人世之情，毕于此矣。”陲跪其前，呜呼流涕曰：“下界蚁虱，黷污仙上，永沦秽浊，不得升举。乞赐指喻，以救沉痾，久永不忘其恩。”少玄曰：“予留诗一首以遗子。予上界天人之书，皆云龙之篆，下界见之，或损或益，亦无会者，予当执管记之。”其词曰：“得之一元，匪受自天。太老之真，无上之仙。光含影藏，形于自然。真安匪求，神之久留。淑美其真，体性刚柔。丹青碧虚，上圣之俦。百岁之后，空余坟丘。”陲载拜受其辞，晦其义理，跪请讲贯，以为指明。少玄曰：“君之于道，犹未熟习。上仙之韵，昭明有时，至景申年中，遇琅琊先生能达。其时与君开释，方见天路。未间但当保之。”言毕而卒。九日葬，举棺如空。发椁视之，留衣而蜕。处室十八，居闽三，归洛二，在人间二十三年。后陲与恭皆保其诗，遇儒道适达者

示之，竟不能会。至景申年中，九疑道士王方古，其先琅琊人也。游华岳回，道次于陕郊，时陲亦客于其郡，因诗酒夜话，论及神仙之事，时会中皆贵道尚德，各征其异。殿中侍御史郭固、左拾遗齐推、右司马韦宗卿、王建皆与崔恭有旧，因审少玄之事于陲。陲出涕泣，恨其妻所留之诗绝无会者。方古请其辞，吟咏须臾，即得其旨，叹曰：“太无之化，金华大仙，亦有传于后学哉！”时坐客耸听其辞，句句解释，流如贯珠，凡数千言，方尽其意。因命陲执笔，尽书先生之辞，目曰《少玄玄珠心镜》。好道之士，家多藏之。（出《少玄本传》）

妙女

唐贞元元年五月，宣州旌德县崔氏婢，名妙女，年可十三四。夕汲庭中，忽见一僧，以锡杖连击三下，惊怖而倒，便言心痛。须臾迷乱，针灸莫能知。数日稍间，而吐痢不息。及瘥，不复食，食辄呕吐，唯饵蜀葵花及盐茶。既而清瘦爽彻，颜色鲜华，方说初迷乱之际，见一人引乘白雾，至一处，宫殿甚严，悉如释门西方部。其中天仙，多是妙女之族。言本是提头赖吒天王小女，为泄天门间事，故谪堕人间，已两生矣。赖吒王姓韦名宽，弟大，号上尊。夫人姓李，号善伦。东王公是其季父，名括，第八。妙女自称小娘，言父与姻族同游世间寻索，今于此方得见。前所见僧打腰上，欲女吐泻藏中秽恶俗气，然后得升天。天上居处华盛，各有姻戚及奴婢，与人间不殊。所使奴名群角，婢名金霄、偏条（条字原阙，据明钞本补）凤楼。其前生有一子，名遥，见并依然相识。昨来之日，于金桥上与儿别，赋诗，唯记两句曰：“手攀桥柱立，滴泪天河满。”时自吟咏，悲不自胜。如此五六日病卧，叙先世事。一旦，忽言

上尊及阿母并诸天仙及仆隶等，悉来参谢，即托灵而言曰：“小女愚昧，落在人间，久蒙存恤，相媿无极。”其家初甚惊惶，良久乃相与问答，仙者悉凭之叙言。又曰：“暂借小女子之宅，与世人言语。”其上尊语，即是丈夫声气；善伦阿母语，即是妇人声，各变其语。如此或来或往，日月渐久，谈谐戏谑，一如平人。每来即香气满室，有时酒气，有时莲花香气。后妙女本状如故。忽一日，妙女吟唱。是时晴朗，空中忽有片云如席，徘徊其上。俄而云中有笙声，声调清锵。举家仰听，感动精神。妙女呼大郎复唱，其声转厉。妙女讴歌，神色自若，音韵奇妙，清畅不可言。又曲名《桑柳条》。又言阿母适在云中。如此竟日方散。旬时，忽言：“家中二人欲有肿疾，吾代其患之。”数日后，妙女果背上肋下，各染一肿，并大如杯，楚痛异常。经日，其主母见此痛苦，令求免之，妙女遂冥冥如卧。忽语令添香，于钟楼上呼天仙怀念，其声清亮，悉与西方相应。如此移时，醒悟肿消，须臾平复。后有一婢卒染病甚困，妙女曰：“我为尔白大郎请兵救。”女即如睡状。须臾却醒，言兵已到，急令洒扫，添香静室，遂起支分兵马，匹配几人于某处检校，几人于病人身上束缚邪鬼。其婢即瘥如故，言见兵马形像，如壁画神王，头上着胡帽子，悉金钿也。其家小女子见，良久乃灭。大将军姓许名光，小将曰陈万。每呼之驱使，部位甚多，来往如风雨声。更旬时，忽言织女欲嫁，须往看之。又睡醒而说：“婚嫁礼一如人间。”言女名垂陵子，嫁薛氏，事多不备纪。其家常令妙女绣，忽言个要暂去，请婢凤楼代绣，如此竟日，便作凤楼姿容。精神时异，绣作巧妙，疾倍常时，而不与人言，时时俛首笑。久之言却回，即复本态，无凤楼状也。言大郎欲与僧伽和尚来看娘子，即扫室添香，煎茶待之。须臾遂至，传语问讯，妙女忽笑曰：“大郎何为与上人相扑？”此时

举家俱闻床上踏蹴声甚厉，良久乃去。有时言向西方饮去，回遂吐酒，竟日醉卧。一夕，言将娘子之魂小娘子之魂游看去，使与善伦友言笑。是夕，娘子等并梦向一处，与众人游乐。妙女至天明，便问小娘子梦中事，一一皆同。如此月余绝食。忽一日悲咽而言：“大郎阿母唤某归。”甚凄怆。苦言：“久在世间，恋慕娘子，不忍舍去。”如此数日涕泣。又言：“不合与世人往来，汝意须住，如之奈何？”便向空中辞别，词颇郑重，从此渐无言。告娘子曰：“某相恋不去，既在人间，还须饮食，但与某一红衫子着，及泻药。”如言与之，逐渐饮食。虽时说未来事，皆无应。其有繁细，不能具录。其家纪事状尽如此，不知其婢后复如何。（出《通幽记》）

吴清妻

唐元和十二年，虢州湖城小里正吴清，妻杨氏，号监真。居天仙乡车谷村。因头疼，乃不食。自春及夏，每静坐入定，皆数日。村邻等就看，三度见，得药共二十一丸，以水下；玉液浆两碗，令煎茶饮。四月十五日夜，更焚香端坐，忽不见。十七日，县令自焚香祝请。其夜四更，牛驴惊，见墙上棘中衫子；逡巡，牛屋上见杨氏裸坐，衣服在前，肌肉极冷。扶至院，与村舍焚香声馨，至辰时方醒。称十四日午时，见仙鹤语云：“洗头。”十五日沐浴，五更，有女冠二人并鹤（鹤原作龙，据明钞本改）驾五色云来，乃乘鹤去。到仙方台，见道士云：“华山有同行伴五人，煎茶汤相待。”汴州姓吕，名德真；同州姓张，名仙真；益州姓马，名辨真；宋州姓王，名信真。又到海东山头树木多处，及吐番界山上，五人皆相随。却至仙方台，见仙骨，有尊师云：“此杨家三代仙骨。”令礼拜。却请

归云：“有父在年老。”遂还。有一女冠乘鹤送来。云：“得受仙诗一首，又诗四。”并书于后云：“道启真心觉渐清，天教绝粒应精诚。云外仙歌笙管合，花间风引步虚声。”其二曰：“心清境静闻妙香，忆昔期（心清等十字原阙，据黄本补）君隐处当。一星莲花山头饭，黄精仙人掌上经。”其三曰：“飞鸟莫到人莫攀，一隐十年不下山。袖中短书谁为达？华山道士卖药还。”其四曰：“日落焚香坐醺（醺原作醒，据明钞本改）坛，庭花露湿渐更阑。净水仙童调玉液，春霄羽客化金丹。”其五曰：“摄念精思引彩霞，焚香虚室对烟花。道合云霄游紫府，湛然真境瑞皇家。”（出《逸史》）

卷第六十八 女仙十三

郭翰 杨敬真 封陟

郭 翰

太原郭翰，少简贵，有清标。姿度美秀，善谈论，工草隶。早孤独处，当盛暑，乘月卧庭中。时有清风，稍闻香气渐浓。翰甚怪之，仰视空中，见有人冉冉而下，直至翰前，乃一少女也。明艳绝代，光彩溢目，衣玄绡之衣，曳霜罗之帔，戴翠翘凤凰之冠，蹑琼文九章之履。侍女二人，皆有殊色，感荡心神。翰整衣巾，下床拜谒曰：“不意尊灵迴降，愿垂德音。”女微笑曰：“吾天上织女也。久无主对，而佳期阻旷，幽态盈怀。上帝赐命游人间，仰慕清风，愿托神契。”翰曰：“非敢望也，益深所感。”女为敕侍婢净扫室中，张霜雾丹縠之帟，施水晶玉华之簟，转会风之扇，宛若清秋。乃携手登堂，解衣共卧。其衬体轻红绡衣，似小香囊，气盈一室。有同心龙脑之枕，覆双缕鸳鸯之衾。柔肌腻体，深情密态，妍艳无匹。欲晓辞去，面粉如故。为试拭之，乃本质也。翰送出户，凌云而去。自后夜夜皆来，情好转切。翰戏之曰：“牵郎何在？那敢独行？”对曰：“阴阳变化，关渠何事？且河汉隔绝，无可复知；纵复知之；不足为虑。”因抚翰心前曰：“世人不明瞻瞩耳。”翰又曰：“卿已托灵辰象，辰象之门，可得闻乎？”对曰：“人间观之，只见是星，其中自有宫室居处，群仙皆游观焉。万物

之精，各有象在天，成形在地。下人之变，必形于上也。吾今观之，皆了了自识。”因为翰指列宿分位，尽详纪度。时人不悟者，翰遂洞知之。后将至七夕，忽不复来，经数夕方至。翰问曰：“相见乐乎？”笑而对曰：“天上那比人间？正以感运当尔，非有他故也，君无相忌。”问曰：“卿来何迟？”答曰：“人中五日，彼一夕也。”又为翰致天厨，悉非世物。徐视其衣，并无缝。翰问之，谓翰曰：“天衣本非针线为也。”每去，辄以衣服自随。经一年，忽于一夕，颜色凄恻，涕流交下，执翰手曰：“帝命有程，便可永诀。”遂呜咽不自胜。翰惊惋曰：“尚余几日在？”对曰：“只今夕耳。”遂悲泣，彻晓不眠。及旦，抚抱为别，以七宝碗一留赠，言明年某日，当有书相问。翰答以玉环一双，便履空而去，回顾招手，良久方灭。翰思之成疾，未尝暂忘。明年至期，果使前者侍女。将书函致。翰遂开封，以青缣为纸，铅丹为字，言词清丽，情念重叠。书末有诗二首，诗曰：“河汉虽云阔，三秋尚有期。情人终已矣，良会更何时？”又曰：“朱阁临清汉，琼宫御紫房。佳期情在此，只是断人肠。”翰以香笺答书，意甚谦切。并有酬赠诗二首，诗曰：“人世将天上，由来不可期。谁知一”自此而绝。是年，太史奏织女星无光。翰思不已，凡人间丽色，不复措意。复以继嗣，大义须婚，强娶程氏女，所不称意，复以无嗣，遂成反目。翰后官至侍御史而卒。（出《灵怪集》）

杨敬真

杨敬真，虢州阌乡县长寿乡天仙村田家女也。年十八，嫁同村王清。其夫家贫力田，杨氏妇道甚谨，夫族目之勤力新妇。性沉静，不好戏笑，有暇必洒扫静室，闭门闲居，虽邻妇狎之，

终不相往来。生三男一女，年二十四岁。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夜，告其夫曰：妾神识颇不安，恶闻人言，当于静室宁之，君宜与儿女暂居异室。”夫许之。杨氏遂沐浴，著新衣，焚香闭户而坐。及明，讶其起迟，开门视之，衣服委地床上，若蝉蜕然，身已去矣，但觉异香满屋。其夫惊以告其父母，共叹之。数人来曰：“昨夜方半，有天乐从西而来，似若云中。下于君家，奏乐久之，稍稍上去。合村皆听之，君家闻否？”而异香酷烈，遍数十里。村吏以告县令李邯，遣吏民远近寻逐，皆无踪迹。因令不动其衣，闭其户，以棘环之，冀其或来也，至十八日夜五更，村人复闻云中仙乐异香从东来，复下王家宅，作乐久之而去。王氏亦无闻者。及明来视，其门棘封如故，房中仿佛若有人声。遽（遽原作处，据明抄本改）走告县令李邯，亲率僧道官吏，共开其门，则妇宛在床矣。但觉面目光芒，有非常之色。邯问曰：“向何所去？今何所来？”对曰：“昨十五日夜初，有仙骑来曰：‘夫人当上仙，云鹤即到，宜静室以伺之。’至三更，有仙乐彩仗，霓旌绛节，鸾鹤纷纭，五云来降，入于房中。报者前曰（前曰原作曰前，据明钞本改）‘夫人准籍合仙，仙师使使者来迎，将会于西岳。’于是彩童二人捧玉箱，箱中有奇服，非绮非罗，制若道衣之衣，珍华香洁，不可名状。遂衣之毕，乐作三阙。青衣引白鹤曰：‘宜乘此。’初尚惧其危，试乘之，稳不可言。飞起而五云捧出，彩仗前引，至于华山玉台峰。峰上有磐石，已有四女先在被焉。一人云姓马，宋州人；一人姓徐，幽州人；一人姓郭，荆州人；一人姓夏，青州人。皆其夜成仙，同会于此。旁一小仙曰：‘并舍虚幻，得证真仙，今当定名，宜有真字。’于是马曰信真，徐曰湛真，郭曰修真，夏曰守真。其时五云参差，遍覆崖谷，妙乐罗列，间作于前。五人相庆曰：‘同生浊界，并是凡身，’

一旦修然，遂与尘隔。今夕何夕，欢会于斯，宜各赋诗，以道其意。’信真诗曰：‘几劫澄烦虑，思今身仅成。誓将云外隐，不向世间存。’湛真诗曰：‘绰约离尘世，从容上太清。云衣无绽日，鹤驾没遥程。’修真诗曰：‘华岳无三尺，东瀛仅一杯。入云骑彩凤，歌舞上蓬莱。’守真诗曰：‘共作云山侣，俱辞世界尘。静思前日事，抛却几年身。’敬真亦诗曰：‘人世徒纷扰，其生似梦华。谁言今夕里，俯首视云霞。’既而雕盘珍果，名不可知。妙乐铿锵，响动崖谷。俄而执节者曰：‘宜往蓬莱，谒大仙伯。’五真曰：‘大仙伯为谁？’曰：‘茅君也。’妓乐鸾鹤，复前引东去。倏然间已到蓬莱，其宫皆金银，花木楼殿，皆非人间之制作。大仙伯居金阙玉堂中，侍卫甚严。见五真喜曰：‘来何晚耶？’饮以玉杯，赐以金简、凤文之衣、玉华之冠，配居蓬莱华院。四人者出，敬真独前曰：‘王父年高，无人侍养，请回侍其残年。王父去世，然后从命，诚不忍得乐而忘王父也。惟仙伯哀之。’仙伯曰：‘汝村一千年方出一仙人，汝当其会，无自坠其道。’因敕四真送至其家，故得还也。”邨问昔何修习，曰：“村妇何以知？但性本虚静，闲即凝神而坐，不复俗虑得入胸中耳。此性也，非（非字原阙，据明抄本、许本、黄本补）学也。”又问要去可否，曰：“本无道术，何以能去？云鹤乘迎即去，不来亦无术可召。”于是遂谢绝其夫，服黄冠。邨以状闻州，州闻廉使。时崔从按察陕辅，延之，舍于陕州紫极宫，请王父于别室，人不得升其阶，惟廉使从事及夫人得之，瞻拜者才及阶而已，亦不得升。廉使以闻，唐宪宗召见，舍于内殿。或道而无以对，罢之。今在陕州，终岁不食，食时啗果实，试饮酒二三杯，绝无所食，但容色转芳嫩耳。（出《续玄怪录》）

封 陟

宝历中，有封陟孝廉者，居于少室。貌态洁朗，性颇贞端。志在典坟，僻于林藪，探义而星归腐草，阅经而月坠幽窗，兀兀孜孜，俾夜作昼，无非搜索隐奥，未尝暂纵揭时日也。书堂之畔，景象可窥，泉石清寒，桂兰雅淡，戏猿每窃其庭果，唳鹤频栖于涧松。虚籁时吟，纤埃昼閒。烟锁笏篁之翠节，露滋踟躅之红葩。薜萝衣垣，苔茸毯砌。时夜将午，忽飘异香酷烈，渐布于庭际。俄有辘轳自空而降，画轮轧轧，直凑檐楹。见一仙姝，侍从华丽，玉珮敲磬，罗裙曳云，体欺皓雪之容光，脸夺芙蕖之艳冶，正容敛衽而揖陟曰：“某籍本上仙，谪居下界，或游人间五岳，或止海面三峰。月到瑶阶，愁莫听其凤管；虫吟粉壁，恨不寐于鸳鸯。燕浪语而徘徊，鸾虚歌而缥缈。宝瑟休泛，虬觥懒斟。红杏艳枝，漱含嚙于绮殿；碧桃芳萼，引凝睇于琼楼。既厌晓妆，渐融春思。伏见郎君坤仪浚洁，襟量端明，学聚流萤，文含隐豹。所以慕其真朴，爱以孤标，特谒光容，愿持箕帚。又不知郎君雅旨如何？”陟摄衣朗烛，正色而坐，言曰：“某家本贞廉，性唯孤介。贪古人之糟粕，究前圣之指归，编柳苦辛，燃柏幽暗，布被粝食，烧蒿茹藜。但自固穷，终不斯滥，必不敢当神仙降顾。断意如此，幸早回车。”姝曰：“某乍造门墙，未申恳迫，辄有一诗奉留，后七日更来。”诗曰：“谪居蓬岛别瑶池，春媚烟花有所思。为爱君心能洁白，愿操箕帚奉屏帟。”陟览之若不闻。云輶既去，窗户遗芳，然陟心中不可转也。后七日夜，姝又至，骑从如前时，丽容洁服，艳媚巧言。入白陟曰：“某以业缘遽萦，魔障剋起。蓬山瀛岛，绣帐锦宫，恨起红茵，愁生翠被。难窥舞蝶于芳草，每妒流莺于绮丛，靡不双飞，俱能对跂，自矜孤寝，转憎空闺。

秋却银缸，但凝眸于片月；春寻琼圃；空抒思于残花。所以激切前时，布露丹恳，幸垂采纳，无阻精诚，又不知郎君意竟如何？”陟又正色而言曰：“某身居山藪，志已颛蒙，不识铅华，岂知女色？幸垂速去，无相见尤。”妹曰：“愿不贮其深疑，幸望容其陋质，辄更有诗一章，后七日复来。”诗曰：“弄玉有夫皆得道，刘刚兼室尽登仙。君能仔细窥朝露，须逐云车拜洞天。”陟览又不回意。后七日夜，妹又至，态柔容冶，靓衣明眸。又言曰：“逝波难驻，西日易颓，花木不停，薤露非久，轻沕泛水，只得逡巡，微烛当风，莫过瞬息，虚争意气，能得几时？恃顽韶颜，须臾槁木。所以君夸容鬓，尚未凋零，固止绮罗，贪穷典籍。及其衰老，何以任持？我有还丹，颇能驻命，许其依托，必写襟怀。能遣君寿例三松，瞳方两目，仙山灵府，任意追游。莫种槿花，使朝晨而骋艳；休敲石火，尚昏黑而流光。”陟乃怒目而言曰：“我居书斋，不欺暗室。下惠学证，叔子为师。是何妖精，苦相凌逼？心如铁石，无更多言。倘若迟回，必当窘辱。”侍卫谏曰：“小娘子回车。此木偶人，不足与语；况穷薄当为下鬼，岂神仙配偶耶？”妹长吁曰：“我所以恳恳者，为是青牛道士的苗裔；况此时一失，又须旷居六百年，不是细事。于戏此子，大是忍人。”又留诗曰：“萧郎不顾凤楼人，云涩回车泪脸新。愁想蓬瀛归去路，难窥旧苑碧桃春。”輶辎出户，珠翠响空，泠泠箫笙，杳杳云霞。然陟意不易。后三年，陟染疾而终，为太山所追，束以大锁，使者驱之，欲至幽府。忽遇神仙骑从，清道甚严。使者躬身于路左曰：“上元夫人游太山耳。”俄有仙骑，召使者与囚俱来。陟至彼仰窥，乃昔日求偶仙妹也，但左右弹指悲嗟。仙妹遂索追状曰：“不能于此人无情。”遂索大笔判曰：“封陟往虽执迷，操惟坚洁，实由朴戆，难责风情。宜更延一纪。”左右令陟跪

谢，使者遂解去铁锁也。仙官已释，则幽府无敢追摄。使者却引归，良久苏息。后追悔昔日之事，恸哭自咎而已。（出《传奇》）

卷第六十九 女仙十四

玉蕊院女仙 马士良 张云容 韦蒙妻 慈恩塔院女仙

玉蕊院女仙

长安安业唐昌观，旧有玉蕊花。其花每发，若琼林瑶树。唐元和中，春物方盛，车马寻玩者相继。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绿绣衣，垂双髻，无簪珥之饰，容色婉婉，迥出于众。从以二女冠、三小仆，皆草髻黄衫，端丽无比。既而下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异香芬馥，闻于数十步外。观者疑出自宫掖，莫敢逼而视之。伫立良久，令女仆取花数枝而出。将乘马，顾谓黄衫者曰：“曩有玉峰之期，自此行矣。”时观者如堵，咸觉烟飞鹤唳，景物辉焕。举辔百余步，有轻风拥尘，随之而去。须臾尘灭，望之已在半空，方悟神仙之游。余香不散者经月余。时严休复、元稹、刘禹锡、白居易俱作玉蕊院真人降诗。严休复诗曰：“终日斋心祷玉宸，魂销眼冷未逢真。不如一树琼瑶蕊，笑对藏花洞里人。”又曰：“香车潜下玉龟山，尘世何由睹舜颜。惟有无情枝上雪，好风吹缀绿玉鬟。”元稹诗云：“弄玉潜过玉树时，不教青鸟出花枝。的应未有诸人觉，只是严郎自得知。”刘禹锡诗云：“玉女来看玉树花，异香先引七香车。攀枝弄雪时回首，惊怪人间日易斜。”又曰：“雪蕊琼葩满院春，羽林轻步不生尘。君王帘下徒相问，长伴吹箫别有人。”白居易诗云：“瀛女偷乘风下时，洞中暂歇

弄琼枝。不缘啼鸟春饶舌，青琐仙郎可得知。”（出《剧谈录》）

马士良

唐元和初，万年县有（有字明钞本作所由二字）马士良者，犯事。时进士王爽为京尹，执法严酷，欲杀之。士良乃亡命入南山，至炭谷湫岸，潜于大柳树下。才晓，见五色云下一仙女于水滨，有金槌玉板，连扣数下，青莲涌出，每蕊旋（蕊旋原作叶施，据明钞本改）开。仙女取擘三四枚食之，乃乘云去。士良见金槌玉板尚在，跃下扣之。少顷复出，士良尽食之十数枚，顿觉身轻，即能飞举。遂扞萝寻向者五色云所。俄见大殿崇宫，食莲女子与群仙处于中。覩之大惊，趋下，以其竹杖连击，坠于洪崖涧边。涧水清洁，因急熟睡。及觉，见双鬟小女磨刀，谓曰：“君盗灵药，奉命来取君命。”士良大惧，俯伏求救解之。答曰：“此应难免，唯有神液，可以救君。君当以我为妻。”遂去。逡巡持一小碧瓿，内有饭白色，士良尽食，复寝。须臾起，双鬟曰：“药已成矣。”以示之，七颗光莹，如空青色。士良喜叹。看其腹有似红线处，乃刀痕也。女以药摩之，随手不见。戒曰：“但自修学，慎勿语人。倘漏泄，腹疮必裂。”遂同住于湫侧。又曰：“我谷神之女也，守护上仙灵药，故得救君耳。”至会昌初，往往人见。渔者（渔者二字原阙。据明钞本补）于炭谷湫捕鱼不获，投一帖子，必随斤两数而得。（出《逸史》）

张云容

薛昭者，唐元和末为平陆尉。以气义自负，常慕郭代公、

李北海之为人。因夜值宿，囚有为母复仇杀人者，与金而逸之。故县闻于廉使，廉使奏之，坐谪为民于海东。敕下之日，不问家产，但荷银铛而去。有客田山叟者，或云数百岁矣。素与昭洽，乃赍酒拦道而饮饯之。谓昭曰：“君义士也，脱人之祸而自当之，真荆、聂之俦也！吾请从子。”昭不许，固请乃许之。至三乡夜，山叟脱衣赏酒，大醉，屏左右谓昭曰：“可遁矣。”“与之携手出东郊，赠药一粒曰：‘非唯去疾，兼能绝谷。’”又约曰：“此去但遇道北有林藪繁翳处，可且暂匿，不独逃难，当获美姝。”昭辞行，过兰昌宫，古木修竹，四舍其所。昭逾垣而入，追者但东西奔走，莫能知踪矣。昭潜于古殿之西间，及夜，风清月皎，见阶前三美女，笑语而至，揖让升于花茵，以犀杯酌酒而进之。居首女子酹之曰：“吉利吉利，好人相逢，恶人相避。”其次曰：“良宵宴会，虽有好人，岂易逢耶？昭居窗隙间闻之，又志田生之言，遂跳出曰：“适闻夫人云，好人岂易逢耶？”昭虽不才，愿备好人之数。”三女愕然良久，曰：“君是何人，而匿于此？”昭具以实对，乃设座于茵之南。昭询其姓字，长曰云容，张氏；次曰凤台，萧氏；次曰兰翘，刘氏。饮将酣，兰翘命骰子，谓二女曰：“今夕佳宾相会，须有匹偶，请掷骰子，遇采强者，得荐枕席。”乃遍掷，云容采胜。翘遂命薛郎近云容姊坐，又持双杯而献曰：“真所谓合卺矣！”昭拜谢之。遂问：“夫人何许人？何以至此？”容曰：“某乃开元中杨贵妃之侍儿也。妃甚爱惜，常令独舞《霓裳》于绣岭宫。妃赠我诗曰：‘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裊裊秋烟里。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诗成，明皇吟咏久之，亦有继和，但不记耳。遂赠双金扼臂，因此宠幸愈于群辈。此时多遇帝与申天师谈道，予独与贵妃得窃听，亦数侍天师茶药，颇获天师悯之。因闲处，叩头乞药。师云：‘吾不惜，但

汝无分，不久处世。如何？’我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天师乃与绛雪丹一粒曰：‘汝但服之，虽死不坏。但能大其棺、广其穴、含以真玉、疏而有风，使魂不荡空，魄不沉寂。有物拘制，陶出阴阳，后百年，得遇生人交精之气，或再生，便为地仙耳。’我没兰昌之时，具以白贵妃。贵妃恤之，命中贵人陈玄造受其事。送终之器，皆得如约。今已百年矣。仙师之兆，莫非今宵良会乎！此乃宿分，非偶然耳。’昭因诘申天师之貌，乃田山叟之魁梧也。昭大惊曰：‘山叟即天师明矣！不然，何以委曲使予符曩日之事哉？’又问兰、凤二子。容曰：‘亦当时宫人有容者，为九仙媛所忌，毒而死之。藏吾穴侧，与之交游，非一朝一夕耳。’凤台请击席而歌，送昭、容酒歌曰：‘脸花不绽几含幽，今夕阳春独换秋。我守孤灯无白日，寒云陇上更添愁。’兰翘和曰：‘幽谷啼莺整羽翰，犀沉玉冷自长叹。月华不忍扃泉户，露滴松枝一夜寒。’云容和曰：‘韶光不见分成尘，曾饵金丹忽有神。不意薛生携旧律，独开幽谷一枝春。’昭亦和曰：‘误入宫垣漏网人，月华静洗玉阶尘。自疑飞到蓬莱顶，琼艳三枝半夜春。’诗毕，旋闻鸡鸣。三人曰：‘可归室矣。’昭持其衣，超然而去。初觉门户至微，及经阃，亦无所妨。兰、凤亦告辞而他往矣。但灯烛荧荧，侍婢凝立，帐帷彩绣，如贵戚家焉。遂同寝处，昭甚慰喜。如此数夕，但不知昏旦。容曰：‘吾体已苏矣，但衣服破故，更得新衣，则可起矣。今有金扼臂，君可持往近县易衣服。’昭惧不敢去，曰：‘恐为州邑所执。’容曰：‘无惮，但将我白绡去，有急即蒙首，人无能见矣。’昭然之，遂出三乡货之。市其衣服，夜至穴，则容已迎门而笑。引入曰：‘但启椁，当自起矣。’昭如其言，果见容体已生。及回顾帷帐，但一大穴，多冥器服玩金玉。唯取宝器而出，遂与容同归金陵幽栖。至今见在，容

鬓不衰，岂非俱饵天师之灵药耳？申师名元也。（出《传奇》）

韦蒙妻

韦蒙妻许氏，居东京翊善里。白云：“许氏世有神仙，皆上为高真，受天帝重任。”性洁净，熟《诗》、《礼》二经，事舅姑以孝闻。蒙为尚书郎，早夭。许舅姑亦亡，唯一女，年十二岁，甚聪慧，已能记《易》及《诗》。忽无疾而卒。许甚怜之，不忍远葬，殡于堂侧。居数月，闻女于殡宫中语。许与侍婢总笄，发棺视之，已生矣。言初卒之状云：“忽见二青衣童子，可年十二三，持一红幡来庭中，呼某名曰：‘韦小真，天上召汝。’”于是引之升天。可半日到天上，见宫阙崇丽，天人皆锦绣毛羽五色之衣，金冠玉笏。亦多玉童玉女，皆珠玉五色之衣。花木如琉璃宝玉之形，风动，有声如乐曲，铿锵和雅。既到宫中，见韩君司命曰：“汝九世祖有功于国，有惠及人。近已擢为地下主者，即迁地仙之品。汝母心于至道，合陟仙阶，即令延汝于丹陵之阙。汝祖考三世，皆已生天矣。”遂使二童送归。母便可斋沐，太乙使者即当至矣。”许持《妙真经》，往往感致异香。及殊常光色。众共异之。已十余年矣，及小真归后三日，果有仙乐之声下其庭中。许与小真、总笄一时升天，有龙虎兵骑三十余人导从而去。乃长庆之年辛丑岁也。（出《仙传拾遗》）

慈恩塔院女仙

唐太和二年，长安城南韦曲慈恩寺塔院，月夕，忽见一美妇人，从三四青衣来，绕佛塔言笑，甚有风味。回顾侍婢曰：

“白院主，借笔砚来。”乃于北廊柱上题诗曰：“黄子陂头好月明，忘却华筵到晓行。烟收山低翠黛横，折得荷花赠远生。题讫，院主执烛将视之，悉变为白鹤，冲天而去。书迹至今尚存。（出《河东记》）

卷第七十 女仙十五

许飞琼 裴玄静 戚玄符 徐仙姑 缙仙姑 王氏女
薛玄同 戚逍遥 茶姥 张建章 周宝

许飞琼

唐开成初，进士许瀍游河中，忽得大病，不知人事，亲友数人。环坐守之，至三日，蹶然而起，取笔大书于壁曰：“晓入瑶台露气清，坐中唯有许飞琼。尘心未尽俗缘在，十里下山空月明。”书毕复寐。及明日，又惊起，取笔改其第二句曰“天风飞下步虚声”。书讫，兀然如醉，不复寐矣。良久，渐言曰：“昨梦到瑶台，有仙女三百余人，皆处大屋。内一人云是许飞琼，遣赋诗。及成，又令改曰：‘不欲世间人知有我也。’既毕，甚被赏叹，令诸仙皆和，曰：‘君终至此，且归。’若有人导引者，遂得回耳。”（出《逸史》）

裴玄静

裴玄静，缙氏县令升之女，鄆县尉李言妻也。幼而聪慧，母教以诗书，皆诵之不忘。及笄，以妇功容自饰。而好道，请于父母，置一静室披戴。父母亦好道，许之。日以香火瞻礼道像，女使侍之，必逐于外。独居，别有女伴言笑。父母看之，

复不见人，诘之不言。洁思闲淡，虽骨肉常见，亦执礼，曾无慢容。及年二十，父母欲归于李言。闻之，固不可，唯愿入道，以求度世。父母抑之曰：“女生有归是礼，妇时不可失，礼不可亏。倘入道不果，是无所归也。南岳魏夫人亦从人育嗣，后为上仙。”遂适李言，妇礼臻备。未一月，告于李言：“以素修道，神人不许为君妻，请绝之。”李言亦慕道，从而许焉。乃独居静室焚修。夜中闻言笑声，李言稍疑，未之敢惊，潜壁隙窥之。见光明满室，异香芬馥。有二女子，年十七八，凤髻霓衣，姿态婉丽。侍女数人，皆云髻绡服，绰约在侧。玄静与二女子言谈。李言异之而退。及旦问于玄静，答曰：“有之，此昆仑仙侣相省。上仙已知君窥，以术止之，而君未觉。更来慎勿窥也，恐君为仙官所责。然玄静与君宿缘甚薄，非久在人间之道。念君后嗣未立，候上仙来，当为言之。”后一夕，有天女降李言之室。经年，复降，送一儿与李言：“此君之子也，玄静即当去矣。”后三日，有五云盘旋，仙女奏乐，白凤载玄静升天，向西北而去。时大中八年八月十八日，在温县供道村李氏别业。（出《续仙传》）

戚玄符

戚玄符者，冀州民妻也。三岁得疾而卒。父母号恸方甚，有道士过其门曰：“此可救也。”抱出示之曰：“此必为神仙，适是气厥耳。”衣带中解黑符以救之，良久遂活。父母致谢，道士曰：“我北岳真君也。此女可名玄符，后得升天之道。”言讫不见。遂以为名。及为民妻，而舅姑严酷，侍奉益谨。常谓诸女曰：“我得人身，生中国，尚为女子，此亦所阙也。父母早丧，唯舅姑为尊耳，虽被捶楚，亦无所怨。”夜有神仙

降之，授以灵药。不知其所修何道，大中十年丙子八月十日升天。（出壙城《集仙录》）

徐仙姑

徐仙姑者，北齐仆射徐之才女也，不如其师。已数百岁，状貌常如二十四五岁耳。善禁咒之术，独游海内，名山胜境，无不周遍。多宿岩麓林窟之中，亦寓止僧院。忽为豪僧十辈，微词所嘲，姑骂之。群僧激怒，欲以力制，词色愈悖。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弃家云水，不避蛟龙虎狼，岂惧汝鼠辈乎？”即解衣而卧，遽撤其烛。僧喜，以为得志。迟明，姑理策出山，诸僧一夕皆僵立尸坐，若被拘缚，口噤不能言。姑去数里，僧乃如故。来往江表，吴人见之四十余年，颜色如旧。其行若飞，所至之处，人畏敬若神明矣，无敢戏侮者。咸通初，谓剡县白鹤观道士陶萇云曰：“我先君仕北齐，以方术闻名，阴功及物，今亦得道。故我为福所及，亦延年长生耳。”以此推之，即之才女也。（出壙城《集仙灵》）

缙仙姑

缙仙姑，长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余，容色甚少。于魏夫人仙坛精修香火，十余年，孑然无侣。坛侧多虎，游者须结队执兵而入，姑隐其间，曾无怖畏。数年后，有一青鸟，形如鸠鸽，红顶长尾，飞来所居，自语云：“我南岳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独栖穷林，命我为伴。”他日又言：“西王母姓缙，乃姑之祖也。闻姑修道勤至，将有真官降而授道，但时未至耳，宜勉于修励也。”每有人游山，必青鸟先言其姓字。

又曰：“河南缑氏，乃王母修道之故山也。”又一日，青鸟飞来曰：“今夕有暴客，无害，勿以为怖也。”其夕，果有十余僧来毁魏夫人仙坛，乃一大石，方可丈余，其下空浮，寄他石之上，每一人推之则摇动，人多则屹然而震。是夕，群僧持火挺刃，将害仙姑。入其室，姑在床上而僧不见。僧既出门，即摧坏仙坛，轰然有声，山震谷裂。谓已颠坠矣，而终不能动，僧相率奔走。及明，有远村至者云：“十僧中有九僧为虎所食，其一不共推，故免。”岁余，青鸟语姑迁居他所，因徙居湖南，鸟亦随之而往。人未尝会其语。郑畋（畋原作略，据明钞本改。下同）自承旨学士左迁梧州，师事于姑。姑谓畋曰：“此后四海多难，人间不可久居，吾将隐九疑矣。”一旦遂去。（出壙城《集仙录》）

王氏女

王氏女者，徽之侄也。父随兄入关，徽之时在翰林，王氏与所生母刘及嫡母裴寓居常州义兴县湖洑渚桂岩山，与洞灵观相近。王氏自幼不食酒肉，攻词翰，善琴，好无为清静之道。及长，誓志不嫁。常持大洞三十九章道德章句，户室之中，时有异香气。父母敬异之。一旦小疾，裴与刘于洞灵观修斋祈福，是日稍愈，亦同诣洞灵佛像前。焚香祈祝。及晓归，坐于门右片石之上，题绝句曰：“玩水登山无足时，诸仙频下听吟诗。此心不恋居人世，唯见天边双鹤飞。”此夕奄然而终。及明，有二鹤栖于庭树，有仙乐盈室，觉有异香。远近惊异，共奔看之。邻人以是白于湖洑镇吏详验，鹤已飞去，因囚所报者。裴及刘焚香告之曰：“汝若得道，却为降鹤，以雪邻人，勿使其滥获罪也。”良久，双鹤降于庭，旬日又降。葬于桂岩之下，

棺轻，但闻香气异常。发棺视之。止衣舄而已。今以桂岩所居为道室。即乾符元年也。（出壙城《集仙录》）

薛玄同

薛氏者，河中少尹冯徽妻也，自号玄同。适冯徽，二十年乃言素志，称疾独处，焚香诵《黄庭经》，日二三遍。又十三年，夜有青衣玉女二人降其室，将至，有光如月，照其庭庑，香风飒然。时秋初，残暑方甚，而清凉虚爽，飘若洞中。二女告曰：“紫虚元君主领南方，下校文籍，命诸真大仙，于六合之内，名山大川，有志道者，必降而教之。玄同善功，地司累奏，简在紫虚之府；况闻女子立志，君尤嘉之，即日将亲降于此。”如此凡五夕，皆焚香严盛，以候元君。咸通十五年七月十四日，元君与侍女群真二十七人降于其室，玄同拜迎于门。元君憩坐良久，示以《黄庭》澄神存修之旨，赐九华丹一粒，使八年后吞之，“当遣玉女飏车，迎汝于嵩岳矣。”言讫散去。玄同自是冥心静神，往往不食，虽真仙降眄，光景烛空，灵风异香，云璈钧乐，奏于其室，冯徽亦不知也，常复毁笑。及黄巢犯关，冯与玄同寓晋陵。中和元年十月，舟行至渚口，欲抵别墅，忽见河滨有朱紫官吏及戈甲武士，立而序列，若迎候状。所在寇盗，舟人见之，惊愕不进。玄同曰：“无惧也。”即移舟及之，官吏皆拜。玄同曰：“未也，犹在春中，但去，无速也。”遂各散去。同舟者莫测之。明年二月，玄同沐浴，饵紫灵所赐之丹，二仙女亦密降其室。十四日，称疾而卒，有仙鹤三十六只，翔集庭宇。形质柔缓，状若生人，额中有白光一点，良久化为紫气。沐浴之际，玄发重生，立长数寸。十五日夜，云彩满空，忽尔雷电，棺盖飞在庭中，失尸所在，空衣而已。

异香群鹤，浹旬不休。时僖宗在蜀，浙西节度使周宝表其事，诏付史官。（出《墉城集仙录》）

戚逍遥

戚逍遥，冀州南宫人也。父以教授自资。逍遥十余岁，好道清淡，不为儿戏。父母亦好道，常行阴德。父以《女诫》授逍遥，逍遥曰：“此常人之事耳。”遂取老子仙经诵之。年二十余，适同邑蒯淦。舅姑酷，责之以蚕农怠惰。而逍遥旦夕以斋洁修行为事，殊不以生计在心，蒯淦亦屡责之。逍遥白舅姑，请返于父母。及父母家亦逼迫，终以不能为尘俗事，愿独居小室修道，以资舅姑。蒯淦及舅姑俱疑，乃弃之于室。而逍遥但以香水为资，绝食静想，自歌曰：“笑看沧海欲成尘，王母花前别众真。千岁却归天上去，一心珍重世间人。”蒯氏及邻里悉以为妖。夜闻室内有人语声，及晓，见逍遥独坐，亦不惊。又三日晨起，举家闻屋裂声如雷，但见所服衣履在室内，仰视半天，有云雾鸾鹤，复有仙乐香辇，彩仗罗列，逍遥与仙众俱在云中，历历闻分别言语。蒯淦驰报逍遥父母，到犹见之。郭邑之人，咸奔观望，无不惊叹。（出《续仙传》）

茶姥

广陵茶姥，不知姓氏乡里。常如七十岁人，而轻健有力，耳聪目明，发鬓滋黑。耆旧相传云：晋之南渡后，见之数百年，颜状不改。每旦，将一器茶卖于市，市人争买。自旦至暮，而器中茶常如新熟，未尝减少。吏系之于狱，姥持所卖茶器，自牖中飞去。（出《墉城集仙录》）

张建章

张建章为幽州行军司马。先好经史，聚书至万卷。所居有书楼，但以披阅清净为事。曾赍府帅命往渤海，遇风波泊舟，忽有青衣泛一叶舟而至，谓建章曰：“奉大仙命请大夫。”建章应之。至一大岛，见楼台岿然，中有女仙处之，侍翼甚盛，器食皆建章故乡之常味也。食毕告退，女仙谓建章曰：“子不欺暗室，所谓君子也。勿患风涛之苦，吾令此青衣往来导之。”及还，风波寂然，往来皆无所惧。及回至西岸，经太宗征辽碑，半没水中。建章以帛裹面摸而读之，不失一字。其笃学如此，蓟门之人，皆能说之。（出《北梦琐言》）

周 宝

周宝为浙西节度使，治城隍，至鹤林门得古墓，棺槨将腐。发之，有一女子面如生，铅粉衣服皆不败。掌役者以告，宝亲视之，或曰：“此当时是尝饵灵药，待时而发，发则解化之期矣。”宝即命改葬之，具车舆声乐以送。宝与僚属登城望之。行数里，有紫云覆輶车之上。众咸见一女子，出自车中，坐于紫云，冉冉而上，久之乃没。开棺则空矣。（出《稽神录》）

卷第七十一 道术一

赵高 董仲君 葛玄 窦玄德

赵 高

秦王子婴，常寝于望夷宫。夜梦有人，身長十丈，鬢发绝伟，纳玉舄而乘丹车，驾朱马，至宫门云：“欲见秦王婴。”阍者许进焉。子婴乃与之言。谓婴曰：“予是天使也，从沙丘来。天下将乱，当有欲诛暴者，翌日乃起。”子婴既疑赵高，因囚高于咸阳狱。纳高于井中，七日不死；更以镬煮之，亦七日不沸。戮之。子婴问狱吏曰：“高其神乎？”狱吏曰：“初囚高之时，见高怀有一青丸，大如雀卵。时方士说云：‘赵高先世受韩众丹法。受此丹者，冬日坐于冰，夏日卧于炉上，不觉寒热也。’”及高戮，子婴弃尸于九逵之路，泣哭者千家。咸见一青雀从高尸中出，直飞入云。九转之验，信于是乎！（出王子年《拾遗记》）

董仲君

汉武帝嬖李夫人。及夫人死后，帝欲见之，乃诏董仲君，与之语曰：“朕思李氏，其可得见乎？”仲君曰：“可远见而不可同于帷席。”帝曰：“一见足矣，可致之。”仲君曰：“黑河之北，有对野之都也。出潜英之石，其色青，质轻如毛羽，

寒盛则石温，夏盛则石冷。刻之为人像，神语不异真人。使此石像往，则夫人至矣。此石人能传译人语，有声无气，故知神异也。”帝曰：“此石可得乎？”仲君曰：“愿得楼船百艘，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者，皆使明于道术，赍不死之药，乃至海。经十年而还，昔之去人，或升云不归，或托形假死，获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即令工人，依先图刻作李夫人形。俄而成，置于轻纱幕中，宛若生时。帝大悦，问仲君曰：“可得近乎？”仲君曰：“譬如中宵忽梦，而昼可得亲近乎？此石毒，特宜近望，不可迫也。勿轻万乘之尊，惑此精魅也。”帝乃从其谏。见夫人毕，仲君使人舂此石人为九段，不复思梦，乃筑梦灵台，时祀之。（出王子年《拾遗记》）

葛 玄

葛玄，字孝先，从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经》，未及合作，常服饵术。尤长于治病，鬼魅皆见形，或遣或杀。能绝谷，连年不饥；能积薪烈火而坐其上，薪尽而衣冠不灼。饮酒一斛，便入深泉涧中卧，酒解乃出，身不濡湿。玄备览《五经》，又好谈论。好事少年数十人，从玄游学。尝船行，见器中藏书札符数十枚，因问：“此符之验，能为何事？可得见否？”玄曰：“符亦何所为乎？”即取一符投江中，流而下。玄曰：“何如？”客曰：“吾投之亦能尔。”玄又取一符投江中（自“流而下”至“投江中”句，原阙，据明钞本补），逆流而上。曰：“何如？”客曰：“异矣！”又取一符投江中，停立不动。须臾下符上、上符下，三符合一处，玄乃取之。又江边有一洗衣女，玄谓诸少年曰：“吾为卿等走此女，何如？”客曰：“善。”乃投一符于水中，女便惊走，数里许不止。玄曰：“可

以使止矣。”复以一符投水中，女即止还。人问女：“何怖而走？”答曰：“吾自不知何故也。”玄常过主人，主人病，祭祀道精。精（精字原阙，据明钞本补）人使玄饮酒，精人言语不逊。玄大怒曰：“奸鬼敢尔！”敕五伯曳精人，缚柱鞭脊。即见如有人牵精人出者，至庭抱柱，解衣投地，但闻鞭声，血出流漓，精人故作鬼语乞命。玄曰：“赦汝死罪。汝能令生人病愈否？”精人曰：“能。”玄曰：“与汝三日期，病者不愈，当治汝。”精人乃见放。玄尝行过庙，此神常使往来之人，未至百步，乃下骑乘。中有大树数十株，上有众鸟，莫敢犯之。玄乘车过，不下，须臾有大风回逐玄车，尘埃漫天，从者皆辟易。玄乃大怒曰：“小邪敢尔！”即举手止风，风便止。玄还，以符投庙中，树上鸟皆堕地而死。后数日，庙树盛夏皆枯，寻庙屋火起，焚烧悉尽。玄见买鱼者在水边，玄谓鱼主曰：“欲烦此鱼至何伯处，可乎？”鱼人曰：“鱼已死矣，何能为？”玄曰：“无苦也。”乃以鱼与玄。玄以丹书纸纳鱼腹，掷鱼水中。俄顷，鱼还跃上岸，吐墨书青色，如大叶而飞去。玄常有宾后来者，出迎之，座上又有一玄，与客语，迎送亦然。时天寒，玄谓客曰：“贫居，不能人人得炉火，请作火，共使得暖。”玄因张口吐气，赫然火出，须臾满屋，客尽得如在日中，亦不甚热。诸书生请玄作可以戏者。玄时患热，方仰卧，使人以粉粉身，未及结衣。答曰：“热甚，不能起作戏。”玄因徐徐以腹揩屋栋数十过，还复床上，及下，冉冉如云气。腹粉着屋栋，连日犹在。玄方与客对食，食毕漱口，口中饭尽成大蜂数百头，飞行作声。良久张口，群蜂还飞入舞，皆应弦节如人；玄止之即止。玄冬中能为客设生瓜，夏致冰雪。又能取数十钱，使人散投井中，玄徐徐以器于上呼钱出，于是一一飞从井中出，悉入器中。玄为客致酒，无人传杯，杯自至人前，或饮不尽，

杯亦不去。画流水，即为逆流十丈余。于时有一道士，颇能治病，从中国来，欺人，言我数百岁。玄知其诳，后会众坐。玄谓所亲曰：“欲知此公年否？”所亲曰：“善。”忽有人从天上下，举座瞩目。良久集地，着朱衣进贤冠，入至此道士前曰：“天帝诏问公之定年几许，而欺诳百姓！”道士大怖，下床长跪，答曰：“无状，实年七十三。”玄因抚手大笑。忽然失朱衣所在，道士大惭，遂不知所之。吴大帝请玄相见，欲加荣位，玄不听，求去不得，以客待之。常共游宴，坐上见道间人民请雨，帝曰：“百姓请雨，安可得乎？”玄曰：“易得耳。即便书符著社中，一时之间，天地晦冥，大雨流注，中庭可平地水尺余。帝曰：“水宁可使有鱼乎？”玄曰：“可。”复书符水中。须臾，有大鱼百许头，亦各长一二尺，走水中。帝曰：“可食乎？”玄曰：“可。”遂使取治之，乃真鱼也。常从帝行舟，遇大风，百官船无大小多濡没，玄船亦沦失所在。帝叹曰：“葛公有道，亦不能免此乎！”乃登四望山，使人船钩，船没已经宿，忽见玄从水上来。既至，尚有酒色。谢帝曰：“昨因侍从，而伍子胥见强牵过，卒不得舍去。烦劳至尊，暴露水次。”玄每行，卒逢所亲，要于道间树下，折草刺树，以杯器盛之，汁流如泉，杯满即止。饮之，皆如好酒。又取土石草木以下酒，入口皆是鹿脯。其所刺树，以杯承之，杯至即汁出，杯满即止。他人取之，终不为出也。或有请玄，玄意不欲往，主人强之，不得已随去。行数百步，玄腹痛，止而卧地，须臾死，举头头断，举四肢四肢断；更臭烂虫生，不可复近。请之者遽走告玄家，更见玄故在堂上。此人亦不敢言之，走还向玄死处，已失玄尸所在。与人俱行，能令去地三四尺，仍并而步。又玄游会稽，有贾人从中国过神庙，庙神使主簿教语贾人曰：“欲附一封书与葛公，可为致之。”主簿因以函书掷贾

人船头，如钉着，不可取。及达会稽，即以报玄。玄自取之，即得。语弟子张大言曰：“吾为天子所逼留，不遑作大药，今当尸解，八月十三日日中时当发。”至期，玄衣冠入室，卧而气绝，其色不变。弟子烧香守之三日，夜半忽大风起，发屋折木，声如雷，炬灭。良久风止，忽失玄所在，但见委衣床上，带无解者。旦问邻家，邻家人言了无大风，风止止一宅，篱落树木，皆败拆也。（出《神仙传》）

窦玄德

窦玄德，河南人也。贞观中，任都水使者，时年五十七，奉使江西。发路上船，有一人附载。窦公每食余，恒啗附载者，如是数日，欲至扬州，附载辞去。公问曰：“何速？”答曰：“某是司命使者，因窦都水往扬州，司命遣某追之。”公曰：“都水即是某也，何不早言？”答曰：“某虽追公，公命合终于此地，此行未至，不可漏泄，可以随公至此。在路蒙公余食，常愧于怀，意望免公此难，以报长者深惠。”公曰：“可襁否？”答曰：“彼闻道士王知远乎？”公曰：“闻之。”使者曰：“今见居扬州府。幽冥间事甚机密，幸勿泄之。但某在船日，恒赖公赐食，怀愧甚深。今不拯（拯原作极，据明钞本改）公，遂成负德。王尊师行业幽显，众共尊敬。其所施为，人天钦尚。与人章醮，有厄难者，天曹皆救。公可屈节咨请，得度斯难。明晚当奉报灭否。”公既奉敕，初到扬州，长史已下诸官皆来迎。公未论事，但问官僚，见王尊师乎。于时诸官，莫测其意，催遣迎之。须臾，王尊师至，屏左右具陈情事。师曰：“比内修行正法，至于祭醮之业，皆所不为。公衔命既重，勉励为作，法之效验，未敢悬知。”于是命侍童写章，登坛拜奏。明晚，

使者来报公曰：“不免矣。”公又求哀甚切。使者曰：“事已如此，更令奏之，明晚当报。仍买好白纸作钱，于净处咨白天曹吏，使即烧却；若不烧，还不得用。不尔，曹司稽留，行更得罪。”公然之，又白师，师甚不悦。公曰：“惟命是遵，愿垂拯济。”师哀之，又奏。明晚使者来，还报云：“不免。”公苦问其故，初不肯言，后俯首答曰：“道家章奏，犹人间上章表耳。前上之章，有字失体；次上之章，复草书‘仍乞’二字。表奏人主，犹须整肃，况天尊大道，其可忽诸？所上之章，咸被弃掷，既不闻彻，有何济乎？”公又重使令其请托，兼具以事白师。师甚悦云：“审尔乎！比窃疑章表符奏，缪妄而已。如公所言，验若是乎！”乃于坛上取所奏之章，见字误书草，一如公言。师云：“今奏之章，贫道自写。”再三合格，如法奏之。明旦使者报公云：“事已谐矣。”师曰：“此更延十二年。”公谓亲表曰：“比见道家法，未尝信之。今蒙济拔，其验如兹。从今以往，请终身事之。”便就清都观尹尊师受法箓，举家奉道。春秋六十九而卒。（出《玄门灵妙记》）

卷第七十二 道术二

张山人 王夔 陆生 辅神通 孙甌生 叶静能
袁隐居 骡鞭客 许君 杜巫

张山人

唐曹王贬衡州。时有张山人，技术之士。王常出猎，因得群鹿十余头，困已合，计必擒获，无何失之，不知其处，召山人问之。山人曰：“此是术者所隐。”遂索水，以刀汤禁之。少顷，于水中见一道士，长才及寸，负囊拄杖，敝敝而行。众人视之，无不见者。山人乃取布针，就水中刺道士左足，遂见跛足而行。即告曰：“此人易追，止十余里。”遂命走向北逐之，十余里，果见道士跛足行行，与水中见者状貌同，遂以王命邀之。道士笑而来。山人曰：“不可责怒，但以礼求请之。”道士至，王问鹿何在。曰：“鹿在矣。向见诸鹿无故即死，故哀之，所以禁隐；亦不敢放，今在山侧耳。”王遣左右视之，诸鹿隐于小坡而不动。王问其患足之由，曰：“行数里，忽患之。”王召山人，与之相视，乃旧识焉，其足寻亦平复。乃是郴州连山观侯生，即从容遣之。未期，有一客过郴州，寄宿此观，缚马于观门，粪污颇甚，观主见而责之。客大怒，诟骂道士而去。未十日，客忽遇张山人。山人谓曰：“君方有大厄，盖有所犯触。”客即说前日与道士争骂之由。山人曰：“此异

人也，为君致祸，却速往辞谢之。增强走去不然，不可脱也。此为震厄。君今夕所至，当截一柏木，长与身齐，致所卧处，以衣衾盖之；身别处一屋，以枣木作钉子七枝，钉地依北斗状，仍建辰位，身居第二星下伏，当免矣。”客大惊，登时即回，求得柏木，来郴州，宿于山馆，如言设法。半夜，忽大风雨，雷电震于前屋，须臾电光直入所止。客伏于星下，不敢动。电入屋数四，如有搜获之状，不得而止。比明前视，柏木已为粉矣。客益惧，奔谢观主，哀求生命，久而方解。谓客曰：“人不可轻也。毒蛇之辈，尚能害人，岂合无状相件乎！今已舍子矣。”客首罪而去，遂求张山人，厚报之也。（出《原化记》）

王 旻

太和先生王旻，得道者也。常游名山五岳，貌如三十余人。其父亦道成，有姑亦得道，道高于父。旻常言：“姑年七百岁矣。”有人知其姑者，常在衡岳，或往来天台罗浮，貌如童婴。其行比陈夏姬，唯以房中术致不死，所在夫婿甚众。天宝初，有荐旻者，诏征之，至则于内道场安置。学通内外，长于佛教。帝与贵妃杨氏旦夕礼谒，拜于床下，访以道术，旻随事教之。然大约在于修身俭约，慈心为本，以帝不好释典，旻每以释教引之，广陈报应，以开其志。帝亦雅信之。旻虽长于服饵，而常饮酒不止，其饮必小爵，移晷乃尽一杯，而与人言谈，随机应对，亦神者也。人退皆得所未得。其服饰随四时变改。或食鲫鱼，每饭稻米，然不过多，至葱韭荤辛之物、咸酢非养生者，未尝食也。好劝人食芦荟根叶，云：“久食功多力甚，养生之物也。”人有传世世见之，而貌皆如故，盖及千岁矣，在京多年。天宝六年，南岳道者李遐周，恐其恋京不出，乃宣言曰：

“吾将为帝师，授以秘篆。”帝因令所在求之。七年冬而遐周至，与旻相见，请曰：“王生恋世乐，不能出耶？可以行矣。”于是劝旻令出。旻乃请于高密牢山合炼，玄宗许之，因改牢山为辅唐山，许瀍居之。旻尝言：张果天仙也，在人间三千年矣；姜抚地仙也，寿九十三矣。抚好杀生命，以折己寿，是仙家所忌，此人终不能白日升天矣。”（出《纪闻》）

陆 生

唐开元中，有吴人陆生，贡明经举在京。贫无仆从，常早就识（就识原作欲试，据明钞本改），自驾其驴。驴忽惊跃，断缰而走。生追之，出启夏门。直至终南山下，见一径，登山，甚熟。此驴直上，生随之上，五六里至一处，甚平旷，有人家，门庭整肃。生窥之，见茅斋前有葡萄架，其驴系在树下。生遂叩门。良久，见一老人开门，延生入，颜色甚异，颇修敬焉。遂命生曰：“坐。”生求驴而归。主人曰：“郎君止为驴乎？得至此，幸会也。某故取驴以召君，君且少留，当自悟矣。”又延客入宅，见华堂邃宇，林亭池沼，盖仙境也。留一宿，馈以珍味，饮酒欢乐，声技皆仙者。生心自惊骇，未测其故。明日将辞，主人曰：“此实洞府。以君有道，吾是以相召。”指左右童隶数人曰：“此人本皆城市屠沽，皆吾所教，道成者能兴云致雨，坐在立亡，浮游世间，人不能识。君当处此，而寿与天地长久，岂若人间浮荣蛊菌之辈！子愿之乎？”生拜谢曰：“敬授教。”老人曰：“授学师资之礼，合献一女。度君无因而得，今授君一术求之。”遂令取一青竹，度如人长，授之曰：“君持此入城，城中朝官，五品以上、三品以下家人，见之，投竹于彼，而取其女来。但心存吾约，无虑也；然慎勿入

权贵家，力或能相制伏。”生遂持杖入城。生不知公卿第宅，已入数家，皆无女，而人亦无见其形者。误入户部王侍郎宅，复入阁，正见一女临镜晨妆。生投杖于床，携女而去。比下阶顾，见竹已化作女形，僵卧在床。一家惊呼云：“小娘子卒亡！”生将女去，会侍郎下朝，时权要谒请盈街，宅门重邃，不得出，隐于中门侧。王闻女亡，入宅省视，左右奔走不绝。须臾，公卿以下，皆至门矣。时叶天师在朝，奔遣邀屈。生隐于户下半日矣。少顷，叶天师至，诊视之曰：“此非鬼魅，乃道术者为之尔。”遂取水喷咒死女，立变为竹。又曰：“此亦不远，搜尚在。”遂持刀禁咒，绕宅寻索，果于门侧得生。生既被擒，遂被枷锁捶拷，讯其妖状，生遂述其本情。就南山同取老人，遂令锯项。领从人至山下，往时小径，都已无矣。所司益以为幻妄，将领生归。生向山恸哭曰：“老人岂杀我耶！”举头望见一径，见老人杖策而下，至山足，府吏即欲前逼。老人以杖画地，遂成一水，阔丈余。生叩头哀求，老人曰：“吾去日语汝，勿入权贵家。故违我命，患自掇也；然亦不可不救尔。”从人惊视之次，老人取水一口噀之，黑雾数里，白昼如暝，人不相见。食顷而散，已失陆生所在，而枷锁委地，山上小径与水，皆不见矣。（出《原化记》）

辅神通

道士辅神通者，家在蜀州，幼而孤贫，恒为人牧牛以自给。神通牧所，恒见一道士往来，因尔致敬相识。数载，道士谓神通曰：“能为弟子否？”答曰：“甚快。”乃引神通入水中，谓通曰：“我入之时，汝宜随之，无惮为也。”既入，使至其居所，屋宇严洁，有药囊丹灶，床下悉大还丹。遂使神通看火，

兼教黄白之术。经三年，神通已年二十余，思忆人间，会道士不在，乃盗还丹，别贮一处。道士归，问其丹何在，神通便推不见。道士叹息曰：“吾欲授汝道要，汝今若是，曷足授？我虽备解诸法，然无益长生也。”引至他道逐去。便出，神通甚悦，崎岖洞穴，以药自资，七十余日，方至人间。其后厌世事，追思道士，闻其往来在蜀州开元观，遂请配度，隶名于是。其后闻道士至，往候后，辄云已出。如是数十度，终不得见。神通私以金百斤与房中奴，令道士来可驰报。奴得金后，频来报，更不得见。蜀州刺史奏神通晓黄白，玄宗试之皆验。每先以土锅煮水银，随帝所请，以少药投之，应手而变。帝求得其术，会禄山之乱，乃止。（出《广异记》）

孙甌生

唐天宝中，有孙甌生者，深于道术。玄宗召至京师。甌生善铸石累卵，折草为人马，乘之东西驰走。太真妃特乐其术，数召入宫试之。及禄山之乱，不知所亡。（出《明皇杂录》）

叶静能

唐汝阳王好饮，终日不乱，客有至者，莫不留连旦夕。时术士叶静能常过焉，王强之酒，不可，曰：“某有一生徒，酒量可为王饮客矣。然虽侏儒，亦有过人者。明日使谒王，王试与之言也。”明旦，有投刺曰：“道士常持蒲。”王引入，长二尺。既坐，谈胚浑至道，次三皇五帝、历代兴亡、天时人事、经传子史，历历如指诸掌焉。王旻口不能对。既而以王意未洽，更咨话浅近谐戏之事，王则欢然。谓曰：“观师风度，亦常饮

酒乎？”持蒲曰：“唯所命耳。”王即令左右行酒。已数巡，持蒲曰：“此不足为饮也，请移大器中，与王自挹而饮之，量止则已，不亦乐乎！”王又如其言，命醇醪数石，置大斛中，以巨觥取而饮之。王饮中醺然，而持蒲固不扰，风韵转高。良久，忽谓王曰：“某止此一杯，醉矣。”王曰：“观师量殊未可足，请更进之。”持蒲曰：“王不知度量有限乎？何必见强。”乃复尽一杯，忽倒，视之，则一大酒榼，受五斗焉。（出《河东记》）

袁隐居

贞元中，有袁隐居者，家于湘楚间，善《阴阳占诀歌》一百二十章。时故相国李公吉甫，自尚书郎谪官东南。一日，隐居来谒公。公久闻其名，即延与语。公命算己之禄仕，隐居曰：“公之禄真将相也！公之寿九十三矣。”李公曰：“吾之先未尝有及七十者，吾何敢望九十三乎？”隐居曰：“运算举数，乃九十三耳。”其后李公果相宪宗皇帝，节制淮南，再入相而薨，年五十六，时元和九年十月三日也。校其年月日，亦符九十三之数，岂非悬解之妙乎？隐居著《阳阴占诀歌》，李公序其首。（出《宣室志》）

骡鞭客

茅山黄尊师，法策甚高。于茅山侧，修起天尊殿，讲说教化，日有数千人。时讲筵初合，忽有一人排闥叫呼，相貌粗黑，言辞鄙陋，腰插骡鞭，如随商客骡驮者。骂曰：“道士，汝正熟睡邪！聚众作何物？不向深山学修道，还敢谩语邪！”黄尊

师不测，下讲筵逊词。众人悉惧，不敢抵牾。良久，词色稍和，曰：“岂不是修一殿，却用几钱？”曰：“要五千贯。”曰：“尽搬破甑釜及杂铁来。”约八九百斤，掘地为炉，以火销之。探怀中取葫芦，泻出两丸药，以物搅之。少顷去火，已成上银。曰：“此合得万余贯，修观计用有余。讲（讲原作搅，据明钞本改）则所获无多，但罢之。”黄生与徒弟皆相谢。问其所欲，笑出门去，不知所之。后十余年，黄生奉诏赴京，忽于长街西，见插骠鞭者，肩一幞子，随骑驴老人行，全无茅山气色。黄生欲趋揖。乃摇手，指乘驴者，复连叩头。黄生但遥稽礼而已。老人发白如丝，颜若十四五女子也。（出《逸史》）

许 君

仙人许君，君世之时，尝因修观，动用既毕，欲刻石记之。因得古碑，文字勒保缺，不可识，因划去旧文，刊勒记。自是恍惚不安，暇日徐步庭砌，闻空中言曰：许君许君，速诣水官求救，不然，即有不测之衅。”许愕然异之，又闻其事，杳不复答。乃焚香虔祀，愿示求救之由。良久，复语曰：“所刻碑旧文虽已磨没，而此时为文之人。见诣水官相讼，云：‘夺我之名，显己之名。’由此水官将有执对之命，速宜求之。”许君乃讶得旧文，立石刊纪。一夕，梦神人相谢：“再显名氏，无以相报，请作水陆大醮，普告山水万灵，得三官举名，可以证道。”许君依教修之，遂成道果。自此水陆醮法，传于人间。（出《录异记》）

杜 巫

杜巫尚书年少未达时，曾于长白山遇道士，贻丹一丸，即

令服讫，不欲食，容色悦怿，轻健无疾。后任商州刺史，自以既登太守，班位已崇，而不食，恐惊于众，于是欲去其丹，遇客无不问其法。岁余，有道士至，甚年少，巫询之。道士教以食猪肉，仍吃血。巫从之食吃。道士命拏罗。须臾，巫吐痰涎至多，有一块物如栗。道士取之，甚坚固。道士剖之，若新胶之未干者，丹在中。道士取以洗之，置于手中，其色绿莹。巫曰：“将来，吾自收之，暮年服也。”道士不与曰：“长白吾师曰：‘杜巫悔服吾丹，今愿出之。汝可教之，收药归也。’今我奉师之命，欲去其神物，今既去矣，而又拟留至耄年，纵收得，亦不能用也。自宜息心。”遂吞之而去。巫后五十余年，罄产烧药，竟不成。（出《玄怪录》）

卷第七十三 道术三

周贤者 王常 叶虚中 郑君 程逸人 李处士

骆玄素 赵操 崔玄亮

周贤者

唐则天朝，相国裴炎第四弟为虢州司户。虢州有周贤者，居深山，不详其所自。与司户善，谓曰：“公兄为相甚善，然不出三年，当身戮家破，宗族皆诛，可不惧乎！”司户具悉其行事，知非常人也，乃涕泣而请救。周生曰：“事犹未萌，有得脱理。急至都，以吾言告兄，求取黄金五十鎰将来，吾于弘农山中，为作章醮，可以移祸殃矣。”司户于是取急还都，谒兄河东侯炎。炎为人睦亲，于友悌甚至，每兄弟自远来，则同卧谈笑，虽弥历旬日，不归内寝焉。司户夜中，以周贤语告之，且求其金。炎不信神鬼，至于邪俗镇厌，常呵怒之。闻弟言，大怒曰：“汝何不知大方，而随俗幻惑！此愚辈何解，而欲以金与之？且世间巫覡，好托鬼神，取人财物，吾见之常切齿。今汝何故忽有此言？静而思之，深令人恨。”司户泣曰：“周贤者，识非俗幻，每见发言，未尝不中。兄为宰相，家计温足，何惜少金？不会转灾为祥也。”炎滋怒不应。司户知兄志不可夺，惆怅辞归弘农。时河东侯初立则天为皇后，专朝擅权，自谓有泰山之安，故不信周言，而却怒恨。及岁余，天皇崩，天后渐亲朝政，忌害大臣，嫌隙屡构。乃思周贤者语，即令人至

弘农，召司户至都。炎馈具黄金，令求贤者于弘农诸山中，尽不得。寻至南阳、襄阳、江陵山中，乃得之，告以兄言。贤者因与还弘农，谓司户曰：“往年祸害未成，故可坛场致请。今灾祥已构，不久灭门，何求之有？且吾前月中至洛，见裴令被戮，系其首于右足下。事已如此，且无免势，君勿更言。且吾与司户相知日久，不可令君与兄同祸，可求百两金，与君一房章醮请帝，可以得免。若言裴令，终无益也。”司户即市金与贤者，入弘农山中设坛场，奏章请命。法事毕，仍藏金于山中，谓司户曰：“君一房免祸矣。然急去官，移家襄阳。”司户即迁家襄阳。月余而染风疾，十月而裴令下狱极刑，兄弟子侄皆从。而司户风疾，在襄州，有司奏请诛之。天后曰：“既染风疾，死在旦夕，不须问，此一房特宜免死。”由是得免。初河东侯遇害之夕，而犬咬其首曳焉。及明，守者求得之，因以发系其首于左足下，竟如初言。（出《纪闻》）

王 常

王常者，洛阳人，负气尚义，见人不平，必手刃之；见人饥寒，至于解衣推食，略无难色。至德二年，常于终南山游，遇风雨，宿于中山。夜将半，雨晴云飞，月朗风恬。常慨然四望而叹曰：“我欲平天下乱，无一人之柄以佐我，无尺土之封以资我。我欲救天下之饥寒，而又衣食亦不自充。天地神祇福善，故不足信。”言讫，有一神人自空而下，谓常曰：“尔何此言？”常按剑沉吟良久，乃对曰：“我言者，平生之志也。是何神圣，降临此间？”神人曰：“我有术，黄金可成，水银可死。虽不足平祸乱，亦可少济人之饥饥。尔能授术于我，以救世人寒乎？”常曰：“我闻此术是神仙之术，空有其名，未

之见也。况载籍之内，备叙秦皇汉武好此道，终无成，但为千载之讥诮。”神人曰：“秦皇、汉武，帝王也。帝王处救人之位，自有救人之术而不行，反求神仙之术则非。尔无救人之位，欲救天下之人，固可行此术。”常曰：“黄金成，水银死，真有之乎？”神人曰：“勿疑，有之哉。夫黄金生于山石，其始也是山石之精，而千年为水银；水银受太阴之气，固流荡而不凝定。微遇纯阳之气合，则化黄金于倏忽也。今若以水银欲化成黄金，必须在山即化，不在山即不化。但遇纯阴之石，气合即化也。我有书，君受之勿疑。”常乃再拜神人。神人于袖中取一卷书授常，常跪受讫。神人戒之曰：“读此书，尽了黄白之道，异日当却付一人。勿轻授，勿终秘，勿授之以贵人；勿授之以道流僧徒，彼皆少有救人之术；勿授之以不义之辈，彼必不以饥寒为念。黄金成，济人之外，勿奢逸。珍重我术，珍重我言；如不然，天夺尔算。”常又再拜曰：“神人今授我圣术，固终身无忘也。但乞示我是何神圣，使我知大惠之处。”神仙曰：“我山神也。昔有道人藏此书于我山，今遇尔义烈之人，是以付尔。”言讫而灭。常得此书读之，遂成其术。尔后多游历天下，以黄金赈济之绝。（出《奇事记》）

郑 君

唐贞元末，郑君知盐铁信州院，常有顽夫，不察所从来，每于人吏处恐胁茶酒。郑君擒至笞脊，方庭炼矿次，计银数万两。杖讫曳去，色返扬扬，呼曰：“且看此物得成否！”果竟不变。郑君怒，枷送盐铁使江西李公，公即棒杀之。旬日又至，复于炉处言曰：“看更得成就否！”亦如前。郑公令捉倒，先折脚笞死，沃以豕血，埋狱中。明旦，摆拨复自门来至。使等

惊异，皆迎接。曰：“我本与汝作戏，矿但重炼，无虑也。”乃去。郑君视于瘞所，悉已无矣，银并成就，从不复见矣。（出《逸史》）

程逸人

上党有程逸人者，有符术。刘悟为泽潞节度，临沼县民萧季平，家甚富，忽一日无疾暴卒。逸人尝受平厚惠，闻其死，即驰往视之，语其子云：“尔父未当死，盖为山神所召，治之尚可活。”于是朱书一符，向空掷之。仅食顷，季平果苏。其子问父向安适乎，季平曰：“我今日方起，忽见一绿衣人云，霍山神召我，由是与使者俱行。约五十余里，适遇丈夫朱衣，仗剑怒目，从空而至。谓我曰：‘程斩邪召汝，汝可即去。’于是绿衣者驰走，若有惧。朱衣人牵我复偕来，有顷，忽觉醒然。”其家惊异，因质问逸人曰：“所谓程斩邪者谁邪？”逸人曰：“吾学于师氏归氏龙虎斩邪符箓。”因解所佩箓囊以示之，人方信其不诬。逸人后游闽越，竟不知所在。（出《宣室志》）

李处士

李文公翱，自文昌宫出刺合肥郡。公性褊直方正，未尝信巫觋之事。郡客李处士者，自云能通神人之言，言事颇中，合郡肃敬，如事神明。公下车旬月，乃投刺候谒，礼容甚倨。公谓曰：“仲尼大圣也，而云未知生焉知死。子能贤于宣文邪？”生曰：“不然，独不见阮生著《无鬼论》，精辨宏贍，人不能屈，果至见鬼乎？且公骨肉间，旦夕当有遘疾沉困者，苟晏

安鸩毒则已，或（或原作成，据《唐阙史》改）五常粗备，渍（渍原作请，据《唐阙史》改）以七情，孰忍视溺而不援哉？

“公愈怒，立命械系之。夫人背疽，明日内溃，果不食昏瞑，百刻不糝。遍召医药，曾无少瘳。爱女十人，既笄未嫁，环床呱呱而泣，自归咎于文公之桎梏李生也。公以鸳鸯义重，息裔情牵，不得已，解纆继而祈叩之。则曰：“若手翰一文，俟夜当祈之，宜留墨篆同焚，当可脱免。”仍诫曰：慎勿笺易铅槧，他无所须矣。”公竟受教。即自草祝语，洁手书之。公性褊且疑，数纸皆误，不能爽约，则又再书。炬炮更深，疲于毫砚。克意一幅，缮札稍严，而官位之中，竟笺一字。既逾时刻，遂并符以焚。焚毕，呻吟顿减，合室相庆。黎明，李生候谒。公深德之。生曰：“祸则见免，犹谓迟迟。诚公无得漏略，何为复注一字？”公曰：“无之。”生曰：“祝词在斯。”因探怀以出示，则昨夕所烬之文也。公惊愕惭赧，避席而拜，酬之厚币。竟无所取，旬日告别，不知所往。疾亦渐间。（出《唐阙史》）

骆玄素

赵州昭庆民骆玄素者，为小吏，得罪于县令，遂遁迹而去。令怒，分捕甚急，遂匿身山谷中。忽遇老翁，衣褐衣，质状凡陋，策杖立于长松之下。召玄素讯之曰：“尔安得至此耶？”玄素对：“得罪于县令，遁逃至此，幸翁见容。”翁引玄素入深山，仅行十余里，至一岩穴，见二茅斋东西相向，前临积水，珍木奇花，罗列左右。有侍童一人，年甚少，总角衣短褐，白衣纬带革舄，居于西斋。其东斋有药灶，命玄素候火。老翁自称东真君，命玄素以东真呼之。东真以药十余粒，令玄素饵之，

且曰：“可以治饥矣。”自是玄素绝粒。仅岁余，授符术及吸气之法，尽得其妙。一日，又谓玄素曰：“子可归矣。”既而送玄素至县南数十里，执手而别。自此以符术行里中。常有孕妇，过期不产。玄素以符一道，令饵之，其夕即产，于儿手中得所吞之符。其他神效，不可具述。其后玄素犯法，刺史杖杀之。凡月余，其尸如生，曾无委坏之色，盖饵灵药所致。于是里人收瘞之。时宝历元年夏月也。（出《宣室志》）

赵 操

赵操者，唐相国憬之孽子也，性疏狂不慎。相国屡加教戒，终莫改悔。有过惧罪，因盗小吏之驴，携私钱二缗，窜于旗亭下。不日钱尽，遂南出启夏门，恣意纵驴，从其所往。俄届南山，渐入深远，猿鸟一径，非畜乘所历。操即系驴山木，跻攀独往。行可二十里，忽遇人居，因即款门。既入，有二白发叟谓操曰：“汝既至，可以少留。”操顾其室内，妻妾孤幼，不异俗世。操端无所执，但恣游山水，而甚安焉。月余，二叟谓操曰：“劳汝入都，为吾市山中所要。”操则应命。二叟曰：“汝所乘驴，货之可得五千，汝用此，依吾所约买之而还。”操因曰：“操大人方为国相，今者入京，惧其收维。且驴非己畜，何容便货？况縶之山门，今已一月，其存亡不可知也。”二叟曰：“第依吾教，勿过忧苦。”操即出山，宛见其驴尚在。还乘之而驰，足力甚壮。货之，果得五千。因探怀中二叟所示之书，惟买水银耳。操即为交易，薄晚而归，终暝遂及二叟之舍。二叟即以杂药烧炼，俄而化为黄金。因以此术示之于操。自尔半年，二叟徐谓操曰：“汝可归宁，三年之后，当与汝会于茅庐。”操愿留不获，于是辞诀。及家，相国薨再宿矣。操

过小祥，则又入山，歧路木石，峰峦树木，皆非向之所经也，操亟返，服阕，因告别昆仲，游于江湖，至今无羁于世。从学道者甚众，操终无传焉。（出《集异记》）

崔玄亮

唐太和中，崔玄亮为湖州牧。尝有僧道闲，善药术。崔曾求之。僧曰：“此术不难求，但利于此者，必及阴谴。可令君侯一见耳。”乃遣崔市汞一斤，入瓦锅，纳一紫丸，盖以方瓦，叠灰埋锅，备而焰起。谓崔曰：“只成银，无以取信。公宜虔心想一物，则自成矣。”食顷，僧夹锅于水盆中，笑曰：“公想何物？”崔曰：“想我之形。”僧取以示之，若范金焉，眉目中筋，悉具之矣。此则神仙之术，不可厚诬，但罕遇其流，有自言者，皆妄焉耳。（出《唐年补录》）

卷第七十四 道术四

俞叟 陈季卿 陈生 张定 石旻 唐武宗朝术士

俞叟

尚书王公潜节度荆南时，有吕氏子，衣敝举策，有饥寒之色，投刺来谒。公不为礼。甚怏怏，因寓于逆旅。月余，穷乏益甚，遂鬻所乘驴于荆州市。有市门监俞叟者。召吕生而语，且问其所由。吕生曰：“吾家于渭北，家贫亲老，无以给旨甘之养。府帅公吾之重表丈也，吾不远而来，冀哀吾贫而周之。入谒而公不一顾，岂非命也？”叟曰：“某虽贫，无资食以周吾子之急。然向者见吾子有饥寒色，甚不平。今夕为吾子具食，幸宿我宇下。”生无以辞焉。”吕生许诺。于是延入一室，湫隘卑陋，摧檐坏垣，无床榻茵褥。致敝席于地，与吕生坐，语久命食，以陶器进脱粟饭而已。食讫，夜既深，谓吕生曰：“吾早年好道，常隐居四明山，从道士学却老之术，有志未就，自晦迹于此，仅十年，而荆人未有知者。以吾子困于羁旅，得无动于心耶？今夕为吾子设一小术，以致归路裹粮之费，不亦可乎？”吕生虽疑诞妄，然甚觉其异。叟因取一缶合于地，仅食顷，举而视之，见一人长五寸许，紫绶金腰带，俯而拱焉。俞叟指曰：“此乃尚书王公之魂也。”吕生熟视其状貌，果类王公，心默而异之。因戒曰：吕乃汝之表侄也，家苦贫，无以给旦夕之贍，故自渭北不远而来。汝宜厚给馆谷，尽亲亲之道。

汝何自矜，曾不一顾，岂人心哉！今不罪汝，宜厚赏之，无使为留滞之客。”紫衣倮而揖，若受教之状。叟又曰：“吕生无仆马，可致一匹一仆，缣二百匹，以遗之。”紫衣又倮而揖。于是却以缶合于上，有顷再启之，已无见矣。明旦，天将晓，叟谓吕生曰：“子可疾去，王公旦夕召子矣。”及归逆旅，王公果使召之，方见且谢曰：“吾子不远见访，属军府务殷，未果一日接言，深用为愧，幸吾子察之。”是日始馆吕生驿亭，与宴游累日。吕生告去，王公赠仆马及缣二百。吕生益奇之，然不敢言。及归渭北，后数年。因与友人数辈会宿，语及灵怪，始以其事说于人也。（出《宣室志》）

陈季卿

陈季卿者，家于江南。辞家十年，举进士，志不能无成归，羁栖羣下，鬻书判给衣食。常访僧于青龙寺，遇僧他适，因息于暖阁中，以待僧还。有终南山翁，亦伺僧归，方拥炉而坐，揖季卿就炉。坐久，谓季卿曰：“日已晡矣，得无馁乎？”季卿曰：“实饥矣，僧且不在，为之奈何？”翁乃于肘后解一小囊，出药方寸，止煎一杯，与季卿曰：“粗可疗饥矣。”季卿啜讫，充然畅适，饥寒之苦，洗然而愈。东壁有《寰瀛图》，季卿乃寻江南路，因长叹曰：“得自谓泛于河，游于洛，泳于淮，济于江，达于家，亦不悔无成而归。”翁笑曰：“此不难致。”乃命僧童折阶前一竹叶，作叶舟，置图中渭水之上，曰：“公但注目于此舟，则如公向来所愿耳。然至家，慎勿久留。”季卿熟视久之，稍觉渭水波浪，一叶渐大，席帆既张，恍然若登舟。始自渭及河，维舟于禅窟兰若，题诗于南楹云：“霜钟鸣时夕风急，乱鸦又望寒林集。此时辍掉悲且吟，独向莲花

一峰立。”明日，次潼关，登岸，题句于关门东普通院门云：“度关悲失志，万绪乱心机。下坂马无力，扫门尘满衣。计谋多不就，心口自相违。已作羞归计，还胜羞不归。”自陕东，凡所经历，一如前愿。旬余至家，妻子兄弟，拜迎于门。夕（夕原作侧，据明钞本改）有《江亭晚望》诗，题于书斋云：“立向江亭满目愁，十年前事信悠悠。田园已逐浮云散，乡里半随逝水流。川上莫逢诸钓叟，浦边难得旧沙鸥。不缘齿发未迟暮，今对远山堪白头。”此夕谓其妻曰：“吾试期近，不可久留，即当进掉。”乃吟一章别其妻云：“月斜寒露白，此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饮，诗成和泪吟。离歌栖凤管，别鹤怨瑶琴。明夜相思处，秋风吹半衾。”将登舟，又留一章别诸兄弟云：“谋身非不早，其奈命来迟。旧友皆霄汉，此身犹路歧。北风微雪后，晚景有云时。惆怅清江上，区区趁试期。”一更后。复登叶舟，泛江而逝。兄弟妻属，恸哭于滨，谓其鬼物矣。一叶漾漾，遵旧途至于渭滨，乃赁乘，复游青龙寺，宛然见山翁拥褐而坐。季卿谢曰：“归则归矣，得非梦乎？”翁笑曰：“后六十日方自知。”而日将晚，僧尚不至。翁去，季卿还主人。后二月，季卿之妻子，赍金帛，自江南来，谓季卿厌世矣，故来访之。妻曰：“某月某日归，是夕作诗于西斋，并留别二章。”始知非梦。明年春，季卿下第东归，至禅窟及关门兰若，见所题两篇，翰墨尚新。后年季卿成名，遂绝粒，入终南山去。（出《慕异记》）

陈 生

茅山陈生者，休粮服气，所居草堂数间，偶至延陵，到佣作坊，求人负担药物，却归山居。以价贱（贱原作钱，据明钞

本改)，多不肯。有一夫壮力，然神少，颇若痴者，疥疮满身，前拜曰：“去得。”遂令挈囊而从行，其直多少，亦不问也。既至，因愿留采薪，都不计其价。与陈生约：日五束。陈曰：“吾辟谷，无饭与餐。”答曰：“某是贫穷人，何处得食？但斲草根餐，亦可矣。”遂每日斫柴十束，五束留于房内自烧，五束供陈生。会山有衣冠家妻患齿，诣陈生觅药，其家日求之，又令小婢送梨饼子之类。陈生休粮，果食亦不食也，每至，则被佣者接而食之。仍笑谓曰：“明日更送来，我当有药。”如此者数四。一日，佣者并送柴十束，纳陈生处，为两日用。夜后遂扃门爇火，携一小锅入。陈生密窥之，见于葫芦中泻水银数合，煎之。搅如稀饧，投一丸药，乃为金矣。佣者拈两丸，以纸裹置怀中，余作一金饼，密赍出门去。明日日高起，求药者已至，乃持丸者付之。令患齿者含之。一丸未半，乃平复矣，痛止，第出虫数十。陈生伺佣者出，于房内搜而观之，得书二卷，不喻其旨，遂藏之。佣者至，大怒，骂陈生。生不敢隐，却还之。曰：“某今去矣。”遂出门，入水沐浴，乃变为美少年，无复疮疥也。拜讫，跳入深涧中，遂不知所之。（出《逸史》）

张 定

张定者，广陵人也，童幼入学。天寒月晓，起早，街中无人。独行百余步，有一道士行甚急，顾见之，立而言曰：“此可教也。”因问：“汝何所好？”答曰：“好长命耳。”道流曰：“不难致。汝有仙骨，求道必成。且教汝变化之术，勿泄于人。十年外，吾自迎汝。”因以口诀教之。定谨讷小心，于家甚孝。亦曾私为此术，召鬼神、化人物，无不能者。与父母

往连水省亲，至县，有音乐戏剧，众皆观之，定独不往。父母曰：“此戏甚盛，亲表皆去，汝何独不看邪？”对曰：“恐尊长要看，儿不得去。”父母欲往，定曰：“此有（有原作又，据明钞本改）青州大设，可亦看也。”即提一水瓶，可受二斗以来，空中无物。置于庭中，禹步绕三二匝，乃倾于庭院内，见人无数，皆长六七寸。官僚将吏、士女、看人，喧阗满庭。即见无比设厅戏场，局筵队仗，音乐百戏，楼阁车棚，无不精审。如此宴设一日，父母与看之。至夕，复侧瓶于庭，人物车马，千群万队，迺迤俱入瓶内。父母取瓶视之。亦复无一物。又能自以刀剑剪割手足，剝剔五脏，分挂四壁。良久，自复其身，晏然无苦。每见图障屏风，有人物音乐者，以手指之，皆能飞走歌舞，言笑趋动，与真无异。父母问其从何学之，曰：“我师姓药，海陵山神仙也。已锡升天之道，约在十年，今七年矣。”辞家入天柱潜山，临去白父母曰：“若有意念，儿自归来，无深虑也。”如是父母念之，即便还家，寻复飞去。一日谓父母曰：“十六年后，广陵为瓦砾矣。可移家海州，以就福地。”留丹二粒与父母，曰：“服之百余年无疾。”自此不复归。父母服丹，神气轻爽，饮食嗜好，倍于少壮者。遂移居海州。乾符中，父母犹在。（出《仙传拾遗》）

石 旻

有石旻者，不知何许人也。浪迹江湖之间，有年数矣。道术玄妙，殆不可测。长庆中，客于宛陵郡。有雷氏子，常为宣城部将。一日，与友人数辈会饮于郡南别墅，旻亦在座。其家僮网得一鱼，长数尺，致于舍。是日，雷生与客俱深醉。诸客

尽去，独旻宿雷氏别墅。时夏暑方甚，及明日视其鱼，已败烂不可食矣。家僮将弃之，旻谓之曰：“此鱼虽败，吾有良药，尚可活之，安可弃耶？”雷生笑曰：“先生妄矣！诚有良剂，安能活此鱼耶？”曰：“吾子幸观之。”于是衣中出一小囊，囊有药数粒，投于败鱼之上。仅食顷，其鱼鲜润如初，俄摇鬣振鳞，若在洪流中。雷生惊异，再拜谢曰：“先生之术，可谓神矣！某辈尘俗聋瞽，望先生高踪，若井鲋与云禽，焉得而为伍乎？”先是雷生有症疾积年，既而求旻衣中之丹饵，欲冀瘳其久苦。旻不可，且曰：“吾之丹至清至廉，尔曹俗人，嗜好无节。脏腑之内，腥膻委集。设使以吾丹饵求置其中，则脏腑之气与药相攻，若水火之交战，宁有全人乎？慎不可食。”旻又言：“神仙不难得，但尘俗多累，若槛猿笼鸟，徒有蹻翔超腾之心，安可致乎？”会昌中，卒于吴郡也。（出《宣室志》）

唐武宗朝术士

唐武宗皇帝，好神仙异术。海内道流方士，多至辇下。赵归真探赜玄机，以制铅汞，见之者无不竦敬。请于禁中筑望仙台，高百尺，以为骖鸾馭鹤，可刻期而往。常云飞炼须得生银。诏使于乐平山收采，既而大役工徒，所出者皆顽石矿，无从而得。归真乃斋醮数朝，以御札致于岩穴。俄有老人杖策向至曰：“山川宝物，盖为有道而出；况明主以修真为念，是何感应不臻？尊师无复怀忧，明当从请。”语罢而出，莫知所之。是夕有声如雷，山矿豁开数十丈，银液沍然而涌，与入用之数相符。禁中修炼至多，外人少知其术。复金陵人许元长、王琼者，显书符幻变，近于役使鬼神。会昌中，召至京国，出入宫闱。武皇谓之曰：“吾闻先朝有明崇俨，善于符策，常取罗浮柑子，以资御果，万里往来，止于旬日。我师得不建先朝之术，比美

崇俨乎！”（建字疑是逮字之讹，按《剧谈录》下此句作“我虽圣德不逮先朝，卿之术岂便劣于崇俨”）元长起谢曰：“臣之受法，未臻玄妙。若涉越山海，恐诬圣德；但千里之间，可不日而至。”武宗曰：“东都常进石榴，时已熟矣。卿是今夕当致十颗。”元长奉诏而出。及旦，寝殿始开，以金盘贮石榴，置于御榻。俄有中使进奏，亦以所失之数上闻。灵验变通，皆此类也。王琼妙于祝物，无所不能。方冬，以药封桃杏数株，一夕繁英尽发，芳芬秾艳，月余方谢。及武皇厌代，归真与琼俱窜逐岭表，唯元长逸去，莫知所在。（出《列仙谭录》。明钞本作出《列仙传》。按见《剧谈录》卷下）

卷第七十五 道术五

杨居士 张士平 冯渐 潘老人 王先生

周生 韩志和 张辞 崔言

杨居士

海南（明钞本海南作南海）郡有杨居士，亡其名，以居士自目，往往游南海枝郡，常寄食于人，亦不知其所止。谓人曰：“我有奇术，汝辈庸人，固不得而识矣。”后常至郡，会太守好奇者，闻居士来，甚喜，且厚其礼，命饮之。每宴游，未尝不首召居士，居士亦以此自负。一日使酒忤太守，太守不能容。后又宴会于郡室，阅妓乐，而居士不得预。时有数客，亦不在太守召中，因谓居士曰：“先生尝自负有奇术，某向者仰望之不暇。一日遇先生于此，诚幸矣。虽然，今闻太守大宴客郡斋，而先生不得预其问，即不能设一奇术以动之乎？必先生果无奇术耶。”居士笑曰：“此末术耳，君试观我。我为君召其妓，可以佐酒。”皆曰：“愿为之。”居士因命具酒，使诸客环席而坐，又命小童闭西庑空室，久之乃启之。有三四美人自庑下来，装饰华焕，携乐而至。居士曰：“某之术何如？”诸客人大异之，殆不可测。乃命列坐，奏乐且歌。客或讯其术，

居士但笑而不答，时昏晦。至夜分，居士谓诸妓曰：“可归矣。”于是皆起，入西庑下空室中。客相目骇叹，然尚疑其鬼物妖惑。明日，有郡中吏曰：“太守昨夕宴郡阁，妓乐列坐，无何皆仆地，瞬息暴风起，飘其乐器而去。迨至夜分，诸妓方寤，乐器亦归于旧所。太守质问众妓，皆云黑无所见，竟不穷其由。”诸客皆大惊，因尽以事对，或告于太守。太守叹异，即谢而遣之，不敢留于郡中。时开成初也。（出《宣室志》）

张士平

唐寿州刺史张士平，中年以来，夫妇俱患瞽疾，历求方术，不能致。遂退居别墅，杜门自责。唯祷醮星辰，以祈神之佑。年久，家业渐虚，精诚不退。元和七年壬辰，八月十七日，有书生诣门请谒，家人曰：“主公夫妇抱疾，不接宾客久矣。”书生曰：“吾虽书生，亦攻医术。闻使君有疾，故来此耳。”家人入白士平，士平忻然曰：“久病不接宾客，脱有方药，愿垂相救。”书生曰：“但一见使君，自有良药。”士平闻之，扶疾相见，谓使君曰：“此疾不假药饵，明日倩丁夫十人，锹锒之属，为开一井，眼当自然立愈。”如其言而备焉，书生即选圣地，自晨穿井，至夕见水，士平眼疾顿轻，及得新水洗目，即时明净，平复如初，十年之疾，一旦豁然。夫妻感而谢之，厚遗金帛。书生曰：“吾非世间人，太白星官也。以子抱疾数年，不忘于道，精心祷醮，上感星辰。五帝星君使我降受此术，以祛重疾，答子修奉之心。金帛之遗，非吾所要也。因留此法，令转教世人，以救疾苦，用增阴德。其要以子午之年五月戊酉、十一月卯辰为吉，丑未之年六月戊亥、十一月辰巳；寅申之年七月亥子、正月巳午；卯酉之年八月子丑、二月午未；辰戌之

年九月申未、三月寅丑；已亥之年十月申酉、四月寅卯。取其方位年月日时，即为福地，浚井及泉，必有良效矣。”士平再拜受之。言讫，升天而去。（出《神仙感遇传》）

冯 渐

河东冯渐，名家子。以明经入仕，性与俗背，后弃官隐居伊水上。有道士李君以道术闻，尤善视鬼，朝士皆慕其能。李君后退归汝颖，适遇渐于伊洛间，知渐有奇术，甚重之。大历中，有博陵崔公者，与李君为僚，甚善。李君寓书于崔曰：“当今制鬼，无过渐耳。”是时朝士咸知渐有神术数，往往道其名。别后长安中人率以渐字题其门者，盖用此也。（出《宣室志》）

潘老人

嵩山少林寺，元和中，常因风歇，有一老人杖策扣门求宿。寺人以关门讫，更不可开，乃指寺外空室二间，请自止宿。亦无床席，老人即入屋。二更后，僧人因起，忽见寺门外大明，怪而视之，见老人所宿屋内，设茵褥翠幕，异常华盛。又见陈设肴饌，老人饮啖自若，左右亦无仆从。讶其所以，又不敢开门省问，俱众伺之。至五更后，老人睡起，自盥洗讫，怀中取一葫芦子，大如拳，遂取床席帐幕，凡是用度，悉纳其中，无所不受。收讫，以葫芦子内怀中，空屋如故。寺僧骇异，开门相与谒问，老人辞谢而已。僧固留之住，问其姓名，云姓潘氏，从南岳北游太原。其后时有见者。（出《原化记》）

王先生

有王先生者，家于乌江上，隐其迹，由是里人不能辨，或以为妖妄。一日里中火起，延烧庐舍，生即往视之，厉声呼曰：“火且止！火且止！”于是火灭，里人始奇之。长庆中，有弘农杨晦之，自长安东游吴楚，行至乌江，闻先生高躅，就门往谒。先生戴玄绡巾，衣褐衣，隐几而坐，风骨清美。晦之再拜备礼，先生拱揖而已，命晦之坐其侧。其议论玄畅，迥出意表，晦之愈健慕，于是留宿。是日乃八月十二日也。先生召其女七娘者，乃一老姬也，年七十余，发尽白，扶杖而来。先生谓晦之曰：“此我女也，情而不好道，今且老矣。”既而谓七娘曰：“汝为吾刻纸状今夕之月，置于室东垣上。”有顷，七娘以纸月施于垣上，夕有奇光自发，洞照一室，纤毫尽辨，晦之惊叹不测。及晓将去，先生以杖击之毕，俄有尘起，天地尽晦。久之尘敛，视其庭，则悬崖峻险，山谷重叠，前有积石尽目，晦之悸然背汗，毛发竖立。先生曰：“陵谷速迁，吾子安所归乎？”晦之益恐，洒泣言曰：“诚不知一旦有桑田之变，岂仙都瞬息，而尘世已千岁乎？”先生笑曰：“子无惧也，所以为娱耳。”于是持簪扫其庭，又有尘起，有顷尘敛，门庭如旧。晦之喜，即驰马而去。（出《宣室志》）

一说：唐长庆初，山人杨隐之在郴州，常寻访道者。有唐居士，土人谓百岁人，杨谒之，因留杨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将一个弦月子来。”其女遂帖月于壁上，如片纸耳。唐即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赐光明。”言讫，室朗若张烛。（出《酉阳杂俎》）

周 生

唐太和中，有周生者，庐于洞庭山，时以道术济吴楚，人多敬之。后将抵洛谷之间，途次广陵，舍佛寺中，会有三四客皆来。时方中秋，其夕霁月澄莹，且吟且望。有说开元时明皇帝游月宫事，因相与叹曰：“吾辈尘人，固不得至其所矣，奈何？”周生笑曰：“某常学于师，亦得焉，且能挈月至之怀袂，子信乎？”或患其妄，或喜其奇，生曰：“吾不为明，则妄矣。”因命虚一室，翳四垣，不使有纤隙。又命以簪数百，呼其僮，绳而架之。且告客曰：“我将梯此取月去，闻呼可来观。”乃闭户久之，数客步庭中，且伺焉。忽觉天地曛晦，仰而视之，即又无纤云。俄闻生呼曰：“某至矣。”因开其室，生曰：“月在某衣中耳，请客观焉。”因以举之。其衣中出月寸许，忽一室尽明，寒逼肌骨。生曰：“子不信我，今信乎？”客再拜谢之，愿收其光。因又闭户，其外尚昏晦。食顷方如初。（出《宣室志》）

韩志和

韩志和者，本倭国人也，中国为飞龙卫士。善雕木为鸾鹤鸟鹄之形，置机捩于腹中，发之则飞高三二百尺，数百步外方始却下。又作龙床为御榻，足一履之，则鳞鬣爪角皆动，夭矫如生。又于唐宪皇前，出蝇虎子五六十头，分立队，令舞梁州曲，皆中曲度；致词时，殷殷有声，曲毕则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级焉。帝大悦，赐金帛加等，志和一出宫门，尽施散他人。后忽失之。（出《仙传拾遗》）

张 辞

咸通初，有进士张辞，下第后，多游淮海间，颇有道术。常养气绝粒，好酒耽棋。鄙人以炉火药术为事，一旦睹之，乃大哂，命笔题其壁云：“争那金乌何，头上飞不住。红炉漫烧药，玉颜安可驻。今年花发枝，明年叶落树。不如且饮酒，朝暮复朝暮。”人咸异之。性不喜装饰，多历旗亭，好酒故也。或人召饮，若合意，则索纸剪蛱蝶二三十枚，以气吹之，成列而飞，如此累刻，以指收之，俄皆在手。见者求之，即以他事为阻。尝游监城，多为酒困，非类辈欲乘其酒而试之，相竞较力。邑令偶见，系之。既醒，乃课述德陈情诗二律以献令，令乃立释之。所记一篇云：“门风常有蕙兰馨，鼎族家传霸国名。容貌静悬秋月彩，文章高振海涛声。讼堂无事调琴轸，郡阁何妨醉玉觥。今日东渐（音尖）桥下水，一条从此镇常清。”自后邑宰多张之才，次求其道，日夕延接，欲传其术。张以明府勋贵家流，年少而宰剧邑，多声色狗马之求，未暇志味玄奥，因赠诗以开其意云：“何用梯媒向外求，长生只合内中修。莫言大道人难得，自是行心不到头。”他日将欲离去，乃书琴堂而别。后人多云江南上升。初去日，乘酒醉，因求片楮，剪二鹤于厅前，以水喂之，俄而翔翥。乃曰：“汝可先去，吾即后来。”时邑令亦醉，不暇拘留，张遂得去。其所题云：“张辞张辞自不会，天下经书在腹内。身即腾腾处世间，心即逍遥出天外。”至今为江淮好事者所说。（出《桂苑业谈》）

崔 言

崔言者，隶职于左亲骑军。一旦得疾而目昏暗，咫尺不辨人物，眉发自落，鼻梁崩倒，肌肤生疮如疥。皆目为恶疾，势不可救。因为骆谷子午归寨使，遇一道流，自谷中出，不言姓

名，受其方曰：“皂荚刺采一二升，烧之为灰。大黄九蒸九曝，杵之为末。食上，浓煎大黄汤，以末七调而服之。”旬日，须发再生，肌肤充润，所疾顿愈，眼明倍于寻常。道流传此方讫，却入山去。不知所之。（出《神仙感遇传》）

卷第七十六 方士一

子韦 赵廓 樊英 杨由 介象 郭璞 庾诜
张子信 管辂 筹禅师 李淳风 袁天纲 安禄山
桑道茂 乡校叟 相骨人 田良逸 蒋含弘

子韦

子韦，宋景公之史。当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许以上大夫位，处于层楼延阁之上，以望气象，设以珍食，施以珍衣。食则有渠餐之鳧，煎以桂醴，丛庭之鹄，承以蜜渠，淇漳之醴（《拾遗记》三醴作醴），脯以青茄。九江之珠璣。爨以兰苏，华清夏结。鹿以纤缟（华清井水之澄华也），饔人视时而扣钟，伺食而击磬（言每食辄击钟磬也）。悬四时之衣，春夏以金玉为饰，秋冬以翡翠为温。烧异香于坛台之上。忽有野人被草笈，扣关而进曰：“闻君爱阴阳五行玄象经纬之秘，请见。”景公延之崇堂。语则及未来之兆，次及已往之事，万不失一。夜则观星望气，昼则执算披图，不服宝衣，不甘奇食。景公谢曰：“今宋国丧乱，微君何以辅之？”野人曰：“德之不均，乱将及矣，修德以乘仁，则天应之祥，人仰其化。”景公服其言，赐姓曰子氏，名之曰韦也。录曰，宋子韦世司天部，妙观星律。抑亦梓慎、裨灶之徒也。景公待之若神，礼以上列，服以绝世。

之衣。膳以殊方之味，虽复三清天厨之旨，华蕤龙袞之服，斯固为陋矣。春秋生以赐姓，亦缘事显族，乃号为司星氏。至国之末，著阴阳之书，其事出班固艺文志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赵 廓

武昌赵廓，齐人也。学道于吴永石公，三年，廓求归，公曰：“子道未备，安可归哉？”乃遣之。及齐行极，方止息，同息吏以为法犯者，将收之。廓走百余步，变为青鹿。吏逐之。遂走入曲巷中。倦甚，乃蹲憩之。吏见而又逐之，复变为白虎，急奔，见聚粪，入其中，变为鼠。吏悟曰：“此人能变，斯必是也。”遂取鼠缚之，则廓形复焉，遂以付狱。法应弃市，永石公闻之，叹曰：“吾之咎也。”乃往见齐王曰：“吾闻大国有囚，能变形者。”王乃召廓，勒兵围之。廓按前化为鼠，公从坐翻然为老鸱，攫鼠而去，遂飞入云中。（出《列仙传》）

樊 英

汉樊英，善图纬，洞达幽微。永太中，见帝。因向西南嘿之，诏问其故，对曰：“成都今日火。”后蜀郡言火灾，正符其日。又云，时有雨从东北来，故火不大为害。英尝忽被发拔刀，斫击舍中，妻怪问其故，英曰：“郗生遇贼。”郗生者名巡，是英弟子，时远行。后还说，于道中逢贼，赖一被发老人相救，故得全免。永建时，殿上钟自鸣，帝甚忧之，公卿莫能解，乃问英，英曰：“蜀岷山崩，母崩子故鸣。非圣朝灾也。”寻奏蜀山崩。（出《英别传》）

杨 由

后汉杨由，善占候，郡文学掾。曾从人饮。敕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严驾。”既而趋去。后主人舍，忽有斗相杀者。或问何以先知之，由曰：“向者社木上鸠斗。此斗兵之象也。”其言多类此。（出《后汉书》）

介 象

吴介象字元则。与吴王论脍，何者最美，象曰：“海中鲙鱼为上。请于殿前作方坎，汲水满之。”象垂纶於坎中，食顷，得鲙鱼，作脍。（出《建康实录》）

郭 璞

晋陈述字嗣祖，有美名，为大将军掾，甚见爱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将军作乱，如其言。（出《世说新语》）

庾 诜

齐新野庾诜，少孤，以读书自业，玄象算数，皆所妙绝。武献公萧颖胄疾笃，谓诜曰：“推其历数，当无幸否？”诜曰：“镇星在襄阳，荆州自少福，明府归终于乱代。齐名伊霍，足贵子孙。有何恨哉。”公曰：“君得之矣。但昏主狂虐，人思尧舜。恨不见清廓天下，息马华山也。”歔歔而终。果如其言。颖胄，赤斧之子。（出《谈薮》）

张子信

齐琅琊王俨杀和士开也。武卫奚永洛与河内人张子信对坐，忽有鹊鸣，斗于庭而堕焉。子信曰：“鹊声不善，向夕若有风从西南来，历树间，拂堂角。必有口舌事。今夜若有人相召，慎不得往。”子信既去，果有风至，俨使召永洛，且云敕唤。永洛欲赴，其妻劝令勿出。因称马坠折腰，遂免于难。（出《三国典略》）

管 辆

魏管辆曾至郭恩家，忽有飞鸢来止梁上，鸣甚悲切。辆云：“当有客从东来相探候，携豕及酒，因有小故耳。”至晚，一如其言。恩令节酒慎燔。既而射鹄作食，箭发从篱间，误中数岁女子，流血惊怖。（出《魏志》）

筹禅师

隋炀帝宴秘书少监诸葛颖于观文殿，帝分御杯以赐颖。乃曰：“朕昔有筹禅师，为之合诸药，总纳一竹筒药内，取以帽簪插筒药中，七日乃拔取。以对宾客饮酒，杯至，取簪以画酒，中断。饮一边尽，一边尚满，以劝宾客，观者皆以为大圣稀有之事。”（出《大业拾遗》）

李淳风

唐太史李淳风，校新历，太阳合朔，当蚀既，于占不吉。太宗不悦曰：“日或不食，卿将何以自处？”曰：“如有不

蚀，臣请死之。”及期，帝候于庭，谓淳风曰：“吾放汝与妻子别之。”对曰：“尚早。”刻日指影于壁：“至此则蚀。”如言而蚀。不差毫发。太史与张率同侍帝，更有暴风自南至。李以为南五里当有哭者，张以为有音乐。左右驰马观之，则遇送葬者。有鼓吹。又尝奏曰：“北斗七星当化为人，明日至西市饮酒，宜令候取。”太宗从之，乃使人往候。有婆罗门僧七人。入自金光门，至西市酒肆，登楼，命取酒一石。持碗饮之，须臾酒尽，复添一石。使者登楼，宣敕曰：“今请师等至宫。”胡僧相顾而笑曰：“必李淳风小儿言我也。”因谓曰：“待穷此酒，与子偕行。”饮毕下楼，使者先下，回顾已失胡僧。因奏闻，太宗异焉。初僧饮酒，未入其直，及收具，于座下得钱二千。（出《国史异纂》及《纪闻》）

袁天纲

唐则天之在襁褓也，益州人袁天纲能相。士彧令相妻杨氏，天纲曰：“夫人当生贵子。”乃尽召其子相之。谓元庆、元爽曰：“可至刺史，终亦屯否。”见韩国夫人曰：“此女大贵，不利其夫。”则天时在怀抱，衣男子衣服，乳母抱至。天纲举目一视，大惊曰：“龙睛凤颈，贵之极也。若是女，当为天下主。”（出《感定录》）

安禄山术士

唐安禄山多置道术人，谓术士曰：“我对天子亦无恐惧，唯见李相则神机悚战，即李林甫。”术士曰：“公有阴兵五百人，皆铜头铁额，常在左右，何得畏李相公。”又谓禄山曰：

“吾安得见之？”禄山因表请宴宰相，令术士于帘下窥之。惊曰：“吾初见报相公来，有双鬟二青衣，捧香炉先入，仆射侍卫铜头铁额之类。皆穿屋逾垣而走。某亦不知其故。当是仙官暂谪居人间也。”（出《逸史》）

桑道茂

唐盛唐令李鹏遇（遇原作通，据北梦琐言改）桑道茂。曰：“长官（官原作安，据明抄本改）只此一邑而已，贤郎二人，大者位极人臣，次者殆于数镇，子孙百世。”后如其言。长子石，出入将相，子孙二世及第。至次子福，历七镇，终于使相。凡八男，三人及第至尚书给谏郡牧，诸孙皆朱紫。建中元年，道茂请城奉天为王者居。列象龟别，内分六街，德宗素神道茂言，遂命京尹严郢发众数千，与六军士杂往城之。时属盛夏，而土功大起，人不知其故。至播迁都彼，乃验。朱泚之乱，德宗幸奉天，时沿边藩镇，皆已举兵扈跸。泚自率凶渠，直至城下。有西明寺僧，陷在贼中，性甚机巧，教造攻城云梯，高九十余尺，上施板屋楼橹，可以下瞰城中。浑瑊、李晟奏曰：“贼锋既盛，云梯甚壮，若纵近城，恐不能御。及其尚远，请以锐兵挫之。”遂率王师五千，列阵而出，于时束蕴居后，约战酣而燎。风势不便，火莫能举。二公酹酒祝词曰：“贼泚包藏祸心，窃弄凶德，敢以狂孽，来犯乘舆。今拥众胁君，将逼城垒。某等誓输忠节，志殄妖氛。若社稷再安，威灵未泯，当使云梯就焚，逆党冰销。于是词情慷慨，人百其勇。俄而风势遽回，鼓噪而进，火烈风猛，烟埃涨天，梯烬贼奔。德宗御城楼以观，中外咸称万岁。及克京国，二公勋积为首，宠锡茅土。匡扶社稷，终始一致。李西平有子四人，皆分节制，忠崇荣显。

初。晟于左贡效职，久未迁超。闻桑道茂善相，赍绢一匹，凌晨而往，时倾信者甚众，造诣多不即见之。闻李在门，亲自迎接，施设淆醴，情意甚专。既而谓曰：“他日建立勋庸，贵甚无比。或事权在手，当以性命为托。”李莫测其言。但惭唯而已。请回所贶缣，换李公身上汗衫，仍请于衿上书名，云他日见此相忆。及泚叛，道茂陷贼庭，既克京师，从乱者悉皆就戮。时李受命斩决，道茂将欲就刑，请致词，遂以汗衫为请。李公奏以非罪，特原之。司徒杜佑曾为杨炎判官，故卢杞见忌，欲出之，杜见道茂曰：“年内出官，则福寿无疆。”既而自某官，九十余日出为某官，官名遗忘，福寿果然。（出《剧谈录》）

乡校叟

唐宰相窦易直，初名秘，家贫，就乡校授业。而叟有道术，人不之知。一日向暮，风雪暴至。学徒归不得，宿于漏屋下。寒争附火，惟窦寝于侧。夜分，叟自扶窦起曰：“窦秘，君后为人臣，贵寿之机，勉励自爱也。”及德宗幸奉天，方举进士，亦随驾而西，乘蹇驴至开远，人稠路隘。城扉将阖，公惧势不可进。忽一人叱驴，兼捶其后，得疾驰而出。顾见二黑衣卒，呼曰：“秀才已后莫忘旧情。”及升朝，访得其子，提挈于吏中甚达。（出《因话录》）

相骨人

唐贞元末，有相骨山人，瞽双目。人求相，以手扪之，必知贵贱。房次卿方勇于趋进，率先访之，及出户时，后谒者盈巷。睹次卿已出，迎问之曰：“如何？”答曰：“不足言，不

足言，且道个瘦长杜秀才位极人臣，何必更云。”或有退者。
后杜循果带相印镇西蜀也。（出《嘉语录》）

田良逸蒋含弘

唐元和初，南岳道士田良逸、蒋含弘，皆道业绝高，远近钦敬。时号田蒋君。以虚无为心，和煦待物。不事浮饰，而天格清峻，人见者褊吝尽去。侍郎吕渭、杨凭。相继廉问湖南，皆北面师事。潭州大旱，祈雨不获，或请邀致。杨曰：“田先生岂为人祈雨者耶？”不得已迎之。先生蓬首弊服，欣然就车，到郡亦终无言，即日雨降，所居岳观，建黄箬坛场。法具已陈列而天阴晦，弟子请祈晴，田亦无言，岸帻垂发而坐。及行斋，左右代整冠履，扶升坛，天即开霁。常有村姥，持碧绡襦以奉，对众便服之，坐者窃笑，不以介意。杨常迎至潭州。田方跣足，使至，乘小舟便行，侍者以履袜追及于衙门，即坐阶砌着袜，傍若无人。杨再拜，亦不止之。时喜饮酒。而言不及吉凶是非。及杨自京尹谪临贺尉，使候田，遗银器，受之，便悉付门人作法会。使还曰：“报汝阿郎，勿深忧也，未几量移杭州长史。

“未尝干人，人至亦不逆，性不多记人官位姓第。与吕渭分最深，后郎中吕温刺衡州，因来谒之，左右先告以使君是侍郎之子，及温入，下床拊其背曰：“你是吕渭儿子耶。”温泫然降阶，田亦不止。其真朴如此。母为喜王寺尼，尼众皆呼先生为师。常日负薪两束奉母，或有故不及往，即弟子代送之。或传寺尼早起见一虎在田媪门外走，因以告媪。曰：“止应是小师使送柴来，不足畏也。”蒋君混元之器，虽不及田，而修持趣尚，亦相类。兄事于田，号为莫逆。蒋始善符术，自晦其道，人莫之知。后居九真观，曾命弟子至县市斋物，不及期还，诘

其故，云于山口见一巨兽当路，良久不去，以故迟滞。蒋曰：“我在此庇伊已多时，何敢如是？”即以一符置所见处。明日，兽踣符下。蒋闻之曰：“我本以符却之，使其不来，岂知不能自脱。既以害物，安用术为？”取符本焚之，自此绝不复留意。有欧阳平者。行业亦高，又兄事蒋，于田君即邻入室。平一夕梦三金炉自天而下。若有所召。既寤，谮告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继之。”俄而田蜕去，蒋次之，平亦逝（逝原作游，据因话录四改）。桐柏山陈寡言、徐灵府、冯云翼三人，皆田之弟子，衡山周混沌，蒋之门人。陈徐在东南，品第比田蒋，而冯在欧阳之列。周自幼入道，利（因话录四利作科）法清严，今为南岳首冠。（出《因话录》）

卷第七十七 方士二

杜 生 泓 师 罗思远 张景藏 叶法善

钱知微 胡芦生

杜 生

唐先天中，许州杜生善卜筮，言走失官禄，皆验如神。有亡奴者，造杜问之，生曰：“汝但寻驿路归，道逢驿使有好鞭者，叩头乞之，彼若不与，以情告云，杜生教乞，如是必得。”如其言，果遇驿使，以杜生语告乞鞭。其使异之曰：“鞭吾不惜，然无以挝马，汝可道左折一枝见代，予与汝鞭。”遂往折之，乃见亡奴伏于树下，擒之。问其故，奴曰：“适循道走，遥见郎，故潜于斯。”复有亡奴者见杜生，生曰：“归取五百钱，于官道候之，见进鹞子使过，求买其一，必得奴矣。”如言候之，俄有鹞子使至。告以情，求市其一。使者异之，以副鹞子与焉。将至手，鹞忽飞集于灌莽，乃往取，如果伏在其下，遂执之。言人禄位中者至多，兹不缕述。（出《纪闻》）

泓 师

唐张敬之在则天朝，每思唐德，谓子冠宗曰：“吾今佩服，乃莽朝服耳。”累官至春官侍郎，当入三品，其子将道由历于

天官。有僧泓师善阴阳算术，与敬之有旧，谓敬之曰：“侍郎无烦求三品。”敬之曰：“弟子无所求，此儿子意耳。”敬之弟讷之为司礼博士，时有疾，甚危殆。指讷之曰：“八郎得三品。”敬之曰：“忧其疾亟，岂望三品也。”曰：“八郎今日如临万仞渊，必不坠矣。”皆如其言。泓复与张燕公说置买永乐东南第一宅。有求土者，戒之曰：“此宅西北隅最是王地，慎勿于此取土。”越月，泓又至，谓燕公：“此宅气候忽然索漠甚，必恐有取土于西北隅者。”公与泓偕行，至宅西北隅，果有取土处三数坑，皆深丈余。泓大惊曰：“祸事，令公富贵止于一身而已，更二十年外，请郎君皆不得天年。”燕公大骇曰：“填之可乎？”泓曰：“客土无气，与地脉不相连，今总填之，亦犹人有疮痍，纵以他肉补之，终无益。”燕公子均，均皆为禄山委任，授贼大官，克复后，三司定罪。肃宗时以减死论，太上皇召肃宗谓曰：“张均弟兄皆与逆贼作权要官，就中张均更与贼毁阿奴家事，犬彘之不若也，其罪无赦。”肃宗下殿叩头再拜曰：“臣比在东宫，被人诬谮，三度合死，皆张说保护，得全首领，以至今日。张说两男一度合死，臣不能力争，脱死者有知。臣将何面目见张说于地下。”呜咽俯伏。太上皇命左右曰，扶皇帝起，乃曰：“与阿奴处置。张均宜长流远恶处，竟终于岭表。张均宜弃市，更不要苦救这个也。”肃宗掩泣奉诏，故均遇害。皆如其言。（出《大唐新语》及《戎幕闲谈》）

罗思远

唐罗思远多秘异术，最善隐形。明皇乐隐形之法，就思远勤求而学之。思远虽传授，不尽其要。帝每与思远同为之，则

隐没人不能知。若自试，则或余衣带，或露幞头脚，宫中人每知帝所在也。帝多方赐赉，或惧以死，而求之，终不尽传。帝怒，命力士裹以油袱，置于油榨下，压杀而埋瘞之。不旬日，有中官自蜀道回，逢思远于路。乘驴而笑谓使者曰：“上之为戏，一何虐也。”（出《开天传记》）

张景藏

中书令河东公裴光庭，开元中居相位。张景藏能言休咎。一日，忽诣公，以一幅纸大书台字授公，公曰：“余见居台司，此何意也？”数日，贬台州刺史。（出《尚书故实》）

叶法善

唐玄宗于正月望夜，上阳宫大陈影灯，设庭燎，自禁门望殿门，皆设蜡炬，连属不绝，洞照宫室，荧煌如昼。时尚方都匠毛顺心多巧思，结构缛采，为灯楼二十间，高百五十尺，悬以珠玉金银，每微风一至，锵然成韵，仍以灯为龙凤虎豹腾跃之状，似非人力。有道士叶法善在圣真观，上促命召来。既至，潜引法善观于楼下，人莫知者。法善谓上曰：“影灯之盛，天下固无与比，惟凉州信为亚匹。”上曰：“师顷尝游乎？”法善曰：“适自彼来，便蒙召。”上异其言，曰：“今欲一往，得否？”法善曰：“此易耳。”于是令上闭目，约曰：“必不得妄视，若有所视，必当惊骇。”上依其言，闭目距跃，身在霄汉，已而足及地。法善曰：“可以观览。”既视，灯烛连亘十数里，车马骈阗，士女纷杂，上称其善。久之，法善曰：“观览毕，可回矣。”复闭目，与法善腾虚而上，俄顷还故处，

而楼下歌吹犹来终。法善至西凉州，将铁如意质酒肆。异日，上命中官托以他事使凉州，因求如意以还。法善又尝引上游于月宫，因聆其天乐，上自晓音律，默记其曲，而归传之，遂为霓裳羽衣曲。法善生隋大业丙子，终于开元壬申，凡一百七十年矣。宁州有人，卧疾连年，求法善飞符以制之。令于居宅井南七步掘约五尺许，得一古曲几，几上有十八字歌曰：“岁年永悲，羽翼殆归。哀哉罹殃苦，令我不得飞。”疾者遂愈。案孔恠会稽记云，葛玄得仙后，几遂化为三足兽。至今上虞人往往于山中见此案几，盖欲飞腾之兆也。《金陵六朝记》曰：“吴帝赤乌七年八月十七日，葛玄于方山上得道，白日升天。至今有煮药铛，山有洗药池，见在。又白仲都，葛玄弟子，亦白日升天。至今祠坛见在白都山下。又姚光亦葛玄弟子，自言得为火仙，吴大帝积薪焚之，光安坐火中，手阅素书一卷。法善尽传符箓，尤能厌鬼神。先是高宗曾检校诸术士黄白之法，遂出九十余人，曾于东都凌空观设坛醮，士女往观之，俄有数十人自投火中，人大惊，师曰：“皆鬼魅，吾法摄之也。”卒谥越国公。（出《广德神异录》）

钱知微

唐天宝末。术士钱知微尝至洛，居（明钞本居作阳）天津桥卖卜，云，一卦帛十匹。历旬，人皆不诣之。一日，有贵公子意其必异，命取帛如数卜焉，钱命蓍而卦成。曰：“予筮可期一生，君何戏焉？”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岂误乎？”钱请为韵语曰：“两头点土，中心虚悬，人足踏跋，不肯下钱。”其人本意卖天津桥给之。其精如此。（出《酉阳杂俎》）

胡芦生

唐刘辟初登第，诣卜者胡芦生筮卦以质官禄。生双瞽，卦成，谓辟曰：“自此二十年，禄在西南，然不得善终。”辟留束素与之。释褐，从韦皋于西川。至御史大夫军司马。既二十年，韦病，命辟入奏，请益东川，如开元初之制。诏未允，辟乃微服单骑复诣胡芦生筮之。生揲蓍成卦，谓辟曰：“吾二十年前，尝为一人卜，乃得无妄之随。今复前卦，得非曩贤乎？”辟闻之，即依阿唯诺。生曰：“若审其人，祸将至矣。”辟甚不信，乃归蜀。果叛，宪宗皇帝擒戮之。宰相李蕃尝漂寓东洛，妻即庶子崔谦女。年近三十，未有名宦。多寄托崔氏，待之亦不甚尽礼。时胡芦生在中桥，李患足疮，欲挈家居扬州，甚闷，与崔氏兄弟同往候之。生好饮酒。诣者必携一壶。李与崔各携酒。赍钱三锺往焉。生方箕踞在幕屋，倚蒲团，已半酣矣。崔兄弟先至，生不为之起，但伸手请坐而已，曰：“须臾当有贵人来。”顾小童曰，扫地，方毕。李生至级下，芦生笑迎，执手而入曰：“郎君贵人也，何问？”李公曰：“某且老矣，复病，又欲以家往数千里外，何有如此贵人也。”曰：“更远亦可，公在两纱笼中，岂畏此厄。”李公询纱笼之由，终不复言。遂往扬州，居参佐桥，而李公闲谈寡合。居之左近有高员外，素相善。时李疾不出，高已来谒。至晚，又报高至，李甚怪。及见云：“朝来看公归，到家困甚就寝，梦有人召出城，荆棘中行，见旧使庄客，亡已十数年矣。”谓某曰：“员外不合至此，为物所诱，且须臾急返，某送员外去。”遂即引至城门。某谓曰：“汝安得在此？”曰：“为阴吏，蒙差当直李三郎。”某曰：“何李三郎也？”曰：“住参佐桥。知员外与李三郎往还，故此祇候。”某曰：“李三郎安得如此？”曰：“是

纱笼中人。”诘之不肯言，因云饥甚，员外能赐少酒饭钱银否，此城不敢入，请于城外致之。某曰：“就李三郎宅得否？”其人惊曰：“若如此。是杀某也。”遂觉。特奉报此好消息。”李公笑而谢之，心异纱笼之说。后数年，张建封镇徐州，奏李为巡官校书郎。会有新罗僧能相人，言张公不得为宰相，甚不快，因令使院看诸判官有得为宰相，否。及至曰，并无。张尤不快，曰：“某妙择宾僚，岂无一人至相座者。”因更问曰：“莫有判官未入院否？”报李巡官，便令促召至。僧降阶迎，谓张公曰：“判官是纱笼中人，仆射不及。”张大喜，因问纱笼事。曰：“宰相冥司必潜以纱笼护之，恐为异物所扰，余官不得也。”方悟芦生及高公所说，李公竟为相。荥阳郑子，步贫窶，有才学不遇，时年近四十，将献书策求禄仕。郑遂造之，请占后事。谓郑曰：“此卦大吉，七日内婚禄皆达。”郑既欲干禄求婚，皆被摈斥，以卜者谬己。即告云：“吾将死矣，请审之。”胡芦生曰：“岂欺诳言哉，必无致疑也。”郑自度无因而致，请其由。生曰：“君明日晚，自乘驴出永通门，信驴而行，不用将从者随，二十里内，的见其验。”郑依言，明日，信驴行十七八里，因倦下驴。驴忽惊走，南去至疾，郑逐一里余，驴入一庄中，顷闻庄内叫呼云：“驴踏破酱瓮。”牵驴索主，忽见郑求驴，其家奴仆诉讟，郑子巽谢之。良久，日向暮，闻门内语云：“莫辱衣冠。”即主人母也，遂问姓名，郑具对，因叙家族，乃郑之五从姑也，遂留宿。传语更无大子弟，姑即自出见郎君。延郑厅内，须臾，列灯火，备酒馔。夫人年五十余，郑拜谒，叙寒暄，兼言驴事，惭谢姑曰：“小子隔阔，都不知闻，不因今日，何由相见。”遂与款洽，询问中外，无不识者，遂问婚姻，郑云，未婚。初姑似喜，少顷惨容曰：“姑事韦家，不幸，儿女幼小，偏露，一子才十余岁，一女去年事

郑郎。选授江阴尉，将赴任，至此身亡。女子孤弱，更无所依。郎即未宦，若能就此亲，便赴官任，即亦姑之幸也。”郑私喜，又思卜者之神，遂谢诺之。姑曰：“赴官须及程限，五日内须成亲，郎君行李，一切我备。”果不出七日，婚宦两全。郑厚谢芦生，携妻赴任。（出《原化记》）

卷第七十八 方士三

李秀才 王山人 王琮 王固 符契元 白皎

贾耽 茅安道 骆山人 石旻

李秀才

唐虞部郎中陆绍，元和中，尝谒表兄于定水寺。因为院僧具蜜饵时果，邻院僧亦陆所熟也，遂令左右邀之，良久，僧与李秀才偕至。环坐笑语颇剧。院僧顾弟子煮新茗，巡将匝而不及李。陆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余茶饮之。”邻院僧曰：“秀才乃术士，座主不可轻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惮！”秀才忽怒曰：“我与上人，素未相识，焉知予不逞徒也？”僧复大言：“望酒旗玩变场者，岂有佳者乎？”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对贵客作造次矣。”因奉手袖中，据两膝，叱其僧曰：“麓行阿师，争敢辄无礼，拄杖何在，可击之。”僧房门后有筇杖子，忽跳出，连击其僧。时众亦为蔽护，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执持也。李复叱曰：“捉此僧向墙。”僧乃负墙拱手，色青短气，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师可下阶。”僧又趋下，自投无数，衄鼻败颡不已。众为请之，李徐曰：“缘对衣冠，不能杀此为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恶状，竟不之测矣。（出《酉阳杂俎》）

王山人

唐太尉卫公李德裕为并州从事，到任未旬月，有王山人诣门请谒。与之及席，乃曰：“某善按冥数。”初未之奇。因请虚正寝，备几案纸笔香水而已，令重帘静伺之。生与之偕坐于西庑下。顷之，王生曰：“可验之矣。”纸上书八字甚大，且有楷注，曰：“位极人臣，寿六十四。”生遽请归，竟亦不知所去。及会昌朝，三策至一品，薨于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年。（出《松窗录》）

王 琼

唐元和中，江淮术士王琼尝在段君秀家。令坐客取一瓦子，画作龟甲，怀之一食顷，取出乃一龟。放于庭中，循垣而行，经宿却成瓦子。又取花含，默封于密器中，一夕开花。（出《酉阳杂俎》）

王 固

唐于頔在襄州，尝有山人王固谒见。頔性快，见其拜伏迟钝，不甚礼之。别日游宴，复不得预。王殊快快。因至使院，造判官曾叔政。颇礼接之，王谓曾曰：“予以相公好奇，故不远而来，今实乖望。予有一艺，自古无者，今将归，且荷公之厚，聊为一设。”遂诣曾所居，怀中出竹一节及小鼓，规才运（明钞本规作视，运作过）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击鼓。筒中有蝇虎子数十枚，列行而出，分为二队，如对阵势，击鼓或三或五，随鼓音变阵，天衡地轴，鱼丽鹤列，无不备也，进

退离附，人所不及。凡变阵数十，复作队入筒中。

曾睹之大骇，乃言于于公（于公二字原阙，据《酉阳杂俎五》补）。王已潜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获。（出《酉阳杂俎》）

符契元

唐上都昊天观道士符契元，闽人也，德行法术，为时所重。长庆初，中夏，晨告门人曰：“吾习静片时，慎无喧动。”乃扃户昼寝。既而道流四人，邀延出门。心欲有诣，身即辄至，离乡三十余年，因思一到，俄造其居。室宇摧落，园圃荒芜，旧识故人，子遗殆尽。时果未熟，乃有邻里小儿，攀缘采摘，契元护惜咄叱，曾无应者，契元愈怒。傍道流止之曰：“熟与未熟，同归摘拾，何苦挂意也。”又曾居条山炼药，乃亦思一游，忽已至矣。恣意历览，遍穷岩谷。道流曰：“日色晚，可归矣。”因同行入京。道上忽逢鸣驺，导引甚盛。契元遽即避路，道流曰：“阳官不宜避阴官，但遵路而行。”须臾，前导数辈，望契元即狼狽奔迸。及官至，谛视之，乃仆射马骠，时方为刑部尚书。素善契元，马亦无恙。与契元晤，心独异之。日已夕矣，迟明，即诣开化坊访马，而与兵部韩侍郎对弈，因留连竟日。而旁察辞气神色，曾无少异，私怪其故。有顷，闻中疾，不旬日而歿。又给事李忠敏云，此是陶天活，有道术者，中朝奉道者多归之。天活本安南人，非闽人也，能于入静日，多神游诸岳。马公事人皆知之。（出《集异》）

白 皎

河阳从事樊宗仁，长庆中，客游鄂渚，因抵江陵，途中颇

为驾舟子王升所侮。宗仁方举进士，力不能制，每优容之。至江陵，具以事诉于在任，因得重笞之。宗仁以他舟上峡，发荆不旬日，而所乘之舟，泛然失缆，篙橹皆不能制。舟人曰：“此舟已为仇人之所禁矣，昨水行岂常有所忤哉，今无术以进，不五百里，当历石滩，险阻艰难，一江之最。计其奸心，度我船适至，则必触碎沉溺。不如先备焉。”宗仁方与仆登岸，以巨索繫舟，循岸随之而行。翌日至滩所。船果奔骇狂触，恣纵升沉，须臾瓦解。赖其有索，人虽无伤，物则荡尽。峡路深僻，上下数百里，皆无居人，宗仁即与仆辈阴于林下，粮饩什具，绝无所有，羈危辛苦，忧闷备至。虽发人告于土官，去二日不见返。饥馁逮绝。其夜，因积薪起火，宗仁泊童仆皆环火假寤。夜深忽寢。见山獠五人列坐，态貌殊异，皆挟利兵，瞻顾睚眦，言语凶谩。假令挥刃，则宗仁辈束手延颈矣。睹其势逼，因大语曰：“尔辈家业，应此山中，吾不幸舟船破碎，万物俱没，涸然古岸，俟为豺狼之饵。尔辈圆首横目，曾不伤急，而乃矚然笑侮，幸人危祸，一至此哉。吾今绝粮，已逾日矣，尔家近者，可遽归营饮食，以济吾之将死也。”山獠相视，遂令二人起，未晓，负米肉盐酪而至。宗仁赖以候回信。因示舟破之由，山獠曰：“峡中行此术者甚众，而遇此难者亦多。然他人或有以解，唯王升者犯之，非没溺不已，则不知果是此子否。南山白蛟者，法术通神，可以延之，遣召行禁。我知蛟处，试为一请。”宗仁因恳祈之，山獠一人遂行。明日，蛟果至，黄冠野服，杖策蹑履，姿状山野。禽兽为祖。宗仁则又示以穷寓之端。蛟笑曰：“琐事耳，为君召而斩之。”因薙草剪木，规地为坛，仍列刀水，而胶立中央。夜阑月晓，水碧山青，杉桂朦胧，溪声悄然，时闻蛟引气呼叫召王升，发声清长，激响辽绝，达曙无至者。宗仁私语仆使曰：“岂七百里王升而可一息

致哉？”皎又询宗仁曰：“物沉舟碎，果如所言，莫不自为风水所害耶？”宗仁暨舟子又实告。皎曰：“果如是，王升安所逃形哉？”又谓宗仁所使曰：“然请郎君三代名讳，方审其术耳。”仆人告之。皎遂入深远，别建坛墀，暮夜而再召之，长呼之声，又若昨夕。良久，山中忽有应皎者，咽绝，因风始闻。久乃至皎处，则王升之魂也。皎于是责其奸蠹，数以罪状。升求衷俯状，稽顙流血。皎谓宗仁曰：“已得甘伏，可以行戮矣。”宗仁曰：“原其奸凶尤甚，实为难恕，便行诛斩，则又不可，宜加以他苦焉。皎乃斥王升曰：“全尔腰领，当百日血痢而死。”升号泣而去。皎告辞，宗仁解衣以赠皎，皎笑而不受。有顷，舟船至，宗仁得进发江陵。询访王升，是其日皎召致之夕，在家染血痢，十旬而死。（出《异闻集》）

贾 耽

唐宰相贾耽秉政，直道事君，有未萌之祸，必能制除。至于阴阳时象纬，无不洞晓。有村人失牛，诣桑国师卜之，卦成，国师谓曰：“尔之牛，是贾相国偷将置于中帽笥中。尔但候朝时突前告之。”叟乃如其言所请。公诘之，具以卜者语告公，公于马上笑，为发巾笥。取式盘，据鞍运转以视之，良久，谓失牛者曰：“相公不偷尔牛，要相公知牛去处，但可于安国观三门后大槐树之梢鹊巢探取之。”村叟迳诣三门上，见槐树杪果有鹊巢，都无所获，乃下树。低头见失牛在树根，系之食草，草次是盗牛者家。（出《芝田录》）

茅安道

唐茅安道，庐山道士，能书符役鬼，幻化无端，从学者常

数百人。曾授二弟子以隐形洞视之术，有顷，二子皆以归养为请。安道遣之。仍谓曰：“吾术传示，尽资尔学道之用。即不得盗情而炫其术也。苟违吾教，吾能令尔之术，临事不验耳。”二子授命而去。时韩晋公滉在润州，深嫉此辈。二子径往修谒，意者脱为晋公不礼，则当遁形而去。及召入，不敬，二子因弛慢纵诞，摄衣登阶。韩大怒，即命吏卒缚之，于是二子乃行其术，而法果无验，皆被擒缚。将加诛戮，二子曰：“我初不敢若是，盖师之见误也。”韩将并绝其源，即谓曰：“尔但致尔师之姓名居处，吾或释汝之死。”二子方欲陈述，而安道已在门矣。卒报公，公大喜，谓得悉加戮焉。遽令召入，安道庞眉美髯，姿状高古。公望见，不觉离席，延之对坐。安道曰：“闻弟子二人愚騃，干冒尊严。今者命之短长，悬于指顾，然我请诘而愧之，然后俟公之行刑也。”公即临以兵刀，械系甚坚，召致阶下，二子叩头求哀。安道语公之左右曰：“请水一器。”公恐其得水遁术，因不与之。安道欣然，遽就公之砚水饮之，而噉二子。当时化为双黑鼠，乱走于庭前。安道奋迅，忽变为巨鸢，每足攫一鼠，冲飞而去。晋公惊骇良久，终无奈何。（出《集异记》）

骆山人

唐田弘正之领镇州，三军杀之而立王廷凑。即王武侯之（北梦琐言侯作俊，之下有支字）属也，廷凑生于别墅。尝有鸠数十。朝集庭树，暮集檐下，有里人骆德播异之。及长骈胁，喜阴符鬼谷之书，历军职，得士心。曾使河阳，回在中路，以酒困寝于路隅，忽有一人荷策而过，熟视之曰：“贵当列土，非常人也。”仆者寤。以告廷凑。驰数里及之，致敬而问，白云

济源骆山人也，向见君鼻中之气，左如龙而右如虎，二气交王，应在今秋，子孙相继。满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树，树及于堂，是其兆也。是年果为三军扶立。后归别墅，而庭树婆娑，暗庇舍矣。墅有飞龙山神，廷凑往祭之，将及祠百步，有人具冠冕，恭要于中路，廷凑及入庙，神像已侧坐。因而面东。庙宇至今尚存。廷凑清俭公正，勤于朝廷，惠于军民。子孙世嗣为镇帅。至朱梁时，王镕封赵王，为部将张文礼灭之。（出《北梦琐言》）

石 旻

唐石旻有奇术，在扬州。段成式数年，不隔旬必与之相见。至开成初，在城亲故间，往往说石旻术不可测。盛传宝历中，石随尚书钱徽至湖州学院，子弟皆在，时暑月，猎者进一兔，钱命作汤。方共食，旻笑曰：“可留兔皮，聊志一事。”遂钉皮于地，垒塹涂之，上朱书一符，独言曰：“恨校迟，恨校迟。”钱氏兄弟诘之，石曰：“欲共请君共记卯年也。”至太和九年，钱可复凤翔遇害。岁在乙卯也。（出《集异记》，按见《酉阳杂俎》五）

卷第七十九 方士四

慈恩僧 朱悦 王生 贾笼 轩辕集 杜可筠

许建宗 向隐 赵尊师 权师

慈恩僧

唐王蒙与赵憬布衣之旧，知其吏才。及赵入相，自前吉州新淦令来谒，大喜，给恤甚厚。时宪府官颇阙，德宗每难其授，而赵将（将字据明钞本加）授之。一日偶诣慈恩，气色僧占之曰：“观君色，殊无喜兆。他年当得一年边上御史矣。”蒙大笑而归。翌日，赵乘间奏御史府殊阙人，就中监察尤为急要，欲择三数人。德宗曰：“非不欲补此官，须得孤直茂实者充，料卿只应取轻薄后生中朝子弟耳，不如不置。”赵曰：“臣之愚见，正如圣虑，欲于录事参军县令中求。”上大喜曰：“如此即是朕意，卿有人未。”遂举二人。既出，逢裴延龄，时以度支次对。曰：“相公奏何事称意，喜色充溢。”赵不之对，延龄愠置而去云：“看此老兵所为得行否。”奏事毕，因问赵憬向论请何事。上曰：“赵憬极公心。”因说御史事。延龄曰：“此大不可，陛下何故信之。且赵憬身为宰相，岂谄（谄原作请，据许本改）州县官绩效，向二人又（《因话录》六又下有字）为人所称说，憬何由自知之，必私也，陛下但诘其所自，即知矣。”他日果问云：“卿何以知此二人？”曰：“一是故人，一与臣微亲，知之。”上无言。他日延龄入，上曰：

“赵憬所请，果如卿料。”遂寝行。蒙却归故林，而赵薨于相位。后数年，边帅奏为从事，得假御史焉。（出《因话录》）

朱悦

唐鄂州十将陈士明，幼而俊健，常斗鸡为事。多畜于家，始雏，知其后之勇怯，闻其鸣必辨其毛色。时里有道者朱翁悦，得缩地术。居于鄂。筑室穿池，环布果药，手种松桂，皆成十围。而未尝游于城市。与士明近邻为佑，因与之游。而士明褻狎于翁，多失敬。翁曰：“尔孺子无赖，以吾为东家丘，吾戏试尔可否？”士明之居相去三二百步，翁以酒饮之，使其归取鸡斗。自辰而还，至酉不达家，度其所行，逾五十里，及顾视，不越百步。士明亟返，拜翁求恕，翁笑曰：“孺子更侮于我乎？”士明云：“适于中途已疲，讵敢复尔。”因垂涕，翁乃释之。后敬事翁之礼与童孙齿焉。士明至元和中，戍于巴丘，遂别朱翁。（出《广德神异记》）

王生

唐韩晋公滉镇润州，以京师米贵，进一百万石，且请敕陆路观察节度使发遣。时宰相以为盐铁使进奉，不合更烦累沿路州县，帝又难违滉请，遂下两省议。左补阙穆质曰：“盐铁使自有官使勾当进奉，不合更烦累沿路州县。为节度使乱打杀二十万人犹得，何惜差一进奉官。”坐中人密闻，滉遂令军吏李栖华就谏院诘穆公。滉云不曾相负，何得如此。即到京与公廷辩。遂离镇，过汴州，挟刘玄佐俱行，势倾中外。穆惧不自得，潜衣白衫，诣兴赵王生卜，与之束素，王谢曰：“劳致重币，

为公夜蓍占之。”穆乃留韩年命并自留年命。明日，令妹夫裴往请卦，王谓裴曰：“此中一人，年命大盛，其间威势盛于王者，是谁。其次一命，与前相刻太甚，颇有相危害意。然前人必不见明年三月。卦今已是十一月，纵相害，事亦不成。”韩十一月入京，穆曰：“韩爪距如此，犯著即碎，如何过得数月。”又质王生，终云不畏。韩至京，威势愈盛，日以橘木棒杀人，判按郎官每候见皆奔走，公卿欲谒，逡巡莫敢进。穆愈惧，乃历谒韩诸子皋、群等求解，皆莫敢为出言者。时湜命三省官集中书视事，人皆谓与廷辩，或劝穆称疾，穆怀惧不决。及众官毕至，乃曰：“前日除张严常州刺史，昨日又除常州刺史。缘张严曾犯赃，所以除替。恐公等不谕，告公等知。”诸人皆贺穆，非是廷辩。无何穆有事见湜，未及通。闻阁中有大声曰：“穆质争敢如此。”赞者不觉走出，以告质，质惧。明日，度支员外齐抗五更走马谓质曰：“公以左降邵州邵阳尉，公好去。”无言握手留赠，促骑而去。质又令裴问王生，生曰：“韩命禄已绝，不过后日。明日且有国故，可万全无失矣。”至日晚，内宣出，王薨辍朝，明日制书不下。后日韩入班倒，床舁出，遂卒。时朝廷中有恶韩而好穆者，遂不放穆敕下，并以邵阳书与穆。（出《异闻集》）

贾 笼

穆质初应举，试毕，与杨凭数人会。穆策云：“防贤甚于防奸。”杨曰：“公不得矣，今天子方礼贤，岂有防贤甚于防奸。”穆曰：“果如此是矣。”遂出谒鲜于弁，弁待穆甚厚。食未竟，仆报云：“尊师来。”弁奔走具靴笏，遂命彻食。及至，一眇道士尔。质怒弁相待之薄，且来者是眇道士，不为礼，

安坐如故。良久，道士谓质曰：“岂非供奉官耶？”曰：“非也。”又问莫曾上封事进书策求名否，质曰：“见应制，已过试。”道士曰：“面色大喜。兼合官在清近。是月十五日午后，当知之矣，策是第三等，官是左补阙。故先奉白。”质辞去。至十五日，方过午，闻扣门声即甚厉，遣人应问。曰：“五郎拜左补阙。”当时不先唱第三等便兼官，一时拜耳，故有此报。后鲜于弁诣质，质怒前不为毕饌，不与见。弁复来，质见之，乃曰：“前者贾笼也，言事如神，不得不往谒之。”质遂与弁俱往。笼谓质曰：“后三月至九月，勿食羊肉，当得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德宗尝赏质曰：“每爱卿对扬，言事多有行者。”质已贮不次之望，意甚薄知制诰，仍私谓人曰：“人生自有，岂有不吃羊肉便得知制诰，此诚道士妖言也。”遂依前食羊。至四月，给事赵憬忽召质云：“同寻一异人。”及到，即前眇道士也。赵致敬如弟子礼，致谢而坐。道士谓质曰：“前者勿令食羊肉，至九月得制诰，何不相取信，今否矣，莫更有灾否，曰，有厄。”质曰：“莫至不全乎？”曰：“初意过于不全，缘识圣上，得免死矣。”质曰：“何计可免？”曰：“今无计矣。”质又问：“若迁贬，几时得归？”曰：“少是十五年。补阙却回，贫道不见。”执手而别，遂不复言。无何，宰相李泌奏，穆质、卢景亮于大会中。皆自言频有章奏谏。曰（明钞本无曰字）国有善，即言自己出；有恶事，即言苦谏，上不纳；此足以惑众，合以大不敬论，请付京兆府决杀。德宗曰：“景亮不知，穆质曾识，不用如此。”又进决六十，流崖州，上御笔书令与一官，遂远贬。后至十五年，宪宗方征入。贾笼即贾直言之父也。（出《异闻集》）

轩辕集

唐宣宗晚岁，酷好长年术。广州监军吴德胤离京日，病足颇甚。及罢，已三载矣，而疾已平。宣宗诘之，且言罗浮山人轩辕集医之。遂驿诏赴京，既至，馆山亭院。后放归，拜朝散大夫广州司马，坚不受。临别，宣宗问理天下当得几年，集曰。五十年。宣宗大悦，及至晏驾，春秋五十。（出《感定录》）

杜可筠

唐僖宗末，广陵贫人杜可筠年四十余，好饮不食，多云绝粒。每酒肆巡座求饮，亦不见醉。人有怜与之酒，又终不多饮，三两杯即止。有乐生旗亭在街西，常许或阴雨往他所不及，即约诣此，率以为常。一旦大雪，诣乐求饮，值典事者白乐云：“既已啗损，即须据物赔前人。”乐不喜其说，杜问曰：“何故？”乐曰：“有人将衣服换酒，收藏不谨，致为鼠啗。”杜曰：“此间屋院几何？”曰，若干。杜曰：“弱年曾记得一符，甚能却鼠，即不如今有验否，请以试之，或有征，当可尽此室宇，永无鼠矣。”乐得符，依法焚之，自此遂绝鼠迹。杜属秦彦、毕师铎重围际，容貌不改，皆为绝粮故也。后孙儒渡江，乃寓毗陵。犯夜禁，为刃死，传其剑解矣。（出《桂苑丛谈》）

许建宗

唐济阴郡东北六里左山龙兴古寺前，路西第一院井，其水至深，人不可食，腥秽甚，色如血。郑还古（明钞本郑还古三字下有太和初与许建宗同寓佐山仅月余闻此井建宗谓还古二

十二字)曰：“可以同诣之。”及窥其井，曰：“某与回此水味何如？”还古及院僧曰：“幸甚。”遂命朱瓿纸笔，书符置井中，更无他法。遂宿此院，二更后，院风雨黯黑。还古于牖中窥之，电光间，有一力夫，自以约索于井中，如有所钓，凡电三发光，洎四电光则失之矣。及旦，建宗封其井。三日后，甘美异于诸水，至今不变。还古意建宗得道者，遂求之，云：“某非道者，偶得符术。”求终不获。后去太山，不知所在。(出《传异记》)

向 隐

唐天复中，成汭镇江陵，监军使张特进元随温克修司药库，在坊郭税舍止焉。张之门人向隐北邻，隐攻历算，仍精射覆，无不中也。一日，白张曰：“特进副监小判官已下，皆带灾色，何也？”张曰：“人之年运不同，岂有一时受灾，吾不信矣。”于时城中多犬吠，隐谓克修曰：“司马元戎，某年失守，此地化为丘墟，子其志之。”他日复谓克修曰：“此地更变，且无定主。五年后，东北上有人，依稀国亲，一镇此邦，二十年不动，子志之。”他日又曰：“东北来者二十年后，更有一人五行不管，此程更远，但请记之。”温以为凭虚，殊不介意。复谓温曰：“子他时婚娶无男，但生一队女也。到老却作医人。”后果密敕诛北司，张特进与副监小判官同日就戮，方验其事。成汭鄂渚失律不还，江陵为朗(朗原作郎，据明钞本改。)人雷满所据，襄州举军(军原作君。据许本改。)夺之。以赵匡明为留后。大梁伐(伐原作代，据许本改)襄州。匡明弃城自固，为梁将贺环所据。而威望不著，朗(朗原作郎，据明钞本改)蛮侵袭。不敢出城，自固而已。梁主署武信王高季昌自颖

州刺史为荆南兵马留后。下车日，拥数骑至沙头，朗（朗原作郎。据明钞本改）军慑惧，稍稍而退。先是武信王赐姓朱，后复本姓。果符国亲之说。克修失主，流落渚宫，收得名方，仍善修合，卖药自给，亦便行医。娶妇后，唯生数女。尽如向言。唐明宗天成二年丁亥，天军围江陵，军府怀忧，温克修上城白文献王，具道此，文献未之全信。温以前事累验，必不我欺。俄而朝廷抽军。来年，武信薨，凡二十一年。而文献嗣位，亦二十一年，迨至南平王。即此程更远，果在兹乎。（出《北梦琐言》）

赵尊师

赵尊师者，本遂州人，飞符救人疾病，于乡里间年深矣。又善役使山魃，令挈书囊席帽，故所居前后百里内，绝有妖怪鬼物为人患者。有民阮琼女，为精怪所惑，每临夜别梳妆，似有所伺，必迎接忻喜，言笑自若。召人医疗，即先知姓名。琼乃奔请尊师救解，赵曰：“不劳亲去，但将吾符贴于户牖间，自有所验。”乃白绢朱书大符与之。琼贴于户，至一更，闻有巨物中击之声，如冰坠地，遂攒烛照之，乃一巨鼉，宛转在地，逡巡而死，符即不见，女乃醒然自悟，惊骇涕泣。琼遂碎鼉之首，弃于壑间，却诣尊师，备陈其事。赵慰劳之，又与小符，令女吞之。自后无恙。大符即归于案上。（出《野人闲话》）

权 师

唐长道县山野间，有巫曰权师，善死卜。至于邪魅鬼怪，隐状逃亡，地秘山藏，生期死限，罔不预知之。或人请命，则

焚香呼请神，僵仆于茵褥上，奄然而逝，移时方喘息，瞑目而言其事。奏师之亲曰郭九舅，豪侠强梁，积金甚广，妻卧病数年，将不济。召令卜之。闭目而言曰：“君堂屋后有伏尸，其数九。遂令斫之，依其尺寸，获之不差其一，旋遣去除之。妻立愈，赠钱百万，却而不受，强之，方受一二万，云神不令多取。又一日，卧于民家，瞑目轮十指云：“算天下死簿，数其遐迩州县死数甚多，次及本州村乡，亦十余人合死者，内有豪士张夫子名行儒与焉。”人有急告行儒者，闻而惧，遂命之至。谓张曰：“可以奉为，牒阎罪山（明钞本罪作罗，又山字疑误，当是出字）免之。”于是闭目，于纸上书之，半如篆籀，祝焚之。既讫，张以含胎马奔奉之，巫曰：“神只许其母，子即奉还。”以俟异日，所言本州十余人算尽者，应期而歿，惟张行儒免之。及牝诞驹，遂还其主。其牝呼为和尚，云：“此马曾为僧不了，有是报。”自尔为人廷算者不少，为人掘取地下隐伏者亦多，言人算尽者，不差晷刻。以至其家大富，取民家牛马资财，遍山盈室。（出《玉堂闲话》）

卷第八十 方士五

周隐克 张士政 陈休复 费鸡师 岳麓僧 强绅

彭钉筋 崔无斲 蜀士 陈岷 郑山古马 处谦

赵圣人 黄万户 何奎 孙雄 李汉雄

周隐克

唐道士周隐克，有术数，将相大僚咸敬如神明，宰相李宗闵修弟子礼，手状皆云然。前宰相段文昌镇淮南，染疾，曰：“尊师去年云我有疾，须卧六日。”段公与宾客博戏饮茶，周生连吃数碗，段起旋溺不已。良久，惊语尊师曰：“乞且放，虚惫交下不自持。”笑曰。与相公为戏也，盖饮茶慵起，遣段公代之。”（出《逸史》）

张士政

唐王潜在荆州，百姓张士政善治伤折。有军人损胫，求张治之。张饮以一药酒，破肉，取碎骨一片，大如两指，涂膏封之，数日如旧。经二年余，胫忽痛，复问于张。张曰：“前君所出骨寒则痛，可遽觅也。”果获于床下，令以汤洗，贮于絮中，其痛即愈。王子弟与之狎，尝祈其戏术。张取草一掬，再

三揉之，悉成灯蛾飞去。又画一妇女于壁，酌满杯饮之，酒无遗滴。逡巡，画妇人面赤半日许。其术终不传人。（出《逸史》）

陈休复

唐李当镇兴元，褒城县处士陈休复号陈七子，狎于博徒，行止非常。李以其妖诞械之，而市井中又有一休复。无何殁于狴牢，遽都腐败，所司收而瘞之。尔后宛在褒城，李惊异不敢复问。一旦爱女暴亡，妻追悼成疾，无能疗者。幕客白曰：“陈处士真道者，必有少君之术，能祈之乎？”李然之，因敬而延召，陈曰：“此小事尔。”于初夜，帷裳设灯炬，画作一门，请夫人下帘屏气。至夜分，亡者自画门入堂中，行数遭，夫人惶忆，失声而哭，亡魂倏然灭矣，然后戒勉，令其抑割。李由是敬之。（出《北梦琐言》）

费鸡师

唐蜀有费鸡师，目赤无黑睛，本濮人，段成式长庆初见之，已年七十余。或为人解疾，必用一鸡，设祭于庭，又取江石如鸡卵，令疾者握之，乃踏步作气嘘叱，鸡旋转而死，石亦四破。成式旧家人永安初不信。尝谓曰：“尔有大厄。”因丸符逼令吞之，复去其左足鞋及袜，符展在足心矣。又谓奴沧海：“尔将病。”令袒而负户，以笔再三画于外，大言曰：“过过。”墨迹遂透著背焉。（出《酉阳杂俎》）

岳麓僧

唐广南节度下元随军将钟大夫，忘其名，晚年流落，旅寓

陵州，多止佛寺。仁寿县主簿欧阳衍愍其衰老，常延待之，三伏间患腹疾，卧于欧阳舍，逾月不食。虑其旦夕溘然，欲陈牒州衙，希取钟公一状，以明行止。钟曰：“病即病矣，死即未也。既此奉烦，何妨申报。”于是闻官。尔后疾愈，孙光宪时为郡倅，钟惠然来访，因问所苦之由，乃曰：“曾在湘潭，遇干戈不进，与同行商人数辈就岳麓寺设斋，寺僧有新合知命丹者，且云：‘服此药后，要退，即饮海藻汤，或大期将至，即肋下微痛，此丹自下，便须指挥家事，以俟终矣。’遂各与一缙，吞一丸。他日入蜀，至乐温县，遇同服丹者商人，寄寓乐温，得与话旧，且说所服之效。无何，此公来报肋下痛，不日其药果下。急区分家事，后凡二十日卒。某方神其药，用海藻汤下之，香水洗沐，却吞之。昨来所苦，药且未下，所以知未死。”兼出药相示。然钟公面色红润，强饮啗，似得药力也，他日不知其所终，以其知命有验，故记之焉。（出《北梦琐言》）

强 绅

唐凤州东谷有山人强绅，妙于三戒，尤精云气。属王氏初并秦凤，张黄于通衢，强公指而谓孙光宪曰：“更十年，天子数员。”又曰：“并汾而来悠悠，梁蜀后何为哉。”于时蜀兵初攻岐山，谓其旦夕屠之。强曰：“秦王久思妄动，非四海之主，虽然，死于牖下，乃其分也。蜀人终不能克秦，而秦川亦成丘墟矣。”尔后大鹵与王凤翔不羁，秦王令终，王氏绝祚，果叶强生言。有鹿卢跷术。自云老夫耄矣，无人可传，其书藏在深稳处古杉树中。因与孙光宪偕诣，开树皮，发蜡缄，取出一通绢书，选吉辰以授，为强姬止之。谓孙少年矣，虑致发狂，俾服膺三年，方议可否。（出《北梦琐言》）

彭钉筋

唐彭濮间。有相者彭克明。号彭钉筋。言事多验。人以其必中。是有钉筋之名。九陇村民唐氏子。家富谷食。彭谓曰。唐郎即世。不挂一缕。唐氏曰。我家粗有田陇。衣食且丰。可能裸露而终哉。后一日。江水泛涨。潭上有一兔。在水中央。唐谓必致之。乃脱衣泅水。无何为泛波漂没而卒。所谓一缕不挂也。其他皆此类。繁而不载。(出《北梦琐言》)

崔无戮

伪王蜀先主时，有道士李皓，亦唐之宗室，生于徐州，而游三蜀。词辩敏捷，粗有文章。因栖霞平化，为妖人扶持，上有紫气，乃聚众举事而败，妖辈星散，而皓独罹其祸。先是李皓有书，召玉局仙杨德辉赴斋。有老道士崔无戮自言患聋，有道而托算术，往往预知吉凶。杨德辉问曰：“将欲北行，如何？”令崔书地作字，乃书北千两割字，崔公以千插北成乖字，曰：“去即乖觉。”杨坐不果去，而皓斋日就擒，道士多罹其祸。杨之幸免，由崔之力也。(出《北梦琐言》)

蜀 士

伪王蜀有王氏子承协，幼承荫，有文武才，性聪明，通于音律。门下常养一术士，潜授战阵之法，人莫知之。术士褴褛弊衣，亦不受承协之资镒。承协后因蜀主讲武于星宿山下，忽于主前呈一铁枪，重三十余斤，请试之。由是介马盘枪，星飞电转。万人观之，咸服其神异。及入城，又请盘城门下铁关，

五十余斤，两人舁致马上，当街驰之，亦如电闪。大赏之，擢为龙捷指挥使。其诸家兵法，三令五甲，悬之口吻。以其年幼，终不付大兵柄。奇异之术，信而有之。（出《王氏见闻录》）

陈 岷

后唐庄宗世子魏王继岌伐蜀，回军在道，而有邺都之变。庄宗与刘后命内臣张汉宾赍急诏，所在催魏王归阙。张汉宾乘驿，倍道急行，至兴元西县逢魏王，宣传诏旨。王以本军方讨汉州，康延孝相次继来，欲候之出山，以陈凯歌。汉宾督之。有军谋陈岷，比事梁，与汉宾熟，密问张曰：“天子改换，且是何人？”张色庄曰：“我当面奉宣诏魏王，况大军在行，谈何容易。”陈岷曰：“久忝知闻，故敢谘问。两日来有一信风，新人已即位矣，复何形迹？”张乃说：“来时闻李嗣元过河，未知近事。”岷曰：“魏王且请盘桓，以观其势，未可前迈。”张以庄宗命严，不敢迁延，督令进发。魏王至渭南遇害。（出《王氏见闻录》）

郑山古

伪蜀王先主时，有军校黄承真就粮于广汉绵竹县，遇一叟曰郑山古，谓黄曰：“此国于五行中少金气，有剥金之号，曰金炀鬼。此年蜀宫大火，至甲申、乙酉，则杀人无数，我授汝秘术，诣朝堂陈之。傥行吾教以禳镇，庶几减于杀伐。救活之功，道家所重，延生试于我而取之。然三陈此术，如不允行，则止亦不免。盖泄于阴机也，子能从我乎？”黄亦好奇，乃曰：“苟稟至言，死生以之。”乃赍秘文诣蜀。三上不达，乃呕

血而死。其大火与乙酉亡国杀戮之事果验。孙光宪与承真相识，窃得窥其秘纬，题云黄帝阴符，与今阴符不同，凡五六千言。黄云受于郑叟，一画一点，皆以五行属配，通畅亹亹。实奇书也。然汉代数贤（贤原作言，据明钞本改）生于绵竹。妙于讖记之学，所云郑叟，岂黄扶之流乎。（出《北梦琐言》）

马处谦

伪王蜀叶逢，少明悟，以词笔求知，常与孙光宪偕诣术士马处谦，问命通塞。马曰：“四十已后，方可图之，未间，苟或先得，于寿不永。”于时州府交辟，以多故参差，不成其事。后充湖南通判官。未除官之前，梦见乘船赴任，江上候吏，旁午而至，迎入石窟。觉后，话于广成先生杜光庭次，忽报敕下，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广成曰：“昨宵之梦，岂小川之谓乎？”自是解维，覆舟于犍为郡青衣滩而死，即处谦之生知。叶逢之凶梦，何其效哉。光宪自蜀沿流，一夕梦叶生云：“子于青衣亦不得免。”觉而异之，泊发嘉州，取阳山路，乘小舟以避青衣之险。无何篙折，为泛流吸入青衣，幸而获济。岂鬼神尚能相戏哉。（出《北梦琐言》）

赵圣人

伪蜀有赵温圭，善袁许术，占人灾祥，无不神中，蜀谓之赵圣人。武将王晖事蜀先主，累有军功。为性凶悍，至后主时，为一二贵人挤抑，久沈下位，王深衔之。尝一日，于朝门逢赵公，见之惊愕，乃屏人告之曰：“今日见君面有杀气，怀兵刃，欲行阴谋。但君将来当为三任郡守，一任节制，自是晚达，不

宜害人，以取殃祸。王大骇，乃于怀中控一匕首掷于地，泣而言曰：“今日比欲刺杀此子，便自引决，不期逢君为开释，请从此而止。”勤勤拜谢而退。王寻为郡，迁秦州节度。蜀亡，老于咸阳。宰相范质亲见（见字原阙，据明钞本补）王，话其事。（出《玉堂闲话》）

黄万户

伪王蜀时，巫山高唐观道士黄万户。本巴东万户村民，学白虎七变术，又云学六丁法于道士张君。常持一铁鞭疗疾，不以财物介怀，然好与乡人争讼，州县不之重也。或州刺史文思谔亦有戏术，曾剪纸鱼投于盆内而活，万户投符化獭而食之。其铁鞭为文思谔收之，归至涪州亡其鞭，而却归黄矣。有杨希古，欲传其术，坐未安，忽云，子家中已有丧秽，不果传，俄得家讣母亡。又蜀先主召入宫，列示诸子，俾认储后，万户乃指后主。其术他皆仿此。唯一女为巫山民妻，有男传授秘诀，将卒，戒（戒字原阙，据明钞本补）家人勿殓，经七八日再活，不久却殒也。青城县旧有马和尚，宴坐三十五年，道德甚高。万户将卒，谓家人曰：“青城马和尚来，我遂长逝也。”是年，马师亦迁化。（出《北梦琐言》）

何 奎

伪王蜀时，阆州人何奎，不知何术，而言事甚效，既非卜相，人号何见鬼，蜀之近贵咸神之。鬻银肆有患白癞者，传于两世矣，何见之谓曰：“尔所苦，我知之矣，我为嫁聘，少钁钏钗篦之属，尔能致之乎，即所苦立愈矣。”癞者欣然许之，

因谓曰：“尔家必有他人旧功德，或供养之具在焉，亡者之魂所依，故遣为此崇，但去之必瘳也。”患者归视功德堂内，本无他物，忖思久之，老母曰：“佛前纱窗，乃重围时他人之物，曾取而置之，得非此乎？”遽彻去，仍修斋忏，疾遂痊。竟受其钁钁之赠。何生未遇，不汲汲于官宦，末年祈于大官，自布衣除兴元小尹，金紫，兼妻邑号，子亦赐绯，不之任，便归阆州而卒，显知死期也。虽术数通神，而名器逾分，识者知后主政悉此类也。（出《北梦琐言》）

孙 雄

嘉州夹江县人孙雄，号孙卯斋，其言事亦何奎之流。伪蜀主归命时，内官宋愈昭将军数员。旧与孙相善，亦神其术。将赴洛都，咸问将来升沈。孙俯首曰：“诸官记之，此去无灾无福，但行及野狐泉已来税驾处，曰孙雄非圣人耶，此际新旧使头皆不见矣。”诸官咸疑之。尔后量其行迈，合在咸京左右，后主罹伪诏之祸，庄宗遇邺都之变，所谓新旧使头皆不得见之验也。（出《北梦琐言》）

李汉雄

李汉雄者，尝为钦州刺史，罢郡，居池州。善风角推步之奇术，自言当以兵死。天祐丙子岁，游浙西，始入府而叹曰：“府中气候甚恶，当有兵乱，期不远矣。吾必速回。”既见，府公厚待之，留旬日，未得遽去。一日晚出逆旅，四顾而叹曰：“祸在明日，吾不可留。”翌日晨，入府辞，坐客位中，良久曰：“祸即今至，速出犹或可。”遂出至府门，遇军将周交

作乱，遂遇杀害于门下。（出《稽神录》）

卷第八十一 异人一

韩稚 幸灵 赵逸 梁四公

韩 稚

汉惠帝时，天下太平，干戈偃息，远国殊乡，重译来贡。时有道士韩稚者，终之裔也，越海而来，云是东海神君之使，闻圣德洽于区宇，故悦服而来庭。时东极扶桑之外，有泥离国，亦来朝于汉。其人长四尺，两角如蝓，牙出于唇，自腰已下有垂毛自蔽，居于深穴，其寿不可测也，帝云：“方士韩稚解绝国言，问人寿几何，经见几代之事。”答云：“五运相因，递生递死，如飞尘细雨，存歿不可论算。”问女娲已前可问乎，对曰：“蛇身已上，八风均，四时序。不以威悦，搅乎精运。”又问燧人以前，答曰：“自钻火变腥以来，父老而慈，子寿而孝。牺轩以往，屑屑焉以相诛灭，浮靡器薄，淫于礼，乱于乐，世欲浇伪，淳风坠矣。”稚具以闻，帝曰：“悠哉杳昧，非通神达理者难可语乎斯道矣。”稚亦以斯而退，莫之所知。（出《王子年拾遗记》）

幸 灵

晋幸灵者，豫章建昌人也，立性少言。与人群居，被人侵辱，而无愠色，邑里皆号为痴，父兄亦以为痴。常使守稻，有

牛食稻，灵见而不驱，待牛去，乃整理其残乱者。父见而怒之，灵曰：“夫万物生天地之间，各得其意，牛方食禾，奈何驱之？”父愈怒曰：“即如汝言，复用理坏者何为？”灵曰：“此稻又得终其性矣。”时顺阳樊长宾为建昌令，发百姓作官船，令人作楫一双。灵作乞而未输，俄而被人窃。窃者心痛欲死，灵曰：“尔无窃吾楫子乎？”窃者不应，须臾甚痛。灵曰：“尔不以情告我者死。”窃者急，乃首应。灵于是以水饮之，病乃愈。船成，以数十人引一艘，不动。灵助之，船乃行。从此人皆畏之，或称其神。有龚仲儒女，病积年，气息才属，灵以水喂之，应时大愈。又吕猗母黄氏，痿痺一十余年，灵去黄氏数尺而坐，瞑目寂然，有顷，谓猗曰：“扶夫人起。”猗曰：“得疾累年，不可卒起。”灵曰：“试扶起。”于是两人扶以立，又令去扶人，即能自行，乃留水一器而饮之。高悝家内有鬼怪言语，器物自行，大以巫祝厌之，而不能绝。灵至门，见符甚多，曰：“以邪救邪，岂得已乎？”并使焚之，其鬼怪遂绝。从尔已后，百姓奔赴如云。灵救愈者，多不敢（明抄本敢作受）报谢。立性至柔，见人即先拜，辄自称名。凡草木之夭伤于山林者必起埋（明抄本起埋作理起）之，器物倾覆于途路者必举正之。（出《豫章记》）

赵 逸

后魏崇义里有杜子休宅，地形显敞，门临御路。时有隐士赵逸者，云是晋武时人，晋朝旧事，多所记录。正光初，来至京师，见子休宅，叹息曰：“此是晋朝太康寺也。”时人未之信，问其由，答曰：“龙骧将军王浚平吴后，立此寺，本有三层浮图，用砖为之。”指子休园曰：“此是故处。”子休掘而

验之，果得砖数万，并有石铭云：“晋太康六年，岁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仪同三司襄阳侯王浚敬造。”时园中果菜丰蔚，林木扶疏，乃服逸言，号为圣人。子休遂拾宅为灵应寺，所得之砖，造三层浮图，好事者问晋朝京师何如今日，逸曰：“晋朝民少于今日，王侯帝宅与今日相似。”又云：“自永嘉以来，二百余年，建国称王者，十有六君，吾皆游其都鄙，目见其事。国灭之后，观其史书，皆非实录，莫不推过于人，引善自向。苻生虽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杀，观其治典，未为凶暴。及详其史，天下之恶皆归焉。苻坚自是贤主，贼君取位，妄书生恶，凡诸史官，皆此类也。人皆贵远贱近，以为信然。当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问其故。逸曰：“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尹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词损实。”当时作文之士，惭逸此言，步兵校尉李登问曰：“太尉府前砖浮图，形制甚古，未知何年所造。”逸云：“晋义熙十二年，刘裕伐姚泓军人听作。”汝南王闻而异之，因问何所服饵以致延年。逸云：“吾不闲养生，自然长寿。郭璞常为吾筮云，寿年五百岁，今始余半。”帝给步挽车一乘，游于市里，所经之处，多说旧迹，三年已后遁去，莫知所在。（出《洛阳伽蓝记》）

梁四公

梁天监中，有瞿闾（上音携，下琛去）颀杰（上万，下杰）龔齡（上蜀，下湍）仇肾（上掌，下覩）四公谒武帝，帝见之甚悦，因命沈隐侯约作覆，将与百僚共射之。时太史适获一

鼠，约匣而緘之以献。帝筮之遇蹇！（艮下，坎上）之噬嗑！（震下，离上）。帝占成，群臣受命献卦者八人，有命待成俱出，帝占决，置诸青蒲，申命闾公揲蓍，对曰：“圣人布卦，其象吉（明抄本吉作告）矣，依象辩物，何取异之，请从帝命卦。”时八月庚子日巳时，闾公奏请沈约举帝卦上一蓍以授臣，既撰占成，置于青蒲而退。读帝占曰：“先蹇后噬嗑是其时，内艮外坎是其象。坎为盗，其鼠也。居蹇之时，动其见噬，其拘系矣。噬嗑六爻，四无咎，一利艰贞，非盗之事，上九荷校灭耳凶，是因盗获戾，必死鼠也。”群臣蹈舞呼万岁。帝自矜其中，颇有喜色。次读八臣占词，或辩于色，或推于气，或取于象，或演于爻，或依鸟兽龟龙，阴阳飞伏，其文虽玄远，然皆无中者。末启闾公占曰：“时日王相，必生鼠矣。且阴阳晦而入文明，从静止而之震动，失其性必就擒矣。金盛之月，制之必金。子为鼠，辰与艮合体，坎为盗，又为隐伏，隐伏为盗，是必生鼠也。金数于四，其鼠必四。离为文明，南方之卦，日中则昃。况阴类乎。晋之繇曰，死如弃如，实其事也，日敛必死。”既见生鼠，百僚失色，而尤闾公曰：“占辞有四，今者唯一，何也？”公曰：“请剖之。”帝性不好杀，自恨不中。及至日昃，鼠且死矣，因令剖之，果妊三子。是日，帝移四公于五明殿西阁，示更亲近，其实囚之，唯朔望伏腊，得于义贤堂见诸学士。然有军国疑议，莫不参预焉，大同中，盘盘国、丹丹国、扶昌国、高昌国遣使献方物，帝命有司设充庭法驾，雅乐九阒，百僚具朝服如元正之仪。帝问四公：“异国来廷，爵命高下，欲以上公秩加之。”龄公曰：“成王太平，周公辅政，越裳氏重译来贡，不闻爵命及之。春秋邾楚之君，爵不加子。设使其君躬聘，依礼经，位止子男。若加以上公，恐非稽古。”帝固谓龄公更详定之。俄属暴风如旋轮，曳帝裙带，帝

又问其事，公曰：“明日亦未果，请他日议之。”帝不怪，学士群诽之。向夕，帝女坠阁而死，礼竟不行。后诘之，对曰：“旋风袭衣，爱子暴殒。更何疑焉。”

高昌国遣使贡盐二颗，颗如大斗，状白似玉。干蒲桃、刺蜜、冻酒、白麦面。王公士庶皆不之识。帝以其自万里绝域而来献，数年方达。文字言语，与梁国略同。经三日，朝廷无祇对者，帝命杰公逐之。谓其使曰：“盐一颗是南烧羊山月望收之者，一是北烧羊山非月望收之者。蒲桃七是湾林，三是无半。冻酒非八风谷所冻者，又以高宁酒和之。刺蜜是盐城所生，非南平城者。白麦面是宕昌者，非昌垒真物。”使者具陈实情，面为经年色败，至宕昌贸易填之。其年风灾，蒲桃刺蜜不熟，故驳杂。盐及冻酒，奉王急命，故非时尔。因又向紫盐医珀，云自中路，遭北凉所夺，不敢言之。帝问杰公群物之异，对曰：“南烧羊山盐文理粗，北烧羊山盐文理密。月望收之者，明彻如冰，以毡囊煮之可验。蒲桃湾林者皮薄味美，无半者皮厚味苦。酒是八风谷冻成者，终年不坏，今臭其气酸，湾林酒滑而色浅，故云然。南平城羊刺无叶，其蜜色明白而味甘，盐城羊刺叶大，其蜜色青而味薄。昌垒白麦面烹之将熟，洁白如新，今面如泥且烂。由是知蜜麦之伪耳。交河之间平碛中，掘深数尺，有末盐，如红如紫，色鲜味甘，食之止痛。更深一丈，下有璆珀，黑逾纯漆，或大如车轮，末而服之，攻妇人小肠症瘕诸疾。彼国珍异，必当致贡，是以知之。”

杰公尝与诸儒语及方域云：“东至扶桑，扶桑之蚕长七尺，围七寸，色如金，四时不死。五月八日呕黄丝，布于条枝，而不为茧。脆如縆，烧扶桑木灰汁煮之，其丝坚韧，四丝为系，足胜一钧。蚕卵大如燕雀卵，产于扶桑下。赍卵至句丽国，蚕变小，如中国蚕耳。其王宫内有水精城，可方一里，天未晓而

明如昼，城忽不见，其月便蚀。西至西海，海中有岛，方二百里，岛上有大林，林皆宝树，中有万余家，其人皆巧，能造宝器，所谓拂林国也。岛西北有坑，盘坳深千余尺，以肉投之，鸟衔宝出，大者重五斤，彼云是色界天王之宝藏。四海西北，无虑万里，有女国，以蛇为夫，男则为蛇，不噬人而穴处。女为臣妾官长，而居宫室。俗无书契，而信呪诅，直者无他，曲者立死。神道设教，人莫敢犯。南至火洲之南，炎昆山之上，其土人食蝮蟹鬣蛇以辟热毒。洲中有火木，其皮可以为布，炎丘有火鼠，其毛可以为褐，皆焚之不灼，污以火浣。北至黑谷之北，有山极峻造天，四时冰雪，意烛龙所居。昼无日，北向更明。夜直上观北极。西有酒泉，其水味如酒，饮之醉人。北有漆海，毛羽染之皆黑，西有乳海，其水白滑如乳。三海间方七百里，水土肥沃，大鸭生骏马，大鸟生人，男死女活，鸟自衔其女，飞行哺之，衔不胜则负之，女能跬步，则为酋豪所养。女皆殊丽，美而少寿，为人姬媵，未三十而死。有兔大如马，毛洁白，长尺余，有貂大如狼，毛纯黑，亦长尺余，服之御寒。

“朝廷闻其言，拊掌笑謔，以为诞妄，曰。邹衍九州、王嘉拾遗之谈耳。司徒左长史王筠难之曰：“书传所载，女国之东，蚕崖之西，狗国之南，羌夷之别种，一女为君，无夫蛇之理，与公说不同，何也？”公曰：“以今所知，女国有六，何者，北海之东，方夷之北，有女国，天女下降为其君，国中有男女，如他恒俗。西南夷板楯之西，有女国，其女悍而男恭，女为人君，以贵男为夫，置男为妾媵，多者百人，少者匹夫，昆明东南，绝徼之外，有女国，以猿为夫，生男类父，而入山谷，昼伏夜游，生女则巢居穴处。南海东南有女国，举国惟以鬼为夫，夫致饮食禽兽以养之。勃律山之西，有女国，方百里，山出石虺之水，女子浴之而有孕，其女举国无夫，并蛇六矣。昔狗国

之南有女国，当汉章帝时，其国王死，妻代知国，近百年，时称女国，后子孙还为君。若犬夫猿夫鬼夫水之国，博知者已知之矣，故略而不论。”俄而扶桑国使使贡方物，有黄丝三百斤，即扶桑蚕所吐，扶桑灰汁所煮之丝也。帝有金炉，重五十斤，系六丝以悬炉，丝有余力。又贡观日玉，大如镜，方园尺余，明彻如琉璃，映日以观、见日中宫殿，皎然分明。帝令杰公与使者论其风俗土地物产，城邑山川，并访往昔存亡。又识使者祖父伯叔兄弟，使者流涕拜首，具言情实。间岁，南海商人赍火浣布三端，帝以杂布积之。令杰公以他事召，至于市所，杰公遥识曰：“此火浣布也，二是缉木皮所作，一是续鼠毛所作。”以诘商人，具如杰公所说。因问木鼠之异，公曰：“木坚毛柔，是何别也。以阳燧火山阴拓木熬之，木皮改常。”试之果验。明年冬，扶南大舶从西天竺国来，卖碧玻黎镜，面广一尺五寸，重四十斤，内外皎洁，置五色物于其上，向明视之，不见其质。问其价，约钱百万贯文，帝令有司算之，倾府库偿之不足。其商人言，此色界天王有福乐事，天澍大雨，众宝如山，纳之山藏，取之难得，以大兽肉投之藏中，肉烂粘宝，一鸟衔出，而即此宝焉，举国不识，无敢酬其价者。以示杰公，公曰：“上界之宝信矣。昔波罗尼斯国王有大福，得获二宝镜，镜光所照，大者三十里，小者十里。至玄孙福尽，天火烧宫，大镜光明，能御灾火，不至焚爇。小镜光微，为火所害，虽光彩昧暗，尚能辟诸毒物。方园百步，盖此镜也。时王卖得金二千余斤，遂入商人之手，后王福薄，失其大宝，收夺此镜，却入王宫。此王十世孙失道，国人将谋害之，此镜又出，当是大臣所得，其应入于商贾。其价千金，倾竭府库不足也。”因命杰公与之论镜，由是信伏。更问此是瑞宝，王令货卖，即应大秦波罗奈国失罗国诸大国王大臣所取，汝辈胡客，何由得之，必

是盗窃至此耳。胡客逡巡未对，俄而其国遣使追访至梁，云其镜为盗所窃，果如其言。后有魏使频至，亦言黑貂白兔鸭马女国，往往入京，梁朝卿士，始信杰公周游六合，出入百代，言不虚说，皆为美谈，故其多闻强识，博物辩惑。虽仲尼之详大骨，子产之说台骀，亦不是过矣。后魏天平之岁，当大同之际，彼此俗阜时康，贤才鼎盛。其朝廷专对，称人物士流。及应对礼宾，则肾公独预之为问答，皆得先鸣。所以出使外郊，宴会宾客，使彼落其术内，动挫词锋，机不虚发，举无遗策，肾公之力也。魏兴和二年，遣崔敏、阳休之来聘。敏字长谦，清河东武城人，博学赡文，当朝第一，与太原王延业齐名，加以天文律历医方药品卜筮（筮字原作论，据明抄本改）。既至。帝选硕学沙门十人于御对百僚与之谈论，多屈于敏，帝赐敏书五百余卷，他物倍之。四公进曰：“崔敏学问疏浅，不足上轡冲襟，命臣肾敌之，必死。”帝从之。初江东论学，有十二沙门论，以条疏徵核，有中观论，以乘寄萧然，言名理者。宗仰其术。北（北原作比，据明抄本、许本、黄本改）朝有如实论，质定宗礼，有回诤论，借机破义。敏总南北二业皆精，又桑门所专，唯在释氏。若儒之与道，蔽于未闻。敏兼三教而擅之，颇有德色。肾公尝于五天竺国以梵语精理问论中分别论、大无畏论、因明论。皆穷理尽妙。肾公貌寝形陋，而声气清畅。敏既频胜群僧，而乃傲形于物。其日，帝于诤居殿命肾公与敏谈论至苦，三光四气，五行十二支，十干八宿，风云气候，金丹玉液，药性针道，六性五蕴，阴阳历数，韞略机权，飞伏孤虚，鬼神情状，始自经史，终于老释，凡十余日。辩扬六艺百氏，与敏互为主客，立谈绝倒，观者莫不盈量忘归。然敏词气既（既原作事，据明抄本改）沮于頔。不自得，因而成病，舆疾北归，未达中路而卒。（出《梁四公记》）

卷第八十二 异人二

陆法和 王梵志 王守一 李子牟 吕翁

管子文 袁嘉祚 郑相如

陆法和

陆法和隐于江陵百里洲。衣食居处，与沙门同，自号居士，不至城廓，容色常定，人莫测也。侯景始降于梁，法和谓南郡朱元英曰：“贫道应共檀越击侯景，为国立效。”元英问击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时在清溪山，元英往问之曰：“侯景今图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宜待熟时，不撩自落。檀越但待侯景熟，何劳问也。”因问克不，乃曰：“亦克，亦不克。”景遣将任约，众号五万，伐湘东王于江陵。兵将逼，法和乃出诣湘东云：“自有兵马（马原作书，据明抄本改），乞征任约。”召诸蛮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发，王遣胡僧祐（许刻本祐作祐），领千余人与之同行。法和登舰大笑曰：“无量兵马。”江陵多神祠，人俗常所祈祷，自法和军出，无复一验，人以为诸神皆从行故也。至赤洲湖，与任约相对。法和乘轻舟，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约军一里。乃远谓将士曰：“观彼龙睡不动，吾军之龙甚自踊跃，即攻之。”纵火舫于前，而逆风不便，法和执白羽扇以麾风。风势即反，约众皆见梁兵步于水上，于是大溃，皆投水。约逃窜不知所之。

法和曰：“明日午时当得。”及期未得。人问之，法和曰：“吾前于此洲水干时，建一刹，语檀越等，此虽为刹，实是贼漂，今何不白漂下求贼也。”如其言，果见任约在水中，抱刹柱头，才出鼻，遂擒之。约言求就师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死，且于王有缘，决无他虑，王于后微得檀越力。”果释，用为郡守。及（及原作又，据明抄本改）西军（军字原无，据明抄本补）围江陵，约以兵赴救，力战焉。法和既平任约，乃还谓湘东王曰：“侯景自然平矣。一无可虑。”蜀贼将至，法和乃请守巫峡待之，乃总诸军而往。先运石以填江，三日，水遂分流，横之以铁锁。萧纪果遣蜀将渡峡口，势蹙，进退不可。王琳与法和经略，一战而歼之。山中多毒虫猛兽，法和授其禁戒，不复噬螫。所近江湖，必于岸侧结草，云此处放生，渔者皆无得。时将兵，犹禁诸军渔捕，有窃为者，中夜猛兽必来欲噬之，有弟子戏截蛇头，来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杀蛇？”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见蛇头齬袴裆而不落。又有人以牛试刀，一下而头断，来诣法和，法和曰：“有一断头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为作功德，一月内报至。”其人不信，数日果死。其言多验。元帝以法和为郢州刺史，法和自称臣，其启文印名上自称居士。后乃自称司徒，帝谓仆射王褒曰：“我来未尝有意用陆为三公，而自称何也？”褒曰：“彼即以道术自命，容是先知。”帝曰：“法和功业稍重。”遂就拜为司徒。后大聚兵舰，欲袭襄阳而入武关，帝使止之，法和乃尽致其兵，谓使者曰：“法和求道之人，尚不希释梵天王，岂窥人主之位，但与主有香火因缘救援耳。今既被疑，是业定不可改也。”于是设供养，具大包薄饼。及西魏举兵，法和赴江陵，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贼，但镇郢州，不须动也。”法和乃还州，埽其城门，着粗白布衫布袴，邪中，大绳束腰，坐苇席，终日乃脱

之。及闻梁灭，复取前凶服，着之受吊，梁人西入魏，果见包饼焉。（出《渚宫旧事》）

王梵志

王梵志，卫州黎阳人也。黎阳城东十五里，有王德祖，当隋文帝时，家有林檎树，生瘿大如斗，经三年朽烂，德祖见之，乃剖其皮，遂见一孩儿抱胎，而德祖收养之。至七岁，能语，曰：“谁人育我，复何姓名？”德祖具以实语之，因名曰林木梵天（明抄本因名曰林木梵天句作因曰双木曰梵名曰梵天），后改曰梵志。曰王家育我，可姓王也。梵志乃作诗示人，甚有羲旨。（出史遗，明抄本作出《逸史》）

王守一

唐贞观初，洛城有一布衣，自称终南山人，姓王名守一，常负一大壶卖药。人有求买之不得者，病必死，或急趁无疾人授与之者，其人旬日后必染沉痛也。柳信者，世居洛阳，家累千金，唯有一子。既冠后，忽于眉头上生一肉块。历使疗之，不能除去，及闻此布衣，遂躬自祷请，既至其家，乃出其子以示之。布衣先焚香，命酒脯，犹若祭祝，后方于壶中探一丸药，嚼傅肉块，复请具樽俎。须臾间，肉块破，有小蛇一条突出在地，约长五寸，五色烂然，渐渐长及一丈已来。其布衣乃尽饮其酒，叱蛇一声，其蛇腾起，云雾昏暗。布衣忻然乘蛇而去，不知所在。（出《大唐奇事》）

李子牟

李子牟者，唐蔡王第七子也，风仪爽秀，才调高雅，性闲音律，尤善吹笛，天下莫比其能。江陵旧俗，孟春望夕，尚列影灯。其时士女缘江，輶阰纵观。子牟客游荆门，适逢其会，因谓朋从曰：“吾吹笛一曲，能令万众寂尔无哗。”于是同游赞成其事。子牟即登楼，临轩回（明抄本回作独）奏，清声一发，百戏皆停，行人驻愁（明抄本愁作足），坐者起听，曲罢良久，众声复喧。而子牟恃能，意气自若，忽有白舆，自楼下小舟行吟而至，状貌古峭，辞韵清越，子牟泊坐客，争先致敬。舆谓子牟曰：“向者吹笛，岂非王孙乎？天格绝高，惜者乐器常常耳。”子牟则曰：“仆之此笛，乃先帝所赐也，神鬼异物，则仆不知，音乐之中，此为至宝，平生视仅过万数，方仆所有，皆莫能知（明抄本能知作之比），而舆以为常常，岂有说乎？”

“舆曰：“吾少而习焉，老犹未倦，如君所有，非吾敢知，王孙以为不然，当为一试。”子牟以授之，而舆引气发声，声成而笛裂。四座骇愕，莫测其人，子牟因叩颡求哀，希逢珍异。舆对曰：“吾之所贮，君莫能吹。”即令小僮，自舟赍至，子牟就视，乃白玉耳，舆付子牟，令其发调，气力殆尽，纤响无闻，子牟弥不自宁，虔恭备极。舆乃授之微弄，座客心骨冷然。舆曰：“吾愍子志尚，试为一奏。”清音激越，遐韵泛溢。五音六律，所不能偕，曲未终，风涛喷腾，云雨昏晦，少顷开霁，则不知舆之所在矣。（出《集异记》）

吕翁

开元十九年，道者吕翁，经邯郸道上邸舍中，设榻施席，

担（明抄本担作解）囊而坐。俄有邑中少年卢生，衣短裘，乘青驹，将适于田，亦止邸中，与翁接席。言笑殊畅，久之，卢生顾其衣袋弊褻，乃叹曰：“大丈夫生世不谐，而因如是乎。”翁曰：“观子肤极腴，体胖无恙，谈谐方适；而叹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适之为。”翁曰：“此而不适，而何为适？”生曰：“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茂而家用肥，然后可以言其适。吾志于学而游于艺，自惟当年，朱紫可拾，今已过壮室，犹勤田畝。非困而何？”言讫，目昏思寐，是时主人蒸黄粱为饌，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此，当令子荣适如志。”其枕瓷而窍其两端，生俯首枕之，寐中，见其窍大而明朗可处，举身而入，遂至其家。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丽而产甚殷。由是衣裘服御，日已华侈，明年，举进士，登甲科，解褐授校书郎，应制举，授渭南县尉，迁监察御史起居舍人，为制诰。三年即真。出典同州，寻转陕州。生好土功，自陕西开河八十里以济不通。邦人赖之，立碑颂德。迁汴洲岭南道采记使，入京为京兆尹。是时神武皇帝方事夷狄，吐蕃新诺罗、龙莽布攻陷爪沙，节度使王君奭新被叙投河隍战恐（明抄本新被叙投河隍战恐八字作与之战于河隍败绩），帝思将帅之任，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陇右节度使，大破戎虏七千级，开地九百里，筑三大城以防要害，北边赖之，以石征功焉，归朝策勋，恩礼极崇，转御史大夫吏部侍郎。物望清重，群情翕习，大为当时宰相所忌，以飞语中之，贬端州刺史，三年征还，除户部尚书。未几，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萧令嵩、裴侍中光庭同掌大政，十年，嘉谋密命，一日三接，献替启沃，号为贤相。同列者害之，遂诬与边将交结，所图不轨，下狱，府吏引徒至其门，追之甚急，生惶骇不测。注其妻子曰：“吾家本山东，良田数顷，足以御

寒馁，何苦求禄，而今及此，思复衣短裘，乘青驹，行邯郸道中，不可得也。”引刀欲自裁，其妻救之得免。共罪者皆死，生独有中人保护，得减死论，出授欢牧。数岁，帝知其冤，复起为中书令，封赵国公，恩旨殊渥，备极一时。生有五子。傅、倜、俭、位、倚。傅为考功员外，俭为侍御史，位为太常丞，季子倚最贤。年二十四，为右补阙。其姻媾皆天下望族。有孙十余人，凡两窜岭表，再登台铉，出入中外。回翔台阁，三十余年，崇盛赫奕，一时无比。末节颇奢荡，好逸乐，后庭声色皆第一。前后赐良田甲第，佳人名马，不可胜数。后年渐老，屡乞骸骨，不许，及病，中人候望，接踵于路，名医上药毕至焉。将终，上疏曰：“臣本山东书生，以田圃为娱，偶逢圣运，得到官序。过蒙荣奖，特受鸿私，出拥旄钺，入升鼎辅，周旋中外，绵历岁年，有忝恩造，无裨圣化。负乘致寇，履薄战兢，日极一日，不知老之将至。今年逾八十，位历三公，钟漏并歇，筋骸俱弊，弥留沉困，殆将溘尽。顾无诚效，上答休明，空负深恩。永辞圣代，无任感恋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诏曰：“卿以俊德，作余元辅，出雄藩坦，入赞缉熙，升平二纪，实卿是赖。比因疾累，日谓痊除，岂遽沉顿，良深悯默，今遣骠骑大将军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针灸，为余自爱，燕冀无妄，期丁有喜。”其夕卒。卢生欠伸而寤。见方偃于邸中，顾吕翁在傍，主人蒸黄粱尚未熟，触类如故，蹶然而兴曰：“岂其梦寐耶。”翁笑谓曰：“人世之事，亦犹是矣。”生然之（明抄本然之作默然）。良久谢曰：“夫宠辱之数，得丧之理，生死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再拜而去。（出《异闻集》）

管子文

李林甫为相初年，有一布衣诣谒之，阍吏谓曰：“朝廷新命相国，大僚尚未敢及门，何布衣容易谒之耶。”布衣执刺，待于路旁，高声自称曰：“业八体书生管子文，欲见相国伸一言。”林甫召之于宾馆，至夜静，月下揖之。生曰：“仆实老于书艺，亦自少游图籍之圃，尝窃见古昔兴亡，明主贤臣之事，故愿谒公，以伸一言。”林甫曰：“仆偶各位于辅弼，实非才器，已恐不胜大任，福过祸随也。君幸辱玉趾，敢授教于君，君其无惜药石之言，以惠鄙人。”生曰：“古人不容易而谈者，盖知谈之易听之难也。必能少览容易之言，而不容易而听，则涓尘皆可以裨海岳也。况圣哲云：‘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公若闻一言即欲奉而行之，临一事即悉心徇意，如此，则虽日纳献言之士，亦无益也。”林甫乃容恭意谨而言曰：“君但一言教仆，仆当书绅而永为箴诫。”生曰：“君闻美言必喜，闻恶言必怒。仆以美言誉君，则无裨君之事。以恶言讽君，既犯君之颜色，既犯君之颜色，君复怒我。即不得尽伸恶言矣。美言徇而损，恶言直而益。君当悉察之。容我之言，勿复加怒。”林甫不觉膝席而听。生曰：“君为相，相天子也，相天子，安宗社保国也。宗社安。万国宁，则天子无事。天子无事，则君之无事。设或天下有一人失所，即罪在天子，罪在天子，焉用君相。夫为相之道，不必独任天下事，当举文治天下之民，举武定天下之乱，则仁人抚疲瘵，用义士和斗战。自修节俭，以讽上，以化下，自守忠贞，以事主，以律人，固不暇躬勤庶政也。庶政得人即治，苟不得人，虽才如伊吕，亦不治。噫，相公慎之。”林甫听之骇然，遽起拜谢之。生又曰：“公知斯运之通塞耶。”林甫曰：“君当尽教我，我当终身不忘。”生曰：“夫治生乱，乱生治，今古不能易也。我国家自革隋乱而

治，至于今日，乱将生矣。君其记之。”林甫又拜谢。至曙，欲闻于上，縻从一爵禄，令左右潜守之。坚求退曰：“我本祇欲达一言于公，今得竭愚悃，而又辱见纳，又何用阻野人之归也。”林甫坚留之不得，遂去。林甫令人暗逐之，生至南山中一石洞，其人寻亦入石洞，遽不见生。唯有故旧大笔一。其人携以白林甫，林甫以其笔置于书阁，焚香拜祝。其夕，笔忽化为一五色禽飞去。不知所之。（出《大唐奇事》）

袁嘉祚

唐宁王傅袁嘉祚，为人正直不阿，能行大节，犯颜悟主，虽死不避。后为盐州刺史，以清白尤异升闻。时岑羲、萧至忠为相，授嘉祚开州刺史，嘉祚恨之，频言其屈。二相大怒，诟（诟原作詈，据明抄本改）嘉祚曰：“愚夫，叱令去。”嘉祚方惆怅，饮马于义井，有一人背井坐，以水濯手，故溅水。数惊嘉祚马，嘉祚忿之，骂曰：“臭卒伍，何事惊马。”其人顾嘉祚曰：“眼看使于蠕蠕国，未知死所，何怒我焉。”嘉祚思其言不能解，异之。明复至朝，果为二相所召，迎谓曰：“知公迹素高，要公衔朝命充使。今以公为卫尉少卿，往蠕蠕国报聘，可乎？”嘉祚辞以不才，二相日行文下。嘉祚大恐，行至义井，复遇昨惊马人，谓嘉祚曰：“昨（昨原作视，据明抄本改）宰相欲令使远国，信乎。”嘉祚下马拜之，异人曰：“公无忧也，且止不行。其二相头已悬枪刃矣，焉能怒公。”言毕不知所之。间一日，二相皆诛，果如异人言矣。其蠕蠕国在大秦国西数千里，自古未尝通，二相死，嘉祚竟不去。郑相如郑虔工诗嗜酒，性甚闲放。玄宗爱其旷达，欲致之郎署，

又以其不事事，故特置广文馆，命虔为博士，名籍甚著。门庭车马，无非才俊。有郑相如者，沧州人，应进士举入京，闻虔重名，以宗姓因谒，虔因之叙叔侄，见其老倒，未甚敬之，后数日谒，虔独与坐，问其艺业，相如笑谓虔曰：“叔未知相如，应以凡人遇，然人未易知。既见问，敢不尽其词，相如若在孔门，当处四科，犹居游、夏之右，若叔在孔门，不得列为四科。今生不遇时而应此常调，但销声晦迹而已。”虔闻之甚惊，请穷其说。相如曰：“孔子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之也，今相如亦知之。然国家至开元三十年，当改年号，后十五年，当有难。天下至此，兵革兴焉，贼臣篡位。当此时，叔应授伪官，列在朝省，仍为其累。愿守臣节，可以免焉。此后苍生涂炭未已。相如今年进士及第，五选得授衢州信安尉，至三考，死于衢州。官禄如此，不可强致也。”其年果进士及第，辞虔归乡，及期而选，见虔京师，为吏部一注信安尉，相如有喜色，于是辞虔赴任。初一考，问衢州考吏曰：“郑相如何。”曰：“甚善。”问其政，曰：“如古人。”二考又考之，曰，无恙。三考又问之，考吏曰：“相如校考后，暴疾不起。”虔甚惊叹，方思其言。又天宝十五年，禄山反，遣兵入京城，收诸官吏赴洛阳。虔时为著作郎，抑授水部郎中。及克复，贬衢州司户，至任而终。竟一如相如之言也。（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广异记》）

卷第八十三 异人三

续生 张佐 陆鸿渐 贾耽 治针道士

贞元末布衣 柳成 苏州义师 吴堪

续 生

濮阳郡有续生者，莫知其来，身長七八尺，肥黑剪发，留二三寸，不着襌裤，破衫齐膝而已。人遗财帛，转施贫穷，每四月八日。市场戏处，皆有续生。郡人张孝恭不信，自在戏场，对一续生，又遣奴子往诸处看验，奴子来报，场场悉有。以此异之。天旱，续生入兴泥涂，偃展久之，必雨。土人谓之猪龙。市内有大坑，水潦停注，常有群猪止息其间，续生向夕来卧。冬月飞霜着体，睡觉则汗气冲发。无何。夜中有人见北市灶火洞赤，径往视之，有一蟒蛇，身在灶里，首出在灶外，大于猪头，并有两耳。伺之平晓，乃是续生，拂灰而去，后不知所之。（出广《古今五行记》）

张 佐

开元中，前进士张佐常为叔父言，少年南次鄆杜，郊行，见有老父，乘青驴。四足白，腰背鹿革囊，颜甚悦怿，旨趣非凡。始自斜迢合路。佐甚异之。试问所从来，叟但笑而不答。

至再三。叟忽怒叱曰：“年少子乃敢相逼。吾岂盗贼椎埋者耶，何必知从来？”佐逊谢曰：“向慕先生高躅，愿从事左右耳，何赐深责？”叟曰：“吾无术教子，但寿永者，子当嗤吾潦倒耳。”遂复乘促走，佐亦扑马趁之，俱至逆旅，叟枕鹿囊，寝未熟，佐乃疲，貰白酒将饮，试就请曰：“单瓢期先生共之。”

“叟跳起曰：“此正吾之所好，何子解吾意耶。”饮讫，佐见翁色悦，徐请曰：“小生寡昧。愿先生赐言，以广闻见，他非所敢望也。”叟曰：“吾之所见，梁隋陈唐耳，贤愚治乱，国史已具，然请以身所异者语子。吾宇文周时居歧，扶风人也，姓申名宗，慕齐神武，因改宗为观。十八，从燕公子谨征梁元帝于荆州，州陷，大将军旋，梦青衣二人谓余曰：“吕走天年，人向主，寿不千。”吾乃诣占梦者于江陵市，占梦者谓余曰：“吕走回字也，人向主住字也，岂子住乃寿也。”时留兵屯江陵。吾遂陈情于校尉拓跋烈，许之，因却诣占梦者曰：“住即可矣。寿有术乎？”占者曰：“汝前生梓潼薛君胄也，好服术蕊散。多寻异书。日诵黄老一百纸，徙居鹤鸣山下，草堂三间，户外骈植花竹。泉石萦绕。八月十五日，长啸独饮，因酣畅。大言曰：“薛君胄疏澹若此，岂无异人降止（止原作旨，据明抄本改）。”忽觉两耳中有车马声。因颓然思寝。头才至席。遂有小车，朱轮青盖，驾赤犊，出耳中，各高三二寸，亦不觉出耳之难，车有二童，绿帟青帔，亦长二三寸。凭轼呼御者，踏轮扶下，而谓君胄曰：“吾自兜玄国来，向闻长啸月下，韵甚清激，私心奉慕，愿接清论。”君胄大骇曰：“君适出吾耳，何谓兜玄国来？”二童子曰：“兜玄国在吾耳中，君耳安能处我？”君胄曰：“君长二三寸，岂复耳有国土，傥若有之，国人当尽焦螟耳？”二童曰：“。胡为其然，吾国与汝国无异。不信，请（请原作尽，据明抄本改）从吾游，或能便留，则君

离生死苦矣。”一童因倾耳示君胄，君胄觐之，乃别有天地，花卉繁茂，薨栋连接。清泉萦绕，岩岫杳冥。因扞耳投之。已至一都会，城池楼堞，穷极壮丽。君胄彷徨，未知所之，顾见向之二童，已在其侧，谓君胄曰：“此国大小于君国，既至此，盍从吾谒蒙玄真伯。蒙玄真伯居大殿，墙垣阶陛，尽饰以金碧，垂翠帘帷幔。中间独坐。真伯身衣云霞日月之衣，冠通冠，垂旒，皆与身等。玉童四人，立侍左右，一执白拂，一执犀如意。二人既入，拱手不敢仰视，有高冠长裾缘绿衣人，宣青纸制曰：“肇分太素，国既有亿。尔沦下土，贱卑万品，聿臻于如此，实由冥合，况尔清乃躬诚，叶于真宰，大官厚爵，俾宜享之，可为主策大夫。”君胄拜舞出门，即有黄帔三四人，引至一曹署。其中文簿，多所不识，每月亦无请受，但意有所念，左右必先知，当便供给。因暇登楼远望，忽有归思，赋诗曰：“风软景和煦，异香馥林塘。登高一长望，信美非吾乡。”因以诗示二童子，童子怒曰：“吾以君质性冲寂，引至吾国，鄙俗余态，果乃未去。乡有何忆耶？”遂疾逐君胄，如陷落地，仰视，乃自童子耳中落，已在旧去处。随视童子，亦不复见。因问诸邻人，云失君胄已七八年矣，君胄在彼如数月，未几而君胄卒。生于君家，即今身也。”占者又云：“吾前生乃出耳中童子，以汝前生好道，以得到兜玄国，然俗态未尽，不可长生，然汝自此寿千年矣。吾受汝符，即归。”因吐朱绢尺余，令吞之，占者遂复童子形而灭。自是不复有疾，周行天下名山，迨兹向二百余岁。然吾（吾原作无，据明抄本改。）所见异事甚多，并记在鹿革中。”因启囊，出二轴书甚大，字颇细，佐不能读，请叟自宣，略述十余事，其半昭然可记。其夕将佐略寝，及觉已失叟。后数日。有人于灰谷湫见之，叟曰：“为我致意于张君。”佐遽寻之，已不复见。（《出玄怪录》）

陆鸿渐

竟陵僧有于水边得婴儿者，育为弟子，稍长，自筮得蹇之渐，繇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乃姓陆，字鸿渐，名羽。羽有文学，多意思，状一物，莫不尽其妙，茶术最著。巩县陶者多为瓷偶人，号陆鸿渐，买十器，得一鸿渐。市人沽茗不利，辄灌注之。羽于江湖称竟陵子，于南越称桑苎公。

贞元末卒。（出《国史补》）

贾 耽

贾耽相公镇滑台日，有部民家富于财，而父偶得疾，身体渐瘦。糜粥不通，日饮鲜血半升而已。其家忧惧，乃多出金帛募善医者，自两京及山东诸道医人，无不至者，虽接待丰厚，率皆以无效而旋。后有人自剑南来，诊候旬日，亦不识其状，乃谓其子曰：“某之医，家传三世矣，凡见人之疾，则必究其源。今观叟则惘然无知，岂某之艺未至，而叟天降之灾乎？”然某闻府帅博学多能，盖异人也。至于卜筮医药，罔不精妙，子能捐五十千乎？”其子曰：“何用？”曰：“将以遗御史，候公之出，以车载叟于马前，使见之，倘有言，则某得施其力矣。”子如其言，公果出行香，见之注视，将有言。为监军使白事，不觉马首已过。医人遂辞去。其父后语子曰。吾之疾是必死之徵，今颇烦躁，若厌人语，尔可载吾城外有山水处置之，三日一来省吾。如死则葬之于彼。”其子不获已，载去。得一盘石近池，置之，悲泣而归。其父忽见一黄犬来池中，出没数四，状如沐浴。既去，其水即香，叟渴欲饮，而气喘力微，乃肘行而前，既饮，则觉四体稍轻，饮之不已，既能坐，子惊喜，

乃复载归家。则能饮食，不旬日而愈。他日，贾帅复出，至前所置车处，问曰：“前度病人在否，吏报今已平得。公曰：“人病固有不可识者。此人是虱症，世间无药可疗，须得千年木梳烧灰服之，不然，即饮黄龙浴水，此外无可治也，不知何因而愈。”遣吏问之，叟具以对。公曰：“此人天与其疾，而自致其药，命矣夫。”时人闻之，咸服公之博识，则医工所谓异人者信矣。（出《会昌解颐》）

治针道士

德宗时，有朝士坠马伤足，国医为针腿，去针，有气如烟出，夕渐困惫，将至不救，国医惶惧。有道士诣门云：“某合治得。”视针处，责国医曰：“公何容易，死生之穴，乃在分毫，人血脉相通如江河，针灸在思其要津。公亦好手，但误中孔穴。”乃令舁床就前，于左腿气满处下针曰：“此针下，彼针跳出，当至于檐板。”言讫，遂针入寸余，旧穴针拂然跃至檐板，气出之所，泯然而合，疾者当时平愈。朝士与国医拜谢。以金帛赠遗，道士不受，啜茶一瓯而去，竟不知所之矣（出《逸史》）

贞元末布衣

贞元末，有布衣，于长安中游酒肆，吟咏以求酒饮，至夜，多酣醉而归，旅舍人或以为狂。寄寓半载，时当素秋，风肃气爽，万木凋落，长空寥廓，塞雁连声。布衣忽慨然而四望，泪下沾襟，一老叟怪而问之，布衣曰：“我来天地间一百三十之春秋也，每见春日煦，春风和，花卉芳菲，鸚歌蝶舞，则不觉

喜且乐，及至此秋也，未尝不伤而悲之也。非悲秋也，悲人之生也。韶年即宛若春，及老耄即如秋。”因朗吟曰：“阳春时节天地和，万物芳盛人如何。素秋时节天地肃，荣秀丛林立衰促。有同人世当少年，壮心仪貌皆俨然。一旦形羸又发白。旧游空使泪连连。”老叟闻吟是诗，亦泣下沾襟。布衣又吟曰：“有形皆朽孰不知，休吟春景与秋时。争如且醉长安酒，荣华零悴总奚为。”老叟乃欢笑，与布衣携手同醉于肆。后数日，不知所在，人有于西蜀江边见之者。（出《潇湘录》）

柳 城

贞元末，开州军将冉从长轻财好士，儒生道者多依之。有画人宁采，图为竹林会，甚工。坐客郭萱、柳城二秀才。每以气相轧，柳忽眇图，谓主人曰：“此画巧于体势，失于意趣，今欲为公设薄伎，不施五色，令其精彩殊胜，如何。”冉惊曰：“素不知秀才此艺。然不假五色，其理安在？”柳叹曰。我当出入画中治之。”萱抵掌曰：“君欲给三尺童子乎？”柳因要其赌，郭请以五千抵负，冉亦为保。柳乃腾身赴图而灭，坐客大骇。图表于壁，众摸索不获。久之，柳忽语曰：“郭子信未？”声若出画中也。食顷，瞥自图上坠下，指阮籍像曰：“工夫祇及此。”众视之。觉阮籍图像独异，唇若方啸，宁采睹之，不复认。冉意其得道，与郭俱谢之。数日竟他去。宋存寿处士在冉家时，目击其事。（出《酉阳杂俎》）

苏州义师

苏州贞元中，有义师状如风狂。有百姓起店十余间，义师

忽运斤坏其檐。禁之不止。主人素知其神。礼曰：“弟子活计赖此。”顾曰：“尔惜乎。”乃掷斤于地而去。其夜市火，唯义师所坏檐屋数间存焉。常止于废寺殿中，无冬夏常积火，烧（明抄本烧作坏）幡木像悉火之。好活烧鲤鱼，不具汤而食。垢面不洗，洗之辄雨，其中以为雨候。将死，饮灰汁数斛，乃念佛坐，不复饮食，百姓日观之，坐七日而死。时盛暑，色不变，支不摧。（出《酉阳杂俎》）

吴 堪

常州义兴县，有鰥夫吴堪，少孤无兄弟，为县吏，性恭顺。其家临荆溪，常于门前，以物遮护溪水，不曾秽污。每县归，则临水看玩，敬而爱之。积数年，忽于水滨得一白螺，遂拾归，以水养。自县归，见家中饮食已备，乃食之，如是十余日。然堪为邻母哀其寡独，故为之执爨，乃卑谢邻母。母曰：“何必辞，君近得佳丽修事，何谢老身。”堪曰：“无。”因问其母。母曰：“子每入县后，便见一女子，可十七八，容颜端丽，衣服轻艳，具饌讫，即却入房。”堪意疑白螺所为，乃密言于母曰：“堪明日当称入县，请于母家自隙窥之。可乎？”母曰：“可。”明旦诈出，乃见女自堪房出，入厨理爨。堪自门而入，其女遂归房不得，堪拜之，女曰：“天知君敬护泉源，力勤小职，哀君鰥独，敕余以奉媼，幸君垂悉，无致疑阻。”堪敬而谢之。自此弥将敬洽。闾里传之，颇增骇异。时县宰豪士闻堪美妻，因欲图之。堪为吏恭谨，不犯答责。宰谓堪曰：“君熟于吏能久矣，今要暇蟆毛及鬼臂二物，晚衙须纳，不应此物，罪责非轻。”堪唯而走出，度人间无此物，求不可得，颜色惨沮，归述于妻，乃曰：“吾今夕殒矣。”妻笑曰：“君忧余物，

不敢闻命，二物之求，妾能致矣。”堪闻言。忧色稍解，妻曰：“辞出取之。少顷而到。堪得以纳令，令视二物，微笑曰：“且出。”然终欲害之。后一日。又召堪曰：“我要蜗斗一枚，君宜速觅此，若不至，祸在君矣。”堪承命奔归，又以告妻，妻曰：“吾家有之，取不难也。”乃为取之，良久，牵一兽至，大如犬，状亦类之，曰：“此蜗斗也。”堪曰：“何能。”妻曰：“能食火，奇（奇原作其，据明抄本改）兽也，君速送。”堪将此兽上宰，宰见之怒曰：“吾索蜗斗，此乃犬也。”又曰：“必何所能？”曰：“食火。其粪火。”宰遂索炭烧之，遣食，食讫，粪之于地，皆火也。宰怒曰。用此物奚为。”令除火埽粪，方欲害堪，吏以物及粪，应手洞然，火飚暴起，焚蕪墙宇，烟焰四合，弥亘城门，宰身及一家，皆为煨烬，乃失吴堪及妻。其县遂迁于西数步，今之城是也。（出《原化记》）

卷第八十四 异人四

苗晋卿 义宁坊狂人 张俨 奚乐山 王居士
俞叟 衡岳道人 李业 石旻 管涔山隐者
宋师儒 会昌狂士 唐庆 卢钧

苗晋卿

苗晋卿困于名场。一年似得，复落第。春景暄妍，策蹇卫出都门，貰酒一壶，籍草而坐，酣醉而寐。久之既觉，有老父坐其傍。因揖叙，以余杯饮老父。愧谢曰：“郎君萦悒耶？”宁要知前事耶？”晋卿曰：“某应举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问。”苗曰：“某困于穷，然爱一郡，宁可及乎？”曰：“更向上。”廉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猛问曰：“将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全不信，因肆言曰：“将相更向上，作天子乎？”老父曰：“天子真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都以为怪诞，揖之而去。后果为将相。德宗升遐，摄冢宰三日。（出《幽闲鼓吹》）

义宁坊狂人

元和初，上都义宁坊有妇人风狂，俗呼为五娘。常止宿于

永穆墙下。时中使茹大夫使于金陵。金陵有狂者，众名之信夫。或歌或哭，往往验未来事。盛暑拥絮，未尝沾汗；沍寒袒露，体无戮圻。中使将返，信夫忽扣马曰：“我有妹五娘在城，今有少信，必为我达也。”中使素知其异，欣然许之。乃探怀中一袱，纳中使靴中。仍曰：“谓语五娘，无事速归也。”中使至长乐坡，五娘已至。拦马笑曰：“我兄有信，大夫可见还。”中使遽取信授之。五娘因发袱，有衣三事，乃衣之而舞，大笑而归，复至墙下。一夕而死，其坊率钱葬之。经年，有人自江南来，言信夫与五娘同日死矣。（出《酉阳杂俎》）

张 俨

元和末，盐城脚力张俨递牒入京，至宋州，遇一人，因求为伴。其人朝宿郑州，因谓张曰：“君受我料理，可倍行数百。”乃掘二小坑，深五六寸，令张背立，垂踵坑口。针其两足，张初不知痛，又自膝下至骭，再三捋之，黑血满坑中。张大觉举足轻捷，才午至汴。复要于陕州宿，张辞力不能。又曰：“君可暂卸膝盖骨，且无所苦，当行八百。”张惧辞之。其人办不强，乃曰：“我有事，须暮及陕。”遂去。行如飞，顷刻不见。（出《酉阳杂俎》）

奚乐山

上都通化门长店，多是车工之所居也。广备其财，募人集车，轮轳辐毂，皆有定价。每治片辘，通凿三窍，悬钱百文。虽敏手健力器用利锐者，日止一二而已。有奚乐山也，携持斧凿，诣门自售。视操度绳墨颇精，徐谓主人：“幸分别辘材，

某当并力。”主人讶其贪功，笑指一室曰：“此有六百片，可（可原作甘，据明抄本改）任意施为。”乐山曰：“或欲通宵，请具灯烛。”主人谓其连夜，当倍常功，固不能多办矣，所请皆依。乐山乃闭户屏人，丁丁不辍，及晓，启主人曰：“并已毕矣，愿受六十缗而去也。”主人洎邻里大奇之。则视所为精妙，锱铢无失，众共惊骇。即付其钱，乐山谢辞而去。主人密候所之。其时严雪累日，都下薪米翔贵。乐山遂以所得。遍散于寒乞贫窶不能自振之徒，俄顷而尽。遂南出都城，不复得而见矣。（出《集异记》）

王居士

有常乐王居士者，耄年鹤发，精彩不衰。常持珠诵佛，施药里巷。家属十余口，丰俭适中。一日游终南山之灵应台，台有观音殿基。询其僧。则曰：“梁栋桀桷，悉已具矣，属山路险峻，辇负上下，大役工徒，非三百缗不可集事。”居士许诺，期旬日赍镪而至。入京，乃托于人曰：“有富室危病，医药不救者，某能活之。得三百千，则成南山佛屋矣。”果有延寿坊鬻金银珠玉者，女岁十五，遘病甚危，众医拱手不能措，愿以其价疗之。居士则设盟于笈，期之必效。且曰：“滞工役已久，今留神丹，不足多虑，某先驰此镪付所主僧。冀获双济。”鬻金者亦奉释教，因许之。留丹于小壶中，赍缗而往。涉旬无耗，女则物化。其家始营哀具，居士杖策而回。乃诟骂。因拘将送于邑。居士（居士原作且，据明抄本改）曰：“某苟大妄，安敢复来？请入户视之。”则僵绝久矣。乃命密一室，焚槐柳之润者，涌烟于其间，人不可迹。中平一榻，藉尸其上，褫药数粒，杂置于顶鼻中。又以铜器贮温水，置于心上，则谨户屏众

伺之。及晓烟尽，薰黔其室，居士染指于水曰：“尚可救。”亟命取乳，碎丹数粒，滴于唇吻，俄顷流入口中。喜曰：“无忧矣。”则以纤纩蒙其鼻，复以温水置于心。及夜，又执烛以俟，铜壶下漏数刻，鼻纩微噓。又数刻，心水微滂。则以前药复滴于鼻，须臾忽噓，黎明胎息续矣。一家惊异。愧谢王生。生乃更留药而去，或许再来，竟不复至。后移家他适。不知所从。女适人，育数子而卒。（出《阙史》）

俞 叟

江陵尹王潜有吏才，所在致理，但薄于义。在江陵日，有京兆吕氏子，以饥寒远谒潜，潜不为礼。月余在逆旅，未果还。有市门监俞叟者，见吕生往来有不足色，召而问之。吕曰：“我居渭北。贫苦未达，无以奉亲。府帅王公，中表丈也。以亲旧自远而来，虽入谒，未尝一问，亦命之所致耶。”叟曰：“我亦困者，无以周吾子之急，今夕可泊我宇下，展宿食之敬。吕诺之。既延入，摧帘破牖，致席于地，坐语且久，所食陶器脱粟而已。叟曰：“吾尝学道于四明山，偶晦于此。适闻王公忘旧，甚讶之。因覆一缶于地。俄顷，乃举以视之，有一紫衣人，长五寸许。叟指之谓吕曰：“此王公也。吕熟视，酷类焉。叟因戒曰：“吕生尔之中表侄也，以旨甘无朝夕之给，自辇下千里而至。尔宜厚其馆谷，当金帛为赠，何恃贵忘故之如是耶？”紫衣者卑揖，若受教之状，遂不复见。及旦，叟促吕归其逆旅。潜召吕馆之，宴语累日。将戒途，助以仆马囊装甚厚。

（出《补录记传》）

衡岳道人

衡岳西原，近朱陵洞，其山险绝，多大木猛兽。人到者率迷路，或遇巨蛇不得进。长庆中，有头陀悟空，常裹粮持锡，夜入山林，越尸侵虎，初无所惧。至朱陵原，游览累日，扪萝垂踵，无幽不迹。因是趺拆，憩于岩下，长吁曰：“饥渴如此，不遇主人。”忽见前岩有道士坐绳床，僧诣之，不动。遂责其无宾主意，复告以饥困。道士欬起。指石地曰：“此有米及饘。斲石深数寸，令僧探之，得陈米斗余，即置于釜。承瀑水，敲火煮饭，观僧食一口未尽。辞以未熟，道士笑曰：“君餐止此，可谓薄食，我当毕之。”遂吃硬饭。又曰：“我为客设戏。”乃处木褭枝，投盖危石，猿悬鸟跂，真捷闪目，有顷，又旋绕绳床，蓬转甚急，但睹衣色成规，倏忽失所。僧寻路归寺，数月不复饥渴。（出《酉阳杂俎》）

李 业

李业举进士，因下第，过陕虢山路，值暴风雨，投村舍避之。邻里甚远，村家只有一小童看舍，业牵驴拴于檐下。左军李生与行官杨镇亦投舍中，李有一马。相与入止舍内。及稍霁，已暮矣。小童曰：“阿翁即欲归，不喜见宾客，可去矣。”业谓曰：“此去人家极远，日势已晚，固不可前去也。”叟老翁归，见客欣然。异礼延接。留止宿。既晓恳留。欲备饌。业愧谢再三。因言曰：“孙子云阿翁不爱宾客，某又疑夜前去不得，甚忧怪及。不意过礼周旋，何以当此？”翁曰：“某家贫，无以伫宾，惭于接客，非不好客也。然三人皆节度使，何敢不祇奉耶？”业曰：“三人之中，一人行官耳，言之过矣。”翁曰

：“行官领节钺在兵马使之前，秀才节制在兵马使之后。然秀才五节钺，勉自爱也。”既数年不第，业从戎幕矣。明年，杨镇为仇士良开府擢用，累职至军使，除泾州节度使。李与镇同时为军使，领邠州节度。业以党项功除振武邠泾，凡五镇旌钺。一如老翁之言。（出《录异记》）

石 旻

会昌中，有石旻者，蕴至术。尝游宛陵，宿雷氏林亭。时雷之家僮网获一巨鱼，以雷宴客醉卧，未及启之。值天方蒸暑，及明日，其鱼已败，将弃去。旻曰：“吾有药，可令活，何弃之有？”雷则请焉。旻遂以药一粒，投鱼口中。俄而鳞尾皆动。鲜润如故。雷大奇之，因拜请延年之饵。旻曰：“吾之药。至清至洁。尔曹嗜欲无节，脏腑之内，诸秽委集。若遽食之，若水火相攻，安能全其人乎？但神仙可学，人自多累。如笼禽槛猿，徒有翥翔腾跃之志，安可致焉！”（出《补录记传》）

管涔山隐者

李德裕尝云：三遇异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也。初掌记北门，有管涔山隐者，谓德裕曰：“君明年当在人君左右为文翰之职，然须值少主，德裕闻之愕眙，洒然变色。隐者似悔失言，避席求去。德裕问曰：“何为而事少主？”对曰：“君与少主已有累世因缘，是以言之。”德裕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纂绪，召入禁苑。及为（原无为字，据明抄本补）中丞。有闽中隐者叩门请见。德裕下榻与语曰：“时事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祸将至矣。若亟请居外，代公者受惠。

公后十年，终当作相，自西而入。”是秋出镇吴门，经岁入觐，寻又杖钺南燕。秋暮，有邑子于生引邺郡道士而至，才升宾阶，未及命席，谓德裕曰：“公当授西南节制，孟冬望舒前，符节至矣。”三者皆与言协，不差岁月。自宪阉竟十年居相，由西蜀而入。代德裕执宪者，俄亦窜逐。唯再调南服，未尝有前知之士，为德裕言之。岂祸患不可前告，神道所秘，莫得预闻乎？（出《穷愁志》）

宋师儒

宋师儒者，累为盐铁小职，预知吉凶之事。淮南王太尉璠甚重之。时淮南有僧常监者，言事亦有中。常监在从事院话道，师儒续入，常监甚轻之，微不为礼。师儒不乐曰：“和尚有重厄，厄在岁尽。常监瞋目曰：“有何事？”莫相恐吓，某还自辨东西，师儒曰：“和尚厄且至，但记取去岁数日莫出城，莫骑骏马子。”常监勃然而去。后数月，从事郑侍御新买一骏马，甚豪骏，将迎常监。常监曰：“此非宋师儒之言骏马子，且要骑来。”未行数里，下桥，会有负巨竹束者，掷之于地，正当马前，惊走入隘巷中。常监身曳于地，足悬于镢，行数里，人方救得。脑破，血流被体，食顷不知人事，床舁归寺。太尉及从事召宋君曰：“此可免乎？”曰：“彼院竹林中，有物未去，须慎空隙之所。”常监饮药酒，服地黄太多，因腹疾，夜起如厕。弟子不知，被一黑物推之，陷于厕中。叫呼良久，弟子方来。自颈已下，悉被沾污，时正寒，淋洗冻凜，又少顷不知人事。王太尉与从事速召宋君，大是奇事。”今复得免否？“曰：“须得邻近有僧暴卒者，方可。”王公专令人伺之。其西屋老僧疾困而毙。王公曰：“此免矣。曰。须得强壮无疾者，

此不得免。”数日，有少僧剃头，伤刀中风，一疾而卒。宋君曰：“此则无事也。”王公益待以厚礼，常监因与宋君亲善。（出《逸史》）

会昌狂士

会昌开成中，含元殿换一柱，敕右军采造，选其材合尺度者。军司下周至山场，弥年未构，悬重赏。有工人贪赏，穷幽扞险，人迹不到，猛兽成群。遇一巨材，径将袤丈，其长百余尺，正中其选。伐之倒，以俟三伏潦水涧流，方及谷口，千百夫运曳，始及砥平之处。两军相贺奏闻矣。净材以俟有司选日之际，欵有一狂士，状若术人，绕材太息惋咨，唧唧声甚厉。守卫者叱责，欲縻之。其人略无所惧。俄顷，主者执之，闻于君（明抄本君作军）主，中外异之。听其所说：“须当中锯解，至二尺见验矣。解一尺八寸，但讶霏色红殷，至二寸血流矣。急命千百人推曳渭流听下。其人云：“深山大泽。实生龙蛇。此材中是巨蟒，更十年，当出树杪而去。未闻长养于中，若为殿柱，十年后，必载此殿而之他国。吁可畏也。”言讫，失人所在。（出《芝田录》）

唐 庆

寿州唐庆中丞栖泊京都，偶雇得月作人，颇极专谨，常不言钱。冬首暴处雪中。亲从外至，见卧雪中，呼起，雪厚数寸，都无寒色，与唐君话。深异之。唐后为摧盐使，过河中，乃别归。唐曰：“汝极勤劳，吾方请厚俸，得以报尔。”又恳请，唐固留不许。行至蒲津，酒醉，与人相殴，节帅令严，决脊二

十。唐君救免不得，无绪便发，厚恤酒肉。才出城乃至，唐曰：“汝争得来？”曰：“来别中丞。”唐令袒背视之。并无伤处，惊甚。因语雪卧之事。遂下马与语曰：“某所不欲经河中过者，为有此报。今已偿了，别中丞去。与钱绢皆不受，置在地，再拜而逝。（出《逸史》）

卢 钧

卢相国钧初及第，颇窘于牵（明抄本牵作曰）费。俄有一仆，愿为月佣，服饰鲜洁，谨干不与常等。睹钧之乏，往往有所资。时俯及关（关原作开，据唐摭言改）宴，钧未办醪卒，挠形于色。于是仆辄请罪，钧具以实告。对曰：“极细事耳。几郎可以处分，最先合勾当何事？”钧初疑其妄，既而将覘之，给而命之曰：“尔若有技，吾当主宴。第一要一大第，为备宴之地。次即徐图。”其仆唯然而去，顷刻乃回。白钧曰：“已税得宅矣，请几郎检校。翌日，钧强为观之，既而朱门甲第，拟于宫禁。钧不觉忻然。又曰：“会宴处即大如法，此尤不易张陈。”对曰：“第请选日启闻，待郎（明抄本待郎作若其，唐摭言待作侍）张陈，某请专掌。”钧始虑其为非，反覆诘问，但微笑不对。或意其非常人，亦不固于猜疑。暨宴除之日，钧止于是，俄睹幕帘茵毯，华焕无比，此外松竹花卉皆称是。钧之醪率毕至，由是公卿间靡不谄谄。诘朝，其仆请假给还诸色假借什物，因之一去不返。始去旬日，钧异其事，驰往旧游访之。则向之花竹，一无所有，但颓垣坏栋而已。议者以钧之仁感通神明，故为曲赞一春之盛，而成终身之美也。（出《摭言史》）

卷第八十五 异人五

赵知微 击竹子 张浚 金州道人 李生 徐明府
华阴店姬 李客 蜀城卖药人 刘处士 张武
茅山道士 逆旅客 教坊乐人子 蒋舜卿

赵知微

九华山道士赵知微乃皇甫玄真之师，少有凌云之志，入兹山，结庐于凤皇岭前，讽诵道书，炼志幽寂，蕙兰以为服，松柏以为粮。赵数十年，遂臻玄牝。由是好奇之士，多从之。玄真即申弟子礼，殷勤执敬，亦十五年。至咸通辛卯岁，知微以山中炼丹须西土药者，乃使玄真来京师，寓于玉芝观之上清院。皇甫枚时居兰陵里第，日与相从，因询赵君事业。玄真曰：“自吾师得道，人不见其情容。常云：‘分杯结雾之术，化竹钓鲈之方，吾久得之，固耻为耳。’去岁中秋，自朔霖霪，至于望夕。玄真谓同门生曰：‘堪惜良宵而值苦雨。’语顷。赵君忽命侍童曰：‘可备酒果。’遂遍召诸生谓曰：‘能升天柱峰玩月否？’诸生虽唯应，而窃议以为浓阴映雨如斯，若果行，将有垫巾角折屐齿之事。少顷，赵君曳杖而出，诸生景从。既辟荆扉，而长天廓清，皓月如昼，扞萝援筱，及峰之巅。赵君处玄豹之茵，诸生藉芳草列侍。俄举卮酒，咏郭景纯游仙诗数

篇。诸生有清啸者、步虚者、鼓琴者，以至寒蟾隐于远岑，方归山舍。既各就榻，而凄风飞雨宛然，众方服其奇致。玄真棋格无敌，黄白术复得其要妙，壬辰岁春三月归九华，后亦不更至京洛。（出《三水小牋》）

击竹子

击竹子不言姓名，亦不知何许人，年可三十余。在成都酒肆中，以手持二竹节相击，铿然鸣响，有声可听，以唱歌应和，乞丐于人，宛然词旨皆合道意。得钱多饮酒，人莫识之。如此则十余年矣。一旦，自诣东市卖生药黄氏子家，从容谓曰：“余知长者好道，复多气义，有日矣。今欲将诚素奉讷，得否？”黄氏子曰：“君有事，但得言之。”击竹子谓曰：“我乞丐之人也，在北门外七里亭桥下盘泊。今病甚，多恐不济。若终焉之后，敢望特与烧爇。今自赍钱两贯文，买买柴用。慎勿触我之心肝，是所托也。阴鹭自有相报。”因留其钱，黄氏自不取，则固留而去，黄氏子翌日至桥下。果见击竹子卧于蒹葭之上。见黄氏子来，忻然感谢。徐曰：“余疾不起。”复与黄氏子金二斤，又曰：“昨言不用令人触我心肝则幸也，珍重且辞。”言讷而逝。黄氏子亦惘然出涕，太息者久之。遂令人易衣服，备棺敛，将出于郊野，堆积柴炭，祭而焚之。即闻异香馥郁，林鸟鸣叫。至晚，只余其心，终不燃终，复又其大如斗。黄氏子收以归城。速语令人以杖触之，或闻炮烈，其声如雷，人马皆骇。逡巡。有人长尺余，自烟焰中出，乃击竹子也。手击其竹，嘹然有声。杳杳而上。黄氏子悔过作礼，众人皆叹奇异。于戏！得非不触其心。复在人间乎？触其心，便可上宾乎？复欲于黄氏子显其蜕化乎？始知成都乃神仙所聚之处，如击竹子

者，亦以多矣。大凡不可以贫贱行乞之士而轻易者焉。（出《野人闲话》）

张 浚

黄巢犯阙，僖宗幸蜀。张浚白身未有名第，时在河中永乐庄居。里有一道人，或麻衣，或羽帔，不可亲狎。一日张在村路中行。后有唤：“张三十四郎，驾前待尔破贼。”回顾，乃是此道人。浚曰：“一布衣尔，何阶缘而能破贼乎？”道者勉其入蜀，时浚母有疾，未果南行。道者乃遗两粒丹曰：“服此可十年无恙。”浚得药奉亲，所疾痊愈。后历登台辅，道者亦不复见。破贼之说，何其验哉。（出《北梦琐言》）

金州道人

金统水在金州。巢寇犯阙之年，有崔某为安康守，大驾已幸岷峨。惟金州地僻，户口晏如。忽有一道人诣崔言事曰：“方今中原版荡，乘舆播迁，宗社陵夷，鞠为茂草，使君岂无心殄寇乎？”崔曰：“泰山既颓，一木搯之可乎？”客曰：“不然，所言殄者，不必以剑戟争锋，力战原野。”崔曰：“公将如何？”客曰：“使君境内有黄巢谷统水，知之乎？”曰：“不知，请问其州人。”州人曰：“有之。”客曰：“巢贼稟此而生，请使君差丁役，赍畚鍤，同往掘之，必有所得。”乃去州数百里，深山中果有此名号者。客遂令寻源而鬲之，仍使断其山冈，穷其泉源。泉源中有一窟，窟中有一黄腰人，既逼之，遂举身自扑，呦然而卒。穴中又获宝剑一。客又曰：“吾为天下破贼讫。”崔遂西向进剑及黄腰，未逾剑利，闻巢贼已平，

大驾复国矣。（出《王氏见闻录》）

李 生

中和末。有明经李生应举如长安，途遇道士同行宿，数日，言意相得。入关相别，因言黄白之术。道士曰：“点化之事，神仙浅术也。但世人多贪，将以济其侈，故仙道秘之。夫至道不烦，仙方简易，今人或贵重其药，艰难其事，皆非也。吾观子性静而寡欲，似可教者。今以方授子，趣以济乏绝而已。如遂能不仕，亦当不匮衣食。如得禄，则勿复为，为之则贪也，仙道所不许也。”因手疏方授之而别。方常药草数种而已。每遇乏绝，依方为之，无不成者。后及第，历州县官，时时为之，所得转少。及为南昌令，复为之，绝不成矣。从子智修为沙门，李以数丸与之，智修后游钟离，止卖药家。烧银得二十两，以易衣。时刘仁轨为刺史，方好其事，为人所告，遁而获免。（出《稽神录》）

徐明府

金乡徐明府者，隐而有道术，人莫能测。河南刘崇远，崇龟从弟也，有妹为尼，居楚州。常有一客尼寓宿，忽病劳，瘦甚且死。其姊省之，众共见病者身中有气如飞虫，入其姊衣中，遂不见。病者死，姊亦病。俄而刘氏举院皆病，病者辄死。刘氏既函崇远求于明府。徐曰：“尔有别业在金陵，可致金陵绢一匹，吾为尔疗之。”如言送绢讫。翌日，刘氏梦一道士执简而至，以简遍抚其身，身中白气腾上如炊。既寤，遂轻爽能食，异于常日。顷之，徐封绢而至，曰：“置绢席下，寝其上即差

矣。”如其言遂愈。已而视其绢，乃画一持简道士，如所梦者。（出《稽神录》）

华阴店姬

杨彦伯，庐陵新淦人也，童子及第，天复辛酉岁，赴选，至华阴，舍于逆旅。时京国多难，朝无亲识，选事不能如期，意甚忧闷。会豫章邸吏姓杨，乡里旧知，同宿于是，因教已云：“凡行旅至此，未尝不祷金天，必获梦寐之报。纵无梦，则此店之姬亦能知方来事，苟获一言，亦可矣。”彦伯因留一日，精意以祠之，尔夕竟无梦。既曙，店姬方迎送他客，又无所言。彦伯愈怏怏，将行，复失其所着鞋，诘责童仆甚喧。既即路，姬乃从而呼之曰：“少年何其喧耶？”彦伯因具道其事。姬曰：“嘻，此即神告也。夫将行而失其鞋，是事皆不谐矣，非徒如此而已也。京国将有乱，当不可复振，君当百艰备历，然无忧也。子之爵禄皆在江淮，官当至门下侍郎。”彦伯因思之，江淮安得有门下侍郎。遂行至长安，适会大驾西幸，随至岐陇。梁寇围城三年，彦伯辛苦备至。驾既出城，彦伯逃还吉州。刺史彭珍厚遇之，累摄县邑。伪吴平江西，复见选用，登朝至户部侍郎，会临轩策命齐王，彦伯摄门下侍郎行事。既受命，思店姬之言，大不悦，数月遂卒。（出《稽神录》）

李 客

李客者，不言其名，常披蓑戴笠，系一布囊，在城中卖杀鼠药，以一木鼠记。或有人买药，即曰：“此不惟杀鼠，兼能疗人众病。但将伴餐之，即愈。”人恶其鼠药，少有服饵者。

有百姓张赞，卖书为业。父年七十余，久患风疾。一日因鼠啮其文字数卷，赞甚怒，买药将以饲鼠。赞未寝，灯下见大鼠数头出，争食之，赞言必中其毒。倏忽俄见皆有羽翼，望门飞出。赞深异之。因就李客语之。客曰：“应不是鼠，汝勿诞言。”赞更求药，言已尽矣。从此遁去。其父取鼠残食之，顿觉四体能屈伸，下床履步如旧日。（出《野人闲话》）

蜀城卖药人

前蜀嘉王顷为亲王（明抄本亲王作亲藩）镇使，理廨署（署原作置，据明抄本改）得一铁镜，下有篆书十二（按篆文列十三字，二字当是三字）字，人莫能识。命工磨拭，光可鉴物，挂于台上。百里之内并见。复照见市内有一人弄刀枪卖药，遂唤问此人。云：“只卖药，不弄刀枪。”嘉王曰：“吾有铁镜，照见尔。”卖药者遂不讳，仍请镜看。以手臂破肚，内镜于肚中，足不著地，冉冉升空而去。竟不知何所人。其篆列之如左（篆字略）。（出《玉溪编事》）

刘处士

张易在洛阳，遇处士刘某，颇有奇术。易恒与之游。刘尝卖银与市中人，欠其值。刘从易往索之，市人既不酬值，且大骂刘。刘归，谓易曰：“彼愚人不识理于是，吾当小惩之。不尔，必将为土地神灵之所重谴也。”既夜，灭烛就寝。刘床前炽炭烧药。易寐未熟。暗中见一人，就炉吹火。火光中识其面，乃向之市人也，迨曙不复见。易后求之，问市人，云：“一夕梦人召去，逼使吹火，气殆不续，既寤，唇肿气乏，旬日乃愈。

刘恒为河南尹张全义所礼，会与梁太祖食，思鱼鲙。全义曰：“吾有客，能立致之。”即召刘。刘使掘小坎，汲水满之，垂钓良久，即获鱼数头。梁祖大怒曰：“妖妄之甚者也。”即杖背二十，械系于狱，翌日将杀之，其夕亡去。刘友人为登封令，其日至县，谓令曰：“吾有难，从此逝矣。”遂去，不知所之。（出《稽神录》）

张 武

张武者，始为庐江道中一镇副将，颇以拯济行旅为事。尝有老僧过其所。武谓之曰：“师年老，前店尚远，今夕止吾庐中可乎？”僧忻然。其镇将闻之怒曰：“今南北交战，间谍如林，知此僧为何人，而敢留之也。”僧乃求去。武曰：“吾业已留师，行又益晚，但宿无苦也。”武室中唯有一床，即以奉其僧，已即席地而寝。盥濯之备，皆自具焉。夜数起视之。至五更，僧乃起而叹息，谓武曰：“少年乃能如是耶。吾有药，赠子十丸，每正旦吞一丸，可延十年之寿，善自爱。”珍重而去，出门忽不见。武今为常州团练副使，有识者计其年已百岁，常自称七十，轻健如故。（出《稽神录》）

茅山道士

茅山道士陈某，壬子岁游海陵，宿于逆旅。雨雪方甚，有同宿者，身衣单葛，欲与同寝。而嫌其垢弊，乃曰：“寒雪如此，何以过夜？”答曰：“君但卧，无以见忧。”既皆就寝，陈窃视之。见怀中出三角碎瓦数片，炼条贯之，烧于灯上。俄而火炽，一室皆暖，陈去衣被乃得寝。未明而行，竟不复也。

(出《稽神录》)

逆旅客

大梁逆旅中有客，不知所从来。恒卖皂荚百茎于市，其荚丰大，有异于常。日获百钱，辄饮而去。有好事者知其非常人，乃与同店而宿。及夜，穴壁窥之。方见锄治床前数尺之地甚熟，既而出皂荚实数枚种之。少顷即生，时窥之，转复滋长，向曙则已垂实矣。即自采掇，伐去其树，铄而焚之。及明携之而去。自是遂出，莫知所之。(出《稽神录》)

教坊乐人子

教坊乐人有儿年十余岁，恒病，黄瘦尤甚。忽遇一道士于路，谓之曰：“汝病食症耳，吾能疗之。”因袖中出药数丸使吞之。既而复视袖中曰：“嘻，误矣。此辟谷药也。自此当不食。然病亦瘳矣。尔必欲食，尝取少木耳食之。吾他日复以食症药遗尔也。”遂去。儿归一二月，病愈。然其父母恒以不食为忧，竟逼使饵木耳，遂饭噉如故。已而自悔曰：“我饵仙药而不自知。道士许我复送药来，会当再见乎？”因白父母，求遍历名山，寻访道士。母不许，其父许之曰：“向使不愈，今亦死矣。既志坚如此，或当有分也。”遂遣之，今不知所在。(出《稽神录》)

蒋舜卿

光州检田官蒋舜卿行山中，见一人方采林檎一二枚，与之

食，因尔不饥。家人以为得鬼食，不治将病。求医甚切，而不能愈。后闻寿春有叟善医，乃往访之。始行一日，宿一所旅店，有老父问以所患，具告之。父曰：“吾能救之，无烦远行也。”出药方寸七服之，此二林檎如新。父收之去，舜卿之饮食如常。既归，他日复访之。店与老父，俱不见矣。（出《稽神录》）

卷第八十六 异人六

黄万祐 任三郎 黄齐 王处回 天自在 掩耳道士
抱龙道士 何昭翰 卢延贵 杜鲁宾 建州狂僧
刘甲 卢婴 赵燕奴

黄万祐

黄万祐修道于黔南无人之境，累世常在。每三二十年一出成都卖药，言人灾祸无不神验。蜀王建迎入宫，尽礼事之。问其服食，皆秘而不言。曰：“吾非神仙，亦非服饵之士。但虚心养气，仁其行，鲜其过而已。”问其齿，则曰：“吾只记夜郎侯王蜀之岁，蚕丛氏都郫之年，时被请出。尔后乌兔交驰，花开木落，竟不记其甲子矣。”忽一日，南望嘉州曰：“犍为之地，何其炎炎，请遣人赴之。”如其言，使至嘉州，市肆已为瓦砾矣。后坚辞归山，建泣留不住，问其后事，皆不言之。既去，于所居壁间见题处曰：“莫交牵动青猪足，动即炎炎不可扑。鸩兽不欲两头黄，黄即其年天下哭。”智者不能详之。至乙亥年，起师东取秦凤诸州。报捷之际，宫内延火，应是珍宝帑藏，并为煨烬矣。乃知太岁乙亥，是为青猪，为焚蕪之明也。后三年，岁在戊寅土而建殂。方知寅为鸩兽，干与纳音俱是土，土黄色，是以言鸩兽两头黄。此言不差毫发。（出《录

异记》。明抄本作《野人闲话》)

任三郎

凤州宾祐王鄮员外，时在相国满存幕中筹画，宾佐最为相善。有客任三郎者在焉，府中僚属咸与之相识，而独亲于王。居无何。忽谓王曰：“或有小失意，即吾子之福也。”又旬月，王忽失主公意，因称疾百余日。主公致于度外，音问杳绝。任亦时来，一日谓王曰：“此地将受灾，官街大树自枯。事将逼矣，叶堕之时，事行也。速求寻医，以脱此祸。”王以主公之怒未息，深以为不可。任曰：“但三贡启事，必有指挥。”如其言，数日内三贡启。乞于关陇已来寻医。果使人传旨相勉，遽以出院例钱匹缎相遗，倍厚于常。王乃入谢，留宴，又遗采缣锦诱之物及其家。不旬，即促行北去。满相于郊外宴饯。临歧之际，仅二百余人。五六日至吴山县僦居，又十日至凤州。人言已军变矣，满公归囊中。同院皆死于难，王独免其祸。又其年至长安开化坊西北角酒肆中，复见任公。问其所舍，再往谒之，失其所在矣。（出《录异记》）

黄 齐

黄齐者，蜀之偏裨也。常好道，行阴功有岁年矣。于朝天岭遇一老人，髭发皎白，颜色瓔孺，肌肤如玉。与之语曰：“子既好道，五年之后，当有大厄，吾必相救。勉思阴德，无退前志。”其后齐下峡，舟船覆溺，至滩上，如有人相拯。得及于岸，视之，乃前所遇老人也，寻失所在。自是往往见之。忽于什邡县市中相见，召齐过其所居。出北郭外，行桤林中，可

三二里，即到其家。山川林木，境趣幽胜。留止一宿，及明，相送出门，已在后城山内，去县七十余里。既归，亦话于人。（出《录异记》）

王处回

王侍中处回常于私第延接布素之士。一旦有道士，庞眉大鼻，布衣褴褛，山童从后，擎拄杖药囊而已，造诣王公。于竹叶上大书“道士王挑杖奉谒。”王公素重士，得以相见，因从容致酒。观其谈论，清风飒然。处回曰：“弟子有志清闲，愿于青城山下致小道院，以适闲性。”道士曰：“未也。”因于山童处取剑，细点阶前土广尺余，囊中取花子二粒种子，令以盆覆于上。逡巡去盆，花已生矣，渐渐长大，颇长五尺已来，层层有花，烂然可爱者两苗。尊师曰：“聊以寓目适性，此则仙家旌节花也。”命食不餐，唯饮数杯而退。曰：“珍重，善为保爱。”言讫而去，出门不知所之。后王公果除二节镇，方致仕。自后往往有人收得其花种。（出《野人闲话》）

天自在

利州市廛中，有一人，披发跣足，衣短布襦。与人语，多说天上事。或遇纸笔，则欣然画楼台人物，执持乐器，或云龙鸾凤之像。夜则宿神庙中。人谓之天自在。州之南有市，人甚阗咽。一夕火起，火焰亘天。天自在于庙中独语曰：“此方人为恶日久，天将杀之。”遂以手探阶前石盆中水，望空浇洒。逡巡有异气自庙门出，变为大雨，尽灭其火。掌庙者往往与人说之，天自在遂潜遁去。其后居人果为大火漂荡，始信前言有

征。(出《野人闲话》)

掩耳道士

利州南门外，乃商贾交易之所。一旦有道士，羽衣褴褛。来于稠人中，卖葫芦子种。云：“一二年间，甚有用处。每一苗只生一颗，盘地而成。”兼以白土画样于地以示人，其模甚大。逾时竟无买者，皆云：“狂人不足可听。”道士又以两手掩耳急走，言“风水之声何太甚耶？”巷陌孩童，竞相随而笑侮之，时呼为掩耳道士。至来年秋，嘉陵江水，一夕泛涨，漂数百家。水方渺漫，众人遥见道士在水上，坐一大瓢，出手掩耳，大叫水声风声何太甚耶？泛泛而去，莫知所之。(出《野人闲话》)

抱龙道士

灌口白沙有太山府君庙。每至春三月，蜀人多往设斋，乃至诸州医卜之人，亦尝集会。时有一人，鹑衣百结，颜貌憔悴，亦往庙所。众人轻之。行次江际，众人憩于树荫，贫士亦坐石上。逡巡谓人曰：“此水中有一龙睡。”众不之应。旁有一叟曰：“何得见？”贫士曰：“我则见。”众曰：“我等要见如何？”贫士曰：“亦不难。”遂解衣入水，抱一睡龙出，腥秽颇甚，深闭两目，而爪牙鳞角悉备。云雾旋合，风起水涌。众皆惊走遥礼，谓之圣人。遂却沉龙于水底，自挂鹑衣而行。谓众人曰：“诸人皆以医卜为业，救人疾急，知人吉凶，亦近于道也。切不得见贫素之士便轻侮之。”众人惭谢而已。复同行十里，瞥然不见。(出《野人闲话》)

何昭翰

伪蜀度支员外郎何昭（原昭下有曰字，据明抄本删）翰，尝从知于黔南。暇日。因闲步野径，于水际见钓者，谓翰曰：“子何（何原作可，据明抄本改）判官乎？”曰：“然。”曰：“我则野人张涉也。余比与子交知久矣，子今忘我也。”翰懵然不醒，因籍草坐。谓翰曰：“子有数任官，然终于青城县令。我则住青城山也，待君官满，与君同归山中，今不及到君公署也。”遂辞而去。翰深志之。后累历官，及出为青城县令，有忧色。钓者亦常来往，何甚重之。一旦大军到城，劫贼四起，钓者与翰相携入山，何之骨肉尽在城内。贼众入县，言杀县令，齎而食之。贼首之子自号小将军，其日寻觅不见。细视县宰之首，即小将军之首也。贼于是自相残害，莫知县令所之。后有人入山，见何与张同行。何因寄语妻子曰：“吾本不死，却归旧山。尔等善为生计，无相追忆也。”自此人不复见，莫知所之。（出《野人闲话》）

卢延贵

卢延贵者，为宣州安仁场官，赴职中途阻风，泊大江次数日。因登岸闲步，不觉行远，遥望大树下若有屋室。稍近，见室中一物，若人若兽。见人即行起而来，延贵惧而却走。此物连呼：“无惧，吾乃人也。”即往就之，状貌奇伟，裸袒而通身有毛，长数寸。自言商贾也，顷岁泛舟，至此遇风，举家没溺。而身独得就岸，数日食草根，饮涧水，因得不死。岁余，身乃生毛。自尔乃不饮不食，自伤孤独，无复世念。结庐于此，已十余年矣。因问独居于此，得无虎豹之害乎？答曰：“吾已

能腾空上下，虎豹无奈何也。”延贵留久之，又问有所须乎？对曰：“亦有之。每浴于溪中，恒患身下不速干，得数尺布为巾，乃佳也。又得小刀，以掘药物，益善。君能致之耶？”延贵延之至船，固不肯。乃送巾与刀而去。罢任，复寻之，遂迷失路。后无有遇之者。（出《稽神录》）

杜鲁宾

建康人杜鲁宾，以卖药为事。尝有客自称豫章人，恒来市药，未尝还值，鲁宾善待之。一日复至，市药甚多，曰：“吾欠君药钱多矣，今更从君求此。吾将还西，天（明抄本天作大）市版木。比及再求，（明抄本求作来）足以并酬君矣。”杜许之。既去，久之乃还，赠杜山桃木十条，委之而去，莫知所之。杜得之，不以介意，转移亲友，所存三条。偶命工人剖之，其中得小铁杵臼一具，高可五六寸，臼有八足，间作兽头，制作精巧，不类人力。杜亦凡人，不知所用，竟为人取，今失所在。杜又常治舍，有卖土者，自言金坛县人，来往甚数，杜亦厚资给之。治舍毕，卖土者将去，留方尺之土曰：“以比为别。”遂去不复来。其土坚致，有异于常。杜置药肆中，不以为贵。数年，杜之居为火所焚，屋坏土裂。视之，有小赤蛇在其隙中，剖之，蛇萦绕一白石龟，大可三二寸。蛇去龟存，至今宝于杜氏。（出《稽神录》）

建州狂僧

建州有僧不知其名，常如狂人。其所言动，多有征验。邵武县前临溪，有大磐石，去水犹百步。一日忽以墨画其石之半，

因坐石上，持竿为钓鱼之状。明日山水大发，适至其墨画而退。癸卯岁。尽砍去临路树枝之向南者。人问之，曰：“免碍旗幡。”又曰：“要归一边。”及吴师之入，皆行其下。又城外僧寺，大署其壁，某等若干人处书之。及军至城下，分据僧寺，以为栅所，安置人数，一无所差。其僧竟为军士所杀。初王氏之季，闽建多难，民不聊生。或问狂僧曰：“时世何时当安？”答曰：“依去即安矣。”及其既死，闽岭克平，皆如其言。（出《稽神录》）

刘 申

有人姓刘，在朱方，不得共语。若与之言，人必遭祸难，或本身死疾。唯一士谓无此理，偶值人有屯塞耳。刘闻之，忻然而往，自说被谤，君能见明。答云：“世人雷同，何足恤。须臾火发，资畜服玩荡尽。于是举世号为鸛鷖。脱遇诸涂，皆闲车走马，掩目奔避。刘亦杜门自守。岁时一出，则人惊散，过于见鬼。（出《异苑》）

卢 婴

淮南有居客卢婴者，气质文学，俱为郡中绝。人悉以卢三郎呼之。但甚奇蹇，若在群聚中，主人必有横祸，或小儿堕井，幼女入火。既久有验，人皆捐之。时元伯和为郡守，始至，爱其材气，特开中堂设宴。众客咸集，食毕。伯和戏问左右曰：“小儿堕井乎？”曰：“否。”“小女入火乎？”曰：“否。”伯和谓坐客曰：“众君不胜故也。”顷之合饮，群客相目惴惴然。是日，军吏围宅，擒伯和弃市。时节度使陈少游，甚异

之，复见其才貌。谓曰：“此人一举，非摩天不尽其才。”即厚以金帛宠荐之。行至潼关，西望烟尘，有东驰者曰：“朱泚作乱，上幸奉天县矣。”（出《独异志》）

赵燕奴

赵燕奴者，合州石镜人也，居大云寺地中。初其母孕，数月产一虎，弃于江中；复孕，数月产一巨鳖，又弃之；又孕，数月产一夜叉，长尺余，弃之；复孕，数月而产燕奴，眉目耳鼻口一一皆具，自项已下，其身如断瓠。亦有肩脾，两手足各长数寸，无肘臂腕掌，于圆肉上各生六指，才寸余，爪甲亦具。其下布两足，一二寸，亦皆六指。既产，不忍弃之。及长，只长二尺寸。善入水，能乘舟，性甚狡慧，词喙辩给，颇好杀戮，以捕鱼宰豚为业。每斗船驱雉，及歌竹枝词较胜，必为首冠。市肆交易，必为牙保。常发髻缁衣，民间呼为赵师。晚岁但秃头白衫而已。或拜跪跳跃，倒踣于地，形裸露，人多笑之。或乘驴远适。只使人持之，横卧鞍中，若衣囊焉。有二妻一女，衣食丰足。或击室家，力不可制。乾德初，年仅六十，腰腹数围，面目如常人无异。其女右手无名指，长七八寸，亦异于人。（出《录异记》）

卷第八十七 异僧一

释摩腾 竺法兰 康僧会 支遁

释摩腾

释摩腾。本中天竺人也，美风仪，解大小乘径，常游化为狂（明抄本狂作任）。昔经往天竺附庸小国，讲金光明经，会敌国侵境，腾惟曰：“经云：‘能说此法，为地神所护，使所居安乐。’今锋镝方始，会是为益乎？”乃誓以罄身，躬往和劝，遂二国交欢，由是显誉。逮汉永平中，明帝夜梦金人飞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梦，通事（明抄本事作人）傅毅奏曰：“臣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将必是乎。”帝以为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寻访佛法。愔等于彼，遇见摩腾，要还汉地。腾誓志弘通，不惮疲苦，冒涉流沙，至乎雒邑。明帝甚加赏接，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汉地有沙门之始也。但大法初传，人未皈信，故蕴其深解，无所宣述。后少时，卒于洛阳。有记云：腾译四十二章经一卷，初缄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腾所住处，今洛阳城西雍门外白马寺是也。相传云。外夷国王尝毁破诸寺，唯招提寺未及毁坏，夜有一白马绕塔悲鸣。即以启王，王即停坏诸寺。因改招提以为白马，故诸寺立名，多取则焉。（出《高僧传》）

竺法兰

竺法兰，中天竺人也。自言诵经论数万章，为天竺学者之师。时蔡愔既至彼国，兰与摩腾共契游化，遂相随而来。会彼学徒留碍，兰乃间行而至之。既达洛阳，与腾同止。少（止少原作步，据《高僧传》改）时便善汉言，愔于西域获经，即为翻译。所谓十地断结、佛本生（生原作僧，据《高僧传》改）、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会移都寇乱，四部失本，不传江左。唯四十二章经今见在，可二千余言。汉地见存诸经，唯此为始也。愔又于西域得画释迦倚像，是优田王旃檀像师第四作。既至洛阳。明帝即令画工图写置清凉台中，及显节陵（陵原作林，据高僧传改）上，旧像今不复存焉。又昔汉武帝穿昆明池底，得黑灰，问东方朔，朔云：“可问西域梵人。”后法兰既至，众人追问之。兰云：“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此灰是也。”朔言有徵，信者甚众。兰后卒于洛阳，春秋六十余矣。（出《高僧传》）

康僧会

康僧会，其先康居国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会年十余岁，二亲并亡，以至性奉孝。服毕出家，厉行甚峻。为人弘雅有识量，笃志好学，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辨于枢机，颇属文翰。时孙权已制江右，而佛教未行。先有优婆塞支谦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来游汉境。初汉桓灵之世，有支谶译（译原作悔，据明抄本改）出众经。有支亮，字绝明，亮学于谶。谦又受业于亮。博览经籍，莫不谙究，世间伎艺，多所综习，遍学异书，通六国语。其为人细

长黑瘦，眼多白而睛黄。时人为之语曰：“支郎眼中黄，形躯虽细是智囊。”汉未遇乱，避地于吴。孙权闻其才慧，召见之，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与韦曜诸人共尽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吴志不载。谦以大教虽行，而经多梵文，未尽翻译，己妙善方言，方欲集众本，译为汉文。从吴黄武元年至建兴中，所出维摩、大般若、泥洹、法句、瑞应、本起等四十九经。曲得圣仪。辞旨文雅。又依无量寿中本起，制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并注了本先死经等。皆行于世。时吴地初染大法。风化未全。僧会欲使道振江左，兴立图寺，乃杖锡东游。以吴赤乌十年。初达建业，营立茅茨，没像行道。时吴国以初见沙门服形，未及其道，疑为矫异。有司奏曰：“有异人入境，自称沙门，容服非恒。事应察检。”权曰：“昔汉明梦神，号称为佛。彼之所事，岂其遗风耶？”即召会诘问：“有何灵验？”会曰：“如来迁迹，忽逾千载，遗骨舍利，神曜无方。昔阿育王起塔，及八万四千。夫塔寺之兴，以表遗化也。”权以为夸诞，乃谓会曰：“若能得舍利，当为造塔，苟其虚妄，国有常刑。”会请期七日。乃谓其属曰：“法之兴废，在此一举，今不至诚，后将何及。”乃共洁斋净室，以铜瓶加几，烧香礼请。七日期毕，寂然无应。求申二七，亦复如之。权曰：“此欺诳，”将欲加罪。会更请三七日，权又特听。会请法侣曰：“宣尼有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法云应降，而吾等无感，何假王宪？当以誓死为期耳。”三七日暮，犹无所见，莫不震惧。既入五更，忽闻瓶中铿然有声，会自往视，果获舍利。明旦，权自手执瓶，泻于铜盘。舍利所冲，盘即破碎。权大肃然惊起，而曰：“希有之瑞也。”会进而言曰：“舍利威神，岂直光相而已。乃却烧之火不能焚，金刚之杵不能碎。”权命令试之。会更誓曰：“法云方被，苍生仰泽，愿更垂神迹，以广示威灵。

“乃置舍利于铁砧鎚上，使力者击之，于是砧鎚俱陷，舍利无损。权大嗟伏，即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因名其地为阇里。由是江左大法遂兴。至孙皓即位，法令苛虐，废弃淫祠，及佛寺并欲毁坏。皓曰：‘此又何由而兴？若其义教贞正，与圣典相应者，当存奉其道。如其无实，皆悉焚之。’诸臣金曰：‘佛之威力，不同于神。康会感瑞，大皇创寺。今若轻毁，恐貽后悔。’皓遣张昱诣寺诘会。昱雅有才辩，难问纵横。会应机骋辞，文理锋出。自旦之夕，昱不能屈。既退，会送于门。时寺侧有淫祠在，昱曰：‘玄化既敷，此辈何故近而不革？’会曰：‘雷霆破山，聋者不闻，非音之细。苟在理通，则万里悬应，如其阻塞，则肝胆楚越。’昱还，叹会材明，非臣所测，愿天监察之。皓大集朝贤，以车马迎会。会既坐，皓问曰：‘佛教所明，善恶报应，何者是耶？’会对曰：‘夫明主以孝慈训世，则赤鸟翔而老人见；仁德育物，则体泉涌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恶亦如之。故为恶于隐，鬼得而诛之，为恶于显，人得而诛之。易称‘积善余庆’，诗咏‘求福不回’。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皓曰：‘若然，则周孔已明，何用佛教？’会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于释教，则备极幽微。故行恶则有地狱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举兹以明劝沮，不亦大哉？’皓当时无以折其言。皓虽闻正法，而昏暴之性，不胜其虐。后使宿卫兵入后宫治园，于地得一金像，高数尺，呈皓。皓使著不净处，以秽汁灌之，共诸群臣，笑以为乐。俄尔之间，举身大腥，阴处尤痛，叫呼彻天。大史占言：‘犯大神所为。’即祈祝诸庙求福，命彩女即迎像置殿上，香汤洗数十遍，烧香忏悔。皓叩头于地，自陈罪状。有顷痛间。遣使至寺，请会说法。会即随入，皓具问罪福之由。会为敷折，辞甚精要。皓先有才解，忻然大悦，因求看沙门戒。会以戒文

禁秘，不可轻宣，乃取本业百三十五愿，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卧，皆愿众生。皓见慈愿广普，益增善意，即就会受五戒，旬日疾瘳。乃于会所住，更加修饰，宣示宗室，莫不毕奉。会在吴朝，亟说正法，以皓性凶粗，不及妙义，唯叙报应近事，以开其心。会于建初寺译出众经，所谓阿难念弥陀经（陀经二字原本无，据高僧传补）镜而王察微王梵皇经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杂譬喻等经。并妙得经体，文义允正。又传泥洹呗声，清摩哀亮，一代模式。又注安般守意法竟道树等三经。并制经序，辞趣雅俊，义旨微密。并见行于世。吴天纪四年四月，皓降晋（晋原作旨，据明抄本改）。九月，会遘疾而终。是岁晋武太康元年也。至晋成帝咸和中，苏峻作乱，焚会所建塔，司空何充复更修造。平西将军赵诱世不奉法，傲蔑三宝，入此寺，谓诸道人曰：“久闻此塔屡放光明，虚诞不经。所谓能信，若必目睹，所不能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耀堂刹。诱肃然毛竖，由此信敬。于寺东更立小塔。远由大圣神感，近亦康会之力也，故图写厥像，传之于今尔。（出《高僧传》）

支 遁

支遁字道林，本性关氏，陈留人。或云，河东林虑人。幼有神理，聪明秀彻。晋时初至京师。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减辅嗣。”陈郡（郡原作群，据高僧传改）殷融尝与卫玠交，谓其神情隽彻，后进莫有继之者。及见遁叹息，以为重见若人。家世事佛，早悟非常之理。隐居余杭山，沉思道行之品，委曲惠印之经，卓焉独拔，得自天心。年二十五出家，每至讲肆，善标宗会，而章句或有所遗，时为守文者所陋。谢安闻而喜之曰：“乃比古人之相马也，略其玄黄而取其骏

也。”时谢安殷浩等，并一代名流，皆著尘外之狎。遁尝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庄子逍遥云，“各适性以为逍遥。”（遥字下八字据高僧传补）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为是退而注逍遥篇，群儒旧学，莫不叹伏。后还吴，住支硎山寺。晚欲入剡，谢安在吴，与遁书曰：“思君日积，计辰倾迟。知欲还剡自治，甚以怅然。人生如寄耳。顷风流得意之事，殆为都尽。终日戚戚，触事惆怅。唯迟君卒，以晤言消之，一日当千载耳。此多山水，山县闲静，差可养疾。事不异剡，而医药不同。必思此缘，副其积想也。”

“王羲之时在会稽，素闻遁名，未之信。谓人曰：“一狂僧耳，何足言。”后遁既还剡，经游于郡，王故逐遁，观其风力。既至，王谓遁曰：“逍遥篇可闻乎？”遁乃作数千言，揭新理，才藻警绝。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去，仍请住灵嘉寺，意存相近。俄又投迹剡山，于沃州小岭，立寺行道。僧众百余，常随禀学。时或有随者，遁乃著座右铭以勸之。时论以遁才堪经赞，而洁己拔俗，有违兼济之道。遁乃作释矇论。晚过石城山，又立栖光寺。宴坐山门，游心禅苑，木餐涧饮，浪志无生。乃註安般四禅诸经，及即色游玄论。遁淹留建业，涉将三载。乃还东山，上书告辞，优诏许之。资给发遣，事事丰厚。一时名流，并饯离于征虏亭。时蔡子叔前至，近遁而坐，谢万石后至，值蔡暂起，谢便移就其处。蔡还，复欲据谢坐地，谢不以介意。其为时贤所慕如此。既而收迹剡山，毕命林泽。人尝有遗遁马者，遁受而养之。时或有讥之者，遁曰：爱其神骏，聊复畜耳。“后有饷鹤者，遁曰：“尔冲天之物，宁为耳目之玩乎？”遂放之。遁幼时，尝与师共论物类，谓鸡卵生用，未足为杀。师不能屈，师寻亡，忽见形，投卵于地，壳破雏行，顷之俱灭。遁乃感悟，由是蔬食终身。遁先经余姚坞山中住，至于晚年，

犹还坞中。或问其意，答云：“谢安石昔数来见，辄移旬日。今触情举目，莫不兴想。”后病甚，移还坞中，以晋太和元年闰四月四日终于所住，春秋五十有三，即窆于坞中，厥冢存焉。或云终刻，未详。郗起为之序传，袁宏为之铭赞，周云宝为之作诔焉。（出《高僧传》）

卷第八十八 异僧二

佛图澄

佛图澄

佛图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真幼学，诵经数百万言。以晋怀帝永嘉四年来适洛阳，志弘大法。善念神咒，能役使鬼物。以麻油杂烟灰涂掌，千里外事，皆彻见掌中，如对面焉，亦能令洁斋者见。又叫听铃音以言事，无不效验。欲于洛阳立寺，值刘曜寇斥洛台，帝京扰乱，澄立寺之志遂不果。乃潜身革野，以观世变。时石勒屯兵葛陂，专以杀戮为威，沙门遇害者甚众。澄悯念苍生，欲以道化勒，于是杖策到军门。勒大将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投止略家。略从受五戒，崇弟子之礼。略后从勒征伐，辄预克胜负，勒疑而问曰：“孤不觉卿有出众智谋，而每知行军吉凶，何也？”略曰：将军天挺神武，幽灵所助。有一沙门，术智非常，云将军当略有区夏。己应为师，臣前后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赐也。”召澄问曰：“佛道有何灵验？”澄知勒不达深理，正可以道术为教，因言曰：“至道虽远，亦可以近事为证。”即取器盛水，烧香咒之。须臾生青莲华，光色曜日。勒由此信伏。澄因谏曰：“夫王者德化洽于宇内则四灵表瑞，政弊道消则彗孛见于上。恒象著见，体咎随行。斯乃古今之常理，天人之明戒。”勒甚悦之。凡应被诛残蒙其益者，十有八九，于是中州之胡，皆愿奉

佛。时有痼疾，世莫能知者，澄为医疗，应时瘳损。阴施默益者，不可胜记。勒自葛陂还河北，过坊头，人夜欲斫营，澄语黑略曰：“须臾贼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备故不败。勒欲试澄，夜冠胄衣甲执刃而坐，遣人告澄云：“夜来不知大将军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问曰：“平居无寇，何故夜严？”勒益敬之。勒后因忿，欲害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避至黑略舍，语弟子曰：“若将军使至，问吾所在者，报云不知所之。”使人寻至，觅澄不得，使还报勒。勒惊曰：“吾有恶意向圣人，圣人舍我去矣。”通夜不寝，思欲见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权避；公今改意，是以敢来。”勒大笑曰：“道人谬耳。”襄国城堑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问澄：“何以致水？”澄曰：“今当敕龙取水。”勒字世龙，谓澄嘲己，答曰：“正以龙不能致水，故相问耳？”澄曰：“此诚言，非戏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龙居之，往以敕语告之，水必可得。”乃与弟子法首等数人，至故泉源上。其源故处，久已乾燥，坼如车辙。从者心疑致水难得。澄坐绳床，烧安息香，咒愿数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龙，长五六寸许，随水来出。诸道士竟往视之，澄曰：“龙有毒，勿临其上。”有顷，水大至，隍堑皆满。澄闲坐叹曰：“后二日，当有一小人惊动此下。”即而襄国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骄，轻侮鲜卑奴。奴忿，抽刃刺杀其弟，执兄于室，以刀拟心，若人入屋，便欲加手，谓薛合曰：“送我还国，我活汝儿。不然，共死于此。”内外惊愕，莫敢往观。勒乃自往视之，谓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诚为善事。此法一开，方为后害，卿且宽情，国有常宪。”命人取奴，奴遂杀儿而死。鲜卑段末波攻勒，其众甚盛。勒惧问澄，澄曰：“昨日寺铃鸣云，明旦食时，当擒段末波。”

“与勒登城望波军，不见前后，失色曰：‘岂可获。是公安我辞耳。’更遣夔安问澄，澄曰：‘已获波矣。’时城北伏兵出，遇波执之。澄劝勒宥波，遣还本国，勒从之，卒获其用。时刘载已死，载从弟曜篡袭伪立，称元光初。光初八年，曜遣从弟中山王岳将兵攻勒，勒遣石虎率步骑拒之，大战洛西，岳败，保石梁坞，虎坚栅守之。澄与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门，叹曰：‘刘岳可悯！’弟子法祚问其故，澄曰：‘昨亥时岳已被执。’果如所言。光初十一年，曜自率兵攻洛阳，勒欲自往拒曜，内外僚佐，无不毕谏，勒以访澄。澄曰：‘相轮铃音云：‘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此羯语也。秀支替戾冈出也，‘仆谷’刘曜胡位，劬秃当捉也，此言军出捉得曜也。’”时徐光闻澄此言苦劝。勒乃留长子石弘，共澄以镇襄国，自率中军步骑直指洛城。两军才交，曜军大溃，曜马没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澄时以物涂掌观之，见有大众，中缚一人，朱丝约其肘。因以告弘。当尔之时，正生擒曜也。时平之后，勒乃僭称赵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岁晋成皇帝咸和五年也。勒登位已后，事澄益笃。时石葱叛，其年，澄戒勒曰：‘今年葱中有虫，食必害人，可令百姓无食葱也。’勒颁告境内，慎无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咨而后行，号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后勒以为子，勒爱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二日。勒曰：‘朕闻虢太子死，扁鹊能生。大和尚国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乃取杨枝咒之，须臾能起，有顷平复。由是勒诸稚子多在佛寺中养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诣寺，观佛像而发愿。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静无风，而塔上一铃独鸣。澄谓众曰：‘铃音云：‘国有大丧，不出今年矣。’”是岁七月勒死。太子弘袭位。少时，虎废弘自立，迁都于邺，改元建武。倾心事澄，又至于勒。乃下书曰：‘和尚国之

大宝，荣爵不加，高禄不受，荣禄匪颁，何以旌德。从此已往，宜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和尚升殿，常侍已下，悉助举舁，太子诸公，扶辇而上。主者唱大和尚，众座皆起，以彰其尊。”又敕伪司空李农旦夕亲问，太子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澄时止邺城内中寺，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国，弟子法佐从襄国还，相遇，在梁塞城下共宿。对车夜谈，言及和尚，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觐澄。澄逆笑曰：“昨夜尔与法常交车共说汝师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独而不怠。’幽独者敬慎之本，而不识乎？”佐愕然愧忤。于是国人每共相语曰：“莫起恶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无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时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国，澄语邃曰：“小阿弥比当得疾，可往迎之。”邃即驰信往视，果已得疾。太医殷腾及外国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常曰：“正使圣人复出，不愈此疾，况此等乎？”后三日果死。石邃荒酒，将图为逆，谓内竖曰：“和尚神通，僥发吾谋，明日来者，当先除之。”澄月望将入觐虎，谓弟子僧会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还勿过人。’我僥有所过，汝当止我。”澄常入，必过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将上南台，僧会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谋遂止。还寺叹曰：“太子作乱，其形将成。”欲言难言，欲忍难忍，乃因事从容箴虎，虎终不解。俄而事发，方悟澄言。后郭黑略将兵征长安北山羗，堕羗伏中。时澄在堂上座，弟子法常在侧，澄忽惨然改容曰：“郭公陷狄。”令众生咒愿，澄又自咒愿，须臾更白：“若东南出者活，余向则困。”复更咒愿，有顷曰：“脱矣。”后月余日，黑略还说，随羗围中东南走，马乏，正遇帐下人推马与之，曰：“公乘此，小人乘公马，济与不济，任命也。”略得其马，故获免。推验日期，正是澄咒愿时也。

伪大司马燕公石斌，虎以为幽州牧，镇有群凶凑聚，因以肆暴。澄戒虎曰：“天神昨夜言：‘疾牧马还。至秋，齐当瘫痪。’”

“虎不解此语，即敕诸处牧马送还。其秋，有人谮斌于虎，虎召斌，鞭之三百，杀其所生齐氏。虎弯弓捻矢，自视行斌罚。罚轻，虎乃手杀五百人。澄谏曰：“心不可纵，死不可生。礼不亲杀，以伤恩也。何有天子亲行罚乎？”虎乃止。后晋军出淮泗，陇北瓦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扰，虎乃瞋曰：“吾之奉佛，而更致外寇，佛无神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问澄，因让虎曰：“王过世经为大商主，至鬲宾寺，尝供大会，中有六十罗汉，吾此身亦预斯会。时得道人谓吾曰，此主人命尽，当更化身，后晋王地。今王为王，岂非福耶？疆场军寇，国之常耳，何为怨谤三宝，夜兴毒念乎？”虎乃信悟，跪而谢焉。虎常问澄：“佛法不杀，朕为天下之主，非刑杀无以肃清海内，既违戒杀生，虽复事佛，谁获福耶？”澄曰：“帝王事佛，当在体恭心顺，显扬三宝。不为暴虐，不害无辜。至于凶暴无赖，非化所迁，有罪不得不杀，有恶不得不刑，但当杀可杀，当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杀害非罪，虽复轻刑事法，无解殃祸。愿陛下省欲兴慈，广及一切，则佛教永隆，福祚方远。”虎虽不能尽从，而为益不少。虎尚书张离、张良，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谓曰：“事佛在于清静无欲，慈矜为心。檀越虽仪奉大法，而贪吝未已，游猎无度，积聚不穷，方受玩世之罪，何福报之可希耶？”离等后并被戮灭。时又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诣临漳西釜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行，即有白龙二头降于祠所，其日大雨，方数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识法，闻澄神验，皆遥向礼拜，并不言而化焉。澄常遣弟子向西城中市香，即行。澄告余弟子，掌中见买香弟子在某处被劫，垂死。因烧香咒愿，遥救护之。弟子后还，云某

月某日某处，为贼所劫，垂当见杀，忽闻香气，贼无故自惊曰：“救兵已至。”弃之而走虎于临漳修治旧塔，少承露盘，澄曰：“临缙城内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盘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画图与使，依言掘取，果得盘像。虎每欲伐燕，澄谏曰：“燕国运未终，卒难可克。”屡行败绩，方信澄戒。澄道化即行，以人多奉佛，皆营造塔庙，相竞出家，真伪混淆，多生愆过。虎下书问中书曰：“佛号世尊，国家所奉。里闾小人无爵秩者，为应得事佛与不？又沙门皆应高洁贞正，行能精进，然后可为道士。今沙门甚众，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卿可同议。”伪中书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者郊祀（祀原作视，据明抄本改）天地，祭奉百神，载在祀典，礼有常飨。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祠奉。往者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原本汉下有后字。据高僧传删）制，亦循前轨。今大赵受命，率由旧章。华戎制异。人神流别，外不同内，飨祭殊礼。荒下服礼，不宜杂错。国家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尊典礼。其百辟卿士，下逮众隶，例皆禁之。其有犯者，与淫祀同罪。赵人为沙门者，还从四民之服。”伪中书令王波同度所奏。虎下书曰：“度议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

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夏原作下，据明抄本改）。至于飨礼，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则，苟事克无亏，何拘前代。其夷赵百蛮，有余其淫礼乐事佛者，悉听为道。”于是慢戒之徒，因之以厉。黄河中旧不生鼃，忽得一以献虎，澄见而叹曰：“桓温其入河不久。”温字元子。后果如言也。时魏县有一流民，莫识氏族，恒著麻襦布裳，在魏县市中乞丐，时人谓之麻襦。言语卓越，

状如狂病，乞得米谷不食，辄散置大路，云饲天马。赵兴太守藉拔收送诣虎。先是澄谓虎曰：“国东二百里某月某日当送一非常人，勿杀之也。”如期果至。虎与共语，了无异言，唯道“陛下当终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语，令送以诣澄。麻襦谓澄曰：“昔在元和中会，奄至今日。有戎受玄命，绝历终有期。金离销于壤，边荒不能尊。驱除灵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叶繁，其来方积，休期如何斯？永以叹之！”澄曰：“天回运极，否将不支。九木水为难，无可以术学。玄哲虽存世，莫能基必馥（高僧传馥作穊）久游阎浮利，扰扰多此患。行登凌云宇，会于虚游间。”澄与麻襦，讲语终日，人莫能解。有窃听者，唯得此数言，推计似如论数百年事。虎遣马驿送还本县，既出城外，辞能步行，云：“我当有所过，未便得发。至合口桥，可留见待。”使如言驰去，未至合口，而麻襦已在桥上。考其行步，有若飞也。澄有弟子道进，学通内外，为虎所重。尝言及隐士，虎谓进曰：“有杨轲者，朕之民也，徵之十余年，不恭王命，故往省视。傲然而卧。虽不得君临万邦，乘舆所向，天沸地涌。虽不能令木石屈膝，何匹夫而长傲耶？昔太公之齐，先诛华士。太公贤哲，岂其谬乎？”进对曰：“昔舜优蒲衣，禹造伯成，魏饰干木，汉美周党，管宁不应曹氏，皇甫不屈晋世，二圣四君，共嘉其节，将欲激励贪竞，以峻清风。愿陛下遵舜、禹之德，勿效太公用刑。君举必书，岂可令赵史遂无隐遁之传乎？”虎悦其言，即遣轲还其所止，遣十家供给之。进还，具以白澄，澄皖然笑曰：“汝言善也，但轲命有所县矣！”

“后秦州兵乱，轲弟子以牛负轲西奔，戎军追擒，并为所害。虎尝昼寝，梦见群羊负鱼，从东北来。寤已访澄，澄曰：“不祥也。鲜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后果都之。澄尝与虎共处中堂，澄忽惊曰：“幽州当火灾。”仍取酒洒之，久而笑曰：“

救已得矣。”虎遣验幽州，云：“尔日火从四门起，西南有黑云来，骤雨灭之，雨亦颇有酒气。”至虎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韬将图相杀。宣时到寺，与澄同坐。浮图一铃独鸣，澄谓宣曰：“解铃音乎？铃云：‘胡子（子原作于，据高僧传改）洛度。’”宣变色曰：“是何言与？”澄谬曰：“老胡为道，不能山居无言，重茵美服，岂非洛度乎？”石韬后至，澄熟视良久，韬惧而问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视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斋于别室，澄时暂入东阁。虎与后杜氏问讯，澄曰：“胁下有贼，不出十日，自佛图从西，北殿以东，当有流血。慎勿东行走。”杜后曰：“和尚耄耶，何处有贼？”澄即易语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贼。老自应耄，但使少者不瞽。”遂便寓言，不复章的。后二日，宣果遣人害韬于佛寺中，欲因虎临丧，仍行大逆。虎以澄先戒，故获免。及宣事发被收，澄谏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为重祸耶？陛下若忍怒加慈者，尚可六十余岁。如必诛之，宣当为彗星，下扫邺宫也。”虎不从，以铁钁穿宣领，牵上新积而焚之，收其官属三百余人，皆车裂支解，投之漳河。澄乃敕弟子罢别室（室原作空，据明抄本改）斋也。后月余日，有一妖马，耄尾皆有烧状，入中阳门，出显阳门，东首东宫，皆不得入，走向东北，俄尔不见。澄闻而叹曰：“灾其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飧群臣于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将坏人衣。”虎令发殿石下视之，有棘生焉。澄还寺，视佛像曰：“怅恨不得庄严。”独语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乃无复言，还房，谓弟子法祚曰：“戊申岁祸乱渐萌，己酉石氏当灭。吾及其未乱，先从化矣。”既遣人与虎辞曰：“物理必迁，身命非保，贫道焰幻之躯，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闻。”虎怆

然曰：“不闻和尚有疾，乃忽尔告终。”即自出至寺而慰谕焉。澄谓虎曰：“出入生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非所能言。夫道重行全，德贵无怠，苟业操无亏，虽亡若在。违而获延，非其所愿。今意未尽者，以国家心存佛理，奉法无吝。兴起寺庙，崇显庄丽。称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刑酷罪（原本无罪字，据明抄本补）滥，显违（违原作为，据明抄本改）圣典，幽背法戒，以不自惩革。终无佛祐。若降心易虑，惠此下民，则国祚延长，道俗庆赖。毕命就尽，没无遗恨。”虎悲动呜咽，知其必逝，即为凿圻营坟。至十二月八日，卒于邺宫寺，是岁晋穆帝永和四年也。土庶悲哀，号赴倾国。春秋一百一十七岁矣。仍窆于临漳西紫陌，即虎所创冢也。俄而梁犊作乱，明年虎死，冉闵篡戮，石种都尽。闵小字棘奴，澄先所谓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旁先有一孔，围四五寸，通彻腹内，有时光从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读书，辄拔絮，则一室洞明。又斋日辄至水边，引肠洗之，还复内中。澄身長八尺，风姿甚美，妙解深经，旁通世论。讲说之日，正标宗致，使始末文（明抄本始末文三字作如来之）言，昭然可了。加复慈洽苍生，拯救危苦，二石凶强，虐害非道，若不以与澄同日，熟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佛天（高僧传天作调）须菩提等数十名僧，出自天竺、康居，不远数万之路，足涉流沙，诣澄受训。樊淝释道安、中山竺法雅，并跨越关河，听澄讲说。皆妙达精理，研测幽微。澄自说生处去邺九万余里，弃家入道一百九年，酒不逾齿。过中不食，非戒不履，无欲无求。受业追随，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与先矣。初虎殓澄以生时锡杖及钵内棺中，后冉闵篡位，开棺唯得钵杖，不得见尸。或言澄死之日，有人见澄于流沙。虎疑其不死，因发墓开棺视之，唯见一

石，虎曰：“石者朕也，师葬我而去矣。”未几虎死。后慕容隽都邺，处石虎宫中，每梦见虎啮其臂，意谓石虎为祟。乃募觅虎尸，于东明馆掘得之，尸僵不毁。隽踰之骂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宫殿成，而为汝儿所图，况复他耶。”鞭撻毁辱，投之漳河。尸倚桥柱不移，秦将王猛乃收而葬之。麻襦所言一柱殿也。后符坚征邺，隽子躡为坚大将郭神虎所执，实先梦虎之验也。田融赵（赵原作起。据高僧传改。）记云：“澄未亡数年，自营冢圻。”澄既（既原作记。据明抄本改。）知冢必开，又尸不在中，何容预作？恐融之谬矣。澄或言佛图澄，或言佛屠澄，皆取梵音之不同耳。（出《高僧传》）

卷第八十九 异僧三

释道安 鸠摩罗什 法郎 李恒沙门

释道安

释道安姓魏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为儒，早失覆荫，为外兄孔氏所养。年七岁，读书再览能诵，乡邻嗟异。至年十二出家，神性聪敏，而形貌甚陋，不为师之所重。数岁之后，方启师求经，与辩意经一卷，可五千言。安赍经入田，因休息就览。暮归，以经还师，更求余者。师曰：“昨经未读，今复求耶？”答曰：“即以暗诵。”师虽异之，而未言也，复与成具光明经一卷，不减一万言。赍之如初，暮复还师。师执覆之。不差一字。师大惊嗟，敬而异之。后为受具戒（原作戒具，据明抄本改），恣其游学。至邺，遇佛图澄，因事澄为师。及石氏将乱，与弟子惠远等四百余人渡河南游，夜行值雷雨，乘电光而进。前行得人家，见门里有一马桩，桩之间悬一马兜，可容一斛。安使呼林百升，百升谓是神人，厚相赏接。既而弟子问何以知其姓字，安曰：“两木为林，兜容百升也。”既达襄阳，复宣佛法。时襄阳习凿齿锋辩天逸，笼罩当时。其先藉安高名，及闻安至，即往修造。既坐，称言：“四海习凿齿，”安曰：“弥天释道安。”时人以为名答。时苻坚素闻安名，每云：“襄阳有释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辅朕躬。”后遣苻平南攻襄阳，安与朱序，俱获于坚。坚谓仆射权翼曰：“朕

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翼曰：“谁耶？”坚曰：“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既至，住长安五重寺。初坚承石氏之乱，至是户民殷富，四方略定。唯建业一隅，未能克伏。每与侍臣谈话，未尝不欲平一江左。坚弟平阳公融及朝臣石越、原绍等，并切谏，终不能回。众以安为坚所信敬，乃共请曰：“主上将有事东南，公何能不为苍生致一言耶？”会坚出东苑，命安外辇同载。仆射权翼谏曰：“臣闻天子法驾，侍中陪乘。道安毁形，宁可参厕？”坚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朕以天下不易，舆辇之荣，未称其德。”即勅仆射扶安登辇。俄尔顾谓安曰：“朕将与公南游吴越，整六师而巡狩，陟会稽以观沧海，不亦乐乎？”安对曰：“陛下应天御世，有八州之富，居中土而制四海，宜栖神无为，与尧舜比隆。今欲以百万之师，求厥田下之土，且东南一隅，地卑气厉，禹游而止，舜狩而殂，秦王适而不归。以贫道观之，非愚心所同也。平阳公懿戚，石越重臣，谓并不可，犹尚见距。贫道轻浅，言必不允。既荷厚遇，故尽丹诚耳。”坚曰：“非为地不广，民不足治也。将简天心，明大运所在耳。顺时巡狩，亦著前典。若如师言，则先帝王无省方之文乎？”安曰：“若銮驾必动，可先幸洛阳，抗威蓄锐，传檄江南，如其不伏，伐之未晚。”坚不从，遣平阳公融等精锐二十五万为前锋，坚躬率步骑六十万，至须城。晋遣征虏将军谢石、徐州刺史谢玄距之。坚前军大溃于八公山，晋军遂北三十余里，坚单骑而遁，如所谏焉。安注诸经，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说不甚远（远原作道，据明抄本改）理，愿见瑞相。”乃梦见道人，头白眉长，语安云：“君所注经，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当相助通，可时时设食。”后十（十原作日，据高僧传改）诵律至，远公乃知和尚所梦宾头卢也。后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异

僧，形甚庸陋，来寺寄宿。寺房既窄，处之讲堂。时维那值殿，夜见此僧，从窗而出入，遽以白安。安惊起礼讯，问其来意？答云：“特相为来。”安曰：“自惟罪深，讵可度脱。”答云：“甚可以度耳。”安请问来生所生之处，彼乃以手虚拨天之西北，即见云开，备睹兜率妙胜之极。安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众曰：“吾当去矣。”是日斋毕，无疾而卒，葬城内五级寺中。是岁晋太元元年也。（出《高僧传》）

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此云童寿，天竺人也。善经律论，化行于西域。及东游龟兹，龟兹王为造金狮子座一处之。时苻坚僭号关中，有外国前部王及龟兹王弟并来朝坚。坚引见，二王说坚云：“西域多产珍奇，请兵往定。以求内附。”至坚建元十三年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见外国分野，当有大德智人入辅中国。”坚曰：“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襄阳有沙门道安，将非此耶？”即遣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鄯善上前部王等又说坚请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坚遣骁将吕光、凌江将军姜飞将前部王及车师王等率兵七万西伐龟兹。临发，坚饯光于建章，谓光曰：“夫帝王应天而治，以子爱苍生为本，岂贪其地而伐之，正以怀远之人故也。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深解法相，善闲阴阳，为后学之宗。朕甚思之。贤哲者，国之大宝，若克龟兹，即驰驿送什。”光军未至，什谓龟兹王白纯曰：“国运衰矣，尚有劲敌从东方来，宜恭承之，勿抗其锋。”纯不从而战，光遂破龟兹，杀纯，立纯弟震为主。光既获什，未测其智量，见年齿尚少，及以凡人戏之，强妻以龟兹王女。什拒而不受，辞甚苦至。光曰。道士之操。不逾先父。何所因辞。乃饮以醇酒。同闭密室。什

被逼既至，遂亏其节。或令骑牛及乘恶马，欲使堕落。什常怀忍辱，曾无异色，光惭愧而已。光还中路，置军于山下，将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见狼狈，宜徙军陇上。”光不纳。至夜，果有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数丈，死者数千。光始密而异之。什谓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迁揆数，应速言归，中路必有福土可居。”光从之。至凉州，闻苻坚已为姚萇所害，光三军缟素，大临城南。于是窃号关外，年称太安。太安二年正月，姑臧大风。什曰：“不祥之风，当有奸叛，然不劳自定也。”俄尔梁谦、彭晃相系而反，寻亦殄灭。至光龙飞二年，张掖临松卢水胡沮渠男成及从弟蒙逊反，推建康太守段业为主。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纂，率众五万讨之。时论谓业等乌合，纂有威声，势必全克。光以访什，什曰：“观察此行，未见其利。”既而纂败绩于合黎。俄有郭磨作乱，纂委大军轻还，为磨听败，仅以身免。光中书监张资，文翰温雅。光甚器之。资病，光博营救疗。有外国道人罗叉，云能差资疾，光喜，给赐甚重。什知叉诳诈，告资曰：“又不能为，徒烦费耳。冥运虽隐，可以事试也。”乃以五色丝作绳，结之，烧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还成绳者，病不可愈。须臾，灰聚浮出，复绳本形。既叉治无效，少日资亡。顷之，光又卒，子绍袭位。数日，光庶子纂杀绍自立，称元咸宁。咸宁二年，猪生子，一身三头，龙出东箱井中，到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为美瑞，号大殿为龙翔殿。俄而有黑龙升于当阳九宫门，纂改为龙兴门。什奏曰：“此日潜龙出游，豕妖来异。龙者阴类，出入有时，而今屡见，则为灾眚。必有下人谋上之变，宜克己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纳，与什博戏，杀棋曰：“斫胡奴头。”什曰：“不能斫胡奴头，胡奴将斫人头。”此言有旨，而纂终不悟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后果杀纂斩首，立其兄隆为

主，时人方验什之言也。什住凉积年，吕光父子既不弘道教，故蕴其深解，无所宣化。苻坚已亡，竟不相见。及姚萇僭有关中，亦挹其高名，虚心要请。吕以什智计多解，恐为姚谋，不许东入。及萇卒，子兴袭位，复遣敦请。兴弘始三年三月，有树连理，生于庙庭逍遥园，葱变为茆，以为美瑞，谓智人应入。至五月，兴遣陇西公硕德西伐吕隆，隆军大破。至九月，隆上表归降，方得迎什入关，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于长安。兴待以国师之礼，甚见优宠。自大法东被，始于汉明，涉历魏晋，经论渐多，而支竺所出，多滞文格义。兴少崇三宝，锐志讲集，什既至止，仍请入西明阁及逍遥园译出众经。什既率多谄诵，无不究尽，转能汉言，音译流便。既览旧经，义多纰僻，皆由先度失旨，不与梵本相应。于是兴使沙门僧梨、僧迁、法钦、道流、道恒、道标、僧睿、僧肇等八百余人，谕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兴执旧经，以相雠校。其新文异旧者，义皆圆通，众心惬伏，莫不欣赞。什为人神情鉴彻，傲岸出群，应机领会，鲜有其匹。且笃性仁厚，泛爱为心，虚己善诱，终日无倦。姚兴常谓什曰：“大师聪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后世，何可使法种无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自尔已来，不住僧坊，别立廨舍，供给丰盈。每至讲说。常先自说譬，譬如臭泥中生莲花，但采莲花，勿取臭泥也。什初在龟兹，从卑摩罗叉律师受律。卑摩后入关中，什闻至欣然，师敬尽礼。卑摩未知被逼之事，因问什曰：“汝于汉地，大有重缘，受法弟子，可有几人。”什答云：“汉境经律未备，新经及诸论等，多是什所传出。三千徒众，皆从什受法。但什累业障深，故不受师敬耳。”又杯渡比丘在彭城，闻什在长安，乃叹曰：“吾与此子戏，别三百余年，杳然末期。迟有遇于来生耳。”什未终少日，觉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咒，令外国弟子诵之以自

救，未及致力，转觉危殆，于是力疾。与众僧告别曰：“因法相遇，殊未尽心。方复后世，惻怆何言。自以暗昧，谬充传谭。凡所出经论三百余卷，唯十诵一部，未及删繁。存其本旨，必无差失。愿凡所宣谭，传流后世，咸共弘通。今于众前，发诚实誓：“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以伪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长安，是岁晋义熙五年也。即于逍遥园依外国法以火焚尸，薪灭形碎，唯舌不灰耳。（出《高僧传》）

法 朗

晋沙门康法朗学于中山。永嘉中，与一比丘西入天竺。行过流沙千有余里，见道边败坏佛图，无复堂殿，蓬蒿没人。法朗等下拜瞻礼，见有二僧，各居其旁。一人读经，一人患痢，秽污盈房。其读经者，了不营视。朗等惻然兴念，留为煮粥，扫除浣濯。至六日，病者稍困，注痢如泉。朗等共料理之。其夜，朗等并谓病者必不起，至明晨往视之，容色光悦，病状顿除。然屋中秽物，皆是华鬻。朗等乃悟是得道之士以试人也。病者曰：“隔房比丘，是我和尚，久得道惠，可往礼觐。”法朗等先嫌读经沙门无慈爱心，闻已，乃作礼悔过。读经者曰：“诸（诸原作请，据陈校本改）君诚契并至，同当入道。朗公宿学业浅，此世未得愿也。”谓朗伴云：“惠若植根深，当现世得愿。”因而留之。法朗后还山中，为大法师，道俗宗之。（出《冥祥记》）

李恒沙门

晋李恒字元文，谯国人。少时，有一沙门造恒谓曰：“君

福报对至，而复对来随之。君能守贫修道，不仕宦者，福增对灭。君其勉之。”恒性躁，又寒门，但问仕宦当何所至，了不寻究修道意也。沙门与一卷经，恒不肯取，固问荣途贵贱何如。沙门曰：“当带金紫，极于三郡。若能于一郡止者，亦为善道。”恒曰：“且当富贵，何顾后患。”因留宿。恒夜起。见沙门身满一床，入呼家人窥视。复变为大鸟踣屋梁上，天晓而形如旧。恒送出门，忽不复见。知是神人，因此事佛，而亦不能精至。后为西阳、江夏、庐江太守，加龙骧将军。太兴中，预钱凤之乱，被诛。（出《法苑珠林》）

卷第九十 异僧四

杯渡 释宝志

杯 渡

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因而为号。初在冀州，不修细行，神力卓越，世莫测其由。尝于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渡窃而将去。家主觉而追之，见渡徐行，走马逐之不及。至于孟津河，浮木杯于水，凭之渡河，不假风掉，轻疾如飞，俄而渡岸，达于京师。见时可年四十许，带索褴褛，殆不蔽身。言语出没，喜怒不均。或剖冰扣冻而洗浴，或著履上山，或徒行于市。唯荷一芦图子，更无余物。尝往延贤寺法意道人处，意以别房待之。后欲往瓜步，至（至原作江，据明抄本改）于江侧，就航人告渡，不肯载之。复累足杯中，顾眄言咏，杯自然流，直渡北岸。向广陵，遇村舍、李家八关斋，先不相识。乃直入斋堂而坐，置图于中庭。众以其形陋，无恭敬之心。李见芦图当道，欲移置墙边。数人举不能动。渡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李家。”于时有一竖子，窥其图中，有四小儿，并长数寸，面目端正，衣裳鲜洁。于是追觅，不知所在。后三日，乃见在西界蒙龙树下坐，李礼拜请还家，日日供养。渡不甚持斋，饮酒啖肉，至于辛脍，与俗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国刘兴伯为袁州刺史，遣使要之。负图而来。兴伯使人举视，十余人不胜，伯自看，唯见一败衲及一木杯。

后李家复得二十余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时令办。”李即经营，至中未成。渡云暂出，至暝不返。合境闻有异香，疑之为怪。处处觅渡，乃见在北岩下，敷败袈裟于地，卧之而死。头前脚后，背生莲华，极鲜香，一夕而萎。邑共殡葬之。后日有人从北来云：“见渡负芦圈，行向彭城。”乃共开棺，唯见败衣。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黄欣，深信佛法，见渡礼拜，请还家。至贫，但有麦饭而已，渡食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语欣云：“可觅芦圈三十六枚，吾须用之。”答云：“此间止可有十枚，贫无以买，恐不尽办。”渡曰：“汝但检觅，宅中应有。”欣即穷检。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虽有其数，亦多破败。命欣次第孰视，皆已新完。渡密封之，因语欣令开，乃见钱帛皆满，可堪百许万。识者谓杯渡分身他土，所得亲施，回以施欣。欣受之，皆为功德。经一年许，渡辞出，欣为办粮食。明晨，见粮食皆存，不知渡所在。经一月许，复至京师。时潮沟有朱文殊者，少奉佛法。渡多来其家，文殊谓渡云：“弟子脱舍身没后，愿见救济，脱在好处，愿为法侣。”渡不答。文殊喜，佛法默默，已为许矣。后东游入吴郡，路见钓鱼师，因就乞鱼。鱼师施一饒者。渡手弄反覆，还投水，游活而去。又见网（网原作往，据明抄本改）师，更从乞鱼。网师瞋骂不与，渡乃拾取两石子掷水中。俄而有两水牛斗其网中，网碎败，不复见牛，渡亦已隐。行至松江，乃仰盖于水中，乘而渡岸。经涉会稽剡县，登天台山。数月而返京师。少时，游止无定，请召或往不往。时南州有陈家，颇有衣食，渡往其家，甚见迎奉。闻都下复有一杯渡，陈父子五人，咸不信，故下都（都原作乡，据明抄本改）看之，果于其家杯渡形相一种。陈设一合蜜姜，及刀子陆香（高僧传子下有薰字，香下有手中二字）等，伺渡。渡即食蜜姜都尽，余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渡，

即留二弟停都守视，余三人还家。见杯渡如旧，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嗽蜜姜为异尔。乃语陈云：“刀子钝，可为磨之。”

“二弟还都，云：‘杯渡已移灵鹫寺。’其家忽求黄纸两幅，作书不成字，合同其背。陈问上人作何券书，渡不答，竟莫测其然。时吴部民朱灵期使高丽还，值风，舶飘经九日，至一洲边。洲上有山，山甚高大，入山采薪，见有人于路，灵期乃将数人随路告乞。行千余里，闻磬声香烟，于是共称佛礼拜。须臾，见一寺甚光丽，多是七宝庄严，又见十余石人，乃共礼拜。还反行少许，闻唱道声，还往更看，犹是石人。灵期等相谓：

“此是圣僧，吾等罪人，不能得见。”因共竭诚忏悔。更往，乃见真人，为期等设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众食竟，共叩头礼拜，乞速还至乡。有一僧云：“此间去都乃二十余万里，但令至心，不忧不速也。”因问期云：“识杯渡道人不。”答言甚识。因指北壁，有一壶，挂锡杖及钵，云：“此是杯渡住处，今因君以钵与之。”并作书著函中，别有一青竹杖，谓期言：“但掷此杖置舫前水中，闭目静坐，不假劳力，必令速至。”于是辞别，令一沙弥送至门上，语曰：“此道去，行七里至船，不须从先路去也。”如言西转，行七里许，至船。即具如所示，唯闻舫从山顶树木上过，都不见水，经三日，至石头淮而住，亦不复见竹杖所在。舫入淮，至朱雀，乃见杯渡骑大航兰，以捶捶之曰：“马何不行？”观者甚多。灵期等在舫，遥礼之。渡乃自下舫，取书并钵，开书视之，字无人识者。渡大笑曰：“使我还耶。”取钵掷云中，还接之曰：“我不见此钵，四千年矣。”渡多在延贤寺法意处，时世以此钵异物，竟往观之。一说云：灵期舫漂至一穷山，遇见一僧来，云是渡弟子，昔持师钵而死冶城寺，今因君以钵还师，但令一人擎钵舫前，自安隐至也。期如所教，果获全济。至南州杯渡，期当骑兰之

日。尔日早出，至晚不还，陈氏明但见门扇上有青书六字云：“福经门，灵人降。”字劲可识，其家杯渡遂绝迹矣。都下杯渡往来山邑，多行神咒。时庾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问渡，云：“已死，在城江边空冢中。”往看果如所言。孔宁子时以黄门侍郎在家患病，遣信请渡，咒竟云：“难差，见有四鬼，皆被伤截。”宁子泣曰：“昔孙恩作乱，家为军人所破，二亲及叔，皆被痛酷。”宁子果死。又有齐谐妻胡母氏病，众治不愈，被请僧设斋。坐有僧，劝迎杯渡。渡既至，一咒，病者即愈。齐谐伏事为师，因为作传，记其从来神异，不可备纪。元嘉三年九月，辞谐入东，留一万钱物寄谐，请为营斋，于是别去。行至赤山湖，患病而死。谐即为营斋，并接尸还，葬建康覆舟山。至四年，有吴（吴原作五，据明抄本改）兴邵信者，甚奉法，遇伤寒病，无人敢看，乃悲注念观音。忽见一僧来，云是杯渡弟子，语云：“莫忧，家师寻来相看。”答云：“渡久已死，何容得来？”道人云：“来复何难。”便衣带头出一合许散，与服之，病即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冈下，昔经伏事杯渡。几病甚笃，乃思念，恨不得渡与念神咒。明日，忽见渡来，言语如常，即为咒，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渡复来齐谐家。吕道惠、闻人（人原作而，据高僧传改）怛之、杜天期、水丘熙等并见，皆大惊，即起礼拜。渡语众人，言年当大凶，可勤修福业。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就之。修立故寺，以禳灾祸也。须臾，门上有一僧唤，渡便辞去，云：“贫道当向交广之间，不复来也。”齐谐等拜送殷勤，于是绝迹。顷世亦言时有见者。（出《高僧传》）

释宝志

释宝志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江东道林寺，修习禅

业。至宋大始初，忽如僻异，居止无定，饮食无时，发长数寸，常跣行街巷。执一锡杖，杖头挂剪刀及镜，或挂一两匹帛。齐建元中，稍见异迹，数日不食。亦无饥容；与人言，始苦难晓，后皆效验；时或赋诗，言如讖记。江东士庶皆共事之。齐武帝谓其惑众，收驻建康。既旦，人见其入市，还检狱中，志犹在焉。志语狱吏：“门外有两舆食来，金钵盛饭，汝可取之。”既而齐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并送食饷志，果如其言。建康令吕文显以事闻，武帝即迎入宫，居之后堂，一时屏除内宴，志亦随众出。既而景阳山上，犹有一志，与七僧具。帝怒，遣推检其所。关（明抄本关作阁）吏启云：志久出在（在原作有，据高僧传改）省，方以墨涂其身。”时僧正法献欲以一衣遗志，遣使于龙光闕宾二寺求之，并云昨宿且去。又至其常所造侯伯家寻之，伯云：“志昨在此行道，旦眠未觉。”使还以告，献方知其分身三处宿焉。志常盛冬袒（冬袒原作束袒，据高僧传改）行。沙门宝亮欲以衲衣遗之，未及发言，志忽来引衲而去。后假齐武帝神力，使见高帝于地下，常受锥刀之苦，帝自是永废锥刀。武帝又常于华林园召志，志忽著三重布帽以见。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及豫章王相继而薨。永明中，常住东宫后堂。一旦平明，从门出入，忽云：“门上血污衣。”褰衣走过。及郁林见害，车载出此，帝颈血流于门限。齐卫尉胡谐疾，请志，志註疏云明日，竟不往。是日谐亡，载尸还宅。志曰：“明日尸出也。”齐太尉司马殷齐之随陈显达镇江州，辞志，志画纸作树，树上有鸟，语云：“急时可登此。”后显达逆节，留齐之镇州。及败，齐之叛入庐山，追骑将及。齐之见林中有一树，树上有鸟，如志所画，悟而登之，鸟竟不飞。追者见鸟，谓无人而反。卒以见免。齐屯骑桑偃将欲谋反，往诣（原无诣字，据明抄本补）志。遥见而走，大呼云：“围台城，欲反逆，斫

头破腹。”后有旬事发，偃叛往朱方，为人所得，果斫头破腹。梁鄱阳忠烈王，尝屈志至第，忽令觅荆子甚急，既得，安于门上，莫测所以。少时王出为荆州刺史。其预鉴之明，此类非一。志多往来兴皇、净名两寺。及梁武即位，下诏曰：“志公迹均尘垢，神游冥漠，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惧。语其佛理，则声闻无上；谈其隐沦，则道行高著。岂得以俗士凡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于此。自今行来，随意出入，勿得复禁。”志自是多出入禁中，长于台城。对梁武帝吃鲙，昭明诸王子皆侍侧，食讫，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余年矣。师何谓尔？”志公乃吐出小鱼，依依鳞尾，武帝深异之。如今秣陵尚有脍残鱼也。天监五年冬旱，雩祭备至，而未降雨。忽上启云：“志病不差，就官乞活，若不启白官，应得鞭杖。愿于华光殿讲胜鬘经请雨。”梁武即使沙门法云讲胜鬘竟，夜更大雨。志又云：“须一盆水，加刀其上。”俄而天雨大降，高下皆足。梁武尝问志云：“弟子烦惑未除，何以治之？”答云：“十二。”识（识原作讖，据明抄本改）者以为十二因缘，治惑药也。又问十二之（文原作之，据明抄本改）旨？答云：“在书字时节刻漏中。”识者以为书之在十二时中。又问弟子何时得静心修习？答云：“安乐（乐原作药，据明抄本改）禁。”识者以为禁者止也，至安乐（乐原作药，据明抄本改），时乃止（原无止字，据高僧传补）耳。后法云于华林讲法华经，至假使黑风，（假使黑风原作假使风墨，据法华经改）志忽问之有无。答云：“世谛（谛原作帝，据明抄本改）故有，第一义则无也。”志往复三四番，便笑云：“若体是假有，此亦不可解，难可解。”其辞旨隐没，类皆如此，有陈征虓者，举家事志甚笃。志尝为其见真形，光相如菩萨像焉。志知名显奇，四十余载，士女供奉者，不可胜数。然好用小便濯发，俗僧暗有讥笑者。

志亦知众僧多不断酒肉。讥之者饮酒食猪肚，志勃然谓曰：“汝笑我以溺洗头，汝何为食盛粪袋？”讥者惧而惭服。晋安王萧纲初生日，梁武遣使问志，志合掌云：“皇子诞育幸甚，然冤家亦生。”于后推寻历数。与侯景同年月日而生也。会稽临海寺有大德，常闻扬州都下有志公，语言颠狂，放纵自在。僧云：“必是狐狸之魅也。愿向都下，觅猎犬以逐之。”于是轻船入海，趋浦口。欲西上，忽大风所飘，意谓东南，六七日始到一岛中。望见金装浮图，干云秀出，遂寻径而往。至一寺，院宇精丽，花卉芳菲，有五六僧，皆可年三十，美容色，并著员绯袈裟，倚仗于门树下言语。僧云：“欲向都下，为风飘荡，不知上人此处何州国？今四望环海，恐本乡不可复见。”答曰：“必欲向扬州，即时便到。今附书到钟山寺西行南头第二房，觅黄头付之。”僧因闭目坐船，风声定开眼，如言奄至西岸。入数十里，至都。径往钟山寺访问，都无有黄头者。僧具说委曲，报云：“西行南头第二房，乃风病道人志公。虽言配在此寺，在都下聚乐（乐原作药，据明抄本改）处，百日不一度来。房空无人也。”问答之间，不觉志公已在寺厨上，乘醉索食。人以斋过日晚，未与间。便奋身恶骂。寺僧试遣沙弥绕厨侧，漫叫黄头。志公忽云：“阿谁唤我。”即逐沙弥来到僧处。谓曰：汝许将猎狗捉我，何为空来？”僧知是非常人，顶礼忏悔，授书与之。志公看书云：“方丈道人唤我，不久亦当自还。”志公遂屈指云：“某月日去。”便不复共此僧语。众但记某月日。至天监十三年冬，于台城后堂谓人曰：“菩萨将去。”未及旬日，无疾而终。尸体香软，形貌熙悦。临亡，燃一烛以付后阁金人吴庆。庆即启闻，梁武叹曰：“大师不复留。以烛者，将以后事属我乎？”因厚加殓送，葬于钟山独龙之阜。仍于墓所立开善寺，敕陆倕制铭于冢内，王筠勒碑文于寺门。传其遗

像，处处存焉。初志显迹之始，年可无五六十许，而终亦不老，人诚莫测其年。有余捷道者，居于京师九日台北，自言是志外舅弟，小志四年。计志亡时，应年九十七矣。又后魏有沙门宝公者，不知何处人也，形貌寝陋，心识通达，过去未来，预睹三世。发言似讖，不可得解。事过之后，始验其实，胡太后问以世事，宝公把栗与鸡，唤朱朱，时人莫解。建义元年，后为尔朱荣所害，始验其言。时有洛阳人赵法和，请占早晚当有爵，宝公曰：“大竹箭，不须羽。东厢屋，急手作。”时人不晓其意。经月余，法和父亡。大竹箭者，苴杖；东厢屋者，倚庐。初造十二辰歌，终其言也。此宝公与江南者，未委是一人也两人也。（出《高僧传》及《洛阳伽蓝记》）

卷第九十一 异僧五

永那跋摩 法度 通公 阿专师 阿秃师 稠禅师

释知苑 法喜 法琳 徐敬业 骆宾王

永那跋摩

永那跋摩者，西域僧也。宋元嘉中，东游渡江，居于金陵祇园寺。宋文帝常谓之曰：“弟子恒愿持斋，不杀生命，以身徇物，不获其志。法师不远万里，来化此国，将何以教之？”对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与凡庶，所修亦有殊矣。若凡庶者，身贱名微，德不及远，其教不出于门庭，其言不行于仆妾。若不苦身刻己，行善持诚，将何以用其心哉？帝王以四海为家，万民为子，出一嘉言，则士庶咸悦，布一善政，则人神以和。刑清则不夭其命，役简则无劳其力。然后辨钟律，正时令。钟律辨则风雨调，号令时则寒暑节。如此则持斋亦已大矣，不杀亦已众矣。安在乎缺一时之膳，全一禽之命，然后乃为弘济也。”文帝抚几嗟叹，称善者良久。乃曰：“俗人迷于远理，沙门滞于近教；迷远理者谓为虚说，滞近教者拘恋章句。如法师者，真所谓开悟明达，可以言天人之际矣。（出《剧谈录》）

法 度

释法度，黄龙人也。南齐初，游于金陵。高士齐郡名僧绍，隐居琅琊之摄山，挹度清真，待以师友。及亡，舍所居山为栖霞寺。先是有道士欲以寺地为观，住者辄死。后为寺，犹多恐惧。自度居之，群妖皆息。经岁余，忽闻人马鼓角之声，俄见一人投刺于度曰：“靳尚。”度命前之。尚形甚闲雅，羽卫亦众。致敬毕，乃言：“弟子主有此山，七百余年矣。神道有法，物不得干。前后栖托，或非真实。故死病继之，亦其命也。法师道德所归，谨舍以奉给，并愿受五戒，永结来缘。”度曰：“人神道殊，无容相屈，且檀越血食世祀，此最五戒所禁。”尚曰：“若备门庭，辄先去杀。”于是辞去。明旦，一人送钱一万，并香烛等，疏云：“弟子靳尚奉供。”至其月十五日，度为设会，尚又来，同众礼拜行道，受戒而去。既而摄山庙巫梦神告曰：“吾已受戒于度法师矣，今后祠祭者勿得杀戮。”由是庙中荐献菜饭而已。（出《歙州图经》）

通 公

梁末有通公道人者，不知其姓氏。居处无常。所语狂譎，然必有应验。饮酒食肉，游行民间。侯景甚信之。扬州未陷之日，多拾无数死鱼头，积于西明门外，又拔青草荆棘栽市里。及侯景渡江，先屠东门（明抄本门作府），一城尽毙。置其首于西明门外，为京观焉。市井破落，所在荒芜。通公言说得失，于景不便。景恶之，又惮非常人，不敢加害。私遣小将于子悦将武士四人往候之。景谓子悦云：“若知杀，则勿害；不知则密捉之。”子悦立四人于门外，独入见。通脱衣燎火，逆谓子

悦曰：“汝来杀我，我是何人？汝敢辄杀。”子悦作礼拜云：“不敢。”于是驰往报景。景礼拜谢之，卒不敢害。景后因宴召僧通，僧通取肉捏盐，以进于景。问曰：“好否？”景曰：“大咸。”僧通曰：“不咸则烂。”及景死数日。众以盐五石置腹中，送尸于建康市。百姓争屠脍羹，食之皆尽。后竟不知所去。（出《广古今五行记》）

阿专师

侯景为定州刺史之日，有僧不知氏族，名阿专师。多在州市，闻人有会社斋供嫁娶丧葬之席，或少年放鹰走狗追随宴集之处，未尝不在其间。斗争喧嚣，亦曲助朋党。如此多年。后正月十五日夜，触他长幼坐席，恶口聚骂。主人欲打死之，市道之徒救解将去。其家兄弟明旦扑觅，正见阿专师骑一破墙上坐，嘻笑谓之曰：“汝等此间何厌贱我？我舍汝去。”扑者奋杖欲掷，前人复遮约。阿专师复云：“定厌贱我。我去。”以杖击墙，口唱叱叱。所骑之墙一堵，忽然升上，可数十仞。举手谢乡里曰：“好住。”百姓见者，无不礼拜悔咎。须臾，映云而灭。可经一年，闻在长安，还如旧态。于后不如所终。（出《广古今五行记》）

阿秃师

北齐初，并州阿秃师者，亦不知乡土姓名所出。尔朱未灭之前，已在晋阳，游诸郡邑，不居寺舍，出入民间。语讷必有征验。每行市里，人众围绕之，因大呼，以手指胸曰：“怜你百姓无所知，不识并州阿秃师。”人遂以此名焉。齐神武迁邺

之后，以晋阳兵马之地，王业所基，常镇守并州。时来邺下，所有军国大事，未出帷幄者，秃师先于人众间泄露。末年，执置城内，遣人防守，不听辄出，若其越逸，罪及门司。当日并州时三门，各有一秃师荡出，遍执不能禁。未几，有人从北州来云：“秃师四月八日于雁门都市舍命郭下。大家以香花送之，埋于城外。”并州人怪笑此语，谓之曰：“秃师四月八日从汾桥过，东出，一脚有鞋，一脚徒跣，但不知入何巷坊。人皆见之。何云雁门死也。”此人复往北州，报语乡邑。众共开冢看之，唯有一只鞋耳。后还游并州。齐神武以制约不从，浪语不出，虑动民庶，遂以妖惑戮之。沙门无发，以绳钩首。伏法之日，举州民众。诣寺观之。秃师含笑，更无言语。刑后六七日，有人从河西部落来云：道逢秃师，形状如故，但背负一绳，笼秃师头（头原作欲，据明抄本改）。与语不应，急走西去。（出《广古今五行记》）

稠禅师

北齐稠禅师，邺人也。初落发为沙弥，时辈甚众。每休暇，常角力腾趯为戏，而禅师以劣弱见凌。给侮殴击者相继，禅师羞之，乃入殿中闭户，抱金刚足而誓曰：“我以羸弱，为等类轻负。为辱已甚，不如死也。汝以力闻，当佑我。我捧汝足七日，不与我力，必死于此，无还志。”约既毕，因至心祈之。初一两夕恒尔，念益固。至六日将曙，金刚形见，手执大钵，满中盛筋。谓稠曰：“小子欲力乎？”曰：“欲。”“念至乎？”曰：“至。”“能食筋乎？”曰：“不能。”神曰：“何故？”稠曰：“出家人断肉故耳。”神因操钵举匕，以筋视之，禅师未敢食。乃怖以金刚杵，稠惧遂食。斯须入口，神曰：“

汝已多力，然善持教，勉旃。”神去且晓，乃还所居。诸同列问曰：“竖子顷何至？”稠不答。须臾，于堂中会食，食毕，请同列又戏殴。禅师曰：“吾有力，恐不堪于汝。”同列试引其臂，筋骨强劲，殆非人也。方惊疑，禅师曰：“吾为汝试。”因入殿中，横蹋壁行，自西至东，凡数百步。又跃首至于梁数四，乃引重千钧。其拳捷骁武，动骇物听。先轻侮者，俯伏流汗，莫敢仰视。禅师后证果，居于林虑山。入山数千里，构精庐殿堂，穷极土木。诸僧从其禅者，常数千人。齐文宣帝怒其聚众，因领骁勇数万骑，躬自往讨，将加白刃焉。禅师是日，领僧徒谷口迎候。文宣问曰：“师何遽此来。稠曰：陛下将杀贫道。恐山中血污伽蓝。故至谷口受戮。文宣大惊。降驾礼谒，请许其悔过。禅师亦无言。文宣命设馔，施毕请曰：“闻师金刚处祈得力，今欲见师效少力，可乎？”稠曰：“昔力者，人力耳。今为陛下见神力，欲见之乎？”文宣曰：“请与同行寓目。”先是禅师造寺，诸方施木数千根，卧在谷口。禅师咒之，诸木起空中，自相搏击，声若雷霆，斗触摧折，缤纷如雨。文宣大惧，从官散走。文宣叩头请止之，因敕禅师度人造寺，无得禁止。后于并州营幢子，未成遘病，临终叹曰：“夫生死者，人之大分。如来尚所未免。但功德未成，以此为恨耳。死后愿为大力长者，继成此功。”言终而化。至后三十年，隋帝过并州，见此寺，心中涣然记忆，有似旧修行处，顶礼恭敬，无所不为。处分并州，大兴营葺，其寺遂成。时人谓帝为大力长者云。（出《纪闻》及《朝野僉载》）

释知苑

唐幽州沙门知苑，精练有学识。隋大业中，发心造石室一

切经藏，以备法戒。既而于幽州西山凿岩为石室，即摩四壁而以写经。又取方石，别更摩写，藏诸室内。每一室满，即以石塞门，溶铁固之。时隋炀帝幸涿郡，内史侍郎萧瑀，皇后弟也，性笃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绢千匹，瑀施绢五百匹。朝野闻之，争共舍施，故苑得成功。苑常以役匠既多，道俗奔凑，欲与岩前造木佛堂并食堂。寐而念木瓦难办，恐繁经费，未能起作。忽一夜暴雷震电，明旦既晴，乃见山下有大木松柏数十万，为水所漂，积于道次。道俗惊骇，不知来处。于是远近叹服。苑乃使匠择取其木，余皆分与邑里。邑里喜悦而助造堂宇，顷之毕成。如其志焉。苑所造石经，已满七室。以贞观十三年卒。弟子继其功焉。（出《冥报录》）

法 喜

隋炀帝时，南海郡送一僧，名法喜。帝令宫内安置。于时内造一堂新成，师忽升堂观看，因惊走下阶，回顾云：“几压杀我。”其日中夜，天大雨，堂崩，压杀数十人。其后又于宫内环走，索羊头。帝闻而恶之，以为狂言，命锁著一室。数日，三卫于市见师，还奏云：“法喜在市内慢行。”敕责所司，检验所禁之处，门锁如旧。守者亦云：“师在室内。”于是开户入室，见袈裟覆一丛白骨，锁在项骨之上。以状奏闻。敕遣长史王恒验之，皆然。帝由是始信非常人也，敕令勿惊动。至日暮，师还室内，或语或笑。守门者奏闻，敕所司脱锁，放师出外，随意所适。有时一日之中，凡数十处斋供，师皆赴会，在在见之，其间亦饮酒啖肉。俄而见身有疾，常卧床，去荐席，令人于床下铺炭火，甚热。数日而命终，火炙半身，皆焦烂，葬于香山寺。至大业四年，南海郡奏云：“法喜见还在郡。”

敕开棺视之，则无所有。（出《拾遗记》，明抄本作《大业拾遗记》）

法琳

唐武德中，终南山宣律师修持戒律，感天人韦将军等十二人自天而降，旁加卫护。内有南天王子张垺，常侍于律师。时法琳道人饮酒食肉，不择交游，至有妻子。律师在城内，法琳过之，律师不礼焉。天王子谓律师曰：“自以为何如人？”律师曰：“吾颇圣也。”王子曰：“师未圣，四果人耳，法琳道人即是圣人。”律师曰：“彼破戒如此，安得为圣？”王子曰：“彼菩萨地位，非师所知。然彼更来，师其善待之。”律师乃改观。后法琳醉，猝造律师，直坐其床，吐于床下，臭秽虽甚，律师不敢嫌之。因以手攫造功德钱，纳之袖中径去，便将沽酒市肉。钱尽复取，律师见即与之。后唐高祖纳道士言，将灭佛法。法琳与诸道士竞论，道士惭服。又犯高祖龙颜，固争佛法。佛法得全，琳之力也。佛经护法菩萨，其琳之谓乎。（出《感通记》）

徐敬业

唐则天朝，徐敬业扬州作乱，则天讨之，军败而遁。敬业竟养一人，貌类于己，而宠遇之。及敬业败，擒得所养者，斩其元以为敬业。而敬业实隐大孤山，与同伴数十人结庐不通人事。乃削发为僧，其侣亦多削发。天宝初，有老僧法名住括，年九十余，与弟子至南岳衡山寺访诸僧而居之，月余。忽集诸僧徒，忏悔杀人罪咎。僧徒异之。老僧曰：“汝颇闻有徐敬业

乎？则吾身也。吾兵败，入于大孤山，精勤修道。今命将终，故来此寺，令世人知吾已证第四果矣。”因自言死期。果如期而卒。遂葬于衡山。（出《纪闻》）

骆宾王

唐考工员外郎宋之问以事累贬黜，后放还，至江南。游灵隐寺，夜月极明，长廊行吟，且为诗曰：“鹫岭郁苍苍，龙宫锁寂寥。”第一联搜奇覃思，终不如意。有老僧点长命灯，坐大禅床，问曰：“少年夜久不寐，而吟讽甚苦，何耶？”之问答曰：“弟子业诗，适遇欲题此寺，而兴思不属。”僧曰：“试吟上联。”即吟与之，再三吟讽，因曰：“何不云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之问愕然，讶其道丽。又续终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扈萝登塔远，剡木取泉遥。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僧所赠句，乃为一篇之警策。迟明更访之，则不复见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骆宾王也。”之问诘之，答曰：“当徐敬业之败，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当时虽败，且以兴复唐朝为名，故人多获脱之。”（出《本事诗》）

卷第九十二 异僧六

玄奘 万回 一行 无畏 明达师 惠照

玄 奘

沙门玄奘俗姓陈，偃师县人也。幼聪慧，有操行。唐武德初，往西域取经，行至罽宾国，道险，虎豹不可过。奘不知为计，乃锁房门而坐。至夕开门，见一老僧，头面疮痍，身体脓血，床上独坐，莫知来由。奘乃礼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经一卷，令奘诵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开辟，虎豹藏形，魔鬼潜迹。遂至佛国，取经六百多部而归。其多心经至今诵之。初奘将往西域，于灵岩寺见有松一树，奘立于庭。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长；若吾归，即却东回。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约长数丈。一年忽东回，门人弟子曰：“教主归矣！”乃而迎之。奘果还。至今众谓此松为摩顶松。（出《独异志》及《唐新语》）

万 回

万回师，阆乡人也，俗姓张氏。初母祈于观音像而因娠回。回生而愚，八九岁乃能语。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年长，父令耕田，回耕田，直去不顾，口但连称平等。因耕一垄，耕数十里，遇沟坑乃止。其父怒而击之，回曰：“彼此总耕，何须异相。”

“乃止击而罢耕。回兄戍役于安西，音问隔绝。父母谓其死矣，日夕涕泣而忧思焉。回顾父母感念之甚，忽跪而言曰：“涕泣岂非忧兄耶。”父母且疑且信，曰：“然。”回曰：“详思我兄所要者，衣裘糗粮中履之属，请悉备焉，某将往之。”忽一日，朝赍所备而往，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平善矣。”视之，乃兄迹也，一家异之。弘农抵安西，盖万余里。以其万里回，故号曰万回也。先是玄奘法师向佛国取经，见佛龕题柱曰：“菩萨万回，谪向阆乡地教化。”奘师驰驿至阆乡县，问此有万回师无，令呼之，万回至，奘师礼之，施三衣瓶钵而去。后则天追入内，语事多验。时张易之大起第宅，万回常指曰：“将作。”人莫之悟。及易之伏诛，以其宅为将作监。常谓韦庶人及安乐公主曰：“三郎斫汝头。”韦庶人以中宗第三，恐帝生变，遂鸩之，不悟为玄宗所诛也。又睿宗在藩邸时，或游行人间，万回于聚落街衢中高声曰：“天子来。”或曰：“圣人来。”其处信宿间，睿宗必经过徘徊也。惠庄太子，即睿宗第二子也，初则天曾以示万回。万回曰：“此儿是西域大树精，养之宜兄弟。”后生申王，仪形瑰伟，善于饮啖。景龙中，时时出入，士庶贵贱。竟来礼拜。万回披锦袍，或笑骂，或击鼓，然后随事为验。太平公主为造宅于己宅之右。景云中，卒于此宅。临终大呼。遣求本乡河水。弟子徒侣觅无。万回曰：“堂前是河水。”众于阶下掘井，忽河水涌出。饮竟而终。此坊井水，至今甘美。（出《谈宾录》及《西京记》）

一 行

僧一行姓张氏，钜鹿人，本名遂。唐玄宗既召见，谓曰：“卿何能？”对曰：“唯善记览。”玄宗因诏掖庭，取宫人籍

以示之。周览既毕，覆其本，记念精熟，如素所习。读数幅之后，玄宗不觉降御榻，为之作礼，呼为圣人。先是一行既从释氏，师事普寂于嵩山。师尝设食于寺，大会群僧及沙门。居数百里者，皆如期而至，且聚千余人。时有卢鸿者，道高学富，隐于嵩山。因请鸿为文，赞叹其会。至日，鸿持其文至寺，其师授之，致于几案上。钟梵既作，鸿请普寂曰：“某为文数千言，况其字僻而言怪。盍于群僧中选其聪悟者，鸿当亲为传授。”乃令召一行。既至，伸纸微笑，止于一览，复致于几上。鸿轻其疏脱而窃怪之。俄而群僧会于堂，一行攘袂而进，抗音兴裁，一无遗忘。鸿惊愕久之，谋寂曰：“非君所能教导也，当纵其游学。”一行因穷大衍，自此访求师资，不远数千里。尝至天台国清寺，见一院，古松数十步，门有流水。一行立于门屏间，闻院中僧于庭布算，其声簌簌。既而谓其徒曰：“今日当有弟子求吾算法，已合到门，岂无人导达耶？”既除一算，又谓曰：“门前水合却西流，弟子当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请法。尽授其术焉。而门水旧东流，忽改为西流矣。邢和璞尝谓尹愔曰：“一行其圣人乎？汉之洛下閎造历云：‘后八百岁，当差一日，则有圣人定之。’今年期毕矣，而一行造大衍历，正在差谬。则洛下閎之言信矣。”一行又尝诣道士尹崇借杨雄太玄经，数日，复诣崇还其书。崇曰：“此书意旨深远，吾寻之积年，尚不能晓。吾子试更研求，何遽见还也？”一行曰：“究其义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图及义诀一卷以示崇，崇大嗟伏。谓人曰：“此后生颜子也。”初一行幼时家贫，邻有王姥，前后济之约数十万，一行常思报之。至开元中，一行承玄宗敬遇，言无不可。未几，会王姥儿犯杀人，狱未具。姥诣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当十倍酬也。君上执法，难以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骂曰：“何用识此僧？！”一行

从而谢之，终不顾。一行心计浑天寺中工役数百，乃命空其室内，徙一大瓮于中央。密选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谓曰：“某坊某角有废园，汝向中潜伺，从午至昏，当有物入来，其数七者，可尽掩之。失一则杖汝。”如言而往。至酉后，果有群豕至，悉获而归。一行大喜，令置瓮中，覆以木盖，封以六一泥，朱题梵字数十。其徒莫测。诘朝，中使叩门急召。至便殿。玄宗迎问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见’，是何祥也？师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后魏时失荧惑。至今帝车不见，古所无者？天将大警于陛下也。夫匹妇匹夫，不得其所，则殒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系乎。释门以瞋心坏一切喜（陈校喜作善），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见，莫若大赦天下？”玄宗从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见。凡七日而复。至开元末，裴宽为河南尹，深信释氏，师事普寂禅师，日夕造焉。居一日，宽诣寂，寂云：“方有少事，未暇款语，且请迟回休憩也。”宽乃屏息，止于空室，见寂洁涤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闻扣门，连云“天师一行和尚至矣”。一行入，诣寂作礼，礼讫，附耳密语，其貌绝恭。寂但领云，无不可者。语讫礼，礼讫又语，如是者三。寂唯云：“是、是。”“无不可者。一行语讫，降阶入南室，自阖其户。寂乃徐命弟子云：“遣钟！一行和尚灭度矣。”

左右疾走视之，一如其言。灭度后，宽乃服衾经葬之，自（明抄本、陈校本自作日）徒步出城送之。（出《开天传信记》及《明皇杂录》、《酉阳杂俎》）

无 畏

唐无畏三藏初自天竺至，所司引谒于玄宗。玄宗见而敬信焉，因谓三藏曰：“师不远而来，故倦矣。欲于何方休息耶？”

“三藏进曰：‘臣在天竺，常时闻大唐西明寺宣律师持律第一，愿往依止焉。’”玄宗可之。宣律禁戒坚苦，焚修精洁。三藏饮酒食肉，言行粗易。往往乘醉喧竞，秽污衲席，宣律颇不能甘之。忽中夜，宣律扃户，将投于地。三藏半醉，连声呼曰：“律师律师，扑死佛子耶。”宣律方知其异人也，整衣作礼而师事焉。宣律精苦之甚，常夜后行道，临阶坠堕忽觉有人捧承其足。宣顾视之，乃一少年也。宣遽问：“弟子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即毗沙门天王子那吒太子也。以护法之故，拥护和尚，时已久矣。”宣律曰：“贫道修行，无事烦太子。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以作佛事者，愿太子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宝事虽久，然头目犹舍，敢不奉献。”宣律得之，即今崇圣寺佛牙是也。（出《开天传信记》）

明达师

明达师者，不知其所自，于阆乡县住万回故寺，往来过客，皆谒明达，以问休咎。明达不答，但见其旨趣而已。曾有人谒明达，问曰：“欲至京谒亲，亲安否？”明达授以竹杖。至京而亲亡。又有谒达者，达取寺家马，令乘之，使南北驰骤而去。其人至京，授采访判官，乘驿无所不至。又有谒达者，达以所持杖，画地为堆阜，以杖撞筑地为坑。其人不晓，至京，背发肿，割之，血流殆死。李林甫为黄门侍郎，扈从西还，谒达，加秤于其肩。至京而作相。李雍门为湖城令，达忽请其小马，雍门不与。间一日，乘马将出，马忽庭中人立，雍门坠马死。如此颇众。达又常当寺门北望，言曰：“此川中兵马何多？”又长叹曰：“此中触处总是军队。”及后哥舒翰拥兵潼关，拒

逆胡，关下阨乡，尽为战场矣。（出《纪闻录》）

惠 照

唐元和中，武陵郡开元寺有僧惠照，貌衰体羸。好言人之休戚而皆中。性介独，不与群狎，常闭关自处，左右无侍童。每乞食于里人。里人有年八十者云：“照师居此六十载，其容状无少异于昔时，但不知其甲子？”后有陈广者，由孝廉科为武陵官。广好浮图氏，一日因谒寺。尽访群僧，至惠照室。见广，且悲且喜曰：“陈君何来之晚耶？”广愕然。自以为平生不识照。则谓曰：“未尝与师游，何见讶来之晚乎？”照曰：“此非立可尽言，当与子一夕静语耳。”广异之。后一日，仍诣照宿，因请其事。照乃曰：“我刘氏子，彭城人。宋孝文帝之玄孙也。曾祖鄱阳王休业，祖士弘，并详于史氏。先人以文学自负，为齐竟陵王子良所知。子良招召贤俊文学之士，而先人预焉。后仕齐梁之间，为会稽令。吾生于梁普通七年夏五月，年三十，方仕于陈。至宣帝时，为卑官，不为人知。与吴兴沈彦文为诗酒之交。后长沙王叔坚与始兴王叔陵皆广聚宾客，大为声势，各恃权宠，有不平心。吾与彦文俱在长沙之门下。及叔陵被诛，吾与彦文惧长沙之不免，则祸且相及，因偕遁去，隐于山林。用橡栗食，衣一短褐，虽寒暑不更。一日，有老僧至吾所居曰：“子骨甚奇，当无疾耳。彦文亦拜请其药。僧曰：‘子无刘君之寿，奈何？虽饵吾药，亦无补耳。’遂告去。将别，又谓我曰：‘尘俗以名利相胜，竟何有哉？唯释氏可以舍此矣。’吾敬佩其语，自是不知人事，凡十五年。又与彦文俱至建业，时陈氏已亡。宫阙尽废，台城牢落，荆榛蔽路，景阳结绮，空基尚存，衣冠文物，阒无所观。故老相遇，捧袂

而泣曰：“后主骄淫，为隋氏所灭，良可悲乎！”吾且泣不能已。又问后主及陈氏诸王，皆入长安。即与彦文挈一囊，乞食于路，以至关中。吾长沙之故客也，恩遇甚厚。闻其迁于瓜州，则又径往就谒。长沙少长绮縠，而又早贵，虽流放之际，尚不事生业。时方与沈妃酣饮，吾与彦文再拜于前，长沙悲恸久之，洒泣而起，乃谓吾曰：“一日家国沦亡，骨肉播迁，岂非天耶？”吾自是留瓜州数年。而长沙殂，又数年，彦文亦亡。吾因髡发为僧，遁迹会稽山佛寺，凡二十年。时已百岁矣，虽容状枯瘠，而筋力不衰，尚日行百里，因与一僧同至长安。时唐帝有天下，建号武德，凡六年矣。吾自此，或居京洛，或游江左，至于三蜀五岭，无不往焉。迨今二百九十年矣，虽烈寒盛暑，未尝有微恙。贞元末，于此寺尝梦一丈夫，衣冠甚伟，视之乃长沙王也。吾迎延坐，话旧伤感如平生。而谓吾曰：“后十年，我之六世孙广，当官于此郡，师其念之。”吾因问曰：“王今何为？”曰：“冥官甚尊。”既而泣曰：“师存而我已六世矣，悲夫！”吾既觉，因纪君之名于经笥中。至去岁凡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访于郡人，尚讶君之未至。昨因乞食里中，遇邑吏访之，果得焉。及君之来，又依然长沙之貌，然自梦及今，十一年矣，故讶君之晚也。”已而悲惋，泣下数行，因出经笥示之。广乃再拜，愿执履锡为门弟子。照曰：“君且去，翌日当再来。”广受教而还。明日至居，而照已遁去，莫知其适。时元和十一年。至大和初，广为巴州掾，于蜀道忽逢照。惊喜再拜曰：“愿弃官，从吾师为物外之游。”照许之。其夕偕舍于逆旅氏，天未晓，广起而照已去矣。自是竟不知所往。然照自梁普通七年生，按梁史，普通七年，岁在丙午，至唐元和十年乙未，凡二百九十年。则与照言果符矣。愚常以梁陈二史校其所说，颇有同者，由是益信其不诬矣。（出《宣室至》）

卷第九十三 异僧七

宣律师

宣律师

大唐乾封二年春二月，西明寺道律师逐静在京师城南故净业寺修道。律师积德高远，抱素日久。忽有一人来至律师所，致敬申礼。具叙暄凉，律师问曰：“檀越何处？姓字谁耶？”答曰：“弟子姓王名璠，是大吴之兰台臣也。会师初至建业，孙主即未许之，令感希有之瑞，为立非常之庙。于时天地神祇，咸加灵被，于三七日，遂感舍利。吴王手执铜瓶，倾铜盘内，舍利所冲，盘即破裂。乃至火烧锤试，俱不能损。阚泽、张昱之徒，亦是天人护助，入其身中，令其神爽通敏，答对谐允。今业在天，弘护佛法为事。弟子是南方天王韦将军下之使者。将军事物极多，拥护三洲之佛法，有斗争凌危之事，无不躬往，和喻令解。今附和南，天欲即至，前事拥闹，不久当至，具令弟子等共师言。”不久复有人来，云姓罗氏，是蜀人也。言作蜀音，广说律相。初相见时，如俗礼仪，叙述缘由，多有次第，遂用忽忘。次又一人，云姓费氏，礼敬如前。云：“弟子迦叶佛时，生在初天，在韦将军下。诸天贪欲所醉，弟子以宿愿力，不交天欲，清静梵行，偏敬毗尼。韦将军童真梵行，不受天欲。一王之下，有八将军、四王、三十二将。周四天下，往还护助诸出家人。四天下中，北天一洲，少有佛法。余三天下，佛法

大弘。然出家之人，多犯禁戒，少有如法。东西天下，人少黠慧，烦恼难化。南方一洲，虽多犯罪，化令从善，心易调伏。佛临涅槃，亲受付嘱，并令守护，不使魔娆。若不守护，如是破戒，谁有行我之法教者。故佛垂诫，不敢不行。虽见毁禁，愍而护之。见行一善，万过不咎，事等忘瑕，不存往失。且人中臭气，上薰空界四十万里，诸天清静，无不厌之。但以受佛付嘱，令护佛法。尚与人同止，诸天不敢不来。韦将军三十二将之中，最存弘护。多有魔子魔女，轻弄比丘，道力微者，并为惑乱。将军栖遑奔至，应机除剪。故有事至，须往四王所时，王见皆起。为韦将军修童真行护正法故。弟子性乐戒律，如来一代所制毗尼，并在座中听受戒法。”因问律中诸隐文义，无不决滞。然此东华三宝，素有山海水石，往往多现，但谓其灵而敬之。顾访失由，莫知投诣。遂因此缘，随而咨请。且沈冥之相，以理括之，未曾持观，不可以语也。宣师又以感通记问天人云：“益州成都多宝石佛者，何代时像，从地涌出。”答曰：“蜀都元基青城山上，今之成都，大海之地。昔迦叶佛时，有人于西洱河造之，拟多宝佛全身相也，在西洱河鹫山寺。有成都人往彼兴易，请像将还，至今多宝寺处，为海神蹋船所没。初取像人见海神于岸上游，谓是山鬼，遂即杀之。因尔神瞋覆没，人像俱溺，同在一船。其多宝旧在鹫头山寺，古墓尚在，仍有一塔，常有光明。令向彼土，道由郎州过，大小不算，三千余里，方达西洱河。河大阔，或百里，或五百里。中有山洲，亦有古寺，经像尚存，而无僧住。经同此文，时闻钟声。百姓殷实，每年二时，供养古塔。塔如戒坛，三重石砌，上有覆釜。其数极多，彼土诸人，但言神冢。每发光明，人以蔬食祭之，求其福祚也。其地西北去西州二千余里。问去天竺非远，往往有至彼者。自下云云至晋时，有僧于此地。见土坟随出随除，

怪不可平。后见拆开，深怪其尔。乃深掘丈余，获像及人骨在船。其髀骨肘胫，悉皆粗大数倍，过于今人。即迦叶佛时，阎浮人寿二万岁时人也。今时劫减，命促人小，固其常然，不可怪也。初出之时，牵曳难得。弟子化为老人，指捄方便，须臾至周，灭法暂隐。到隋重兴，更复出之。蜀人但知其灵从地而出，亦不测其根源。见其花趺有多宝字，因遂名焉，又名多宝寺。”又问：“多宝字是其隶书，出于亡秦之代。如何迦叶佛时，已有神州书耶？”答曰：“亡秦李斯隶书，此乃近代远承。隶书之兴，兴于古佛之世。见今南洲四面千有余洲，庄严阎浮，一方百有余国，文字言音，同今唐国。但以海路辽远，动数十万里，重译莫传，故使此方封守株柱，不足怪也。师不闻乎？梁顾野王，太学之大博也，周访字源，出没不定，故玉篇序云：“有开春申君墓得其铭文，皆是隶字。”检春申是周武（明抄本无周武二字）六国同时，隶文则非吞并之日也。此国篆隶诸书，尚有茫昧，宁知迦叶佛时之事。决非其耳目之所闻见也。”又问：“今西京城西高四土台，俗谚云：是苍颉造书台。如何云隶书字古时已有？”答曰：“苍颉于此台上，增土造台，观鸟迹者，非无其事。且苍颉之传，此土罕知其源。或云黄帝之臣，或云古帝王也。鸟迹之书时变，一途今所绝有。无益之言，不劳述也。”又有天人，姓陆名玄畅，来谒律师云：“弟子是周穆王时，生在初天，本是迦叶佛时天，为通化故，周时暂现。所问高四土台者，其本迦叶佛于此第三会，说法度人。至穆王时，文殊、目连来化，穆王从之，即列子所谓化人者是也。化人示穆王云：‘高四台是迦叶佛说法处。’因造三会道场。至秦穆公时，扶风获一石佛，穆公不识，弃马坊中，秽污此像。护像神瞋，令公染疾。公又梦游上帝，极被责疏。觉问侍臣由余，便答云：‘臣闻周穆王时，有化人来此土，云是佛

神。穆王信之，于终南山造中天台，高千余尺，基址见在。又于苍颉台造神庙，名三会道场。公今所患，殆非佛为之耶？’公闻大怖，语由余曰：‘吾近获一石人，衣冠非今所制，弃之马坊。得非此是佛神耶？’由余闻，往视之，对曰：‘此真佛神也。’公取像澡浴，安清净处，像遂放光。公又怖，谓神瞋也，宰三牲以祭之。诸善神等，擎弃远处。公又大怖，以问由余。答曰：‘臣闻佛清净，不进酒肉，爱重物命。如护一子，所有供养，烧香而已，所可祭祀，饼果之属。’公大悦。欲造佛像，绝于工人。又问由余，答曰：‘昔穆王造寺之侧，应有工匠。’遂于高四台南村内，得一老人，娃王名安，年百八十。自云曾于三会道场见人造之，臣今年老，无力能作。所住村北，有兄弟四人，曾于道场内为诸匠执作，请追共造。依言作之，成一铜像。相好圆备，公悦，大赏赉之。彼人得财，并造功德，于土台上造重阁，高三百尺。时人号之高四台，或曰高四楼。其人姓高，大者名四；或曰，兄弟四人同立故也。或取大兄名以目之，故有高四之名，至今称也。’又问：‘目连舍利弗，佛在已终，如何重见？’答曰：‘同名六人，此目连非大目连也。到宇文周时，文殊师利化为梵僧，来游此土，云欲礼拜迦叶佛说法处，并往文殊所住之处，名清凉山。遍问道俗，无有知者。时有智猛法师，年始十八，反问梵僧：‘何因知有二圣余迹？’答曰：‘在秦都城南二十里，有苍颉造书台，即其地也。’又云：‘在沙河南五十里，青山北四十里，即其处也。’又问：‘沙河’、‘青山’是何语，答曰：‘渭水终南山也。’此僧便从渭水直南而步，遂得高四台，便云此是古佛说法处也。于时智猛法师，随往礼拜。不久失梵僧所在。智猛长大，具为太常韦卿说之，请其台处，依本置寺，遂奏周主，名三会寺。至隋大业，废入大寺。因被废毁，配入菩提。今京城市

西平康坊南门东菩提寺西堂佛首，即是三会寺佛。释迦如来得度大迦叶后，十二年中，来至此台，其下见有迦叶佛舍利。周穆王游大夏，佛告彼土见有古塔，可返礼事。王问何方，佛答在鄯京之东南也。西天竺国具有别传，云岁长年，是师子国僧，年九十九夏，是三果阿那含人，闻斯胜迹，躬至礼拜。又奏请欲往北岱清凉山文殊师利菩萨坐处。皇帝闻喜，敕给驿马内使及弟子官佐二十余人，在处供给。诸官人弟子等，并乘官马。唯长年一人，少小已来，精诚苦行，不乘杂畜。即到岱州清凉山，即便肘行膝步而上，至中台佛堂，即是文殊庙堂。从下至上，可行三十余里，山石劲利，入肉到骨，无血乳出。至于七日，五体投地，布面在土，不起不食。七日满已，忽起，踊跃指挥，四方上下空界，具见文殊师利菩萨圣僧罗汉。从者道俗数十人，有见不见。复有一蟒蛇，身长数里，从北而来，直上长年，长年见喜。衔师脚过，变为僧形。诸人惧怕，皆悉四散，唯长年一人，心不惊动。种种灵应，不可具述。”律师又问天人曰：“自昔相传，文殊在清凉山，领五百仙人说法。经中明文殊是久住娑婆世界菩萨。娑婆则大千总号，如何偏在此方？”答曰：“文殊是诸佛之元帅，随缘利见，应变不同。大士大功，非人境界，不劳评泊，但知仰信。多在清凉山五台之中，今属北岱州西，见有五台县清凉府。皇唐已来，有僧名解脱，在岩窟亡来三十余年，身肉不坏，似如入灭尽定。复有一尼，亦入定不动。各经多年。圣迹迦蓝。菩萨圣僧，仙人仙花，屡屡人见。具在别篇，岂得不信。”又问：“今五台山中台之东南三十里，见有大孚灵鹫寺，两堂隔涧犹存。南有花园，可二顷许，四时发彩，色类不同，四周树围。人移（移原作侈，据法苑珠林二二改）花栽（栽原作伏，据法苑珠林二二改）别处种植，皆悉不生。唯在园内，方得久荣（荣原作营，据法苑珠

林二二改)，人究年月，莫知来由，或云汉明所立，或云魏孝文帝栽植。古老相传，互说不同，如何为实？”答曰：“但是二帝所作。昔周穆之时，已有佛法，此山灵异，文殊所居。周穆于中造寺供养。及阿育王，亦依置塔。汉明之初，摩腾法师是阿罗汉天眼，亦见有塔，请帝立寺。其山形像似灵鹫山，名曰大孚，孚者信也。帝深信佛法，立寺劝人。元魏孝文，北台不远，常来礼谒，见人马行迹，石上分明，其事可验。岂唯五台独验，今终南、太白、太华、五岳名山。皆有圣人为住持佛法，令法久住。有人设供，感讎徵应。事在别篇，不烦此术也。”

“又问：“今凉州西番（音盘）和县山裂像，出何代造耶？”

答云。迦叶佛时，有利宾菩萨，见此山人，不信业报，以杀害为事，于时住处有数万家，无重佛法者。菩萨救之，为立迦蓝，大梵天王手造像身，初成以后，菩萨神力能令如真佛不异。游步说法，教化诸人。虽蒙此道，犹故不信。于时菩萨示行怖畏，手擎大石，可于聚落，欲下压之。菩萨扬威劝化，诸人便欬回心，敬信于佛。所有杀具，变成莲花，随处街巷，华如种植。瑞像方摄神力，菩萨又劝诸清信士，令造七寺。南北一百四十里，东西八十里，弥山亘谷，处处僧坊佛殿。营造经十三年，方得成就。同时出家者，有二万人，在七寺住。经三百年，彼诸人等，现业力大，昔所造恶，当世轻受，不入地狱。前所害者，在恶趣中，又发恶愿，彼害我者，及未成圣，我当害之；若不加害，恶业便尽，我无以报。共吐大火，焚烧寺舍，及彼聚落，一时焚荡。纵盗得活，又以大水漂溺杀之，无一得存。时彼山神，寺未破前，收取此像，远在空中；寺破已后，下内石室，安置供养。年月既久，石生室灭，至刘萨诃师礼山，逆示像出。其萨诃者，前身元是利宾菩萨。身首别处，更在别篇也。”

“又问：“江表龙光瑞像，人传罗什将来，有言扶南所得，

如何为定？”答曰：“此非罗什所得，斯乃宋孝武帝征扶南获之。昔佛灭后三百年中，北天竺大阿罗汉优婆质那，以神力加工匠，后三百年中，凿大石山，安置佛窟，从上至下，凡有五重，高三百余尺。请弥勒菩萨指挥，作檀室处之。玄奘师传云，百余尺；圣迹记云，高八丈。足趺八尺，六斋日常放光明。其初作时，罗汉将工人上天，三往方成。第二头牛头旃檀，第三金，第四玉，第五铜像。凡夫今见，止在下重，上四重闭。石窟映彻，见人脏腑。第六百年，有佛柰遮阿罗汉，生已母亡。后生扶南国，念母重恩，从上重中，取小檀像，令母供养。母终，生扬州，出家，住新兴寺，获得三果。宋孝武征扶南，获此像来都，亦是罗汉神力。母今见在，时往罗浮天台西方诸处。昔法盛昙无竭者，再往西方。有传五卷。略述此缘。何忽云罗什法师背负而来耶？”宣律师因问：“什师一代所翻之经，人多偏乐，受持转盛，何耶？”答曰：“其人聪明，善解大乘，已下诸人同时翻译者并隤。又一代之宝也，绝后光前，仰之所不及。故其所译，以悟达为先，得佛遗寄之意也。”又问：“俗中常论被秦姚与抑破重戒，云何得佛意耶？”答曰：“此非悠悠凡所筹度，何须评论。什师德行在三贤，所在通化，那繁补阙，随机而作。故大论一部，十分略九。自余经论，例此可知。冥祥感应，历代弥新，深会圣旨，罕逢难遇，又蒙文殊指授，令其删定，特异恒伦。岂以别室见讥，顿亡玄致者也。”又问：“邠州显际寺山出石像者，何代所立？”答曰：“像是秦穆公所造。像元出处，是周穆王造寺处也。佛去世后，育王第四女，又造像塔，于此供养。于时此寺有一二三果人住中，秦相由余常所奉敬。往者迦叶佛时，亦于此立寺，是彼沙弥显际造也。仍将本名，以显寺额。”又问：“金玉华宫南檀台山上，有砖塔，面别四十步，下层极壮，四面石龕，傍有碎砖，

又有三十余窑砖，古老莫知何代，然每闻钟声？”答曰：“此穆王寺也，名曰灵山。至育王时，敕山神于此造塔。西晋末乱，五胡控权。刘曜京都长安，数梦此山佛见，在砖塔中坐。语曜曰：‘汝少饮酒，莫耽色欲，黜去邪佞，进用忠良。’曜不能从，后于洛阳，酒醉落马，为石勒所擒。初曜因梦所悟，令人寻山访之，遂见此像，坐小砖塔，与梦符同。便毁小塔，更造大者，高一十九级，并造寺宇。极存壮丽，寺名法灯，度三百僧住之。曜没赵后，寺有四十三人，修得三果。山神于今塔后又造一寺，供三果僧。神往太白，采取芝草，供养圣僧，皆获延龄。寺今现在，凡人不见。所闻钟声，即是寺钟也。其塔本基，虽因刘曜，仍是穆王立寺之处也，又是迦叶如来之古寺也。至贞观年，于玉华北慈乌川山上，常见群鹿来集其所，逐去还来。有人异之，于鹿集处，掘深一丈，获一石像，长一丈许，见今供养。”又问：“荆州前大明寺旃檀像者，云是优填王所造，依传从彼摸来，将至梁朝。今京师复有，何者是本？”答曰：“大明是本像。梁高既崩，像来荆渚。至元帝承圣三年，周平梁后，收薄国宝，皆入北周。其檀像者，有僧珍师藏隐房内，多以财物赠遗使人，像遂得停。至隋开皇九年，文帝遣使人柳顾言往迎，寺僧又求像，令镇荆楚。顾是乡人，从之。令别刻檀，将往恭旨。当时访匠，得一婆罗门僧，名真达，为造。即今西京大兴善寺像是也，亦甚灵异。本像在荆州，僧以漆布幔之。相好不及真者。大明本是古佛住处，灵像不肯北迁故也。近有长沙义法师，天人冥赞，遂悟开发，别除漆布，真容重显，大动信心。披覩灵仪，令檀所作，本无补接，光趺殊异，象牙雕刻，卒非人工所成。兴善像身，一一乖本。”又问：“涪州相思寺侧，多有古迹，篆铭勒之，不识其缘。此事云何？答曰：“此迦叶佛时，有山神姓罗，名子明，蜀人也。旧是持戒比

丘，生憎破戒者，发诸恶愿：令我死后，作大恶鬼，啖破戒人。因愿受身，作此山神。多有眷属，所主土地，东西五千余里，南北二千余里。年啖万人已上。此神本僧为迦叶佛兄，后为弟子，彼佛怜愍，故来教化，种种神变，然使调伏，与受五戒，随识宿命，因不啖人。恐后心变，故佛留迹。育王于上起塔，在山顶。神便藏于石中。塔是白玉所作。其神现在，其郭下寺塔，育王所立。见付嘱仪中。”又问：“南海循州北山兴宁县界灵龕寺，多有灵迹，何也？”答曰：“此乃文殊圣者弟子，为此山神，多造恶业。文殊愍之，便来教化。遂识宿命，请为留迹，我常礼事，得离诸恶。文殊为现，今者是也。于贞观三年，山神命终，生兜率天。别有一鬼，来居此地，即旧神亲家也。大造诸恶，生天旧神怜之，下请文殊，为现小迹。以化后神，又从正法。故今此山，大小迹现，莫匪有由焉。见付嘱仪。”又问：“沁州北山石窟佛，常有光明。此像出来久近耶？”答曰：“此窟迦叶佛释迦佛二时备有，往昔周穆王弟子造迦叶佛像也。”又问：“渭南终南二山，有佛面山、七佛洞者。”答曰：“此事同于前。南山库谷天藏，是迦叶佛自手所造之藏也。今现有十三缘觉，在谷内住。”又问此土常传有佛，是殷时、周昭、庄王等造，互说不同，如何取定？”答曰：“皆有所以。弟子夏桀时生天，具见佛之垂化。且佛有三身，法报二身，则非凡见，并化登地以上。唯有化身，被该三千，百亿释迦，随人所感。前后不定，或在殷末，或在鲁庄，俱在大千之中。前后咸传一化，感见随机，前后何定。若据法报，常自湛然，不足叹也。”又问：“汉地所见诸瑞像，多传育王第四女所造，其争幽冥，难得其实，此事云何？”答曰：“此实不疑，为育王第四女。厥貌非妍，久而未出，常恨其丑，乃图佛形相，还如自身，成已发愿。佛之相好，挺异于人如何同我之形仪也。

以此苦邀，弥经年月，后感佛现，忽异本形。父具问之，述其所愿。今北山玉华、荆州长沙、杨都高悝、及京城崇敬寺像，并是育王第四女造。或有书其光趺，依梵本书。汉人读者，罕识其文。育王因将此像，令诸鬼神，随缘所感，流传开悟。今睹像面，莫非女形。其崇敬寺地，本是战场。西晋将末，有五胡大起，兵戈相杀，此地特多地下人骨，今掘犹得。所杀无辜，残害酷滥，故诸神鬼，携以镇之。令诸冤魂，得生善念。周朝灭法，神亦徙之。隋祖载（法苑珠林二二载作再）隆，佛还重起。”又问：“幽冥所感，俗中常有。神去形朽，如何重来，或经七日多日，如生不异？”答曰：“人禀七识，各有神（神原作人据法苑珠林二二改）。心识为主，主虽前去，余神守护，不足怪也。如五戒中，一戒五神，五戒便有二十五神，戒破五神去，余者仍在。如大僧受戒，戒有二百五十神，亦戒戒之中，感得二百五十，防卫比丘。若毁一重戒，但二百五十神去，余者恒随。”律师又问天人曰：“其蜀地简（简原作兰，据道宣律师感通录改）州三学山寺，空灯常照，因何而有？”答曰：“山有菩萨寺，迦叶佛正法时初立，有欢喜王菩萨造之。寺名法灯。自彼至今，常明室表。有小菩萨三百人，断粒遐龄，常住此山。此灯又是山神李特，续后供养，故至正月，处处燃灯，以供佛寺云尔。”（出《法苑珠林》）

卷第九十四 异僧八

华严和尚 唐休璟门僧 仪光禅师 玄览 法将

华严和尚

华严和尚学于神秀。禅宗（宗原作师，据陈校本改）谓之北祖，常在洛都天宫寺，弟子三百余人。每日堂食，和尚严整，瓶钵必须齐集。有弟子，夏腊道业，高出流辈，而性颇褊躁。时因卧疾，不随众赴会。一沙弥瓶钵未足，来诣此僧，顶礼云：“欲上堂，无钵如何？暂借，明日当自置之。”僧不与曰：“吾钵已受持数十年，借汝必恐损之。”沙弥恳告曰：“上堂食顷而归，岂便毁损。”至于再三，僧乃借之曰：“吾爱钵如命，必若有损，同杀我也。”沙弥得钵，捧持兢惧。食毕将归，僧已催之。沙弥持钵下堂，不意砖破蹴倒，遂碎之。少顷，僧又催之。既惧，遂至僧所，作礼承过，且千百拜。僧大叫曰：“汝杀我也。”怒骂至甚，因之病亟，一夕而卒。尔后经时，和尚于嵩山岳寺与弟子百余人，方讲华严经，沙弥亦在听会。忽闻寺外山谷，若风雨声。和尚遂招此沙弥，令于己背后立。须臾，见一大蛇，长八九丈，大四五围，直入寺来。怒目张口。左右皆欲奔走，和尚戒之不令动。蛇渐至讲堂，升阶睥睨，若有所求。和尚以锡杖止之，云：“住。”蛇欲至坐，俯首闭目。和尚诫之，以锡杖扣其首曰：“既明所业，今当回向三宝。”令诸僧为之齐声念佛，与受三归五戒，此蛇宛转而出。时亡

僧弟子已有登会者，和尚召谓曰：“此蛇汝之师也。修行累年，合证果之位，为临终之时，惜一钵破，怒此沙弥，遂作一蟒蛇。适此来者，欲杀此沙弥。更若杀之，当堕大地狱，无出期也。赖吾止之，与受禁戒，今当舍此身矣，汝往寻之。”弟子受命而出。蛇行所过，草木开靡，如车路焉。行四十五里，至深谷间，此蛇自以其首叩石而死矣。归白和尚曰：“此蛇今已受生，在裴郎中宅作女。亦甚聪慧，年十八当亡。即却为男，然后出家修道。裴郎中即我门徒，汝可入城，为吾省问之。其女今已欲生，而甚艰难，汝可救之。”时裴宽为兵部郎中，即和尚门人也。弟子受命入城，遥指裴家，遇裴请假在宅，遂令报云：“华严和尚传语。”郎中出见，神色甚忧。僧问其故，云妻欲产，已六七日，灯烛相守，甚危困矣。僧曰：“我能救之。”遂令于堂门之外，净设床席。僧入焚香击磬，呼和尚者三，其夫人安然而产一女。后果年十八岁而卒。（出《原化记》）

唐休璟门僧

唐中宗时，唐公休璟为相。尝有一僧，发言多中，好为厌胜之术。休璟甚敬之。一日，僧来谓休璟曰：“相国将有大祸，且不远数月，然可以禳去。”休璟惧甚，即拜之。僧曰：“某无他术，但奉一计耳，愿听之。”休璟曰：“幸吾师教焉。”僧曰：“且天下郡守，非相国命之乎？”曰：“然。”僧曰：“相国当于卑冗官中，访一孤寒家贫有才干者，使为曹州刺史。其深感相国恩，而可以指踪也。既得之，愿以报某。”休璟且喜且谢，遂访于亲友。张君者，家甚贫，为京卑官。即日拜赞善大夫，又旬日，用为曹州刺史。既而召僧谓曰：“已从师之计，得张某矣。然则可教乎？”僧曰：“张君赴郡之时，当令

求二犬，高数尺而神俊者。”休璟唯之。已而张君荷唐公特达之恩，然莫喻其旨，及将赴郡，告辞于休璟，既而谢之曰：“某名迹幽昧，才识疏浅。相国拔此沈滞，牧守大郡，由担石之储，获二千石之禄。自涸辙而泛东溟，出穷谷而陟层霄，德固厚矣，然而感恩之外，窃所忧惕者，未知相国之旨何哉？”休璟曰：“用君之才耳，非他也。然常闻贵郡多善犬，愿得神俊非常者二焉。”张君曰：“谨奉教。”既至郡，数日，乃悉召郡吏，告之曰：“吾受丞相唐公深恩，拔于不次，得守大郡。今唐公求二良犬，可致之乎？”有一吏前曰：“某家育一犬，质状异常，愿献之。”张大喜，即献焉。既至，其犬高数尺而肥，其臆广尺余，神俊异常，而又驯扰。张君曰：“相国所求者二也，如何？”吏白曰：“郡内唯有此，他皆常也。然郡南十里某村某民家，其亦有一焉。民极惜之，非君侯亲往，不可取之。”张君即命驾，赍厚值而访之，果得焉。其状与吏所献者无异，而神彩过之。张君甚喜，即召亲吏，以二犬献休璟。休璟大悦，且奇其状，以为未常见。遂召僧视之，僧曰：“善育之，脱相君之祸者，二犬耳。”后旬日，其僧又至，谓休璟曰：“事在今夕，愿相君严为之备。”休璟即留僧宿。是夜，休璟坐于堂之前轩，命左右十余人，执弧矢立于榻之隅。其僧与休璟共处一榻。至夜分，僧笑曰：“相君之祸免矣，可以就寝。”休璟大喜，且谢之，遂撤左右，与僧寝焉。迨晓，僧呼休璟曰：“可起矣。”休璟即起，谓僧曰：“祸诚免矣，然二犬安所用乎？”僧曰：“俱往观焉。”乃与休璟偕寻其迹，至后园中，见一人仆地而卒矣，视其颈有血，盖为物噬者。又见二犬在大木下，仰视之，见一人袒而匿其上。休璟惊且诘曰：“汝为谁？”其人泣而指死者曰：“某与彼，俱贼也。昨夕偕来，且将致害相国。盖遇此二犬，环而且吠，彼遂为噬而死。”

某惧，因匿身于此，伺其他去，将逃焉。迨晓终不去，今即甘死于是矣。”休璟即召左右，令缚之。曰：“此罪固当死，然非其心也，盖受制于人耳。愿释之。”休璟命解缚，其贼拜泣而去。休璟谢其僧曰：“赖吾师，不然，死于二人之手。”僧曰：“此盖相国之福也，岂所能为哉？”休璟有表弟卢轸，在荆门，有术士告之：“君将有灾戾，当求一善禳厌者为，庶可矣。”轸素知其僧，因致书于休璟，请求之。僧即以书付休璟曰：“事在其中耳。”及书达荆州，而轸已卒。其家开视其书，徒见一幅之纸，并无有文字焉。休璟益奇之。后数年，其僧遁去，竟不知其所适。（出《宣室记》）

仪光禅师

长安青龙寺仪光禅师，本唐室之族也。父琅琊王，与越王起兵，伐天后，不克而死。天后诛其族无遗。惟禅师方在襁褓，乳母抱而逃之。其后数岁，天后闻琅琊王有子在人间，购之愈急。乳母将至岐州界中，鬻女工以自给。时禅师年已八岁矣，聪慧出类，状貌不凡。乳母恐以貌取而败，大忧之。乃求钱为造衣服，又置钱二百于腰下，于桑野中，具告以其本末。泣而谓曰：“吾养汝已八年矣，亡命无所不至。今汝已长，而天后之敕访不止，恐事泄之后，汝与吾俱死。今汝聪颖过人，可以自立，吾亦从此逝矣。”乳母因与流涕而决，禅师亦号恸不自胜，方知其所出。乳母既去，师莫知其所之。乃行至逆旅，与诸儿戏。有郡守夫人者，之夫任处，方息于逆旅，见禅师与诸儿戏，状貌异于人，因怜之。召而谓曰：“郎家何在？而独行在此耶？”师伪答曰：“庄临于此，有时而戏。”夫人食之，又赐钱五百。师虽幼而有识，恐人取其钱，乃尽解衣，置之于

腰下。时日已晚，乃寻小径，将投村野。遇一老僧独行，而呼师曰：“小子，汝今一身，家已破灭，将何所适？”禅师惊愕伫立，老僧又曰：“出家闲旷，且无忧畏，小子汝欲之乎？”师曰：“是所愿也。”老僧因携其手，至桑阴下，令礼十方诸佛已，因削其发。又解衣装，出袈裟，令服之。大小称其体，因教其披著之法。禅师既披法服，执持收掩，有如旧僧焉。老僧喜曰：“此习性使之然。”其僧将行，因指东北曰：“去此数里有伽蓝，汝直诣彼，谒寺主云，我使尔为其弟子也。”言毕，老僧已亡矣。方知是圣像也。师如言趣寺，寺主骇其所以，因留之。向十年，禅师已洞晓经律，定于禅寂。遇唐室中兴，求琅琊王后，师方谓寺僧言之，寺僧大骇。因出诣岐州李使君，师从父也，见之悲喜。闵舍之于家，欲以状闻，师固请不可。使君有女，年与禅师侔，见禅师悦之，愿致款曲，师不许。月余，会使君夫人出，女盛服多将使者来逼之。师固拒万端，终不肯。师给曰，身不洁净，沐浴待命。女许诺，方令沐浴。师候女出，因之嚙门。女还排户，不果入。自牖窥之，师方持削发刀，顾而言曰：“以有此根，故为欲逼，今既除此，何逼之为。”女惧，止之不可。遂断其根，弃于地，而师亦气绝。户既闭，不可开，女惶惑不知所出。俄而府君夫人到，女言其情。使君令破户，师已复苏。命良医至，以火烧地既赤，苦酒沃之，坐师于燃地，傅以膏，数月疾愈。使君奏禅师是琅琊王子。有敕，命驿置至京，引见慰问，赏赐优给，复以为王。禅师曰：“父母非命，鄙身残毁，今还俗为王，不愿也。”中宗降敕，令禅师广领徒众，寻山置兰若，恣听之。禅师性好终南山，因居于兴法寺。又于诸谷口，造禅庵兰若凡数处，或入山数十里。从者僧俗常数千人，迎候瞻侍，甚于卿相。禅师既证道果，常先言将来事，是以人益归之。开元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无

疾而终。先告弟子以修身护戒之事，言甚切至。因卧，头指北方，足指南方，以手承头，右肋在下，遂亡。遗命葬于少陵原之南面，凿原为室而封之。柩将发，异香芬馥，状貌一如生焉。车出城门，忽有白鹤数百，鸣舞于空中，五色彩云，徘徊覆车，而行数十里。所封之处，遂建天宝寺，弟子辈留而守之。（出《纪闻》）

玄 览

唐大历末，禅师玄览住荆州陟岵寺。道高有风韵，人不可得而亲。张璪常画古松于斋壁，符载赞之。卫象诗之，亦一时三绝也。悉加丑焉。人问其故，曰：“无事疥吾壁也。”僧那即其甥，为寺之患，发瓦探蝼，坏墙熏鼠。览未尝责之。有弟子义诠，布衣一食。览亦不称之。或有怪之，乃题诗于竹上曰：“欲知吾道廓，不与物情违。大海从鱼跃，长空任鸟飞。”忽一夕，有一梵僧，排户而进曰：“和尚速作道场。”览言：“有为之事，吾未常作。”僧熟视而出，反手阖户，门扃如旧。览笑谓左右曰：“吾将归矣。”遂遽浴讫，隐几而化。（出《酉阳杂俎》）

法 将

长安有讲涅槃经僧曰法将，聪明多识，声名籍甚。所在日讲，僧徒归之如市。法将僧到襄阳。襄阳有客僧，不持佛法，饮酒食肉，体貌至肥，所与交。不择人。僧徒鄙之。见法将至，众僧迎而重之，居处精华，尽心接待。客僧忽持斗酒及一蒸豚来造法将。法将方与道俗正开义理，共志心听之。客僧迳持酒

肴，谓法将曰：“讲说劳苦，且止说经，与我共此酒肉。”法将惊惧，但为推让。客僧因坐门下，以手擘犢囊而餐之，举酒满引而饮之。斯须，酒肉皆尽，因登其床且寝。既夕，讲经僧方诵涅槃经，醉僧起曰：“善哉妙诵，然我亦尝诵之。”因取少草，布西墙下，露坐草中，因讲涅槃经，言词明白，落落可听。讲僧因辍诵听之，每至义理深微，常不能解处，闻醉僧诵过经，心自开解。比天方曙，遂终涅槃经四十卷。法将生平所疑，一朝散释都尽。法将方庆希有，布座礼之，比及举头，醉僧已灭。诸处寻访，不知所之。（出《纪闻》）

卷第九十五 异僧九

洪昉禅师 相卫间僧 道林 净满 法通

洪昉禅师

陕州洪昉，本京兆人。幼而出家，遂证道果。志在禅寂，而亦以讲经为事，门人常数百。一日，昉夜初独坐，有四人来前曰：“鬼王今为小女疾止造斋，请师临赴。”昉曰：“吾人汝鬼，何以能至？”四人曰：“阎梨但行，弟子能致之。”昉从之。四人乘马，人持绳床一足，遂北行。可数百里，至一山，山腹有小朱门。四人请昉闭目，未食顷，人曰：“开之。”已到王庭矣。其宫阙室屋，崇峻非常，侍卫严饰，颇侔人主。鬼王具冠衣，降阶迎礼。王曰：“小女久疾，今幸而痊。欲造小福，修一斋，是以请师临顾。斋毕，自令侍送无虑。”于是请入宫中。其斋场严饰华丽，僧且万人，佛像至多，一如人间事。昉仰视空中，不见白日，如人间重阴状。须臾，王夫人后宫数百人，皆出礼谒。王女年十四五，貌独病色，昉为赞礼愿毕。见诸人持千余牙盘食到，以次布于僧前。坐昉于大床，别置名馔，馔甚香洁。昉且欲食之，鬼王白曰：“师若常住此，当餐鬼食；不敢留师，请不食。”昉惧而止。斋毕，余食犹数百盘。昉见侍卫臣吏向千人，皆有欲食之色，昉请王赐之余食。王曰：“促持去，赐之。”诸官拜谢，相顾喜笑，口开达于两耳。王因跪曰：“师既惠顾，无他供养，有绢五百匹奉师，请为受

八关斋戒。”师曰：“鬼绢纸也，吾不用之。”王曰：“自有人绢奉师。”因为受八关斋戒。戒毕，王又令前四人者，依前送之。昉忽开目，已到所居，天犹未曙。门人但为入禅，不觉所适。昉忽开目，命火照床前，五百绢在焉。弟子问之，乃言其故。昉既禅行素高，声价日盛，顷到鬼所，但神往耳，其形不动。未几晨坐，有一天人，其质殊丽，拜谒请曰：“南天王提头赖吒，请师至天供养。”昉许之。因敷天衣坐昉，二人执衣，举而腾空，斯须已到。南天王领侍从，曲躬礼拜曰：“师道行高远，诸天愿睹师讲诵，是以辄请师。”因置高座坐昉。其道场崇丽，殆非人间，过百千倍。天人皆长大，身有光明。其殿堂树木，皆是七宝，尽有光彩，夺人目睛。昉初到天，形质犹人也，见天王之后，身自长大，与天人等。设诸珍饌，皆自然味，甘美非常。食毕，王因请入宫，更设供具，谈话款至，其侍卫天官兼鬼神甚众。后忽言曰：“弟子欲至三十三天议事，请师且少留。”又戒左右曰：“师欲游览，所在听之，但莫使到后园。”再三言而去。去后，昉念曰：“后园有何利，而不欲吾到之。”伺无人之际，窃至后园。其园甚大，泉流池沼，树林花药，处处皆有，非人间所见。渐渐深入，遥闻大声呻（呻原作叫，据明抄本改）叫，不可忍听。遂到其旁，见大铜柱，径数百尺，高千丈，柱有穿孔，左右傍达。或有银铛锁其项，或穿其胸骨者，至有数万头，皆夜叉也。锯牙钩爪，身倍于天人。见禅师至，叩头言曰：“我以食人故，为天王所锁。今乞免我。我若得脱，但人间求他食，必不敢食人为害。”为饥渴所逼，发此言时，口中火出。问其锁早晚，或云毗婆尸佛出世时，动则数千万年。亦有三五辈老者，志诚恳。僧许解其缚而遽还。斯须王至，先问：“师颇游后园乎？”左右曰：“否。”王乃喜，坐定。昉曰：“适到后园，见锁众生数万，

彼何过乎？”王曰：“师果游后园。然小慈是大慈之贼，师不须问。”昉又固问，王曰：“此诸恶鬼，常害于人，唯食人肉。非诸天防护，世人已为此鬼食尽。此皆大恶鬼，不可以礼待，故锁之。”昉曰：“适见三五辈老者，发言颇诚，言但于人间求他食。请免之。若此曾不食人，余者亦（亦下原有不字，据明抄本删）可舍也？”王曰：“此鬼言不可信。”昉固请。王目左右，命解老者三五人来。俄而解至，叩头言曰：“蒙恩释放，年已老矣。今得去，必不敢扰人。”王曰：“以禅师故，放汝到人间。若更食人，此度重来，当令若死。”皆曰：“不敢。”于是释去。未久，忽见王庭前有神至，自称山岳川渎之神。被甲，面金色，奔波而言曰：“不知何处，忽有四五夜叉到人间，杀人食甚众。不可制，故白之。”王谓昉曰：“弟子言何如？适语师，小慈是大慈之贼。此等恶鬼，言宁可保。”王语诸神曰：“促擒之。”俄而诸神执夜叉到。王怒：“何违所请？”命斩其手足，以铁锁贯脑，曳去而锁之。昉乃请还，又令前二人送至寺。寺已失昉二七日，而在天犹如少顷。昉于陕城中，选空旷地造龙光寺，又建病坊，常养病者数百人。寺极崇丽，远近道俗，归者如云。则为释提柏国（明抄本柏国作恒因）所请矣。昉晨方漱，有夜叉至其前，左肩头负五色毯而言曰：“帝释（帝释原本作释迦，据许本改）天王，请师讲大涅槃经。”昉默然还座，夜叉遂挈绳床，置于左膊曰：“请师合目。”因举其左手，而伸其右足，曰：“请师开目。”视之，已到善法堂。禅师既到天堂，天光眩目，开不能得。天帝曰：“师念弥勒佛。”昉遽念之，于是目开不眩。而人身卑小，仰视天形，不见其际。天帝又曰：“禅师又念弥勒佛，身形当大。”如言念之，三念而身三长，遂与天等。天帝与诸天礼敬言曰：“弟子闻师善讲大涅槃经，为日久矣。今诸死钦仰，敬设道

场，故请大师讲经听受。”昉曰：“此事诚不为劳，然病坊之中，病者数百，待昉为命。常行乞以给之，今若流连讲经，人间动涉年月，恐病人馁死。今也固辞。”天帝曰：“道场已成，斯愿已久，固请大师勿为辞也。”昉不可。忽空中有大天人，身又数倍于昉，天帝敬起迎之。大天人言曰：“大梵天王有敕。”天帝恍然曰：“本欲留师讲经，今梵天有敕不许。然师已至，岂不能暂开经卷，少讲经旨，令天人信受。”昉许之。于是置食，食器皆七宝，饮食香美，精妙倍常。禅师食（食原作日，据陈校本改）已，身诸毛孔，皆出异光，毛孔之中，尽能观见诸物。方悟天身腾妙也。既登高座，敷以天衣，昉遂登座。其善法堂中，诸天数百千万，兼四天王，各领徒众，同会听法。阶下左右，则有龙王夜叉诸鬼神非人等，皆合掌而听。昉因开涅槃经首，讲一纸余。言辞典畅，备宣宗旨。天帝大称赞功德。开经毕，又令前夜叉送至本寺。弟子失昉，已二十七日矣。按佛经，善法堂在欢喜园，天帝都会。天王之正殿也。其堂七宝所作，四壁皆白银。阶下泉池交注，流渠映带。其果木（明抄本，陈校本果木作渠水）皆与树行相直，宝树花果，亦皆奇异。所有物类，皆非世人所识。昉略言其梗概，阶下宝树，行必相直，每相表里，必有一泉。夤缘枝间，自叶流下，水如乳色，味佳于乳，下注树根，洒入渠中。诸天人饮树本中泉，其溜下者。众鸟同饮。以黄金为地，地生软草，其软如绵。天人足履之，没至足，举后其地自平。其鸟数百千，色各无定相。入七宝林，即同其树色。其天中物皆自然化生，若念食时，七宝器盛食即至。若念衣时，宝衣亦至。无日月光，一天人身光，逾于日月。须至远处，飞空而行，如念即到。昉既睹其异，备言其见，乃请画图为屏风，凡二十四扇。观者惊骇。昉初到寺，毛孔之中，尽能见物。既而弟子进食，食讫，毛孔皆闭如初。

乃知人食天食，精粗之分如此。昉即尽出天中之相，人以为妖。时则天在位，为人告之。则天命取其屏，兼征昉。昉既至，则天问之而不罪也，留昉宫中。则天手自造食，大申供养。留数月。则天谓昉曰：“禅师遂无一言教弟子乎？”昉不得已，言曰：“贫道唯愿陛下无多杀戮，大损果报。其言唯此。”则天信受之，因赐墨敕：“昉所行之处，修造功德，无（无原本作吾既二字，据陈校本改）得遏止。”昉年过下寿，如入禅定，遂卒于陕中焉。（出《纪闻》）

相卫间僧

相卫间有僧，自少博习经论，善讲说。每有讲筵，自谓超绝，然而听者稀少，财利寡薄。如此积年，其僧不愤。遂将经论，遍历名山，以访知者，后至衡岳寺，憩泊月余，常于寺闲斋独坐，寻绎经论。又自咎曰：“所晓义理，无乃乖于圣意乎？”沉思之次，忽举头见一老僧，杖锡而入曰：“师习读何经论？穷究何义理？”僧疑是异人，乃述其由，兼自咎曰：“傥遇知者，分别此事，即钳口结舌，不复开演耳。”老僧笑曰：“师识至广，岂不知此义，‘大圣犹不能度无缘之人。’况其初心乎？”师只是与众僧无缘耳。”僧曰：“若然者，岂终世如此乎？”老僧曰：“吾试为尔结缘。”因问师今有几许赀粮，僧曰：“自徂南县，历行万里，粮食所费，皆以竭矣。今惟大衣七条而已。”老僧曰：“只此可矣。可卖之，以所得直皆作糜饼油食之物。”僧如言作之，约数千人食。遂相与携至平野之中，散掇，梵香长跪，咒曰：“今日食我施者，愿当来之世，与我为弟子。我当教之，得至善提。”言讫，鸟雀乱下啄食，地上蝼蚁，复不知数。老僧谓曰：“尔后二十年，方可归开法席。今且周游，

未用讲说也。”言讫而此僧如言，后二十年，却归河北开讲。听徒动千万人，皆年二十已下，老壮者十无一二。（出《原化记》）

道 林

唐调露年中，桂州人薛甲常供一僧。法号道林，道德甚高，瞻敬尤切。如是供给，十有余年。忽一旦辞去，云：“贫道在此挠读多年，更无所酬。今有旧经一函，且寄宅中。一周年不回，即可开展。”经岁余，开锁，见有金数千两。后卖一半，买地造菩提寺，并建道林真身。供养至今，像仪见存。薛甲今见有孙禹宾，在桂林效职。（出《桂林风土记》）

净 满

则天朝，恒州鹿泉寺僧净满有高行，众僧嫉之。乃密画女人居高楼，而净满引弓射之状，藏于经笥。令其弟诣阙告之。则天大怒，命御史裴怀古推案，便行诛戮。怀古执之不屈，李昭德进曰：“怀古推事疏略，请令重推。”怀古厉声而言曰：“陛下法无亲疏，当与天下画一，奈何使臣诛无辜之人，以希圣旨。向使净满有不臣之状，臣复何颜能宽之乎？臣守平典，庶无冤滥，死不恨矣！”则天意乃解。怀古后副阎知微和亲于突厥。突厥（突厥二字原缺。据陈校补。）立知微为南面可汗，而入寇赵定，怀古因得逃归。素羸弱，不堪奔驰，乃恳诚告天，愿投死南土，力倦而寝。梦一僧如净满者，引之曰：“可从此路出。”觉而从之，果获全。人以为忠恕之报。（出《大唐新语》）

法 通

长安懿德禅院者，唐中宗为懿德太子追福，改名加饰焉。禅院内有大石臼，重五百斤。隋末，零县沙门法通自南庄致于此寺。法通自少出家，初极尪劣，同侣轻之，乃发愤乞愿壮健。昼寝树下，忽口中涎沫流出三升，其母惊遽呼觉。法通云：“忽梦有人遗三驮筋，使我啖之，适啖一驮筋，遽觉，便壮健。”试举大石臼，不以为困。有寺僧行戡，本称有力。通于是遂乃窃其所服之袈裟，举堂柱而压之。行戡见而惊异，尽力莫能取。通徐举柱而取，众大骇之。通力兼百人，时咸服之，以为神助焉。（出《西京记》）

卷第九十六 异僧十

僧伽大师 回向寺狂僧 懒残 韦皋 释道钦

辛七师 嘉州僧 金刚仙 鸱鸢和尚

僧伽大师

僧伽大师，西域人也，俗姓何氏。唐龙朔初来游北土，隶名于楚州龙兴寺。后与泗州临淮县信义坊乞地施标，将建伽蓝。于其标下，掘得古香积寺铭记，并金像一躯，上有普照王佛字，遂建寺焉。唐景龙二年，中宗皇帝遣使迎师，入内道场，尊为国师。寻出居荐福寺。常独处一室。而其顶有一穴，恒以絮塞之，夜则去絮。香从顶穴中出，烟气满房，非常芬馥。及晓，香还入顶穴中，又以絮塞之。师常濯足，人取其水饮之，病疾皆愈。一日，中宗于内殿语师曰：“京畿无雨，已是数月，愿师慈悲，解朕忧迫。”师乃将瓶水泛洒，俄顷阴云骤起，甘雨大降。中宗大喜，诏赐所修寺额，以临淮寺为名。师请以普照王字（明抄本、陈校本字作寺）为名，盖欲依金像上字也。中宗以照字是天后庙讳。乃改为普光王寺，仍御笔亲书其额以赐焉。至景龙四年三月二日，于长安荐福寺端坐而终。中宗即令于荐福寺起塔，漆身供养。俄而大风歔起，臭气遍满于长安。中宗问曰：“是何祥也？”近臣奏曰：“僧伽大师化缘在临淮，恐是欲归彼处，故现此变也。”中宗默然心许，其臭顿息。

顷刻之间，奇香郁烈。即以其年五月，送至临淮，起塔供养，即今塔是也。后中宗问万回师曰：“僧伽大师何人耶？”万回曰：“是观音化身也。如法华经普门品云：‘应以比丘、比丘尼等身得度者。即皆见之而为说法。’此即是也。”先是师初至长安，万回礼谒甚恭，师拍其首曰：“小子何故久留？可以行矣。”及师迁化后，不数月，万回亦卒。师平生化现事迹甚多，具在本传，此聊记其始终矣。（出《本传》及《纪闻录》）

回向寺狂僧

唐玄宗开元末梦人云：“将手中五百条，袈裟五百领，于回向寺布施。”及觉，问左右，并云无。乃遣募缁徒道高者，令寻访。有一狂僧，本无住著，人亦不知其所来，自出应召曰：“某知回向寺处。”问要几人，曰：“但得赍持所物！”及名香一斤，即可去。”授之，其僧径入终南。行两日，至极深峻处，都无所见。忽遇一礪石，惊曰：“此地人迹不到，何有此物！”乃于其上，焚所携香，礼祝哀祈，自午至夕。良久，谷中雾起，咫尺不辨。近来渐散，当半崖，有朱柱粉壁，玲珑如画。少顷转分明，见一寺若在云间，三门巨额，谛视之，乃回向也，僧喜甚，攀陟遂到。时已黄昏，闻钟磬及礼佛之声。守门者诘其所从来，遂引入。见一老僧曰：“唐皇帝万福。”令与人相随，历房散手巾等。唯余一分，一房但空榻者，亦无人也。又具言之，僧笑令坐，顾侍者曰：“彼房取尺八来。”乃玉尺八也。僧曰：“汝见彼胡僧否？”曰：“见。”僧曰：“此是权代汝主也。国内当乱，人死无数。此名磨灭王。其一室是汝主房也，汝主在寺，以爱吹尺八，谪在人间。此常吹者也。今限已满，即却归矣。”明日，遣就坐斋，斋讫曰：“汝

当回，可将此玉尺八付与汝主。并手巾袈裟令自收也。”狂僧膜拜而回，童子送出。才数步，又云雾四合，及散，则不复见寺所在矣。乃持手巾尺八，进于玄宗。及召见，具述本末。玄宗大感悦，持尺八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后二十余年，遂有安禄山之乱，其狂僧所见胡僧，即禄山也。（出《逸史》）

懒 残

懒残者，唐天宝初衡岳寺执役僧也。退食，即收所余而食，性懒而食残，故号懒残也。昼专一寺之工，夜止群牛之下，曾无倦色，已二十年矣。时邺侯李泌寺中读书，察懒残所为曰：“非凡物也。”听其中宵梵唱，响彻山林。李公情颇知音，能辨休戚。谓懒残经音凄惋而后喜悦，必谪堕之人。时将去矣，候中夜，李公潜往谒焉，望席门通名而拜。懒残大诟，仰空而唾曰：“是将贼我。”李公愈加敬谨，惟拜而已。懒残正拨牛粪火，出芋啗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公捧承，尽食而谢。谓李公曰：“慎勿多言，领取十年宰相。”公又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岳，修道甚严。忽中夜风雷，而一峰颓下，其缘山磴道，为大石所栏。乃以十牛康绊以挽之，又以数百人鼓噪以推之，力竭而愈固。更无他途，可以修事。懒残曰：“不假人力，我试去之。”众皆大笑，以为狂人。懒残曰：“何必见嗤？试可乃已。”寺僧笑而许之。遂履石而动，忽转盘而下，声若雷震。山路既开，众僧皆罗拜，一郡皆呼至圣，刺史奉之如神。懒残悄然，乃怀去意。寺外虎豹，忽尔成群，日有杀伤，无由禁止。懒残曰：“授我捶，为尔尽驱除。”众皆曰：“大石犹可推，虎豹当易制。”遂与之荆挺。皆蹶而观之。才出门，见一虎衔之而去。懒残既去之后，

虎豹亦绝踪迹。后李公果十年为相也。(出《甘泽谣》)

韦 皋

唐故剑南节度使太尉兼中书令韦皋既生一月，其家召群僧会食。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韦氏家童咸怒之，以弊席坐于庭中。既食，韦氏命乳母出婴儿，请群僧祝其寿。胡僧忽自升阶，谓婴儿曰：“别久无恙乎？”婴儿若有喜色，众皆异之。韦氏先君曰：“此子生才一月，吾师何故言别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韦氏固问之，胡僧曰：“此子乃诸葛武侯之后身耳。武侯当东汉之季，为蜀丞相，蜀人受其赐且久。今降生于世，将为蜀门帅，且受蜀人之福。吾往岁在剑门，与此子友善。今闻降于韦氏，吾固不远而来。”韦氏异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后韦氏自少金吾节制剑南军，累迁太尉兼中书令。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语也。(出《宣室志》)

释道钦

释道钦住陞山。有问道者，率尔而对，皆造宗极。刘忠州晏常乞心偈，令执炉而听，再三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钦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岁老人行不得。”至今以为名理。又梁元帝杂传云，晋惠末，洛中沙门耆域，盖得道者。长安人与域食于长安寺，流沙人与域食于石人前，数万里同日而见。沙门竺法行尝稽首乞言，域升高座曰：“守口摄意，心莫犯戒。”竺语曰：“得道者当授所未听，今有八岁沙弥，亦以诵之。”域笑曰：“八岁而至百岁诵不能行。”(明抄本至作致，酉阳杂俎续四作八岁而致诵)

百岁不能行）。”嗟乎！人皆敬得道者，不知行即自得。（出《酉阳杂俎》）

辛七师

辛七师，陕人，辛其姓也。始为儿时，甚谨肃，未尝以狎弄为事，其父母异而怜之。十岁好浮图氏法，日阅佛书，自能辨梵音，不由师教。其后父为陕郡守。先是郡南有瓦窑七所。及父卒，辛七哀毁甚。一日，发狂遁去。其家僮迹其所往，至郡南，见辛七在一瓦窑中端坐，身有奇光，粲然若炼金色。家僮惊异，次至一窑，又见一辛七在焉，历七窑，俱有一辛七在中。由是呼为辛七师。（出《宣室志》）

嘉州僧

利州广福禅院，则故戎帅张处钊所创。因请长老灵贵主掌，以安僧众，经数年矣。灵贵好烧炼，忽一日，取众僧小便以大镬炼而成霜，秽恶之气，充满衢路。冀其少在院内。不旬日，其僧尽将簿历钱物，就方丈纳之，云：“缘有小事，暂出近地。遂欲辞去。其夜，于堂内本位跏趺，奄然而逝。众僧皆讶其无疾，告行常仪。堂内有僧迁化，即例破柴五十束，必普请众僧，人擎一支，送至郊外，垒而为棚，焚烧讫。即归院集众，以其所有衣钵，尽归众用，以为常例。其日（日原作名曰，据陈校本改）坐亡僧于柴棚之上，维那十念讫。将欲下火。其僧忽然惊起，谓维那曰：“有米钱二贯文，在监（明抄本监作蓝）行者处。”又合掌谓众僧曰：“来去是常。谢诸人远来相送。”瞑目敛手，端然不动。右胁火燃，即成灰烬。众感惊骇。是

知园明真往，死而不亡，或来或去，得火自在者，信有之矣。
(出《野人闲话》)

金刚仙

唐开成中，有僧金刚仙者，西域人也，居于清远峡山寺。能梵音，弹舌摇锡而咒物，物无不应。善囚拘鬼魅，束缚蛟螭，动锡杖一声，召雷立震。是日峡山寺有李朴者，持斧翦巨木，剝而为舟。忽登山，见一磐石，上有穴，睹一大蜘蛛，足广尺余，四驰（驰原作蛇，据明抄本、陈校本改）啗卉室其穴而去。俄闻林木有声，暴猛吼骤，工人惧而缘木伺之。果睹双（双原作枳，据下文改）首之虺，长可数十丈，屈曲蹙怒。环其蛛穴。东西其首。俄而跃西之首，吸穴之卉团而飞去，颖脱俱尽，后回东之首，大划其目，大呀其口，吸其蜘蛛。蜘蛛驰出，以足擒穴之口，翘屈毒，丹然若火，焮虺之咽喉，去虺之目。虺懵然而复苏，举首又吸之，蛛不见。更毒虺，虺遂倒于石而殒。蛛跃出，缘虺之腹，咀内齿折二头，俱出丝而囊之，跃入穴去。朴讶之，返峡山寺，语金刚仙。仙乃祈朴验穴。振环杖而咒之，蛛即出于僧前，俨若神听。及引锡触之，蛛乃殒于穴侧。及夜，金刚仙梦见老人，捧匹帛而前曰：“我即蛛也，复能织耳。”礼金刚仙曰：“愿为福田之衣。”语毕遂亡。僧及觉，布已在侧，其精妙奇巧，非世茧丝之所能制也。僧乃制而为衣，尘垢不触。后数年，僧往番禺，泛舶归天竺。乃于峡山金锁潭畔，摇锡大呼而咒水。俄而水辟见底矣。以澡瓶张之，有一泥鳅鱼，可长三寸许，跃入瓶中。语众僧曰：“此龙矣。吾将至海门，以药煮为膏，涂足，则渡海若履坦途。”是夜，有白衣叟挈转关榼，诣寺家人传经曰：“知金刚仙好酒。此榼一边美酝，一

边毒醪，其榼即晋帝曾用鸩牛将军者也。今有黄金百两奉公。为持此酒，毒其僧也。是僧无何取吾子，欲为膏，恨伊之深，痛贯骨髓，但无计而奈何。”傅经喜，受金与酒，得转关之法，诣金刚仙。仙持杯向口次，忽有数岁（数岁二字原缺，据陈校本补）小儿跃出，就手覆之曰：“酒是龙所将来而毒师耳。”僧大骇，诘傅经。傅经遂不敢隐。僧乃问小儿曰：“尔何人而相救耶？”小儿曰。吾昔日之蛛也。今已离其恶业，而托生为人，七稔矣。吾之魂稍灵于常人，知师有难，故飞魂奉救。”言讫而没。众僧怜之，共礼金刚仙，求舍其龙子。僧不得已而纵之。后仙果泛舶归天竺矣。（出《传奇》）

鸩鸩和尚

邓州有老僧日食鸩鸩，僧俗共非之，老僧终无所避。当饌之际，贫士求餐，分其二足而食。食讫，僧盥漱，双鸩从口而出。一则能行，一则匍匐在地。贫士惊怪，亦吐其饭，其鸩二脚亦生。僧后不食此味，都（云溪友议都作睹）验。众加敬之。号曰南阳鸩鸩和尚也。（出《云溪友议》）

卷第九十七 异僧十一

秀禅师 义福 神鼎 广陵大师 和和 空如禅师
僧些 阿足师 鉴师 从谏

秀禅师

洛都天宫寺有秀禅师者，俗姓李，汴州陈留人。习禅精苦。初至荆州，后移此寺。深为武太后所敬礼。玄鉴默识，中若符契。长安中入京，住资圣寺。忽戒禅院弟子灭灯烛，弟子留长明灯，亦令灭之。因说：“火灾难测，不可不备。尝有寺家不备火烛，佛殿被灾；又有一寺钟楼遭火，一寺经藏焚蕪，殊可痛惜。”寺众不知其意。至夜失火，果焚佛殿钟楼，及经藏三所。唐玄宗在藩时，常与诸王俱诣作礼，留施一笛。玄宗出后，秀召弟子曰：“谨掌此，后有要时，当献上也。”及玄宗登极，达摩等方悟其言，取笛以进。秀师年百岁，卒于此寺，瘞于龙门山，道俗奔赴数千人，燕国公张说为其碑文。（出《西京记》）

义福

唐开元中，有僧义福者，上党人也。梵行精修，相好端洁，缙绅士庶，翕然归依。尝从驾往东都，所历郡县，人皆倾向，擅施巨万，皆委之而去。忽一旦，召其学徒，告已将终。兵部

侍郡张均、中书侍郎严挺之、刑部侍郎房琯、礼部侍郎韦陟，常所礼谒。是日亦同造焉。义福乃升座。为门徒演法。乃曰：“吾没于是日，当以诀别耳。”久之，张谓房曰：“某宿岁饵金丹，尔来未尝临丧。”言讫，张遂潜去。义福忽谓房曰：“某与张公游有数年矣，张有非常之咎，名节皆亏。向来若终法会，足以免难，惜哉！”乃携房之手曰：“必为中兴名臣，公其勉之。”言讫而终。及禄山之乱，张均陷贼庭，授伪署。房琯赞两朝，竟立大节。（出《明皇杂录》）

神 鼎

唐神鼎师不肯剃头，食酱一郾。每巡门乞物，得粗布破衣亦著，得细锦罗绮亦著。于利真师座前听，问真师曰：“万物定否？”真曰：“定。”鼎曰：“阇梨言若定，何因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有死即生，有生即死；万物相纠，六道轮回；何得为定耶？”真曰：“万物不定。”鼎曰：“若不定，何不唤天为地，唤地为天；唤月为星，唤星为月；何得为不定？”真无以应之。时张文成见之，谓曰：“观法师即是菩萨行人也。”鼎曰：“菩萨得之不喜，失之不悲；打之不怒，骂之不嗔；此乃菩萨行也。鼎今乞得即喜，不得即悲；打之即怒，骂之即嗔；以此论之，去菩萨远矣。”（出《朝野僉载》）

广陵大师

唐贞元中，有一僧客于广陵，亡其名，自号大师。广陵人因以大师呼之。大师质甚陋，好以酒肉为食，常以穗裘，盛暑不脱，由是蚤虻聚其上。侨居孝感寺，独止一室，每夕阖扉而

寝，率为常矣。性狂悖，好屠犬彘，日与广陵少年斗殴，或醉卧道傍。广陵人俱（俱原作惧，据明抄本、陈校本改）以此恶之。有一少年，以力闻。常一日，少年与人对博。大师大怒。以手击其博局尽碎。少年曰：“呆儿，何敢逆壮士耶？”大师且骂而唾其面，于是与少年斗击，而观者千数。少年卒不胜，竟遁去。自是广陵人谓大师有神力，大师亦自负其力，往往剽夺市中金钱衣物。市人皆惮其勇，莫敢拒。后有老僧召大师至曰：“僧当死心奉戒。奈何食酒食，杀犬彘，剽夺市人钱物，又与少年同殴击，岂僧人之道耶？一旦吏执以闻官，汝不羞天耶？”大师怒骂曰：“蝇蚋徒嗜膻腥耳，安能如龙鹤之心哉？然则吾道亦非汝所知也。且我清其中而混其外者，岂若汝龌龊无大度乎？”老僧卒不能屈其词。后一日，大师自外来归，既入室，闭户。有于门隙视者，大师坐于席，有奇光，自眉端发，晃然照一室。观者奇之，具告群僧。群僧来，见大师眉端之光相，指语曰：“吾闻佛之眉有白毫相光，今大师有之，果佛矣。”遂相率而拜。至明日清旦，群僧俱集于庭，候谒广陵大师。比及开户，而广陵大师已亡去矣。群僧益异其事，因号大师为大师佛焉。（出《宣室志》）

和 和

唐代国公主适荥阳郑万钧，数年无子。时有僧和和者，如狂如愚，众号为圣。言事多中。住大安寺，修营殿阁。和和常至公主家，万钧请曰：“吾无嗣，愿得一子，惟师降恩，可得乎？”师曰：“遗我三千疋绢，主当诞两男。”钧如言施之。和和取绢付寺，云修功德。乃谓钧曰：“主有娠矣，吾令二天人下，为公主作儿。”又曰：“公主腹小，能并娠二男乎？吾

当使同年而前后耳。”公主遂娠，年初岁终，各诞一子。长曰潜耀。少曰晦明。皆美丈夫，博通有识焉。（出《纪闻录》）

空如禅师

空如禅师者，不知何许人也。少慕修道，父母抑婚，以刀割其势，乃止。后成丁，徵庸课，遂以麻蜡裹臂，以火熬之，成废疾。入陆浑山，坐兰若。虎不暴。山中偶见野猪与虎斗，以藜杖挥之曰：“檀越不须相争。”即分散。人皆敬之，无敢駭者。（出《朝野佥载》）

僧 些

唐贞元初，荆州有狂僧，些其名者，善歌河满子。常遇伍伯乘醉，于途中辱之，令歌。僧即发声，其词皆陈伍伯从前隐慝也。伍伯惊而自悔。（出《酉阳杂俎》）

阿足师

阿足师者，莫知其所来，形质痴浊，神情不慧，时有所言，靡不先觉。居虽无定，多寓閩乡。憧憧往来，争路礼谒。山岳檀施，曾不顾瞻。人或忧或疾，获其指南者，其验神速。时陕州有富室张臻者，财积钜万，止有一男。年可十七，生而愚騃，既挛手足，复懵语言，惟嗜饮食，口如溪壑。父母钟爱，尽力事之，迎医求药。不远千里。十数年后，家业殆尽。或有谓曰：“阿足贤圣，见世诸佛，何不投告，希其痊除。”臻与其妻，来抵閩乡，叩头拭泪，求其拯济。阿足久之谓臻曰：“汝冤未

散，尚须十年。愍汝勤虔，为汝除去。”即令选日，于河上致斋，广召众多，同观度脱。仍令赍致其男，亦赴道场。时众谓神通，而观者如堵。跂竦之际，阿足则指壮力者三四人，扶拽其人，投之河流。臻泊举会之人，莫测其为。阿足顾谓臻曰：“为汝除灾矣。”久之，其子忽于下流十数步外，立于水面。戟手于其父母曰：“与汝冤仇，宿世缘业。赖逢圣者，遽此解挥。傥或不然，未有毕日。”挺身高呼，都不愚痴。须臾沉水，不知所适。（出《集异记》）

鉴 师

唐元和初，有长乐冯生者，家于吴，以明经调选于天官氏，是岁见黜于有司，因侨居长安中。有老僧鉴其名者，一日来诣，谓生：“汝吾姓也。”因相与往来，近岁余。及冯尉于东越，既治装，鉴师负笈来，告去。冯问曰：“师去安所诣乎？”鉴师曰：“我庐于灵岩寺之西庑下且久，其后游长安中，至今十年矣。幸得与子相遇。今将归故居，故来告别。然吾子尉于东越，道出灵岩寺下，当宜一访我也。”生诺曰：“谨受教。”后数月，冯生自长安之任，至灵岩寺门，立马望曰：“岂非鉴师所居寺乎？”即入而诣焉。时有一僧在庭，生问曰：“不知鉴师庐安在，吾将诣之。”僧曰：“吾曹数辈，独无鉴其名者。”生始疑异，默而计曰：“鉴师信士，岂欺我耶？”于是独游寺庭，行至西庑下，忽见有群僧画像，其一人状同鉴师。生大惊曰：“鉴师果异人也！且能神降于我。”因慨然泣下者久之。视其题曰：“冯氏子，吴郡人也。年十岁，学浮图法，以道行闻，卒年七十八。”冯阅其题，益异之。（出《宣室志》）

从 谏

东都敬爱寺北禅院大德从谏，姓张氏，南阳人。徙居广陵，为土著姓。身長八尺，眉目魁奇。越壮室之年，忽顿悟真理，遂舍妻子从披削焉。于是研精禅观，心境明白，不逾十载，耆年宿德。皆所推服。及来洛，遂止敬爱寺。年德并成，缁黄所宗。每赴供，皆与宾头卢尊者对食，其为人天钦奉若此。唐武宗嗣历，改元会昌，爱馭凤骖鹤之仪，薄点墨降龙之教，乃下郡国，毁塔庙，令沙门复初。谏公乃乌帽麻衣，潜于皇甫枚之温泉别业。后冈上乔木骈郁，巨石砥平。谏公夏日，常于中入寂，或补毳事。忽一日，颓云馱雨，霆击石傍大檀。雨至，诸兄走往林中，谏公恬然趺坐，若无所闻者。诸兄致问，徐曰：“恶畜生而已。”至大中初，宣宗复兴内教，谏公归东都故居。其子自广陵来观，适与遇于院门，威貌崇严，不复可识。乃拜而问从谏大德所居，谏公指曰：“近东头。”其子既去。遂阖门不出。其割裂爱网（网原作刚，据明抄本改）又如此。咸通丙戌岁夏五月。忽遍诣所信向家，皆谓曰：“善建福业。贫道秋初当远行，故相别耳。”至秋七月朔，清旦，盥手焚香，念慈氏如来，遂右胁而卧。呼门人玄章等戒曰：“人生难得，恶道易沦，唯有归命释尊，励精梵行。龙花会上，当复相逢。生也有涯，与尔少别。”是日无疾奄化，年有八十余矣。玄章等奉遗旨，送尸于建春门外尸陀林中，施诸鸟兽。三日复视之，肌貌如生，无物敢近。遂覆以饼饵。经宿，有狼狐迹，唯啗饼饵，而丰肤宛然。乃依天竺法阇维讫，收余烬，起白塔于道傍，春秋奉香火之荐焉。（出《三水小牋》）